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精華編二〇七册

集部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儒藏.精華編.二〇七/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編.—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4

ISBN 978-7-301-11925-9

Ⅰ.①儒… Ⅱ.①北… Ⅲ.①儒家 Ⅳ.①B222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4）第060286號

書　　名	儒藏（精華編二〇七） RUZANG
著作責任者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編
責任編輯	武　芳
標準書號	ISBN 978-7-301-11925-9
出版發行	北京大學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區成府路205號　100871
網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學出版社
電子信箱	dianjiwenhua@126.com
電　　話	郵購部62752015　發行部62750672　編輯部62756449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經 銷 者	新華書店
	787毫米×1092毫米　16開本　57印張　583千字
	2016年4月第1版　2016年4月第1次印刷
定　　價	1200.00元

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

「十一五」國家重點圖書出版規劃項目・重大工程出版規劃
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北京大學「九八五工程」重點項目



#《儒藏》精華編第二〇七册

首席總編纂　季羡林

項目首席專家　湯一介

總　編　纂　湯一介　龐　樸　孫欽善　安平秋（按年齡排序）

本册主編　陳俊民

《儒藏》精華編凡例

一、中國傳統文化以儒家思想爲中心。《儒藏》爲儒家經典和反映儒家思想、體現儒家經世做人原則的典籍的叢編。收書時限自先秦至清代結束。

二、《儒藏》精華編爲《儒藏》的一部分，選收《儒藏》中的精要書籍。

三、《儒藏》精華編所收書籍，包括傳世文獻和出土文獻。傳世文獻按《四庫全書總目》經史子集四部分類法分類，大類、小類基本參照《中國叢書綜録》和《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於個別處略作調整。凡單書已收入入選的個人叢書或全集者，僅存目録，並注明互見。出土文獻單列爲一個部類，原件以古文字書寫者一律收其釋文文本。韓國、日本、越南儒學者用漢文寫作的儒學著作，編爲海外文獻部類。

四、所收書籍的篇目卷次，一仍底本原貌，不選編，不改編，保持原書的完整性和獨立性。

五、對入選書籍進行簡要校勘。以對校爲主，確定内容完足、精確率高的版本爲底本，精選有校勘價值的版本爲校本。出校堅持少而精，以校正誤爲主，酌校異同。校記力求規範、精煉。

六、根據現行標點符號用法，結合古籍標點通例，進行規範化標點。專名號除書名號用角號（《》）外，其他一律省略。

七、對較長的篇章，根據文字内容，適當劃分段落。正文原已分段者，不作改動。千字以内的短文一般不分段。

八、各書卷端由整理者撰寫《校點説明》，簡要介紹作者生平、該書成書背景、主要内容及影響，以及整理時所確定的底本、校本（舉全稱後括注簡稱）及其他有關情況。重複出現的作者，其生平事蹟按出現順序前詳後略。

九、本書用繁體漢字豎排，小注一律排爲單行。

《儒藏》精華編二〇七册

集　部

歐陽脩全集卷五十一　外集卷第一

西京作。起天聖九年，盡明道二年。❶

樂府

擬玉臺體七首 明道元年

欲眠

行人夜已斷，明河南陌頭。雙璫不擬解，更欲要君留。

携手曲

落日堤上行，獨歌携手曲。却憶携手人，處處春華緑。

雨中歸

朝看樓上雲，日暮城南雨。路遠香車遲，迢迢向何所。

别後

連環結連帶，贈君情不忘。暫别莫言

❶「西京」至「二年」十三字，原無，今據原《外集目録》補。以下至卷第七同此。

易，一夕九回腸。

夜夜曲

浮雲吐明月，流影玉堦陰。千里雖共照，安知夜夜心。

落日窗中坐

朝聞驚禽去，日暮見禽歸。瑶琴坐不理，含情復爲原校：一作「與」。誰。

領邊繡

雙鴛刺繡領，粲爛五文章。暫近已復遠，猶持歌扇障。

古詩一

七交七首 天聖九年

河南府張推官

堯夫大雅哲，禀德實温粹。霜筠秀含潤，玉海湛無際。平明坐大府，官事盈案几。高談遣放紛，外物不能累。非惟席上珍，乃是青雲器。

尹書記

師魯天下才，神鋒凛豪儁。逸驥臥秋

櫪，意在駸駸迅。平居弄翰墨，揮洒不停瞬。談笑帝王略，驅馳古今論。良工正求玉，片石胡爲韞。

楊戶曹

子聰江山稟，弱歲擅奇譽。盱衡恣文辯，落筆妙言語。胡爲冉冉趨，三十滯公府。美璞思善價，浮雲有夷路。大雅惡速成，俟命宜希古。

梅主簿

聖俞翹楚才，乃是東南秀。玉山高岑岑，映我覺形陋。《離騷》喻草香，詩人識鳥獸。城中爭擁鼻，欲學不能就。平日禮文賢，寧久滯奔走。

張判官

洛城車隆隆，曉門爭道入。連袂紛如帷，文者豈無十。壯矣張太素，拂羽擇其集。遠慕鄴才子，一笑懽相挹。雖有軒與冕，攀翔莫能及。人將孰君子，盍視其遊執。

王秀才

幾道顏之徒，沈深務覃聖。采藻薦良璧，文潤相輝映。入市羊駕車，談道犀爲柄。時時一文出，往往紙價盛。無爲戀丘樊，遂滯蒲輪聘。

自敘

余本漫浪者，兹亦漫爲官。胡然類鴟夷，託載隨車轅。時士不俛眉，默默誰與言。賴有洛中俊，日許相躋攀。飲德醉醇酎，襲馨佩春蘭。平時罷軍檄，文酒聊相歡。

答楊闢原校：一作「子静」。喜原校：一作「祈」。雨長句

吾聞陰陽在天地，升降上下無時窮。環回不得不差失，所以歲時無常豐。古之爲政知若此，均節收斂勤人功。三年必有一年食，九歲原校：一作「年」。常備三歲原校：一作「年」。凶。縱令水旱或原校：一作「忽」。時遇，以多補少能相通。今者吏愚不善政，民亦游惰離於農。軍國賦斂急星火，兼并奉養過王公。終年之耕幸一熟，聚而耗者多於蠹。是以比歲屢原校：一作「累」。登稔，然而民室常虚空。遂令一時暫原校：一作「遭」。不雨，輒以困急號天翁。原校：一作「公」。賴天閔民不責吏，甘澤原校：一作「澍」。流布何其濃。農當勉力吏當愧，敢不酌酒澆神龍。

嵩山十二首明道元年

公路澗

驅馬渡寒流，斷澗横荒堡。槎危欲欹岸，花落多依草。擊汰翫游鯈，倒影看飛鳥。留連愛芳杜，漸下四峰照。

拜馬澗

昔聞王子晉，把袂浮丘仙。金駿於此墮，吹笙不復還。玉蹄無迹久，澗草但荒煙。

二室道

二室對岧嶤，群峰聳巘直。雲隨高下起，路轉參差碧。春晚桂叢深，日下山煙白。芝英已可茹，悠然想泉石。

自峻極中院步登太室中峰

繫馬青松陰，躡屣蒼崖路。驚鳥動林花，空山答人語。雲霞不可攬，直入冥冥霧。

玉女窗

玉女不可邀，蒼崖鬱岧直。石乳滴空竇，仰見沉寥碧。徙倚難久留，桂樹含春色。

玉女擣衣石

玉女擣仙衣，夜下青松嶺。山深風露寒，月杵遥相應。靈蹤杳可尋，片石秋光瑩。

天門

石徑方盤紆，雙峰忽中斷。呀豁青冥

間，畜泄煙雲亂。杉蘿試舉手，自可階天漢。

天門泉

舊號救命泉，惡其名鄙，因取美名，書爲續命泉，人書一字立于泉側。

煙霞天門深，靈泉吐巖側。雲濕顥氣寒，石老林腴碧。長松暫休坐，一酌煩心滌。

天池

高步登天池，靈源湛然吐。俯窺不可見，淵默神龍護。靜夜天原校：一作「松」。籟寒，宿客疑風雨。

三醉石

三醉石在八仙壇上，南臨巨崖，峰岫迤邐，蒼煙白雲鬱鬱在下。物外之適，相與酣酌，坐石欹醉，似非人間。因索筆，目梅聖俞書三醉字於石上，而三人者又各題其姓名而刻之。

拂石登古壇，曠懷聊共醉。雲霞伴酣樂，忽在千峰外。坐久還自醒，日落松聲起。

峻極寺

路入石門見，蒼蒼深靄間。雲生石砌潤，木老天風寒。客來依返照，徙倚聽山蟬。

中峰

望望不可到，行行何屈盤。一逕林杪出，千巖雲下看。煙嵐半明滅，落照在峰端。

初秋普明寺竹林小飲餞梅聖俞分韻得亭皋木葉下五首❶明道元年

臨水復欹石，陶然同醉醒。山霞坐未斂，池月來亭亭。

洛城風日美，秋色滿蘅皋。❷誰同茂林下，掃葉酌松醪。

野水竹間清，秋山酒中緑。送子此酣歌，淮南應落木。

勸客芙蓉盃，欲搴芙蓉葉。垂楊礙行舟，演漾回輕檝。

山水日已佳，登臨同上下。衰蘭尚可採，欲贈離居者。

和謝學士泛伊川浩然無歸意因詠劉長卿佳句作欲留篇之什明道元年

久不見南山，依然已秋色。悠哉川上行，復邀城中客。木落山半空，川明潦尤積。飛鳥鑑中看，行雲舟中白。夷猶白蘋裏，笑傲清風側。極浦追所原校：疑。遠，回峰高易夕。觴詠共留連，高懷追昔賢。惟應謝公興，不減向臨川。

❶「五」上，衡本有「絶句」二字。

❷「蘅」，原卷後校：「一作『衡』。」

戲書拜呈學士三丈

淵明本嗜酒，一錢常不持。人邀輒就飲，酩酊籃輿歸。歸來步三徑，索寞繞東籬。詠句把黃菊，望門逢白衣。欣然復坐酌，獨醉卧斜暉。

和楊子聰答聖俞月夜見寄

秋露藹已繁，迢迢星漢回。皎潔庭際月，流光依井苔。有客愛涼景，幽軒爲君開。所思不可極，但慰清風來。

謝人寄雙桂樹子 明道二年

有客賞芳叢，移根自幽谷。爲懷山中趣，愛此嵓下綠。曉露秋暉浮，清陰藥欄曲。更待繁花白，邀君弄芳馥。

雨中獨酌二首

老大世情薄，掩關外郊原。❶英英少年子，誰肯過我門。宿雲屯朝陰，暑雨清北軒。逍遥一罇酒，此意誰與論。酒味正薰烈，❷吾心方浩然。鳴禽時一弄，如與古人言。

幽居草木深，蒙籠蔽窗户。鳥語知天陰，蛙鳴識天雨。亦復命罇酒，欣兹却煩暑。人情貴自適，獨樂非鍾鼓。出門何所

❶「外」，衡本作「卧」。

❷「烈」，原卷後校：「一作『列』。」影元本卷後校：「一作『冽』。」

之，閉門誰我顧。

庭前兩好樹

庭前兩好樹，日夕欣相對。風霜歲苦晚，枝葉常葱翠。午眠背清陰，露坐蔭高蓋。東城桃李月，車馬傾闤闠。而我不出門，依然伴憔悴。榮華不隨時，寂寞幸相慰。君子固有常，小人多變態。

緑竹堂獨飲 明道二年

夏篁解籜陰加樛，卧齋公退無喧囂。清和況復值佳月，翠樹好鳥鳴咬咬。芳罇有酒美可酌，胡爲欲飲先長謡。人生暫别客秦楚，尚欲泣淚相攀邀。況茲一訣乃永已，獨使幽夢恨蓬蒿。憶予驅馬别家去，去時柳陌東風高。楚鄉留滯一千里，歸來落盡李與桃。殘花不共一日看，東風送哭聲嗷嗷。洛池不見青春色，白楊但有風蕭蕭。姚黄魏紫開次第，不覺成恨俱零凋。榴花最晚今又拆，紅緑點綴如裙腰。年芳轉新物轉好，逝者日與生期遥。予生本是少年氣，瑳磨牙角争雄豪。馬遷班固洎歆向，下筆點竄皆嘲嘈。客來共坐説今古，紛紛落盡玉麈毛。彎弓或擬射石虎，又欲醉斬荆江蛟。自言剛氣貯心腹，何爾柔軟爲脂膏。吾聞莊生善齊物，平日吐論奇牙聱。憂從中來不自遣，强叩瓦缶何譊譊。伊人達者尚乃爾，情之所鍾況吾曹。愁填胷中若山積，雖欲强飲如沃焦。乃判原校：疑。自古英壯氣，不有此恨如何消。又聞浮屠説生死，滅没謂若夢幻泡。前有萬古後萬世，其中一世獨蚼蟧。安得獨洒一榻淚，欲助河水

增滔滔。古來此事無可奈，不如飲此罇中醪。

暇日雨後綠竹堂獨居兼簡府中諸僚

新晴竹林茂，日夕愛此君。佳禽哢翠樹，若與幽人親。掃徑綠苔静，引流清派分。開軒見遠岫，欹枕送歸雲。桐槿漸秋意，琴觴懷友文。浩然滄洲思，日厭京洛塵。車騎方開府，梁王多上賓。平時罷飛檄，行樂喜從軍。騎省悼亡後，漳濱多病身。南窗若可傲，方事陶潛巾。

江上彈琴

江水深無聲，江雲夜不明。抱琴舟上彈，棲鳥林中驚。遊魚爲跳躍，山風助清泠。境寂聽愈真，絃舒心已平。用茲有道器，寄此無景情。經緯文章合，諧原校：一作「調」。和雌雄鳴。颯颯驟風雨，隆隆隱雷霆。無射變凜冽，黃鍾催發生。詠歌文王雅，怨刺離騷經。二典意澹薄，三盤語丁寧。琴聲雖可狀，琴意誰可聽。

送白秀才西歸

白子來自西，投我文與書。升階揖讓席，言氣温且舒。萬轍走聲利，獨趨仁義塗。仁義荒已久，斤鋤費耕除。吾常患力寡，欣子好古徒。終當竭其力，剗治爲通衢。旗旄侍天子，安駕五輅車。盡驅天子原校：疑。民，❶垂白歌其隅。子其從我游，有

❶「子」，衡本校：「疑作『下』」。

志知何如。

鞏縣初見黃河 明道二年

河決三門合四水，徑流萬里東輸海。鞏洛之山夾而峙，河來齧山作沙觜。山形迤邐若奔避，河益洶洶怒而詈。舟師弭檝不以帆，頃刻奔過不及視。舞波淵旋投沙渚，聚沫倏忽爲平地。下窺莫測濁且深，癡龍怪魚肆憑恃。我生居南不識河，但見禹貢書之記。其言河狀鉅且猛，驗河質書信皆是。昔者帝堯與帝舜，有子朱商不堪嗣。皇天意欲開禹聖，以水病堯民以潰。堯愁下人瘦若腊，衆臣薦鯀帝曰試。試之九載功不効，遂殛羽山憖而斃。禹羞父罪哀且勤，天始以書畀於姒。書曰五行水潤下，禹得其術因而治。鑿山疏流浚畎澮，分擘枝派有條理。萬邦入貢九州宅，生人始免生鱗尾。❶功深德大夏以家，施及三代蒙其利。江海淮濟洎漢沔，豈不浩渺汪而大。收波卷怒畏威德，萬古不敢肆凶厲。惟茲濁流不可律，歷自秦漢尤爲害。崩堅決壅勢益橫，斜跳旁出惟其意。制之以力不以德，驅民就溺財隨弊。蓋聞河源出崑崙，其山上高大無際。自高瀉下若激箭，一直一曲一千里。湍雄衝急乃迸溢，其勢不得不然爾。前歲河怒驚滑民，浸漱洋洋淫原校：一作「注」。不止。滑人奔走若鋒駭，河伯視之以爲戲。呀呀怒口缺若門，日啖薪石萬萬計。明堂天子聖且神，悼河不仁嗟曰喟。河伯素頑不可令，至誠一感惶且畏。引流辟易趨故道，閉口不敢煩官吏。遵塗率職

❶「生人」，原卷後校：「一作『人生』。」

直東下，咫尺莫可離其次。爾來歲星行一周，民牛飽芻邦羨費。滑人居河飲河流，耕河之壖浸河漬。嗟河改凶作民福，嗚呼明堂聖天子！

代書寄尹十一兄楊十六王三

並轡登北原，分首昭陵道。秋風吹行衣，落日下霜草。昔日憩鞏縣，信馬行苦早。行行過任村，遂歷黃河隩。登高望河流，洶洶若怒鬧。予生平居南，但聞河浩渺。停鞍暫遊目，茫洋肆驚眺。並河行數曲，山坡亦縈繞。罌子與山口，呀險乃天竈。秤鈎真如鈎，上下欲顛倒。虎牢吏當關，譏問名已告。滎陽夜聞雨，故人留我笑。明朝已高塵，輤車引旌纛。傳云送主喪，窀穸詣墳兆。後乘皆轀輧，輪轂相輝照。辟易未及避，廬兒已呵嗷。午出鄭東門，下馬僕射廟。中牟去鄭遠，記里十餘堠。抵牟日已暮，僕馬困米稾。漸望閶闔門，崛若中天表。趨門争道入，羈靮不及掉。浪墰遊九衢，風埃嘆何浩。京師天下聚，奔走紛擾擾。但聞街鼓喧，忽忽夜復曉。追懷洛中俊，已動思歸操。爲別未期月，音塵一何杳。因書寫行役，聊以爲君導。

別聖俞

車馬古城隅，喧喧分曉色。行人念歸塗，居者徒慘惻。薄宦共羈旅，論交喜金石。薦以朋酒懽，寧知歲月適。人事坐云變，出處俄乖隔。關山自兹始，揮袂舉輕策。歲暮寒雲多，野曠陰風積。征蹄踐嚴

霜，别酒臨長陌。應念同時人，獨爲未歸客。

送劉秀才歸河内

落日古京門，車馬動行色。河上多悲風，山陽有歸客。朽篋蠹蟲篆，遺文摹鳥迹。言干有司知，豈顧時人識。山陂歲始寒，霰雪密已積。還家寧久留，方言事征軛。

外集卷第一

歐陽脩全集卷五十二　外集卷第二

自西京至夷陵作。起明道□年，盡景祐四年。

古詩二

數詩

一室曾何埽，居閑俗慮平。二毛經節變，青鑑不須驚。三復磨圭戒，深防悔吝生。四愁寧敢擬，高詠且陶情。五鼎期君禄，無思死必烹。六奇還自祕，海寓正休兵。七日南山霧，彪文幸有成。八門當鼓翼，凌厲指霄程。九德方居位，皇猷日月明。十朋如可問，從此卜嘉亨。

答錢寺丞憶伊川

之子問伊川，伊川已春色。緑芷雜芳浦，青溪含白石。山阿昔留賞，屐齒無遺迹。惟有嵓桂花，留芳待歸客。

書懷感事寄梅聖俞景祐元年

相別始一歲，幽憂有百端。乃知一世中，少樂多悲患。平聲。每憶少年日，未知人事艱。顛狂無所閡，落魄去羈牽。三月入洛陽，春深花未殘。龍門翠鬱鬱，伊水清潺潺。逢君伊水畔，一見已開顏。不暇謁大尹，相携步香山。自玆愜所適，便若投山猿。幕府足文士，相公方好賢。希深好風

骨，迥出風塵間。師魯心磊落，高談羲與軒。子漸口若訥，誦書坐千言。彦國善飲酒，百盞顔未丹。幾道事閑遠，風流如謝安。子聰作參軍，常跨破虎韉。子野乃禿翁，戲弄時脱冠。次公才曠奇，王霸馳筆端。聖俞善吟哦，共嘲爲閬仙。惟予號達老，醉必如張顛。洛陽古郡邑，萬户美風煙。荒涼見宫闕，表裏壯河山。相將日無事，上馬若鴻翩。出門盡垂柳，信步即名園。嫩籜筠粉暗，渌池萍錦翻。殘花落酒面，飛絮拂歸鞍。尋盡水與竹，忽去嵩峰巔。青蒼緣萬仞，杳藹望三川。花草窺澗竇，崎嶇尋石泉。君吟倚樹立，我醉欹雲眠。子聰疑日近，謂若手可攀。共題三醉石，留在八仙壇。水雲心已倦，歸坐正盃盤。飛瓊始十八，妖妙猶雙環。❶原校：疑。寒篁暖鳳觜，銀甲調鴈絃。自製白雲曲，始送黃金船。珠簾捲明月，夜氣如春煙。燈花弄粉色，酒紅生臉蓮。東堂榴花好，點綴裙腰鮮。插花雲髻上，展簟緑陰前。樂事不可極，酣歌變爲歎。平聲。詔書走東下，丞相忽南遷。送之伊水頭，相顧淚潸潸。臘月相公去，君隨赴春官。送君白馬寺，獨入東上門。故府誰同在，新年獨未還。當時作此語，聞者已依然。

雜言答聖俞見寄兼簡東京諸友

昔君居洛陽，樂事無時有。竇府富文章，謝墅從親友。豐年政頗簡，命駕時爲偶。不問竹林主，仍携步兵酒。芬芳原校：一作「菲」。弄嘉月，翠緑相森茂。

❶「環」，衡本校：「當作『鬟』。」

聞梅二授德興令戲書❶

君家小謝城，爲客洛陽裏。緑髮方少年，青衫喜爲吏。重湖亂山緑，歸夢寄千里。洛浦見秋鴻，江南老芳芷。自言北地禽，能感南人耳。京國本繁華，馳逐多英軌。争歌白雪曲，取酒西城市。朝逢油壁車，暮結青驄尾。歲月倏可忘，行樂方未已。忽爾畏簡書，翻然浩歸思。江山故國近，風物饒陽美。楚柚煙中黄，吴蓴波上紫。還鄉問井邑，上堂多慶喜。離别古所難，更畏秋風起。

戲　贈

莫愁家住洛川傍，十五纖腰聞四方。堂上金罇邀上客，門前白馬繫垂楊。春風滿城花滿樹，落日花光争粉光。城頭行人莫駐馬，一曲能令君斷腸。

寄左軍巡劉判官

遥聽洛城鍾，獨渡伊川水。緑樹鬱參差，行人去無已。因高望京邑，驅馬沿山趾。落日亂峰多，龍門何處是？

罷官後初還襄城弊居述懷十韻回寄洛中舊僚

路盡見家山，欣然望吾廬。陋巷叩柴扉，迎候遥驚呼。兒童戲竹馬，田里邀籃

❶「令」字，原無，今據《外集目録》補。

輿。春桑鬱已緑，歲事催農夫。朝日飛雉雊，東皋新雨餘。植杖望遠林，行歌登故墟。夙志在一壑，兹焉將荷鋤。言謝洛社友，因招洛中愚。馬卿已倦客，嚴安猶獻書。行矣方于役，豈能遂歸歟。

和聖俞聚蚊

頹陽照窮巷，暑退涼風生。夫子卧環堵，振衣步前楹。愁煙四鄰起，鳥雀喧空庭。餘景藹欲昬，衆蚊復原校：一作「聚」。薨薨。群飛豈能數，但厭聲營營。抱琴不暇撫，揮麈無由停。散帙復歸卧，詠言聊寫情。覆載無巨細，善惡皆生成。朽木出衆蠹，腐草爲飛螢。書魚長陰溼，醯雞由鬱蒸。豕鬣固多虱，牛閑常聚虻。元氣或壹鬱，播之爲孽腥。卑臭乃其類，清虚非所經。華堂敞高棟，綺疏仍藻扃。金釭瑩椒壁，玉壺含夜冰。終朝事薰祓，豈敢近簷甍。富貴非苟得，抱節居茅衡。陰墻百蟲聚，下偃衆穢盈。何嘗曲肱樂，但苦聚雷聲。江南美山水，水木正秋明。自古佳麗國，能助詩人情。喧囂不可久，片席何時征。

送劉學士知衡州

楊子懶屬書，平居惟嗜酒。一沐或彌旬，解酲須五斗。淡爾輕榮利，何嘗問無有。❶忍憶四原校：一作「回」。馬歸，行爲一麾守。湘酎自古醇，醽水聞名久。簿領但盈

❶「嘗」，原作「常」，且卷後校云「『常』，疑是『嘗』」，今據原卷後校及衡本改。

几，聖經不離口。湖田賦稻蟹，民訟爭壠畝。兀爾即沈冥，安能知可否。聊爲寄情樂，豈與素懷偶。藏器思適時，投刃寧煩手。行當考官績，勿復困罍缶。

送張屯田歸洛歌 景祐二年

昔年洛浦見花落，曾作悲歌歌落花。愁來欲遣何可柰，時向金河尋杜家。杜家花雖非絶品，猶可開顔爲之飲。少年意氣易成懽，醉不還家伴花寢。一來京國兩傷春，憔悴窮愁九陌塵。紅房紫萼處處有，騎馬欲尋無故人。黄河三月入隋河，河水多時悵望多。爲憐此水來何處，原校：二字一作「處遠」。中有伊流與洛波。忽聞君至自西京，洗眼相看眼暫明。心衰面老畏人問，驚我瘦骨清如冰。今年七月妹喪夫，稚兒孀女啼呱呱。季秋九月予喪婦，十月厭厭成病軀。端居移病新城下，日不出門無過者。獨行時欲强高歌，一曲未終雙涕灑。可憐明月與春風，歲歲年年事不同。暫别已嗟非舊態，再來應是作衰翁。感時惜别情無已，無酒送君空有淚。西歸必有問君人，爲道别來今若此。

述懷送張惣之

鬱鬱河堤緑樹平，送君因得到東城。落花已盡鸎猶囀，垂柳初長蟬欲鳴。去年送客亦曾到，正值楊花亂芳草。人心不復故時歡，景物自隨時節好。感今懷昔復傷離，❶一别相逢知幾時？莫辭今日一罇酒，

❶「復」，原卷後校：「一作『更』。」

明日思君難重持。東吴山水天下秀，羨君輕舟片帆逗。江城月下夜聞歌，淮浦山前朝放溜。樂哉此行時未晚，萬壑千巖不知遠。可憐病客猒京塵，寂寞淹留已再春。扁舟待得東南下，猶更河橋送幾人！

送子野

四時慘舒不可調，冬夏寒暑易鬱陶。春陽著物大軟媚，獨有秋節最勁豪。金方堅剛屏炎瘴，兑氣高爽清風飈。煙霞破散灝氣豁，山河震發地脉摇。天開寶鑑露寒月，海拍積雪卷怒潮。光輝通透奪星耀，蟠潛驚奮鬬蜃蛟。高樓精爽毛髮竦，壯懷直恐衝斗杓。欲飛輕衣上拂漢，擬乘王氣戲鷺濤。念時文法密於織，羈縻束縛不自聊。豈無策議獻人主，扼持舌在口已膠。當秋且幸際軒豁，誰能兒女聽蛸蜩。君方壯歲襟宇快，名聲樂與家聲高。輕舟從遊山川底，詩酒合興皆翹翹。堪嗟宋玉自悲攪，可並張翰同逍遥。功名富貴有時到，忍把壯節良辰消。

送劉十三南遊

泱泱汴河流，櫓聲過晚浦。行客問吴山，舟人多楚語。春深紫蘭澤，夏早黄梅雨。時應賦登眺，聊以忘羈旅。

與李獻臣宋子京春集東園得節字

緑野秀可涘，遊驂喜初結。芸局苦寂寥，禁署隔清切。歡言得幽尋，況此及嘉節。鳥哢已關關，泉流初決決。紫萼繁若

綴，翠苕柔可擷。屢期無後時，芳物畏鶗鴂。

晚泊岳陽

臥聞岳陽城裏鍾，繫舟岳陽城下樹。正見空江明月來，雲水蒼茫失江路。夜深江月弄清輝，水上人歌月下歸。一闋聲長聽不盡，輕舟短楫去如飛。

新開棊軒呈元珍表臣

竹樹日已滋，軒窗漸幽興。人閑與世遠，鳥語知境靜。春光藹欲布，山色寒尚映。獨收萬慮心，於此一枰競。

代贈田文初 景祐四年

感君一顧重千金，贈君白璧爲妾心。舟中繡被薰香夜，春雪江頭三尺深。西陵長官頭已白，憔悴窮愁原校：一作「顏」。媿相識。手持玉斝唱陽春，江上梅花落如積。津亭送別君未悲，夢闌酒解始相思。須知巫峽聞猿處，不似荊江夜雪時。

惠泉亭 原校：一本序云：「某啓。伏覩知軍學士丈丈新理惠泉，謹爲拙詩十六句，伏惟采覽。」

翠壁刻孱顏，煙霞跬步間。使君能愛客，朝夕弄山泉。春巖雨過春流長，置酒來聽山溜響。鑑中樓閣俯清池，雪裏峰巒開曉幌。須知清興無時已，酒美賓嘉自相對。

席間誰伴謝公吟，日暮多逢山簡醉。淹留桂樹幾經春，野鳥巖花識使君。使君今是罇前客，誰與山泉作主人。

過張至祕校莊

田家何所樂，簑笠日相親。桑條起蠶事，菖葉候耕辰。望歲占風色，寬徭知政仁。樵漁逐晚浦，雞犬隔前村。泉溜塍間動，山田樹杪分。鳥聲梅店雨，野色柳橋春。有客問行路，呼童驚候門。焚魚酌白醴，但坐且懽忻。

行次葉縣

朝渡汝河流，暮宿楚山曲。城陰日下寒，野氣春深緑。征車倦長道，故國有喬木。行行漸樂郊，東風滿平陸。

將至淮安馬上早行學謝靈運體六韻

晴霞煦東浦，鶩鳥動煙林。曙河兼斗没，昚原校：一作「杳」。嶂隱雲深。寒雞隔樹起，曲塢留風吟。征夫倦行役，秋興感登臨。衡原校：一作「蘅」。皐積涂原校：一作「滁」。迥，江蘺香露沉。行矣歲華晚，歸歟勞歎音。

自枝江山行至平陸驛五言二十四韻❶

枝江望平陸，百里千餘嶺。蕭條斷煙

❶「枝」，原作「岐」，原校云：「一作『枝』。」按歷代《地理志》均載「枝江」而無「岐江」，查《宋史·地理志》，「枝江」屬江陵府，自枝江至平陸驛於詩義正合，故據改。詩首句「枝江」同此。

火，莽蒼無人境。峰巒互前後，南北失壬丙。天秋雲愈高，木落歲方冷。水涉愁蜮射，含沙也。林行憂虎猛。萬仞懸巖崖，一彴履枯梗。緣危類猨猱，陷淖若鼉黽。腰輿懼傾撲，煩馬倦鞭警。攀躋誠畏塗，習俗羨蠻獷。度隘足雖跛，因高目還騁。九野盡荆衡，群山亂巫郢。煙嵐互明滅，點綴成原校：一作「若」。圖屏。時時度深谷，往往得佳景。翠樹鬱如蓋，飛泉溜垂綆。幽花亂黄紫，蒨粲弄光影。山鳥囀成歌，寒蜩嘒如哽。登臨雖云勞，原校：一作「廣」。巨細得周省。晨裝趁徒旅，夕宿訪閭井。村暗水茫茫，鷄鳴星耿耿。登高近佳節，歸思時引領。谿菊薦山罇，田駕佑烹鼎。家近夢先歸，夜寒衾屢整。崎嶇念行役，昔宿已爲永。豈如江上舟，棹歌方酩酊。初泛舟荆江，棋酒甚歡，故有此句。

春日西湖寄謝法曹歌

西湖春色歸，春水緑於染。群芳爛不收，東風落如糝。西湖者，許昌勝地也。參軍春思亂如雲，白髮題詩愁送春。謝君有「多情未老已白髮，野思到春如亂雲」之句。遥知湖上一罇酒，能憶天涯萬里人。萬里思春尚有情，❶忽逢春至客心驚。雪消門外千山緑，花發江邊二月晴。少年把酒逢春色，今日逢春頭已白。異鄉物態與人殊，惟有東風舊相識。

答謝景山遺古瓦硯歌

火數四百炎靈銷，誰其代者當塗高。

❶「思春」，原卷後校：「一作『思君』。」

窮姦極酷不易取，始知文景基扃牢。坐揮長喙啄天下，豪傑競起如蝟毛。董吕傕汜相繼死，紹術權備争咆咻。力彊者勝怯者敗，豈較才德爲功勞。然猶到手不敢取，而使螟蝗生蝮蜪。子丕當初不自耻，敢謂舜禹傳之堯。得之以此失亦此，誰知三馬食一槽。當其盛時争意氣，叱咤靁雹生風飈。干戈戰罷數功閥，周蔑方召堯無皐。英雄致酒奉高會，❶巍然銅雀高岧岧。圓歌宛轉激情徵，妙舞左右回纖腰。一朝西陵原校：一作「西朝」，或作「兩朝」。看拱木，寂寞繐帳空蕭蕭。當時淒涼已可歎，而況後世悲前朝。高臺已傾漸平地，此瓦一墜埋蓬蒿。苔文半滅荒土蝕，戰血曾經野火燒。敗皮弊網各有用，誰使鐫鑱成凸凹。景山筆力若牛弩，句遒語老能揮毫。嗟予奪得何所用，簿領朱墨徒紛淆。走官南北未嘗捨，緹襲三四勤緘包。有時屬思欲飛灑，意緒軋軋難抽繰。舟行屢備原校：一作「被」。水神奪，往往冥晦遭風濤。質頑物久有精怪，常恐變化成靈妖。名都所至必傳玩，愛之不换魯寶刀。長歌送我怪且偉，欲報慙愧無瓊瑶。

古瓦硯

甎瓦賤微物，得厠筆墨間。於物用有宜，不計醜與妍。金非不爲寶，玉豈不爲堅。用之以發墨，不及瓦礫頑。乃知物雖原校：一作「微」。賤，當用價難攀。豈惟瓦礫爾，用人從古難。原校：一作「然」。

❶「致酒」，原卷後校：「疑是『置酒』」。

新營小齋鑿地爐輒成五言三十七韻

霜降百工休，居者皆入室。墐户畏初寒，開爐代温律。規模不盈丈，廣狹足容膝。軒窗共幽窊，竹栢助蒙密。辛勤漸巧官，窮賤守卑秩。無術政奚爲，有年秋屢實。文書少期會，租訟省鞭抶。地僻與世疎，官閑得身佚。荆蠻苦卑陋，氣候常壹鬱。天日每陰翳，風飇多凛凓。衰顔慘時晚，病骨知寒疾。蠻牀勸晨興，籃轝厭朝出。南山近樵採，僮僕免呵叱。禦歲畜蹲鴟，饋客薦包橘。霜薪吹晶熒，石鼎沸啾唧。披方養丹砂，候節煎去聲。秋朮。西鄰有高士，轗軻卧蓬蓽。鶴髮善高談，鮐背便平聲。炙熨。披裘屢相就，束緼亦時乞。傳經伏生老，愛酒楊雄吃。晨灰煖餘盃，夜火爆山栗。無言兩忘形，相對或終日。微生慕剛毅，勁强去聲。早難屈。自從世俗牽，常恐天性失。仰兹微官禄，養此多病質。省躬由一言，無枉慕三黜。因知吏隱樂，漸使欲心窒。面壁或僧禪，倒冠聊酒逸。螟蠕輕二豪，一馬齊萬物。啓期爲樂三，叔夜不堪七。負薪幸有原校：一作「自」。瘳，舊學頗思述。興亡閲今古，原校：一作「古今」。圖籍羅甲乙。魯册謹會盟，周公象凶吉。詳原校：或作「鮮」。明左丘辯，❶馳騁馬遷筆。金石互鏗鍧，風雲生倏忽。豁爾一開卷，慨然時拚帙。浮沈恣其間，適若遂聱耴。原校：一作「遨佚」。吾居誰云陋，所得乃非一。五斗豈須慚，優游歲將畢。

外集卷第二

❶「詳明」，原卷後校：「衆本皆作『鮮明』，唯《薛齊誼編年》引此詩作『詳明』。」

歐陽脩全集卷五十三　外集卷第三

自乾德至滁州作。起寶元元年，盡慶曆八年。

古詩　三

南獠 寶元元年

洪宋區夏廣，恢張際四維。狂孽久不聳，民物含原校：一作「涵」。春熙。耆稚適所尚，游泳光華時。遽然攝提歲，南獠掠邊陲。予因叩村叟，此事曷如斯？初似却人問，未語先涕垂。收涕謝客問，爲客陳始基。撫水有上源，水淺山嶮巇。生民三千室，聚此天一涯。狼勇復輕脱，性若鹿與麋。男夫不耕鑿，刀兵動相隨。宜融兩境上，殺人取其貲。因斯久久來，此寇易爲羈。鼠竊及蟻聚，近裹焉敢窺。勢亦不久住，官軍來即馳。景德祥符後，時移事亦移。四輔哲且善，天子仁又慈。將軍稱招安，兵非羽林兒。龍江一牧拙，邏騎材亦非。威惠不兼深，徒以官力欺。智略仍復短，從此難羈縻。引兵卸甲嶺，部陣自參差。鋒鏑殊未接，士卒心先離。奔走六吏死，初在懷遠軍卸甲嶺，殺傷范禮賓、王崇班等，六人落陣死。明知國挫威。自兹賊聲震，直寇融州湄。縣宇及民廬，燬蕩無孑遺。利鏃淬諸毒，中膚無藥醫。長刀斲人股，橫屍滿通逵。婦人及孳産，驅負足始歸。堂堂過城戍，何人敢正窺！外計削奏疏，一一聞宸闈。赫爾天斯怒，選將興王師。精甲二萬

餘，猛毅如虎貔。劍戟凛秋霜，旌棨閃朝曦。八營與七萃，豈得多于兹。外統三路進，小敵胡能爲。前驅已壓境，後軍猶未知。逶迤至蠻域，但見空稻畦。搜羅一月餘，不戰師自罷。荷戈莫言苦，負糧深可悲。哀哉都督郵，無辜遭屠糜。昭州都曹皇甫僅三人部糧入洞，遭蠻賊掩殺，及害夫力千餘。嘵咋計不出，還出招安辭。半降半來拒，蠻意猶狐疑。厚以繒錦贈，狙心詐爲卑。戎帳草草起，賊戈躡背揮。我聆老叟言，不覺顰雙眉。吮毫兼疊簡，占作南獠詩。願值采詩官，一敷于彤墀。

寄聖俞

西陵山水天下佳，我昔謫官君所嗟。官閑憔悴一病叟，縣古瀟灑如山家。雪消深林自斸原校：一作「斵」。筍，人響空山隨摘茶。有時携酒探幽絶，往往上下窮煙霞。嵓蓀緑縟軟可藉，野卉青紅春自華。風餘落蘂飛面旋，❶日暖山鳥鳴交加。貪追時俗翫歲月，不覺萬里留天涯。今來寂寞西岡口，秋盡不見東籬花。市亭插旗鬭新酒，十千得斗不可賒。材非世用自當去，一舸聱牙揮釣車。君能先往勿自滯，行矣春洲生荻芽。

答梅聖俞寺丞見寄 寶元二年

憶昔識君初，我少君方壯。風期一相許，意氣曾誰讓。交遊盛京洛，罇俎陪丞相。騄驥日相追，鸞凰志高颺。詞章盡崔

❶「面」，衡本作「回」。

蔡，論議皆歆向。文會忝予盟，詩壇推子將。談精鋒愈出，飲劇歡無量。賈勇爲無前，餘光誰敢望。兹來五六歲，❶人事堪悽愴。南北頓睽乖，相離獨飄蕩。失杯由畫足，傷手因代匠。移書雖激切，拙語非欺誑。安知乃心愚，而使所言妄。權豪不自避，斧質誠爲當。蒼皇得一邑，奔走踰千嶂。楚峽聽猿鳴，荆江畏蛟浪。蠻方異時俗，景物殊氣象。緑髮變風霜，丹顔侵疾痒。常憂鵩鳥窺，幸免江魚葬。今兹荷寬宥，遷徙來漢上。憔悴戴囚冠，驅馳嗟俗狀。王事多倥偬，學業差遺忘。未能解綬去，所戀寸禄養。舉足畏逢仇，低頭惟避謗。忻聞故人近，豈憚驅車訪？一别各衰翁，相見問無恙。交情宛如舊，歡意獨能强。幸陪主人賢，更值芳洲漲。菱荷亂浮泛，水竹涵虚曠。清風滿談席，明月臨歌舫。已見洛陽人，重聞畫樓唱。怡然壹鬱寫，暫爾累囚放。自從還邑來，會此驕陽亢。神靈多請禱，租訟煩笞搒。猶須新秋涼，漢水臨原校：一作「瀉」。清漾。野稼蕩浮雲，晴山開疊障。聊以助吟詠，亦可資酣暢。北轅如未駕，幸子能來貺。

酬聖俞朔風見寄

因君朔風句，令我苦寒吟。❷離别時未幾，峥嶸歲再陰。驚飇擊曠野，餘響入空林。客路行役遠，馬蹄冰雪深。瞻言洛中舊，期我高陽吟。故館哭知己，新年傷客

❶「兹來」，原作「兹年」，原卷後續校云「疑是『兹來』」，今據改。

❷「寒吟」，原卷後續校云：「此詩押兩『吟』字，一本第一韻作『吟寒』，乃别韻。」

心。相逢豈能飲，惟有涕沾襟。

送琴僧知白 寶元二年

吾聞夷中琴已久，常恐老死無其傳。夷中未識不得見，豈謂今逢知白彈。遺音髣髴尚可愛，何況之子傳其全。孤禽曉警秋野露，空澗夜落春崖泉。二年遷謫寓三峽，江流無底山侵天。登臨探賞久不厭，每欲圖畫存於前。豈知山高水深意，久以寫此朱絲絃。酒酣耳熱神氣王，聽之爲子心肅然。嵩陽山高雪三尺，有客擁鼻吟苦寒。負琴北走乞其贈，持我此句爲之先。

聽平戎操

西戎負固稽天誅，勇夫戰死智士謨。上人知白何爲者，年少力壯逃浮屠。自言平戎有古操，抱琴欲進爲我娛。我材不足置廊廟，力弱又不堪戈殳。遭時有事獨無用，偷安飽食與汝俱。爾知平戎競何事，❶自古無不由吾儒。周宣六月伐玁狁，漢武五道征匈奴。方叔召虎乃真將，衛青去病誠區區。建功立業當盛日，後世稱詠於詩書。平生又欲慕賈誼，長纓直請繫單于。當衢理檢四面啓，有策不獻空踟躕。慙君爲我奏此曲，聽之空使壯士吁。推琴置原校：一作「耽」。酒恍若失，誰謂子琴能起予。

❶「競」，原卷後續校：「疑是『竟』。」

書宜城修木渠記後奉呈朱寺丞❶

因民之利無難爲，使民以説民忘疲。樂哉朱君鄣靈堤，導鄢及蠻興衆陂。古渠廢久人莫知，朱君三月而復之。沃土如膏瘠土肥，百里歲歲無凶菑。原校：一作「災」。鄢蠻之水流不止，襄人思君無時已。

谷正至始得先所寄書及詩不勝喜慰因書數韻奉酬聖俞 康定元年

寒日照深巷，柴門朝尚閉。有客自江來，尺書千里至。啓書復何云，但言南北異。南方地常暖，風物稱佳麗。梅蘤入新年，蘭皐動芳氣。樂哉登臨興，豈厭江湖滯。伊予方寂寞，刻苦窮文字。萬國會王州，群英馳雋軌。方朔常苦餓，子雲非官意。歲暮慘風塵，官閑倦朝市。出處一云別，所思寧可冀？春江有歸鴈，但使音書繼。

答梅聖俞❷

寒日照窮巷，荆扉晨未開。驚聞遠方信，有客渡江來。開緘復何喜，宛若見瓊瑰。一爾乖出處，未嘗持酒盃。官閑隱朝市，歲暮慘風埃。音書日可待，春鴈暖應回。

---

❶「木」，衡本作「水」。又原卷後續校有按云：「朱名紘，字儀甫，治平中爲宜城令，修木渠有功。熙寧二年冬，吴充薦改大理寺丞。鄭獬爲作渠記。公詩當在三年，合入《外集》第四卷，誤寘第三。」

❷此詩及前一首，原卷後校：「《奉酬聖俞》、《答梅聖俞》二詩多同而韻異，故兩存之。」

病中聞梅二南歸

聞君解舟去，秋水正沄沄。野岸曠歸思，都門辭世紛。稍逐商帆伴，初隨征鴈群。山多淮甸出，柳盡汴河分。楚色蕪尚原校：一作「上」。緑，江煙日半原校：一作「畔」。曛。客意浩已遠，離懷寧復云。宣城好風月，歸信幾時聞？

送智蟾上人遊天台❶

昔年在伊洛，林壑每相從。對掃竹下榻，坐思湖上峰。自言伊洛波，每起滄洲憶。今兹道行遊，千里東南國。都門汴河上，柳色入青煙。流水向淮浦，歸人隨越船。東南遍林巘，萬壑新流滿。小桂緑應芳，江春行已晚。藹藹赤城陰，依依識古岑。一去誰復見，石橋雲霧深。

送徐生秀州法曹

一笑暫相從，結交方恨晚。猶兹簿領困，況爾東南遠。落帆淮口暮，採石江洲暖。黄鴿可寄書，惟嗟雙翅短。

讀山海經圖

夏鼎象九州，山經有遺載。空濛大荒中，杳靄群山會。炎海積歊蒸，陰幽異明晦。奔趨各異種，倏忽俄萬態。群倫固殊稟，至理寧一概。駭者自云驚，生兮孰知怪。未能識造

❶「智」，原脱，今據原《外集目録》補。按《居士集》卷十有《智蟾上人遊南嶽》詩，亦可證。

化，但爾披圖繪。不有萬物殊，豈知方輿大。

依韻和聖俞見寄

與君結交深，相濟同水火。文章發春葩，節行凛筠笴。吾才已愧君，子齒又先我。君惡予所非，我許子云可。厥趣共乖時，畏塗難轉輠。道肥家所窮，身老志彌果。每嗟游從異，有甚樊籠鏁。天匠染青紅，花腰呈裊娜。苟能杯酌同，直待冠巾墮。無欺校讎貧，鹽米尚餘顆。

晏太尉西園賀雪歌 慶曆元年

陰陽乖錯亂五行，窮冬山谷暖不冰。一陽且出在地上，地下誰發萬物萌。太陰當用不用事，蓋由姦將不斬虧國刑。遂令邪風伺間隙，潛中瘟疫於疲氓。神哉陛下至仁聖，憂勤懇禱通精誠。聖人與天同一體，意未發口天已聽。忽收寒威還水官，正時肅物凛以清。寒風得勢獵獵走，瓦乾霰急落不停。恍然天地半夜白，群雞失曉不及鳴。清晨拜表東上閤，鬱鬱瑞氣盈宮庭。退朝騎馬下銀闕，馬滑不慣行瑶瓊。晚趨賓館賀太尉，坐覺滿路流歡聲。便開西園掃徑步，正見玉樹花凋零。小軒却坐對山石，拂拂酒面紅煙生。主人與國共休戚，不惟喜悦將豐登。須憐鐵甲冷徹骨，四十餘萬屯邊兵。

送吴照鄰還江南

霜前江水磨碧銅，岸背菱葉翹青蟲。吴郎鬢絲生幾縷，不羞月上扶桑東。羞見清波照人景，去時黑髮吹春風。五年歸來

婦應喜，從此不問西飛鴻。

答朱寀捕蝗詩 慶曆二年

捕蝗之術世所非，欲究此語興於誰？或云豐凶歲有數，天孽未可人力支。或言蝗多不易捕，驅民入野踐其畦。因之姦吏恣貪擾，户到頭斂無一遺。蝗災食苗民自苦，吏虐民苗皆被之。吾嗟此語秖知一，不究其本論其皮。驅雖不盡勝養患，昔人固已決不疑。秉蟊投火況舊法，古之去惡猶如斯。既多而捕誠未易，其失安在常由遲。詵詵最説子孫衆，爲腹所孕多蝝蚔。始生朝畝暮已頃，化一爲百無根涯。口含鋒刃疾風雨，毒腸不滿疑常飢。高原下隰不知數，進退整若隨金鼙。嗟茲羽孽物共惡，不知造化其誰尸？大凡萬事悉如此，禍當早絶防其微。

蠅頭出土不急捕，羽翼已就功難施。只驚群飛自天下，不究生子由山陂。官書立法空太峻，吏愚畏罰反自欺。蓋藏十不敢申一，上心雖惻何由知。不如寬法擇良令，告蝗不隱捕以時。今苗因捕雖踐死，明歲猶免爲蝝菑。吾嘗捕蝗見其事，較以利害曾深思。官錢二十買一斗，示原校：一作「亦」。以明信民爭馳。斂微成衆在人力，頃刻露積如京坻。乃知孽蟲雖甚衆，嫉惡苟鋭無難爲。往時姚崇用此議，誠哉賢相得所宜。因吟君贈廣其説，爲我持之告採詩。

答蘇子美離京見寄❶

衆奇子美貌，堂堂千人英。我獨疑其

❶「子美」，原卷後續校：「《慶曆文粹》作『倩仲』，蓋舜欽舊字，後篇同。」

貿，浩浩包滄溟。滄溟産龍蜃，百怪不可名。是以子美辭，吐出人輒驚。其於詩最豪，奔放何縱橫！衆絃排律吕，❶金石次第鳴。間以險絶句，非時震雷霆。兩耳不及掩，百痾爲之醒。語言既可駭，筆墨尤其精。少雖嘗力學，老乃若天成。濡毫弄點畫，信手不自停。端莊雜醜怪，群星見欃槍。爛然溢紙幅，視久無定形。使我終老學，得一已足矜。而君兼衆美，磊落猶自輕。高冠出人上，誰敢揖其膺。群臣列丹陛，幾位缺公卿。使之束帶立，可以重朝廷。況令參國議，高論吐崢嶸。惜哉三十五，白髮今已生。近者去江淮，作詩寄離情。口誦不及寫，一日傳都城。退之序百物，其鳴由不平。天方苦君心，欲使發其聲。嗟我非鸑鷟，徒思和嚶嚶。因風幸數寄，警我聾與盲。

立秋有感寄蘇子美

庭樹忽改色，秋風動其枝。物情未必爾，我意先已悽。雖恐芳節謝，猶忻早涼歸。起步雲月暗，顧瞻星斗移。四時有大信，萬物誰與期。故人在千里，歲月令我悲。所嗟事業晚，豈惜顔色衰。廟謀今謂何，胡馬日以肥！

喜雪示徐生

清穹原校：一作「空」。凛冬威，旱野渴天澤。經旬三尺雪，萬物變顔色。愁雲噓不開，慘慘連日夕。寒風借天勢，豪忽肆陵

❶ 「衆絃」，原卷後續校：「一作『衆懸』。」

轢。空枝凍鳥雀，癡不避彈弋。長河寂無聲，厚地若龜坼。陰階夜自照，缺瓦晨復積。貯潔瑩冰壺，量深埋玉尺。凝陰反窮剥，陽九兆初畫。春回百草心，氣動黃泉脉。堅冰雖未破，土潤已潛釋。常聞老農語，一臘見三白。是爲豐年候，占驗勝蓍策。天兵血西陲，萬輜走供億。嗟予媿疲俗，奚術肥爾瘠？惟幸歲之穰，玆惠豈人力。非徒給租調，且可銷盜賊。從今潔餔廩，期共飽麰麥。

賦竹上甘露

梢梢兩竹枝，甘露葉間垂。草木有靈液，陰陽凝以時。深山與窮谷，往往嘗有之。❶幸當君子軒，得爲衆人知。物生隨所託，晦顯各有宜。聊以助歌詠，兼堪飲童兒。

和對雪憶梅花

昔官西陵江峽間，野花紅紫多斕斑。惟有寒梅舊所識，異鄉每見心原校：一作「必」。依然。爲憐花自洛中看，花上蜀鳥啼綿蠻。當時作詩誰唱和，粉蘂自折清香繁。今來把酒對殘雪，却憶江上高樓山。群花四時媚者衆，何獨此樹令人攀。窮冬萬木立枯死，玉艷獨發陵清寒。鮮妍皎如鏡裏面，綽約對若風中仙。惜哉北地無此樹，霰雪漫漫平沙川。徐生隨我客此郡，冰霜旅舍逢新年。憶花對雪晨起坐，清詩寶鐵裁琅玕。長河風色暖將動，即看緑柳含春煙。寒齋

❶「嘗」，原卷後又續校：「一作『常』。」

寂寞何以慰，卯盃且醉酣午眠。

歸鴈亭慶曆三年

荒蹊臘雪春尚埋，我初獨與徐生來。城高樹古禽鳥野，聲響格磔寒毰毸。頹垣敗屋巍然在，略可遠眺臨傾臺。高株唯有柳數十，夾路對立初誰栽。漸誅榛莽辨草樹，頗有桃李當墻隈。欣然便擬趁時節，斤鋤日夕勞耘培。新年風色日漸好，晴天仰見鴈已回。枯根老脉凍不發，遶之百匝空徘徊。頑姿野態煩造化，勾芒不肯先煦吹。酒酣幾欲撾大鼓，驚起龍蟄驅春雷。偶然不到才數日，顔色一變由誰催。翠芽紅粒迸條出，纖趺嫩萼如剪裁。卧槎燒枿亦强發，老朽不避衆艶咍。姹然山杏開最早，其餘紅白各自媒。初開盛發與零落，皆有意思牽人懷。衆芳勿使一時發，❶當令一落續一開。畢春應須酒萬斛，與子共醉三千盃。

送韓子華

嗟我久不見韓子，如讀古書思古人。忽然相逢又數日，笑語反不共一罇。諫垣尸居職業廢，朝事汲汲勞精神。子華筆力天馬足，駑駘千百誰可群。嗟予老鈍不自笑，尚欲疾走追其塵。子華有時高談駭我聽，榮枯萬物移秋春。所以不見令我思，見之如飲玉醴醇。叩門下馬忽來别，高帆得風披飛雲。離懷有酒不及寫，别後慰我寓於文。

❶「時發」，原卷後續校：「《慶曆文粹》作『時歇』。」

送李太傅知冀州 端懿

吾慕李漢超，爲將勇無儔。養士三千人，人人百貔貅。闗南三十年，天子不北憂。吾愛李允則，善覘多計籌。虜動静寢食，皎如在雙眸。出入若變化，談笑摧敵謀。恩信浹南北，聲名落燕幽。二公材各異，戰守兩堪尤。天下不用兵，爾來三十秋。今其繼者誰，守冀得李侯。李侯年尚少，文武學彬彪。河朔一尺雪，北風㷄貂裘。上馬擘原校：一作「臂」。長弓，白羽飛金鍭。臨行問我言，我慙本儒鯫。漢超雖已久，故來尚歌謳。允則事最近，猶能想風流。將此聊爲贈，勉哉行無留。

石篆詩 并序。慶曆五年。

某啓。近蒙朝恩守此州，州之西南有瑯琊山唐李幼卿庶子泉者。某在館閣時，方國家詔天下求古碑石之文，集于閣下，因得見李陽冰篆《庶子泉銘》。學篆者云：「陽冰之迹多矣，無如此銘者。」常欲求其本而不得，于今十年矣。及此來，已獲焉。而銘石之側，又陽冰别篆十餘字，尤奇於銘文，世罕傳焉。山僧惠覺指以示予，予徘徊其下，久之不能去。山之奇迹，古今紀述詳矣，而獨遺此字。予甚惜之，欲有所述，而患文辭之不稱。思予嘗愛其文而不及者，❶梅聖俞、蘇子美也。因爲詩一首，并封題墨

❶「予嘗」，原卷後續校：「一作『予常』。」

本以寄二君，乞詩，刻于石。

寒嵓飛流原校：一作「溜」。落青苔，旁斲石篆何奇哉！其人已死骨已朽，此字不滅留山隈。山中老僧憂石泐，印之以紙磨松煤。欲令留傳在人世，持以贈客比瓊瑰。我疑此字非筆畫，又疑人力非能爲。始從天地胚渾判，元氣結此高崔嵬。當時野鳥踏山石，萬古遺迹於蒼崖。山祇不欲人屢見，每吐雲霧深藏埋。群仙飛空欲下讀，常借海月清光來。嗟我豈能識字法，見之但覺心眼開。辭慳語鄙不足記，封題遠寄蘇與梅。

題滁州醉翁亭慶曆六年

四十未爲老，醉翁偶題篇。醉中遺萬物，豈復記吾年。但愛亭下水，來從亂峰間。聲如自空落，瀉向兩簷前。流入巖下溪，幽泉助涓涓。響不亂人語，其清非管絃。豈不美絲竹，絲竹不勝繁。所以屢携酒，遠步就潺湲。野鳥窺我醉，溪雲留我眠。山花徒能笑，不解與我言。惟有巖風來，吹我還醒然。

贈學者

人稟天地氣，乃物中最靈。性雖有五常，不學無由明。輪曲揉而就，木直在中繩。堅金礪所利，玉琢器乃成。仁義不遠躬，勤勤入至誠。學既積於心，猶木之敷榮。根本既堅好，蓊鬱其幹莖。爾曹宜勉勉，無以吾言輕。

春寒効李長吉體

東風吹雲海天黑，飢龍凍雲雨不滴。嗔雷隱隱愁煙白，宿露無光瑶草寂。東皇染花滿春國，天爲花迷借春色。呼雲鑠日原校：一作「月」。恐紅蔫，幾日春陰養花魄。悠悠遠絮縈空擲，愁思原校：一作「絲」。織春挽不得。高樓去天無幾尺，遠岫參差亂屏碧。

幽谷原校：一作「豐樂亭」。晚飲

一徑入蒙密，已聞流水聲。行穿翠篠盡，忽見青山横。山勢抱幽谷，谷泉含石泓。旁生嘉樹林，上有好鳥鳴。鳥語谷中静，樹涼泉影清。露蟬已嘒嘒，風溜時泠泠。渴心不待飲，醉耳傾還醒。嘉我二三友，偶同丘壑情。環流席高蔭，置酒當峥嶸。是時新雨餘，日落山更明。山色已可愛，泉聲難久聽。安得白玉琴，寫以原校：一作「之」。朱絲繩。

外集卷第三

歐陽脩全集卷五十四　外集卷第四

自知潁州至歸潁州作。起皇祐元年，盡熙寧四年。

古詩四 聯句附

桐花 皇祐元年

猗猗井上桐，花葉何蓑蓑。下蔭百尺泉，上聳陵雲材。翠色洗朝露，清陰午當階。幽蟬自嘒嘒，鳴鳥何喈喈。日出花照耀，❶飛香動浮埃。今朝一雨過，狼籍黏青苔。斯桐乃誰樹，意若銘吾齋。常聞漢道隆，上下相和諧。選吏擇孝廉，視民嬰與孩。政聲如九韶，百物絶妖災。優優潁川守，能致鳳凰來。到此幾千載，丹山自崔嵬。聖君勤治理，百郡列賢才。嗟爾不自勉，鳳凰其來哉。

思二亭送光禄謝寺丞歸滁陽

吾嘗原校：一作「常」。思醉翁，醉翁名自我。山林本我性，章服偶包裹。君恩未知報，進退奚爲可。自非因讒逐，決去焉原校：一作「詎」。能果。前時永陽謫，誰與脱韁鎖。山氣無四時，幽花常婀娜。石泉咽然鳴，野艷笑而傞。賓歡正諠譁，翁醉已岌峩。我樂世所悲，衆馳予坎軻。惟兹三二子，嗜好其原校：二字一作「學甚」。同頗。因歸謝巖石，爲我刻其左。

❶「花照」，原卷後校：「一作『光照』。」

吾嘗原校：一作「常」。思豐樂，魂夢不在身。三年永陽謫，幽谷最來頻。谷口兩三家，山泉爲四鄰。但聞山泉聲，豈識山意春。春至换群物，花開思故人。故人今何在，憔悴潁之濱。人去山自緑，春歸花更新。空令谷中叟，笑我種花勤。

堂中畫像探題得杜子美

風雅久寂寞，吾思見其人。杜君詩之豪，來者孰比倫？生爲一身窮，死也萬世珍。言苟可垂後，士無羞賤貧。

和徐生假山

匠智無遺巧，天形極幽探。謂我愛山者，爲山列前簷。頽垣不數尺，萬巘由心潛。或開如斷裂，或吐似谺䜤。或長隨靡迤，或瘦露岦嵌。陰原校：一作「險」。穴覷杳杳，高屏立巉巉。後出忽孤聳，群奔沓相參。霽若氣融結，突如鬼鐫鑱。昔歲貶荆楚，扁舟極東南。孤山馬當夾，兩岸臨江潭。常恨江水惡，輕風不留帆。峰巒千萬狀，可愛不可談。但欲借粉繪，圖之掛紈縑。豈如几席間，百態生濃纖。暮雲點新翠，孤煙起朝嵐。況此窮冬節，陰飈積凝嚴。幽齋喜深處，遠目生遐瞻。晝卧不移枕，晨興自開簾。吾聞君子居，出處無常占。卷道或獨善，施物仁貴兼。於時苟無益，懷禄古所慙。嵩山幸不遠，薇蕨豈不甘。自可結幽侶，披雲老溪巖。胡爲不即往，一室安且恬。辱子贈可愧，因詩以自譏。❶

❶「自譏」，原卷後校：「『譏』字疑。」

送楊員外

予昔走南宫，❶江湖浩然涉。今來厭塵土，常懷把輕楫。聞君東南行，山水恣登躡。秋江湛已清，樹色映丹葉。羡君舟插橚，去若魚鼓鬣。君家兄弟才，門族當世甲。行期薦賢書，疾驛來上閤。

讀梅氏詩有感示徐生

子美忽已死，聖俞舍吾南。嗟吾譬馳車，而失左右驂。勍敵嘗壓壘，羸兵當戒嚴。凡人貴勉强，惰逸易安恬。吾既苦多病，交朋復凋殲。篇章久不作，意思如膠粘。良田失時耕，草莽廢鋤芟。美井不日汲，何由發清甘。偶開梅氏篇，不覺日掛簷。乃知文字樂，愈久益無厭。吾嘗原校：一作「常」。哀世人，聲利競爭貪。哇咬聾兩耳，死不享韶咸。而幸知此樂，又常深討探。今官得閑散，舍此欲奚耽。頑庸須警策，賴子發其箝。

和人三橋

笳鼓下層臺，旌旗轉長嶼。橋響鶩歸軒，溪明望行炬。

北臨白雲澗，南望清風閣。出樹見人行，隔溪聞魚躍。

斷虹跨曲岸，倒影涵清波。爲愛斜陽好，迴舟特特過。

---

❶「南官」，原卷後校：「疑是『南宫』。」

初夏劉氏竹林小飲

春榮忽已衰，夏葉換初秀。披荒得深蹊，掃緑蔭清晝。萬竿交已聳，千畝蔚何富。驚雷迸狂鞭，霧籜舒文繡。虚心高自擢，勁節晚愈瘦。雖慙桃李妖，豈愧松栢後。川源湛新霽，林麓洗昏霧。猗猗色可餐，滴滴翠欲溜。況兹夏首月，景物得嘉候。晚蝶舞新黄，孤禽弄清咮。窺深入牕蒙，玩密愛林茂。依依帶幽澗，隱隱見孤岫。林蒸縟堪眠，野汲冷可漱。鳴琴瀉山風，高籟發仙奏。暑却自蠲渴，心閑疑愈疢。杯盤雜芬芳，圖籍羅左右。怡然忘簪組，釋若出羈廄。矧予懷一丘，未得解黄綬。官事偶多閑，郊扉須屢叩。新篁漸添林，晚筍堪薦豆。誰邀接籬公，有酒幸相就。

眼有黑花戲書自遣

洛陽三見牡丹月，春醉往往眠人家。揚州一遇芍藥時，夜飲不覺生朝霞。天下名花惟有此，罇前樂事更無加。如今白首春風裏，病眼何須厭黑花。

送朱生

萬物各有役，無心獨浮雲。遂令幽居客，日與山雲親。植桂比芳操，佩蘭思潔身。何必濯於水，本無纓上塵。

雪 時在潁州作。玉、月、梨、梅、練、絮、白、舞、鵝、鶴、银等事，❶皆請勿用。皇祐二年。

新陽力微初破萼，客陰用壯猶相薄。朝寒稜稜鋒莫犯，❷暮雪緌緌止還作。驅馳風雲初慘淡，炫晃山川漸開廓。光芒可愛初日照，潤澤終爲和氣爍。美人高堂晨起驚，幽士虛牕静聞落。酒壚成徑集缾罌，獵騎尋蹤得狐貉。龍虵掃處斷復續，猊虎團成呀且攫。共貪終歲飽麰麥，豈恤空林飢鳥雀。沙堀朝賀迷象笏，桑野行歌没芒屩。乃知一雪萬人喜，顧我不飲胡爲樂。坐看天地絶氛埃，使我胷襟如洗瀹。脱遺前言笑塵雜，搜索萬象窺冥漠。潁雖陋邦文士衆，巨筆人人把矛槊。自非我爲發其端，凍口何由開一噱？

雪晴

悠悠野水來，灧灧西溪闊。曉日披宿雲，荒臺照殘雪。風光變窮臘，歲律新陽月。凍卉意初回，緑醅浮可撥。人閑樂朋友，鳥哢知時節。豈止探芳菲，耕桑行可閱。

琴高魚 嘉祐二年

琴高一去不復見，神仙雖有亦何爲。溪鱗佳味自可愛，何必虛名務好奇。

---

❶「事」，衡本作「字」。

❷「鋒」，原作「風」，下有校云「疑」。宋刻本卷後校：「『風』，一作『鋒』，衆本作『風』，誤。」宋刻本所校是，今據改。

竹間亭原校：二首，其一已見《居士集》。

高亭照初日，竹影涼蕭森。新篁漸解籜，翠色日已深。雨多苔莓原校：疑。青，幽徑無人尋。静趣久迺得，暫來聊解襟。清風颯然生，鳴鳥送好音。佳時不易得，濁酒聊自斟。興盡即言返，重來期抱琴。

箕　山

朝下黄蘆坂，夕望箕山雲。緬懷巢上客，想彼嵓中人。弱歲慕高節，壯年嬰世紛。漱流羡潁水，振衣嗟洛塵。空祠亂驚鳥，山木含餘曛。聊兹謝芝桂，歸月及新春。

西　園

落日叩溪門，西溪復何所。人侵樹裹耕，花落田中雨。平野見南山，荒臺起寒霧。歌舞昔云誰，今人但懷古。

白兔至和二年

天冥冥，雲濛濛，白兔擣藥姮娥宫。玉關金鏁夜不閉，竄入滁山千萬重。滁泉清甘瀉大壑，滁草軟翠摇輕風。渴飲泉，困棲草，滁人遇之豐山道。網羅百計偶得之，千里持爲翰林寶。翰林酬酢委金璧，珠箔花籠玉爲食。朝隨孔翠伴，暮綴鸞皇翼。主人邀客醉籠下，京洛風埃不需席。群詩名貌極豪縱，爾兔有意果誰識。天資潔白已

爲累，物性拘囚盡無益。上林榮落幾時休，回首峰巒斷消息。

偶書

吾見陶靖節，愛酒又愛閑。二者人所欲，不問愚與賢。柰何古今人，遂此樂尤難。飲酒或時有，得閑何鮮焉。浮屠老子流，營營盈市廛。二物尚如此，仕宦不待言。官高責愈重，禄厚足憂患。暫息不可得，況欲閑長年。少壯務貪得，鋭意力爭前。老來難勉强，思此但長歎。決計不宜晚，歸耕潁尾田。

日本刀歌

昆夷道遠不復通，世傳切玉誰能窮。寶刀近出日本國，越賈得之滄海東。魚皮裝貼香木鞘，黄白間雜鍮與銅。真鍮似金，真銅似銀。百金傳入好事手，佩服可以禳妖凶。傳聞其國居大島，土壤沃饒風俗好。其先徐福詐秦民，採藥淹留丱童老。百工五種與之居，至今器玩皆精巧。前朝貢獻屢往來，士人往往工詞藻。徐福行時書未焚，逸書百篇今尚存。令嚴不許傳中國，舉世無人識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蒼波浩蕩無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鏽澁短刀何足云！

會峰亭

山勢百里見，新亭壓其巔。群峰漸靡迤，高下相綿聯。下窺疑無地，杳藹但蒼煙。是時新雨餘，衆壑鳴春泉。林籟静更

響，山光晚逾鮮。嵓花爲誰開，春去夏猶妍。野鳥窺我醉，谿雲留我眠。日暮山風來，吹我還醒然。醉醒各任物，雲鳥徒留連。

晚步綠陰園遂登凝翠亭

餘春去已遠，綠水涵新塘。漸愛樹陰密，初迎蕙風涼。高亭可四望，繞郭青山長。野色晚更好，嵐曛共微茫。幽懷不可寫，雅詠同誰觴。明月如慰我，開軒送清光。

聖俞惠宣州筆戲書

聖俞宣城人，能使紫毫筆。宣人諸葛高，世業守不失。緊心縛長毫，三副頗精密。硬軟適人手，百管不差一。京師諸筆工，牌榜自稱述。纍纍相國東，比若衣縫蝨。或柔多虛尖，或硬不可屈。但能裝管榻，有表曾無實。價高仍費錢，用不過數日。豈如宣城毫，耐久仍可乞。

贈潘景温叟

秦盧不世出，俗子相矜誇。治疾不知原（原校：一作「求」。）源，横死紛如麻。番陽奇男子，衣冠本儒家。學本得心訣，照底窮根厓。泠然鑒五藏，曾靡毫釐差。公卿掃榻迎，黄金載盈車。語言無羽翰，飛入萬齒牙。相逢京洛下，使我驚且嗟。七年慈母病，庸工口咿啞。恨不早見君，以乞壺中砂。通宵耳高論，飲恨知何涯。黯然別我去，征途指煙霞。孤雲不可留，淚線風中斜。

學書二首

蘇子歸黃泉，筆法遂中絕。賴有蔡君謨，名聲馳晚節。醉翁不量力，每欲追其轍。人生浪自苦，以取兒女悅。豈止學書然，自悔從今決。

學書不覺夜，但怪西窗暗。病目故已昏，墨不分濃淡。人生不自知，勞苦殊無憾。所得乃虛名，榮華俄頃暫。豈止學書然，作銘聊自鑑。

奉使道中作三首

執手意遲遲，出門還草草。無嫌去時速，但願歸時早。北風吹雪犯征裘，夾路花開回馬頭。若無二月還家樂，爭柰千山遠客愁。為客莫思家，客行方遠道。還家自有時，空使朱顏老。禁城春色暖融怡，花倚春風待客歸。勸君還家須飲酒，記取思歸未得時。客夢方在家，角聲已催曉。匆匆行人起，共怨角聲早。馬蹄終日踐冰霜，未到思回空斷腸。少貪夢裏還家樂，早起前山原校：一作「山前」。路正長。

奉使道中寄坦師

道人少賈海上遊，海船破散身沈浮。黃金滿篋人所寄，吹簸偶得還中州。贏身歸金不受報，秖取斗酒相獻酬。歡娛慈母終一世，脫棄妻子藏巖幽。蒼煙寥寥池水漫，白玉菡萏吹高秋。夜燃栢子煑山藥，憶

此東望無時休。塞垣春枯積雪溜，沙礫威怒黃雲愁。五更匹馬隨鴈起，想見鄮郭花今稠。百年夸奪終一丘，世上滿眼真悠悠。寄聲萬里心綢繆，莫道異趣無相求。

勉劉申

有司精考覈，中弟爲公卿。本基在積習，優學登榮名。吾子齒尚少，加勤無自輕。努力圖樹立，庶幾終有成。

壽樓

碧瓦照日生青煙，誰家高樓當道邊。昨日丁丁斤且斲，今朝朱欄横翠幕。主人起樓何太高，欲誇富力壓群豪。樓中女兒十五六，紅膏畫眉雙鬢緑。日暮春風吹管絃，過者仰首皆留連。應笑樓前騎馬客，腰垂金章頭已白。苦貪名利損形骸，争若庸愚恣聲色。朝見騎馬過，暮見騎馬歸。經年無補朝廷事，何用區區來往爲。

試院聞奚琴作

奚琴本出奚人樂，奚虜彈之雙淚落。抱琴置酒試一彈，曲罷依然不能作。黃河之水向東流，鳧飛鴈下白雲秋。岸上行人舟上客，朝來暮去無今昔。哀絃一奏池上風，忽聞如在河舟中。絃聲千古聽不改，可憐纖手今何在。誰知着意弄新音，斷我罇前今日心。當時應有曾聞者，若使重聽須淚下。

乞藥有感呈梅聖俞嘉祐五年

宣州紫沙合，圓若截郫筒。偶得今十載，走宦原校：一作「官」。南北東。持之聖俞家，乞藥戒羸僮。聖俞見之喜，遽以手磨礱。謂此吾家物，問誰持贈公。因嗟與君交，事事無不同。憶昔初識面，青衫游洛中。高標不可揖，杳若雲間鴻。不獨體輕健，目明仍耳聰。爾來三十年，多難百憂攻。君晚得奇藥，靈根斸離宮。❶其狀若狗蹄，其香比芎藭。愛君方食貧，面色悅以豐。不憚乞餘劑，庶幾助衰癃。平時一笑歡，飲酒各爭雄。向老百病出，區區論藥功。衰盛物常理，❷循環勢無窮。寄語少年兒，慎勿笑兩翁。

擬剥啄行寄趙少師熙寧五年

剥剥復啄啄，柴門驚鳥雀。故人千里駕，信士百金諾。搢紳相趨動顏色，閭巷歡呼共嗟愕。顧我非惟慰寂寥，於時自可警偷薄。事國十年憂患同，酣歌幾日暫相從。酒醒初不戒徒馭，歸思瞥起如飛鴻。車馬闐然人已去，荷鋤却向野田中。

絶句臨薨作。熙寧五年。

冷雨漲焦陂，人去陂寂寞。惟有霜前花，鮮鮮對高閣。

❶「斸」，原卷後續校：「一作『斵』。」

❷「物常」，原卷後續校：「一作『有常』。」

聯句四首❶

冬夕小齋聯句寄梅聖俞 陸經。康定元年。

寒牕明夜月，❷歐。原校：一作「夜自明」。散帙耿燈火。破硯裂冰澌，陸敗席薦霜笴。廢書浩長吟，歐想子實勞我。清篇追曹劉，陸苦語侔島可。酣飲每頹山，❸歐談笑工炙輠。❹駕言當有期，陸歲晚何未果。幽夢亂如雲，歐別愁牢若鎖。雪水漸漣漪，陸春枝將婀娜。客心莫遲留，歐苑原校：一作「花」。葩即紛墮。❺何當迎笑前，陸相逢嘲飯顆。歐

劍聯句 范仲淹、滕宗諒。慶曆三年。

聖人作神兵，以定天下厄。范蚩尤發靈機，干將搆雄績。歐橐籥天地開，鑪冶陰陽闢。滕南帝輸火精，西皇降金液。歐炎炎崑岡熒，洶洶洪河擘。范雷霆助意氣，日月淪精魄。滕神氣不在大，錯落就三尺。直淬靈溪泉，橫磨太行石。歐雄雌威並立，晝夜光相射。范提携風雲生，指顧煙霞寂。滕堅剛正人心，耿介志士跡。歐初疑成夏鼎，魑魅

❶「四」，原作「三」，卷末題「續添」並補刻《來薦堂與趙叔平王禹玉王原叔韓子華聯句》，今據影元本、衡本移作正文，並改此題。

❷「明夜月」，衡本校：「一作『夜月明』」。

❸「酣飲」，原卷後續校：「一作『醺酣』」。

❹「談笑」，原卷後續校：「一作『笑談』」。

❺「苑葩」，原卷後續校：「一作『苑蘤』」。

世所適。滕又若引吴刀，犀象謂原校：疑。無隔。范截波虬尾滑，脱浪鯨牙直。頑冰挂陰雷，皎月乘孤隙。歐河角起彗氣，雲罅露秋碧。曉鐔星斗爛，夜匣飛龍宅。范舞酣霰雪回，彈俊球琳擊。鮮摇雪水光，膩刮湘山色。滕青蛟渴雨瘦，素虺蟠霜瘠。歐清音鏘以鳴，寒姿堅且澤。范鬼類喪影響，佞黨摧肝膈。歐一旦會神武，四海屠兇逆。范周王奉天討，商郊千里赤。歐楚子揚軍聲，秦師萬首白。祥輝冠吴楚，殺氣横燕易。范與君斬鼇足，八極停震虩。歐與君刜鵬翼，三辰增焕赫。莫使化猿翁，辱我爲幻惑。范莫使暴虎人，屈我執仇敵。滕尊嚴俟冠冕，左右舞干戚。歐功成不可留，延平空霹靂。范

鶴聯句 范仲淹、滕宗諒。慶曆三年。

上霄降靈氣，鍾此千年禽。范幽閑靖節性，孤高伯夷心。歐頡頏紫霄垠，飄飖滄浪潯。歐岳湛有仙姿，鈞韶無俗音。范毛滋月華淡，頂粹霞光深。歐目流泉客淚，翅垂羽人襟。❶滕騰漢雪千丈，點溪霜半尋。范纖喙礪青鐵，脩脛雕碧琳。歐巖棲干溪樹，澤飲卑朱汵。滕鸞皇自塤篪，鷰雀徒商參。范獨翅聳瓊枝，群舞傾瑶林。歐病餘霞雲段，梦回松吹吟。滕静嫌鸚鵡言，高笑鴛鴦淫。范金清冷澄澈，玉格寒蕭森。歐潔白不我侍，腥羶非所任。滕稻粱不得已，蟣虱胡爲

❶「羽人襟」、「煩襟」，原卷後校：「此詩重押『襟』字，其上疑作『衿』。」

侵。范天池憶鵬遊，雲羅傷鳳沈。滕風流超縞原校：一作「起績」。素，雅淡絶規箴。歐相親長道情，偶見銷煩襟。范西漢惜馮唐，華皓欲投簪。歐南朝仰衛玠，清羸疑不禁。滕端如方直臣，處群良足欽。范介如廉退士，驚秋猶在陰。范幾誚鷹隼鷙，羈韝俄見臨。歐還嗤梟鷺貪，弋繳終就擒。歐乘軒乃一芥，空籠仍萬金。滕片雲伴遥影，冥冥越煙岑。范長飈送逸響，亭亭原校：疑。出原校：一作「幽」。霜砧。歐蓬瀛忽往來，桑田成古今。歐願下八佾庭，鼓舞薰風琴。滕

來鷺堂與趙叔平王禹玉王原叔韓子華聯句

嘉祐三年。原校：見《華陽集》。

賢侯謝郡歸，從游樂吾黨。林泉富餘地，卜築疏陳莽。是時春正中，來鷺音下上。若賀大廈成，喜留衆賓賞。概得名因談笑，揮墨粲題榜。所夸賢豪盛，豈止池榭廣。人心樂且閑，鳥意頡而頏。吟罇敞花軒，醉枕酣風幌。脩輕雲薄藻棟，初日麗珠網。紅袂生暗香，清絃泛餘響。林深隱飛蓋，岸曲遲去槳。波光欄檻明，竹氣衣巾爽。珪虚容涼樾入，影與文漣蕩。晨飈轉緑蕙，夕雨滋膏壤。嘉辰喜盍朋，命駕期屢往。觴詠陶淑真，世俗豈吾倣。洙得以爲勝游，蕭然散煩想。公子固好士，世德復可象。今此大基構，不圖專奉養。美哉風流存，來葉足師仰。絳

賢侯，謂鎮東軍節度觀察留後李端愿。

外集卷第四

歐陽脩全集卷五十五　外集卷第五

未及第時及西京作。天聖、明道間。

律詩一❶

漢宫

桂館神君去，甘泉輦道平。翠華飛蓋下，豹尾屬車迎。曉露寒浮掌，光風細轉旍。廊回偏費步，珮遠尚聞聲。玉樹人間老，珊瑚海底生。金波夜夜意，偏照影娥清。

樓頭

百尺樓頭萬疊山，楚江南望隔晴煙。雲藏白道天垂幕，簾捲黄昏月上弦。桑落蒲城催熟酒，柳衰章陌感凋年。髮光如葆寧禁恨，不待爲郎已颯然。

送劉半千平陽簿假道歸故里

嶺梅歸驛路迢迢，越鳥巢傾木半喬。松徑就荒聊應召，桂叢留隱定相招。家庭噪鵲争喧樹，夜帳驚猿自擁條。何處秋風催客鬢，青絲恐逐物華凋。原校：一作「銷」。

❶「律詩一」，按：本卷及以下卷六、卷七，雖題云「律詩」，但間有絶句。

夕　照

夕照留歌扇，餘輝上桂叢。霞光晴散錦，雨氣晚成虹。燕下翻池草，烏驚傍井桐。無懀照湘水，丹色映秋楓。

送張學士知郢州

漢郎清曉赤墀趨，楚老西來望隼旟。侍史護衣薰蕙草，轆轤要劍從驪駒。陽春繞雪歌低扇，油幕連雲水泛渠。千里脩門對涔浦，好尋遺玦弔三閭。

曉　詠

簾外星辰逐斗移，紫河聲轉下雲西。九雛烏起城將曙，百尺樓高月易低。露裛蘭苕惟有淚，秋荒桃李不成蹊。西堂吟思無人助，草滿池塘夢自迷。

禁　火

火禁開何晚，春芳半已凋。柳風兼絮墜，榆雨帶錢飄。淚翦蘭膏盡，弦虧桂魄消。祓蘭流水曲，游禊一相招。

送趙山人歸舊山

屈賈江山思不休，霜飛翠葆忽驚秋。吟拋楚畹蘭苕老，歸有淮山桂樹留。聒耳春池蛙兩部，比封秋塢橘千頭。嗔條怒穎真堪愧，莫染衣塵更遠遊。

閑居即事

巷有容車陋，門無載酒過。池喧蛙怒雨，客去雀驚羅。握臂如枝骨，哀絃繫原校：一作「擊」。筋歌。無憀漳浦卧，還似詠中阿。

傷春

蕙蘭蹊徑失芳期，風雨春深怯減衣。卷箔高樓驚燕入，揮絃遠目送鴻歸。蜂催釀蜜愁花盡，絮撲喧條妬雪飛。欲識傷春多少恨，試量衣帶忖要圍。

公子

黃山開苑獵初回，絳樹分行舞遞來。下馬春場雞鬭距，鳴弦初日雉驚媒。犀投博齒呼成白，橋隔車音聽似雷。不問春蠶眠未起，更尋桑陌到秦臺。

夜意

蕙炷爐薰斷，蘭膏燭艷煎。夜風多起籟，曉月漸虧弦。鵲去星低漢，烏啼樹暝煙。惟應墻外柳，三起復三眠。

寄張至祕校

關山一里一重愁，念遠傷離兩未休。南陌望窮雲似帳，西樓吟斷月如鈎。柳綿飛後原校：一作「處」。春應減，蘭徑荒時客倦游。擬寄東流問溝水，亦應溝水更東流。

寄徐巽秀才

瑶花飛雪蕩離愁，鸜鵒驚風下緑疇。睢苑樹荒誰共客，楚江楓老獨悲秋。千重錦浪翻如箭，萬疊春山翠入樓。章陌柳條今在否，定臨溝水拂東流。

寄劉昉秀才

絲路縈回細入雲，離懷南陌草初薰。茂林脩竹誰同褉，明月春蘿定勒文。燕憶銅鞮來不定，鴻歸碣石信難分。東風鷽友應相望，懊惱孤飛不及群。

送客回馬上作

南浦空波緑，西陂夕照寒。瑶華傷遠道，芳草送歸鞍。翠斂遥山疊，氛收古澤寬。衰容畏秋色，不及楚楓丹。

西征道中送陳舅秀才北歸

綦墅風流謝舅賢，髮光如葆惜窮年。人隨黄鵠飛千里，酒滿棲烏送一絃。望驛早梅迎遠使，拂鞍衰柳拗歸鞭。越禽胡馬相逢地，南北思歸各黯然。

送　目

送目衡原校：一作「蘅」。皋望不休，江蘋

高下遍汀洲。長堤柳曲妨回首，小苑花深礙倚樓。楚徑蕙風消病渴，洛城花雪蕩春愁。流杯三日佳期過，擲度蘭波負勝遊。

春曉

小閣回殘夢，開簾轉曉暉。露寒風不定，花落鳥驚飛。病渴偏思柘，原校：一作「蔗」。《楚辭》、《漢志》作「柘」，《晉書》、《杜詩》作「蔗」。朝寒怯減衣。沈錢將謝雪，持底送春歸？

劉秀才宅對弈 昉

烏巷招邀謝墅中，紫囊香珮更臨風。塵驚野原校：一作「烽」。火遥知獵，目送雲羅但聽鴻。六着比犀鳴博勝，❶百嬌柘矢捧壺空。❷解衣對子歡何極，玉井移陰下翠桐。

送李寔

幾幅歸帆不暫停，吴天遥望斗牛横。香薰翠被乘青翰，波暖屏風詠紫莖。江水自隨潮上下，月輪閑與蚌虧盈。河橋折柳傷離後，更作南雲萬里行。

早夏鄭工部園池

夜雨殘芳盡，朝暉宿霧收。蘭香纔馥徑，柳暗欲翻溝。夏木繁堪結，春蹊原校：一作「畦」。翠已稠。披襟楚風快，伏檻更臨流。

❶「着」，原爲墨丁，今據影元本、衡本補。

❷「百嬌」，影元本卷後校：「疑用《西京雜記》百驍事。」

舟中寄劉昉秀才

東南天闊漾歸流，西北雲高斷寸眸。明月隨人來遠浦，青山荅鼓送行舟。歸心逐夢成魚鳥，夜漢看星識斗牛。醽原校：一作「駚」。酒開樽誰共醉，❶清江聊且玩游儵。原校：一作「儵游」。

月　夕

月氣初升海，屏光半隱扉。寒消覺春盡，漏永送籌稀。蘭燭風驚燼，煙簾霧濕衣。清羸急寬帶，頻減故時圍。

奉送叔父都官知永州

虎頭盤綬貴垂紳，青組名郎領郡頻。畫鷁千艘隨下瀨，聽鷄五鼓送行人。楚波漾楫萍如日，淮月開舲蚌有津。千里壺漿民詠溢，檣烏旟隼下汀蘋。

柳

緑樹低昂不自持，河橋風雨弄春絲。殘黄淺約眉雙斂，欲舞先誇手小垂。快馬折鞭催遠道，落梅横笛共餘悲。長亭送客兼迎雨，費盡春條贈别離。

❶「醽」，衡本作「釀」。

舟中望京邑

東北歸川決決流，汎艎青渚暫夷猶。遥登灞岸空回首，不見長安但舉頭。揮手嵇琴空墮睫，開樽魯酒不忘憂。青門柳色春應遍，猶自留連杜若洲。

小圃

桂樹鴛鴦起，蘭苕翡翠翔。風高絲引絮，雨罷葉生光。蝶粉花霑紫，蜂茸露濕黄。愁酲與消渴，容易爲春傷。

即目

李徑陰森接翠疇，押簾風日澹清秋。晚烏藏柳棲殘照，遠燕傷風失故樓。星漢經年雖可望，雲波千疊不緘愁。平居革帶頻移孔，誰問無憀沈隱侯。

南征道寄相送者

楚天風雪犯征裘，誤拂京塵事遠遊。謝墅人歸應作詠，灞陵岸遠尚回頭。雲含江樹看迷所，目逐歸鴻送不休。欲借高樓望西北，亦應西北有高樓。

楚澤

宿莽湘纍怨，幽蘭楚俗謡。紫屏空自老，翠被豈能招。欲就蒼梧訴，愁迷澧浦遥。哀猿羌晝晦，悲鴂衆芳凋。紅壁丹砂板，瓊鈎翡翠翹。如何搴香杜，原校：一作「杜

若」。江上獨無憀。

題金山寺

地接龍宮漲浪賒，鷲峰岑絶倚雲斜。嵓披宿霧三竿日，路引迷人四照花。海國盜牙爭起塔，河童施鉢但驚沙。春蘿攀倚難成去，山谷疎鍾落暮霞。

送竇秀才

晴原高下細如鱗，樹轉城回路欲分。望月西樓人共遠，躍鞍南陌草初薰。短亭山翠偏多疊，送目鴻驚不及群。一驛賦成應援筆，好憑飛翼寄歸雲。

旅思

調苦歌非樂，岐多淚始零。羞彈長鋏劍，終戀五侯鯖。陌草薰沙緑，江楓照岸青。南陔動歸思，蘭葉向春馨。

仙意

孤桐百尺拂非煙，鳳去鸞歸夜悄然。滄海風高愁燕遠，扶桑春老記蠶眠。槎流千里纔成曲，桂魄經旬始下弦。獨有金人寄遺恨，曉盤雲淚冷涓涓。

聞朱祠部罷潯州歸闕

漢柱題名墨未乾，南州坐布政條寬。

嶺雲路隔梅欹驛，使馹秋歸柳拂鞍。建禮侵晨趨冉冉，明光賜對佩珊珊。潁川此召行聞拜，冠頍凝塵俟一彈。

勸征

沈約傷春思，嵇含倦久游。帆歸黃鶴原校：一作「葦」。浦，人滯白蘋洲。乳燕差池遠，江禽格磔浮。物華真可玩，黑鬢恐逢秋。

鄭駕部射圃

夢草西堂射圃連，蘭苕初日露華鮮。暈含畫的弦開月，牙筭行籌酒滿船。鏤管思催吟韻劇，妓簾陰薄舞衣翩。當筵獨愧探牛炙，儉府芙蓉客盡賢。

甘露寺

雲樹千尋隔翠微，給園金地敞仁祠。講花飄雨諸天近，春漏欹蓮白日遲。引鉢當空時取露，殘灰經劫自成池。危欄徙倚吟忘下，九子鈴寒塔影移。

送友人南下

河橋別柳減春條，隔浦拏音聽已遥。千里羹蓴誇敵酪，滿池滮稻欲鳴蜩。東風楚岸神靈雨，殘月吴波上下潮。如弔湘纍搴香原校：一作「杜」。若，秋江斜日駐蘭橈。

高樓

六曲雕欄百尺樓，簾波不定瓦如流。浮雲已映樓西北，更向雲西待月鈎。

榴花

絮亂絲繁不自持，蜂黄蝶紫燕參差。榴花最恨來時晚，惆悵春期獨後期。

宿雲夢館

北鴈來時歲欲昏，私書歸夢杳難分。井桐葉落池荷盡，一夜西牕雨不聞。

鸜鵒原校：一作「鴝」。

花殘如霰落紛紛，紫陌空遺翠幰塵。鸜鵒枉緣催節物，年華不信有傷春。

簾

銀蒜鈎簾宛地垂，桂叢烏起上朝暉。枉將玳瑁雕爲押，遮掩春堂礙燕歸。

行雲

疊疊煙波隔夢思，離愁幾日減要圍。行雲自亦傷無定，莫就行雲託信歸。

琵琶亭上作

九江煙水一登臨，風月清含古恨深。
溼盡青衫司馬淚，琵琶還似雍門琴。

柳

雨闊堤長走畫輪，絮兼梨雪墮春煙。❶
東風苑外千絲老，猶伴吴蠶盡日眠。

井　桐

簷欹碧瓦拂傾梧，玉井聲高轉轆轤。
腸斷西樓驚穩夢，半留殘月照啼烏。

雪中寄友人

楚岸梅香半入衣，凍雲銀鑠曉光飛。
遥應便面逢人處，走馬章街失路歸。

與謝三學士絳唱和八首明道元年

和國庠勸講之什

春盡沂風暖，芹生泮水清。雙旌榮照路，博帶儼盈庭。函丈師臨席，鏘金壁有經。諸生拜玉原校：一作「王」。衮，欣識象丘形。

❶「墮」，衡本作「墜」。

和遊午橋莊

曉壇初畢祀，弭蓋共尋幽。鳥哢林中出，泉聲冰下流。攀條驚雪盡，翻袂愛風柔。好駐城南馬，春原校：一作「秦」。桑徧陌頭。

和龍門曉望

水霧濛濛曉望平，悠然驅馬獨吟行。煙嵐明滅川霞上，凌亂空山百鳥驚。

除夜偶成拜上學士三丈

萬瓦青煙夕靄生，斗杓迎歲轉東城。隋宮守夜沈香燎，楚俗驅神爆竹聲。玉樹羅階家宴盛，羽觴稱壽綵衣榮。九門朝客思公甚，向曉天風舞雪霙。

陪飲上林院後亭見櫻桃花悉已披謝因成七言四韻

尋芳長恨見花遲，豈意看花獨後期。試藉落英聊共醉，爲憐殘萼更攀枝。清香肯以無人減，幽艷惟應有蝶知。開謝兩堪成悵望，傷春不到柳絲時。

昨日偶陪後騎同適近郊謹成七言四韻兼呈聖俞

堤柳纔黃已落梅，尋芳弭蓋共徘徊。桑城日暖蠶催浴，麥壠風和雉應媒。別浦人嬉遺翠羽，弋林春廢鏁歌臺。歸鞍暮逼

宮街鼓，府吏應驚便面回。

和八月十五日齋宮對月

皓月三川静，晴氛萬里銷。靈光望日滿，寒色入波摇。灝氣成山霧，浮雲蔽壠苗。廟荒陰燐出，苑廢露螢飄。齊館心方寂，秋城夜已遥。清談對元亮，瓊彩映蕭蕭。

送學士三丈原校：一作「送謝學士歸闕」。

供帳洛城邊，❶原校：三字一作「拂朝煙」。征轅原校：一作「鞍」。去莫攀。人醒風外酒，馬度雪中關。故原校：一作「舊」。府誰同在，新年獨未還。遥應行路者，偏識綵衣斑。

已上八篇，《居士集》止載後一篇，其不同者五字，而題云「送謝希深」，今諸本皆作「送王學士」，疑希深第「三」，訛爲「王」耳。

外集卷第五

❶「洛城邊」，影元本校：「一作『拂雲煙』。」

歐陽脩全集卷五十六　外集卷第六

自西京至京師作。起明道元年，盡至和二年。

律詩二

雙桂樓 明道元年

嘉樹叢生秀，兹樓層漢傍。飛甍臨萬井，伏檻出垂楊。卷幕晴雲度，披襟夕籟涼。山河瞻帝里，風月坐胡牀。愛客東阿宴，清歡北海觴。淮南多雅詠，歲晚翫幽芳。

題張應之縣齋

小官歎簿領，夫子原校：一作「丈人」。❶卧高齋。五斗未能去，一丘真所懷。緑苔原校：一作「蘚」。長秋雨，黄葉堆空堦。縣古仍無柳，池清尚有蛙。琴觴開月幌，窗户對雲崖。嵩少亦堪老，行當與子原校：一作「子與」。偕。

和梅聖俞杏花

誰道梅花早，殘年豈是春。何如艷風日，獨自占芳辰。

❶ 此校語原同出文「夫子」二字補刻於題下，今依本集體例移此。

錢相中伏日池亭宴會分韻❶

罇俎逢佳節，簪纓奉宴居。林光拂衣冷，雲影入池虛。酒色風前緑，蓮香水上疎。飛談交玉麈，聽曲躍文魚。粉籜春苞解，紅榴夏實初。睢園多美物，能賦謝相如。

送辛判官

被薦方趨召，還鄉仍綵衣。看山向家近，上路逐鴻飛。結綬同爲客，登高獨送歸。都門足行者，莫訝柳條稀。

叢翠亭

柳色滿重城，岧岧出翠甍。春雲依檻暖，夕照落山明。走馬章街曉，飜鴻洛浦晴。清罇但留客，桴鼓晝無驚。

賀九龍廟祈雪有應

真宰調神化，幽靈應不言。朝雲九淵閤，暮霰六花繁。朔吹縈歸旆，賓裾載後軒。睢園有客賦，郢曲幾人飜。槐座方虛位，鋒車佇改轅。願移盈尺瑞，爲雨徧群元。

早春南征寄洛中諸友明道二年

楚色窮千里，行人何苦賒。芳林逢旅

❶「中伏」，原卷後校云：「集本皆作『中秋』，而詩無秋意，又梅聖俞同賦此題亦云『中伏』，且有『徂暑』之句。今改正。」

鴈，候館噪山鵶。春入河邊草，花開水上槎。東風一罇酒，新歲獨思家。

花山寒食

客路逢寒食，花山不見花。歸心隨北鴈，先向洛陽家。

寒食值雨

禁火仍風雨，客心愁復悽。陰雲花更重，春日水平堤。原校：一作「還西」。油壁逢南陌，鞦韆出綠蹊。尋芳無厭遠，自有錦障泥。

寄謝晏尚書二絶句❶

送盡殘春始到家，主人愛客不須嗟。紅泥煑酒嘗青杏，猶向臨流藉落花。

爛漫殘芳不可收，歸來惆悵失春遊。綠陰深處聞啼鳥，猶得追閑果下騮。

留守相公移鎮漢東

周郊徹楚坰，舊相擁新旌。路識青山在，人今白首行。相公舊有方城題句。問農穿稻野，候節見梅英。腰組人稀識，偏應邸吏驚。

寄聖俞

平沙漫去聲。飛雪，行旅斷浮橋。坐覺山陂阻，空嗟音信遥。窮陰變寒律，急節慘

❶「句」，原無，今據《外集目録》補。

驚飈。野霽雲猶積，河長冰未銷。山陽人半在，洛社客無聊。原校：一作「寥」。❶寄問陶彭澤，籃輿誰見邀。

柴舍人金霞閣

簷前洛陽道，下聽走轅聲。樹蔭春城緑，山明雪野晴。雲藏天外闕，日落柳間鶯。緩步應多樂，壺歌詠太平。

送王公慥判官

久客倦京國，言歸歲已冬。獨過伊水渡，猶聽洛城鍾。山色經寒緑，雲陰入暮重。臘梅孤館路，疲馬有誰逢。

伊川獨遊景祐元年

緑樹遶伊川，人行亂石間。寒雲依晚日，白鳥向青山。路轉香林出，僧歸野渡閑。巖阿誰可訪，興盡復空還。

遊彭城公白蓮莊

謝墅多幽賞，華軒曾共尋。人閑聊載酒，臺迥獨披襟。水落陂光淡，城當山氣陰。惟餘桃李樹，日覺翠蹊深。

❶此校語原同出文「聊」字補刻於詩後，今依本集體例移此。

普明院避暑

選勝避炎鬱，林泉清可佳。拂琴驚水鳥，代麈折山花。就簡刻筠粉，浮甌烹露芽。歸鞍微帶雨，不惜角巾斜。

送高君先輩還家

閑居寂寞面重城，過我時欣倒屣迎。入洛機雲推俊譽，遊梁枚馬得英聲。風晴秀野春光變，梅發家林鳥哢輕。秖待登高成麗賦，漢庭推轂有公卿。

憶龍門

楚客有歸心，因聲道故岑。依依動春色，藹藹望香林。山日巖邊下，溪雲水上黔。❶遥知懷洛社，應復動鄉吟。

贈梅聖俞 時聞敗舉

黄鵠刷金衣，自言能遠飛。擇侶異棲息，終年脩羽儀。朝下玉池飲，暮宿霜桐枝。徘徊且垂翼，會有秋風時。

郡人獻花

蝶遶蜂遊露滿盤，芳條可惜折來殘。我緣多病經春卧，砌下花開不暇看。

---

❶「黔」下，衡本注：「音陰，沉雲貌。」

龍門泛舟晚向香山

暫解塵中紱，來尋物外遊。搴蘭流水曲，弄桂倚山幽。波影巖前緑，灘聲石上流。忘機下鷗鳥，至樂翫游鯈。梵響雲間出，殘陽樹杪收。溪窮興不盡，繫榜且淹留。

荷葉 與梅二分題

採掇本芳陂，移根向玉池。晴香滋白露，翠色弄清漪。雨歇涼飈起，煙明夕照移。如何江上思，偏動越人悲。

早赴府學釋奠

羽籥興東序，春秋紀上丁。行祠漢丞相，學禮魯諸生。俎豆兼三代，罇罍奠兩楹。霧中槐市暗，日出杏壇明。昔齒公卿胄，嘗聞絃誦聲。何須向闕里，首善本西京。

和晏尚書夏日偶至郊亭

關關啼鳥樹交陰，雨過西城野色侵。避暑誰能陪劇飲，清歌自可滌煩襟。稻花欲秀蟬初嘒，❶菱蔓初長水正深。知有江湖杳然意，扁舟應許共追尋。

❶「初」，衡本校：「疑作『遥』。」

和晏尚書自嘲

未歸歸即秉鴻鈞，偷醉關亭醉幾春。與物有情寧易得，莫嗔花解久留人。

題薦嚴院

那堪多難百憂攻，三十衰容一病翁。却把西都看花眼，斷腸來此哭東風。

寄題嵩巫亭景祐二年

平地煙霄向此分，繡楣丹檻照清芬。原校：一作「汾」。風簾暮捲秋空碧，剩見西山數嶺雲。

題净慧大師禪齋景德寺普光院

巾屨諸方遍，莓苔一室前。萎花吟次原校：一作「處」。落，孤月定中圓。齋鉢都人施，談機海外傳。時應暮鍾響，來度禁城煙。

琵琶亭景祐三年

樂天曾謫此江邊，已嘆天涯涕泫然。今日始知予罪大，夷陵此去更三千。

初至虎牙灘見江山類龍門

曉鼓潭潭客夢驚，虎牙灘上作船行。山形酷似龍門秀，江色不如伊水清。平日兩京人少壯，今年三峽歲峥嶸。卧聞乳石

淙流響，疑是香林八節聲。

題張損之學士蘭皐亭

碕岸接芳蹊，琴觴此自怡。林花朝落砌，山月夜臨池。雨積蛙鳴亂，春歸鳥哢移。惟應乘興客，不待主人知。

霽後看雪走筆呈元珍判官二首

江上寒山秖對門，野原校：一作「山」。花巖草共嶙峋。❶獨吟群玉峰前景，閑憶紅蓮幕下人。

嘉景無人把酒看，原校：一作「尊」。縣樓終日獨凭欄。山城歲暮驚時節，已作春風料峭寒。

送致政朱郎中

平生不省問田園，白首忘懷道更尊。已上印書辭北闕，稍留冠蓋餞東門。馮唐老有爲郎戀，疎廣終無任子恩。今日榮歸人所羨，兩兒腰綬擁高軒。

留題安州朱氏草堂

俯檻臨流蕙徑深，平泉花木繞陰森。蛙鳴鼓吹春喧耳，草暖池塘夢費吟。賭墅乞甥賓對弈，驚鴻送目手揮琴。嗟予遠捧從軍檄，不得披裘五月尋。

---

❶「野花」，原卷後校：「一作『春花』。」又「嶙峋」，原卷後校：「一作『璘珣』。」

題光化張氏園亭

君家花幾種，來自洛之濱。惟我曾遊洛，看花若故人。芳菲不改色，開落幾經春。陶令來常醉，山公到最頻。曲池涵草樹，啼鳥悦松筠。相德今方賴，思歸未有因。

和聖俞百花洲二首 寶元二年

野岸溪幾曲，松原校：一作「沿」。蹊穿翠陰。不知芳渚遠，但愛緑荷深。

荷深水風闊，雨過清香發。暮角起城頭，歸橈帶明月。

魚

秋水澄清見髮毛，錦鱗行處原校：一作「慢」。水紋摇。岸邊人影驚還去，時向緑荷深處跳。

月

天高月影浸長江，江闊風微水面涼。天水相連爲一色，更無纖靄隔清光。

棖子

嘉樹團團俯可攀，壓枝秋實漸斕斑。朱欄碧瓦清霜曉，粲粲繁星緑葉間。

初冬歸襄城弊居❶

日落原野晦，天寒閭市閑。牛羊遠陂去，鳥雀空簷間。憑高植藜杖，曠目瞻前山。壠麥風際緑，霜鵶村外還。禾黍日已熟，杯酒聊開顔。酣歌歲云暮，寂寞向柴關。

和晏尚書對雪招飲慶曆元年

瑶林瓊樹影交加，誰伴山翁醉帽斜。自把金船浮白蟻，應須紅粉唱梅花。

滑州歸鴈亭絶句❷慶曆三年

長河終歲足悲風，亭古臺荒半倚空。惟有鴈歸時最早，柳含微緑杏粘紅。

送黄通之郿鄉

君子貴從俗，小官能養賢。無慚折腰吏，勉食落頭鮮。均人相尚食腐魚，故俗傳爲落頭鮮。困有亨之理，窮當志益堅。惟宜少近禍，親髪況皤然。

秋日與諸君馬頭山登高

晴原霜後若榴紅，佳節登臨興未窮。日泛花光摇露際，酒浮山色入樽中。金壺恣灑毫端墨，玉麈交揮席上風。惟有淵明

❶ 此詩，原卷後校：「古詩誤入律詩中。」

❷ 「絶句」，二字原闕，今據《外集目録》補。

偏好飲，籃輿酩酊一衰翁。

送楊君歸漢上

我昔謫窮縣，相逢清漢陰。拂塵時解榻，置酒屢橫琴。介節温如玉，嘉辭擲若金。趣當鄉士薦，無滯計車音。

後潭遊船見岸上看者有感

河朔之俗，不知嬉遊。大名與真定以三月十八日爲行樂之日，其俗頗盛。慶曆五年。

喧喧誰暇聽歌謳，浪遶春潭逐綵舟。争得心如汝無事，明年今日更來遊。

春日獨居

衆喧争去逐春遊，獨静誰知味最優。雨霽日長花爛漫，春深睡美夢飄浮。常憂任重才難了，偶得身閑樂暫偷。因此益知爲郡趣，乞州仍擬乞山州。

得滕岳陽書大誇湖山之美郡署懷原校：疑。物甚野其意有戀著之趣作詩一百四十言爲寄且警激之❶

峭巘孤城倚，平湖遠浪來。萬尋迷島嶼，百仞起樓臺。太守凭軒處，群賓奉笏

❶「野」下，衡本校云「疑」。

陪。清霜薦丹橘，積雨過黃梅。逸思歌湘曲，遒文繼楚材。魚貪河岫樂，雲忘帝鄉回。遥信雙鴻下，新緘尺素裁。因聞誇野景，原校：一作「境」。自笑擁邊埃。龍漠方多孽，旄頭久示災。旌旗時映日，鼙鼓或驚雷。有志皆嘗膽，何人可鑿坏。儒生半投筆，牧豎亦輸財。沮澤辭猶慢，蒲萄館未開。支離莫攘臂，天子正求才。

幽谷種花洗山

洗出峰巒看臘雪，栽成花木趁新年。史君功行今將滿，誰肯同來作地仙。

鷺鷥

激石灘聲如戰鼓，飜天浪色似銀山。灘驚浪打風兼雨，獨立亭亭意愈閑。

贈歌者 慶曆八年

病客多年掩緑罇，今宵爲爾一顏醺。可憐玉樹庭花後，又向江都月下聞。

初春

新年變物華，春意日堪嘉。霽色初含柳，餘寒尚勒花。風絲飛蕩漾，林鳥哢交加。獨有無悰者，誰知老可嗟。

送田處士

秦士多豪俠，夫君久遁名。青山對高卧，白首喜論兵。氣古時難合，詩精原校：一

作「清」。格入評。公車不久召，歸袖夕風生。

行次壽州寄内

紫金山下水長流，嘗記當年此共遊。今夜南風吹客夢，清淮明月照孤舟。

答呂太博賞雙蓮 皇祐元年

年來因病不飲酒，老去無悰懶作詩。我已負花常自愧，君須屢醉及芳時。漢宮姊妹争新寵，湘浦皇英望所思。天下從來無定色，況將鉛黛比天姿。

酬孫延仲龍圖

洛社當年盛莫加，洛陽耆老至今誇。梅聖俞、張堯夫、張子野、延仲與予皆在洛中。死生零落餘無幾，齒髮衰殘各可嗟。北庫酒醪君舊物，延仲前守汝陰。西湖煙水我如家。已將二美交相勝，仍枉新篇麗彩霞。

常州張卿養素堂

江左衣冠世有名，幾人今復振家聲？朝廷獨立清冰節，閭里歸來白首卿。志在言談猶慷慨，身閑耳目益聰明。長松野水誰爲伴，顧我堪羞戀寵榮。

西湖泛舟呈運使學士張掞

波光柳色碧溟濛，曲渚斜橋畫舸通。更遠更佳唯恐盡，漸深漸密似無窮。綺羅香裏留佳客，絃管聲來颺晚風。半醉迴原

校：一作「還」。舟迷向背，樓臺高下夕陽中。

去思堂會飲得春字甲午四月，潁州張唐公座上。

世事紛然百態新，西岡一醉十三春。自慚白髮隨年少，猶把金鍾勸主人。黄鳥亂飛深夏木，紅榴初發艷清晨。佳時易失閑難得，有酒重來莫猒頻。

太傅相公入陪大祀以疾不行聖恩優賢詔書俞允發於感遇紀以嘉篇小子不揆輒亦課成拙惡詩一首皇祐二年

驛騎頻來急詔隨，都人相與竊嗟咨。自非峻節終無改，安得清衷久益思。前席蓋將求讜議，在庭非爲乏陪祠。尊賢優老朝家美，他日安車召未遲。

寄子春發運待制

廣陵花月嘗同醉，睢苑風霜暫破顔。但喜交情久彌重，休嗟人事老多艱。壯心未忍悲華髮，强飲猶能倒玉山。留滯江原校：一作「五」。湖應不久，多爲春酒待君還。

答許發運見寄許詩云「芍藥瓊花應有恨，維揚新什獨無名」。

瓊花芍藥世無倫，偶不題詩便怨人。曾向無雙亭下醉，自知不負廣陵春。

贈廬山僧居訥

方瞳如水衲披肩，邂逅相逢爲洒然。

五百僧中得一士，始知林下有遺賢。

過塞二首 原校：一首已見《居士集》。至和元年。

身驅漢馬踏胡霜，每嘆勞生秖自傷。氣候愈寒人愈北，不如征鴈解隨陽。

晏元獻公挽辭三首 至和二年

接物襟懷曠，推賢品藻精。謀猷存二府，臺閣徧諸生。帝念宮臣舊，恩隆衮服榮。春風緑野迥，千兩送銘旌。

四鎮名藩忽十春，歸來白首兩朝臣。上心方喜親耆德，物論猶期秉國鈞。退食圖書盈一室，開罇談笑列嘉賓。昔人風采今人少，慟哭何由贖以身。

富貴優游五十年，始終明哲保身全。一時聞望朝廷重，餘事文章海外傳。舊館池臺閑水石，悲笳風日慘山川。解官制服門生禮，慙負君恩隔九泉。

酬滑州公儀龍圖見寄❶

畫舫齋前舊菊叢，十年開落任秋風。知君爲我留紅旆，猶記栽花白髮翁。

外集卷第六

❶ 此題下，宋刻本有注云：「至和元年仲冬七日記。」

歐陽脩全集卷五十七　外集卷第七

自京師至歸潁作。起嘉祐元年，盡熙寧五年。

律詩　三

贈王介甫 嘉祐元年

翰林風月三千首，吏部文章二百年。老去自憐心尚在，後來誰與子争先。朱門歌舞争新態，緑綺塵埃試拂絃。常恨聞名不相識，相逢罇酒盍留連。

蘇才翁挽詩二首

握手接歡言，相知二十年。文章家世事，名譽弟兄賢。可惜英魂掩，惟餘醉墨傳。秋風衰柳岸，撫柩送歸船。

雄心壯志兩峥嶸，誰謂中年志不成。零落篇章爲世寶，平生風義見交情。青松月下泉臺路，白草原頭薤露聲。自古英豪皆若此，哭君徒有淚沾纓。

送石揚休還蜀

長愛謫仙誇蜀道，送君西望重吟哦。路高黄鵠飛不到，花發杜鵑啼更多。清禁寒生鳳池水，繡衣榮照錦江波。昔年同舍青衿子，夾道歡迎鬢已皤。

和景仁試明經大義多不通有感 嘉祐二年

庠序制猶闕，鄉閭教不行。古於經學政，今也藝虚名。來者益可鄙，待之因愈輕。無徒誚其陋，講勸在公卿。

和公儀試進士終場有作

朝家意在取遺才，樂育推仁亦至哉。本欲勵賢敦古學，可嗟趨利競朋來。昔人自重身難進，薄俗多端路久開。何異鱣魴爭尺水，巨魚先已化風雷。

久在病告近方赴直偶成拙詩二首

經時移病久端居，玉署新秋獨直廬。夜静樓臺落銀漢，人閑鈴索少文書。江湖未去年華晚，燈火微涼暑雨初。敢向聖朝辭寵禄，多慙禁籞原校：一作「闕」。養慵疎。

清晨下直大明宫，馳馬悠然宿露原校：一作「宿霧」。❶中。金闕雲開滄海日，天街雨後緑槐風。歲華忽忽雙流矢，鬢髮蕭蕭一病翁。名在玉堂歸未得，西山畫閣興何窮。

送潤州通判屯田

船頭初轉兩旗開，清曉津亭疊鼓催。自古江山最佳處，況君談笑有餘才。雲愁海闊驚濤漲，木落霜清畫角哀。善政已成多雅思，寄詩宜逐驛筒來。

❶ 此校語原同出文「宿露」二字補刻於詩後，今依本集體例移此。

和劉原甫平山堂見寄嘉祐二年

督府繁華久已闌，至今形勝可躋攀。山横天地蒼茫外，花發池臺草莽間。萬井笙歌遺俗在，一罇風月屬君閑。遥知爲我留真賞，恨不相隨暫解顔。

送張吉老赴浙憲

吴越東南富百城，路人應羨繡原校：一作「錦」。衣榮。昔時結客曾遊處，今見焚香夾道迎。治世用刑期止殺，仁心聽獄務求生。時豐訟息多餘暇，無惜新篇屢寄聲。

春日詞五首

宫壇青陌賽牛回，玉琯原校：一作「管」。東風逗曉來。不待嶺梅傳遠信，剪刀先放綵花開。

試粉東牕待曉迴，共尋春柳傍香臺。不驚樹裏禽初變，共喜釵頭鷰已來。

紅霧初開上曉霞，共驚風色變年華。香車遥認春雷響，庭雪先開玉樹花。

玉琯吹灰夜色殘，鷄鳴紅日上仙盤。初鶯百舌綿蠻語，已覺東風料峭寒。

待曉銅荷剪蠟煤，繡簾春色犯寒來。畫眉不待張京兆，自有新粧試落梅。

走筆答原甫提刑學士慶曆五年。誤寘此。原注：詳見卷末。❶

歲暮山城喜少留，西亭尚欲挽行輈。一罇莫惜臨岐別，十載相逢各白頭。

酬净照大師說

佛說吾不學，勞師忽款關。吾方仁義急，君且水雲閑。意淡宜松鶴，詩清叩珮環。林泉苟有趣，何必市廛間。

和劉原父從幸後苑觀稻呈講筵諸公

禁籞皇居接，香畦鏤檻邊。分渠自靈沼，種稻滿漉田。六穀名居首，三農政所先。擢莖蒙德茂，養實以時堅。曉謁龍墀罷，行瞻鳳蓋翩。粹容知原校：一作「和」。喜色，嘉瑞奏豐年。衰病慙經學，陪遊與俊賢。安知帝力及，但樂歲功全。拜賜秋風裏，分行黼座前。自憐臺笠叟，來綴侍臣篇。

送薛水部通判并州

胷懷磊落逢知己，氣略縱横負壯心。玉麈生風賓滿坐，金鱗照甲士如林。牛羊日暖山田美，雨雪春寒土屋深。自古幽并重豪俠，秖應行樂費黄金。

❶ 此詩，「原卷後校注云：「慶曆五年冬，公守滁州。而前政趙良規帶祕閣校理移京西提刑，即其人也。合入第六卷。」

鶴

樊籠毛羽日低摧，野水長松眼暫開。萬里秋風天外意，日斜閑啄岸邊苔。

鴈

來時沙磧已冰霜，飛過江南木葉黄。水闊天低雲暗澹，朔風吹起自成行。

鶻

依倚秋風氣象豪，似欺黄雀在蓬蒿。不知羽翼青冥上，腐鼠相隨勢亦高。

原甫致齋集禧余亦攝事後廟謹呈拙句兼簡聖俞 嘉祐四年

受命分行攝上公，紫微人在玉華宫。樓臺碧瓦輝雲日，蓮芰清香帶水風。每接少年嗟老病，尚能聯句惱詩翁。凌原校：一作「臨」。晨已事追佳賞，緑李甘瓜興未窮。

同年祕書丞陳動之挽詞二首❶

場屋當年氣最雄，交游樽酒弟兄同。文章落筆傳都下，議論生鋒服座中。自古聖賢誰原校：一作「猶」。不死，況君門户有清

❶「陳動之」，原卷後校：「『動』，或作『洞』，非，《登科記》可據。」

風。凋零三十年朋舊，在者多爲白髮翁。富貴聲名豈足論，死生榮辱等埃塵。青衫照日誇春牓，白首餘年哭故人。盛德不忘存誌刻，話言能記有朋親。吴江草木春風動，瀝酒誰瞻壠樹新。

奉和劉舍人初雪

夜雪填空曉更飄，龍墀風冷珮聲高。瓊花落處縈仙仗，玉殿光中認赭袍。下直笑談多樂事，平時罇酒屬吾曹。羨君年少才無敵，顧我雖衰飲尚豪。

暮春書事呈四舍人

樹陰初合苔生暈，花蘂新成蜜滿脾。鸎燕各歸巢哺子，蛙魚共樂雨添池。少年春物今如此，老病衰翁了不知。飽食杜門何所事，日長偏與睡相宜。

荷　葉

池面風來波瀲瀲，波間露下葉田田。誰於水上張青蓋，罩却紅粧唱採蓮。

小　池

深院無人鏁曲池，莓苔繞岸雨生衣。緑萍合處蜻蜓立，紅蓼開時蛺蝶飛。

釣　者

風牽釣線裊長竿，❶短笠輕蓑細草間。

❶「釣線」，原卷後校：「一作『鈎線』。」

春雨濛濛看不見，原校：一作「足」。水煙埋却面前山。

霜

一夜新霜著瓦輕，芭蕉心折敗荷傾。奈寒惟有東籬菊，金蘂繁開曉更清。

牛

日出東籬黄雀驚，雪銷春動草芽生。土坡平慢陂田闊，横載童兒帶犢行。

送劉虚白二首

祕訣誰傳妙若神，能將題品徧朝紳。因言禍福兼忠孝，吾愛君平善誨人。

我嗟韁鎖若牽拘，久羡南山去結廬。自顧豈勞君借譽，偶然章服裹猿狙。

劉丞相挽詞二首

南國鄰鄉邑，東都並儁遊。賜袍聯唱第，命相見封侯。念昔趨黄閤，相看笑白頭。盛衰同俯仰，旌旐送山丘。

連章相府辭榮寵，擁旆名都出鎮臨。年少已推能宰社，鄉人終不見揮金。長蛟息浪歸帆穩，喬木生煙蔽日深。平昔家庭敦友愛，可憐松槚亦連陰。

寄大名程資政琳

龍門長恨晚方登，便以忘年接後生。談劇每容陪玉麈，飲豪常憶困金觥。冰開

御水春應綠，雲破淮天月自明。醉倒離筵聽別曲，醒來猶尚記餘聲。

東齋對雪有懷

東齋坐客飲方豪，誰報風簾雪已飄。已憐貪聽罇前歌裊裊，不聞牕外響蕭蕭。殘臘催梅蘂，更約新春探柳條。共憶瀛洲人獨直，神仙清景正寥寥。

雪後玉堂夜直

雪壓宮墻鏁禁城，沉沉樓殿景尤清。玉堂影亂燈交晃，銀闕光寒夜自明。塵暗圖書愁獨直，人閑鈴索久無聲。鑾坡地峻誰能到，莫惜宮壺酒屢傾。

官舍假日書懷奉呈子華内翰長文原甫景仁舍人聖俞博士

鎖印春風雪入簾，天寒鳥雀聚空簷。青幡受歲兒童喜，白髮催人老病添。艷舞回腰飛玉盞，清吟擁鼻對冰蟾。相從一笑兩莫得，簿領區區嘆米鹽。

酬王君玉中秋席上待月值雨

池上雖然無皓魄，罇前殊未減清歡。綠醅自有寒中力，紅粉尤宜燭下看。羅綺塵隨歌扇動，管絃聲雜雨荷乾。客舟閑卧王夫子，詩陣教誰主將壇。

中秋不見月問客

試問玉蟾寒皎皎，何如銀燭亂熒熒。不知桂魄今何在，應在吾家紫石屏。

張仲通示墨竹嗣以嘉原校：一作「佳」。篇豈勝欽玩聊以四韻仰酬厚貺

數竿蒼翠寫生綃，寄我公齋伴寂寥。不待雪霜常原校：一作「長」。凜凜，雖無風雨自蕭蕭。嗟予心志俱憔悴，羨子文章騁原校：一作「足」。富饒。嗣以嘉原校：一作「佳」。篇誠厚貺，遠慚爲報乏瓊瑶。

奉寄襄陽張學士兄

東津渌水南山色，夢寐襄陽二十年。予昔遊漢上，嘗愛其山川，迨今十六七年矣。顧我百憂今白首，羨君千騎若登仙。花開漢女游堤上，人看仙翁擁道邊。況有玉鍾應不負，夜槽春酒響如泉。

奉答聖俞宿直見寄之作

寒夜分曹直，嚴城隔幾層。予慚批鳳詔，原校：一作「諸」。君歎守螢燈。病骨羸漳浦，官書蠹羽陵。無嫌學舍冷，文字比清冰。

和原甫舍人閣下午寢歸有作

遥知好睡紫微郎，枕簟清薰緑蕙芳。五色詔成人不到，萬年風動閣生涼。平時下直歸宜早，陋巷相過意未忘。揚子不煩多載酒，主人猶可具原校：一作「共」。黄粱。

聞原甫久在病告有感

東城移疾久離居，安得疑虵意盡祛。諸老何爲譏賈誼，君王猶未識相如。浮沈俗喜隨時態，磊落材多與世疎。誰謂文章金馬客，飄同憔悴楚三閭。

試　筆

試筆消長日，躭書遣百憂。餘生得如此，萬事復何求。黄犬可爲戒，白雲當自由。無將一抔土，欲塞九河流。

齋宫感事寄原甫學士

曾向齋宫詠麥秋，緑陰佳樹覆墻頭。重來滿地新霜葉，却憶初聞黄栗留。

戲答仲儀口號

弊居回看如蛙穴，華宇來棲若鷰身。寄宿人家。敢望笙歌行樂事，只憂無米過來春。今年遠近大水，稼穡何望。

觀龍圖閣三聖御書應制 嘉祐七年

層構嚴清禁，披圖爛寶文。虹蜺光照物，龍鳳勢騰雲。妙極功歸一，真隨體自分。孝思遵寶訓，聖業廣惟勤。

題東閤後集 原校：一作「題營丘集後」。熙寧二年。

東閤三朝多大事，營丘二載足原校：三字一作「兩郡半」。閑辭。近詩留作歸榮集，何日歸田自集詩。

日長偶書

日長漸覺逍遥樂，何況終朝無事人。安得遂爲無事者，人間萬慮不關身。

寄答王仲儀太尉素 熙寧三年

豐樂山前一醉翁，餘齡有幾百憂攻。平生自恃原校：一作「是」。心無媿，直道誠知世不容。換骨莫求丹九轉，榮名豈在禄千鍾。明年今日如尋我，潁水東西問老農。

解官後答韓魏公見寄 熙寧四年

報國勤勞已蔑聞，終身榮遇最無倫。老爲南畝一夫去，猶是東宫二品臣。侍從籍通清切禁，笑歌行作太平民。欲知念舊君恩厚，二者難兼始兩人。新制，推恩致仕許依舊兼職，自王仲儀始，今某仍出特恩。

余昔留守南都得與杜祁公唱和詩有答公見贈二十韻之卒章云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期無辱知己肯逐利名遷逮今二十有二年祁公捐館亦十有五年矣而余始蒙恩得遂退休之請追懷平昔不勝感涕輒爲短句寘公祠堂

掩涕發陳編，追思二十年。門生今白首，墓木已蒼煙。報國如乖願，歸耕寧買田。此言今始踐，知不愧黃泉。

答端明王尚書見寄兼簡景仁文裕二侍郎二首

日久都城車馬喧，豈知風月屬三賢。唱高誰敢投詩社，行處人争看地仙。酒面撥醅浮大白，舞腰催拍趁繁絃。與公等是休官者，方把鋤犁學事田。

多病新還太守章，歸來白首興何長。琴書自是千金産，日月閑銷百刻香。尚有俸錢酤美酒，自栽花圃趁新陽。醉翁生計今如此，一笑何時共一觴。

寄題景純學士藏春塢新居

清才四紀擅時名，晚卜丘林遂解纓。欲借青春藏向此，須知白首尚多情。水浮花出人間去，山近雲從席上生。漫原校：一作「謾」。説市朝堪大隱，仙家誰信在重城？

會老堂熙寧五年

古來交道愧難終，此會今時豈易逢。

出處三朝俱白首，凋零萬木見青松。公能不遠來千里，我病猶堪釂一鍾。已勝山陰空興盡，且留歸駕爲從容。

叔平少師去後會老堂獨坐偶成

積雨荒庭徧緑苔，西堂瀟灑爲誰開。愛酒少師花落去，彈琴道士月明來。鷄啼日午衡門静，鶴唳風清晝夢回。野老但欣南畝伴，豈知原校：一作「峰高」。名籍在蓬萊。

退居述懷寄北京韓侍中二首

悠悠身世比浮雲，白首歸來潁水濆。❶曾看元臣調鼎鼐，❷却尋田叟問耕耘。一生勤苦書千卷，萬事銷磨酒百分。放浪豈無方外士，尚思親友念離群。

書殿宫臣寵並叨，不同憔悴返漁樵。無窮興味閑中得，强半光陰醉裏銷。静愛竹時來野寺，獨尋春偶過溪橋。猶須五物稱居士，不及顔回飲一瓢。

贈潘道士

門無車轍紫苔侵，鷄犬蕭條陋巷深。寄語彈琴潘道士，雨中尋得越江吟。

答樞密吴給事充見寄❸

老得閑來興味長，問將何事送餘光。

---

❶「濆」，原卷後校：「衆本皆作『濆』，不特别韻，而韓公文集載和篇亦作『濆』，今從之。」

❷「看」，宋刻本校：「詩選作『見』」。

❸「充」，原無，今據原《外集目録》補。

春寒擁被三竿日，宴坐忘言一炷香。報國愧無功尺寸，歸田仍值歲豐穰。樞庭任重才餘暇，猶有新篇寄草堂。

答判班孫待制見寄

三朝竊寵幸逢辰，晚節恩深許乞身。無用物中仍老病，太平時得作閑人。鳴琴酌酒留嘉客，引水栽花過一春。惟恨江淹才已盡，難酬開府句清新。

初夏西湖

積雨新晴漲碧溪，偶尋行處獨依依。綠陰黃鳥春歸後，紅藕青苔人跡稀。萍匝汀洲魚自躍，日長欄檻燕交飛。林僧不用相迎送，吾欲臺頭坐釣磯。

寄河陽王宣徽

誰謂蕭條潁水邊，能令嘉客少留連。肥魚美酒偏宜老，明月清風不用錢。況值湖園方首夏，正當櫻筍似三川。自知不及南都會，勉彊猶須詑短篇。

寄韓子華 并序。熙寧四年。

余與韓子華、長文、禹玉同直玉堂，嘗約五十八歲致仕，子華書於柱上。其後荐蒙恩寵，世故多艱，歷仕三朝，備位二府，已過限七年，方能乞身歸老。俗諺云：「也賣弄得過裏。」

人事從來無處定，世塗多故踐言難。誰如潁水閑居士，十頃西湖一釣竿。

戲劉原甫[1]原校：見蔡絛《西清詩話》。

平生志業有誰先，落筆文章海内傳。昨日都城應紙貴，開簾却扇見新篇。

仙家千載一何長，浮世空驚日月忙。洞裏新花莫相笑，劉郎今是老劉郎。

嘉祐三年二月，公館伴北使在都亭驛，有《戲寄梅聖俞絕句》。聖俞集中次韻云：「去年鑠宿得聯華，二月墻頭始見花。今日都亭公感物，明朝太學我辭家。」上丁釋奠致齋。公詩無之。

和子履遊泗上雍家園

長橋南走群山間，中有雍子之名園。蒼雲蔽天竹色净，暖日撲地花氣繁。飛泉來從遠嶺背，林下曲折寒波翻。珍禽不可見毛羽，數聲清絕如哀彈。我來據石弄瑟瑟，惟恐日暮登歸軒。塵紛解剥耳目異，秖疑夢入神仙村。知君襟尚我同好，作詩閎放莫可攀。高篇絕景兩不及，久之想像空冥煩。

右雍家園詩，吉、綿、閩本皆入公《外集》，而王荆公《四家詩選》亦有之。今乃載蘇子美《滄浪集》，後人安得不疑？或謂公親作《滄浪集序》，不應誤雜己詩，可以無疑。姑附見於此。按王荆公取公詩凡一百二十五首，内一百三首載《居士集》，二十一首載《外集》，又一篇即此詩。其它或全改一

[1] 此詩及下篇《和子履遊泗上雍家園》，原載卷後，爲續添，今移入卷内。

聯，或增減一聯，甚者至增四聯，或移兩聯之類，已注「一作」於逐篇，豈當時傳本不同，抑荆公自加潤色也。

京本子履姓陳。衆本並作「弄琴瑟」，惟蜀本作「瑟瑟」。

外集卷第七

歐陽脩全集卷五十八　外集卷第八

古賦雜文五首附

紅鸚鵡賦并序。明道元年。

聖俞作《紅鸚鵡賦》，以謂禽鳥之性，宜適於山林，今兹鸚徒事言語文章以招累，見囚樊中，曾烏鳶雞雛之不若也。謝公學士復多鸚之才，故能去昆夷之賤，有金閨玉堂之安，飲泉啄實，自足爲樂，作賦以反之。夫適物理，窮天真，則聖俞之説勝。負才賢原校：一作「賢才」。以取貴於世，而能自將，所適皆安，不知籠檻之於山林，則謝公之説勝。某始得二賦，讀之釋然，知世之賢愚出處各有理也。然猶疑夫兹禽之腹原校：一作「賦」。中或有未盡者，因拾二賦之餘棄也，以代鸚畢其説。

后皇之載兮，殊方異類。肖翹蠢息兮，厥生咸遂。鎔埏賦予兮，有物司之。泊然後化兮，默運其機。陶形播氣兮，小大取足。紛不可狀兮，千名萬族。異物珍怪兮，託産遐陬。來海裔兮貴中州。邈丹山於荒極，越鳳皇之所宅，禀南方之正氣，孕赤精於火德。蓋以氣而召類兮，故感生而同域。播爲我形，特殊其質，不緑以文，而丹其色。物既賤多而貴少兮，世亦安常而駭異。豈負美以有求兮，適遭時之我貴。客方黜我以文采，弔我於籠樊，謂夫飛鳴而飲啄，不

若雞鶩與烏鳶。噫！不知物有貴賤，殊乎所得。天初造我，❶甚難而嗇，千毛億羽，曾無其一。忽然成形，可異而珍，慧言美質，俾貴於人。籠軒寶翫，翔集安馴。彼衆禽之擾擾兮，蓋迹殊而趣乖。既心昬而質陋兮，乃自穢而安卑。樂以鍾鼓，宜其眩悲。蓋貴我之異禀，何概我於群飛？若夫生以才夭，養以性違。客之所悼，我亦悼之。我視乎世，猶有甚兮；郊犧牢豕，龜文象齒，蚌蛤之胎，犛牛之尾，既殘厥形，又奪其生。是猶天爲，非以自營。人又不然，謂爲最靈，淳和質静，本湛而寧。不守爾初，自爲巧智，鑿竅泄和，漓淳雜僞。衣羔染夏，强華其體；鞭扑走趨，自相械繫。天不汝文而自文之，天不汝勞而自勞之。役聰與明，反爲物使，用精既多，速老招累。侵生盭性，豈毛之罪？又聞古初，人禽雜處。機萌乃心，物則遁去。深兮則網，高兮則弋。爲之職誰，而反予是責！

述夢賦 明道二年

夫君去我而何之乎？時節逝兮如波。昔共處兮堂上，忽獨棄兮山阿。嗚呼！人羡久生，生不可久，死其柰何。死不可復，惟可以哭。病予喉使不得哭兮，况欲施乎其他。憤既不得與聲而俱發兮，獨飲恨而悲歌。歌不成兮斷絶，淚疾下兮滂沱。行求兮不可過，原校：疑是「遇」字。坐思兮不知處。可見惟夢兮，奈寐少而寤多。或十寐而一見兮，又若有而若無，乍若去而若來，忽若親而若疎。杳兮倏兮，猶勝於不見兮，

❶「天」，原作「工」，校云「一作『天』」，今據原校改。

願此夢之須臾。尺蠖憐予兮爲之不動，飛蠅閔予兮爲之無聲。冀駐君兮可久，恍予夢之先驚。夢一斷兮魂立斷，空堂耿耿兮華燈。世之言曰：死者澌也。今之來兮，是也非也？又曰：覺之所得者爲實，夢之所得者爲想。苟一慰乎予心，又何原校：一作「可」。較乎真妄。緑髮兮思君而白，豐肌兮以君而瘠。君之意兮不可忘，何憔悴而云惜。願日之疾兮，願月之遲，夜長於晝兮，無有四時。雖音容之遠矣，於恍惚以求之。

荷花賦

步蘭塘以清暑兮，颯蘋風以中人。擷杜若之春榮兮，搴芙蓉於水濱。嘉丹葩之耀質，出渌水而含新。蔭曲池之清泚，漾波紋之奫淪。披紅衣而耀彩，寄清流以原校：一作「而」。託根。挺無華之淺艷，靡競麗乎先春。抱生意以自得兮，及薰時之嘉辰。若夫夏原校：一作「下」。畹蘭衰，夢池草密。慘群芳之已銷，獨斯蓮之原校：一作「而」。迥出。可以嗅清香以析酲，可以玩芳華而自逸。況其晚浦煙霞，水亭風日。投文竿而餌垂，泳萍莖而波溢。絲縈藕以全折，杯卷荷而半側。墜紫菂以欹煙，斂紅芳而向夕。可憐影兮相顧，列金葩而返植。清風過以似起，碧霧合而乍失。或兩兩以相扶，漸亭亭而獨出。發燕脂於此土，生異香於西域。匪江妃之小腰，即廣陵之清原校：一作「青」。骨。爾乃曲沼微陽，横塘細雨。逐橋上之歸鞍，笑堤邊之游女。墮虹梁而窺影，倚風臺而欲舞。覆翠被以薰香，然犀燈而照浦。雙心並根，千株泣露。湛月白而風清，杳池平而樹古。送艇子於西州，聞棹謳於北渚。

迎桃根而待檝，逢宓妃而未渡。迫而視之，靚若星妃臨水而脉脉盈盈；遠而望之，杳如峽女行雲而朝朝暮暮。其妖麗也，其閑麗也，香荃橈兮木蘭舟，澹容與兮悵夷猶。東西隨葉隱，上下逐波浮。已見雙魚能比目，應笑鴛鴦會白頭。昔聞妃子貴東鄰，池上金花不染塵。空留此日田田葉，不見當時步步人。

螟蠕賦并序

《詩》曰：「螟蠕有子，蜾蠃負之。」言非其類也，及楊子《法言》又稱焉。嗟夫！螟蠕一蟲爾，非有心於孝義也，能以非類繼之爲子，羽毛形性不相異也。今夫爲人，父母生之，養育劬勞，非爲異類也。乃有不能繼其父之業者，儒家之子卒爲商，世家之子卒爲皂隸。嗚呼！所謂螟蠕之不若也。作《螟蠕賦》，詞曰：

爰有桑蟲，實曰螟蠕。與夫蜾蠃，異類殊形。負以爲子，祝之以聲。其子感之，朝夕而成。嗟夫人子，父母所生。父祝之言，子莫之聽；父傳之業，子莫克承。父没母死，身覆位傾。嗚呼爲人，孰與蟲靈？人不如蟲，曷以人稱！

辭

啄木辭

木皇司春兮，物熙以春。芽者斯勾兮，甲者斯萌。物賴皇兮榮以欣，翳有蟲兮甚

不仁。穴皇木兮群以聚，穴不已兮又加咀。皇木病兮窾將深，皇心惻兮傷爾蝎。彼鴷鳥兮善啄吾，利汝喙兮飢汝腹。飛以鳴兮啄且食，蟲不盡兮啄莫息。山之麓兮水之濱，皮堅節瘿兮龍甲虵鱗。節流膏兮吻流血，百不一兮徒飢渴。蠹日滋兮鴷日苦，京謁皇兮披雲路。雲之深兮不可見，託歸風兮仰訴。古初之皇兮甚仁惠，憐民愛物使兩遂。穴民處兮鮮民食，穴不棟梁兮鮮不薪米，其求甚少兮給之孔易。野鬱鬱兮山蒼蒼，土有毛髮兮山有衣裳。金不鞴冶兮器不刃鉎，木至老朽兮不見菑殃。聖萌機兮五財利，贍有足兮生不匱。蔽風避濕兮脩容威，廟祭室寢兮猶無異爲。帝何思之不熟兮，忽生般而與倕。丹髹之不已兮，又以彫幾。斜鉤曲鬭兮，華照欄梯。高構巘兮目精眩，地秃而赭兮山祼而寒，材者傷死兮生者力殫。一躬之庇兮一林夷族，寓龍木馬兮重闔陰屋，皇民暴畜兮驅之以扑。噫，智巧兮誰爲是，既紛紛而不止。工蠹則大兮蟲蠹則小，捕小縱大兮將何謂？皇惜木兮雖甚恩，蟲利食兮啄徒勤，蠹未入口兮刃至其根。與其啄蠹能盡死，不如得啄匠手，使不堪於斧斤。

哭女師 慶曆五年

暮入門兮迎我笑，朝出門兮牽我衣。戲我懷兮走而馳，旦不覺夜兮不知四時。忽然不見兮一日千思。日難度兮何長，夜不寐兮何遲！暮入門兮何望，朝出門兮何之？恍疑在兮杳難追，髣髴毛兮秀雙眉。不可見兮如酒醒睡覺，追惟夢醉之時。八年幾日兮百歲難期。於汝有頃刻之愛兮，

使我有終身之悲。

頌

會聖宫頌并序。天聖九年。

西京留守推官、將仕郎、試祕書省校書郎臣歐陽脩，謹齋心滌慮頓首再拜言：臣伏見國家采《漢書》原廟之制，作宫于永安，以備園寢。欲以盛陵邑之充奉，昭祖宗之光靈，以耀示于千萬世，甚盛德也。❶脩永惟古先王者，❷將有受命之符，必先興業造功，以警動覺悟於元元，然後有其位。而繼體守文之君，又從而顯明丕大，以纂修乎舊物。故其兢兢勤勤，不忘前人。是以根深而葉茂，德厚而流光，子子孫孫，承之無疆。伏惟皇帝陛下以神聖至德，❸傳有大器，乾健而正，離繼而明。即位以來，于兹十年，勤邦儉家，以修太平。日朝東宫，示天下孝。親執籩豆，三見於郊。日星軌道，光明清潤，河不怒溢，東南而流。四夷承命，歡和以賓，奔走萬里，顧非有干戈告讓之命，文移發召之期，而犀珠、象牙、文馬、縠玉，旅于闕庭，納于庛府，如司馬令，無一後先。至德之及，上格于天，下極于地，中浹於人，而外冒於四表。昆蟲有命之物，無不仰戴神威聖功。

❶「也」，原爲墨丁，今據《宋文鑑》、影元本、衡本補。

❷「脩」，《宋文鑑》作「臣」。

❸「至」，原爲墨丁，今據影元本、衡本補。

効見如此。太祖創造基始，克成厥家，當天受命之功；太宗征服綏來，遂一海内，睿武英文之業；真宗禮樂文物，以隆天聲，升平告功之典；陛下夙夜虔共，嗣固鴻業，纂服守成之勤。基構累積，顯顯昌昌，益大而光，稱于三后之意，可謂至孝。況春秋歲時，以禘以祫，則有廟祧之嚴；配天昭孝，以享以告，則有郊廟明堂之位；篆金刻石，則有史氏之官。歌功之詩，原校：一作「歌詩之詠」。流于樂府；象德之舞，見乎羽毛。惟是邦家之光，祖宗之爲，有以示民而垂無窮者，罔不宣著。陛下承先烈，昭孝思，所以奉之以嚴，罔不勤備，聖人之德謂無以加。而猶以爲未也，乃復因陵園，起宮室，以望神游。土木之功，嚴而不華，地爽而潔，宇敞而邃，神靈杳冥，如來如宅，合於《禮經》孝子聲咳思親之義。

愚以謂宮且成，非天子自臨享，則不能以來三后之靈。然郡國不見治道，太僕不先整駕，恬然未聞有司之詔，豈難於動民而遲其來耶？❶特原校：疑。以龜筮所考須吉而後行耶？不然何獨留意於屋墻構築，而至於薦見孝享，未之思耶？況是宮之制，夷山爲平，外取客土，鍛石伐木，發兵胥靡，調旁近郡，如此數年，而道路之民徒見興爲之功，恐愚無以識上意。是宜不惜屬車之費，無諱數日之勞，沛然幸臨，因展陵墓，退而諭民以孝思之誠，遂見守土之臣，采風俗以問高

❶「來」，原作「咎」，下有校云「疑」，今據《宋文鑑》改。

年，亦堯舜之事也。古者天子之出，必有采詩之官，而道路童兒之言皆得以聞。臣是以不勝惓惓之心，謹采西人望幸意，作爲頌詩，以獻闕下。詞曰：

巍峩穹崇，奠京之東，有山而崧。裔淪道源，匯流而淵，有洛之川。川靈山秀，回環左右，有高而阜。其阜何名？太祖、太宗、真宗之陵。惟陵之制，因山而起，隱隱隆隆。惟陵之氣，常王而喜，鬱鬱葱葱。帝懷穹旻，受命我宋，造初于屯。帝念先烈，用顧余家，宣力以勤。赫赫三后，重基累構，既豐而茂。燕翼貽謀，是惟永圖，其傳在予。曰祖曰宗，有德有功，予實嗣之。克勤克紹，以孝以報，予敢不思？惟此園陵，先后之宅，既宅且安。后來游止，弗宮弗室，神何以驩？迺相川原，乃得善地，地高惟丘。迺以荆灼，迺訊寶龜，龜告曰猷。帝命家臣，而職我事，而往惟寅。一毫一絲，給以縣官，無取於民。伐洛之薪，陶洛之土，瓦不病窳。柯我之斧，登我之山，木好且堅。家臣之來，役夫萬名，三年有成。宫成翼翼，在陵之側，須后來格。有門有宇，有廊有廡，有庭有序。殿兮耽耽，黼帷襜襜，天威可瞻。庭兮殖殖，鉤盾虎戟，容衛以飭。太祖維祖，太宗維弟，真宗維子。三聖嶷嶷，有以正位，于此而會。聖兮在天，風馬雲車，其來僊僊。聖會于此，靈威神馭，其宫肅然。聖既降矣，其誰格之，惟孝天子。聖降當享，其誰來薦，亦孝天子。孝既克祇，而來胡遲？其下臣脩，作頌風之。

贊

有宋右諫議大夫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魏國韓公國華**真贊**治平元年

氣剛而毅，望之可畏。色粹而仁，近之可親。有韞于中，必見于外。庶幾髣髴，寫之圖繪。惟其盛德，不可形容。公德之豐，後世之隆。誰爲公子？丞相衛公。

章

州名急就章并序。至和元年。

敘曰：古者史掌文書，以識天地四方、古今事物、名言字訓，而教學之法始於童子，謂之小學，君子重焉。《急就章》者，漢世有之，其源蓋出於小學之流，昔顔籀爲史游序之詳矣。余爲學士，兼職史官，官不坐曹，居多暇日，每自娱於文字筆墨之間，因戲集州名，作《急就章》一篇，以示兒女曹，庶幾賢於博塞爾。章曰：

別州自禹郡於秦，廢置經革難具陳。皇家垂統天下定，疆理萬方承政令。近征遠貢各有宜，或畀吏治或羈縻，九域披圖指可知。分音比類慎訛疑，文差字析極精微。若夫錦、居遐裔，孤音無比。隰、集、梓、泗，劍、陜、涪、幽，駢聲相附，可如類求。則有夔、綏、隨，果、賀、播，滑、達、越，和、河、羅，連三前叶。其四謂何？乃有瓜、沙、嘉、巴，鳳、隴、雍、宋，歙、峽、合、疊，淄、資、思、師，化、雅、華、夏，密、吉、蔚、悉，永、郢、鼎、

潁，不宜吃訥。又如保、邵、道、趙、耀、鄆、信、潤、晉、慎，凡五聲而一韻。柳、壽、茂、竇、宥、湊、憲、究、漢、簡、萬、演，海、岱、解、蔡、泰、愛、欽、潯、金、深、郴、黔，蜀、濮、福、睦、復、陸，乃六律而同音。七言惟一：白、澤、虢、石、益、德、璧。八音相望：廣、象、相、閬，句絳、獎、黨、宕；句開、萊、台、懷，句階、崖、雷、梅；句澧、棣、冀、利，句濟、薊、費、智；句鄭、鄧、定、孟，句慶、應、靜、勝；句廉、潭、儋、南，句嵐、鹽、甘、嵓。句至於許、汝、婺、處，句楚、普、潞、敘、古；句魏、惠、桂、貴，句遂、貝、瑞、嶲、會，句言過乎九，難宣於口。於是有岳、鄂、亳、薄、洛，句莫、涿、朔、廓、拓；句眉、黎、齊、池、蘄，句施、伊、西、夷、溪；句濠、曹、饒、昭、韶，句潮、遼、交、洮、牢。句。右皆十。邛、通、龍、洪、蓬、蒙，句邕、同、戎、忠、松、籠。句。右十二。連、綿、澶、安、延、丹、端，句宣、檀、驩、蘭、潘、田、巒；句湖、蘇、舒、滁、盧、渝、瀘，句梧、蒲、徐、鄜、扶、儒、禺。句。右皆十四。秦、邠、麟、汾，句均、陳、温、春，句筠、辰、文、循，句銀、雲、勤、岷；句杭、楊、江、黄，句常、漳、康、襄，句房、坊、商、滄，句洋、昌、瀼、長。句。右皆十六。并、青、瀛、登、成、明，句衡、彭、英、瓊、邢、洺，句涇、寧、昇、榮、横、藤，句汀、興、營、平、庭、澄。句。右二十四。聯章斷句，不能遽數。真定、河源，以諱不舉。若乃物有疑似，同音異字，則有陵、靈、原、袁、府、撫，乾、虔，濱、賓，融、容，渭、衛，全、泉，繡、秀，易、翼，渠、衢，歸、嬀，龔、恭，汴、辨，涼、梁，祁、岐，鄯、單，宿、肅，磁、慈，濰、維。峰、封暨豐，沂、宜及儀，乃一號而三之。音或不同，相近者亦借以足之。劍、環、恩、順，鎮、霸、真、雄，又音文之兩同。至於太平、鬱林，萬安、

平琴，武安、洮陽，新定、建康，二名雖美，遠小不彰。若監若軍，四十有六：保定、信安，廣信、安肅，鎮戎、保安，岢嵐、火山，順安、寧化，實控三邊。其餘瑣瑣，皆不足言。

其後因檢《九域圖》，有高、富、瀧、當四州偶遺不録，以文句難移，不復增入也。

外集卷第八

歐陽脩全集卷五十九　外集卷第九

論辨❶時論三首附

本論

原校注：《本論》三篇，中、下篇已載《居士集》第十七卷，此乃公晚年所删上篇。慶曆二年。

天下之事有本末，其爲治者有先後。堯、舜之書略矣，後世之治天下，未嘗不取法於三代者，以其推本末而知所先後也。三王之爲治也，以理數均天下，以爵地等邦國，以井田域民，以職事任官。天下有定數，邦國有定制，民有定業，官有定職。使下之共上勤而不困，上之治下簡而不勞。財足於用而可以備天災也，兵足以禦患而不至於爲患也。凡此具矣，然後飾禮樂、興仁義以教道之。是以其政易行，其民易使，風俗淳厚，而王道成矣。雖有荒子孱孫繼之，猶七八百歲而後已。

夫三王之爲治，豈有異於人哉？財必取於民，官必養於禄，禁暴必以兵，防民必以刑，與後世之治者大抵同也。然後世常多亂敗，而三王獨能安全者，何也？三王善推本末，知所先後，而爲之有條理。後之有天下者，孰不欲安且治乎？用心益勞而政益不就，諰諰然常恐亂敗及之，而輒以至焉者，何也？以其不推本末，不知先

❶「辨」，原無，今據原《外集目録》補。

後而已。❶

今之務衆矣，所當先者五也。其二者有司之所知，其三者則未之思也。足天下之用，莫先乎財，繫天下之安危，莫先乎兵，此有司之所知也。然財豐矣，取之無限而用之無度，則下益屈而上益勞。兵强矣，而不知所以用之，則兵驕而生禍。所以節財、用兵者，莫先乎立制。制已具備，兵已可使，財已足用，所以共守之者，莫先乎任人。是故均財而節兵，立法以制之，❷任賢以守法，尊名以厲賢，此五者相爲用，有天下者之常務，當今之世所先，而執事者之所忽也。今四海之内非有亂也，❸上之政令非有暴也，天時水旱非有大故也，君臣上下非不和也。以晏然至廣之天下，無一間隙之端，而南夷敢殺天子之命吏，西夷敢有崛彊之王，北夷敢有抗禮之帝者，何也？生齒之數日益衆，土地之産日益廣，公家之用日益急，四夷不服，中國不尊，天下不實者，何也？以五者之不備故也。

請試言其一二。方今農之趣耕，可謂勞矣；工商取利乎山澤，可謂勤矣；上之征賦榷易商利之臣，可謂纖悉而無遺矣。然一遇水旱如明道、景祐之間，則天下公私乏絶。是無事之世，民無一歲之備，而國無數年之儲也。以此知財之不足也。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厢禁之軍，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暫用之，則謂之借倩。彼兵相謂曰官倩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倩。夫賞者所以酬勞也，今以大禮之故，不勞之賞

❶「而已」，原作「而於」，屬下讀。原卷後校「『而於』，一作『而已』」，衡本作「而已」，今據改。
❷「之」，原卷後校：「一作『財』。」
❸「今四海」，原卷後校：「三字上一有『方』字。」

三年而一徧，所費八九百萬，有司不敢緩月日之期。兵之得賞，不以無功知媿，乃稱多量少，比好嫌惡，小不如意，則群聚而呼，持梃欲擊天子之大吏。無事之時其猶若此，以此知兵驕也。

夫財用悉出而猶不足者，以無定數也。以（原校：疑。）兵之敢驕者，❶以用之未得其術。以此知制之不立也。夫財匱兵驕，法制未一，而莫有奮然忘身許國者，以此知不任人也。不任人者，非無人也。彼或挾材蘊知，特以時方惡人之好名，各藏畜收斂，不敢奮露，惟恐近於名以犯時人所惡。是以人人變賢爲愚，愚者無所責，賢者被譏疾，遂使天下之事將弛廢，而莫敢出力以爲之。此不尚名之弊者，天下之最大患也。故曰五者之皆廢也。

前日五代之亂可謂極矣，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弒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夫五代之主豈皆愚者邪，其心豈樂禍亂而不欲爲久安之計乎？顧其力有不能爲者，時也。當是時也，東有汾晉，西有岐蜀，北有强胡，南有江淮、閩廣、吴越、荆潭，天下分爲十三四，四面環之，以至狹之中國，又有叛將强臣割而據之，其君天下者，類皆爲國日淺，威德未洽，强君武主力而爲之，僅以自守，不幸孱子懦孫，不過一再傳而復亂敗。是以養兵如兒子之啖虎狼，猶恐不爲用，尚何敢制？以殘弊之民人，贍無貲之征賦，頭會箕斂，猶恐不足，尚何曰節財以富民？天下之勢方若弊廬，補其奧則隅壞，整其桷

❶「以」，衡本無此字。又「敢驕」，原卷後校：「一作『又驕』。」

則棟傾，枝撑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規圜矩方而爲制度乎？是以兵無制，用無節，國家無法度，一切苟且而已。

今宋之爲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亂，無抗敵之國；内削方鎮，無强叛之臣。天下爲一，海内晏然。爲國不爲不久，天下不爲不廣也。語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言有資者其爲易也。方今承三聖之基業，据萬乘之尊名，以有四海一家之天下，盡大禹貢賦之地莫不内輸，惟上之所取，不可謂乏財。六尺之卒，荷戈勝甲，力彀五石之弩、彎二石之弓者數百萬，惟上制而令之，不可謂乏兵。中外之官居職者數千員，官三班吏部常積者又數百，三歲一詔布衣，而應詔者萬餘人，試禮部者七八千，惟上之擇，不可謂乏賢。民不見兵革者幾四十年矣，外振兵武，攘夷狄，内修法度，興德化，惟上之所爲，不可謂無暇。以天子之慈聖仁儉，得一二明智之臣相與而謀之，天下積聚，可如文、景之富；制禮作樂，可如成周之盛；奮發威烈以耀名譽，可如漢武帝、唐太宗之顯赫；論道德，可興堯、舜之治。然而財不足用於上而下已弊，兵不足威於外而敢驕於内，制度不可爲萬世法而日益叢雜，一切苟且，不異五代之時，此甚可嘆也。是所謂居得致之位，當可致之時，又有能致之資，然誰憚而久不爲乎？

正統論七首

原校注：此七論，公後删爲三篇，已載《居士集》第十六卷。今所載，蓋初本也。康定元年。

原正統論

《傳》曰「君子大居正」，又曰「王者大一

統」。正者，所以正天下之不正也；統者，所以合天下之不一也。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作。❶堯、舜之相傳，三代之相代，或以至公，或以大義，皆得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是以君子不論也，其帝王之理得而始終之分明故也。及後世之亂僭僞興而盜竊作，由是有居其正而不能合天下於一者，周平王之有吴、徐是也；有合天下於一而不得居其正者，前世謂秦爲閏是也。由是正統之論興焉。

自漢而下，至于西晉，又推而下之，爲宋、齊、梁、陳。自唐而上，至於後魏，又推而上之，則爲夷狄。其帝王之理舛，而始終之際不明，由是學者疑焉，而是非不公。非其不公，蓋其是非之難也。自周之亡，迄于顯德，實千有一百一十二年之間，❷或理或亂，或取或傳，或分或合，其理不能一概，是以論者於此而難也。大抵其可疑之際有四，其不同之説有三，❸此論者之所病也。

何謂可疑之際？周、秦之際也，漢、魏之際也，東晉、後魏之際也，朱梁、後唐之際也。秦親得周而一天下，其迹無異禹、湯，而論者黜之，其可疑一也。王莽得漢而天下一，莽不自終其身而漢復興，論者曰僞，宜也。魏得漢而天下三分，論者曰正統，其可疑二也。以東晉承西晉，則無終，以周、隋承元魏，則無始，其可疑三也。梁之取唐，無異魏、晉，而梁爲僞。劉備漢之後裔，

❶「正統之論作」，原卷後校：「一作『正統之論興焉』。」
❷「千有一百一十二年」，按此計算有誤。周亡於公元前二五六年，後周終於公元九六〇年（顯德七年），其間共計一千二百一十六年，《居士集》卷十六《正統論上》定稿時改作「千有二百一十六年」，是。
❸「有不」，原卷後校：「一無『其』字。」

以不能一天下而自别稱蜀，不得正統，可也。後唐非李氏，未嘗一天下，而正統得之，其可疑四也。

何謂不同之説三？有昧者之論，有自私之論，有因人之論。正統之説肇於誰乎？始於《春秋》之作也。當東周之遷，王室微弱，吴、徐並僭，天下三王，而天子號令不能加於諸侯，其《詩》下同於列國，❶天下之人莫知正統。仲尼以爲周平雖始衰之王，❷而正統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以下，常以推尊周室，明正統之所在。故書王以加正月而繩諸侯。王人雖微，必加於上，諸侯雖大，不與專封，以天加王，而别吴、楚。刺譏褒貶，一以周法。凡其用意，無不在於尊周。

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旨，遂曰黜周而王魯。或曰起魯隱之不正，❸或曰起讓國之賢君，泥其説於私魯。殊不知聖人之意在於尊周，以周之正而統諸侯也。至秦之帝，既非至公大義，因悖棄先王之道，而自爲五勝之説。漢興，諸儒既不明《春秋》正統之旨，又習秦世不經之説，乃欲尊漢而黜秦，無所據依，遂爲三統五運之論，詆秦爲閏而黜之。夫漢所以有天下者，以至公大義而起也。而説者直曰以火德當天統而已。甚者，至引蚍龍之妖，以爲左驗。❹至於王莽、

❶「其詩下同於列國」，原卷後校：「一作『周之太師亦自黜其詩同列國』。」

❷「仲尼以爲」至下文「以加正月」凡四十五字，原卷後校：「一作『仲尼以周平雖始衰之王，而正統在周也。乃作《春秋》，自平王始欲去〔原校：疑〕推尊周室，明正統之所在。内借《魯史》以託文，又因隱公失正之君，遂起元而明法，故書王以加正月』。」

❸「魯隱」，原卷後校：「此下一有『公』字。」

❹「左驗」，原卷後校：「一作『其驗』」。

魏、晉，直用五行相勝而已。故曰昧者之論也。

自西晉之滅，而南爲東晉、宋、齊、梁、陳，北爲後魏、後周、隋。私東晉者曰：隋得陳，然後天下一。則推其統曰：晉、宋、齊、梁、陳、隋。私後魏者曰：統必有所授。❶則正其統曰：唐授之隋，隋授之後周，後周授之後魏。至其甚相戾也，❷則爲《南史》者詆北曰虜，爲《北史》者詆南曰夷。故曰自私之論也。

夫梁之取唐，無異魏、晉之取也，魏、晉得爲正，則梁亦正矣。而獨曰僞何哉？以有後唐故也。彼後唐者，初與梁爲世仇。及唐之滅，欲借唐爲名，託大義以窺天下，則不得不指梁爲僞，而爲唐討賊也。而晉、漢承之，遂因而不改。故曰因人之論也。

以不同之論於可疑之際，是以是非相攻，而罕得其當也。《易》曰：「天下之動，正夫一。」❸夫帝王之統，不容有二。而論者如此，然搢紳先生未嘗有是正之者，豈其興廢之際，治亂之本難言歟？自《春秋》之後，述者多焉，其通古今、明統類者希矣。司馬子長列序帝王，而項羽亦爲《本紀》，此豈可法邪？文中子作《元經》，欲斷南北之疑也，絶宋於元徽五年，進魏於太和元年。是絶宋不得其終，進魏不得其始。夫以子長之博通，王氏之好學，而有不至之論，是果難言歟。若夫推天下之至公，據天下之大義，究其興廢，迹其本末，辨其可疑之際，

❶「授」，《居士集》卷十六《正統論上》作「受」，下文中凡三「授」字均同此。原卷後校云「『授』，一作『受』，下同」。按：據上下文義，作「受」是。

❷「至其」，原卷後校：「『至』字下，一有『於』字。」

❸「正」，當作「貞」，係避宋仁宗趙禎之諱改。

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矣。

明正統論

凡爲正統之論者，皆欲相承而不絶，至其斷而不接，則猥以假人而續之，是以其論曲而不通也。夫居天下之正，合天下於一，斯正統矣。堯、舜、三代、秦、漢、晉、唐。天下雖不一，而居得其正，猶曰天下當正於吾而一，斯謂之正統可矣。東周、魏、五代。始雖不得其正，卒能合天下於一，夫一天下而居其上，❶則是天下之君矣，❷斯謂之正統可矣。如隋是也。天下大亂，其上無君，僭竊並興，正統無屬。當是之時，奮然而起，並爭乎天下，東晉、後魏。有功者强，有德者王，威原校：一作「盛」。澤皆被于生民，號令皆加乎當世。幸而以大并小，以强兼弱，遂合天下於一，則大且强者謂之正統，猶有説焉。不幸而兩立不能相兼，❸考其迹則皆正，較其義則均焉，則正統者將安與乎？❹其或終始不得其正，又不能合天下於一，則可謂之正統乎？❺不可也。然則有不幸而丁其時，則正統有時而絶也。夫所謂正統者，萬世大公之器也，有得之者，有不得之者。而論者欲其不絶而猥以假人，故曰曲而不通也。

或曰：可絶，則王者之史何以繫其年乎？曰：欲其不絶而猥以假人者，由史之過也。夫居今而知古，書今世以信乎後世

❶「其上」，原卷後校：「一作『其正』。」

❷「矣」，原卷後校：「一作『也』。」下「矣」字同此。

❸「相兼」，原卷後校：「一作『相并』。」

❹「將安與乎」，原卷後校：「此下注文一有『東魏後魏是也』六字。」

❺「正統乎」，原卷後校：「此下注文一有『魏及五代是也』六字。」

者，史也。天下有統，則爲有統書之；天下無統，則爲無統書之。然後史可法也。昔周厲王之亂，天下無君，周公、邵公共行其政十四年，而後宣王立。是周之統，嘗絶十四年而復續。然爲周史者，記周、邵之年，謂之共和，而太史公亦列之於《年表》。漢之中衰，王莽簒位，❶十有五年而敗。是漢之統，嘗絶十五年而復續。然爲漢史者，載其行事，作《王莽傳》。是則統之絶，何害於記事乎？正統，❷萬世大公之器也；史者，一有司之職也。以萬世大公之器假人，而就一有司之記事，惑亦甚矣。

夫正與統之爲名，甚尊而重也。堯、舜、三代之得此名者，或以至公，或以大義而得之也。自秦、漢而下，喪亂相尋。其興廢之迹，治亂之本，或不由至公大義而起，或由焉而功不克就，是以正統屢絶，而得之者少也。❸正統之説曰：❹堯、舜、夏、商、周、秦、漢、魏、晉而絶。由此而後，天下大亂。自東晉太建之元年，❺止陳正明之三年，❻凡二百餘年。其始也，有力者並起而争，因時者苟偷而假冒，奮攘敗亂，❼不可勝紀，其略可紀次者，十六七家。既而以大并小，以强兼弱，久而稍相并合，天下猶分爲四；東晉、宋、齊、梁、陳，又自分爲後梁而爲二；後

❶「簒位」，原卷後校：「一作『簒立』。」

❷「正統」下，原卷後校：「一有『者』字。」

❸「少也」，原卷後校：「一無『也』字。」

❹「正統之説」，原卷後校：「四字之上，一有『以其得之者少，所以其爲名甚尊而重也。至乎不得已，則推其迹而進之』二十八字。」

❺「太建」，按此乃南朝陳宣帝年號，據上下文義，應作東晉元帝年號「建武」爲是。

❻「正明」，當作「禎明」，係避宋仁宗趙禎諱所改。

❼「奮」，衡本作「奪」。

魏、後周、隋，又自分爲東魏、北齊而爲二。是四者，皆不得其統。其後，後周并北齊而授之隋。隋始并後梁，又并陳，然後天下合爲一，而復得其統。故自隋開皇九年，復正其統，❶曰：隋、唐、梁、後唐、晉、漢、周。

夫秦，自漢而下皆以爲閏也。今乃進而正之，作《秦論》。魏與吴、蜀爲三國，陳壽不以魏統二方，而並爲三《志》。今乃黜二國，進魏而統之，作《魏論》。東晉、後魏，議者各以爲正也。今皆黜之，作《東晉論》、《後魏論》。朱梁，四代之所黜也。今進而正之，作《梁論》。此所謂辨其可疑之際，則不同之論息，而正統明者也。

秦論

謂秦爲閏者誰乎？是不原本末之論也，此漢儒之私説也。其説有三，不過曰滅棄禮樂，用法嚴苛，與其興也不當五德之運而已。五德之説，非聖人之言，曰昧者之論詳之矣。其二者，特始皇帝之事爾，然未原秦之本末也。

昔者堯、舜、夏、商、周、秦，皆出於黄帝之苗裔，其子孫相代而王。堯傳於舜，舜傳於禹。夏之衰也，湯代之王；商之衰也，周代之王；周之衰也，秦代之王。其興也，或以德，或以功，大抵皆乘其弊而代之。初，夏世衰而桀爲昏暴，湯救其亂而起，稍治諸侯而誅之，其《書》曰「湯征自葛」是也。其後卒以放桀而滅夏。及商世衰而紂爲昏暴，周之文武救其亂而起，亦治諸侯而誅之，其《詩》所謂「昆」、「崇」、「共」、「密」是

❶「復正」，原卷後校：「一作『後正』。」

也。其後卒攻紂而滅商。推秦之興，其德固有優劣，❶而其迹豈有異乎？秦之《紀》曰：其先大業，出於顓頊之苗裔。至孫伯翳，佐禹治水有功，唐、虞之間，賜姓嬴氏。及非子爲周養馬有功，秦仲始爲命大夫。而襄公與立平王，遂受岐、豐之賜。當是之時，周衰固已久矣，亂始於穆王，而繼以厲、幽之禍，平王東遷，遂同列國。而齊、晉大侯，魯、衛同姓，擅相攻伐，共起而弱周，非獨秦之暴也。秦於是時，既平犬夷，因取周所賜岐、豐之地。而繆公以來，始東侵晉，地至于河，盡滅諸戎，拓國千里。其後關東諸侯强僭者日益多，周之國地日益蹙，至無復天子之制，特其號在爾。秦昭襄五十三年，❷周之君臣稽首自歸於秦。至其後世，遂滅諸侯而一（原校：一作「有」。）天下。此本末之迹也。其德雖不足，而其功力尚不優於魏晉乎？始秦之興，務以力勝。至於始皇，遂悖棄先王之典禮，又自推水德，益任法而少恩，其制度文爲，皆非古而自是，此其所以見黜也。夫始皇之不德，❸不過如

❶「其德」，原卷後校：「一作『其功德』。」

❷「五十三」，按《居士集》卷十六《正統論下》作「五十二」。

❸自「夫始皇」至篇末「廢秦也」凡二十八字，原卷後校：「一作『然自漢而下爲正統者多矣，其用德之薄厚，施政之寬猛，雖有不同，而其大體往往不能改秦也。故自天子百官之稱號，下至郡縣阡陌之制，皆因秦舊而用之。然則秦之改作，若以德而附之，何害於正統也？夫始皇之不德，不過如桀、紂耳，桀、紂不能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三代之相傳而王也，飾之禮樂文章而稱道其功德，使後世炳然悦慕其所爲。秦獨不然，然又特惡儒生學士，是以漢興，學者尤醜詆之，此豈大公之論耶？漢之興也，起於亡徒而至皇帝，非有三代漸積之德，非甚醜秦則不能見其興起之功。昔周人道紂之罪多，孔子尚疑其不至於是，矧漢儒之私説乎？然後遂惑其説而雷同者也』。」

桀、紂，桀、紂不能廢夏、商之統，則始皇未可廢秦也。

魏論

新與魏皆取漢者，新輒敗亡，魏遂傳數世而爲晉。不幸東漢無賢子孫，而魏爲不討之讎。今方黜新而進魏，疑者以謂與姦而進惡，此不可以不論也。

昔三代之興也，皆以功德，或積數世而後王。其亡也，衰亂之迹亦積數世而至於大壞，不可復支，然後有起而代之者。其興也，皆以至公大義爲心。然成湯尚有慚德，伯夷、叔齊至耻食周粟而餓死，況其後世乎？自秦以來，興者以力，故直較其迹之逆順、功之成敗而已。彼漢之德，自安、和而始衰，至桓、靈而大壞，其衰亂之迹，積之數世，無異三代之亡也。故豪傑並起而爭，而强者得之。此直較其迹爾。故魏之取漢，無異漢之取秦、而秦之取周也。夫得正統者，漢也；得漢者，魏也；得魏者，晉也。晉嘗統天下矣。推其本末而言之，則魏進而正之，不疑。

東晉論

周遷而東，天下遂不能一。然仲尼作《春秋》，區區於尊周而明正統之所在，晉遷而東，與周無異，而今黜之，何哉？是有説焉，較其德與迹而然爾。

周之始興，其來也遠。當其盛也，瓜分原校：一作「規方」。天下爲大小之國，衆建諸侯，以維王室，定其名分，使傳子孫而守之，以爲萬世之計。及厲王之亂，周室無君者

十四年，而天下諸侯不敢僥倖而窺周。於此然後見周德之深，而文、武、周公之作，真聖人之業。故雖天下無君，而正統猶在，不得而改。況原校：一有「乎」字。平王之遷，國地雖蹙，然周德之在人者未厭，而法制之臨人者未移。平王以子繼父，自西而東，不出王畿之內。西周之地八百里，東周六百里，以井田之法計之，通爲千里之方。則正統之在周也，推其德與迹可以不疑。

夫晉之爲晉與夫原校：一作「乎」。周之爲周也異矣。其德法之維天下者，非有萬世之計，聖人之業也，直以其受魏之禪而合天下於一，推較其迹，可以曰正而統爾。自惠帝之亂，晉政已亡，愍、懷之間，晉如綫爾，惟嗣君繼世，推其迹曰正焉可也。建興之亡，晉於是而絶矣。

夫周之東也，以周而東。晉之南也，豈復以晉而南乎？自愍帝死賊庭，琅邪起江表，位非嗣君，正非繼世，徒以晉之臣子有不忘晉之心，發於忠義而功不就，可爲傷已！若因而遂竊萬世大公之名，其可得乎？《春秋》之法「君弑而賊不討」，則以爲無臣子也。使晉之臣子遭乎聖人，適當《春秋》之責，況欲以失國共立之君干天下之統哉？夫道德不足語矣，直推其迹之如何爾。若乃國已滅矣，以宗室子自立於一方，卒不能復天下於一，則晉之琅邪，與夫後漢之劉備、五代漢之劉崇何異？備與崇未嘗爲正統，則東晉可知焉爾。

後魏論

魏之興也，自成帝毛至于聖武，凡十二世。而可紀於文字，又十一世。至于昭成

而建國改元，略具君臣之法，幸遭衰亂之極，得奮其力，並争乎中國。又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華，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亂，然後脩禮樂、興制度而文之。考其漸積之基，其道德雖不及於三代，而其爲功何異王者之興？今特以其不能并晉、宋之一方，以小不備而黜其大功，不得承百王之統，而不疑焉者，質諸聖人而可也。

今爲魏説者，不過曰功多而國强爾。此聖人有所不與也。何以知之？以《春秋》而知也。春秋之時，齊桓、晉文可謂有功矣。吴、楚之僭，迭强於諸侯。❶聖人於書齊、晉，實與而文不與之，以爲功雖可褒，而道不可以與也。至書楚與吴，或屢進之，然不得過乎子爵。則功與强，聖人有所不取也。❷

或者以謂秦起夷狄，以能滅周而一天下，遂進之。魏亦夷狄，以不能滅晉、宋而見黜。是則因其成敗而毀譽之，豈至公之篤論乎？曰：是不然也，各於其黨而已。周之興也，與秦之興，其説固已詳之矣。當魏之興也，劉淵以匈奴，慕容以鮮卑，苻生以氐，弋仲以羌，赫連、禿髮、石勒、季龍之徒，皆四夷之雄。其力不足者弱，有餘者强。其最强者苻堅，❸之時，自晉而外，天下莫不爲秦，休兵革，興學校，庶幾刑政之方。不幸未幾而敗亂。其後原校：一作「又」。强者

❶「諸侯」，原卷後校：「此下一有『矣』字。」

❷「不取也」，原卷後校：「此下一有『天地之生萬物也，人以聰明而爲貴；人之分四夷也，中國以有禮義而爲貴。故以其貴者治賤者爲順，以賤者干貴者爲逆。聖人之推與善之誠，夷狄而慕中國，則進之。夫進夷狄於中國，幸矣，遂以干帝王之統，其可乎』八十八字。」按實爲八十三字。

❸「苻堅」，原卷後校：「此下脱『當堅』二字。」

曰魏，自江而北，天下皆爲魏矣。幸而傳數世而後亂。以是而言，魏者纔優於苻堅而已。就使魏興世遠，不可猶格之夷狄，則不過爲東晉比也。是皆有志乎天下而功不就者，前所謂不幸兩立而不能相并者。故皆不得而進之者，不得已也。

梁論

黜梁爲僞者，其説有三：一曰後唐之爲唐，猶後漢之爲漢，梁蓋新比也。一曰梁雖改元即位，而唐之正朔在李氏而不絶，是梁於唐未能絶，而李氏復興。一曰因後唐而不改。因後唐者，是謂因人之論，固已辨矣。其二者宜有説也。

夫後唐之自爲唐也，緣其賜姓而已。唐之時，賜姓李者多矣，或同臣子之異心，或懷四夷而縻之，忠臣、茂正、思忠、克用是也。當唐之衰，克用與梁並起而争之，梁以强而先得。克用耻争之不勝，難忍臣敵原校：一作「服」。之慚，不得不借唐以自託也。後之議者，胡謂而從之哉？❶其所以得爲正統者，以其得梁而然也。使梁且不滅，同光之號不過於河南，則其爲唐與昇、璟等耳。夫正朔者何？王者所以加天下而同之於一之號也。昔周之東，其政雖弱，而周猶在也。故仲尼以王加正而繩諸侯者，幸周在也。當唐之亡，天祐虚名與唐俱絶，尚安所寓於天下哉？使幸而有忠唐之臣，不忍去唐而自守，雖不中於事理，或可善其誠心。若李氏者，果忠唐而不忍棄乎？況於唐亡，託虚名者，不獨李氏也。王建稱之於

❶「胡謂而從之」，原卷後校：「五字一作『胡以從之』。」

蜀，楊行密稱之於吴，李茂正亦稱之於岐，大抵不爲梁屈者，皆自託於虚名也。初，梁祖奪昭宗於岐，遂劫而東，改天復四年爲天祐。而克用與王建怒曰：「唐爲朱氏奪矣。天祐非唐號也。」遂不奉之，但稱天復。至八年，自以爲非，復稱天祐。此尤可笑者。安得曰正朔在李氏乎？夫論者何？爲疑者設也。堯、舜、三代之終始，較然著乎萬世而不疑，固不待論而明也。後世之有天下者，帝王之理或舛，而始終之際不明，則不可以不疑。故曰由不正與不一，然後正統之論興者也。其德不足以道矣。推其迹而論之，庶幾不爲無據云。

正統辨上

正統曰：「統天下而得其正，故繫正焉；統而不得其正者，猶弗統乎爾。繼周而後，帝王自高其功德，自代統而得其正者，難乎其人哉。必不得已而加諸人，漢、唐之主乎？」曰：「甚哉，吾子之説其隘也！以漢、唐之盛烈，由曰不得已而加之焉，爲魏、晉之主，則將柰何乎？」曰：「不然。是烏得苟加諸人？『一簞食，一瓢飲』，其義弗直而取諸人，❶君子且從而惡之。以天下之廣，而被乎太公之實，苟非其人，則闕之可已。必若曰應天而順人，則繼周之後，桀、紂之惡常多，而湯、武之仁義未嘗等也。若是，其苟加諸人，何哉？予以謂正統之不常在人，率與言神聖者相類，必待擇人而後加焉。是仁王義主不足貴，❷而

❶ 「取」，衡本校：「一作『加』。」

❷ 「是」上，衡本校：「此處疑脱『不然』二字。」

姦雄篡弒之臣得以濟也。」

正統辨下

秦之裔罪暴於桀，莽、煬方於紂，漢、唐之主仗義而誅變以取天下，其可謂之正統歟，猶未離乎憾也！德不及湯、武。秦之得天下也，以力不以德。秦之亡仁義，驅其人民以爭敵。其任賢得人，孰若漢、唐之始也？晉之承魏也，以篡繼篡。隋亦若是，而徒禪云爾。晉、隋，盜也。或者以爲正統，玆非誤歟！魏以吴存，至于晉而吴始滅，或者又以魏爲正統，愈誤矣。自後魏、東晉至于周、陳、五代，或以義，或以不義，皆不能并天下。聖人不生，而暴僞代興，名與實自重久矣，必待後世之明者斷焉。斷而不以其勢，捨漢、唐、我宋，非正統也。

時論

原弊 康定元年

孟子曰：養生送死，王道之本。管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故農者，天下之本也，而王政所由起也，古之爲國者未嘗敢忽。而今之爲吏者不然，簿書聽斷而已矣，聞有道農之事，則相與笑之曰鄙。夫知賦斂移原校：一作「財」。用之爲急，不知務農爲先者，是未原爲政之本末也。知務農而不知節用以愛農，是未盡務農之方也。

古之爲政者，上下相移用以濟，下之用力者甚勤，上之用物者有節，民無遺力，國不過費，上愛其下，下給其上，使不相困。

三代之法皆如此，而最備於周。周之法曰：井牧其田，十而一之。一夫之力督之必盡其所任，一日之用節之必量其所入，一歲之耕供公與民食皆出其間，而常有餘，故三年而餘一年之備。今乃不然，耕者不復督其力，用者不復計其出入，一歲之耕供公僅足，而民食不過數月。甚者，場功甫畢，簸糠麩而食秕稗，或採橡實畜菜根以延冬春。夫糠覈橡實，孟子所謂狗彘之食也，而卒歲之民不免食之。不幸一水旱，則相枕爲餓殍。此甚可歎也！

夫三代之爲國，公卿士庶之禄廩，兵甲車牛之材用，山川宗廟鬼神之供給，未嘗闕也。是皆出於農，而民之所耕，不過今九州之地也。歲之凶荒，亦時時而有，與今無以異。今固盡有嚮時之地，而制度無過於三代者。昔者用常有餘，而今常不足，何也？其爲術相反而然也。昔者知務農又知節用，今以不勤之農贍無節之用故也。❶非徒不勤農，又爲衆弊以耗之；非徒不量民力以爲節，原校：一作「己」。又直不量天力之所任也。

何謂衆弊？有誘民之弊，有兼并之弊，有力役之弊，請詳言之。今坐華屋享美食而無事者，❷曰浮圖之民；仰衣食而養妻子者，曰兵戎之民。此在三代時，南畝之民也。今之議者，以浮圖並周、孔之事曰三教，不可以去；兵戎曰國備，不可以去。浮圖不可並周、孔，不言而易知，請試言之。❸國家自景德罷兵，三十三歲矣，兵嘗經用者

❶「贍」，原卷後校：「一作『賙』。」
❷「今」下，原卷後校：「脱一『夫』字。」
❸「請試言之」，原卷後校：「一作『請試言兵戎之事』。」

老死今盡，而後來者未嘗聞金鼓、識戰陣也。生於無事而飽於衣食也，其勢不得不驕惰。今衛兵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給糧，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驕如此，況肯冒辛苦以戰鬬乎！前日西邊之吏，如高化軍、齊宗舉兩用兵而原校：一作「兩」。輒敗，❶此其効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鬬戰，惟耗農民爲之，❷可也。柰何有爲兵之虛名，而其實驕惰無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長大壯健者皆在南畝，農隙則教之以戰。今乃大異，一遇凶歲，則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長大而試其壯健者，招之去爲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爲廂兵。原校：一作「軍」。吏招人多者有賞，而民方窮時争投之，故一經凶荒，則所留在南畝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爲兵，則恐爲盜。噫！苟知一時之不爲盜，而不知其終身驕惰而竊食也。古之長大壯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長大壯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盡力乎南畝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爲僧、兵，則終身安佚而享豐腴，則南畝之民不得不日減也。故曰有誘民之弊者，謂此也。其耗之一端也。

古者計口而受田，家給而人足。井田既壞，而兼并乃興。今大率一户之田及百頃者，養客數十家。其間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不過十餘户。其餘皆出産租而僑居者曰浮客，而有畬田。夫此數十家者，素非富而畜積之家

❶「高化軍」，原卷後校云「疑」。按《宋史·地理志》無「高化軍」，疑爲「安化郡」之誤。又「齊宗舉」，《宋史》作「齊宗矩」。

❷「惟」，原卷後校：「一作『雖』。」

也，其春秋神社、婚姻死葬之具，又不幸遇凶荒與公家之事，當其乏時，嘗舉責原校：一作「債」。於主人，而後償原校：一作「責」。之，息不兩倍則三倍。及其成也，出種與税而後分之，償三倍之息，盡其所得或不能足。其場功朝畢而暮乏食，則又舉之。故冬春舉食則指麥於夏而償，麥償盡矣，原校：一無四字。夏秋則指禾於冬而償也。似此數十家者，常食三倍之物，而一户常盡取百頃之利也。夫主百頃而出税賦者一户，盡力而輸一户者數十家也。就使國家有寬征薄賦之恩，是徒益一家之幸，而數十家者困苦常自如原校：一作「乏」。也。故曰有兼并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

民有幸而不役於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頃至一頃，皆以等書於籍。而公役之多者爲大役，少者爲小役，至不勝，則賤賣其田，或逃而去。故曰有力役之弊者，謂此也。此亦耗之一端也。

夫此三弊，是其大端。又有奇衺之民去爲浮巧之工，與夫兼并商賈之人爲僭侈之費，又有貪吏之誅求，賦斂之無名，其弊不可以盡舉也。既不勸之使勤，又爲衆弊以耗之。大抵天下中民之士原校：一作「事」。富且原校：一作「與」。貴者，化麤糲爲精善，是一人常食五人之食也。爲兵者，養父母妻子，❶而原校：一作「爲」。計其饋運之費，是一兵常食五農之食也。爲僧者，養子弟而自豐食，是一僧常食五農之食也。貧民舉倍息而食者，是一人常食二人三人之食也。天下幾何其不乏也！

何謂不量民力以爲節？方今量國用

❶「養」，原爲墨丁，今據影元本、衡本補。

而取之民，未嘗量民力而制國用也。古者冢宰制國用，量入以爲出，一歲之物三分之，一以給公上，一以給民食，一以備凶荒。今不先制乎國用，而一切臨民而取之。故有支移之賦，❶有和糴之粟，有入中之粟，有和買之絹，有雜料之物，茶鹽山澤之利有榷有征。制而不足，則有司屢變其法，以争毫末之利。用心益勞而益不足者，何也？制不先定，而取之無量也。

何謂不量天力之所任？此不知水旱之謂也。夫陰陽在天地間騰降而相推，不能無愆伏，如人身之有血氣，不能無疾病也。故善醫者不能使人無疾病，療之而已；善爲政者不能使歲無凶荒，備之而已。堯、湯大聖，不能使無水旱，而能備之者也。古者豐年補救之術，三年耕必留一年之蓄，是凡三歲期一歲以必災也。此古之善知天者也。今有司之調度，用原校：一作「歲」。足一歲而已，是期天歲歲不水旱也。故曰不量天力之所任。是以前二三歲，連遭旱蝗而公私乏食，是期天之無水旱，卒而遇之，無備故也。

夫井田什一之法，不可復用於今。爲計者莫若就民而爲之制，要在下者盡力而無耗弊，上者量民而用有節，則民與國庶幾乎俱富矣。今士大夫方共修太平之基，頗推務本以興農，故輒原其弊而列之，以俟興利除害者採於有司也。

兵儲

原校：疑。慶曆四年。

惟王建官，各司其局，雖有細大，俾專

❶「有支移之賦」，原卷後校：「一作『有賦有征』。」

董其權，責其成功，斯古制也。被堅執鋭，乃裨校之事，若屯田積穀，在委辦吏爾。而漢末有田禾將軍，屯田北邊，魏興，建典農中郎將。唐置營田使、副、判官。❶雖晉、魏、南北，職未嘗闕。

國家弭獯戎之患，包漢、唐之境，然而塞垣儲偫，罔遵古憲，俾仰給他州饋餉，原校：一作「餫」。此外固無築室、反耕、典農、營田之利。儻遇凶荒，未免艱食。雖有轉運，未免營田。何嘗建明利害，稍致倉廩羨餘，但守空名，曾無實効。當今之議，要在乎河北、河東、陝西戍兵之地，各特置營田使、副、判官，仍在不兼職。若遇水潦行流之處，廣植秔稻；雖荒隙原田，亦當墾闢，播以五穀。今河北保塞，河東并、汾，關中涇陽，悉有水地基址，惟有鄴中西門豹溉田之迹未見興起，得非後人務於因循，而無昔賢識邪？不然，何歷朝而下，涇陂如是？

或曰亦嘗有人建議，良以溉導之時，瀕水之地，恐害及民田，由是而止。斯乃腐儒之見爾，非經遠之士也。夫利害相隨，古猶未免。若利害相半，憚於改作猶可，苟利七害三，當須擇地而行，豈可以小害而妨大利哉？夫如是，鄴中溉田之法若行，關原校：疑。畎水衝民田，秪百户妨閡，而能溉灌千萬頃。瘠土所收，獲利益大，豈止利七而害三？亦嘗訪於彼州人士，僉曰溉田之迹湮廢茲久，土斷力田者不諳其事。殊不知官中他日就功，但於涇陽鄭白渠和雇水工，及彼中負罪百姓，悉可分配此地，俾之開導。民既見之，必倣傚矣，又豈成功之難？然後特置營田使、副、判官，專董其役。西北

❶「置」，影元本、衡本作「建」。

二邊不間水陸，並放此分職，何假飛芻輓粟，率鍾致石，坐困民力以供軍實哉。

塞垣原校：疑。慶曆四年。

先王肇分九州，制定五服，必内諸侯而外夷狄，姑務息民，弗勤遠略。其來也，調戍兵以禦之；其去也，備戰具以守之。修利隄防，申嚴斥堠。❶或來獻貢，得以羈縻。蓋聖人制禦戎之常道，嚴尤所謂得其中策，古今大概，在乎謹邊防、守要害而已。古之制塞垣也，與今尤異。漢、唐之世，東自遼海、碣石、榆關、漁陽、盧龍、飛狐、鴈門、雲中、馬邑、定襄，西抵五原、朔方諸郡，每歲匈奴高秋膠折，塞上草衰，控弦南牧，陵犯漢境。於是守邊之臣，防秋之士，據險而出奇兵，持重而待外寇。

近世晉高祖建義并門，得戎王爲援，既已，乃以幽、薊山後諸郡爲邪律之壽。故今劃塞垣也，自滄海、乾寧、雄、霸、順安、廣信，由中山拒并、代，自兹關東無復關險。故契丹奄有幽陵，遂絶古原校：一作「虎」。北之隘，❷往來全師入寇，徑度常山，陵獵全魏，澶淵之役以至飲馬於河，烝民不聊生矣。非北原校：一作「索」。虜雄盛如此，失於險固然也。

今既無山阜設險，所可恃者，惟夾峙壘，道引河流，固其復水，爲險濬之勢，就其要害屯以鋭兵，兹亦護塞垣之一策也。今廣信之西有鮑河，中山之北有唐河，盡可開決水勢，修利陂塘。或導自長河之下、金山

❶「斥堠」，原卷後校：「一作『斥候』。」
❷按，「古北口」，五代時稱「虎北口」。

之北，派于廣信、安肅，達于保塞。或包舉蒲陰，入于陽城。然後積水瀰漫，橫絶紫塞，亦可謂險矣。蒲陰、陽城，度其地勢，今塞上之要衝。先是，胡馬將入寇，于兹城駐牙帳數日，❶伺漢兵之輕重。或我師禦扞，❷乃長驅南下，我師既出，即戎人爲全師歸重之地。此所謂藉城險而資寇兵，❸非中國之利。今若修復雉堞，完聚兵穀，與諸城栅，刁斗相聞。鮑、唐二水，交流其下。虜騎縱至，無復投足之地，又焉有擾擾之患？

今之議者，方南北修好，恐邊庭生事。然而戎狄之心，桀驁難信，貪我珍幣，蓄養鋭兵，伺吾人之顑頷，乘邊境之間隙，出乎不意，因肆猖獗。兹乃不圖豫備疆埸，而偷取安逸，弟弟相付，貽後世深患，復如何哉！

代曾參答弟子書❹

參白諸足下。聞吾黨之士思夫子而莫得見也，以有子之貌似夫子，欲假設其位以夫子師之，諸足下必其然乎否耶？吾試爲諸足下陳夫子之道以爲斷。

諸足下知天之有四時乎？春能生物而不能長也，夏能長之而不能成也，秋能有成而不能斂也，斂之者其在冬矣。自生民以來，有大聖德，居大聖位，而作法以濟世者，類不過八九。三皇經始之，五帝纘明之，禹、湯、文、武該洽之，周公祖述之。經

❶「牙帳」，原卷後校：「一作『可汗帳』。」
❷「我師禦扞」，原卷後校：「此句疑有脱誤。」
❸「城」，原卷後校：「一作『賊』。」
❹此文，原爲「續添」置卷後，今移作正文。

始之者春也，纘明之、該洽之者夏也，祖述之者秋也。天恐斯文之中未有以折衷，乃生吾夫子於衰亂之世。前聖之所未立者，俾夫子立之；前聖之所未作者，俾夫子作之。上規聖明，下救淪壞，垂之百王而不變，稽之千古而不疑。雖百周公、百堯舜復出於世，亦無以過夫子也。是夫子於列聖有成歲之功也，是列聖不能斂而夫子斂之也。

吾以謂夫子之道，江漢以濯之，秋陽以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吾與諸足下奚所識知？幸而生於時，得以登其門，望其堂，而傳其道，以光榮其身。吾與諸足下猶衆無名之星也，夫子猶日月之明也，以無名之星代日月之明，雖積累萬數，吾未見其可，況一焉而已乎！諸足下柰何乃不察於是也？天則有一冬，而諸足下有二冬乎？苟有子升夫子之席，而吾與諸足下趨進於左右，斂衣而立，負墻而請，當是時，有子能勿愧乎？吾有以知彼之必愧也。吾儕有所問而不能答，有所辨而不能斷，譁然而往，默然而來，鏗然而叩，寂然而應，當是時，有子能勿慚乎？吾又知彼之必慙也。昔者吾友子淵，寔有聖人之德，不幸短命，前夫子而死。使子淵尚在，而設之於夫子之席，吾猶恐天下之不吾信也。足下以有子之道義，孰與子淵？德明而仁備，孰與子淵？夫子稱而嘆之，孰與子淵？群弟子服其爲人，孰與子淵？達夫子之道而鄰夫子之性，孰與子淵？是數者皆無一可，而獨以其容貌之似，而欲升師之席，竊師之位，不亦難乎！

夫容貌之似者，非獨有子也，陽虎亦似矣。如欲其大似，則當以陽虎爲先，奚先於

有子哉？諸足下果欲何耶？復欲睹夫子之容乎？復欲聞夫子之道乎？如止欲睹夫子之容，則圖之可也，木之可也，何必取弟子之似者以僭其稱而悖其位？如必欲聞夫子之道，不可以苟而已也。

且吾聞之：師其道，不必師其人；師其人，不必師其形。如欲師其道，則有夫子之六經在，《詩》可以見夫子之心，《書》可以知夫子之斷，《禮》可以明夫子之法，《樂》可以達夫子之德，《易》可以察夫子之性，《春秋》可以存夫子之志。是之弗務，而假設以爲尚，此吾所以悼痛而不敢知也。且昔夫子果何師哉？師堯、舜者也，師文王者也，師周公者也。惟曰師其道而已，未聞其假設而師之，則似堯、舜者，似文王者，似周公者，終身而不得見矣。苟不見其人，則亦弗師其道乎？夫麟之於獸也，鳳之於鳥也，出乎其類而處乎長者也。不幸而麟以死，鳳以亡，則亦假設而爲之乎？諸足下盍姑止，不然吾恐萬世之後，完口者寡矣。死而無知則已，如其有知，則子淵、子路輩將瞋目流涕而有責於足下也。諸足下其思之。不宣。參白。

慶曆四年，京師刊《宋文粹》十五卷，皆一時名公之古文，《正統論》七篇在焉，蓋公初本也。《外集》此卷，則公所自改者，至《居士集》十七卷，方爲定本。今並存之，使學者有考焉。

江鈿《文海》多以它人文爲公所作，其章章者《筠州學記》，曾鞏文也。綿本亦誤收。《察言論》，唐庚文也。甚至元豐以後暨徽宗朝所下制詔，亦有託

公名者，自當删去。惟《京本英辭類稿》似少僞妄，而《代曾參答弟子書》，不知何人之文，與此卷《兵儲》、《塞垣》兩論，皆可疑。削之，恐無以解後來之惑，姑留而著其説。

外集卷第九

歐陽脩全集卷六十　外集卷第十

經　旨

石鷁論

夫據天道，仍人事，筆則筆而削則削，此《春秋》之所作也。援他説，攻異端，是所是而非所非，此三《傳》之所殊也。若乃上揆之天意，下質諸人情，推至隱以探萬事之元，垂將來以立一王之法者，莫近於《春秋》矣。故杜預以謂經者不刊之書，范甯亦云義以必當爲理。然至一經之指，三《傳》殊説，是彼非此，學者疑焉。

魯僖之十六年：「隕石于宋五。六鷁退飛，過宋都。」《左氏》傳之曰：「石隕于宋，星也。六鷁退飛，風也。」《公羊》又曰：「聞其磌然，視之則石，察之則五，故先言石而後言五。視之則鷁，徐而視之則退飛，故先言六而後言鷁。」《穀梁》之意，又謂先後之數者，聚散之辭也。石、鷁猶盡其辭，而況於人乎？《左氏》則辨其物，《公》、《穀》則鑒其意。噫，豈聖人之旨不一邪？將後之學者偏見邪？何紛紛而若是也。

且《春秋》載二百年之行事，陰陽之所變見，災異之所著聞，究其所終，各有條理。且《左氏》以石爲星者，莊公七年「星隕如雨」，若以所隕者是星，則當星隕而爲石，何得不言星而直曰隕石乎？夫大水、大雪，爲異必書。若以小風而鷁自退，非由風之

力也。若大風而退之，則衆鳥皆退，豈獨退鷁乎？成王之風有拔木之力，亦未聞退飛鳥也。若風能退鷁，則是過成王之風矣，而獨經不書曰大風退鷁乎？❶以《公羊》之意，謂數石、視鷁而次其言。且孔子生定、哀之間，去僖公五世矣，當石隕、鷁飛之際，是宋人次於舊史，則又非仲尼之善志也。且仲尼隔數世修經，又焉及親數石而視鷁乎？《穀梁》以謂石後言五、鷁先言六者，石、鷁微物，聖人尚不差先後，以謹記其數，則於人之褒貶可知矣。若乃「西狩獲麟」不書幾麟，「鸜鴿來巢」不書幾鸜鴿，豈獨謹記於石、鷁，而忽於麟、鸜鴿乎？如此，則仲尼之志荒矣。殊不知聖人紀災異，著勸戒而已矣，又何區區於謹數乎？必曰謹物察數，人皆能之，非獨仲尼而後可也。

噫！三者之説，一無是矣。而周内史叔興又以謂陰陽之事，非吉凶所生。且天裂陽，地動陰，有陰陵陽則日蝕，陽勝陰則歲旱。陰陽之變，出爲災祥，國之興亡，由是而作。既曰陰陽之事，孰謂非吉凶所生哉？其不亦又甚乎！

辨左氏

左丘明作《春秋外傳》，以記諸國之語，其記柯陵之會曰：「單襄公見晉厲公視遠而步高，且告魯成公以晉必有禍亂。成公問之曰：『天道乎？人事也？』❷單子曰：『吾非瞽瞍，❸焉知天道。吾見晉侯之容

❶「獨經」，原卷後校：「一作『經獨』。」
❷「也」，原卷後校：「一作『乎』。」
❸「瞍」，原卷後校：「一作『史』。」衡本作「史」。

矣。』又曰：『觀其容，知其心。』後卒如單子之言。」甚矣，丘明之好奇，而欲不信其書以傳後世也。若單子之言然，則夫單子者，未得爲篤論君子也，幸其言與事會而已。不然，丘明從後書之，就其言以合其事者乎？

何以論之？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人之心，知其必禍福也。夫禮之爲物也，聖人之所以飾人之情而閑其邪僻之具也。其文爲制度，皆因民以爲節，而爲之大防而已。人目好五色，爲制文物采章以昭之；耳樂和聲，爲制金石絲竹以道之；體安尊嚴，爲制冕弁衣裳以服之。又懼其佚而過制也，因爲之節。其登車也，有和鑾之節；其行步也，有佩玉之節；其環拜也，有鍾鼓之節。其升降周旋，莫不有節。是故有其服，必有其容。故曰正其衣冠，尊其瞻視，儼然人望而畏之，則外閑其邪，而使非僻之心不入而已。衣冠之不正，瞻視之不尊，升降周旋之不節，不過不中禮而已，天之禍福於人也，豈由是哉？人之心又能以是而知之乎？夫喜怒哀樂之動乎中，必見乎外，推是而言猶近之。單子則不然，乃以絶義棄德因其視瞻行步以觀之，又以謂不必天道止於是，而禍福於是皆可以必。此故所謂非篤論君子，而其言幸與事會者也。

《書》曰：「象恭滔天。」又曰：「巧言令色孔壬。」夫容之與心，其異如此。故曰觀其容，雖聖人不能知其心。堯、舜之無後，顔回之短命，雖聖人不可必。夫君子之修身也，内正其心，外正其容而已。若曰因容以知心，遂又知其禍敗，則其可乎？

三年無改問

或問：「傳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信乎？」曰：「是有孝子之志焉，蹈道則未也。凡子之事其親，莫不盡其心焉爾。君子之心正，正則公。盡正心而事其親，大舜之孝是也，蓋嘗不告而娶矣，豈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惟至公，不敢私其所私，私則不正。以不正之心事其親者，孝乎？非孝也。故事親有三年無改者，有終身而不可改者，有不俟三年而改者，不敢私其所私也。衰麻之服，祭祀之禮，哭泣之節，哀思之心，所謂三年而無改也。世其世，奉其遺體，守其宗廟，遵其教詔，雖終身不可改也。國家之利，社稷之大計，有不俟三年而改者矣。禹承堯、舜之業，啓嗣之，無改焉可也。武王繼文之業，成王嗣之，無改焉可也。使舜行瞽之不善，禹行鯀之惡，曰俟三年而後改，可乎？不可也。凡爲人子者，幸而伯禹、武王爲其父，無改也，雖過三年，忍改之乎？不幸而瞽、鯀爲其父者，雖生焉猶將正之，死可以遂而不改乎？文王生而事紂，其死也，武王不待畢喪而伐之，敢曰不孝乎？至公之道也。魯隱讓桓，欲成父志，身終以弑，《春秋》譏之，可曰孝乎？私其私者也。故曰凡子之事其親者，盡其心焉爾。心貴正，正則不敢私，其所私者大孝之道也。」

曰：「然則言者非乎？」曰：「夫子死，門弟子記其言，門弟子死，而書寫出乎人家之壁中者，果盡夫子之云乎哉？」❶

❶「云」，衡本作「言」。

易或問❶景祐四年

或問曰：「王弼所用卦、爻、《彖》、《象》，其説善乎？」曰：「善矣，而未盡也。夫卦者，時也。時有治亂，卦有善惡。然以《彖》、《象》而求卦義，則雖惡卦，聖人君子無不可爲之時。至其爻辭，則艱厲悔吝凶咎，雖善卦亦嘗不免。是一卦之體而異用也。卦、《彖》、《象》辭常易而明，爻辭嘗怪而隱。是一卦之言而異體也。知此，然后知《易》矣。夫卦者，時也；爻者，各居其一位者也。聖人君子道大而智周，故時無不可爲。凡卦及《彖》、《象》，統言一卦之義，爲中人以上而設也。爻之爲位有得失，而居之者逆順六位，❷君子小人之雜居也。君子之失位，小人之得位，皆凶也。居其位而順其理者吉，逆其理者亦凶也。六爻所以言得失逆順，而告人以吉凶也。爻辭兼以原校：疑。中人以下而設也。❸是以論卦多言吉，考爻多凶者，由此也。卦、《彖》、《象》辭，大義也。大義簡而要，故其辭易而明。爻辭，占辭也。占有剛柔進退之理，逆順失得吉凶之象，而變動之不可常者也，必究人物之狀以爲言，所以告人之詳也。是故窮極萬物以取象，至于臀脽鼠豕，皆不遺其及于怪者，窮物而取象者也。其多隱者，究物之深情也。所以盡萬物之理，而爲之萬事之占也。」

或曰：「《易》曰：『君子順天休命。』又

❶ 此題，原卷後校云：「《文海》作『答問卦爻彖象』。」

❷ 「逆順」上，影元本校：「一有『有』字。」

❸ 「兼以」，影元本校：「『以』，一作『爲』。」

曰：『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其《繫辭》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易》之爲説一本於天乎？其兼於人事乎？」曰：「止於人事而已矣，天不與也，在諸否、泰。」「然則天地鬼神之理可以無乎？」曰：「有而不異也，在諸謙。知此，然後知《易》矣。《泰》之《象》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否》之《象》曰：『小人道長，君子道消。』夫君子進，小人不得不退；小人進，君子不得不退。其勢然也。君子盛而小人衰，天下治於泰矣；小人盛而君子衰，天下亂於否矣。❶否、泰，君子小人進退之間爾，天何與焉？」問者曰：「君子小人所以進退者，其不本於天乎？」曰：「不也。上下交而其志同，故君子進以道；上下不交而其志不通，則小人進以巧。此人事也，天何與焉？」又曰：「《泰》之《象》不云乎『天地交而萬物通』，《否》之《象》不云乎『天地不交而萬物不通』乎？」曰：「所以云者，言天地也。其曰上下之交不交者，言人事也。嗚呼！聖人之於《易》也，其意深，其言謹。《謙》之《象》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聖人之於事，知之爲知之，不知爲不知，所以言出而萬世信也。夫日中則昃之，月缺則盈之，天吾不知其心，吾見其虧盈於物者矣。物之盛者變而衰落之，下者順而流行之，地吾不知其心，吾見其變流於物者矣。貪滿者多損，謙卑者多福，鬼神吾不知其心，吾見其禍福之被人者矣。若人則可知其情者也。故天地鬼神不可知其心，而見

---

❶「於泰」、「於否」，原卷後校：「《文海》作『而泰』、『而否』。」

其迹之在物者，則据其迹曰虧盈，曰變流，曰害福。若人則可知者，故直言其情曰好惡。故曰其意深而言謹也。然會而通之，天地神人無以異也。使其不與於人乎，修吾人事而已；使其有與於人乎，與人之情無以異也，亦脩吾人事而已。夫專人事，則天地鬼神之道廢；參焉，則人事惑。使人事脩而不廢天地鬼神之道者，謙之《彖》詳矣。治亂在人而天不與者，否、泰之《彖》詳矣。推是而之焉，《易》之道盡矣。」

或問曰：「今之所謂《繫辭》者，果非聖人之書乎？」曰：「是講師之傳，謂之《大傳》，其源蓋出於孔子，而相傳於易師也。其來也遠，其傳也多，其間轉失而增加者，不足怪也。故有聖人之言焉，有非聖人之言焉。其曰『《易》之興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其『文王與紂之事歟？殷之末世周之盛德歟』？若此者，聖人之言也，由之可以見《易》者也。『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幽贊神明而生蓍』，『兩儀生四象』，若此者，非聖人之言，凡學之不通者，惑此者也。知此，然後知《易》矣。」

詩解統序 原校注：蜀中《詩本義》有此九篇，他本無之，故附於此。

五經之書，世人號爲難通者，《易》與《春秋》。夫豈然乎？經皆聖人之言，固無難易，繫人之所得有深淺。今考于《詩》，其難亦不讓二經，然世人反不難而易之，用是通者亦罕。使其存心一，則人人皆明，而經無不通矣。

大抵謂《詩》爲不足通者有三：曰章句

之書也，曰淫繁之辭也，❶曰猥細之記也。若然，孔子爲泛儒矣。非唯今人易而不習之，考于先儒亦無幾人。是果不足通歟？唐韓文公最爲知道之篤者，然亦不過議其序之是否，豈足明聖人本意乎！《易》、《書》、《禮》、《樂》、《春秋》，道所存也。《詩》關此五者，而明聖人之用焉。習其道不知其用之與奪，猶不辨其物之曲直而欲制其方圓，是果於其成乎！故二《南》牽於聖賢，《國風》惑於先後，《豳》居變《風》之末，惑者溺於私見而謂之兼上下，二《雅》混於小、大而不明，三《頌》昧於《商》、《魯》而無辨，此一經大概之體，皆所未正者。先儒既無所取捨，後人因不得其詳，由是難易之説興焉。毛、鄭二學，其説熾辭辯固已廣博，然不合于經者亦不爲少，或失於疎略，或失於謬妄。蓋《詩》載《關雎》，上兼商世，下及武、成、平、桓之間，君臣得失、風原校：一作「土」。俗善惡之事闊廣邃邈，有不失者鮮矣，是亦可疑也。予欲志鄭學之妄，益毛氏疎略而不至者，合之於經，故先明其統要十篇，庶不爲之蕪泥云爾。

二南爲正風解

天子諸侯當大治之世，不得有《風》，《風》之生，天下無王矣。故曰諸侯無正《風》。然則《周》、《召》可爲正乎？曰：可與不可，❷非聖人不能斷其疑。當文王與紂之時，可疑也。二《南》之詩，正、變之間可疑也。可疑之際，天下雖惡紂而主文王，然

❶「繁」，衡本校：「一作『褻』。」
❷「與」，原卷後校：「一作『亦』。」

文王不得全有天下爾，亦曰服事於紂焉。則二《南》之詩作於事紂之時，號令征伐不止於受命之後爾，豈所謂周室衰而《關雎》始作乎？史氏之失也。推而別之，二十五篇之詩，在商不得爲正，在周不得爲變焉。上無明天子，號令由己出，其可謂之正乎？二《南》起王業，文王正天下，其可謂之變乎？此不得不疑而輕其與奪也。學《詩》者多推於周而不辨於商，故正、變不分焉。以治亂本之二《南》之詩，原校：一有「而」字。在商爲變，而在周爲正乎。或曰：未諭。曰：推治亂而迹之，當不誣矣。

周召分聖賢解

聖人之治無異也，一也。統天下而言之，有異焉者，非聖人之治然矣，由其民之所得有淺深焉。文王之化，出乎其心，施乎其民，豈異乎？然孔子以《周》、《召》爲別者，蓋上下不得兼，而民之所化有淺深爾。文王之心則一也，無異也。而説者以爲由周、召聖賢之異而分之，何哉？大抵周南之民得之者深，故因周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周公能行聖人之化乎？召南之民得之者淺，故因召公之治而繫之，豈謂召公能行聖人之化乎？殆不然矣。

或曰：「不繫於《雅》、《頌》，何也？」曰：「謂其本諸侯之詩也。」又曰：「不統於變《風》，何也？」曰：「謂其周迹之始也，列於《雅》、《頌》，則終始之道混矣；雜於變《風》，則文王之迹殆原校：一作「始」。矣。《雅》、《頌》焉不可混周迹之始，其將略而不具乎，聖人所以慮之也，由是假周、召而分焉，非因周、召聖賢之異而別其稱號爾。蓋

民之得者深，故其心厚；心之感者厚，故其詩切。感之薄者亦猶其深，故其心淺；心之淺者，故其詩略。是以有異焉。非聖人私於天下，而淺深厚薄殊矣。」

「二《南》之作，當紂之中世而文王之初，是文王受命之前也。世人多謂受命之前則太姒不得有后妃之號。夫后妃之號非詩人之言，先儒序之云爾。考於其詩，惑於其序，是以異同之論争起，而聖人之意不明矣。」

王國風解

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由不法與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終之以平、桓，平、桓而後，不復支矣。故《書》止《文侯之命》而不復録，《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詩》自《黍離》之什而降於《風》。絶於《文侯之命》，謂教令不足行也；起於周平之年，謂正朔不足加也；降於《黍離》之什，謂《雅》、《頌》不足興也。教令不行，天下無王矣；正朔不加，禮樂徧出矣；《雅》、《頌》不興，王者之迹息矣。

《詩》、《書》貶其失，《春秋》憫其微，無異焉爾。然則詩處於《衛》後而不次於二《南》，惡其近於正而不明也；其體不加周姓而存王號，嫌其混於諸侯而無王也。近正則貶之不著矣，無王則絶之太遽矣。不著云者，《周》、《召》二「南」至正之詩也，次於至正之詩，是不得貶其微弱而無異二《南》之詩爾。若然，豈降之乎！太遽云者，《春秋》之法書王以加正月，言王人雖微必尊於上，周室雖弱不絶其王。苟絶而不

與，豈尊周乎！故曰：王號之存，黜諸侯也；次衛之下，別正、變也。桓王而後，雖欲其正風，不可得也。《詩》不降於厲、幽之年，亦猶《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爾。《春秋》之作，傷典、誥之絶也；《黍離》之降，憫《雅》、《頌》之不復也。幽、平而後，有如宣王者出，則禮樂征伐不自原校：一作「在」。諸侯，而《雅》、《頌》未可知矣，柰何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乎！

十五國次解

《國風》之號起《周》終《豳》，皆有所次，聖人豈徒云哉！而明《詩》者，多泥於疏説而不通。或者又以爲聖人之意，不在於先後之次。是皆不足爲訓法者。

大抵《國風》之次以兩而合之，分其次以爲比，則賢善者著而醜惡者明矣。或曰：何如其謂之比乎？曰：《周》、《召》以淺深比也，《衛》、《王》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陳》、《秦》以祖裔比也，《檜》、《曹》以美惡比也。《豳》能終之以正，故居末焉。淺深云者，周得之深，故先於召。世爵云者，衛爲紂都，而紂不能有之。周幽東遷，無異是也。加衛於先，明幽、紂之惡同，而不得近於正焉。姓族云者，周法尊其同姓，而異姓者爲後。鄭先於齊，其理然也。土地云者，魏本舜地，唐爲堯封。以舜先堯，明晉之亂非魏褊儉之等也。祖裔云者，陳不能興舜，而襄公能大於秦，子孫之功，陳不如矣。原校：一有「聖」字。穆姜卜而遇艮之隨，❶

❶「穆姜」上，衡本校：「一有『當』字。」

乃引《文言》之辭以爲卦説。夫穆姜始筮時，去孔子之生尚十四年爾，是《文言》先於孔子而有乎。不然，左氏不爲誕妄也！推此以迹其怪，則季札觀樂之次，明白可驗而不足爲疑矣。夫《黍離》已下，皆平王東遷、桓王失信之詩，❶是以列於《國風》，言其不足正也。借使周天子至甚無道，則周之樂工敢以周王之詩降同諸侯乎？是皆不近人情不可爲法者。昔孔子大聖人，其作《春秋》也，既微其辭，然猶不公傳於人，第口受而已，况一樂工而敢明白彰顯其君之惡哉？此又可驗孔子分定爲信也。本其事而推之以著其妄，庶不爲無據云。

定風雅頌解

《詩》之息久矣，天子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詩之作，有天下焉，有一國焉，有神明焉。觀天下而成者，人不得而私也；體一國而成者，衆不得而違也；會神明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著矣；不違焉，《風》一矣；不欺焉，《頌》明矣。然則《風》生於文王，而《雅》、《頌》雜於武王之間。《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厲、幽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秦、漢而後，何其滅然也？❷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頌，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情性，情性其能無哉？職詩者之罪也。」通之言，其幾於聖人之心矣。或問：成王、周公之際，風有變乎？曰：《豳》

❶「信」，衡本校：「一作『位』。」

❷「滅然」，原卷後校云：「『滅』字疑。」

是矣。幸而成王悟也，不然，則變而不能復乎！《豳》之去《雅》，一息焉，蓋周公之心也，故能終之以正。

魯頌解

或問：「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非《頌》也，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例爾，何《頌》乎！《頌》惟一章，而《魯頌》章句不等；《頌》無頌字之號，而今四篇皆有。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之』，亦未離乎强也。《頌》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訪於衆人，衆人可之，猶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訪於天下，天下之人亦曰可，然後作之無疑矣。僖公之政，國人猶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貶尚不能逃，未知其《頌》何從而興乎！《頌》之美者不過文、武，文、武之《頌》，非當其存而作者也，皆追述也。僖公之德孰與文、武，而曰有《頌》乎！先儒謂名生於不足，宜矣。然聖人所以列爲《頌》者，其説有二：貶魯之强，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請於天子，其非强乎？特取於魯，其非勸乎？」或曰：「何謂勸？」曰：「僖公之善不過復土宇、修宫室、大牧養之法爾，聖人猶不敢遺之，使當時諸侯有過於僖公之善者，聖人忍絶去而不存之乎？故曰勸爾。而鄭氏謂之備三《頌》，何哉？大抵不列於《風》而與其爲者，所謂憫周之失、貶魯之强是矣，豈鄭氏之云乎？」

商頌解

古《詩》三百始終於周，而仲尼兼以《商

頌》，豈多記而廣録者哉？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一也；予紂之不憾，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曷謂大商祖之德？曰：存商《頌》具矣。曷謂予紂之不憾？曰：憫廢矣。曷謂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矣。按《周本紀》稱武王伐紂，下車而封武庚於宋，以爲商後。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惡紂之暴，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絶其爲後焉。或曰：《商頌》之存，豈異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之知矣。原校：三字一作「知之」。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湯之德微，毒紂之惡有不得其著矣。向所謂存一《頌》而有三益焉者，豈妄云哉！

十月之交解

《小雅》無厲王之詩，著其惡之甚也。而鄭氏自《十月之交》已下，分其篇，以爲當刺厲王，又妄指毛公爲詁訓時移其篇第，因引前後之詩以爲據。其説有三：一曰《節》刺師尹不平，此不當譏皇父擅恣。予謂非大亂之世者必不容二人之專，不然李斯、趙高不同生於秦也。其二曰《正月》惡褒姒滅周，此不當疾。艶妻之説出於鄭氏，非史傳所聞。況褒姒之惡，天下萬世皆同疾而共醜者，二篇譏之，殆豈過哉？其三曰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此不當云番惟司徒。予謂《史記》所載，鄭桓公在幽王八年方爲司徒爾，豈止桓公哉？是三説皆不合於經，不可按法。爲鄭氏者獨原校：一作「又」。

不能自信，而欲指他人之非，斯亦惑矣。今考《雨無正》已下三篇之詩，又其亂説歸向，❶皆無刺厲王之文，不知鄭氏之説何從而爲據也？孟子曰：「説《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非如是，其能通《詩》乎？

外集卷第十

按公《墓誌》等皆云《詩本義》十四卷，江、浙、閩本亦然，仍以《詩圖總序》、《詩譜補亡》附卷末。惟蜀本增《詩解統序》并《詩解》凡九篇，共爲一卷，又移《詩圖總序》、《詩譜補亡》自爲一卷，總十六卷。故綿州於集本收此九篇，它本則無之。今附此卷中。

❶「亂説歸向」，原卷後校云「疑」。

歐陽脩全集卷六十一　外集卷第十一

碑銘

衛尉卿祁公神道碑銘天聖八年

惟太原祁氏，其先出於黃帝之子二十五人，一食於祁，遂爲氏。太原晉公盛於春秋之際，祁氏亦盛於晉。其後世遠而衰，子孫散亡原校：一作「亡散」。之他國，有居譙者，即爲譙人。後幾世，生公，諱某。公由曾祖原校：一有「考」字。以來，畜德藴明，世不大顯。公生幾歲，始有賢子革。革，咸平三年以鄉貢進士中原校：一作「及」。第，始以禄榮其親。後幾歲，公卒。卒之歲，實景祐四年正月二十七日，❶享年六十有一。革既棄官服喪于家，日月原校：二字一作「既」。訖，如禮起復，就仕。仕又某年，始爲尚書郎。然後又以爵榮之，一命贈大理評事，累升衛尉卿。夫人楚氏，某人女，其賢爲公之配，後公以卒。天聖八年，始以公、夫人之喪，合葬譙縣湯陰鄉。將葬，乃考其世德，刻石藏墓中。又圖刻於墓隧之外，以暴露顯揚，孝子之心也。

初，公閒居，常命革曰：「祁氏世有仕族，原校：一作「官」。名聲可稱聞者，比比出於

❶「景祐」，原卷後校：「碑云景祐四年卒，天聖八年葬。按天聖在景祐之前，疑『景祐』當作『景德』。」

時。自國家建隆以來，天子每原校：一作「歲」。歲下書四方，舉賢能之士以官之，而四方之人摩肩争出，獨祁氏無一人之迹至譙刺史廷下稱應書者，豈吾門遂廢乎？抑大廢而後興也？或後遂興，興由汝也？」於是盡出其家之有，益市群書，日釀酒爲具以待四方之賓，使與之遊。每鄉里大儒先生講説授學校，原校：一作「徒」。子即隨酒具以往，勤勤盡其歡，歲時未嘗懈怠。不原校：一有「敢」字。顧資産之有無者，惟奉其家祭祀及以禮士君子爾，由是浸漸以成人。及享子禄，不數歲乃終，人謂力勞而報約，何也？既而享名爵，登九卿，然後鄉里榮之。夫享子養，人之常，殁而榮不朽，顧天之報予，孰云無厚薄哉！惟公以純篤敦實，履其身，行其家，以大其門。教其子，卒成其志，志成矣而身殁，身殁而名益榮矣。今又得顯書其行，揭之金石，以彰爲善之効，而以其餘勸於後人，得爲賢也。

噫！今有人原校：一作「人有」。負材與能昂立人上，與時争高下，不肯分寸屈其心，而卒困厄顛踣，怏怏不得志，欲一縣佐不可得，以至窮且老殁無聞者；幸而得志，處富貴，極崇高，即死而身名俱滅，子孫至爲僕隸轉死溝壑者，亦不可數。用彼較此，得失孰多乎？豈負材與畜德，所享固不同耶？碑具，使來乞辭。辭具，又爲之詩，以貽譙里之童子使歌之，以永公之無窮也。

衣車赫赫馳者誰？生世不聞死莫知。卿居里門乃褐衣，殁榮之存令名垂。人有不信考斯碑，卿之有碑由子爲，後之父者宜所思。

諫議大夫楊公墓誌銘 景祐二年

府君，杭州錢塘人。其譜曰漢太尉震之後，世出弘農，其後微遠，不得譜録。❶府君之九代祖隱朝，始復得次序，曰隱朝生燕客，燕客生堪，而猶爲弘農人。堪生承休，是謂皇高祖，唐天祐元年，爲刑部員外郎，副給事中鄭祁使吴越，册錢鏐爲王，楊行密亂江淮，道阻不克歸，遂留杭州，始分弘農之籍籍錢塘。初，承休之行也，挈其子巖以俱。巖仕吴越國，位至丞相，是謂皇曾祖。生尚書職方員外郎諱鄮，是謂皇祖。生贈禮部尚書諱蠙，是謂皇考。

府君幼失其父，有志節，不群諸兒，母元夫人獨愛之。夫人之喪尚書也，内外之姻未嘗有見其笑者，府君生十歲，作《雪賦》一篇，始爲之笑。及長，尤好學，日必誦書數萬言，或晝夜不息，臨食至失七筯。已而病其目，❷元夫人奪藏其書，府君盜之，亡鄰家以讀。

大宋受命，太宗皇帝即位之三年，吴越忠懿王朝京師，以其地納籍有司，吴越國除。隨其皇祖以族行，寓宋州。三舉進士，端拱二年中乙科，歷蔡州新昌縣令，遷著作佐郎、知德州。爲政有治迹，詔書褒之。咸平三年，交趾獻馴犀，府君以祕書丞監在京商税院，因奏《犀賦》。真宗嘉之，召試學士院，遷太常博士。賦，一時文士争相傳誦不及。明年，又上書自薦，獻所爲文二十餘萬言，乃直集賢院，知袁、筠二州，提點開封府

❶ 「録」，原卷後校：「一作『牴』。」

❷ 「病」，衡本作「疾」。

界諸縣。入爲三司鹽鐵判官，知越州，提點淮南刑獄。爲宰相王文穆公不悦，以事罷之，卒坐考試國子監生，貶監陳州榷酒。逾年，得知常州，復入三司，判磨勘司。丁元夫人憂，服除，判户部勾院。比自薦及是，二十七年矣。然少孤，能自立，力勤苦爲文章，❶履其身以儉約，不妄自爲進取。其官業行己之方，一皆自信於聖人之道，不肯少顧時之人所爲，而時之人亦以有德君子名之。故其直集賢院者二十七年，不遷官，由太常博士纔至刑部郎中，有出其後者往往至榮顯。或有笑其違世自守以質朴，諷使少改其爲者。府君歎曰：「吾不學乎世，學乎聖人，❷由是以至此。吾之所有，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于天子矣。今欲孰附以進邪？」其信道深篤不可屈曲如此。天聖四年，以久次，遷集賢修撰，出知應天府，同糾察在京刑獄，轉兵部郎中。六年，年六十五，老矣，始召以知制誥。

府君與潁川陳從易，皆以好古有文行知名。然二人者，皆久不用，遂以老，既而一日並用之。是時學者稍相習，務媮竄爲文章，在位稍以爲患，皆以謂天子用耆老將有意矣。而又下詔書，勑學者禁浮華，使近古道，然後以謂用二人皆不無意矣，而皆恨其晚也。

居二歲，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出知亳州。於州封號略縣男，食邑三百户。明道二年四月十日，以疾卒於州之正寢，年六十有九。其病將卒，猶不廢學。有文三

❶「力」，原作「身」，今據影元本、衡本改。

❷「學乎聖人」，原卷後校：「四字上一有『而』字。」

十卷，曰《隱居集》，❶又五卷，曰《西垣集》。

嗚呼！　畜其學以老，不克用，獨見於文章，然其文卒待一施於朝廷，遂位榮顯。既貴，贈其皇考禮部尚書，母太原郡太君。其婦曰漳南縣君張氏，❷後夫人南陽郡君，亦張氏。　蔭其男，長曰湑，明州觀察支使；次曰濬，江陰軍司理參軍；次曰泳、漸、沆、渢，皆將作監主簿。既終，又蔭二孫某官。其餘慶之及者三世，❸則夫守道者，未必果不遇也。

噫！　楊氏嘗以族顯於漢，爲三公者四世。　漢之亂，更魏涉晉，戕賊原校：一作「斲」。於夷胡，而漢之大人苗裔盡矣。　比數百歲，下而及唐，然楊氏之後獨在。　太和、開成之間，曰汝士者與虞卿、魯士、漢公，又以名顯於唐，居靖恭坊楊氏者，大以其族著。　唐之亂，極於懿、僖、昭三宗，下更五姓，天下厖裂，焚蕩翦薙，而唐之名臣之後盡矣。　又幾百年至于今，然楊氏之後獨在，及府君又大顯。　始震嘗有德於漢而死以無辜，君子悼震曰不幸，然孰知夫世不昌且久歟？　而府君又畜其德，則孰知其後世又不然歟？　於其葬也，是宜銘。　銘，蓋所以使後世之有考也。

府君卒後若干年，以景祐二年某月某日，葬杭州某縣某鄉。　漳南縣君先府君二十六年以亡，及是合葬，自有誌。　府君初名侃，後避真宗皇帝舊名，改曰大雅，字子正。銘曰：

楊氏之先，自震有聞。　有盛有衰，世惟

❶「居」，原爲空格，今據衡本校「一作『居』」補。

❷「其婦」，原卷後校：「二字上一有『封』字。」

❸「慶」，原爲空格，今據衡本補。

厥人。由漢迄今，更難冒亂。歷時千年，而世三顯。府君之顯，不彰于初。其久不渝，卒克以敷。弘農之分，遂播南土。嗚呼！德則承其先，而葬也塋于原校：一作「於」。祖。

尚書職方郎中分司南京歐陽公墓誌銘景祐元年

公諱潁，字孝叔。咸平三年，舉進士中第，初任峽州軍事判官，有能名，即州拜秘書省著作佐郎、知建寧縣。未半歲，峽路轉運使薛顏巡部至萬州，逐其守之不治者，以謂繼不治非尤善治者不能，因奏自建寧縣往代之。以治聞，由萬州相次九領州而治之。一再至曰鄂州。二辭不行：初彭州，以母夫人老，不果行；最後嘉州，以老告，不行。實治七州，州大者繁廣，小者俗惡而姦，皆世指爲難治者。其尤甚曰歙州，民習律令，性喜訟，家家自爲簿書，凡聞人之陰私毫髮、坐起語言，日時皆記之，有訟則取以證。其視入狴牢就桎梏，猶冠帶偃簀，恬如也。盜有殺其民董氏於市，三年捕不獲，府君至，則得之以抵法。又富家有盜夜入啓其藏者，有司百計捕之甚急，且又大購之，皆不獲，有司苦之。公曰勿捕與購，獨召富家二子，械付獄，鞫之。州之吏民皆曰「是素良子也」，大怪之，更疑互諫。公堅不回，鞫愈急，二子服。然吏民猶疑其不勝而自誣，及取其所盜某物於某所，皆是，然後讙原校：一作「嘆」。曰：「公，神明也。」其治尤難者若是，其易可知也。

公剛果有氣，外嚴内明，不可犯，以是施於政，亦以是持其身。初，皇考侍郎爲許田令，時丁晉公尚少，客其縣。皇考識之，

曰貴人也，使與之遊，待之極厚。及公佐峽州，晉公薦之，遂拜著作。其後，晉公居大位，用事，天下之士往往因而登榮顯，而公屏不與之接。故其仕也，自著作佐郎、祕書丞、太常博士，尚書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郎中，皆以歲月考課，次第陞，知萬、峽、鄂、歙、彭、鄂、閬、饒、嘉州，❶皆所當得。及晉公敗，士多不免，惟公不及。明道二年，以老乞分司，有田荊南，遂歸焉。以景祐元年正月二十六日終于家，年七十有三。祖諱某，❷贈某官。原校：疑。皇妣李氏，贈某縣君。夫人曾氏，某縣君，先亡。

公平生彊力，少疾病。居家，忽晨起作遺戒數紙，以示其嗣子景昱曰：「吾將終矣。」後三日，乃終。而嗣子景昱能守其家，如其戒。

歐氏出於禹，禹之後有越王句踐。句踐之後有無疆者，爲楚威王所滅，無疆之子皆受楚封，封之烏程歐陽亭者，爲歐陽氏。漢世有仕爲涿郡守者，子孫遂北，有居冀州之渤海，有居青州之千乘。而歐陽仕漢，世爲博士，所謂歐陽尚書者也。渤海之歐陽有仕晉者曰建，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也。建遇趙王倫之亂，其兄子質南奔長沙。自質十二世生詢，詢生通，仕於唐，皆爲長沙之歐陽，而猶以渤海爲封。通又三世而生琮，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家焉。自琮八世生萬，萬生和，和生雅，❸雅生高祖諱效，高

❶ 下「鄂」字，衡本作「岳」。按本文前有「一再至曰鄂州」，則鄂州兩見，不爲誤。

❷ 「祖」，衡本作「考」。

❸ 「萬生和，和生雅」，原作「萬生雅」，今據衡本改。按本書集本《歐陽氏譜圖序》與《譜圖》皆載「萬生某，某生雅」，則「某」，即衡本之「和」。

祖生曾祖諱託，曾祖生皇祖武昌令諱郴，皇祖生公之父贈户部侍郎諱倣，皆家吉州，又爲吉州之歐陽。及公，遂遷荆南，且葬焉，又爲荆南之歐陽。嗚呼！公於脩，叔父也。銘其叔父，宜於其世尤詳。銘曰：

壽孰與之，七十而老。禄則自取，於取猶少。扶身以方，亦以從公。不變其初，以及其終。

都官郎中王公墓誌銘 明道二年

明道元年五月二十四日，尚書都官郎中王公，以疾終于許州私第。明年十月，其孤宗彭、宗古奉公之喪及公之先君、先夫人，俱葬于許州長社縣白兔原。

公諱世昌，字次仲。少屬文，舉進士，端拱元年登科第，補鳳翔郿縣主簿，再調開封士曹參軍，知杭州鹽官縣，又改蘇州常熟縣。轉運使張式以治狀奏充秀州判官，遷著作佐郎，知彭州九隴縣，轉太常丞。會鹽鐵上言建安茶税不充，請擇材臣幹其任，❶公膺是選，歲增四十萬。❷三年歸朝，優詔嘉奬，擢知饒州，連典蜀、福二州。歷太常博士，屯田、都官、職方三員外郎，權三司判官，出知鄧州，轉屯田郎中，徙東川。賜三品服，移成州，權莅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又知澤州，轉都官郎中，知絳州。老疾上章，得分司西京。享年七十有八。

公性明察，凡爲郡，獄訟無細大，皆呼前，面質其罪，有冤者立辨出之，獄官俯伏受教，僚佐充員而已。故所至稱有治聲，亦

❶「幹」，衡本作「轉」。
❷「十」，影元本、衡本作「千」。

用此爲人所擠，成州之遷是也。好接士類，不以年耆自處，候門者雖晚進，皆與均禮，論者多之。

初娶李氏。再娶水丘氏，❶封歸安縣君，柔婉有婦道，早亡。生子三人：長宗説，終杭州臨安主簿；次宗古，前連州陽山令；次宗彭，前孟州汜水主簿。女四人：長適涇州支使宋齊古；次早夭；次適侍御史楊偕；次適光禄寺丞呂昌齡。臨安有子一人師温，郊社齋郎。陽山子師良、師儉，皆郊社齋郎，二女俱幼。銘曰：

八十其齡，三品其服。有子有孫，以才以淑。吁嗟令人兮，嚮用茲福。

左班殿直胥君墓誌銘 慶曆二年

胥姓出晉大夫童，世久徙遷，失其譜。君諱某，字致堯。有子曰沆，能略言其世，曰：「吾家爲燕人，十三代祖儀，爲唐御史中丞，坐言武后事，貶臨川，❷後世因家焉。胥氏義聞鄉閭，門有旌表。由吾先君而上，祖諱某，仕僞唐袁州宜春令。父諱某，當周世宗取淮南，李氏日益衰亂，因徙家合肥。及吾先君，始禄于朝，然卒於不得志。今其葬，敢再拜以請。」

予爲考次君之行曰：君少力學爲文辭，端拱、咸平之間，再舉進士，嘗中選矣。時天子諒闇，不能廷試進士，疑有司選太多，削其奏籍之半，乃罷去。其冬，契丹犯邊，天子幸魏，又將幸真定。君以草澤應詔，上書理檢，言兵事，且曰：「臣言有不可

❶「水丘氏」，原卷後校：「集本多作『巫丘』。」
❷「臨川」，衡本作「臨州」。

書者，非人主不得聞。」天子召見，爲屏左右，聽其説矍然而悟，將拜某官。既出，大臣詰其事，不肯對。大臣皆不悦，曰：「且可以職縻之。」以爲三班借職，君辭不就。天子還京師，又固辭，願從進士試禮部，皆不許，以監温州天富鹽監。君歎曰：「吾親老，敢擇禄邪！凡世所謂材者，惟施無不利乃可謂能，吾將有爲也。」已乃受命，凡治鹽三歲，增其舊二百餘萬斛。罷歸，以能被薦，未暇録。初，契丹陷黎陽，滑州守張秉請君將戍兵擊河淩以斷賊，契丹去，張公以君爲材，留君護漁池、迎陽二埽。朱博代守滑，乃曰：「河恐滑人者，趨西埽爾，請君兼護之。」君疏河爲别流以殺其勢。明年，河棄西埽去，滑人無水恐，歲省工材百餘萬。秩滿，有司上君鹽最、護河之功，遷奉職，君意不滿，辭不拜。丁母夫人某氏憂，終喪，不許，以監黄州商税，餘年課爲最。召還，在道，用祀汾陰恩，卒遷奉職，監杭州排岸司，浚浙江、龍山二閘，廢清河堰以通漕，杭人至今便之。爲端州兵馬監押，就遷右班殿直。給事中樂黄目舉君材任閤門祇候，有司限例不行，得温州兵馬監押，期還遷職。在温州聞黄目死，前舉狀格不用，君歎曰：「豈吾命邪！」今天子即位，遷左班殿直，以疾求監壽州酒税。逾年請告，就醫京師。天聖元年十月某日，卒于建平坊，享年五十有九。初娶宋氏，生三男，曰沆、澄、泳，澄早卒。二女，長亦早卒，次適某氏。再娶沈氏，後君卒。初，君之喪寓葬朝陽門外，慶曆二年某月某日，葬于某縣某鄉某原。銘曰：

余悲胥君，始以儒者自進，而仕也非其志。方其以一布衣，飛箝人主之意，其志壯

哉，豈止於此！自古賢材明智之士，困於失職多矣，豈天所不相邪？豈其力不足邪？蓋苟者多得，偷者易安，守義而窮，乃理或然。嗟乎胥君，永矣茲阡。

内殿崇班薛君墓誌銘 治平三年

公諱塾，字宗道，絳州正平人，資政殿學士、兵部尚書河東簡肅公之弟。於惟簡肅，爲時顯人，天聖、明道間，實參大政，以道德剛直外正於朝，孝友敦睦内仁其家。其爵命之榮上逮三世，旁禄其族子，官者三十人。公於原校：一作「于」。太保諱景之廟爲曾孫，太傅諱温瑜之廟爲孫，太師諱化光之廟爲第五子。少以簡肅蔭補三班借職，九遷内殿崇班，享年六十五以終。

公爲人果毅質直，喜以氣節自高。少好學，嘗爲文詞。仕雖不章，官能其職。初監曲沃縣酒税，民素苦伐薪給官炊，公始更用石炭，民得不苦，至今賴之。又監龍門縣清澗木税，❶絳州鹽酒税，河中府浮橋，凡所施設皆有法，後人雖欲輒更，莫能也。蜀民易摇，喜倡事以相驚譁，遂緣爲亂。公爲兵馬監押，旁郡呼曰「盜將大至」，公能以重鎮之，州卒無事，民恃以安。歲滿，州乞留，不克。知河池縣，賦役刑罰示民以信，使民知政，而吏無所措其姦。始建孔子廟，春秋飭其牲器，以與邑人行事，民初識學校之禮。當時名臣，若今樞密副使杜公，多薦其材，以兄嫌避不升用。奉使走馬承受滄州路公事，數對便殿，言利害，皆可施行。歷監通利軍，陝、蜀二州兵。康定二年六月十五日

❶「又監」，原卷後校：「一作『後監』。」

壬辰，以疾卒于蜀州之廨。其長子曰大理寺丞、通判陵州仲孺，扶其柩歸于絳州，道出河池，河池之民泣遮于路曰：「此吾民之所思也。」公卒之六日，夫人吴氏卒于代州。其次子曰大理寺丞、通判代州宗孺，以其喪歸，遂合葬于正平縣清源鄉周村原，用慶曆元年十二月二十一日丙申之吉。二子皆以材賢，克承其家。女一人，適將作監主簿鄭宗賢。銘曰：

薛絳大族，興自簡肅。簡肅之哲，其剛烈烈。公躬直清，官以材稱。惟賢是似，不愧其兄。薛有世次，簡肅之碑。公墓南原，銘以識之。

長安縣太君盧氏墓誌銘 景祐三年

夫人盧氏。其父諱之翰，單父人。好學，通五行律曆，善籌策。中進士第。至道中，用兵河西，以爲陝西轉運使，屢爲太宗言靈武事，不合意，輒貶。既而事驗，思之，輒復召用，由是卒爲名臣，官至太常少卿、知廣州。

夫人歸楊公，時年始十七。公前夫人張氏生三男：文友、文舉、文本，皆尚幼。夫人亦生三男：一早卒，次文敏、文通。四女：長適大理寺丞王中孚，次適崑山縣尉刁綬，次將作監主簿朱銑，❶次早卒。楊公以文行著名當時，治身廉清，好施宗族。大中祥符四年，以右諫議大夫薨廣州。家無貲，夫人居喪於淮上，諸子怡怡，知其母之慈撫其己，不知家之有無也。後二十有五年，文友爲虞部員外郎、知建昌軍；文舉，

❶「將作」，原卷後校：「二字上疑脱『適』字。」

國子博士、通判蔡州；文本、文通，早卒；文敏由大理寺丞應進士中第，爲太子中允、知蘇州常熟縣。夫人在建昌，感疾，卒官舍，享年五十七。將卒，戒其子曰：「吾幸見汝輩立而死，吾無以教，爲人能如汝父足矣。」遂歸葬壽州之西原，祔舊塋，禮也。夫人初用公封范陽縣君，後用其子封仁壽縣太君，又進封長安縣太君。及卒也，張夫人二子居喪，哀如所生。嗚呼，賢母也哉！是宜銘。粤景祐三年二月庚戌，葬之。銘曰：

從者其姑，祔者其夫，安此室乎！

外集卷第十一

歐陽脩全集卷六十二　外集卷第十二

碑銘

漳原校：一作「鄣」。南縣君張氏墓誌銘 景祐二年

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諱大雅之夫人，曰漳南縣君張氏。父諱保衡，官至太僕寺丞。其先荆門大族，❶劉守光亂幽州，曾祖敏徙其家濟南之歷城而益盛。❷夫人生二十有二歲歸楊氏。十有五年，生二男三女。景德三年十月十四日，終于袁州之廨。其子洎、濬尚幼，能記其母。及長，聞其家與其外內宗姻之稱夫人者曰：夫人生于富族，而柔明孝謹。楊氏嘗世家，❸公少孤貧，始爲開封縣尉。夫人入其門，若素小家子。事其姑，視日時早暮、氣節之寒暑、飲食起居之當進與否者，❹不少懈，如此十五年，如始歸。凡楊氏之内宗與其外姻賓客之至者，如豐家，退視其褚，❺空如，惟恐人之知也。教其子，不略弛其色，有問之，則曰：「慈或失之教不嚴，不足以訓。」

❶「其先」，原卷後校：「恕本作『張氏』。」又「荆門」，原卷後校：「『荆』作『薊』。」

❷「其家」，原卷後校：「一作『居』。」又「益盛」，原卷後校：「『益』上有『族』字。」

❸「嘗世家」，原卷後校：「『嘗』作『當』，『家』上有『名』字。」

❹「節之」，原卷後校：「無『之』字。」

❺「褚」，衡本作「堵」。

雖家人，亦未嘗見其跛墜。❶自開封及見其夫爲祕書丞而得封，❷又見其夫爲太常博士知袁州乃卒。其後楊公登朝廷，掌書命，爲諫議大夫，居榮顯，皆莫見也。❸嗚呼，可哀也已！天聖某年，楊公薨。景祐二年某月日，子洎舉而合葬之。於其葬也，洎爲某官，濬爲某官。女三人，皆適人，其幼早亡，二女皆有子，娶矣。銘曰：

嗚呼！原校：一無二字。生而淑，没也何思！夫安於此，其從斯。

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墓誌銘 景祐二年

惟景祐元年十月之晦，太子賓客、分司西京謝公薨。明年三月，嗣子絳自京師舉其柩南歸，用八月某吉，葬杭州富陽縣某鄉某原，合以夫人晉陵郡君許氏，而從王父户部侍郎府君之墓次。

公世居富春。生十一歲時已如成人，嘗與客談論，侍郎竊從聽之，往往能奪其客議。十四歲詣州學，學《左氏春秋》，略授其說，即爲諸生委曲講論，如其師。稍長，居蘇州。時天子平劉繼元，露布至，守臣當上賀，命吴中文士作表章，更數人，皆不可意。公私作於家，客有持去者，吴士見之大驚，遂有名於南方。

淳化三年，以進士及第，爲梓州榷鹽院判官。會兩川盜起，攻劫州縣，公乘賊未至，盡伐近郊林木內城中，且曰：「除賊隱蔽以修閉守之具，有餘可給薪蒸，爲久圍之

❶「跛墜」，原卷後校：「一作『跛墮』。」
❷「及見其夫」，原作「及其」，且於卷後校云「一作『及見其夫』」，今據原卷後校及上下文義改。
❸「莫見」，原卷後校：「『見』作『及』。」

備。」身與士卒守壍壁，凡圍百日，不能破。賊平，知州事尚書左丞張雍、轉運使馬襄狀言其能，就除觀察判官，賜以器幣。明年，知益州華陽縣。縣人苦兵劫，皆逃失業，朝廷下令，許民能倍租入官者皆得占其田，既而良田盡爲大豪所奪，而逃人歸者不復得。公至，則手判訟牒，以謂恤亂撫人，不宜利倍租，而使貧人失業，盡奪之，格其詔書不用。由華陽召改著作佐郎，通判壽州、筠州，知興國軍，三遷至太常博士。真宗方考責能吏，一日，自内出中外賢吏有治狀者二十四人付中書，以名召。公由興國召見于長春殿，賜緋魚袋，❶即日試於學士院。明日，邊臣有急奏，天子詔且親征。是時，大賊王長壽又劫曹、濮，真宗面語宰相，委公曹州，遂改屯田員外郎以往。至則縛凶人趙諫、趙謂，斬於京師，原校：三字一作「于市」。曹人以寧。自曹歸朝，是歲，大星見西南方，占曰在蜀。奉使巡檢益、利兩路，蜀卒無事。又議大鐵錢，平其法，至今行之。使還，舉州縣吏三十餘人，宰相疑其多，公願署連坐以取信，朝廷從之，所舉後皆爲能吏。奉使舉人連坐，自公始。既而爲三司度支判官，知泰州、歙州，再遷司封員外郎，坐三司舉吏奪官，復爲度支，通判河南府。侍中始平公自洛來朝，薦之，召試，授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判三司理欠憑由司，出爲兩浙轉運使，賜金紫，遷禮部郎中，判司農寺。朝廷方議以知制誥，將試，忽得疾，踰旬不能興，遂寢。天禧五年，以户部郎中兼侍御史知雜事，同判吏部流内銓。真宗葬永定陵，詔山陵使：道路所經，拆民廬舍及

❶「魚袋」，原卷後校：「一無『袋』字。」

城門，以過車輿象物。公上言先帝封祀、行幸，儀物全盛，不聞所過壞民居。今少府治塗車明器，侈大非禮，且違遺詔務儉薄之意，請裁損之。書奏，不聽，以疾求去職，遷吏部郎中，直昭文館，知越州。還，遷太常少卿，判太府寺登聞檢院，復以疾求西京留司御史臺。踰年，就臺拜祕書監，遂求分司。明道元年，轉太子賓客。

公少以文行有名於時，自言吾於原校：一作「在」。天下無一嫌怨。待士君子，必盡其心，雖人出其下，亦未嘗敢懈怠。家居有法度，撫養孤幼，極恩愛。常時溫和謙厚，真長者。及在官臨事，見義喜爲，過於勇夫。故所至必有能稱，不幸中廢以疾，不得盡其所爲。及居西京，不關人事，惟理醫藥，與方術士語，終日不休。歲時，河南官屬詣門請見，慘原校：疑。然肅潔，❶有威儀，不若老且病者。享年七十有四，以壽終。嗚呼！可謂君子者已。

公諱濤，字濟之。高祖希圖，仕至衛州刺史。曾祖延徽，處州麗水縣主簿。祖懿文，杭州鹽官令。父崇禮，泰寧軍節度掌書記，以公贈户部侍郎。母崔氏，博陵郡太君。弟四人，炎最有文行，知名於時，見國史。子三人：長曰絳；次將作監主簿約；次太廟齋郎綺，亦有文，皆早亡。

謝氏自曾、高不顯，由公始昌其家，而子絳又以文行繼之。初，公之葬其先君也，爲兵部員外郎；今公之葬，絳亦世其官度支判官、河南府通判，並踐世職判太府寺，實父子相代。書府之任，昭文、史館、集賢院、祕閣，父子同時爲之，見于《衣冠盛事

❶「慘」，衡本校：「疑作『儼』。」

録》。謝氏其不衰又將大也歟！銘曰：

謝之遠世，河南緱氏。四代之祖，因仕過江。卒葬嘉興，始留南方。曾祖在南，佐麗水縣。卒又葬焉，世亦未顯。祖令鹽官，始葬富陽。凡三徙遷，遂家於原校：一作「于」。杭。世久當隆，其昌自公。富陽之原，三世有墓。父大於祖，子大於父。後有賢嗣，又有令孫。公其安居，有祀有承。

檢校司農少卿致仕張公墓誌銘 明道二年

君諱九思，鄆州陽谷縣人。張氏世以明經仕宦，君少習《春秋》三傳，太平興國五年，以舉中高第，凡仕若干年而致之。又若干年而考終命。初任雅州軍事推官，轉大理評事，光禄、大理二寺丞，太子中舍，殿中丞，國子博士，尚書虞部、比部、駕部三員外、郎中，凡居官一十有三，歷知黃、蘄、道三州。既老，又加檢校司農少卿於其家，年八十有五。其終也，實天聖某年某月某日。其葬也，以明道二年某月某日。其葬之地，汝州襄城縣某村某山之下。父諱清，累贈某官。母崔氏，追封某縣太君。初娶朱氏，某縣君，生子龜正、龜文，龜文先亡。女二人。後娶王氏，某縣君，生子龜誠。於其葬也，龜正爲鄆州支使，知鄂州崇陽縣；龜誠，襄城縣尉。

君爲人沉朴謹儉，官能其職，爲政以慈仁厚下爲先。人有鬬訟，常兩諭之，初强不屈化，必以禮義柔之，卒相服從，願改自原校：疑。爲善。❶故所至，人愛思之。其爲黃州也，飛蝗越州不下，州人歌之以爲異。凡

❶「改自」，影元本校：「一作『自改』。」

居官所得俸廩，計身衣食足而已，秩滿還家，輒以所餘分親族。噫，其賢厚而敏，亦經之効歟！銘曰：

張世鄆居舉明經，朴儉勤孝家所承。公壯而仕老康寧，八十其壽位則卿。始終以全爲家榮，去鄆而汝從新塋，後之世者考此銘。

河南府司録張君墓誌銘山東道節度掌書記知伊陽縣事天水尹洙撰。❶明道二年。

吾友張堯夫，以今年七月癸酉，葬其先君於北邙山。既葬二十有九日壬寅，晨起感疾，復就寢，弗寤若醉狀。醫視其脉，曰：「疾勢，風甚盛，脉宜洪；今細靡，殆不可爲。」晝未盡數刻，啓手足於官署。翌日，殮于正寢。戊申，葬先君墓次，實明道二年八月也。

堯夫内淳固，外曠簡，不妄與人交。初爲河南府推官，後爲司録。予與之遊幾五年，出處多共之。其飭身臨事，予嘗愧堯夫，堯夫不予愧也。嗚呼，安能盡識吾友之善哉！

堯夫名汝士，年三十七，歷官至大理寺丞。先君諱某，終虞部員外郎。母李氏，隴西縣君。娶崔氏，生二男三女，皆幼。渤海歐陽脩爲之銘曰：

噫嘻哉！上者蒼蒼也。宜壽而夭，宜福而禍，有尸者邪？其無也！豐其躬者鮮其仁，予之賢者嗇其位，豈其不可兼

❶ 按：此墓誌爲尹洙撰，墓銘爲歐陽脩撰。又原卷後校：「『山』下有『南』字。」

邪？❶斯可怪也！其有莫施，其爲不伐，充而不光，遂以昧滅，後孰知也！弔賓盈位，哭皆有涕，夫嗟於道，婦咄於竈，夫能使人之若此也！噫嘻哉！君子吾不得見而見善人，善人今復不得而見也。

先君墓表

原校注：此乃《瀧岡阡表》初稿。其後刪潤頗多，題曰《瀧岡阡表》，在《居士集》第二十五卷。

皇祐□年。

脩不幸，生四歲而孤。太夫人守節自誓，居貧，自力於衣食，以長以教，俾至于成人。而嘗告之曰：「汝父爲吏，廉而好施，以其俸祿事賓客，常不使有餘，曰『無以是爲我累』。故其亡也，無一瓦之覆以庇其生。然吾何恃而能自守以至此耶？吾於汝父，知其一二而已也，此吾之所恃也。吾之始歸也，汝父免於母喪方踰年，歲時祭祀，則必泣涕曰：『祭而豐不如養之薄也。』閒居而御酒食，盛饌則又涕泣曰：『昔不足而今有餘，其何及也！』吾始一二見之，以爲新免於喪而適然耳。既而其後常然，至於終身未嘗不然，此吾知汝父之能養也。汝父爲吏，嘗夜燭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則曰：『此死獄也，我求其生不得也。』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❷矧求而有得耶？以其嘗有得，知其不求而死者恨也。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況世常求其死也。』回顧乳者抱汝而立于旁，❸指而歎曰：『歲行在

❶「可兼」，原卷後校：「『可』作『得』。」
❷「皆無恨」，原卷後校：「一作『皆無有恨』。」
❸「抱汝」，原卷後校：「《文纂》作『劍汝』。」

戌，我將死，不及見兒之立也，後當以我語告之。』其平居教他子弟，亦皆用此語，吾耳熟焉，故能詳也。其施於外事，接於賓客，或有矜飾，吾不能知；其居于家無所事，而其爲如此，是其發於中者也。其心誠厚於仁者也，此吾之知汝父之得原校：疑。有後也。汝其勉之！夫士有用捨，志之得施與否不在己，而爲仁與孝不取於人也。」脩泣而誌之，不敢忘。

先君少孤力學，咸平三年進士及第，爲通州判官，❶泗、綿二州推官，又爲泰州判官。正身懷道，不及其施，享年五十有九。初贈太子中允，今贈某官。太夫人姓鄭氏，世爲江南名族。太夫人恭儉仁愛而有禮，初封縣太君，累封樂安、安康、彭城三郡太君。自其子少賤時，治其家以儉約，其後常不使過之，❷曰：「吾兒多不合于世，儉薄所以安患難也。」脩初貶夷陵，太夫人言笑自若，曰：「汝家故貧賤也。」脩察其志久而安，故其後立于朝，得不苟容于時。

蓋自先君之亡二十年，脩始得禄而養。又二十有三年，脩爲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留守南京，太夫人以疾卒于官舍，享年七十有二。脩竊自念，爲人子而不能識其父，幸而得聞吾母之言，其忍廢爲？❸乃泣血而記之。歐陽氏自爲吉州吉水人，❹至予脩十有五世矣，沙溪，吾世之家且葬也。故又刻其所記者表於其阡，以告其宗族及鄉之人。曰：

❶「通州」，原卷後校：「石本《瀧岡阡表》作『道州』。」
❷「過」，原爲空格，今據影元本、衡本補。
❸「爲」，衡本作「焉」。
❹「吉水」，衡本作「廬陵」。

而耕而田，歲取百千。❶而耘而學，久而不獲。田何取之？囷倉峩峩。學而取之，簪笏盈家。量功較收，所得孰多？先君之學，獲不及時。匪于其躬，而利其後。疾遲幾何，善無不報。先君之貽，子脩不肖。矧有才子，于何不有？矧我歐陽，世家惟舊。自始氏封，烏程之亭。在北有聞，或冀或青。中顯彌長，或吉或衡。勢大必分，枝葉婆娑。惟吉舊居，子孫今多。木久而林，有喬其秀。矧我歐陽，扶疎並茂。先君之德，吾母知隆。子脩不肖，以俟其宗。以勉同鄉，敢及他人。

母鄭夫人石槨銘 皇祐五年

維皇祐五年癸巳六月庚午，匠作石槨。粤七月己亥，既成。銘曰：

於乎！有宋歐陽脩母鄭夫人槨，既密既堅，惟億萬年，其固其安。

胥氏夫人墓誌銘 原注：公在憂制，舉祔葬之禮，故命門人秉筆。皇祐五年。

廬陵歐陽先生語其學者徐無黨曰：脩年二十餘，以其所爲文見胥公于漢陽，公一見而奇之，曰：「子當有名于世。」因留置門下，與之偕至京師，爲之稱譽於諸公之間。明年，當天聖八年，脩以廣文館生舉，中甲科。又明年，胥公遂妻以女。

公諱偃，世爲潭州人，官至工部郎中、翰林學士。公以文章取高第，以清節爲時名臣。爲人沈厚周密。其居家，雖燕必嚴，

❶「百」，原卷後校：「一作『十』。」

不少懈，每端坐堂上，四顧終日，如無人，雖其嬰兒女子，無一敢妄舉足發聲。其飲食衣服，少長貴賤，皆有常數。

胥氏女既賢，又習安其所見。故去其父母而歸其夫，不知其家之貧；去其姆傅而事其姑，不知爲婦之勞。後二年三月，胥氏女生子。未逾月，以疾卒，享年十有七。後五年，其所生子亦卒。後二十年，從其姑葬于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

脩既感胥公之知己，又哀其妻之不幸短命，顧二十年間存亡憂患無不可悲者，欲書其事以銘，而哀不能文。因命無黨序其意，又代爲哀辭一篇，以弔胥氏，因并刻而藏于墓。當胥氏之卒也，先生時爲西京留守推官，實明道二年也。其哀辭曰：

清冷兮將絶之語言猶可記，❶髣髴兮平生之音容不可求。謂不見爲纔幾時兮，忽二紀其行周。豈無子兮久先于下土，昔事姑兮今從于此丘。同時之人兮藐獨予留，顧生餘幾兮一身而百憂。惟其不忘兮下志諸幽，松風草露兮閟此千秋。

楊氏夫人墓誌銘❷同前。皇祐五年。

廬陵歐陽先生之繼室曰楊氏者，故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公之女也。楊氏遠有世德，自漢至唐，常出顯人，故其繫譜所傳次序，自震至今不絶。公諱大雅，以文學篤行居清顯，號爲古君子。先生嘗謂其學者焦千之曰：楊公已歿，脩始娶其女，雖

❶ 「冷」，影元本、衡本作「泠」。

❷ 按：此文爲焦千之執筆。

不及識公，然嘗獲銘公之德，究見終始，❶其行于己、立于朝廷、發于文章者，皆得考次。及楊氏之歸，又得見公之退施于其家者，皆可法也。

楊氏事其姑以孝而勤，友其夫以義而順，接其内外宗族以禮而和。方其歸也，脩爲鎮南軍掌書記、館閣校勘，家至貧。見其夫讀書著文章，則曰：「此吾先君之所以樂而終身也。」見其夫食糲而衣弊，則曰：「此吾先君雖顯而不過是也。」間因其夫之俸廩食其月而有餘，則必市酒具殽菓于堂上，曰：「吾姑老矣，惟此不可不勉。」歸之十月，以疾卒，享年十有八，實景祐二年九月也。❷後十有九年，從其姑葬于吉州吉水縣沙溪之山。乃命千之序而銘其壙曰：

其居忽兮而逝也遽，其殁久矣原校：一作「兮」。而悲如新。一言以誌兮，千萬歲之存。

外集卷第十二

吉、綿本誤收天水尹府君及黃夫人墓誌銘，乃尹師魯文，在《河南集》第十五卷，今删去。

❶「見」下，影元本、衡本有「其」字。

❷「二年」，原作「一年」，今據影元本、衡本及胡柯所著《歐陽文忠公年譜》改。

歐陽脩全集卷六十三　外集卷第十三

記

河南府重脩使院記 明道元年

郡府統理民務，調發賦税，稽功會事，事無不舉，代君理物，政教繫之。漢承秦餘，精意牧民之官，置部刺史以督察，出御史以監掌之。太守二千石，莫不盡誠率下奉上。李唐酌用舊典，使天下以大權小。故有州、有府，刺史專守理所，大鎮觀察旁郡，後增置胥吏、史以總治諸州，繩寬刺善，理務詳焉。府之有使院也，厥惟尚矣。

皇朝政教清明，制度適中，雖鎮守自占，總領委于均輸，惟使幕置吏，用而不革。洛都天下之儀表，提封萬井，隸縣十九，王事浩穰，百倍他邑，而典史之局甚陋不稱。彭城相居守之明年，若曰：「政教之廢興出于是，官吏之緩猛繫于是，義不可忽。」始謀新之。乃度地於府之西偏，斥大其舊居，列司存整按牒，以圖經久之制。夏某月，工徒告成。制作雖壯，不踰矩；❶官司雖冗，執其方。君子謂是舉也，得爲政之本焉。烏有端其本而末不正者哉！宜乎書厥旨以示方來，且誌歲月也。

---

❶「矩」，原作「短」，今據影元本、衡本改。

河南府重修净垢院記 明道元年

河南自古天子之都，王公戚里、富商大姓處其地，❶喜於事佛者，往往割脂田、沐邑、貨布之羸，奉祠宇爲莊嚴。故浮圖氏之居與侯家主第之樓臺屋瓦，高下相望於洛水之南北，若奕棊然。及汴建廟社，稱京師，河南空而不都，貴人、大賈廢散，浮圖之奉養亦衰。歲壞月隳，其居多不克完，與夫遊臺、釣池並爲榛蕪者，十有八九。❷

净垢院在洛北，廢最甚，無刻識，原校：一作「石」。不知誰氏之爲，獨牓其梁曰長興四年建。丞相彭城錢公來鎮洛之明年，禱雨九龍祠下。過之，歎其空□，❸且呼主藏者給緡錢二十萬。洛陽知縣李宋卿幹而輯焉，❹於是規其廣而小之，即其舊而新之。即舊焉，所以速於集工；損小焉，❺所以易於完修。原校：一作「守」。易壞補闕三十六間。❻工既畢，❼宋卿願刻於石以紀。夫修舊起廢，由彭城公賜也，❽且誌其復興之之原校：一無此字。歲月云。從事歐陽脩遂爲原校：一無二字。記。

❶「處其」，原卷後校：「『處』上有『聚』字。」
❷「十有八」，原卷後校：「無『有』字。」
❸「空□」，衡本作「空闊」。原卷後校：「『空』下元缺一字，恕本作『空且茀』。」
❹「洛陽」，原卷後校：「『洛』上有『命』字。」
❺「損小」，原卷後校：「一無『損』字。」
❻「三十六」，原卷後校：「『三』上有『凡』字。」
❼「既畢」，原卷後校：「『畢』作『訖』。」
❽「彭城公」，原卷後校：「恕本此記『彭城公』並作『長城公』。」

陳氏榮鄉亭記

什邡，❶漢某縣，户若干，可征役者家若干，任里胥給吏事又若干，其豪又若干。縣大以饒，吏與民尤驁惡猾驕，善貨法，爲蠹孽。中州之人凡仕宦之蜀者，皆遠客孤寓思歸，以苟滿歲脱過失得去爲幸。❷居官既不久，又不究知其俗，常不暇刔剔，已輒易去。而縣之大吏，皆宿老其事，根堅穴深。爲其長者，非甚明鋭，難卒攻破。故一縣之政，吏常把持而上下之，然其特不喜秀才儒者，以能接見官府、知己短長以譏之爲己病也。每儒服持謁嚮縣門者，吏輒坐門下，嘲咻踞罵辱之，俾慙以去。甚則陰用里人無賴苦之，羅中以法，期忍破壞之而後已。民既素饒，樂鄉里，不急禄仕，又苦吏之所爲，故未嘗有儒其業與服以游者。❸甚好學者，❹不過專一經，工歌詩，優游自養，爲鄉丈人而已。比年，蜀之士人以進士舉試有司者稍稍增多，❺而什邡獨絶少。

陳君，什邡之鄉丈人，有賢子曰巖夫。巖夫幼喜讀書爲進士，力學，甚有志。然亦未嘗敢儒其衣冠以謁縣門，出入閭閈必鄉其服，鄉人莫知其所爲也。已而州下天子詔書，原校：一作「書」。索鄉舉秀才，巖夫始改衣，詣門應詔。吏方相驚，然莫能爲也。既州試之，送禮部。將行，陳君戒且約曰：

❶「什邡」，原卷後校：「縣隸漢州，諸本皆以『邡』爲『方』，非。」

❷「歲」，原卷後校：「一作『月』字。」

❸「未嘗」，原卷後校：「此下一有『敢』字。」

❹「甚」，衡本作「其」。

❺「舉」，原作「學」，今據影元本、衡本改。

「嘻！吾知惡進士之病己，而不知可以爲榮。若行幸得選於有司，❶吾將有以旌志之，使榮吾鄉以勸也。」於是呼工理材，若將構築者。明年，巖夫中丙科以歸。陳君成是亭，與鄉人宴其下。縣之吏悔且歎曰：「陳氏有善子，而吾鄉有才進士，豈不榮邪！」

巖夫初爲伊闕縣主簿，時予爲西京留守推官，嘗語予如此，欲予之志之也。巖夫爲縣吏材而有内行，不求聞知於上官，而上官薦用下吏之能者歲無員數，然卒亦不及。噫！巖夫爲鄉進士，而鄉人始不知之，卒能榮之。爲下吏，有可進之勢，而不肯一鬻所長以干其上，其守道自修可知矣。❷陳君有子如此，亦賢丈人也。

予既友巖夫，恨不一登是亭，往拜陳君之下，❸且以識彼邦之長者也。又嘉巖夫之果能榮是鄉也，因以命名其亭，且志之也。某年月，❹歐陽脩記。

明因大師塔記 景祐元年

明因大師道詮，姓衛氏，并州文水縣民家子。生於太平興國辛巳之歲，終於明道癸酉之正月，壽五十有三年。始爲童子，辭家人，入洛陽妙覺禪院，依真行大師惠璿，學浮圖法。咸平五年，始去氏，削髮入僧籍。後二十四年，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明因，兼領右街教門事。凡爲僧三

---

❶「若行幸」，原作「君行達」，卷後校云：「『君』，疑作『若』。恕本作『若行幸』。」衡本作「若行幸」，今據改。

❷「可知矣」，原卷後校：「『矣』作『已』。」

❸「之下」，原卷後校：「一作『其下』。」衡本作「其下」。

❹「月」上，衡本有「某」字。

十有一年。卒之明年，其徒以骨葬城南龍門山下。

始道詮未死時，予過其廬，問其年幾何，曰五十有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家也。因與語曰：「《詩·唐風》言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德化，且詩多以儉刺，然其勤生以儉嗇，朴厚而純固，最得古之遺風。今能言其土風乎？其民俗何若？信若《詩》之所謂乎？《詩》去今餘千歲矣，❶猶若《詩》之時乎？其亦隨世而遷變也？」曰：「樹麻而衣，陶瓦而食，築土而室，甘辛苦，薄滋味。歲耕日積，有餘則窖而藏之，率千百年不輒發。❷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至今而不變也。」又言：「爲兒時聞長老語，晉自春秋爲盛國。至唐，基并以興，世爲北京。及朱氏有中土，後唐倚并爲雄，亦卒以王。既而晉祖又以王，漢又以王。遭時之故，相次出三天子。劉崇父子又自爲國。故民熟兵鬬，鑲軍死戰，勞苦幾百年不得息。既而聖人出，四方次第平，一日兵臨城門，係繼元以歸。并民然後被政教，棄兵專農，休息勞苦，爲太平之幸人。并平後二歲，我始生，幼又依浮圖，生不見干戈，長不執耒耜，衣不麻，食不瓦，室不土，力不穡而休，乃并人之又幸者也。今老矣，且病，即死無恨。」

予愛其語朴而詳。他日，復過其廬，莫見也。訪之，曰死矣，爲之惻然。及其葬，其徒有求予誌其始終者，因并書其常語予者，志歲月云爾。❸

❶「餘千」，衡本作「千餘」。
❷「千百年」，原卷後校：「『千』作『十』。」
❸原卷後校：「『明道二年七月十四日記』，恕本有此。」按：疑當在「爾」下。

叢翠亭記明道元年

九州皆有名山以爲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原校：一作「宫」。漢都，❶自古常原校：一作「皆」。以王者制度臨四方，❷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闕塞、萬安、轘轅、緱氏，以連嵩室，原校：一作「少」。首尾盤屈踰百里。❸從城中因高以望之，衆山靡迤，❹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原校：一作「而」。獨出。❺其巖巖聳秀，拔立諸峰上，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巡狩望祭，❻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若巡檢署之居洛北者爲尤高。巡檢使、内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即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原校：一作「爲」。亭於上，❼敞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峰者、岫者，❽駱驛原校：二字或從系。聯亘，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崒然止，來而向，去而背，頽崖怪壑，❾若奔若蹲，若鬬若倚，世所傳嵩陽三十六峰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狀，遂以叢翠名其亭。

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既而欲紀其始造之歲月，因求脩辭而刻之云。

❶「營」，原卷後校：「恕本同注作『宫』。」
❷「常」，原卷後校：恕本「同注作『皆』」。
❸「嵩室」，原卷後校：恕本「同注作『少室』」。
❹「靡」，衡本作「逶」。
❺「最獨」，原卷後校：「無『最』字。」
❻「嶽」，衡本作「岳」。
❼「治亭」，原卷後校：恕本「同注作『爲亭』」。
❽「連者」，原卷後校：「一作『節者』。」
❾「頽」，衡本作「傾」。

非非堂記 明道元年

權衡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於静也，錙銖不失。水之鑒物，動則不能有睹，其於静也，毫髮可辨。在乎人，耳司聽，目司視，動則亂於聰明，其於静也，聞見必審。處身者不爲外物眩晃而動，則其心静，心静則智識明，是是非非，無所施而不中。夫是是近乎諂，❶非非近乎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諂。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以觀之，未若非非之爲正也。

予居洛之明年，既新廳事，有文紀于壁末。營其西偏作堂，户北嚮，植叢竹，闢户於其南，納日月之光。設一几一榻，架書數百卷，朝夕居其中。以其静也，閉目澄心，覽今照古，思慮無所不至焉。故其堂以非非爲名云。

遊大字院記 天聖九年

六月之庚，金伏火見，往往暑虹晝明，驚雷破柱，鬱雲蒸雨，斜風酷熱，非有清勝不可以消煩炎，故與諸君子有普明後園之遊。

春筍解籜，夏潦漲渠，引流穿林，命席當水，紅薇始開，影照波上，折花弄流，銜觴對弈。非有清吟嘯歌，不足以開歡情，故與諸君子有避暑之詠。

太素最少飲，詩獨先成，坐者欣然繼之。日斜酒歡，不能徧以詩寫，獨留名於壁

❶「諂」，原作「謟」，今據衡本改。下文同。

而去。他日語且道之，拂塵視壁，某人題也。❶同共索舊句，揭之于版，以致一時之勝，而爲後會之尋云。

李秀才東園亭記 景祐元年

脩友李公佐有亭，❷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脩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❸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爲鬬，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既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彊諸侯制度，而爲大國，❹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十年，❺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❻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❼僻居荆夷，蓋於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産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陬嶺徼出而顯者，往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内，幾一原校：一無此字。百年間未出一士，❽豈其庫貧薄陋自古然也？

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❾能道其風土，❿地既瘠枯，民給原校：一作「急」。生不舒

❶「某人題」，原卷後校：「『某人』作『乃』。」

❷「脩友」，原卷後校：「『脩』作『予』。」

❸「國」，原作「園」，今據影元本、衡本改。

❹「爲大」，原卷後校：「『爲』作『云』。」

❺「二十」，原作「二」，今據原卷後校「『二』下有『十』字」及衡本改。按《春秋》僖公二年無涉隨文字，《春秋》僖公二十年有「楚人伐隨」，可證。

❻「始約」，原卷後校：「『約』作『得』。」

❼「乃希」，原卷後校：「『乃』作『出』。」

❽「未出」，原卷後校：「『未出』作『未聞出』。」

❾「少以」，原卷後校：「『以』作『從』。」

❿「風土」，原卷後校：「一作『土風』。」

愉，雖豐年，❶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爲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往求美草，❷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脩先人之所爲。❸予亦壯，不復至其家。❹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孽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叢，荄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嘆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❺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甓其原校：一作「之」。溜，石物其泐乎！❻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蓋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❼

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刳神象之腹者。

❶「豐年」，原卷後校：「『年』作『居』。」

❷「往求」，原卷後校：「『往求』作『佳木』。」衡本作「佳木」。

❸「益脩」，原卷後校：「『脩』作『修』。」

❹「至」，原作空格，今據影元本、衡本補。原卷後校云：「『復』下元缺一字，恕本作『不復游』。」

❺「幾閏」，原卷後校：「『閏』下有『也』字。」

❻「石物」，原卷後校：「無『物』字。」

❼「友蓋」，原卷後校：「『善』字，『友』作『善』。」影元本卷後校：「作『善』字，『友善』。」又「二年」，原卷後校：「《文藪》作『三年』。」又「也」，原卷後校：「『也』作『記』。」

既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

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既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❶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傳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❷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❸以騁其恣睢，❹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雹，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❺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

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爲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爲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❻壯陽剛燥，❼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炎也邪？不然，則喑嗚叱吒，使風馳霆擊，❽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東齋記 明道二年

官署之東有閤以燕休，❾或曰齋，謂夫

❶「廟而食」，原卷後校：「『廟』上有『亦』字。」
❷「腎腸哉」，原卷後校：「無『哉』字。」
❸「貽怒」，原卷後校：「一作『移怒』。」
❹「以騁其恣睢」，原卷後校：「無此五字。」
❺「有司」，原卷後校：「『有』上有『宜』字。」
❻「不興」，原卷後校：「『不』作『始』。」
❼「壯陽剛燥」，原卷後校：「四字作『以干陽氣』。」
❽「使風」，原卷後校：「『使』上有『能』字。」
❾「之東」、「以燕」，原卷後校：「『東』字作『視』字」，「『以』作『其』」。

閑居平心以養思慮，若於此而齋戒也，故曰齋。河南主簿張應之居縣署，亦理原校：一作「治」。小齋。河南雖赤縣，然征賦之民原校：一作「名」。户纔七八千，田利之入率無一鍾之畝。人稀，土不膏腴，則少爭訟。幸而歲不大凶，亦無逋租。凡主簿之所職者甚簡少，故未嘗憂吏責，而得優游以嬉。應之又素病羸，宜其有以閒居而平心者也。

應之雖病，然力自爲學，常曰：「我之病，❶氣留而不行，血滯而流逆，故其病咳血。然每體之不康，則或取六經、百氏，若原校：一作「與」。古人述作之文章誦之，❷愛其深博閎達，雄原校：一作「奇」。富偉麗之説，則必茫乎以思，暢乎以平，釋然不知原校：一作「覺」。疾之在體。❸因多取古書文字貯齋中，少休，則探以覽焉。」

夫世之善醫者，必多畜金石百草之物以毒其疾，須其瞑眩而後瘳。應之獨能安居是齋以養思慮，又以聖人之道和平其心而忘厥疾，真古之原校：三字一作「可謂」。樂善者歟。傍有小池，❹竹樹環之，應之時時引客坐其間，飲酒言笑，終日原校：一作「終日言笑」。不倦。而某嘗從應之於此，❺因書於其壁。原校：三字一作「于壁而記云」。

伐樹記 天聖九年

署之東園，久茀不治。脩至，始闢之，

❶「病」，影元本、衡本作「疾」。
❷「誦之」，原卷後校：「『誦』上有『以』字。」
❸「在體」，原卷後校：「《宋文粹》『體』下有『也』字。」
❹「傍有小池」，原卷後校：「《宋文粹》『傍』字上有『齋』字。」
❺「而某」，原卷後校：「二字作『予』。」

糞瘠溉枯，爲蔬圃十數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陽既浮，萌者將動。園之守啓曰：「園有樗焉，其根壯而葉大。❶根壯則梗地脉，耗陽氣，而新植者不得滋；葉大則陰翳蒙礙，而新植者不得暢以茂。又其材拳曲臃腫，疎輕而不堅，不足養，是宜伐。」因盡薪之。明日，圃之守又曰：「圃之南有杏焉，凡其根庇之廣可六七尺，❷其下之地最壤腴，以杏故，特不得蔬，是亦宜薪。」脩曰：「噫！今杏方春且華，將待其實，若獨不能損數畦之廣爲杏地邪？」因勿伐。既而悟且歎曰：「吁！莊周之説曰：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桂、漆以有用而見傷夭。今樗誠不材矣，然一旦悉翦棄；杏之體最堅密，❸美澤可用，反見存。豈才不才各遭其時之可否邪？」

他日，客有過脩者，僕夫曳薪過堂下，因指而語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怪邪？夫以無用處無用，莊周之貴也。以無用而賊有用，烏能免哉！彼杏之有華實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若桂、漆之不能逃乎斤斧者，蓋有利之者在死，❹勢不得以生也，與乎杏實異矣。今樗之臃腫不材，而以壯大害物，其見伐，誠宜爾，與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説又異矣。凡物幸之與不幸，視其處之而已。」客既去，脩然其言而記之。

❶「其根」，原卷後校：「『其』作『二』。」
❷「庇之」，原卷後校：「『庇』上有『奇』字。」又「七尺」，原卷後校：「尺作『弓』。」
❸「之」下，原卷後校：「本缺一字，恕本作『木』。」
❹「死勢」，原卷後校：「『死』上有『其』字。」

戕竹記❶

洛最多竹，樊圃棊錯。包籜榯筍之贏，歲尚十數萬緡，坐安侯原校：一作「厚」。利，寧肯爲渭川下？然其治水庸，任土物，簡歷芟養，率須謹嚴。家必有小齋閑館在虧蔽間，賓欲賞，輒腰輿以入，不問辟彊，恬無怪讓也。以是名其俗爲好事。

壬申之秋，人吏率持鐮斧，亡公私誰何，且戕且桴，不竭不止。守都出令：有敢隱一毫爲私，不與公上急病，服王官爲慢，齒王民爲悖。如是累日，地榛園禿，下亡有嗇色少見於顏間者，由是知其民之急上。

噫！古者伐山林，納材葦，惟是地物之美，必登王府，以經于用，不供謂之畔廢，不時謂之暴殄。今土宇廣斥，賦入委疊，上益篤儉，非有廣居盛囿之侈。縣官材用，顧不衍溢朽蠹，而一有非常，斂取無藝。意者營飾像廟過差乎！《書》不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君子節用而愛人」。天子有司所當朝夕謀慮，守官與道，不可以忽也。推類而廣之，則竹事猶末。

養魚記

折簷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直對非非堂，脩竹環繞蔭映，未嘗植物，因洿以爲池。不方不圓，任其地形；不甃不築，全其自然。縱鍤以濬之，汲井以盈之。湛乎汪洋，晶乎清明，微風而波，無波而平，若星若月，精彩下入。予偃息其上，潛形於毫芒；循

❶「記」，原卷後校：「恕本『記』作『誌』。」

漪沿岸，渺然有江湖千里之想。斯足以舒憂隘而娱窮獨也。

乃求漁者之罟，市數十魚，童子養之乎其中。童子以爲斗斛之水不能廣其容，蓋活其小者而棄其大者。怪而問之，且以是對。嗟乎！其童子無乃嚚昏而無識矣乎！予觀臣魚枯涸在旁不得其所，而群小魚遊戲乎淺狹之間，有若自足焉，感之而作養魚記。

游儵亭記景祐五年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荆州，合沅、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爲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爲原校：四字一作「是爲壯哉」。勇者之觀也。

吾兄晦叔爲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大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之迹，聽其言，豁如也。困於位卑，無所用以老，然其胷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丘，臨萬里之流，不足以爲適。今吾兄家荆州，臨大江，捨汪洋誕漫、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爲池，方不數丈，治亭其上，反以爲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以汪洋爲大，不以方丈爲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

夫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原校：一無此字。真勇者也。然則水波之漣漪，游魚之上下，其爲適也，與夫莊周所謂惠施游於濠梁之樂何以異？烏用蛟魚變怪之爲壯哉？故名其亭曰游儵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記。

淅川縣興化寺廊記❶明道二年

興化寺新修行廊四行總六十四間。匠者某人，用工之力凡若干，土木圬墁陶瓦鐵石之費、匠工傭食之資凡若干。❷營而主其事者，僧延遇。延遇自言餘杭人，少棄父母，稱出家子。之鄆州，拜浮圖人，師其說。年十九，尚書祠部給牒稱僧，遂行四方。淳化三年，止此寺，得維摩院廢基築室，自爲師，教弟子以居。居二十有三年，授弟子惠聰而老焉。又十八年，年七十有一矣，乃斂其衣盂之具所（原校：一作「之」。）餘，示惠聰而歎曰：「吾生乾德之癸亥，明年而甲子一復，❸而又將甲焉。棄杭即淅四十有三歲，去墳墓不哭其郊，聞吳歈不懷其土，吾豈無鄉閭親戚之仁與愛而樂此土耶？吾惟浮圖之說，畏且信以忘其生，不知久乎此也。今老矣，凡吾之有衣食之餘，生無鄉閭宗族之賙，没不待歲時烝嘗之具，盍就吾之素信者而用焉？畢，吾無恨也。」於是庀工度材，營此廊。廊成，明道二年之某月也。

寺始建於隋仁壽四年，號法相寺。太平興國中，改曰興化，屋垣甚壯廣。由仁壽至明道，實四百四十有四年之間，凡幾壞幾易，未嘗有志刻，雖其始造之因，亦莫詳焉。至延遇爲此役，始求志之。予因嘉延遇之能果其學也。惠聰自少師之，❹雖老，❺益

---

❶「淅」，原作「浙」，原卷後校：「『浙』作『淅』。」衡本作「淅」，今據改。下文同。

❷「之資」，原卷後校：「『資』作『要』。」

❸「甲子」，原卷後校：「『子』下再有『今甲子』三字。」

❹「惠聰自」，原卷後校：「無此三字。」

❺「雖老」，原卷後校：「無『雖』字。」

堅不壞。又竭其所有，期與俱就所信而盡焉。夫世之學者知患不至，不知患不能果。此果於自信者也。年月日記。

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 景祐三年

湘潭縣藥師院新修佛殿者，縣民李遷之所爲也。遷之賈江湖，❶歲一賈，其入數千萬。遷之謀曰：夫民，力役以生者也，❷用力勞者其得厚，用力偷者其得薄。以其得之豐約，❸必視其用力之多少而必當，然後各食其力而無慙焉。士非我匹，若工農則吾等也。夫琢磨原校：一作「磨琢」。煎鍊，調筋柔革，此工之盡力也；斤斸鉏夷，畎畝樹藝，此農之盡力也。然後所食皆不過其勞。❹今我則不然，徒幸物之廢興而上下其價，權時輕重而操其奇贏，游嬉以浮於江湖，用力至逸以安，而得則過之，我有慙於彼焉。凡誠我契而不我欺，平我斗斛權衡而不我踰，出入關市而不我虞，我何能焉，是皆在上而爲政者以庇我也。❺何以報焉？聞浮屠之爲善，❻其法曰：「有能捨己之有以崇節尊嚴，我則能陰相之，凡有所欲，皆如志。」乃曰：「盍用我之有所得，❼於此施以報焉，且爲善也。」於是得此寺廢殿而新之，又如其法，作釋迦佛、十六羅漢塑像皆備。❽凡用錢二十

❶「之賈」，原卷後校：「『之』作『世』。」
❷「以生」，原卷後校：「『以』下有『爲』字。」
❸「以其」，原卷後校：「無『以』字。」
❹「然後」，原卷後校：「『後』作『其』。」衡本作「其」。
❺「以庇我」，原卷後校：「『以』上有『有』字。」
❻「之」下，原卷後校：「有『人能教人』四字。」
❼「之有」，原卷後校：「無『有』字。」
❽「十六」，衡本作「十八」。按佛教原有十六羅漢，後發展演變至十八、五百羅漢。

萬，自景祐二年十二月癸酉訖三年二月甲寅以成。

其秋，會予赴夷陵，自真州假其舟行。次潯陽，見買一石，礱而載于舟，問其所欲用之，❶因具言其所爲，❷且曰欲歸而記其始造歲月也。❸視其色，若欲得予記而不敢言也。因善其以賈爲生，而能知夫力少而得厚以爲幸，又知在上者庇己而思有以報，顧其所爲之心又趨爲善，皆可喜也。❹乃爲之作記。問其寺始造之由及其歲月，皆不能道也。九月十六日記。❺

偃虹隄記❻慶曆六年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❼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鷄之右，❽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爲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于州者遠且勞，而又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事于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

❶「之」，原卷後校：「一作『還』。」則當屬下讀。

❷「問其」至「所爲」兩句十二字，原卷後校：「《文藪》作『問其所欲用，還之具言之所爲』。汪逵云：修佛殿者乃李還之。」

❸「始造歲月」，原卷後校：「《文藪》作『始造之歲月』。」

❹「可喜」，原卷後校：「《文藪》作『可嘉』。」

❺「十六日」，原卷後校：「無『十』字。有『夷陵令歐陽某』七字。」按「夷陵令歐陽某」，實爲六字。

❻「偃虹」，原卷後校：「恕本作『卧虹』。按文忠公祖諱偃，今家集以『偃』作『卧』，疑避諱也。」

❼「所記」，原卷後校：「『記』作『紀』。」

❽「之右」，原卷後校：「『右』作『石』。」

制，用人之力，曰：「長一千尺，高三十尺，❶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❷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上于朝廷，決之三司，然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

蓋慮於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爲功多。夫以百步之隄，❸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于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皆蒙其利焉。❹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有幾！使隄土石幸而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蓋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自古賢智之士，爲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始作之心，則民到于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

滕侯志大材高，名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常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爲後法，一宜書。不苟一時之譽，思爲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不以廢，❺二宜書。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爲滕侯紀，三宜書。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爲之書。慶曆六

❶「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原卷後校：「恕本作『長三百尺，高十有三尺』。」

❷「萬有五千五百工」，原卷後校：「一作『四千有五百工』。」

❸「百步」，原卷後校：「『百』作『五十』。」

❹「皆蒙其利」，原卷後校：「一無此四字。」

❺「不以廢」，原卷後校：「一作『以不廢』。」

年月日記。

大明水記 慶曆八年

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漱勿食，食久，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於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張又新爲《煎茶水記》，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羽爲李季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❶今考二說，與羽《茶經》皆不合。羽謂山水上，❷乳泉、石池又上，❸江水次而井水下。伯芻以揚子江爲第一，惠山石泉爲第二，虎丘石井第三，❹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與羽說皆相反。季卿所說二十水：廬山康王谷水第一，無錫惠山石泉第二，蘄州蘭谿石下水第三，扇子峽蝦蟆口水第四，虎丘寺井水第五，廬山招原校：疑。賢寺下方橋潭水第六，❺揚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山瀑布第八，桐栢淮源第九，廬山龍池山頂水第十，丹陽寺井第十一，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中零水第十三，玉虛洞香谿水第十四，❻武關西水第十五，松江水第十六，天

❶「李季卿」，原作「李秀卿」，其卷後有校云：「『秀』作『季』。」按《居士集》卷四十《浮槎山水記》引作「李季卿」，《全唐文・煎茶水記》亦作「李季卿」，今據改。下文「季卿」同此。

❷「羽」，原脫，今據原卷後校「『謂』上有『羽』字」及衡本補。

❸「乳泉」，原卷後校云：「《文纂》『乳泉』字上有『而』字，汪逵云此有『而』字乃與下句相類。」

❹「石井」，原卷後校：「『井』作『泉』。」

❺「招」，原卷後校：「本疑。恕本同。」

❻「玉虛」，原卷後校：「二字作『壺』。」

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❶郴州圓泉第十八，嚴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蝦蟆口水、西山瀑布、天台千丈瀑布，皆戒人勿食，❷食之生疾，❸其餘江水居山水上，井水居江水上，皆與羽經相反。疑羽不當二説以自異。使誠羽説，何足信也？得非又新妄附益之邪？其述羽辨南零岸時，❹原校：疑。怪誕甚妄也。

水味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二而次第之者，妄説也。故其爲説，前後不同如此。然此井，爲水之美者也。❺羽之論水，惡渟浸而喜泉源，故井取汲者，江雖長，然衆水雜聚，故次山水。惟此説近物理云。

孫氏碑陰記 皇祐三年

皇祐三年夏，元規以龍圖閣直學士、尚書吏部郎中爲陝西都轉運使，道出南京，遇疾，留河上。予時往問之。元規疾少間，出其皇祖少師之銘，而謂予曰：「此太子太傅杜公所書也。吾家世德，杜公之父榮公實銘之。惟吾二家，皆爲當世盛族，五代之亂，播于吴越而不顯，然其同禄仕，通婚姻，子孫之好至今而不絶也。自吴越國除，衣冠之族皆北。予以不幸少孤，既壯而從禄養。其爲御史諫官，以言事謫守處州，始得過故鄉，識其耆老，而求杜氏之銘不可得也。今十有五年而始獲于斯。自榮公之銘

❶「瀑布水」，原卷後校：「《文纂》無『水』字，汪逵云此篇『瀑布』下無『水』字。」

❷「皆」下，原卷後校：「有『羽』字。」衡本有「羽」字，然在「皆」字上。

❸「食之」，原卷後校：「『之』作『而』。」

❹「時」，原卷後校：「有本疑。恕本同。」

❺「爲水」，原卷後校：「『爲』作『於』。」

孫氏，三世百年，至于小子，幸成祖考忠義之訓，今得進被榮顯于朝廷而列于侍從。杜公以道德名望相明天子，荷天之福，眉壽于家。惟吾二家之盛衰，與時治亂而上下，故屈于彼而伸于此。其世德遺文，由後有人，克保不墜，故晦於昔而顯於今。將刻銘於碑，表之墓隧，以昭示來世子孫，❶其以爲如何？」

予曰：嗚呼！爲善之効無不報，然其遲速不必問原校：一作「同」。也。故不在身者則在其子孫，或晦於當時者必顯于後世，其孫氏、杜氏之謂乎。刻之金石以遺家之子孫而勸天下之爲善者，❷不亦宜哉！

三琴記 皇祐七年

吾家三琴，其一傳爲張越琴，其一傳爲樓則琴，其一傳爲雷氏琴，其製作皆精而有法，然皆不知是否。❸要在其聲如何，不問其古今何人作也。琴面皆有橫文如蚳腹，世之識琴者以此爲古琴，蓋其漆過百年始有斷文，用以爲驗爾。其一金暉，❹其一石暉，其一玉暉。金暉者，張越琴也；石暉者，樓則琴也；玉暉者，雷氏琴也。金暉其聲暢而遠，石暉其聲清實而緩，玉暉其聲和而有餘。今人有其一已足爲寶，而余兼有之，然惟石暉者，老人之所宜也。世人多用金玉蚌瑟暉，❺此數物者，夜置之燭下炫燿

❶「子孫」，原卷後校：「無『孫』字。」
❷「遺家」，原卷後校：「作『遺二家』。復有『廬陵歐陽某記』六字。」衡本作「遺二家」。
❸「皆不知」，原卷後校：「『皆』作『要』。」按若是，則「是否」下當作逗号。
❹「暉」，衡本作「徽」，下皆同。
❺「瑟」，衡本作「琴」。

有光，老人目昏，視暉難準，惟石無光，置之燭下黑白分明，故爲老者之所宜也。

余自少不喜鄭衛，獨愛琴聲，尤愛《小流水曲》。平生患難，南北奔馳，琴曲率皆廢忘，獨《流水》一曲夢寢不忘，今老矣，猶時時能作之。其他不過數小調弄，足以自娱。琴曲不必多學，要於自適；琴亦不必多藏，然業已有之，亦不必以患多而棄也。

嘉祐七年上巳後一日，以疾在告，學書，信筆作歐陽氏三琴記。

吉州學記❶原注：續添。

慶曆三年，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賜之坐，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書于紙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夫措，俯伏頓首，言此事大，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幸詔臣等，於是退而具述爲條列。明年正月，始詔州郡吏以賞罰勸桑農。❷三月，又詔天下皆立學。惟三代仁政之本，始於井田而成於學校。《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其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凡學，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至於風俗成而頌聲興。蓋其功法，施之各有次第，其教於人者勤，而入於人者漸，勤則不倦，漸則遲久而深。夫以不倦之意待遲久而成功者，三王之用心也。故其爲法必久而後至太平，而爲國皆至六七百年而未已，此其効也。三代學制甚詳，而後世罕克以舉，舉或不知，而本末不備又欲於速，❸不

❶ 按：據《居士集》卷三十九後校跋，此篇當是初稿。
❷ 「桑農」，衡本作「農桑」。
❸ 「於」，衡本作「以」。

待其成而怠，故學之道常廢而僅存。惟天子明聖，深原三代致治之本，要在富而教之。故先之農桑，而繼以學校，將以衣食飢寒之民而皆知孝慈禮讓。是以詔書再下，吏民感悦，奔走執事者以後爲羞。

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即先夫子廟爲學舍於城西而未備，今知州事、殿中丞李侯寛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事方上請而詔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其用人之力積二萬一千工，而人不以爲勞；其良材堅甓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爲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閎耀，而人不以爲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

予世家於吉，濫官于朝廷，進不能贊明天子之盛美，退不能與諸生揖讓乎其中。惟幸吉之學教者，知學本於勤漸，遲久而不倦以治，毋廢慢天子之詔。使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可爲公卿，過其市而賈者不鬻其淫，適其野而耕者不争壠畝，入其里閭而長幼和孝慈於其家，❶行其道塗而少者扶羸老、壯其代其負荷於路，❷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從鄉先生席于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射壺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于石，以立諸其廡。

右《吉州學記》，乃承平時印本，與石本異。其説在《居士集》第三十九卷後。

外集卷第十三

❶「和」，衡本作「相」。

❷「壯其」，衡本作「壯者」。

歐陽脩全集卷六十四　外集卷第十四

序一

仁宗御集序 英宗皇帝密旨代作。治平二年。

在昔君臣聖賢，自相戒勑，都俞吁嘆於朝廷之上，而天下治者，二帝之言語也。號令征伐，丁寧約束，而其辭彬彬篤厚純雅者，三代之文章也。堯、舜、夏、商、周之盛，邈乎遠出千載之上，而昭然著見百世之下者，以其書存焉。此典謨訓誥之文，所以爲歷代之寶也。

惟我仁考神文聖武明孝皇帝之作，二帝之言語而三代之文章也，是宜刊之六經而不朽，示之萬世而取法。矧余小子，獲承統業，其所以繼大而顯揚之者，方思勉焉，其敢失墜！乃詔尚書刑部郎中、知制誥邵必，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吕公著，悉發寶文之舊藏而類次之，以爲百卷。而必、公著勉朕以敘述之，曰：「是不可闕也。」

予惟聖考在位四十有二載，承三聖之鴻業，享百年之盛隆，而不敢暇逸。愼重祭祀以事天而饗親，齊莊潔精，必以誠信。故親郊而見上帝者九，恭謝于天地、大享于明堂者皆再，耕于籍田、祫于太廟者皆一，而不爲勞。若夫游娱射獵，前世賢王明主之所不能免者，則皆非所欲。歲時臨幸，燕飫臣下，必問祖宗之故常，闃然非時不聞輿馬

之音。後苑歲春一賞，亦故事也，中廢者二十餘年。而時畋于近郊、曲宴于便坐者，廑纔一二而已。故敘禋祀，享升歌，樂章藏于有司、薦于郊廟者多矣；而登臨游賞之適，割鮮獻獲之樂，前世之所誇者，未始一及焉。至於萬機之暇，泊然凝神，不見所好。惟躬閱寶訓，陳經邇英，究鍾律之本元，訓師兵之武略，披圖以鑒古，銘物以自戒，其從事於清閑宴息之餘者，不過此類。嗚呼！大禹之勤儉也。夫惟一人勞於上，則天下安其逸；約于己，則天下享其豐。此禹之所以聖，勤儉之功也。

惟我聖考之在御也，澤被生民，恩加夷狄。寬刑罰，息兵革，容納諫諍，信任賢材，措民逸於治安，躋俗豐於富庶。使海内蒙德受賜，涵濡鼓舞，而不知所以然者，由勤與儉久而馴致之也。是以功成業茂，立廟建號，爲宋仁宗。噫！仁之爲言，堯、舜之盛德，而甚美之稱也，固已巍乎與天地而亡極矣。永惟聖作，刻之玉版，藏之金匱，以耀後嗣而垂無窮，庶俾知我聖考仁宗之所以爲仁者，自勤儉始。嗚呼！亦惟予小子是訓。

送方希則序 天聖八年

蒙莊以紳笏爲柴栅，班伯以名聲爲韁鎖。夫軒裳、輝華，人之所甚欲，彼豈惡之邪？蓋將有激云爾。❶是以君子輕去就，隨卷舒，富貴不可誘。故其氣浩然，勇過乎賁、育，毀譽不以屑，其量恬然不見於喜愠。能及是者，達人之節而大方之家乎！

❶「將」，影元本卷後校：「一無『將』字。」

希則茂才入官，三舉進士不利，❶命乎數奇。時不見用，而原校：一作「宜」。且夷然拂衣，師心自往，推否泰以消息，輕寄物之去來，淵乎其大雅之君子，而幾類於昔賢者乎！

余自來上都，寓謁舍，化衣京塵，穿履金門者，再見春矣。會天子方嚮儒學，招徠俊良，開賢科，命鄉舉，而四方之傑齎貢函詣公車者，十百千數。余雖後進晚出，而掎裳摩趺攘臂以遊其間，交者固已多矣。晚方得君，傾蓋道塗，一笑相樂，形忘乎外，心照乎內，雖濠梁之遊不若是也。未幾，君召試中臺，以枉於有司，奪席見罷。摺原校：一作「薦」。紳議者咸傷冤之，君方澹乎沖襟，竟於使人不能窺也。後數日，齎裝具舟，泛然東下。以余辱交者，索言以爲贈。

夫恢識宇以見乎遠，窮倚伏以至于命，此非可爲淺見寡聞者道也。希則，達人爾，可一言之。昔公孫常退歸，鄉人再推，射策遂第一，更生書數十上，每聞報罷，而終爲漢名臣。以希則之資材識業而沈冥鬱堙者，豈非天將張之而固翕之邪？不然，何遭迴而若此也？夫良工晚成者器之大，後發先至者驥之良。異日垂光虹蜺，濯髮雲漢，使諸儒後生企仰而不暇，此固希則褚囊原校：一作「橐」。中所畜爾，豈假予詳言之哉？觴行酒半，坐者皆欲去，操觚率然，辭不逮意。同年景山、欽之、識之亦賦詩以爲別，則祖離道舊之情備之矣，此不復云。

❶「不利」，影元本卷後校：「二字一作『好世資』」。

送陳經秀才序 明道元年

伊出陸渾，略國南，絶山而下，❶東以會河。山夾水東西，北直國門，當雙闕。隋煬帝初營宮洛陽，登邙山南望，曰：「此豈非龍門邪！」世因謂之龍門，非《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而號龍門者也。然山形中斷，巖崖缺呀，若斷若鑱。❷當禹之治水九州，披山斬木，遍行天下，凡水之破山而出之者，皆禹鑿之，豈必龍門？然伊之流最清淺，水濺濺鳴石間。刺舟隨波，可爲浮泛；釣魴擉鼈，❸可供膳羞。山兩麓浸流，中無巖嶄頽怪盤絶之險，而可以登高顧望。自長夏而往，纔十八里，可以朝遊而暮歸。故人之遊此者，欣然得山水之樂，而未嘗有筋骸之勞，雖數至不厭也。

然洛陽西都，來此者多達官尊重，不可輒輕出。幸時一往，則騶奴從騎，吏屬遮道，唱呵後先，前儐旁扶，登覽原校：一作「覽登」。未周，意已怠矣。故非有激流上下，與魚鳥相傲然徙倚之適也。❹然能得此者，惟卑且閑者宜之。脩爲從事，子聰參軍，應之主縣簿，秀才陳生旅遊，❺皆卑且閑者，因相與期於兹。夜宿西峰，步月松林間，登山上方，路窮而返。明日，上香山石樓，聽八節灘，晚泛舟，傍山足夷猶而下，賦詩飲酒，暮已歸。❻後三日，❼陳生告予且西。予方得

❶「下」，影元本卷後校：「一作『北』。」
❷「斷」，影元本卷後校：「一作『斵』。」
❸「擉」，影元本卷後校：「一作『籍』。」
❹「相」下，影元本卷後校：「一有『群爲』二字。」
❺「旅遊」，影元本卷後校：「一無『遊』字。」
❻「已」，影元本卷後校：「一作『以』。」
❼「日」，影元本卷後校：「一作『月』。」按據上下文義，作「日」勝。

生，喜與之遊也，又遽去，因書其所以遊以贈其行。

送楊子聰户曹序 明道二年

士之仕於州郡者，必視其地大小高下之望以爲輕重。河南，大府也，參軍雖卑，以望而高下之，固與他州郡異矣。然地大望高，居者皆將相、名臣、達官，居又不久，率一二歲，而甚者半歲而易。故河南吏民間坐而偶語，道某相、某將、某官者，常名斥而一二歲數之。❶至於郎官、御史、方鎮、牧守、使人、貴客由河南出者，入不候於疆，去不餞于郊，途逢而不避，市坐者不起，豈素慢哉？蓋其見之習也。彼視公卿、大臣、要官其易如此，矧所謂參軍者邪？其不群嘲而隨侮之，幸也。參軍每上府，望門而趍，吏摩以肩，過不揖。反就焉，持刺執版，求通姓名。雖心負其所有，欲進自達，不可得。其勢鬱鬱，卑且賤，反甚於它州郡，故爲之者未嘗樂也。然其間能自以頭角頎然而出者鮮矣，其才能之美非有異乎衆，莫能也。

户曹參軍楊子聰居府中，常衣青衫，騎破虎韉，出入府門下，人固輩原校：一作「背」。視而概易之。居一歲，相國彭城公薦之，集賢學士謝公又薦之，士之有文而賢者盡交之，其能出其頭角矣。❷若去而之他州郡，不特頎然而出矣，遂特原校：疑。傑然以獨立也。❸子聰南人，樂其土風，今秩滿調於吏

❶「歲數之」，影元本卷後校：「一無『數』字。」
❷「頭角矣」，原卷後校：「此下一有『河南爲望，天下州郡無先者，物之盛之衆而能出其頭角矣』二十三字。」
❸「特」，影元本卷後校：「『特』字本疑，恕本作『將』。」

部，必吏於南也。吾見南之州郡有傑然而獨出者，必楊子聰也。

送廖倚歸衡山序 明道二年

元氣之融結爲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爲雲霓，其生爲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爲俊傑。秀才生於衡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尤多，故其文則雲霓，其材則杞梓。始以鄉進士舉於有司，不中，遂遊公卿間，所至無不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永興太原公雅識沈正，器君尤深。初其鎮秦川也，❶請君與俱行，遂趨函關以覽秦都，則西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采矣。

凡居秦幾歲而東，❷將過京師以歸。予嘗以上計吏客都中，識君於交逵，辱之以友益。當君之西也，獲餞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洛，道語故舊，數日乃行。夫山川固能產異物，而不能畜之者，誠有利其用者爾。今君之行也，予疑夫不能久畜於衡山之阿也。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❸明道元年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群物以貴於世者，負其有異而已。故珠潛于泥，玉潛于璞，不與夫蜃蛤、珉石混而棄者，❹其先膺美澤之氣，❺輝然特見于原校：一作「於」。外

---

❶「川」，衡本作「州」。

❷「幾歲」，原卷後校：「一作『載歲』。」

❸「河陽」，原卷後校：「諸本皆作『洛陽』。按《序》云：聖俞移佐河陽，因吏事而至於此，事訖言歸，余惜其去。則非歸洛明矣，今正之。」

❹「蜃」，影元本卷後校：「恕本作『蠦』。」

❺「先膺」，影元本卷後校：「二字一作『光英』。」

也。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搢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亦珠玉之淵海歟！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邪！❶

聖俞志高而行潔，❷氣秀而色和，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爲河南主簿，以親嫌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遊，故因吏事而至於此。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絶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原校：一作「而」。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爲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事訖，❸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庸庸。然所謂能先群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❹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張應之字序

《傳》曰名以制義，謂乎名之必可言也。世之士君子，名而無所言，言則不能稱述原校：一作「著」。以見乎遠。❺余友河南主簿張君名谷，字仲容。谷之爲義，窪而不盈，動而能應，湛然而深，❻有似乎賢人君子之德，

❶「精」上，影元本卷後校：「一有『其』字。」

❷「志」，影元本卷後校：「一作『文』。」又「潔」，影元本卷後校：「一作『能』。」

❸「訖」下，影元本卷後校：「一有『役』。」

❹「特」，衡本作「恃」。

❺「言」，原卷後校：「一無此『言』字。」

❻「而深」，影元本卷後校：「一作『深静』。」

其所謂名而可言者也。然嘗竊謂仲容之字，不足以表其所以名之之義。大凡物以至虛而爲用者有三，❶其體殊焉。有虛其形而能受者，器之圓方是也，然受則有量，故多盈溢敗覆之過；有虛其中而能鳴乎外者，鍾鼓是也，然鳴必假物，故須簨簴考擊之設；有虛其體而能應物者，空谷是也，然應必有待，故常自然，以至静接物而無窮。士之以是爲其名，則君之道從可知也，宜易其字曰應之。蓋容以言其虛之狀，不若應以體乎容之德也。

君早以孝廉文藝考行於鄉里，薦之於有司，而又試其用於春官者之選。深中隱厚，學優道充，其有以應乎物矣。然今方爲小官，主簿書，其所應者近而小，誠未能有以發乎其聲也。余知夫虛以待之，則物之來者益廣，響之應者益遠，可涯也哉？

余與君同以進士登于科，又同爲吏于此，群居肩隨，宴閑相語，得以字而相呼。故於是不能讓而默也，敢爲序以易之。

尹源字子漸序

奉禮尹君之將西也，稱古仁者送人之義，❷責言於其交之所常厚者。其友人渤海歐陽脩在餞中，率然曰：余無似，雖不能竊仁者之號，奈嘗辱君之道義切劘爲最深，是以原校：一作「既」。不能無言。然君之文行，余既友慕欽揖之不暇，顧豈有遺忽乏少之可以進於言邪！因姑請更君之字，以塞其求云。

❶「爲用」，影元本卷後校：「一無『爲』字。」
❷「古仁者」，原卷後校：「一作『古之人』。」

君之名源，而字子淵。❶夫源發於淵，深且原校：一作「其」。止也，於詁訓既不類，又無所表發其名之美，甚非稱。據禮家之説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蓋謂其源發而漸進於廣大，委其注積也。楊子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今君之學也，皆古文字聖賢之事業，至其尤深而鉅者，又烏止淵之譬邪？然亦欲君之漸進不已，而至深遠博大之無際也，請字之曰子漸。

古者男子之生，舉以禮而名之。年既長，見廟筮賓而加元服，服加而後字，示尊其名以隆成人也。夫君子所以自厚重其名原校：一作「所」。字，如此之甚也，誠以其賢否醜美，必常與名字相上下而始終。郲婁一小國君，片善可稱，《春秋》褒之曰儀甫。解者謂國不如名，名不如字，以爲極美之談是也。子漸行矣，勉之。

胡寅字序原校：一作「字説」。

寅之爲言，恭且畏之辭。❷《虞書》「寅賓出日」、「寅餞納日」云者，堯命其臣羲和者修其官，而史美之之文。❸又曰「夙夜惟寅」云者，舜勑其臣伯夷之辭也。又曰「同寅協恭，和衷哉」云者，皐陶戒禹之言。❹言堯、舜、禹之事，❺載於《書》者，爲萬世之法。而其君臣之際，相言語者如是，是知恭恪畏慎，以思其事，雖聖人猶然。

❶「子」，影元本卷後校：「《文藪》作『以』。」
❷「辭」下，影元本卷後校：「一有『也』字。」
❸「文」下，影元本卷後校：「一有『也』字。」
❹「言」下，影元本卷後校：「一有『也』字。」
❺「言堯舜」，影元本卷後校：「一無『言』字。」

尉氏胡君名寅，以問於余，且將字之。余以謂名者，古之人生而有別之稱爾。若太甲、盤庚、仲壬者，又原校：一無此字。直識其次第而已。❶至於原校：一無此字。左丘明者載魯大夫之語，始謂命名必有義，而學者又以文王、武王、伯魚之類附其說者，尤非也。文王之世爲商諸侯，❷偶商不幸而紂爲淫虐，然猶身原校：一作「生」。服事之，豈其生也已有滅商自大之心而名昌？❸其子始生又期使殺君而發其功業哉？孔子之生子，適有饋鯉者，遂名之。若史魚、孔鮒，又有饋者乎？則是直爲識別之稱，未嘗有義也。然考古人之命字者，❹則似若有義，蓋將釋其名，曰其字若此而已。

胡君曰：「我所以問其字者，將知其寅者何謂？」然因考于古，取堯、舜、禹之《書》常所道告之，❺而字曰子畏，作《字說》。原校：三字一作「云」。

送陳子履赴絳州翼城序❻皇祐二年

予昔過鄭，遇子履於管城。其後二歲，子履西自馮翊，會予於洛陽而去。又明年，復來，遂與原校：一作「預」。鄉進士，自河南貢于京師。又明年，予方解官洛陽以來，則子履中甲科，爲校書郎。其冬，得翼城於絳。又明年春，西拜其親於洛而後行。自鄭之遇及茲行，凡六歲而四見之焉。其始也，純

❶「又」，影元本卷後校：「一作『此』。」
❷「之世」，原卷後校：「《宋文粹》無『之』字。」
❸「名」下，影元本卷後校：「一有『曰』字。」
❹「人之」，影元本卷後校：「一作『之人』。」
❺「道」下，影元本卷後校：「一有『者』字。」
❻「陳」，影元本卷後校：「恕本作『陸』。按子履乃陳經也，後歸本姓爲陸，故公之集或曰『陳』、曰『陸』。」

然氣和而貌野。再見之，則道所學問，出其文辭，煒原校：一作「卓」。然有出於衆人矣。又見之，則挾其藝以較於群士，而以其能勝之。今之行也，又曰我將試其爲政於絳，而且力廣其學，當盡落其華而成其實，直取古人之所以尚。❶以原校：一無二字。距今之爲者，其修己力行之道屢見而屢進，進且原校：一有「又」字。不已，而志又大焉，孔子曰「未見其止」、孟子曰「孰能禦之」者歟！

夫年少者心鋭，氣盛者好剛，苟有志焉，無不至也。然君子之於臨政也，欲果其行，必審其思，審而後果，則不可易而後悔。❷而學者亦在一朝原校：疑。其所趨，❸而後博其聞，❹其致思必精，❺其發辭必易，❻待其足於中，而後見於外。予友河南富彦國常與予語於此，今彦國在絳，而子履往焉，又從而辨之。後之復見子履，豈特若前之見者乎，將有駭然者矣。

送孫屯田序 字延仲

良金美玉藏乎礦石，而追師冶工莫不孜孜攻且鍊焉，吾誠有以利其用也。況材臣賢士世不衆出，而物官者得不貪以爲利乎！故今茲屯田孫公，始以尚書郎來貳洛政。未踰歲，則復乘兩馬之傳東上，將冠惠文以肅臺憲。居不皇暖席，行不及具駕，蓋被知者之用，且祇君命之速也。

❶「所以尚」，衡本作「所尚」。
❷「後」，衡本作「無」。
❸「朝」，影元本卷後校：「『朝』字本疑，恕本無此字。」衡本「朝」作「明」。
❹「聞」，影元本卷後校：「一作『文』。」
❺「思」下，影元本卷後校：「一有『也』字。」
❻「辭」下，影元本卷後校：「一有『也』字。」

御史本爲秦官，出入殿中，督察監視，事無大小皆得以法繩之。至按章舉劾，發姦治獄，以清風軌，則朝廷之得失，御史繫焉。然過者爲之，至有伺求以爲察，剛訐以爲直，驚愚激俗以速名譽，至於紀綱大政則蔑乎無聞也。故於是選，必要以文儒，沉正閎達大體，然後謇謇王廷，爲天子司直之臣。況乎白筆霜簡，吾家舊物，握蘭臥錦，爲世名郎，緣飾以儒雅，濟之以文敏。余知夫振頹綱，舉舊典，嗣先聲，揚休聞，在此行也。而洛之士君子，故相與翹足企聳，東向而望，佇聞凜然之餘風矣。盍各賦《棫樸》以歌能官，且賀舉者之得人也。犯軷長道，摻袪爲原校：一作「而」。別，又烏足効兒女之悲哉！

張令注周易序

《易》之爲書無所不備，故爲其説者，亦無所不之。蓋滯者執於象數以爲用，通者流於變化而無窮，語精微者務極於幽深，喜誇誕者不勝其廣大，苟非其正，則失而皆入於賊。若其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終，而不失其正，則王氏超然遠出於前人，惜乎不幸短命，而不得卒其業也。

張子之學，其勤至矣，而其説亦詳焉。其爲自序，尤所發明。昔漢儒白首於一經，雖孔子亦晚而學《易》。今子年方壯，所得已多，而學且不止，其有不至者乎！廬陵歐陽脩序。

外集卷第十四

歐陽脩全集卷六十五　外集卷第十五

序　二

删正黄庭經序

無僊子者，不知爲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爲無僊子者，以警世人之學僊者也。其爲言曰：「自古有道無僊，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僊而妄學原校：一作「求」。僊，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夭閼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顔子蕭然臥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❶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原校：一作「之」。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爲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絶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

❶「及」，衡本作「過」。

及其至也，尚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❶是謂養内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内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

世傳《黄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説專於養内，多奇怪，故其傳之久則易爲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僊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録古書文字，以爲翫好之娛。有《黄庭經》石本者，迺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爲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嘆曰：「吾欲曉世以無僊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奇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爲？」乃爲删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爲定，其難曉之言略爲注解，庶幾不爲訛謬之説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爲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景祐三年

前年五月，❷大霖雨殺麥，河溢東畿，浸下田。已而不雨，至于原校：一作「於」。八月，菽粟死高田。三司有言：「前時溢博州，民冒河爲言，得免租者蓋萬計。今歲秋當租，懼民幸水旱，因縁得妄免，以虧兵食，慎勑有司謹之。」朝廷因舉田令，約束州縣吏。吏無遠近，❸皆望風惡民言水旱，❹一以農田勑限，甚者笞而絶之。畿之民訴其縣，不

❶「者」下，影元本卷後校：「一有『也』字。」
❷「前」，影元本卷後校：「一作『二』。」
❸「吏無」，影元本卷後校：「一無『吏』字。」
❹「旱」下，影元本卷後校：「一有『事』字。」

聽；則訴於開封，又不聽；則相與聚立原校：一作「於」。宣德門外，訴於宰相。於是遣吏四出視諸縣。❶視者還，而或言災，或言否，然言否者十七八。最後視者還，言民實災，而吏徒畏約束以苟自免爾。天子聞之惻然，蠲畿民之租。❷

余嘗竊歎曰：民生幸而爲畿民，有原校：一作「且」。緩急，近而易知也。雨降于天，河溢于地，與赤日之出，是三者物之易見也。前二三歲，旱蝗相連，朝廷歲歲隨其災之厚薄，蠲其賦之多少，至兵食不足，則歲糴或入粟以爵而充之。是在上者之愛人，而仁人之心易惻也。以易知之近，言易見之事，告易惻之仁，然吏一壅之，幾不得達。❸況四海之大，幾萬里而遠，事之難知，不若霖潦赤日之易見者何數！❹使上有惻之之心不得達于下，下有思告之苦不得通於上者，吏居其間而壅之爾，❺可勝歎哉！

扶風爲縣，限關之西，距京師在千里外，民之不幸而事有隱微者何限，其能生死曲直之者，❻令與主簿、尉三人。而民之志得不壅而聞于州，❼州不壅而聞于上，❽縣

---

❶「四」，影元本卷後校：「一作『分』。」

❷「畿民之」，影元本卷後校：「三字一作『其』。」

❸「幾」，原卷後校：「一作『畿』。」

❹「霖潦」，影元本卷後校：「一作『水旱』。」「易見」，影元本卷後校：「『見』下又有『也易』二字。」

❺「居」，影元本卷後校：「一作『隔』。」

❻「生死曲直」，影元本卷後校：「一作『曲直生死』。」

❼「而」下，影元本卷後校：「一有『已凡』二字。」按若是，則「而已」屬上讀，「凡」屬下讀。又「聞于」，影元本卷後校：「一作『達乎』。」

❽「聞于上」，原卷後校云「一作『及于縣』」，影元本卷後校作「聞乎天子者」。

不壅而民志通者，❶令與主簿、尉達之而已。王君聖紀主簿於其縣，❷聖紀好學有文，佐是縣也，❸始試其爲政焉，故以夫素所歎者告之。❹ 景祐三年二月二十四日，❺廬陵歐陽脩序。❻

送太原秀才序 寶元二年

仲尼之徒子思伋記中庸事，列於曲臺學。欲服圓冠、習矩步者，皆造次必於《中庸》。聞太原生得之矣，生之履行無改是也。月旅析木，地居軫斿，霜風動天，萬竅號怒，摇鞭長跋，原校：一作「岐」。强飯自重。時寶元二年十月初七日，乾德令尹歐陽脩序。❼

傳易圖序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夫孟子好學者，豈獨忽於《書》哉？ 蓋其自傷不得親見聖人之作，而傳者失其真，莫可考

---

❶「縣不壅而民志通者」，影元本卷後校：「已上八字，恕本作『令與主簿、尉先之而已。天子仁恩下而降于州，州不壅而達于縣，縣不壅而得及于民』亦凡三十三字，接下文『令與主簿、尉』云云。」又「志通」，原卷後校：「一作『得及』。」

❷「主簿」，影元本卷後校：「一作『爲尉』。」

❸「佐是縣」，影元本卷後校：「一作『其爲尉』。」

❹「以夫」，影元本卷後校：「二字作『予因其行，而以予』。」

❺「二十四日」，影元本卷後校：「一作『十日』。」

❻「廬陵歐陽脩序」，影元本卷後校：「一無此六字。」

❼「乾德令尹」，原卷後校：「按是年六月，公改武成判官，明年二月當上。此猶繫舊階，疑未受命時作。」

正而云也。然豈獨無《書》之如此，余讀經解，至其引《易》曰「差若豪釐，謬以千里」之説，❶又讀今《周易》有「何謂」、「子曰」者，至其《繫辭》則又曰「聖人設卦」、「繫辭焉」，欲考其真而莫可得，然後知孟子之嘆，蓋有激云爾。❷

說者言當秦焚書時，《易》以卜筮得獨不焚。其後漢興，他書雖出，皆多殘缺，而《易經》以故獨完。然如經解所引，考於今《易》亡之，豈今《易》亦有亡者耶，是亦不得爲完書也。昔孔子門人追記其言作《論語》，❸書其首必以「子曰」者，所以别夫子與弟子之言。又其言非一事，其事非一時，❹文聯屬而言難次第，故每更一事必以「子曰」以起之。❺若《文言》者，夫子自作，❻不應自稱「子曰」。又其作於一時，文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之？乃知今《周易》所載，非孔子《文言》之全篇也。蓋漢之《易》師，擇取其文以解卦體，至其有所不取，則文斷而不屬，故以「子曰」起之也。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自爲答問之言爾，取卦體以爲答也，❼亦如公羊、穀梁傳《春秋》，先言「何」、「曷」，而後道原校：一作「導」。其師之所傳以爲傳也。今《上繫》凡有「子曰」者，亦皆講師之説也。然則今《易》皆出乎講師臨時之説矣，幸而講師所引者，得載於篇，不幸其不及引者，其亡豈

❶「至其」，影元本卷後校：「一無『其』字。」
❷「云爾」，影元本卷後校：「一作『而云也』。」
❸「孔子」下，影元本卷後校：「一有『歿』字。」
❹「其事」，影元本卷後校：「一無『其』字。」
❺「以」，影元本卷後校：「一作『書』。」
❻「夫子」下，影元本卷後校：「一有『所』字。」
❼「體」，影元本卷後校：「一作『辭』。其下有『以爲問，引文言』六字。」

不多邪？

嗚呼！歷弟子之相傳，經講師之去取，不徒存者不完，而其僞謬之失其可究邪！❶夫繫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其爲辭各聯屬其一爻者也。❷是則孔子專指爻辭爲繫辭。而今乃以孔子贊《易》之文爲上、下《繫辭》者，何其謬也！卦爻之辭，或以爲文王作，或以爲周公作。孔子言聖人設卦繫辭焉，❸是斥文王、周公之作爲繫辭，不必復自名其所作又爲《繫辭》也。❹況其文乃概言《易》之大體，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得謂之《繫辭》也必。❺然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而失之也？漢去周最近，不應有失。然漢所爲《繫辭》者，得非不爲今之《繫辭》乎？《易·需》之辭曰：「需于血，出自穴。」《艮》之辭曰：「艮其限，列其夤。」《睽》之辭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是皆險怪奇絶，非世常言，無爲有訓故、原校：一作「詁」。考證，而學者出其臆見，隨事爲解，果得聖人之旨邪？《文言》、《繫辭》有可攷者，其證如此，❻而其非世常言無可攷者，又可知矣。❼今徒從夫臆出之説，果可盡信之邪？此孟子所歎其不如亡者也。

《易》之傳注比他經爲尤多，然止於王

❶「僞」，影元本卷後校：「一作『譌』。」
❷「屬」，影元本卷後校：「一作『繫』。」
❸「孔子」上，影元本卷後校：「一有『故』字。」
❹「不必」，影元本卷後校：「一作『必不』。」
❺「也必」，影元本卷後校：「一作『必也』。」衡本作「必也」。
❻「證」，影元本卷後校：「一作『謬』。」
❼「矣」，影元本卷後校：「一作『也』。」

弼。其後雖有述者，❶不必皆其授受。但其傳之而已。大抵《易》至漢分爲三：有田何之《易》，焦贛之《易》，❷費直之《易》。❸田何之《易》傳自孔子，有上、下二篇，又有《彖》、《象》、《繫辭》、《文言》、《説卦》等，自爲十篇，而有章句。凡學有章句者，皆祖之田氏。焦贛之《易》無所傳授，自得乎原校：一作「之」。隱者之學，❹專於陰陽占察之術。凡學陰陽占察者，皆祖之焦氏。費直之《易》亦無所授，又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凡以《彖》、《象》、《文言》等參入卦中者，皆祖之費氏。田、焦之學，廢於漢末。費氏獨興，❺遞傳至鄭康成。而王弼所注，或用康成之説，比卦六四之類。是弼即鄭本而爲注。今行世者，惟有王弼《易》，其源出於費氏也，孔子之古經亡矣。

月石硯屏歌序 慶曆八年

張景山在虢州時，命治石橋。小版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樹森森然，其文黑而枝葉老勁，雖世之工畫者不能爲，蓋奇物也。景山南謫，留以遺予。予念此石古所未有，欲但書事則懼不爲信，因令善畫工來松原校：一作「模」。寫以爲圖。子

❶「者」下，影元本卷後校：「一有『不得列于學官，故上自孔子，至于王弼，迹其所自來，以作斯圖。自漢學者漸不師授，而各自名家，今圖之所傳者』凡四十五字。」按實爲四十三字。

❷「焦贛」上，影元本卷後校：「一有『有』字。」

❸「費直」上，影元本卷後校：「一有『有』字。」

❹「自得」，影元本卷後校：「一作『自言得之』。」又「之學」，影元本卷後校：「一無『之』字。」

❺「費氏」上，影元本卷後校：「一有『而』字。」

美見之，當愛歎也。其月滿，西旁微有不滿處，正如十三四時，其樹橫生，一枝外出。皆其實如此，不敢增損，貴可信也。

七賢畫序❶皇祐五年

某不幸，少孤。先人爲綿州軍事推官時，某始生，生四歲，而先人捐館。某爲兒童時，先妣嘗謂某曰：「吾歸汝家時，極貧。汝父爲吏至廉，又於物無所嗜，惟喜賓客，不計其家有無以具酒食。在綿州三年，他人皆多買蜀物以歸，汝父不營一物，而俸禄待賓客，亦無餘已。罷官，有絹一匹，畫爲《七賢圖》六幅，曰此七君子吾所愛也。此外無蜀物。」❷後先人調泰州軍事判官，卒于任。比某十許原校：一作「餘」。歲時，家益貧。每歲時設席祭祀，則張此圖于壁，先妣必指某曰：「吾家故物也。」後三十餘年，圖益故闇。某忝立朝，懼其久而益朽損，遂取《七賢》，命工裝軸之，更可傳百餘年。以爲歐陽氏舊物，且使子孫不忘先世之清風，而示吾先君所好尚。又以見吾母少寡而子幼，能克成其家，不失舊物。蓋自先君有事後二十年，某始及第，今又二十三年矣，事迹如此，始爲作贊并序。❸

❶「七賢畫序」，影元本卷後校：「《文纂》作『銘七賢畫事示焦生』。汪逵云『此篇文體似非序，但《文纂》作銘字，可疑』。王深甫《長樂集》有『信都公請作七賢圖詩』，其序云『伏蒙出示先大夫所作七賢圖事』，又云『洛求學文之士，爲之頌贊，將以刻石，永告來裔。而回也不肖，亦辱於此數』，則公所請作詩者不一也。恕本作『求七賢畫贊與焦伯强書』。」

❷「無蜀物」，影元本卷後校：「《文纂》作『無一蜀物』。」

❸影元本卷後校：「『始爲贊』，《文纂》作『試爲贊』。」

龍茶録後序❶治平元年

茶爲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録敘所謂上品龍茶者是也。蓋自君謨始造而歲貢焉，原校：一無此字。仁宗尤所珍惜，雖輔相之臣未嘗輒賜。惟南郊大禮致齋之夕，中書、樞密院各四人共賜一餅，宮人剪金爲龍鳳花草貼其上。兩府八家分割以歸，不敢碾試，相原校：一作「但」。家藏以爲寶。時有佳客，❷出而傳翫爾。至嘉祐七年，親享明堂，原校：一有「致」字。齋夕，❸始人賜一餅，余亦忝預，至今藏之。

余自以諫官供奉仗内，至登二府，二十餘年，纔一獲賜，而丹成龍駕，舐鼎莫及，每一捧翫，清血交零而已。因君謨著録，輒附于後，庶知小團自君謨始，而可貴如此。原校：九字一作「可貴而創自君謨也」。治平甲辰七月丁丑，❹廬陵歐陽脩書還公期書室。

傳

桑懌傳皇祐二年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❺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遊汝、潁

❶「龍茶録後序」，影元本卷後校：「《熙寧時文》作『題龍茶録後』。汪逵云『此篇似非序』。恕本作『茶録跋尾又一首贈薛少卿』。」

❷「佳」，影元本卷後校：「《時文》作『嘉』。」

❸「齋夕」，影元本卷後校：「一作『致齋』。」

❹「甲辰七月丁丑」，影元本卷後校：「《時文》作『元年七月十四日』。」

❺「本舉」，影元本卷後校：「一無『本』字。」

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白令，願原校：三字一作「曰願令」。爲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❶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爲也，❷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脱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❸探其篋，❹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爲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即推仆地，❺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

又嘗之郟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爲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❻授郟城尉。

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崤，❼古險地，多深山，❽而青灰山尤阻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

---

❶「往來」，影元本卷後校：「《文藪》作『得往來』。」「往來里中」，影元本卷後校：「四字作『得』字。」

❷「也」，影元本卷後校：「一作『矣』。」

❸「入」，影元本卷後校：「一作『潛入』。」

❹「篋」下，影元本卷後校：「一有『中衣，馳問里父是否，里父言是，即復馳還王生篋中』。」

❺「推」，影元本卷後校：「《文藪》作『椎』。」

❻「轉運使」，影元本卷後校：「《文藪》無『使』字。」

❼「崤」下，影元本卷後校：「一有『澠』字。」

❽「深」，原作「涂」，影元本卷後校「一作『深』」，衡本作「深」，今據改。

者皆授名以捕之。❶既懌至，巡檢者僞爲宣頭以示懌，❷將謀招出之。懌信之，不疑其僞也，因諜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卧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懌幾不自免。懌曰：「巡檢授名，❸懼無功爾。」即以伯與巡檢，使自爲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巡檢。❹懌爲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

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召懌至京，❺授二十三人名，使往捕。懌謀曰：盜畏吾名，必已原校：一作「以」。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❻居數日，❼軍吏不知所爲，數請出自效，輒不許。既而夜與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❽獨有一媪留，❾爲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❿則携其具就媪饌，⓫而以其餘遺媪，媪待以爲真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群盜輩，媪曰：「彼聞桑懌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懌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⓬今皆還也。某在某處，⓭某在

❶「捕之」，影元本卷後校：「一無『之』字。」
❷「宣頭」，影元本卷後校：「一無『頭』字。」
❸「名」下，影元本卷後校：「一有『捕賊』二字。」
❹「檢」下，影元本卷後校：「一有『者』字。」
❺「至京」，原卷後校：「此下脱一『師』字。」
❻「出」下，影元本卷後校：「一有『者』字。」
❼「數」，影元本卷後校：「一作『十餘』。」
❽「民」，影元本卷後校：「一作『居』。」
❾「獨有」，影元本卷後校：「一無『有』字。」
❿「三日」上，影元本卷後校：「一有『後』字。」
⓫「携」，影元本卷後校：「《文藪》作『自携』。」
⓬「足」，原爲墨丁，影元本卷後校云「『畏』字上，刊本缺一字，恕本作『不足畏』」，衡本作「不足畏」，今據補。
⓭「處」，影元本卷後校：「一作『所』。」

某所矣。」懌盡鉤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懌也。煩媼爲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媼察其實審矣。❶明旦，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❷其尤彊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

二十八日，復命京師。❸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爲君致閤職。」懌曰：「用賂得官，非我欲，❹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閥，以免短使送三班。❺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❻未行，會交趾獠叛，殺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懌往，盡手殺之。❼還，乃授閤門祗候。懌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❽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歸己上者，以奏稟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與詐取譏也。」❾懌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❿當自信其心以行，⓫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已。」余慙其言。

❶「察」，影元本卷後校：「一作『察得』。」
❷「卒」，影元本卷後校：「一作『乙』。按『乙』字乃對上『甲』字，刊本作『卒』疑誤。」
❸「復」上，影元本卷後校：「一有『而』字。」
❹「我」，影元本卷後校：「一作『吾』。」
❺「送」下，影元本卷後校：「一有『名』字。」
❻「與」下，影元本卷後校：「一有『嶺下』二字。」
❼「手殺」，影元本卷後校：「二字一作『平』。」
❽「而」，影元本卷後校：「一作『以』。」
❾「與詐取譏也」，影元本卷後校：「一本無『與詐』及『也』三字。」
❿「亦思之然」，影元本卷後校：「一本無此四字。」
⓫「以行」，影元本卷後校：「一本無此二字。」

卒讓之，不聽。

懌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爲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❶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❷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粟盡乃止。

懌善劍及鐵簡，❸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常畏，❹若不自足。其爲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爲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

廬陵歐陽脩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懌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❺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❻使人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説，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懌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❼遷書不誣也，❽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❾懌所爲壯矣，❿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⓫

皇祐五年，序蜀畫《七賢圖》云「爲

外集卷第十五

❶「二廩」，影元本卷後校：「二字作『囤』。」

❷「見」上，影元本卷後校：「一有『又嘗』二字。」

❸「善」下，影元本卷後校：「一有『用』字。」

❹「遇人」，影元本卷後校：「《文藪》作『遇之』。」又「畏」，影元本卷後校：「一作『謙畏』。」

❺「者」，影元本卷後校：「一作『然』。」

❻「偉」，影元本卷後校：「一作『義』。」

❼「焉」，影元本卷後校：「《文藪》作『而』。」按若是，則「而」字屬下讀。

❽「誣」，影元本卷後校：「一作『過』。」

❾「知」上，影元本卷後校：「一有『又』字。」

❿「懌」上，影元本卷後校：「一有『然』字。」

⓫「之」下，影元本卷後校：「一有『焉』字。」

作贊并序」。今此卷有其序，而贊不傳。

閩本《桑懌傳》後又載錢鏐、王景仁、朱瑾等傳，即《五代史》文也，間有小異，今不取。

歐陽脩全集卷六十六　外集卷第十六

書一

上范司諫書明道二年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即欲爲一書以賀，多事，忽原校：一作「卒」。卒未能也。

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禄，以其有司也。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原校：一有「謂」字。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争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

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册原校：一作「册書」。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原校：一作「歟」。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

近執事始被召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争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

昔韓退之作《争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纔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强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

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一可以待乎七年也。❶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

❶「一」，原卷後校《文海》無『一』字」，《宋文鑑》亦無「一」字，衡本則作「更」字。

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説，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

夫布衣韋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得言矣，❶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與郭秀才書 明道二年

僕昨以吏事至漢東，秀才見僕於叔父家，以啓事二篇偕門刺先進。自賓階拜起旋辟，甚有儀。坐而語諾甚謹。讀其辭，温密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勤而禮也。

古人之相見，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能達，乃取羔羊雉鶩之類致其意爲贄。❷而先既致其意，又耻其無文，則以虎豹之皮、繢畫之布以飾之，然後意達情接。客既贄，❸而主人必禮以答之，爲陳酒殽、幣篚、壺矢、燕樂之具將其意，又爲賦詩以陳其情。

今秀才好學甚精，博記書史，務爲文辭，不以羔禽皮布爲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贄既美，其意既勤矣，宜秀才責僕之答厚也。僕既無主人之具以爲禮，獨爲秀才賦

❶「得言」二字，原脱，今據《宋文鑑》、衡本補。
❷「羔羊」，原卷後校：「一作『羔鴈』。」衡本作「羔鴈」。
❸「贄」，衡本作「至」。

《詩·女曰鷄鳴》之卒章曰：「知子之來之，雜珮以贈之。」取其知客之來，豫儲珩璜琚瑀之美以送客，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物，可謂空言之爾。

秀才年且少，❶貌厚色揚，志鋭學敏，因進其業，脩其辭，暴練緝織之不已，使其文采五色，潤澤炳鬱。若贄以見當世公卿大人，❷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分庭而禮，加籩豆，實幣篚，延爲上賓者。惟勉之不已。

與張秀才第一書 棐。明道二年。

脩頓首致書秀才足下。前日辱以詩、賦、雜文、啓事爲贄，披讀三四，不能輒休。

足下家籍河中，爲鄉進士，精學勵行，嘗已選於里、升於府而試於有司矣，誠可謂

彼邦之秀者歟。然士之居也，遊必有友，學必有師。其鄉必有先生長者，府縣必有賢守長、佐吏，彼能爲足下稱才而述美者宜不少矣。今乃越數百里，犯風霜，干原校：一作「奸」。大國，望官府，下首於閽謁者以道原校：一作「通」。姓名，趨走拜伏於人之階廡間，何其勤勞乎。❸豈由心負其所有，而思以一發之邪？將顧視其鄉之狹陋不足自廣，而謂夫大國多賢士君子，可以奮揚而光遠之邪？則足下之來也，其志豈近而求豈小邪？得非磨光濯色，計之熟，卜之吉，而後勇決以來邪？

今市之門旦而啓，商者趨焉，賈者坐

❶「且少」，原卷後校：「一作『甚少』。」
❷「人」，衡本校：「一作『夫』。」
❸「勤勞」，原卷後校：「一作『勤且勞』。」

焉，持寶而欲價者之焉，賚金而求寶者亦之焉，閭民無資攘臂以遊者亦之焉。洛陽，天下之大市也，來而欲價者有矣，坐而爲之輕重者有矣。予居其間，其官位學行無動人也，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其亦無資而攘臂以遊者也。今足下之來，試其價，既就於可以輕重者矣，而反以及予。夫以無資者當求價之責，雖知貪於所得，而不知有以爲價也。故辱賜以來，且慙且喜，既不能塞所求以報厚意，姑道此以爲謝。

與張秀才第二書 明道二年

脩頓首白秀才足下。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貺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原校：一作「典」。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閔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拔今以復之古，而翦剥齊整凡今之紛殽駮冗者歟？❶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

君子之於學也務爲道，爲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❷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爲道，洪荒廣略爲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爲書也，以成、隱讓

❶「翦剥」，原卷後校：「一作『翦剔』。」
❷「發之」，原卷後校：「一作『發明之』。」

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禹之《書》皆曰「若稽古」。❶傅説曰「事不師古」，「匪説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邪！此君子之所學也。

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曰原校：疑。生周之世，❷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删《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邪，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絶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原校：二字一作「云者」。唐、虞之道爲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閎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原校：一作「如」。使後世尊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邪？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憂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原校：一有「斗斛飭」字。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❸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爲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爲文？孟軻之言道，❹豈不爲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

❶「堯禹」，原卷後校：「一作『堯舜禹』。」
❷「曰」，衡本校：「茅本作『昔』。」
❸「四」，原爲空格，今據影元本、衡本補。
❹「軻」，原卷後校：「一作『子』。」

切於事實而已。

今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爲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亘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爲，而務高遠之爲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説，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爲足下道之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原校：一作「卒」。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原校：一作「又」。敢務爲奇言以自高邪？幸足下少思焉。

與石推官第一書景祐二年

脩頓首再拜白公操足下。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所寄書，卒然不能即報，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書之怠，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

脩來京師已一歲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脩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識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原校：一作「何」。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居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既别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爲憂者，常人之情爾。若聞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爲歡樂，不以疾病爲憂問，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于道者，乃可爲憂也。

近於京師頻得足下所爲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閔世之意，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脩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

若未深究其源原校：一作「原」。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原校：一作「卒」。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説，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試先陳之。❶

君貺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也！既而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脩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爲異也，好學莫如楊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爲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況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爲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爲。況天下皆非之，乃獨爲之，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之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爲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効之，足下又果爲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怪者，推其事，罪以奉歸，此脩所以爲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不宣。同年弟歐陽某頓首。

❶「試」，原作「誠」，下有校云「疑」。原卷後校云「『誠』，一作『試』」，衡本作「試」，今據改。

第二書

脩頓首白公操足下。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怪。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爲狂愚而絶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諭僕之意。非足下之不諭，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即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❶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説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爲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説。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

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己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悦之者，與嗜飲茗、閱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爾，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説。楊子曰「斷木爲棊，梡革爲鞠，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爲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母毋、彳亻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

---

❶ 「時」，衡本作「特」，屬下讀。

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爲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不，❶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

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❷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爲；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爲。足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爲乎？足下自以爲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己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爲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爲吏而不受貨原校：一作「祿」。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爲賢也。屬久苦小疾，無意思。不宣。某頓首。

答西京王相公書景祐元年

月日，某謹齋沐頓首，復書于相公閤下。所遣使二十一日至許州，獲賜書一通，伏讀周復，❸且慚且悸。脩幸得備下吏，承寵光，日趨走于前，竊慕古人堂下一言之

❶「善不」，衡本作「善不善」。

❷「文章」，原卷後校：「一作『文字』。」按若是，則下文亦同。

❸「伏讀」，原卷後校：「一作『捧讀』。」

獻，思有所陳，而恨愚無識，不足自效，徒抱區區之心者有日矣。昨以初去府，輒因奏記，陳已疎淺，原校：一作「賤」。得蒙大君子休德之幸，以爲離去眷戀之辭既有次第，臨治以來施政之善者，顧寮吏宜有助。而闒懦獨無能之過以爲謝，因又妄思一言之獻，以畢曩時區區之心，以爲忠懇；又輒贊德美，願廣功業，益休問以爲禱。其誠雖勤，其言狂惑，猶即蓍龜之神而再三黷，❶宜其拒以不應。伏蒙相公不即棄絶，猶辱以書，條陳曉諭以爲寵，若其爲賜也厚矣。❷然伏讀求繹，似有未察其誠者，敢一終其説，以逃責焉。

某聞古之爲政者，必視年之豐凶。年凶則節國用，振民窮，姦盗生、争訟多，而其政繁。年豐民樂，然後休息而簡安之，似復其常。此善爲政者之術，而禮典之所載也。凡某前所陳者，亦不過如是而已。其意謂夫乘凶年之後，災沴消息，❸風雨既時，耕種既得，常平之粟既出而民有食，關西之運既重至而軍不乏，不旱不蝗，下民樂利，天子不憂慮。能如是，然後務大體，簡細事而已，豈有直以鎮俗原校：一作「雅」。救民愁、無爲置軍食之説邪？❹伏惟詳而察之。

昔者孔子嘗爲委吏，必曰稱其職而已。蓋苟守其官，不敢慢其事而思其他。伏惟相公所賜之書，有居官不出位之言，有以見君子用心也。然某之所陳，非謂略一邦之小而不爲，須四海之廣而後施，以棄職而越

❶「猶即」，原卷後校：「一作『猶叩』。」

❷「若」，原卷後校云「一作『答』」。衡本作「答」，當屬上讀。

❸「消息」，原卷後校：「一作『稍息』。」

❹「愁」，原卷後校：「一作『樂』。」

思也。蓋願乎進德廣業，思以致君而及天下，不以一邦而止，既禱且勸之辭也。

噫！士之至賤，敢以言干其上者，有三焉：不量輕重之勢，不度貴賤之位，必爭以理而後止者，此直士也；蒙德思報，不計善否，務罄其誠而言者，此知義之士也；其言乖繆，不合道理，問不及而自僭者，此狂士原校：三字一作「狂者」。也。然直士之言雖逆意，宜思而擇；報德之言雖善，原其心之所來，宜容而納；狂者之言既狂矣，宜不足與之辨。某，士之賤者，敢有干而云者，於斯三者有其二焉。伏惟相公擇之納之，不足與之辨而絶之，惟所賜焉。

投時相書 景祐元年

某不佞，疲軟不能强筋骨，與工人田夫坐市區，服畎畝，爲力役之勞，獨好取古書文字，考尋前世以來聖賢君子之所爲，與古之車旗、服器、名色等數，以求國家之治、賢愚之任。至其炳然而精者，❶時亦穿蠹盜取，飾爲文辭，以自欣喜。然其爲道閎深肆大，非愚且迂能所究及。用功益精，力益不足，其勞反甚於市區畎畝，而其所得，較之誠有不及焉。豈勞力而役業者成功易，勤心而爲道者至之難歟？欲悔其所難而反就其易，則復慙聖人爲山一簣止焉之言，不敢叛棄。故退失其小人之事，進不及君子之文，茫然其心，罔識所嚮，若棄車川游，漫於中流，不克攸濟，回視陸者，顧瞻徨徨。

然復思之，人之有材能、抱道德、懷智

❶「炳然而精」，原卷後校：「四字一作『粲然而文，粹然而精』。」

慮，而可自肆於世者，雖聖與賢未嘗不無不幸焉。禹之偏枯，郤克之跛，丘明之盲，有不幸其身者矣。抱關擊柝，恓惶奔走，孟子之戰國，楊雄之新室，有不幸其時者矣。少焉而材，學焉而不回，賈誼之毀，仲舒之禁錮，雖有其時，有不幸其偶者矣。今以六尺可用之軀，生太平有道之世，無進身毀罪之懼，是其身、時、偶三者，皆幸於古人之所有者。獨不至焉，豈天之所予不兩足歟，亦勉之未臻歟？

伏惟明公履道懷正，以相天下，上以承天子社稷之大計，下以理公卿百職之宜，賢者任之以能，不賢者任之以力，由士大夫下至於工商賤技，❶皆適其分而收其長。如脩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不堪任以力，❷徒以常有志於學也。今幸以文字試於有司，因自顧其身、時、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羞，謹以所業雜文五軸贄閽人，以俟進退之命焉。

外集卷第十六

❶「賤技」，原卷後校：「一作『賤役』。」

❷「任」，原爲墨丁，今據影元本、衡本補。

歐陽脩全集卷六十七　外集卷第十七

書　二

與范希文書 景祐元年

脩頓首再拜知郡學士希文足下。自去歲在洛陽，聞以言事出睦州，及來京師，又知移常州，尋復得蘇州，遷延南方，歲且終矣。南方美江山，水國富魚與稻，世之仕宦者舉善地，稱東南。然竊惟希文登朝廷，與國論，每顧事是非，不顧自身安危，則雖有東南之樂，豈能爲有憂天下之心者樂哉！若夫登高以望遠，飲旨而食嘉，所以宣輔神明，亦君子起居寢食之宜也。

爲别久矣，所懷如何？自古言事而得罪，解當復用。遠方久處，省思慮，節動作，此非希文自重，亦以爲天下士君子重也。謝希深學士丁家艱，將謀南歸。有少私事須託營辦，因通區區之誠以問左右。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景祐元年

某月日，具位某謹齋沐獻書樞密相公閤下。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爲言，然其

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謳謌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聖，《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主原校：一作「王」。聲名、文物之盛以爲辭。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德原校：一作「士」。閎言高論流鑠前後者，恃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

某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爲名進士，以對策爲賢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爲賢待制，逢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繼守而泯没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删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得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殁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

傳。其爲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爲時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爲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

代楊推官洎上呂相公求見書 景祐元年

某聞古者堯、舜、禹之爲君也，有皐、夔、益、稷之徒者原校：五字一作「稷契者之徒」。爲其臣。而湯之王也，亦有仲虺、伊尹者。❶周之始興也，有周公、召公；其復原校：一作「後」。興也，有方叔、邵虎、申原校：一作「山」。甫之徒。下而至漢，其初也功臣尤多，而稱善相者曰蕭、曹，其後曰丙、魏。唐之始則曰房、杜，既而曰姚、宋者，是皆能以功德佐其君，而卓然特以名出衆而見於世者。夫《詩》、《書》之所美，莫大乎堯、舜、三代，其後世之盛者，莫盛乎漢與唐。而其興也必有賢哲之臣出其際，而能使其君之功業名譽赫然光顯於萬世而不泯。故每一讀其書，考其事，量其功，而想乎其人，疑其瓌傑奇怪若神人，然非如今世之人可得而識也。夫其人已亡，其事已久，去數千百歲之後，徒得其書而一讀之，猶灼然如在人耳目之際，使人希慕稱述之不暇。況得身出原校：二字一作「生」。於其時，親見其所爲，而一識其人，則雖奔走俯伏，從妾圉，執鞭扑，猶爲幸歟！

❶「伊尹者」，原卷後校：「一無『者』字。」

某嘗誦於此而私自爲恨者有日矣。❶國家之興原校：一有「也」字。七十有五年矣，禮樂文章，可謂太平，而傑然稱王公大人於世者，往往而出，凡士之得身出於斯時者，宜爲幸矣，又何必忽近以慕遠，違目而信耳，且安知後之望今不若今之望昔者邪！然其實有若不幸者。某生也少，賤而愚，賤則不接乎朝廷之聞，愚故不能與於事，則雖有王公大人者並出，而欲一往識之，乃無一事可因而進焉。噫！古之君子在上，不幸而不得出其間。今之君子在上，幸而親見矣，又以愚賤見隔，而莫可望焉，是真可閔歎也已。

然嘗獨念昔有聞於先君大夫者，❷似有可以藉而爲説以干進於左右者，試一陳之。先君之生也，好學勤力，以孤直不自進於時。其晚也，始登朝廷，享榮禄。使終不困其志而少伸者，蓋實出於大君子之門，則相公原校：一有「閤下」二字。之於楊氏，不爲無恩矣。某不肖，其原校：一作「莫」。能繼原校：一作「光」。大先君之世，而又苟欲藉之以有緒於閤人，誠宜獲罪於下執事者矣。然而不詢於長者，不謀於蓍龜，而決然用是以自進者，蓋冀萬一得償其素所願焉，雖及門而獲罪，不猶愈於望古而自爲恨者邪！言狂計愚，伏惟聰明幸賜察焉。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修頓首啓。蒙問及丘舍人所示雜文十

❶「私自」，原卷後校：「一作『私以』。」

❷「嘗」至「者」十二字，原卷後校：「一作『獨念昔者有聞於先君大夫』。」

篇，竊嘗覽之，驚歎不已。其《毀譽》等數短篇尤爲篤論，然觀其用意在於策論，此古人之所難工，是以不能無小闕。其救弊之説甚詳，而革弊未之能至。見其弊而識其所以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中於時病而不爲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然近世應科目文辭，求若此者蓋寡，必欲其原校：一作「至於」。極致，則宜少加意，然後焕乎其不可禦矣。文章繫乎治亂之説，未易談，況乎愚昧，惡能當此？愧畏愧畏。脩謹白。

與高司諫書 景祐三年

脩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牓，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厠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説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爲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❶而師魯説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❷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爲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原校：三字一作「不疑之」。也。自足下爲諫官來，始得相識，

❶「於」至「下」九字，原卷後校：「一作『問予友尹師魯以足下』」。

❷「屈」下，原卷後校：「一有『曲』字。」

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説。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

前日范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爲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説足下深非希文所爲，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爲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己，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强，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禄，原校：一作「禄利」。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媿畏，便毁其賢，以爲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爲，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

且希文果不賢耶？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爲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爲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爲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原校：一作「然」。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爲賢，亦不免責；以爲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

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爲忠臣，望之與章爲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即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脩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牓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册，他日爲朝廷羞者，足下也。

《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絶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❶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携此書于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効也。

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❷

❶「不以賢者」，原卷後校：「一作『以不賢者』。」

❷此句下，影元本、衡本有「不宣。脩再拜」五字。

與尹師魯第一書 景祐三年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既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及原校：一作「又」。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紿。

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爲。是以又不留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脩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不知君貺曾作書道脩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

脩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爲幸。又聞夷陵有米、麪、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荈，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

師魯簡中言，疑脩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闇於朋友，此似未知脩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路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脩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爲忘親，此事

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來，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門原校：一作「間」。老婢，❶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有就死，❷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册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爲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絶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閑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脩有自疑之言，要知脩處之如何，故略道也。

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脩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慼慼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慼慼之文。師魯察脩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爲大不爲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脩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秖數日可至

❶「門」，衡本作「間」。
❷「有」，原卷後校：「一作『其』。」

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❶

同前 景祐三年

某頓首。自荆州得吾兄書後，尋便西上，十月二十六日到縣。倐兹新年，已三月矣，所幸者，老幼無恙。老母舊不飲酒，到此來，日能飲五七盃，❷隨時甘脆足以盡歡。脩之舊疾，漸以失去，亦能飲酒矣。不知師魯爲況如何？到此便欲遣任進去，又爲少事，且遣伊入京師，於今未回。前者於朱駕部處見手書，略知動静。

夷陵雖小縣，然諍訟甚多，而田契不明。僻遠之地，縣吏朴鯁，官書無簿籍，吏曹不識文字，凡百制度，非如官府一一自新齊整，無不躬親。又朱公以故人日相勞慰，時時頗有宴集。加以乍到，閨門内事亦須自營。

開正以來，始似無事，治舊史。前歲所作《十國志》，蓋是進本，務要卷多。今若便爲正史，盡宜删削，存其大要，至如細小之事，雖有可紀，非干大體，自可存之小説，不足以累正史。數日檢舊本，因盡删去矣，十亦去其三四。師魯所撰，在京師時不曾細看，路中昨來細讀，乃大好。師魯素以史筆自負，果然。河東一傳大妙，脩本所取法此傳，爲此外亦有繁簡未中，願師魯亦删之，則盡妙也。正史更不分五史，而通爲紀傳，今欲將《梁紀》并漢、周，脩且試撰次，唐、晉師魯爲之，如前歲之議。其他列傳約略，且將逐代功臣隨紀各自撰傳，待續次盡，將五

❶ 此句下，影元本、衡本有「不宣。脩頓首」五字。

❷ 「五七」，影元本卷後校：「一作『七五』。」

代列傳姓名寫出，分而爲二，分手作傳，不知如此於師魯意如何？吾等棄於時，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少希後世之名。如脩者幸與師魯相依，若成此書，亦是榮事。今特告朱公□介，馳此奉咨，且希一報，如可以，便各下手。只候任進歸，便令齎《國志》草本去次。春寒，保重。

同前 慶曆五年春

某頓首啓。兩路地壤相接，幸時文字往還，然闕附狀，蓋書生責以錢穀，强其所不能，自然公私不濟，况其素懶於作書也。然時聞師魯動止。蘇子美事深欲論敘，但避猶豫，聞有極言，乃知自信爲是，甚善甚善。子美雖未亟復，其如排沮群議，爲益不少。晉、潞，師魯少所樂遊，其况如何？春寒，千萬保愛。

列傳人名，便請師魯録取一本，分定寄來。不必以人死年月斷於一代，但著功一代多者，隨代分之，所貴作傳與紀相應，千萬遞中却告一信，要知尊意。

同前 慶曆四年

某頓首啓。始聞師魯徙晉，乃駭然，本初與郭推官計，師魯必離渭而受晉命，中道無所淹留，徑之晉，則謂於晉得相見。既聞待闕，至九月，又計當入洛，則謂於洛得相見。又聞方留邠州，有所陳，來期未可知，則謂遂不相見而東也。及陝，❶乃知直趨絳州。脩在絳阻雨數日，苟更少留，猶得道中

❶「及陝」，原卷後校：「一作『及至陝』。」

相遇，奈何前後相失如此。尚欲留陝，走人至解，期一爲會。而大暑懼煩，往復亦須三四日，又不欲久在陝，使郡人有館待之勞。顧此勢不得留慶、晉，不足屑屑於胷中。但向聞師魯有失子之苦，時方走河東界，道遠多事，不暇奉慰。脩嘗失一五歲小兒，已七八年，至今思之，痛若初失時。脩素謂諸君自爲寡情而善忽世事者，尚如此，況師魯素自謂有情而子長又賢哉！語及此，雖脩忽自不堪，又欲進何説以解師魯心邪。

自西事已來，師魯之髮無黑者，其不如意事多矣。人生白首矣，外物之能攻人者，其類甚多，安能尚甘於自苦邪！得失不足計，然雖歡戚勢既極，亦當自有否泰，惟不動心於憂喜，非勇者莫能焉。咫尺不相見，又無以奉慰，惟自寬自愛乃佳。

同前 慶曆五年夏

某頓首。今春子漸兄云亡，脩在鎮陽，半月後方知，時又卧病，草率走介，託趙秉致奠，云已之洛中矣，苦事苦事。脩一春在外，四月中還家，則母、病妻皆卧在牀，又值沈四替去本司，獨力出治公事，入營醫藥。纔得清卿來，即往德博視河功，比還，馬墜傷足，至今行履未得。以故久不及拜書爲慰，一寫朋友號呼之痛。

子漸平生所爲，世謂吉人君子者。然人生固不可以善惡較壽夭，吾徒所爲，天下之人嫉之者半，故人相知不比他人易得，失一人如他人之失百人也。脩往時意鋭，性本真率。近年經人事多，於世俗間，漸似耐煩，惟於故人書問，尚有逭慢之僻在。因子

漸亡，追思數年不以一字往還，遂至幽明永隔，因此欲勉彊於書尺，益知交游之難得爲可惜也。子漸爲人，不待縷述，脩自知之。然其所爲文章及在官有可記事，相別多年，不知子細，望録示一本。脩於子漸不可無文字，墓誌或師魯自作則已，若不自作，則須脩與君謨當作，蓋他平生相知深者，吾二人與李之才爾。縱不作墓誌，則行狀或他文字須作一篇也。愁人愁人。

師魯知爲士廉所訟，仇家報怨不意，亦聽而行，此更不須較曲直，他不足道也。夏君來日，詢他潞州事，得動静甚詳，差慰。夏熱，千萬保重。

回丁判官書 景祐三年

九月十四日，宣德郎、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脩，謹頓首復書于判官祕校足下。脩之得夷陵也，天子以有罪而不忍即誅，與之一邑，而告以訓曰：「往字吾民，而無重前悔。」故其受命也，始懼而後喜，自謂曰幸，而謂夷陵之不幸也。

夫有罪而猶得邑，又撫安之曰「無重前悔」，是以自幸也。昔春秋時，鄭詹自齊逃來，傳者曰：「甚佞人來，佞人來矣！」此不欲佞人入其邦，而惡其來甚之原校：一作「之甚」。之辭也。脩之是行也，以謂夷陵之官相與語於府，吏相與語於家，民相與語於道，皆曰罪人來矣。凡夷陵之人莫不惡之，而不欲入其邦，若魯國之惡鄭詹來者，故曰夷陵不幸也。及舟次江陵之建寧縣，人來自夷陵，首蒙示書一通，言文意勤，不徒不惡之，而又加以厚禮，出其意料之外，不勝甚喜，而且有不自遂之心焉。夫人有厚己

而自如者，❶恃其中有所以當之而不愧也。如脩之愚，少無師傳，而學出己見，未一發其藴，忽發焉，果輒得罪，是其學不本實，而其中空虚無有而然也。今猶未獲一見君子，而先辱以書待之厚意，以空虚之質當甚厚之意，竊懼既見而不若所待，徒重媿爾！

且爲政者之懲有罪也，若不鞭膚刑肉以痛切其身，則必擇惡地而斥之，使其奔走顛躓窘苦，左山右壑，前虺虎而後蒺蔾，動不逢偶吉而輒奇凶，其狀可爲閔笑。所以深困辱之者，欲其知自悔而改爲善也，此亦爲政者之仁也。故脩得罪也，與之一邑，使載其老母寡妹，浮五千五百之江湖，冒大熱而履深險，一有風波之危，則叫號神明，以乞須臾之命。幸至其所，則折身下首以事上官，吏人連呼姓名，喝出使拜，起則趨而走，設有大會，則坐之壁下，使與州校役人爲等伍，得一食，未徹俎而先走出。上官遇之，喜怒訶詰，常斂手慄股以伺顔色，冀一語之温和不可得。所以困辱之如此者，亦欲其能自悔咎而改爲善也。

故脩之來也，惟困辱之是期。今乃不然，❷獨蒙加以厚禮，而不以有罪困辱之，使不窮厄而得其所爲，以無重悔如前訓，可謂幸矣，然懼其頑心而不知自改也。夫士窮，莫不欲人之閔己，然非有深仁厚義君子之閔矣，❸原校：疑。則又懼且慙焉。謹因弓手還，敢布所懷，不勝區區，伏惟幸察。

外集卷第十七

---

❶「自如」，原卷後校：「一作『自恕』。」

❷「今乃」，原卷後校：「一作『乃今』。」

❸「矣」，衡本作「己」。

歐陽脩全集卷六十八　外集卷第十八

書　三

與謝景山書景祐四年

脩頓首再拜景山十二兄法曹。昨送馬人還，得所示書并《古瓦硯歌》一軸、近著詩文又三軸，不勝欣喜。景山留滯州縣，行年四十，獨能異其少時儻逸之氣，就於法度，根蔕原校：一作「柢」。前古，作爲文章，一下其筆，遂高於人。乃知駬駿之馬奔星覆駕，及節之鑾和以駕五輅，而行於大道，則非常馬之所及也。古人久困不得其志，則多躁憤佯狂，失其常節，接輿、屈原之輩是也。景山愈困愈刻意，又能恬原校：一作「安」。然習於聖人之道，賢於古人遠矣。某嘗自負平生不妄許人之交，而所交必得天下之賢才，今景山若此，於吾之交有光，所以某益得自負也，幸甚幸甚。

與君謨往還書，不如此何以發明？然何必懼人之多見也？若欲衒長而耻短，則是有争心於其中，有争心則意不在於謀道也。荀卿曰「有争氣者，不可與辯」，此之謂也。然君謨既規景山之短，不當以示人，彼以示人，景山不當責之而欲自蔽也，願試思之。此縣常有人入京，頻得書信往還，今者兹人入京，作書多，未能子細。夏熱，千萬自愛。

答李淑内翰書 寶元元年

脩啓。脩違去門館，今三年矣，罪棄之迹不敢自齒於人，是以雖有誠心饑渴之勤，而奏記、通問，彌時曠闕，惟恃憐憫，寬而置之。今月六日，郵中蒙賜手書，加以存恤憔悴之意，感悦何勝，幸甚幸甚。

問及《五代》紀傳，脩曩在京師，不能自閑，輒欲妄作，幸因餘論，發於教誘，假以文字，力欲奬成。不幸中間自罹咎責。爾來三年，陸走三千，水行萬里，勤職補過，營私養親，偷其暇時，不敢自廢，收拾綴緝，粗若有成。然其銓次去取，須有義例；論議褒貶，此豈易當。故雖編摭甫就，而首尾顛倒，未有卷第，當更資指授，終而成之，庶幾可就也。蕞爾之質，列原校：一作「限」。於囚拘，瞻望門墻，豈任私恨。

答孫正之侔第一書 景祐二年

脩白孫生足下。丁元珍書至，辱所示書及雜文二篇，辭博義高而不違於道，甚喜甚喜。元珍言足下好古自守，不妄接人，雖居鄉閭，罕識其面。其特立如此，而乃越千里以書見及，若某者何以當之。豈足下好忽近而慕遠邪？得非以道見謀，不爲遠近親疎然者也？僕愚學不足以自立，而氣力不足以動人，而言不見信於世，不知足下何爲而見及？今又豈足下所取信者丁元珍愛我而過譽邪？❶

學者不謀道久矣，然道固不茀廢，而聖

❶「今又」，原卷後校：「二字疑衍。」

人之書如日月，卓乎其可求，苟不爲刑禍禄利動其心者，則勉之皆可至也。惟足下力焉而不止，則不必相見以目而後可知其心，相語以言而後可盡其說也。以所示文求足下之志，苟不惑而止，則僕將見足下大發于文，著于行，而質于行事，以要其成焉。

答孫正之第二書 寶元二年

某再拜。人至，辱書甚勤。前年丁元珍得所示書，喜吾子之好學自立，然未深相知，及得今書，乃知吾子用心如此。僕與吾子生而未相識面，徒以一言相往來，而吾子遽有愛我之意，欲戒其過，使不陷於小人。此非惟朋友之義，乃原校：一作「而」。吾父兄訓我者不過如此也。僕自知何足愛，而吾子所愛者道也。世之知道者少，幸而有焉，又自爲過失以取累，不得爲完人，此吾子之所悉也。

僕知道晚，三十年原校：一作「以」。前尚好文華，❶嗜酒歌呼，知以爲樂而不知其非也。及後少識聖人之道，而悔其往咎，則已布出而不可追矣。聖人曰「勿謂小惡爲無傷」，言之可慎也如此。爲僕計者，已無柰何，惟有力爲善以自贖爾。《書》曰：「改過不吝。」《書》不譏成湯之過，而稱其能改，則所以容後世之能自新者。聖人尚爾，則僕之改過而自贖，其不晚也。吾子以謂如此可乎？尚爲未可，則願有可進可贖之說見教。

吾子待我者厚，愛我者深，惜乎未得相見，以規吾子之所未至者，以報大惠，蓋其

❶「三十年前」，影元本卷後校：「一作『年三十以前』。」

他不足以爲報也。值多事，不子細。

與王源叔問古碑字書寶元元年

脩頓首白源叔學士。秋涼，體候無恙。今春脩以罪廢，不從先生長者之遊久矣。今春蒙恩得徙玆邑，然地僻而陋，罕有學者，幸而有之，亦不足與講論。或事有凝滯，無所考正，則思見君子，北首瞻望而已。

縣有古碑一庁原校：一作「矴」。在近郊數大冢之間，《圖經》以爲儒翟先生碑。其文云：「先生諱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大略述其有道不仕，以敎學爲業。然不著其姓氏，其題額乃云「亩儒斆原校：一作「亥儒斆」。先生碑。」斆字疑非翟字，而莫有識者，許慎《説文》亦不載，外方無他書可考正。其文辭簡質，皆隸書。書亦古樸，隱隱猶可讀，乃云熹平三年所立，去今蓋八百五十六年矣。漢之金石之文存於今者蓋寡，惜其將遂磨滅，而圖記所載訛謬若斯，遂使漢道草莽之賢湮没而不見。源叔好古博學，知名今世，必識此字，或能究見其人本末事迹，悉以條示，幸甚幸甚。源叔居京師事多，不當以此煩聽覽。漸寒，千萬保重。不宣。

與刁景純學士書寶元三年

脩頓首啓。近自罷乾德，遂居南陽，始見謝舍人，知丈丈内翰凶訃，聞問驚怛，不能已已。丈丈位望並隆，然平生亦嘗坎軻，數年以來，方履亨塗，任要劇，其去大用尺寸間爾，豈富與貴不可力爲，而天之賦予多少有限邪！凡天之賦予人者，又量何事而爲之節也？前既不可詰，但痛惜感悼

而已。

某自束髮爲學，初未有一人知者。及首登門，便被憐奬，開端誘道，勤勤不已，至其粗若有成而後止。雖其後遊於諸公而獲齒多士，雖有知者，皆莫之先也。然亦自念不欲效世俗子，一遭人之顧己，不以至公相期，反趨走門下，脅肩諂笑，甚者獻讒諛而備使令，以卑昵自親，名曰報德，非惟自私，直亦待所知以不厚。是故懼此，惟欲少勵名節，庶不泯然無聞，用以不負所知爾。某之愚誠，所守如此，然雖胥公，亦未必諒某此心也。

自前歲得罪夷陵，奔走萬里，身日益窮，迹日益疎，不及再聞語言之音，而遂爲幽明之隔。嗟夫！世俗之態既不欲爲，愚誠所守又未克果，惟有望門長號，臨柩一奠，亦又不及，此之爲恨，何可道也！徒能惜不永年與未大用，遂與道路之人同歎爾。

知歸葬廣陵，遂謀京居，議者多云不便，而聞理命若斯，必有以也。若須春水下汴，某歲盡春初，當過京師，尚可一拜見，以盡區區。身賤力微，於此之時當有可致，而無毫髮之助，慚愧慚愧。不宣。某再拜。原校：按内翰胥偃以寶元二年八月卒，此書乃當時所作，既與刁君，不應稱丈丈；若與胥氏子，又不應稱胥公。當考。

與陳員外書 康定元年

陳君足下無恙。近縣幹上府，得書一角，屬有少吏事，不皇作報，既而私有惑者。❶ 脩本愚無似，固不足以希執友之遊。然而群居平日，幸得肩從齒序，跪拜起居，

❶ 「者」，衡本作「焉」。

竊兄弟行，寓書存勞，謂宜有所款曲以親之之意，奈何一幅之紙，前名後書，且狀且牒，如上公府。退以尋度，非謙即疏。此乃世之浮道之交，外陽相尊者之爲，非宜足下之所以賜脩也。

古之書具，惟有鉛刀、竹木。而削札爲刺，止於達名姓，寓書於簡，止於舒心意，爲問好。惟官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問訊列對，下而上者則曰狀；位等相以往來，曰移、曰牒。非公之事，長吏或自以意曉其下以戒以飭者，則曰教；下吏以私自達於其屬長而有所候問請謝者，則曰牋記、書啓。故非有狀牒之儀，施於非公之事。相參如今所行者，其原蓋出唐世大臣，或貴且尊，或有權於時，縉紳湊其門以傳，嚮者謂舊禮不足爲重，務稍增之，然始於刺謁，有參候起居，因爲之狀。及五代，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之事，然止施於官之尊貴及吏之長者。其僞繆所從來既遠，世不根古，以爲當然。

居今之世，無不知此，而莫以易者，蓋常俗所爲積習以原校：一作「已」。牢，而不得以更之也。然士或同師友、締交游、以道誼相期者，尚有手書勤勤之意，猶爲近古。噫！候問請謝，非公之事，有狀牒之儀以施于尊貴長吏，猶曰非古之宜用，況又用之於肩從齒序、跪拜起居如兄弟者乎。豈足下不以道義交游期我，而惜手書之勤耶？將待以牽俗積習者，而姑用世禮以遇我之勤耶？不然，是爲浮道以陽相尊也。是以不勝拳拳之心，謹布左右。屬以公檄赴滑臺，行視驛傳，迫於促裝。楊秀才旦原校：一作「且」。詣縣，府中事可悉數。

答祖擇之書

脩啓秀才。人至，蒙示書一通，并詩、賦、雜文、兩策，❶諭之曰：「一覽以爲如何？」某既陋，不足以辱好學者之問，又其少賤而長窮，其素所爲，未有足稱以取信於人。亦嘗有人問者，以不足問之愚，而未嘗答人之問。足下卒然及之，是以愧懼不知所言。雖然，不遠數百里走使者以及門，意厚禮勤，何敢不報。

某聞古之學者必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尚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❷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爲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況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志古知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也。

足下所爲文，用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到於古人。今世之人，用心如足下者有幾？是原校：一作「士」。則鄉曲之中，能爲足下之師者謂誰？交游之間，能發足下之議論者謂誰？學不師則守不

❶「策」，影元本卷後校：「一作『冊』。」

❷「師」，原爲墨丁，今據影元本、衡本補。

一，議論不博則無所發明而究其深。足下之言高趣遠，甚善，然所守未一而議論未精，此其病也。竊惟足下之交游，能爲足下稱才譽美者不少，今皆捨之，遠而見及，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此古君子之用心也，是以言之不敢隱。

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爲文者輝光，施於世者果致。❶原校：疑。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足下患世未有合者，而不棄其愚，將某以爲合，故敢道此，未知足下之意合否。❷

與田元均論財計書 皇祐二年

脩啓。承有國計之命，朝野忻然。引首西望，近審已至闕下。道路勞止，寢味多休。弊乏之餘，諒煩精慮。建利害、更法制甚易，若欲其必行而無沮改，則實難；裁冗長、塞僥倖非難，然欲其能久而無怨謗，則不易。爲大計，既遲久而莫待；收細碎，又無益而徒勞。凡相知爲元均慮者，多如此説，不審以爲如何？但日冀公私蒙福爾。春暄，千萬爲國自厚。原校：一作「重」。不宣。脩再拜。

答徐無黨第一書

脩白。人還，惠書及《始隱》、《書論》

❶「致」，衡本作「毅」。
❷「知」下，原卷後校：「一有『於』字。」

等，并前所記《獲麟論》，❶文辭馳騁之際，豈常人筆力可到？於辨論經旨，❷則不敢以爲是。蓋吾子自信甚鋭，又嘗取信於某，苟以爲然，誰能奪？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爲諸儒以自出之説汩之也。今於經外又自爲説，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則水清而明矣。

魯隱公南面治其國，臣其吏民者十餘年，死而入廟，立謚稱公，則當時魯人孰謂息姑不爲君也？孔子脩《春秋》，凡與諸侯盟會、行師、命將，一以公書之，於其卒也，書曰「公薨」，則聖人何嘗異隱於他公也？據經，隱公立十一年而薨，則左氏何從而知其攝，公羊、穀梁何從而見其有讓桓之迹，吾子亦何從而云云也？仲尼曰「吾其爲東周乎」，與吾子起於平王之説，何相反之甚邪！故某常告學者慎於述作，誠以是也。秋初許相訪，此不子細，略開其端，吾子必能自思而得之。不宣。某書白。

答徐無黨第二書 慶曆三年

脩再拜白。前夜自外歸，燈下得吾子書，言陳烈事。亟讀之，未暇求陳君之所爲，尤愛吾子辭意甚質，徑知吾子之有成，不負其千里所以去父母而來之之意。脩亦粗塞責，不愧于吾子之父母與親戚鄰里鄉黨之人。甚善甚善。

脩今歲還京師，職在言責，值天下多事，常日夕汲汲，爲明天子求人間利病，無

❶「記」，原卷後校：「一作『寄』。」

❷「於」上，原卷後校：「一有『至』字。」

小大，皆躬自訪問於人。又夏大暑，老母病，故不得從今學者以遊，得少如前歲之樂。自入京來，便聞陳君之名，數以問於人，多不識，今得吾子所言，如見其面矣。幸母病今已愈，望時過，且謀共見陳君。

與陳之方書

某白陳君足下。某憂患早衰之人也，廢學不講久矣。而幸士子不見棄，日有來吾門者，至於粹然仁義之言，韙然閎博之辯，蔚然組麗之文，閱於吾目多矣。若吾子之文，辨明而曲暢，峻潔而舒遲，變動往來，有馳有止，而皆中於節，使人喜慕而不厭者，誠難得也。某固不能悉得天下之士，然盡某所見，如吾子之文，豈一二而可數哉。爲而不止，行而必至，畜厚而發益遠。吾雖不能悉得天下之士，然天下之士如吾子者，可一二而數也。某老矣，心秏力憊，有所不能，徒喜後生之奮於斯也，恨不得鳴躍於其間而從之。姑奉此爲謝。

外集卷第十八

歐陽脩全集卷六十九　外集卷第十九

書　四

答宋咸書 至和三年

某啓。去年冬承惠問，時以奉使契丹，不皇爲答。茲者人至，❶辱書，豈勝感媿。某區區于此，無補當時，徒於京師大衆中，汩汩人事，舊學都廢，耳不聞仁義之言久矣。惟君子不以甘榮祿、走聲利之徒見待，❷時有所教，幸甚幸甚。天日之高，以其下臨於人者不遠，而自古至今，積千萬人之智測驗之，得其如此。故時亦有差者，由不得其真也。聖人之言，在人情不遠，然自戰國及今，述者多矣，所以吾儕猶不能默者，以前人未得其真也。然亦當積千萬人之見，庶幾得者多而近是，此所以學者不可以止也。足下以爲如何？尚或不然，❸當賜教。向熱，爲政外自重，以副所懷。不宣。某再拜。

與集賢杜相公 慶曆四年秋

脩皇恐頓首。三兩日，不審尊體動止何似。某被催赴任，不得躬造門下，豈勝戀

❶「人至」，原卷後校：「此下一有『又』字。」
❷「君」，衡本校：「疑作『吾』。」
❸「尚」，衡本校：「疑作『倘』。」

戀之誠！保州叛卒，必欲招之，而外不退兵，雖使忠臣孝子，不免疑惑。今又聞有築城之請，雖知朝廷不以爲是，而便宜之旨已下軍前，萬一他事盡如築城之繆，遂不請而便宜從事，脱有敗誤，則一方之事繫天下安危。伏惟聰明，何以裁處？

某才薄力劣，不足以備急緩原校：一作「緩急」。之用，若止於調發輸餉，此俗吏之所能爲，故自請願與田、李共議兵事，至今寢而不報。内竊自度，不報誠宜。然朝廷既已力排言事者，而託以用才於外，今反疑之而不任以事，何以解言者之惑哉？此某之不可諭也。秋暑尚繁，伏惟爲國自重。

答李大臨學士書皇祐二年

脩再拜。人至，辱書，甚慰。永陽窮僻而多山林之景，又嘗得賢士君子居焉。脩在滁之三年，得博士杜君與處，甚樂，每登臨覽泉石之際，惟恐其去也。其後徙官廣陵，忽忽不逾歲而求原校：一作「來」。潁。在潁逾年，差自適，然滁之山林泉石與杜君共樂者，未嘗輒一日忘于心也。今足下在滁，而事陳君與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能達于進退窮通之理，能達於此而無累於心，然後山林泉石可以樂，必與賢者共，然後登臨之際有以樂也。

足下所得與脩之得者同，而有小異者。脩不足以知道，獨其遭世憂患多，齒髮衰，因得閑處而爲宜爾，此爲與足下異也。不知足下之樂，惟恐其去，能與脩同否？況足下學至文高，宜有所施於當世，不得若某之戀戀，此其與某異也。得陳君所寄二圖，覽其景物之宛然，復思二賢相與之樂，恨不

得追逐于其間。因人還，草率。

答陳知明書 皇祐二年

脩再拜啓。人至，辱書，有秦燕玉馬之說，何其謙之甚邪！某昨在廣陵，一相見於衆人中，未有相知之意，及食，將徹案，方接足下以言，而始知其非衆人也。然尚不暇少留，以盡脩之所欲得者，後常以爲恨也。去年辱書于潁，又客之來自滁者皆能道足下之事，於是判然以爲士之相知，或相望於千里，或相追於異世，知其道而已，不必接其迹也，則廣陵之不留，無足以爲恨。此前書所道，勤勤備矣。

某於足下，不必見其文章之自述，然後以爲知也明矣。蓋嘗辱示詩及書，讀而愛之不已，以謂閎博高深，必有放縱奔馳而可喜者，雖得之多，宜不厭也。因復輒有求於足下者，譬之垂涎已啖一臠之味，而思快意於五鼎之間也，何足怪哉，幸足下無惜。

與王深甫論世譜帖

脩啓。惠借《顏氏譜》，得見一二，大幸前世常多喪亂，❶而士大夫之世譜未嘗絶也。自五代迄今，家家亡之，由士不自重，禮俗苟簡之使然。雖使人人自求其家，猶不可得，況一人之力，❷兼考於繆亂亡失之餘，能如所示者，非深甫之好學深思莫能也。《顏譜》且留，愚有未達，須因見過得

❶「前世」，原卷後校：「真蹟『世』字下有『固』字。」

❷「況一人之力」，原卷後校：「真蹟『況』字下有『以』字。」

請。《集古録》未始委僮奴，昨日大熱，艱於檢尋，今送，不次。脩再拜。

與王深甫論裴公碣❶ 嘉祐八年

脩啓。辱示，承旦莫體佳。高陽説如此，爲得之矣。載初元年正月，乃永昌年之十一月爾，當與永昌同年。天授庚寅，載初己丑爾。然自天授至長安四年甲辰，凡十五年，使自武德不除周年，則乾元己亥乃一百四十二年，除周年，則大曆乙卯爲一百四十年。乙卯，大曆十年也，哥舒晃事在八年。又江西出兵，不當越數千里出於明州，此又可疑。前日奉答原校：一作「啓」。後再將按勘，却未敢書，更俟面議也。蓋江西出嶺，路絶近；次則出湖南，已爲稍遠；就令出明州，非江西可節制也。病原校：一作「疾」。嗽無悰，姑此爲報。脩頓首。

同前 嘉祐八年

脩啓。蒙疏示，開益已多，感服何已。唐除周歲，誠如所諭，兼密罷明州在建中二年，則大曆八、九年後，徹爲明守而密代之，❷以年數推之，與乾元之説不較可知。但恐除周之年，前人未必如此，難以臆斷爲定，當兩載之，使來者自擇也。高陽門徒之説，恐便是高陽人，未知何如？原校：一作「如何」。《郭子儀家傳》等先送，碑當續馳。脩

❶ 此書，原卷後校：「以《集古・跋裴公紀德碣》觀之，則此帖正論此事。其書『百四十年』處，疑脱零數。」又此題原僅作「同前」，今據原《居士外集目録》改。

❷ 「代之」，原作「代亡」，原卷後校云「一作『代之』」，影元本、衡本皆作「代之」，今據改。

再拜。

所推誠好，然更深思唐人除周之説，恐未必然也。則天是天授中改周，惟復是載初，相較亦只一年爾。

與王深甫論五代張憲帖 皇祐□年

脩啓。辱教甚詳，蒙益不淺。所疑所論，皆與脩所考驗者同。今既疑之，則欲著一小論于傳後，以哀其忠，如此得否？脩之所書，只是變賜死爲見殺，於憲無所損益。憲初節甚明，但棄城而走不若守位而死，已失此節，則見殺與賜死同爾。其心則可喜，但舉措不中爾。更爲不見《張昭傳》中所載，或爲録示，尤幸。目痛，草草不次。脩再拜。

莊宗月一日遇弒，存霸在河中聞變，走太原見殺，而憲亦走忻州。明宗初三日入洛，十日監國，二十日即位，憲二十四日死，初以此疑之。又本傳言明宗郊天，憲得昭雪，則似非明宗殺之。更爲思之，如何？

同前 皇祐□年

脩啓。辱教，益詳盡，多荷多荷。存霸奔太原，人言其馬鞦斷，疑其戰敗而來，存霸乃以情告，仍自髡，衣僧衣，見符彦超曰：「願爲山僧，望公庇護。」彦超亦欲留之俟朝命，爲軍衆所殺。若此，則憲似知莊宗已崩，據張昭勸憲奉表，則知新君立明矣。但不知其走忻州何故也。此意可喜，而死不得其所爾。食後見過，更盡高議，可乎？脩再拜。

問王深甫五月一日會朝帖

脩啓。信宿爲況清佳。前日貪奉笑言，有一事數日欲咨問，偶忘之。唐時有五月一日會朝之禮，略記其始本出於道家，是日君臣集會，其儀甚盛。而其説不經，不知起自何帝，亦記得是開元已後方有，略與批示其時爲幸。脩再拜。

中間嘗罷，後又復行，復行恐是憲宗朝，亦不記子細。

與杜訢論祁公墓誌書嘉祐二年

脩啓。專人至，辱書，伏承暑熱，孝履支福，深慰企想。所要文字，終不曾得的實葬日，以謂卜日尚遠，遂未曾銓次，忽辱見索，亦莫知葬期遠近。爲一兒子患傷寒，三次勞發，已原校：二字一作「復」。一月在床，虛乏可憂。日夕憂迫，心緒紛亂，不能清思於文辭，縱使强爲之，辭亦不工，有玷清德。如葬期逼，乞且令韓舍人將行狀添改作誌文。脩雖遲緩，當自作文一篇紀述。平生知己，先相公最深，别無報答，只有文字是本職，固不辭，雖足下不見命，亦自當作。然須慎重，要傳久遠，不鬭速也。苟粗能傳述於後，亦不必行，原校：疑。況治命不用耶？若葬期未有日，可待，即尤好也，然亦只月十日可了。若以愚見，誌文不若且用韓公行狀爲便，緣脩文字簡略，止記大節，期於久遠，恐難滿孝子意。但自報知己，盡心於紀録則可耳，更乞裁擇。

范公家神刻，爲其子擅自增損，不免更作文字發明，欲後世以家集爲信，續得録呈。尹

氏子卒，請韓太尉別爲墓表。以此見朋友、門生、故吏，與孝子用心常異，脩豈負知己者！范、尹二家，亦可爲鑒，更思之。然能有意於傳久，則須紀大而略小，此可與通識之士語，足下必深曉此。但因葬期速，恐倉卒不及，遂及斯言也，幸察。京師區區中，日爲病患憂煎，不時遣人致問。夏熱，節哀自愛。

同前 嘉祐二年

脩啓。秋涼，不審孝履何似？前於遞中辱書，所示誌文今已撰了，爲無得力人，遂託李學士送達。脩愚鄙，辱正獻公知遇，不比他人。公之知人推獎，未有若脩之勤者；脩遇知己，未有若公知之深也。其論報之分，他事皆云非公所欲，惟紀述盛德，可以盡門生故吏之分。然以衰病，文字不工，不能次序萬分之一，此尤爲愧恨也。然所紀事，皆録實，有稽據，皆大節與人之所難者。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無巨美，不可不書，於公爲可略者，皆不暇書。如作提刑斷獄之類。然又不知尊意以爲何如？苟見信，甚幸，或擇一真楷書而字畫不怪者書之，亦所以傳世易曉之意也。刻石了，多乞數本，爲人來求者多。葬事知定十月，不知何人篆蓋？早了爲善，昨禮院定謚曰正獻。清白守節曰正，正避御名，音同所改也。文賢有成曰獻，義兼文節、文正矣。知己今不可得，每臨公事，但知感涕爾。漸寒，侍親千萬節哀自愛。不宣。脩再拜。

問劉原甫侍讀入閤儀帖

入閤之禮，起自何年？閤是何殿？開延

英，亦起何年？五日一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示其本末。

脩啓。辱示，甚煩尊用。然得以開釋未悟，其幸尤多，感刻感刻。問此一事，本爲明宗置内殿起居，又復入閤，當時緣昭宗朝誤繆，不合故事也。朔望宣政一事，尤失紫宸入閤本制也。然不見初起年代。今乃入閤却御前殿，此自昭宗失之。延英之對與入閤合儀，亦自昭宗失之。起居而廢正衙，自明宗失之，至今遂爾。含元大殿，大朝會。宣政常朝，謂之正衙。本爲玄宗朔望以陵寢薦食，不復御正殿，始於便殿召入宰臣已下，此入閤之漸。今云朔望御宣政殿，大失之矣。延英便殿，亦謂入閤，乃五日一開，與宰臣議事，宣政立而奏事訖，賜坐茶湯。延英賜坐而論事，蓋漸密而漸親也。昭宗始一日中九度開延英入閤，仍於一度開延英，一日行之。前殿入閤，唐末，即於朔望日前殿正觀殿行入閤，自後唐至國朝，並於文明殿行入閤，皆非便殿。或指朔望宣政爲入閤，尤誤說也。脩於史已不熟，於制度又不熟，乞爲參詳之。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録序書 嘉祐七年

脩啓。曏原校：一作「曩」。在河朔，不能自閑，嘗集録前世金石之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❶莫不皆有。中間雖罪戾擯斥，水陸奔走，❷顛危困踣，兼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倉卒，未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曆乙酉，逮嘉祐壬寅，十有八年，而得千卷，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富哉！竊復自念，好嗜與俗異馳，迺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棄者，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輒自敘其事，庶

❶「自三代」，原卷後校：「此下一有『秦漢』二字。」

❷「奔走」，原卷後校：「此下一有『山川險阻』四字。」

以見其志焉。

然顧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❶既則原校：一作「而」。自視前所集録，雖浮屠、老子詭妄之説，常見貶絶於吾儒者，往往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字畫之工邪？然則字書之法雖爲學者之餘事，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若浮屠、老子之説當棄而獲存者，乃直以字畫而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特有助而已哉。僕之文陋矣，顧不能以自傳，❷其或幸而得所託，則未必不傳也。由是言之，爲僕不朽之託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爾。竊惟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聞斯説，謂宜有不能却也，故輒持其説以進而不疑。伏惟幸察。

外集卷第十九

按《居士集》第四十七卷有《答宋咸書》，論《補注周易》，其末云「屬出疆，怱怱不具」，蓋至和二年冬也。今此卷所載次年夏答咸之書，謂去冬不皇爲答，得非前書之後，咸復有書而未答耶。

❶「不足」，原卷後校：「『不』字上有『恐』字。」

❷「自傳」，原卷後校：「此下一有『也』字。」

歐陽脩全集卷七十　外集卷第二十

策　問

問進士策題五道

問：古之人作詩，亦因時之得失，鬱其情於中，而發之於詠歌而已。一人之爲詠歌，歡樂悲瘁，宜若所繫者未爲重矣。然子夏序《詩》，以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者。《詩》之言，果足以動天地、感鬼神乎？

問：古之爲聖人者莫如舜，賢而與聖人近者莫如顔回。仲尼稱虞舜不可及，而顔氏其殆庶幾。至其稱舜之所爲，則曰「好問而好察邇言」而已；稱顔氏之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然則如是者，是爲不可及與庶幾乎？

問：漢宣中興，丙、魏爲相，後之人言爲相之賢者必稽焉，宜其有興樹之業顯於世也。及觀其紀傳，亦無他功德，相獨有《明堂月令》一章，吉之事大概而已。不識丙、魏之所以得賢於後世者，可得見乎？

問：子、丑、寅，三代之正也，孔子何獨行夏之時？說者曰：「夏時質也。」忠、質、文，三代之政也，孔子何獨曰從周之文？使夏之時爲正，則商、周之時不正乎？周之政尚文，則夏、商之政無文乎？夫周以子，則今之冬十一月乃春正也；商以丑，則今之冬十二月乃春正也。夫以冬十有一

月、十有二月頒春正於天下，而教民之事，無乃與天時相戾歟？夫君臣之相和、父子之相愛、兄弟夫婦之相爲悌順，是文之本也；仁以守之、義以制之、禮樂以和節之，是文之成也。使夏、商而無文，則夏、商之世，無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制歟？說者曰：「三代之正，皆同也。子、丑、寅，出於後儒之妄也，忠、質、文，亦出於後儒之妄也。」使夫誠出於後儒之妄，則孔子安有行時、從文之説？

問：周天子之田方千里，❶號稱萬乘，萬乘之馬皆具，又有十二閑之馬，而六卿三百六十官，必皆各有車馬，車馬豈不多乎哉？千里之地，爲田幾何，其牧養之地又幾何，而能容馬若是之多乎哉？千里之地，爲田幾何？馬之法又如何？今天下廣矣，常患無馬，豈古之善養馬而今不善乎？宜有説以對也。

謚議

贈太尉夏守贇謚議

議曰：謹按謚法：世篤勤勞曰忠，小心恭慎曰僖。今考公之行狀，言其父以軍校歿戰陣，遂獲賞延；子以君命死道塗，得謚莊原校：一作「壯」。恪。公自束髮，已能孝謹。遭遇先帝，給事左右，材敏自力，愈久益勤。至於典掌師旅，宿衛王宫，出領節旄，入登樞輔，安享榮寵，六十餘年。方真宗時，繼遷叛命，用兵朔方；契丹未和，再駕河北。

❶「田」，衡本校：「一作『地』。」

多事之際，其勤最著。或奔走自効，不暇過於私家；親暱雖至，未嘗敢請恩澤。歷小大之職，無纖毫之過。先朝用此，尤加獎擢。昨者西師始出，父子迭行，北顧之憂，選任居首。迫於奄忽，厥用未彰；較其始終，其迹可見。所謂勤勞著於奕世，恭慎見於小心。考之不誣，宜以節惠，謹合二灋，謚曰忠僖。謹議。

齋　文

順祖惠元睿明皇帝忌辰齋文

伏以積仁累德，王業始於艱難；追遠奉先，孝治刑於遐邇。式臨諱日，祇率舊章。順祖惠元睿明皇帝肇啓慶基，克光前烈，昭聖謨而貽厥，隆廟德而可觀。今皇帝嗣繼大明，克昌盛業，屬諱辰而增感，因佛事以薦嚴。順祖皇帝伏願如在之威，亘百年而可畏；無疆之祚，佑億世以垂休。今皇帝伏願聖壽延鴻，丕圖永固。然後願鈞衡舊德，宗室群英，下洎臣民，咸均福祐。

祭　文

祭沙山太守祈晴文 皇祐五年

脩謹告祭于沙山太守之神：脩扶護母喪，歸祔先域，大事有日，陰雲屢興。脩不孝罪逆，賴天地鬼神哀憐，行四千里之江，得無風波之恐。今即事矣，幸神寬之，假三日之不雨，則始終之賜，報德何窮。尚饗！

祭五龍祈雨文寶元元年

伏以去秋之潦，豐不補凶，飢民食糟麥爲命，而天久不雨，苗將槁焉。旱非人力之能移，徒知奔走；雨者龍神之所作，其忍不爲！薄奠拙辭，致誠而已。尚饗！

祈晴文

吏之所以食民之賦而神之所以享民之祭祀者，吏以刑政庇民，而神能以禍福加之也。冤枉之無訴，刑罰之不明，此人力能爲，而吏不舉之，其過宜在吏。水旱而不時，饑饉而疾疫，此人力所不能及，而皆職神之由。今自冬涉春，雨雪不止，居人無食，市肆不開，人皆食糟以延旦夕之命，至於無食有自殺者。此縣吏不能治民，以致神禍之過。此宜罰縣令之身，使爲病恙災殃以塞其責，不宜使數千户人皆受其災。雨雪雖久，及今而止，民猶有望焉。惟神閔之！

祭東嶽文熙寧四年

某此者獲解郡章，❶許還里閈，方巾車而即路，屬暑雨之時行。輒以愚誠，仰干大造，蒙神之惠，賜以不違，吹清飈而散陰，暴秋陽以涸轍，遂無道路之阻，得返草茅之居。荷德之深，不知爲報，一觴之潔，謹用薦衷。尚饗！

❶「此」，影元本、衡本作「比」。

祭金城夫人文皇祐五年

脩謹遣表弟鄭興宗，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金城夫人之靈。脩遭罹酷罰，方在哀疚，護喪歸葬，千里之外。忽承凶訃，情禮莫伸，聊陳薄奠，致誠而已。尚饗！

祭王深甫文治平二年

嗟吾深甫！孝悌行於鄉黨，信義施於友朋。貧與賤不爲之耻，富與貴不爲之榮。雖得於内者無待於外物，而不可掩者蓋由其至誠。故方身窮於陋巷，而名已重於朝廷。若夫利害不動其心，富貴不更其守。處於衆而不隨，臨於得而不苟。惟吾知子於初，世徒信子於久。念昔居潁，我壯而子方少年；今我老矣，來歸而送子于泉。古人所居，必有是邦之友，況如子者，豈止一邦之賢。擧觴永訣，夫復何言！

外集卷第二十

歐陽脩全集卷七十一　外集卷第二十一

譜圖[1]

石本歐陽氏譜圖序 熙寧二年

歐陽氏之先，本出於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其庶子於會稽，使守禹祀，歷夏、商、周，以世相傳。至于允常，子曰句踐，是爲越王。越王句踐傳五世，至王無疆，爲楚威王所滅。其諸族子分散争立，皆受封於楚。而無疆之子蹄，封於烏程歐餘山之陽，爲歐陽亭侯，其後子孫遂以爲氏。當漢之初，有仕爲涿郡太守者，子孫遂居于北，或居青州之千乘，或居冀州之渤海。千乘之顯者曰生，字和伯，爲漢博士，以經名家，所謂歐陽《尚書》者是也。渤海之顯者曰建，字堅石，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是也。

建遇趙王倫之亂見殺，其兄子質，以其族南奔，居于長沙。其七世孫曰景達，仕于齊，不顯，至其孫頠。頠子紇，仕于陳。紇子詢，詢子通，仕于唐，四世有聞，遂顯。

自通三世生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因家于吉州。自琮八世生萬，又爲吉州安福令。其後世，或居安福，或居廬陵，或居吉水。而脩之皇祖始居沙溪，至和二年，分吉水置永豐縣，而沙溪分屬永豐，今譜雖著廬陵，

[1]「圖」，原無，今據原《外集目録》補。

而實爲吉州永豐人也。

蓋自亭侯蹄因封命氏，自別於越，其後子孫散亡，不可悉紀。其可紀者，千乘、渤海而已。千乘之族，自生傳八世至歙，子復無後，世絶，經不傳家。其他子孫，亦皆微弱，遂不復見。而渤海之後獨見于今，然中間失其世次者再。蓋自質奔長沙，至于景達，七世而始見。自琮至于安福府君，又八世而始見。其後遂不絶。

安福府君之九世孫曰脩，當皇祐、至和之間，以其家之舊譜問于族人，各得其所藏諸本，以考正其同異，列其世次，爲譜圖一篇，自景達以後，始得其次敘。

譜圖

景達生一子	
僧寶生三子	
頠生二子	
紘生四子	
詢	亮

					詢生四子					
					長卿闕	肅生一子	倫闕	通生二子		
			盛闕	邃闕				幼明生一子		幼讓闕
		約生一子						昶生二子		
德	器	胤						璟	琮	

自琮已下譜亡，至其八世孫曰萬，始復見于譜。

萬生一子名亡						託生三子						
某生一子						鄠闕	郴生八子					
雅生二子							俊生一子	伸生一子		儀生四子		
效生三子			楚生三子二名亡				翱生一子	宏生二子		猛生二子		谷生二子
謨	託	遠	某	某	戉		葛三	至	起	麗	綬	煥

							伾生一子			信生一子	偃生三子❶
	寬生五子					載生一子	素生三子			端無子	觀生二子
炳	曦	暐	晃	曉	煦	鑒	霈	曉	藹		昞

❶「三」，原作「二」，據本表及影元本、四庫本、衡本改。

脩					
宗古	旦生二子				
宗道					
宗顏	曄生三子				
宗閔					
宗孟					
暹	翦生三子	佺生二子			
凱					
勳					
	羽無子				
景	潁生二子	倣生三子			
昱					
	顗生一子名亡				
	頊生一子名亡				
			邦闕		

惟歐陽氏自得姓以來，子孫衆多，而譜隨親疏，宜有詳略。其上世遠而支分疏者，事或具於史，或各見其家譜。今自吉州府君而下，具列如左：

吉州府君諱琮，葬袁州之萍鄉，而子孫始家于吉州。當唐之末，黄巢攻陷州縣，府君率州人扞賊，鄉里賴以保全，至今人稱其德。

安福府君諱萬，事迹闕。

處士諱雅，字正言，高年不仕，德行稱於鄉里。夫人龍氏。

韶陽府君諱效，字德用，爲韶州韶陽主簿。夫人周氏。

處士諱託，字達明，隱德不仕，鄉里稱之。凡民有争決之官府者，後多復訴訟；有從處士平其曲直者，遂不復争。夫人王氏。

令公府君諱郴，字可封，仕南唐，爲武昌令、吉州軍事衙推，官至撿挍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性至孝，兄弟相友愛。有紫芝，一莖兩葩，生於楹。鄉人以爲孝德所感，爲著賦頌。享年九十有四，葬歐桂里横溪保之鷲湖。夫人劉氏。府君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夫人累封楚國太夫人。

屯田府君諱後，第三十六。仕南唐，爲洪州屯田院判官。享年五十七，葬栗源。夫人李氏。

處士諱伸，第三十七。守道不仕。享年七十有三，葬滁陂。夫人蕭氏。

屯田府君諱儀，第三十八。字象之，仕南唐，舉進士及第，官至屯田郎中。府君之登進士第也，父母皆在，鄉里榮之，乃改廬陵之文霸鄉安德里爲儒林鄉歐桂里，其所居履順坊爲具慶坊。享年五十有五，葬官山。夫人王氏。

處士諱伾，第三十九。守道不仕。夫人王氏、張氏。

静江府君諱信，第四十。仕南唐，爲静江軍團練使。據宋夐所撰《安福太君墓志》，列序八子官封云：「信爲静江軍團練使兼憲秩。」南唐官品疑與今異。享年二十有五，葬曾家莊。夫人郭氏。

令公府君諱偃，第四十一。少以文學著稱南唐，耻從進士舉，乃詣文理院上書，獻其所爲文十餘萬言。召試，爲南京街院判官。享年三十八，葬吉水之回陂。夫人李氏。府君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夫人累封吴國太夫人。

處士諱佺，第四十二。晦迹不仕。享年四十有七，葬東田。夫人陸氏。

工部府君諱倣，第四十三。仕皇朝，爲許

田令。葬奉新，累贈工部侍郎。夫人李氏。

處士諱翺，事迹闕。

處士諱宏，事迹闕。

處士諱猛，葬馬家坑。夫人鄭氏。

水部府君諱谷，爲筠州團練副使，官至檢校水部員外郎。葬傅家坑。夫人王氏。

封州府君諱寬，爲封州司理參軍。葬早禾坑。夫人邊氏。

工部府君諱載，字則之，淳化三年進士及第。歐陽氏自江南歸朝，以進士登科者自府君始。爲人方重寡言，真宗皇帝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祕書丞拜監察御史。後知泗州，毁龜山佛寺，誅妖僧數十人。爲政清廉簡静，所至官舍不窺園圃，至果爛墮地，家人無敢拾者。官至尚書工部郎中，享年六十有八。夫人金壇縣君米氏。

處士諱素，事迹闕。

處士諱端，事迹闕。

崇公諱觀，字仲賓，事具《瀧岡阡表》。享年五十有九，葬吉水沙溪之瀧岡。累贈金紫光禄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追封崇國公。夫人彭城郡太君鄭氏，累封魏國太夫人。享年七十有二，祔葬瀧岡。

處士諱旦，隱德不仕。事母以孝，爲鄉里所稱。葬烏龜塘。夫人彭氏。

兵部府君諱曄，字日華，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官至都官員外郎。歷知桂陽監，端、黄、永三州。所至有能稱，尤長於決疑獄。所得俸禄，分養孤遺。其兄之子脩少孤，教之如己子。享年七十有九，葬安州應城之彭樂村。夫人福昌縣君范氏。其後兄子脩者，以參知政事遇今上登極恩，贈府君兵部員外郎。

處士諱翦，事迹闕。

處士諱羽，事迹闕。

職方府君諱潁，字孝叔，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官至尚書職方郎中，歷知萬、峽、鄂、歙、彭、岳、閬、饒八州，爲政務嚴明，有威惠。以本官分司。享年七十有三，家于荆南，遂葬焉。夫人廣陵縣君曾氏。

奉職府君諱顗，爲三班奉職。

殿直府君諱頊，爲右班殿直。

譜例曰：姓氏之出，其來也遠，故其上世多亡不見。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即爲高祖，下至五世玄孫，而別自爲世。如此，世久子孫多，則官爵、功行載於譜者，不勝其繁。宜以遠近親疏爲別，凡遠者、疏者略之，近者、親者詳之，此人情之常也。玄孫既別自爲世，則各詳其親，各繫其所出。是詳者不繁，而略者不遺也。凡諸房子孫，各紀其當紀者，使譜諜互見，親疏有倫，宜視此例而審求之。

諸房譜皆以此圖爲首。

集本歐陽氏譜圖序

吉州　廬陵縣　儒林鄉　歐陽里❶

歐陽氏之先，本出於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其庶子於原校：一作「于」。會稽，使守禹祀，傳二十餘世原校：五字一作「歷夏、商、周，以世相傳」。至於允常。允常之子曰句踐，是爲越王。越王句踐卒，子王鼫與立。自鼫與傳五世，至王無疆，爲楚威王所滅。其諸族子分散争立，濱於江南海上，皆受封於

❶「歐陽里」，衡本作「歐桂里」。按石本「譜圖」後「直譜」有云：屯田府君儀登進士第，「鄉里榮之，乃改廬陵之文霸鄉安德里，爲儒林鄉歐桂里」，應是衡本所據。

楚。有封於歐陽亭者，爲歐陽亭侯。歐陽亭在今湖州烏程歐餘山之陽。原校：二十六字一作「而無疆之子蹄，封於烏程歐餘山之陽，爲歐陽亭侯」。其後子孫遂以爲氏。

漢高祖滅秦，得無疆之七世孫原校：一有「閩君字」。搖，復以爲越王，使奉越後。而歐陽亭侯原校：一有「蹄」字。之後有仕漢爲涿郡太守者，子孫遂居于北。一居冀州之渤海，一居青州之千乘。原校：十四字一作「或居青州之千乘，或居冀州之渤海」。其居千乘原校：四字一作「千乘之顯」。者曰原校：一有「生，字」二字。和伯，仕于漢，世爲博士，以經名家，所謂歐陽《尚書》者是也。其居渤海原校：四字一作「渤海之顯」。者，仕于晉，最顯原校：一無五字。曰建，字堅石，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是也。

建遇趙王倫之亂見殺。其兄子質以其族奔于長沙，由是子孫復于南。仕于陳者曰頠，威名著于南海。頠之孫曰詢，詢之子通，仕于唐尤顯，皆爲名臣，其世居長沙，猶以渤海爲封望。

自通三世生琮，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因家焉，今爲吉州吉水人也。自琮八世生萬，萬爲安福縣令。萬生某，❶某生雅，雅生效，❷效生託，❸託生皇高祖府君。府君生子八人，於世次爲曾祖。今圖所列子孫，皆出于八祖。自安福府君以來，遭唐末五代之亂，江南陷于僭僞，歐陽氏遂不顯，然世爲廬陵大族。而皇祖原校：一有「少卿」二字。府君以儒學知名當世，至今名其所居鄉曰儒林云。及宋興，天下一，八祖之子孫稍復出

❶「某」，衡本作「和」，下「某」字亦作「和」。
❷「效」，衡本作「效、楚」。
❸「託」，衡本作「謨、託、誸」。

而仕宦。然自宋興三十年，而吾先君、伯父、叔父始以進士登于科者四人。後又三十年，某與其兄之子乾、曜又登于科。❶今又殆將三十年矣，以進士仕者又纔二人。蓋自八祖以來，傳六世百年，❷或絶或微，分散扶疎，而其達於仕進者，何其遲而又少也。

今某獲承祖考之餘休，列官于朝，叨竊榮寵，過其涯分，而才卑能薄，泯然遂將老死於無聞。夫無德而禄辱也，適足以爲身之媿，尚敢以爲親之顯哉。嗚呼！自通而上，其行事見於史，自安福府君而下，遭世故而無所施焉。某不幸幼孤，不得備聞祖考之遺德，然傳於其家者，以忠事君，以孝事親，以廉爲吏，以學立身。吾先君諸父之所以行于其躬，教于其子弟者，獲承其一二矣。某又嘗聞長老言，當黄巢攻破江西州縣時，吉州尤被其毒，歐陽氏率鄉人扞賊，賴而保全者千餘家。子孫宜有被其陰德者，顧某不肖，何足以當之？《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今八祖之子孫甚衆，苟吾先君諸父之行于其躬，教于其子孫者守而不失，其必有當之者矣。故圖其世次，傳于族人，又志于其石以待。自八祖以來，遷徙、婚嫁、官封、名謚與其行事，則具于譜。❸

原校：一本自「以其族奔于長沙」至「其行事則具于譜」五百五十七字改云：「以其族南奔。已而晉室大亂，歐陽氏之諸族曰舉、曰迹、曰純，亦以其族隨晉渡江，散居丹陽、吴郡、豫章，然皆不顯。而質之族居于長沙，其七世孫曰景達，仕于齊，無所稱。至其孫頠，頠子紇，紇子詢，詢子通，仕于唐，四世有聞，遂顯。自通三世生琮，爲吉州刺

❶「某」，衡本作「麗」。

❷「六世」，衡本作「今」。

❸「譜」下，衡本有「嘉祐四年己亥四月庚午，嗣孫脩謹序」。

史，子孫因家于吉州。自琮八世生萬，萬又爲吉州安福縣令。其後世或居安福，或居廬陵，或居吉水，而譜著廬陵縣儒林鄉歐陽里爲定者，因其舊也。初，景達家于長沙之臨湘，故自頠至通，史皆以爲臨湘人，而詢之舊譜則以渤海之重合縣都昌鄉仁貴里爲著定者，亦因其舊矣。自脩皇祖始居吉水之沙溪，至和二年分吉水置永豐縣，而沙溪屬永豐，今譜雖著廬陵，而脩之世實爲吉州永豐人也。自唐末之亂，士族亡其家譜，今雖顯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譜學由是廢絶。而唐之遺族，往往有藏其舊譜者，時得見之，而譜皆無圖，豈其亡之？抑前世簡而未備歟？因采太史公《史記・表》、鄭玄《詩譜》，略依其上下旁行，作爲《譜圖》，上自高祖，下止玄孫，而別自爲世。使別爲世者，上承其祖爲玄孫，下繫其孫爲高祖，凡世再別而九族之親備，推而上下之，則知源流之所自，旁行而列之，則見子孫之多少。夫惟多與久，其勢必分，此物之常理也。凡玄孫別而自爲世者，❶各繫其子孫，則上同其出祖而下別其親疏。如此，則子孫雖多而不亂，世傳雖遠而無窮，此譜圖之法也。」

譜圖

景達生一子							詢生四子				
僧寶生三子							長卿闕	肅生一子	倫闕	通生二子	
頠生二子					盛闕	邃闕		顗闕		幼明生一子	
紇生四子				約生一子						袓生二子	
詢	亮	德	器	胤						環	琮

❶「凡」上，原卷後校：「一有『故』字。」

		幼讓闕		

自琮以下七世，其譜亡。琮之八世孫曰彪，彪弟曰萬，萬生某，某生雅。自萬以下世次具如左。

萬生一子名亡	某生一子	雅生二子	效生三子	謨
				託
				遠
			楚生三子	長子名亡
				第二子名亡
				戍
託生二子	鄂闕			
	郴生八子	俊生一子	翱生一子	葛
		伸生一子	顒生二子	至
				起

		儀生四子	猛生二子	綬
				麗
			谷生二子	焕
				炳
			寬生四子	曦
				暐
				晃
				煦
			載生一子	鑒
		伾生一子	素生一子	霈
		信生一子	端無子	
		偃生三子	觀生二子	昞
				脩
			旦生二子	宗古
				宗道

			佺生一子		倣生三子			
曄生三子			翦生二子		潁生二子		顗生一子	項生一子
宗顔	宗閔	宗孟	凱	勳	景	昱		

原校：此《譜圖》與石本大概相類，惟子孫之多寡，名次之先後，微有不同，凡一十五處。

右自亭侯踦因封命氏，自别於越，其後子孫散亡，不可悉紀。其不可紀者，千乘、渤海之後。蓋其後亡在乎人，有其人，雖歷千載不絶，其人無所稱，其世輒没不見，可不勉哉！千乘之族以《尚書》顯于漢，自生傳歙八世，歙子復無後，世絶，經不傳家，其他子孫亦遂微弱不復見。而渤海之後獨見于今，然或微或絶，中間失其世次者再。蓋自質奔長沙，至于景達，七世而始見。自琮至于安福府君，又八世而始見，其後遂不絶。

安福府君之九世孫曰脩，當皇祐至和之間，以其家之舊譜問于族人，各得其所藏諸本，以考正其同異，大抵文字殘闕，其言又不純雅。然取其所同多者，并列其世次，爲《譜圖》一篇，而略存其舊譜所載。

舊譜前列「魏司空清河崔林、宋太保王弘齊、太尉王儉、梁御史中丞王僧孺、尚書兵部馬將臣賈贄等上」。又列「唐吏部尚書高士廉、中書舍人徐令言等重定」。其譜多載千乘之族，至歙而止，魏晉已後，無復次序。疑其脱亂不真。其尤可疑者：《漢書》

曰生子和，而譜自涿郡太守而下列其十世而無生。太守亡其名字，有其夫人曰楚春申君之女也，生子曰睦，字公安。睦夫人陳氏，生子曰欽，字子敬。欽夫人張氏，生三子，曰容、曰述、曰興，皆不著其字，而云同受業於濟南伏生。容爲博士，其夫人夏侯氏，生子曰巨，字孝仁。巨夫人戴德之女，生子曰遠，字叔遊。遠夫人倪寬之女，生子曰高，字彦士。❶高夫人孔安國之女，生子而亡其名，有其字曰仲仁。仲仁夫人趙氏，生子曰地餘，字長賓。地餘夫人戴氏，生二子，曰崇、曰政。政字少翁，夫人孫氏，生子曰歙，字正思。漢氏以歙爲和伯八世孫。然今譜無生而有容，又云容受《尚書》於伏生，自容至歙八世。疑漢所謂歐陽生者，以其經師謂之生，如伏生之類，而其實名容，容字和伯，於義爲通。此其可疑者也。《漢書》曰高字陽，而譜字彦士，小不同，此不足怪。其夫人世家無可考證，莫知其是非，故存之。至於他説可知其繆者，皆不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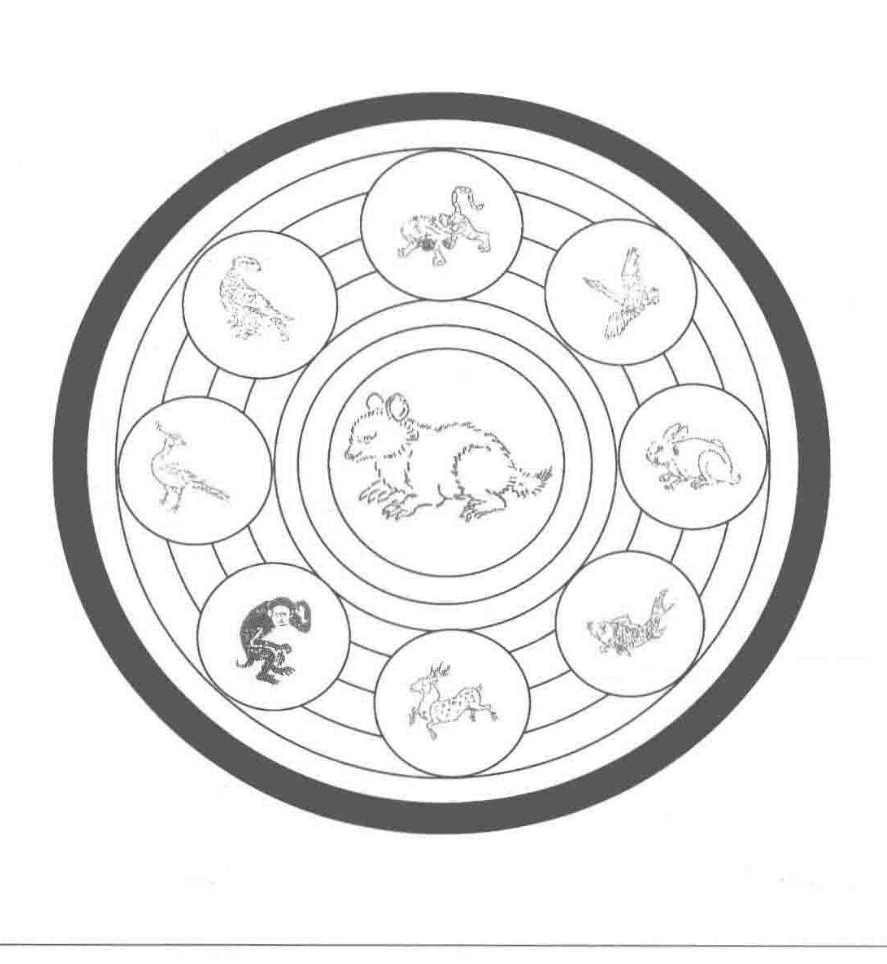
渤海之族自景達以下至于通，事見于《史記》，譜尤詳。自幼明以下至于今，或見于譜，或得于家，而多闕，謹録乎左，以俟乎將來。自此後歷序譜中名字、官爵、壽數、喪葬及夫人名氏，有事迹可紀者，各隨其人紀之。

譜例曰：姓氏之出，其來也遠，故其上世多亡不見。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玄孫而別自爲世。如此，世久子孫多，則官爵、功行載於譜者，不勝其繁。宜有遠近親疎之限，凡遠者、疎者略之，近者、親者詳之。此人情之常也。玄孫既别自爲世，則各詳其親，各承其所出。

❶「士」，原卷後校：「一作『世』，又作『事』。」

是詳者不繁，而略者不遺也。凡諸房子孫，各紀其當紀者，使譜諜互見，親疏有倫，宜視此譜爲例而審求之。

九射格❶



九射之格，其物九，爲一大侯，而寓以八侯。熊當中，虎居上，鹿居下，雕、雉、猿居右，雁、兔、魚居左。而物各有籌，射中其物，則視籌所在而飲之。射者，所以爲群居之樂也。而古之君子以争九射之格，以爲酒禍起於争，争而爲歡，不若不争而樂也。故無勝負，無賞罰。中者不爲功，則無好勝之矜；不中者無所罰，則無不能之誚。探籌而飲，飲非觥也，無所耻。故射而自中者有不得免飲，而屢及者亦不得辭，所以息争也。終日爲樂而不耻、不争，君子之樂也。探籌之法，一物必爲三籌，蓋射賓之數多少不常，故多爲之籌以備也。凡今賓主之數九人，則人探其一；八人則置其熊籌；不及八人而又少，則人探其一而置其餘籌可也。

❶ 此篇及圖，原無，據影元本補。

益之以籌，而人探其一或二皆可也。惟主人臨時之約，然皆置其熊籌。中則在席皆飲，若一物而再中，則視執籌者飲量之多少。而飲器之大小，亦惟主人之命。若兩籌而一物者，亦然。凡射者一周，既飲釂，則斂籌而復探之。籌新而屢變，矢中而無情，或適當之，或幸而免，此所以歡然爲樂而不厭也。

《醉翁亭記》云：「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恐或謂此。

外集卷第二十一

前賢遺文，往往集本異於石本。按公《集古録·跋盤谷詩序》云：以集本校濟源石刻，或小不同，疑刻石誤。竊謂非誤也，後或改定爾。故此譜不敢專以碑爲正，而存集本於後。

《譜圖》二本，其甚不同者，如集本載寬四子、素一子，皆不名曉，而石本則謂寬之第四子、素之第二子皆名曉，豈曉嘗出繼耶？又集本肅生一子顗，《唐書·世系表》亦同，而石本無之。其間世次與表，又多差殊。二書皆經公手，不應異同如此，當考。

歐陽脩全集卷七十二　外集卷第二十二

譜牡丹記附

硯譜

端石出端溪，色理瑩潤，本以子石爲上。子石者，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而流俗傳訛，遂以紫石爲上。又以貯水不耗爲佳。有鸜鵒眼爲貴。眼，石病也，然惟此巖石則有之。❶ 端石非徒重於流俗，官司歲以爲貢，亦在他硯上。然十無一二發墨者，但充翫好而已。

歙石出於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以金星爲貴，其石理微麤，以手摩之，索索有鋒鋩者尤佳。余少時又得金坑礦石，尤堅而發墨，然世亦罕有。

端溪以北嵓爲上，龍尾以深溪爲上。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而端溪以後出見貴爾。

絳州角石者，其色如白牛角，其文有花浪，與牛角無異。然頑滑不發墨，世人但以研丹爾。

歸州大沱石，其色青黑斑斑，其文理微麤，亦頗發墨。歸峽人謂江水爲沱，❷ 蓋江水中石也。硯止用於川峽，人世未嘗有。

❶「此」，原卷後續校：「一作『北』。」

❷「歸峽」，影元本卷後校：「此下一有『間』字。」

余爲夷陵縣令時，嘗得一枚，聊記以廣聞爾。

青州紫金石，文理麤，亦不發墨，惟京東人用之。又有鐵硯，製作頗精，然患其不發墨，往往函端石於其中，人亦罕用。惟研筒便於提携，官曹往往持之以自從爾。

紅絲石硯者，君謨贈余，云此青州石也，得之唐彦猷。云須飲以水使足乃可用，不然渴燥，彦猷甚奇此硯，以爲發墨不減端石。君謨又言，端石瑩潤，惟有鉎者尤發墨；歙石多鉎，惟膩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此言與余特異，故并記之。

青州、濰州石末研，皆瓦硯也。其善發墨非石硯之比，然稍麤者損筆鋒。石末本用濰水石，前世已記之，故唐人惟稱濰州。今二州所作皆佳，而青州尤擅名於世矣。

相州古瓦誠佳，然少真者，蓋真瓦朽腐不可用，世俗尚其名爾。今人乃以澄泥如古瓦狀作瓦埋土中，久而斲以爲硯。然不必真古瓦，自是凡瓦皆發墨，優於石爾。今見官府典吏以破盆甕片研墨，作文書尤快也。

虢州澄泥，唐人品硯以爲第一，而今人罕用矣。

《文房四譜》有造瓦硯法，人罕知其妙。嚮時有著作佐郎劉羲叟者，嘗如其法造之，絶佳。硯作未多，士大夫家未甚有，而羲叟物故，獨余嘗得其二，一以贈劉原父，一余置中書閤中，尤以爲寶也。今士大夫不學書，故罕事筆硯，硯之見於時者惟此爾。

記

洛陽牡丹記景祐元年

花品序第一

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陽者今爲天下第一。洛陽所謂丹州花、延州紅、青州紅者，皆彼土之尤傑者，然來洛陽纔得備衆花之一種，列第不出三已下，原校：七字一作「終列第三」。不能獨立與洛花敵。而越之花以遠罕識，不見齒，然雖越人，亦不敢自譽，以與洛陽爭高下。是洛陽者，果天下之第一也。洛陽亦有黄芍藥、緋桃、原校：一有「碧桃」二字。瑞蓮、千葉李、紅郁李之類，皆不減它出者，而洛陽人不甚惜，謂之果子花，曰某花、某花。至牡丹，則不名，直曰花，其意謂天下真花獨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牡丹而原校：一有「自」字。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

説者多言洛陽於原校：一作「居」。三河間，原校：一有「最」字。古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没，測知寒暑風雨乖與順於此，此蓋天地之中，草木之華得中氣之和者多，故獨與它方異。予甚以爲不然。夫洛陽於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貢，道里原校：一有「遠近」二字。均，乃九州之中；在天地崐崘原校：一作「混淪」。旁薄之間，未必中也。又況天地之和氣，宜遍被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❶

❶「私」下，原卷後續校：「一有『也』字。」

夫中與和者，有常之氣，其推於物也，亦宜爲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甚惡。及元氣之病也，美惡鬲原校：一作「隔」。并而不相和入，故物有極美與原校：一作「有」。極惡者，皆得於氣之偏也。花之鍾其美，與夫癭木擁腫之鍾其惡，醜好雖異，而得一氣之偏病則均。❶洛陽城圓原校：一作「圍」。數十里，而諸縣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則不可植焉，豈又偏氣之美者獨聚此數十里之地乎？❷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凡物不常有而爲害乎人者曰災，不常有而徒可怪駭不爲害者曰妖，語曰：「天反時爲災，地反物爲妖。」此亦草木之妖而萬物之一怪也。❸然比夫癭木擁腫者，竊獨鍾其美而見幸於人焉。

余在洛陽，四見春。天聖九年三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見其晚者。明年，會與友人梅聖俞游嵩山少室、緱氏嶺、石唐山、紫雲洞，既還，不及見。又明年，有悼亡之戚，不暇見。又明年，以留守推官歲滿解去，只原校：一作「止」。見其蚤者。是未嘗見其極盛時，然目之所矚，已不勝其麗焉。

余居府中時，嘗謁錢思公於雙桂樓下，見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余時不暇讀之，然余所經見而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種，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計其餘，雖有名而不著，未必佳也。故今所録，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

❶「一」，影元本、衡本作「分」。

❷「偏氣之美」，原卷後續校：「一作『偏病之氣』。」

❸「一怪」，原卷後校：「或無『一』字。」

姚黃　魏花
細葉壽安　鞓紅亦曰青州紅。
牛家黃　潛溪緋
左花　獻來紅
葉底紫　鶴翎紅
添色紅　倒暈檀心
朱砂紅　九蘂真珠❶
延州紅　多葉紫
麤葉壽安　丹州紅
蓮花萼　一百五
鹿胎花　甘草黃
一擫紅　玉板白

花釋名第二

牡丹之名，或以氏，❷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異者而志之。姚黃、牛黃、左花、魏花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紅以州著，細葉、麤葉壽安、潛溪緋以地著，一擫紅、鶴翎紅、朱砂紅、玉板白、多葉紫、甘草黃以色著，獻來紅、添色紅、九蘂真珠、鹿胎花、倒暈檀心、蓮花萼、一百五、葉底紫皆志其異者。

姚黃者，千葉黃花，出於民姚氏家，此花之出，於今未十年。姚氏居白司馬坡，❸其地屬河陽，然花不傳河陽，傳洛陽，洛陽亦不甚多，一歲不過數朵。牛黃亦千葉，出於民牛氏家，比姚黃差小，真宗祀汾陰，還過洛陽，留宴淑景亭，牛氏獻此花，名遂著。甘草黃，單葉，色如甘草。洛人善別花，見

❶「真珠」，原卷後續校：「此下一有『紅』字，下同。」
❷「以」下，原卷後校：「一有『姓』字。」
❸「坡」，原卷後校：「一作『坂』。」

其樹知爲某花云，獨姚黃易識，其葉嚼之不腥。魏家花者，千葉肉紅花，出於魏相仁溥家，始樵者於壽安山中見之，斲以賣魏氏。魏氏池館甚大，傳者云：此花初出時，人有欲閲者，人税十數錢，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數緡。其後破亡，鬻其園，❶今普明寺後林池乃其地，寺僧耕之以植桑麥。原校：一作「棗」。花傳民家甚多，人有數其葉者，云至七百葉。錢思公嘗曰：「人謂牡丹花王，今姚黃真可爲王，而魏花乃后也。」鞓紅者，單葉深紅花，出青州，亦曰青州紅。故張僕射齊賢有第西京賢相坊，自青州以馲駝馱其種，遂傳洛中，其色類腰帶鞓，故謂之鞓紅。獻來紅者，大，多葉，淺紅花，張僕射罷相居洛陽，人有獻此花者，因曰獻來紅。❷添色紅者，多葉花，始開而白，經日漸紅，至其落乃類深紅，此造化之尤巧者。鶴翎紅者，多葉花，其末白而原校：一作「其」。本肉紅，如鴻鵠羽色。細葉、麤葉壽安者，皆千葉肉紅花，出壽安縣錦屏山中，細葉者尤佳。倒暈檀心者，多葉紅花。凡花近蕚色深，至其末漸淺；此花自外深色，近蕚反淺白，而深檀點其心，此尤可愛。一撚紅者，多葉，淺紅花，葉杪深紅一點，如人以手指撚之。九蘂真珠紅者，千葉紅花，葉上有一白點如珠而葉密，❸蹙其蘂爲九叢。一百五者，多葉白花，洛花以穀雨爲開候，而此花常至一百五日開，最先。丹州、延州花者，❹皆千葉紅花，不知其至洛之因。蓮

❶「園」下，影元本卷後校：「一有『宅』字。」
❷「因曰」，原卷後續校：「一作『因名曰』。」
❸「有一白點如珠而葉密」，原卷後校：「一作『點白如珠，其葉密』。或作『密其葉』。」
❹「者」，原脱，今據原卷後續校「此下脱一『者』字」補。

花萼者，多葉紅花，青趺三重如蓮花萼。左花者，千葉紫花，出民左氏家，❶葉密而齊如截，亦謂之平頭紫。朱砂紅者，多葉紅花，不知其所出。有民門氏子者，善接花以爲生，買地於崇德寺前治花圃，❷有此花，洛陽豪家尚未有，故其名未甚著，花葉甚鮮，向日視之如猩血。葉底紫者，千葉紫花，其色如墨，亦謂之墨紫花。在叢中，旁必生一大枝，引葉覆其上，❸其開也，比它花可延十日之久。噫，造物者亦惜之耶！此花之出，比它花最遠，傳云唐末有中官爲觀軍容使者，花出其家，亦謂之軍容紫，歲久失其姓氏矣。玉板白者，單葉白花，葉細長如拍板，❹其色如玉而深檀心。洛陽人家亦少有，余嘗從思公至福嚴院見之，問寺僧而得其名，其後未嘗見也。潛溪緋者，千葉緋花，出於潛溪寺，寺在龍門山後，本唐相李藩別墅，今寺中已無此花，而人家或有之。本是紫花，忽於叢中特出緋者，不過一二朵，❺明年移在他枝，洛人謂之轉音篆。枝花，故其接頭尤難得。鹿胎花者，多葉紫花，有白點如鹿胎之紋，故蘇相禹珪宅今有之。多葉紫，不知其所出。初，姚黃未出時，牛黃爲第一；牛黃未出時，魏花爲第一；魏花未出時，左花爲第一。左花之前，唯有蘇家紅、賀家紅、林家紅之類，皆單葉花，當時爲第一，自多葉、千葉花出後，此花黜矣，❻今人不復種也。

---

❶「出民左氏家」，本爲原校異文，今據上下文義改作正文。

❷「德」，影元本卷後校：「一作『真』。」

❸「上」，原作「土」，今據影元本、衡本改。

❹「拍板」下，影元本卷後校：「一有『之狀』二字。」

❺「二」，影元本卷後校：「一作『兩』。」

❻「此」，原卷後校：「一作『其』。」

牡丹初不載文字，唯以藥載《本草》。然於花中不爲高第，大抵丹、延已西及褒斜道中尤多，❶與荆棘無異，土人皆取以爲薪。自唐則天已後，洛陽牡丹始盛。然未聞有以名著者，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草，計有若今原校：五字一作「當時有一花」。之異者，彼必形於篇詠，原校：一作「什」。而寂無傳焉。唯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萬朵」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謝靈運言永嘉竹間水際多牡丹，今越花不及洛陽甚遠，是洛花自古未有若今之盛也。

風俗記第三

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然。花開時，士庶競爲遊遨，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臺處，爲市井，張幄帟，笙歌之聲相聞，最盛於月陂堤、張家園、棠棣坊、長壽寺東街與郭令宅，至花落乃罷。

洛陽至東京六驛，舊不進花，自今徐州李相迪爲留守時始進御，歲遣衙校一員，乘驛馬，一日一夕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黄、魏花三數朵，以菜葉實竹籠子藉覆之，❷使馬上不動摇，以臘封花蔕，乃數日不落。

大抵洛人家家有花而少大樹者，蓋其不接則不佳。春初時，洛人於壽安山中斲小栽子賣城中，謂之山篦子。人家治地爲畦塍種之，至秋乃接。接花工尤著者，❸謂之門園子，蓋本姓東門氏，或是西門，俗但云門園子，

❶「已」，原卷後校：「一作『巳』。」
❷「以」，原卷後續校：「一作『用』。」
❸「者」下，原卷後續校：「或有『一人』兩字。」

亦由今俗呼皇甫氏多只云皇家也。豪家無不邀之。姚黃一接頭直錢五千，秋時立契買之，至春見花乃歸其直。洛人甚惜此花，不欲傳，有權貴求其接頭者，或以湯中蘸殺與之。魏花初出時，接頭亦直錢五千，今尚直一千。

接時須用社後重陽前，過此不堪矣。❶花之木去地五七寸許截之，乃接，以泥封裹，用軟土擁之，以蒻葉作庵子罩之，不令見風日，惟南向留一小户以達氣，至春乃去其覆。此接花之法也。用瓦亦可。

種花必擇善地，盡去舊土，以細土用白斂末一斤和之，蓋牡丹根甜，多引蟲食，白斂能殺蟲。此種花之法也。

澆花亦自有時，或用日未出，或日西時。九月旬日一澆，十月、十一月，三日、二日一澆，正月隔日一澆，二月一日一澆。❷此澆花之法也。

一本發數朵者，擇其小者去之，只留一二朵，謂之打剥，懼分其脉也。花纔落，便剪其枝，勿令結子，懼其易老也。春初既去蒻庵，便以棘數枝置花叢上，棘氣暖，可以辟霜，不損花芽，他大樹亦然。此養花之法也。

花開漸小於舊者，蓋有蠹蟲損之，必尋其穴，以硫黃簪之。其旁又有小穴如鍼孔，乃蟲所藏處，花工謂之氣窗，以大鍼點硫黃末鍼之，蟲乃死，蟲死花復盛。此醫花之法也。烏賊魚骨以鍼花樹，❸入其膚，❹花輒死，❺此花之忌也。

❶「不堪矣」，原卷後校：「一作『不佳也』。」

❷「或用日未出」至「二月一日一澆」凡三十八字，原卷後校：「一作『或用日西，或用日未出。秋時旬日乃澆，十月、十一月三二日一澆，正月隔日一澆』。」

❸「以鍼花」，原卷後續校：「三字上一有『用』字。」

❹「膚」，原卷後校：「一作『皮』。」

❺「輒」，原卷後校：「一作『必』。」

牡丹記跋尾

右蔡君謨之書，八分、散隸、正楷、行狎、大小草衆體皆精。其平生手書小簡、殘篇斷稾，時人得者甚多，惟不肯與人書石，而獨喜書余文也。若《陳文惠公神道碑銘》、《薛將軍碣》、《真州東園記》、《杭州有美堂記》、《相州晝錦堂記》，余家《集古録目序》，皆公之所書。最後又書此記，刻而自藏于其家。方走人於亳，以模本遺予，使者未復於閩，而凶訃已至于亳矣，蓋其絶筆於斯文也。於戲！君謨之筆既不可復得，而予亦老病不能文者久矣，於是可不惜哉！故書以傳兩家子孫。

外集卷第二十二

士大夫家有公《牡丹譜》一卷，乃承平時印本，始列《花品序》及《名品》，與此卷前兩篇頗同。其後則曰敘事、宫禁、貴家、寺觀、府署、元白詩、譏鄙、吴蜀、詩集、記異、雜記、本朝、雙頭花、進花、丁晉公續花譜，凡十六門，萬餘言，前題吏部侍郎、參知政事歐陽某撰，後有梅堯臣跋，蓋假託也。姑以三事明之：公之《花釋名》，謂沈、宋、元、白之流不形篇詠，而此本乃以元、白牡丹唱酬爲一門，一也；《花譜》，蔡君謨所書，至今流傳，熙寧元年公跋云君謨絶筆於斯文，安得此萬餘言者，二也；梅之後序云公初筮西洛，作《花品》，及參大政，亦有《謝西京王尚書牡丹詩》。案梅以嘉祐五年四月卒，是冬，公方入西府，明年，遷參政，其妄尤甚，三也。此初無足辨，特以印本流傳，或誤後人耳。

歐陽脩全集卷七十三　外集卷第二十三

雜題跋

書李翺集後天聖□年

予爲西京留守推官，得此書於魏君，書五十篇。予嘗讀韓文，所作《哀歐陽詹文》云：「詹之事，既有李翺作傳。」而此書亡之，惜其遺闕者多矣。

書梅聖俞稿後明道元年

凡樂，達天地之和而與人之氣相接，故其疾徐奮動可以感於心，歡欣惻愴可以察於聲。五聲單出於金石，不能自和也，而工者和之。然抱其器，知其聲，節其廉肉而調其律吕，如此者，工之善也。今指其器以問於工曰：彼簨者，簴者，堵而編，執而列者，何也？彼必曰：鼗鼓、鍾磬、絲管、干戚也。又語其聲以問之曰：彼清者，濁者，剛而奮、柔而曼衍者，或在郊、或在廟堂之下而羅者，何也？彼必曰：八音，五聲，六代之曲，上者歌而下者舞也。其聲器名物，皆可以數而對也。然至乎動盪血脉，流通精神，使人可以喜，可以悲，或歌或泣，不知手

足鼓舞之所然,❶問其何以感之者,則雖有善工,猶不知其所以然焉,蓋不可得而言也。樂之道深矣,故工之善者,必得於心,應於手,而不可述之言也。聽之善,亦必得於心而會以意,不可得而言也。堯、舜之時,夔得之,以和人神、舞百獸。三代、春秋之際,師襄、師曠、州鳩之徒得之,爲樂官,理國家,知興亡。周衰官失,樂器淪亡,散之河海,逾千百歲間,未聞有得之者。其天地人之和氣相接者,既不得泄於金石,疑其遂獨鍾於人。故其人之得者,雖不可和於樂,尚能歌之爲詩。

古者登歌清廟,大師掌之,而諸侯之國亦各有詩,以道其風土性情。至於投壺、饗射,必使工歌,以達其意,而爲賓樂。蓋詩者,樂之苗裔與。漢之蘇、李,魏之曹、劉,得其正始。宋、齊而下,得其浮淫流佚。唐之時,子昂、李、杜、沈、宋、王維之徒,或得其淳古淡泊之聲,或得其舒和高暢之節,而孟郊、賈島之徒,又得其悲愁鬱堙之氣。由是而下,得者時有,而不純焉。今聖俞亦得之。然其體長於本人情,狀風物,英華雅正,變態百出,哆兮其似春,淒兮其似秋,使人讀之可以喜,可以悲,陶暢酣適,不知手足之將鼓舞也。斯固得深者邪!其感人之至,所謂與樂同其苗裔者邪!余嘗問詩於聖俞,其聲律之高下,文語之疵病,可以指而告余也,至其心之得者,原校:一作「直」。不可以言而告也。余亦將以心得意會,而未能至之者也。

聖俞久在洛中,其詩亦往往人皆有之,今將告歸,余因求其稿而寫之。然夫前所

❶「所」下,衡本校:「一有『以』字。」

謂心之所得者，如伯牙鼓琴，子期聽之，不相語而意相知也。余今得聖俞之稿，猶伯牙之琴絃乎！

讀李翱文 景祐三年

予始讀翱《復性書》三篇，曰此《中庸》之義疏爾。智者誠原校：一作「識」。其性，當讀原校：一作「復」。《中庸》。愚者雖讀此，不曉也，不作可焉。又讀《與韓侍郎薦賢書》，以謂翱特窮時，憤世無薦己者，故丁寧如此，使其得志，亦未必然。以韓爲秦漢間好俠原校：一作「事」。行義之一豪儁，亦善論原校：一作「諭」。人者也。最後讀《幽懷賦》，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讀，不自休。恨翱不生於今，不得與之交；又恨予不得生翱時，與翱上下其論也。凡昔原校：二字一作「況迺」。翱一時人，有道而能文者，莫若韓愈。愈嘗有賦矣，不過羨二鳥之光榮，歎一飽之原校：一作「而」。無時爾。此其原校：二字一作「推是」。心使光榮而飽，則不復云矣。若翱獨不然，其賦曰：「衆囂囂而雜處兮，咸歎老而嗟卑。視予心之不然兮，慮行道之猶非。」又怪神堯以一旅取天下，後世子孫不能以天下取河北，以爲憂。嗚呼！使當時君子皆易其歎老嗟卑之心，爲翱所憂之心，則唐之天下豈有亂與亡哉！

然翱幸不生今時，見今之事，則其憂又甚矣。奈何今之人不憂也。余行天下，見人多矣，脱有一人能如原校：一作「知」。翱憂者，又皆賤原校：一作「疏」。遠，與翱無異。其餘光榮而飽者，一聞憂世之言，不以爲狂人，則以爲病癡子，不怒則笑之矣。嗚呼！

在位而不肯自憂，又禁他人使皆不得憂，可歎也夫！景原校：一作「皇」。祐三年十月十七日，歐陽脩書。

書春秋繁露後景祐四年

《漢書·董仲舒傳》載仲舒所著書百餘篇，第云《清明》、《竹林》、《玉杯》、《繁露》之書，蓋略舉其篇名。今其書纔四十篇，又總名《春秋繁露》者，失其真也。予在館中校勘群書，見有八十餘篇，然多錯亂重複。又有民間應募獻書者，獻三原校：一作「二」。十餘篇，其間數篇在八十篇外。乃知董生之書，流散而不全矣。方俟校勘，而予得罪夷陵，秀才田文初以此本示予，不暇讀。明年春，得假之許州，以舟下南郡，獨卧閱此，遂誌之。

董生儒者，其論深極《春秋》之旨。然惑於改正朔而云王者大一元者，牽於其師之説，不能高其論以明聖人之道，惜哉惜哉。景祐四年四月四日書。

書韋應物西澗詩後慶曆□年

右唐韋應物《滁州西澗》詩。今州城之西乃是豐山，無所謂西澗者。獨城之北有一澗，水極淺，遇夏潦漲溢，但爲州人之患，其水亦不勝舟，又江潮不至。此豈詩家務作佳句，而實無此耶？然當時偶不以圖經考正，恐在州界中也。聞左司郭員外新授滁陽，欲以此事問之。

論尹師魯墓誌 皇祐元年

誌言天下之人識與不識，皆知師魯文學、議論、材能。則文學之長，議論之高，材能之美，不言可知。又恐太略，故條析其事，❶再述于後。述其文，則曰簡而有法。此一句，在孔子六經惟《春秋》可當之，❷其他經非孔子自作文章，故雖有法而不簡也。❸脩於師魯之文不薄矣，而世之無識者，不考文之輕重，但責言之多少，云師魯文章不合祇著一句道了。既述其文，則又述其學曰通知古今。此語若必求其可當者，❹惟孔、孟也。既述其學，則又述其論議，云是是非非，務盡其道理，❺不苟止而妄隨。亦非孟子不可當此語。既述其論議，則又述其材能，備言師魯歷貶，❻自兵興便在陝西，尤深知西事，未及施爲而元昊臣，師魯得罪。使天下之人盡知師魯材能。❼

此三者，皆君子之極美，然在師魯猶爲末事。其大節乃篤於仁義，❽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其事不可偏舉，故舉其要者一兩事以取信。如上書論范公而自請同貶，臨死而語不及私，則平生忠義可知也，其臨窮達禍福不媿古人又可知也。既已具言其

❶「故條析」，原卷後校：「石本作『故又條悉』。」
❷「可當之」，原卷後校：「石本作『可以當之』。」
❸「而不簡」，原卷後校：「《類稿》作『而或不簡』。」
❹「求其」，原卷後校：「石本無『其』字。」
❺「盡其」，原卷後校：「石本無『其』字。」
❻「歷貶」，原卷後校：「石本作『歷官屢貶』。」
❼「盡」上，原卷後校：「石本有『不』字。」
❽「仁義」，原卷後校：「石本作『忠義』。」

文、其學、其論議、其材能、其忠義，❶遂又言其爲仇人挾情論告以貶死，又言其死後妻子困窮之狀。欲使後世知有如此人，以如此事廢死，至於妻子如此困窮，所以深痛死者，而切責當世君子致斯人之及此也。

《春秋》之義，痛之益至則其辭益深，「子般卒」是也。詩人之意，責之愈切則其言愈緩，「君子偕老」是也。不必號天叫屈，❷然後爲師魯稱冤原校：一作「怨」。也。故於其銘文，❸但云「藏之深，固之密，石可朽，銘不滅」，意謂舉世無可告語，但深藏牢埋此銘，使其不朽，則後世必有知師魯者。其語愈緩，其意愈切，詩人之義也。而世之無識者，乃云銘文不合不講德，❹不辯師魯以非罪。❺蓋爲前言其窮達禍福無媿古人，則必不犯法，況是仇人所告，故不必區區曲辯也。今止直言所坐，自然知非罪矣，添之無害，故勉徇議者添之。

若作古文自師魯始，則前有穆脩、鄭條輩，及有大宋先達甚多，不敢斷自師魯始也。偶儷之文苟合于理，未必爲非，❻故不是此而非彼也。❼若謂近年古文自師魯始，❽則范公祭文已言之矣，可以互見，不必重出也。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翺《行狀》不必同，❾亦互見之也。

❶「其學」，原卷後校：「石本無『其』字。」按若是，則「學」字屬上作「文學」。
❷「叫屈」，原卷後校：「《類稿》作『叫地』。」
❸「於其」，原卷後校：「石本無『其』字。」
❹「銘文」，原卷後校：「石本無『文』字。」
❺「以非罪」，原卷後校：「石本無『以』字。」
❻「爲非」，原卷後校：「石本作『皆非』。」
❼「故不」，原卷後校：「此下一有『必』字。」
❽「若謂」，原卷後校：「石本作『若爲』。」
❾「皇甫湜韓文公墓誌李翺行狀」，原卷後校：「《類稿》作『皇甫湜作韓文公誌與李翺行狀』。」

誌云師魯喜論兵。❶論兵，儒者末事，言喜無害。喜非嬉戲之戲，❷喜者，好也，君子固有所好矣。孔子言回也好學，❸豈是薄顏回乎？後生小子，未經師友，苟恣所見，豈足聽哉！

脩見韓退之與孟郊聯句，便似孟郊詩；與樊宗師作誌，便似樊文。慕其如此，故師魯之誌用意特深而語簡，❹蓋爲師魯文簡而意深。又思平生作文，惟師魯一見，展卷疾讀，五行俱下，便曉人深處。因謂死者有知，必受此文，所以慰吾亡友爾，豈恤小子輩哉！❺

書沖厚居士墓銘後

東南固多學者，而徐氏尤爲大族，其子弟從予學者，往往有聞于時。視其子弟，則可知其父兄之賢也。廬陵歐陽脩書。

讀裴寂傳 皇祐□年

予嘗與尹師魯論自魏、晉而下佐命功臣，皆可貶絶，以其貳心舊朝，叶成大謀，原校：二字一作「謀主」。雖曰忠於所事，而非人臣之正也。及讀《裴寂傳》，迹其終始，良有以哉。始寂爲晉陽宫監，私以宫人饋高祖，因見親暱，可謂貳隋矣。及太宗以博奕啗之，遂開義師之謀，卒成唐室。武周爲寇，請行自敗，不即就誅者，非特佐命有功，豈非曩

❶「誌云」，原卷後校：「石本作『誌言』。」
❷「之戲」，原卷後校：「石本作『之喜』。」
❸「孔子言」，原卷後校：「石本作『仲尼言』。」
❹「故」下，原卷後校：「一有『於』字。」
❺「恤」下，原卷後校：「石本有『彼』字。」

時私狎之恩哉？坐交沙門，法雖免官見放，復有所陳。太宗數之曰：「計公勳庸，不至於此。」數以武德時原校：一作「官」。政之繆，皆歸其人。又聞妖言不自明，乃欲殺人緘原校：一作「滅」。口，遂被流放。列其四罪，貸不致理。蓋由進身之私恩衰即敗也。韓、彭之功猶終不保，況寂也哉。

書梅聖俞河豚魚詩後 至和□年

予友梅聖俞於范饒州席上賦此《河豚魚》詩，余每體中不康，誦之數過輒佳，亦屢書以示人爲奇贈。翰林東閣書。

書三絕句詩後 至和□年

前一篇梅聖俞詠泥滑滑，次一篇蘇子美詠黃鸝，後一篇余詠畫眉鳥。三人者之作也出於偶然，初未始相知，及其至也，意輒原校：一作「趣」。同歸，豈非其精神會通，遂暗合耶？自二子死，余殆絕筆於斯矣。翰林東閣書。

跋晏元獻公書 至和□年

右觀文殿大學士、兵部尚書晏元獻公二帖。公爲人真率，其詞翰亦如其性，是可佳也。

跋李西臺書 嘉祐三年

嘉祐三年三月晦日，和叔携以過余，因得覽之，不能釋手。嗟今人之清尚如西臺君者，何少也！遂書其後而還之。廬陵歐

陽脩。

同　前

李公爲人端重清方，爲當時所重，不徒愛其筆蹟也。嘉祐三年三月晦日，脩題。

跋李翰林昌武書 嘉祐□年

昌武筆畫遒峻，蓋欲自成一家，宜其見稱於當時也。脩覽其書，知此道原校：七字一作「風雅」。寂寞久矣。嚮時蘇、梅二子，以天下兩窮人主張斯道，一時士人原校：一作「人士」。傾想其風采，奔走不暇，自其淪亡，遂無復繼者。豈孟子所謂折枝之易，第不爲邪？覽李翰林詩筆，見故時朝廷儒學侍從之臣，未嘗不以篇章翰墨爲樂也。

記舊本韓文後 嘉祐□年

予少家漢東，漢東僻陋無學者，吾家又貧無藏書。州南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原校：一作「彦」。輔頗好學。予爲兒童時，多遊其家，見有弊筐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脱落顛倒無次序，原校：一作「第」。因乞李氏以歸。讀之，見其言深厚而雄博，然予猶少，未能悉究其義，徒見其浩然無涯，若可愛。

是時天下學者楊、劉之作，號爲時文，能者取科第，擅名聲，以誇榮當世，未嘗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爲事。年十有七試于州，爲有司所黜。因取所藏韓氏之文復閲之，則喟然原校：一有「而」字。嘆曰：學者當至於是而止爾！因怪時

人之不道，而顧己亦未暇學，徒時時獨念于予心，以謂方從進士干禄以養親，苟得禄矣，當盡力于斯文，以償其素志。

後七年，舉進士及第，官于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爲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求人家所有舊本而校定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而韓文遂行于世，至于今蓋三十餘年矣，學者非韓不學也，可謂盛矣。

嗚呼！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于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於千萬世。韓氏之文没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于暫而終耀于無窮者，其道原校：一有「皆」字。當然也。

予之始得於韓也，當其沈没棄廢之時，予固知其不足以追時好而取勢利，於是就而學之，則予之所爲者，豈所以急名譽而干勢利之用哉，亦志乎久而已矣。故予之仕，於進不爲喜、退不爲懼者，蓋其志先定而所學者宜然也。

集本出於蜀，文字刻畫頗精於今世俗本，而脱繆尤多。凡三十年間，聞人有善本者，必求而改正之。其最後卷秩不足，今不復補者，重增其故也。予家藏書萬卷，獨《昌黎先生集》爲舊物也。嗚呼！韓氏之文、之道，萬世所共尊，天下所共傳而有也。予於此本，特以其舊物而尤惜之。

題薛公期畫 嘉祐八年

善言畫者多云鬼神易爲工，以謂畫以形似爲難，鬼神人不見也。然至其陰威慘

淡，變化超騰，而窮奇極怪，使人見輒驚絶，及徐而定視，則千狀萬態，筆簡而意足，是不亦爲難哉？此畫雖傳自妙本，然其筆力精勁，亦自有佳處。嘉祐八年仲春旬休日，竊覽而嘉之，題還薛公期書室。廬陵歐陽脩題。原校：一作「俗言見畫鬼神者易爲工，以其人不常見也。然而隱見出没於有無之際，千狀萬態，筆簡而意足，難矣。及其變化飛騰，窮奇極怪，使人見輒驚絶，豈不又難哉！此畫雖所傳好本，然其筆力精勁，亦自有佳處。廬陵歐陽脩竊覽而嘉之，遂題其後以還公期書室。嘉祐八年仲春休日」。

跋杜祁公書 嘉祐八年

右杜祁公墨蹟。公當景祐中，爲御史中丞，時余以鎮南軍掌書記爲館閣校勘，始登公門，遂見知獎。後十五年，余以尚書禮部郎中、龍圖閣直學士留守南都，公已罷相，致仕于家者數年矣。余歲時率僚屬候問起居，見公福壽康寧，言笑不倦。歲餘，予遭内艱去，居于潁。服除，來京師，蒙恩召入翰林爲學士，與公書問往還，無虛月。又二歲，公以疾薨于家。予既泣而論次公之功德而銘之，又集在南都時唱和詩爲一卷，以傳二家之子孫。又發篋，得公手書簡尺、歌詩，類爲十卷而藏之。余與時寡合，辱公之知，久而愈篤，宜於公有不能忘，矧公筆法爲世楷模，人人皆寶而藏之，然世人莫若余得之多也。嘉祐八年六月晦日。

跋永城縣學記❶ 嘉祐八年

唐世執筆之士，工書者十八九，蓋自

❶ 此題下，宋刻本校：「碑本題作《跋永城縣廟學記》。」

魏、晉以來風流相承，家傳少習，故易爲能也。下逮懿、僖、昭、哀，衰亡原校：一作「世」。之亂，宜不暇矣。接乎五代，四海分裂，士大夫生長干戈於積屍白刃之間，時時猶有以揮翰馳名於當世者，豈又唐之餘習乎？如王文秉之小篆，李鶚、郭忠恕之楷法，❶楊凝式之行草。至於羅紹威、錢俶，皆武夫驕將之子，酣樂於狗馬聲色者，其於字畫，亦有以過人。

及宋一天下，於今百年，儒學稱盛矣，唯以翰墨之妙，❷中間寂寥者久之，豈其忽而不爲乎？將俗尚苟簡，廢而不振乎？❸抑亦難能而罕至也？蓋久而得三人焉，嚮時蘇子美兄弟以行草稱，自二子亡，而君謨書特出於世。

君謨筆有師法，真草惟意所爲，動造精絶，世人多藏以爲寶，❹而予得之尤多，若《荔枝譜》、《永城縣學記》，❺筆畫尤精而有法者。故聊誌之，俾世藏之，知余所好而吾家之有此物也。廬陵歐陽某書。嘉祐八年，歲在癸卯中元日。

書荔枝譜後 嘉祐八年

善爲物理之論者曰：天地任物之自

❶「李鶚」，原作「李鄂」，宋刻本注云：「碑本作『李鶚』。趙德夫《金石録跋尾》：『後唐汾陽王《真堂記》，李鶚書。五代時，仕爲國子丞，九經印板多其所書。』汪逵云：『長興中所刻《尚書》，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臣李鶚書。』碑本爲是。」按今日本國所藏五代監本《爾雅》翻刻本，書末題款亦作「李鶚書」。故此，今據改。

❷「唯以」，原卷後校：「真蹟作『唯於』。」

❸「廢而」，原卷後校：「真蹟『廢』字上『有『遂』字。」

❹「世人」，原卷後校：「真蹟無『人』字。」

❺「學」，宋刻本校：「一作『廟』。」

然，物生有常理，斯之謂至神。圓方刻畫，不以智造而力給，然千狀萬態，各極其巧以成其形，可謂任之自然矣。原校：二十七字一作「千態萬狀，維不以智造而力給，一任之自然，故能各極其巧」。而其原校：一無此字。醜好精麤，壽夭多少，皆有常分，不有尸之，孰爲之限數？❶由是言之，又若有爲之者。原校：一無此十字。是皆不可詰於有無之間，故謂之神也。

牡丹花之絶，而無甘實；荔枝果之絶，而非名花。昔樂天原校：二字一作「人」。有感於二物矣，❷是孰尸其賦予邪？然斯二者惟一原校：一無此字。不兼萬原校：一無此字。物之美，故各得原校：一作「得各」。極其精，此於造化不可知，而推之至理，宜如此也。余少遊洛陽，花之盛處也，因爲牡丹作記。君謨，閩人也，故能識荔枝而譜之。因念昔人嘗有感於二物，而吾二人者適各得其一之詳，故聊書其所以然，而以附君謨譜之末。嘉祐八年七月十九日，廬陵歐陽脩題。

跋學士院題名 嘉祐八年

余嚮在翰林七年，嘗以謂宰輔有任責之憂，神仙無爵禄之寵。既都榮顯，又享清閑，而兼有人天之樂者，惟學士也。自頃以來，叨被恩私，俾參政論，❸力疲矣而勤勞不得少息，心衰矣而憂患浩乎無涯。却思玉堂，如在天上。偶因發篋，閑覽題名，不覺慨然，遂書於此。嘉祐八年中秋日。

熙寧四年正月二十九日，載覽至「却思玉

❶「孰」上，宋刻本校：「一有『則』字。」

❷「樂天」下，宋刻本校：「碑本此下有『嘗』字。」

❸「論」，衡本作「議」。

堂，如在天上」之語，因思余作《内制集序》，亦爲此語，英宗皇帝嘗加稱賞，爲之泫然感涕不能止也。六一居士書。

跋茶録 治平元年

善爲書者以真楷爲難，而真楷又以小字爲難。羲、獻以來遺迹見於今者多矣，小楷維《樂毅論》一篇而已。今世俗所傳，出故高紳學士家最爲真本，而斷裂之餘，僅存者百餘字爾。此外吾家率更所書《温彦博墓銘》，亦爲絶筆。率更書世固不少，而小字亦止此而已，以此見前人於小楷難工，而傳於世者少而難得也。

君謨小字新出而傳者二，《集古録目序》横逸飄發，而《茶録》勁實端嚴，爲體雖殊，而各極其妙。蓋學之至者，意之所到必造其精。予非知書者，以接君謨之論久，故亦粗識其一二焉。治平甲辰。

古之善書者必先楷法，漸而至於行草，亦不離乎楷正。張芝與旭，變怪不常，出乎筆墨蹊徑之外，神逸有餘而與羲、獻異矣。襄近年粗知其意，而力已不及，烏足道哉。此蔡忠惠公所題。

跋觀文王尚書舉正書 治平元年

右觀文學士、尚書王公，字伯中，清德之老也。余晚接公遊，愛其爲人。未幾，公以病卒，因録其遺迹而藏之，實思其人，不獨玩其筆也。天聖中，公與謝絳希深、黄鑑唐卿修國史。余爲進士，初至京師，因希深始識公，而未接其遊。後三十年，余爲翰林學士，公以書殿兼職經筵，始得竊從公後。

故得公手筆不多。嗚呼！天聖之間，三人者皆一時之選，今皆亡矣，其遺迹尤可惜，矧公素以書名當世也。治平元年清明前一日書。

跋學士院御詩 治平元年

列聖御製刻石龕，在玉堂北壁，扃鐍甚嚴。至和元年秋，余初蒙恩召爲學士，嘗因事獨對便殿。先帝密諭將幸玉堂，及欲如祖宗時夜召學士，因問唐朝故事。余奏曰：「唐世學士以獻替爲職業，至於進退大臣，常參密議，故當時號爲内相。又謂之天子私人，其職在禁近，故唐制學士不與外人交通。比來選用非精，致上恩禮亦薄，漸見疎外，無異百司。若聖君有意崇奬，則當漸修故事。」予遂退而建言，不許私謁執政。時人喧然，共以爲非。蓋流俗習見近事，不知學士爲禁職，舊制不通外人也。

真宗時，劉子儀當直，既不爲丁晉公草制。明日，晏元獻公入直，劉見晏來，遽趨原校：一作「移」。以出，相遇不揖，掩面而過，蓋當時學士猶交直也。近時當直者多不宿，宿者暮入晨出，玉堂終日闃然，吏人共守空院而已。職隳事廢已久，自朝廷近臣皆不知故事，流俗不足怪也。因覽刻石，遂并記之于後。治平元年清明日。

院中名畫，舊有董羽水，僧巨然山，在玉堂後壁。其後又有燕肅山水，今又有易元吉猿及狟，皆在屛風。其諸司官舍，皆莫之有，亦禁林之奇玩也。余自出翰苑，夢寐思之。今中書、樞密院惟内宴更衣，則借學士院解歇。每至，裴回畫下，不忍去也。

跋薛簡肅公奎**書**治平四年

右薛簡肅公詩并書，其背乃天聖四年司農卿李湘門狀，是歲丙寅，至今丁未，實四十二年矣。偶得於家人篋中，因褾軸而藏之。公之清節直道，余既銘之，而有傳在國史，此不復書。治平四年閏月十八日。

跋醉翁吟熙寧三年

余以至和二年奉使契丹。明年，改元嘉祐，與聖俞作此詩。後五年，聖俞卒。作詩殆今十有五年矣，而聖俞之亡亦十年也。閱其辭翰，一爲泫然，遂軸而藏之。熙寧三年五月十三日。

題青州山齋熙寧三年

吾常喜誦常建詩云「竹逕通幽處，禪房花木深」。欲効其語作一聯，久不可得，迺知造意者爲難工也。晚來青州，始得山齋宴息，因謂不意平生想見而不能道以言者乃爲己有，於是益欲希其髣髴，竟爾莫獲一言。夫前人爲開其端，而物景又在其目，然不得自稱其懷，豈人才有限而不可彊？將吾老矣，文思之衰邪？兹爲終身之恨爾。熙寧庚戌仲夏月望日題。

跋三絶帖❶ 熙寧五年

南唐澄心堂紙爲世所珍，今人家不復有，曼卿詩與筆稱雄於一時，❷今亦未有繼者，謂之三絶，不爲過矣。余家藏此，蓋三十餘年。❸熙寧壬子正月雨中記。❹六一居士。

外集卷第二十三

此卷《論尹師魯墓誌》，即辨誌也。遂寧府有石刻，載師魯妻初怒誌文簡略，新進士孔嗣宗請詣潁州，與公辨論，凡留半月，公爲添换，并遺辨誌。又答嗣宗兩帖，與今本《書簡》第七卷同，但增一節云「此不當辨，爲世人多云云。恐尹氏惑之，使其妻子不足，故須委曲。近曾録寄范公，今録奉呈，爲語尹氏」，凡三十九字。據此，則所謂添换，尚或可疑，姑附于此。

外集第十九卷《與杜訢書》云「尹氏子卒請韓太尉别爲墓表。以此見朋友與孝子用心常異」。然則當時固無甚添换也。

❶ 此題下，宋刻本校云：「據碑刻，乃跋石曼卿《籌筆驛》詩。」
❷ 「筆」，宋刻本校：「碑本作『其筆』。」
❸ 「年」下，宋刻本校：「碑本此下有『矣』字。」
❹ 「雨中」二字，原爲墨丁，今據影元本、衡本補。

歐陽脩全集卷七十四　外集卷第二十四

近體賦詩附

進擬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并引狀。慶曆二年。

臣伏覩今月十三日御試《應天以實不以文》賦，題目初出，中外群臣皆歡然，以謂至明至聖，有小心翼翼事天之意。蓋自四年來，❶天災頻見，故陛下欲脩應天以實之事。時謂出題以詢多士，而求其直言。外議皆稱，自來科場只是考試進士文辭，但取空言，無益時事。亦原校：一作「未」。有人君能上思天戒，廣求規諫以爲試題者。此乃自有殿試以來，數百年間最美之事，獨見於陛下。然臣竊慮遠方貢士乍對天威，又迫三題，不能盡其説以副陛下之意。臣忝列書林，粗知文字，學淺文陋，不自揆度，謹擬御題撰成賦一首。不敢廣列前事，但直言當今要務，皆陛下所欲聞者。臣聞古者聖帝明王，皆不免天降災異，惟能脩德脩政，則變災爲福，永享無窮之休。臣不勝大願。其賦一首，謹隨狀上進。

❶「四」下，原卷後校：「一有『五』字。」

賦推誠應天，豈尚文飾。

天災之示人也，若響應聲；君心之奉天也，惟德與誠。固當務實以推本，不假浮文而治情。彼雖不言，適見以時而下告；吾其脩德，禍患可銷於未萌。臣聞天所助兮，惟善則降祥；德苟至兮，雖妖而不勝。皆由人事之告召，然後天心之上應。若國家有闕失之政，則當頻見於衆災，欲人主知戒懼之心，所以保安於萬乘。

臣請述當今之所爲，引近事而爲證。至如陽能和陰則雨降，若歲大旱，則陽不和陰而可推；去年大旱。陰不侵陽則地靜，若地頻動，則陰干於陽而可知。去年河東地頻動。又如黑者陰之色，晦者陰之時，或暴風慘黑而大至，白晝晦冥而四垂。康定元年三月，黑風起，白日晦。日食正旦，雨冰木枝。今春二月。如此之類，皆陰之爲。蓋陰爲小人與婦女，❶又爲大兵與蠻夷。若四者之爲患，則群陰之失宜。故天象以此告吾君，不謂不至；陛下所宜奉天戒，不可不思。是謂應以實者，臣敢列而言之。

若夫慎擇左右而察小人，則視聽之不惑；肅清宮闈而減冗列，則恭儉而成式。況乎遠佞人者，孔宣父之明訓；放宮女者，唐太宗之盛德。又若西師久不利，宜究兵弊而改作；叛羌久未服，宜講廟謀之失得。在陛下之至聖，行此事而不忒；庶天意之可回，雖有災而自息。

方今民疲賦斂之苦，又值饑荒之年，貲財盡於私室，苗稼盡於農田。劫掠居人，盜

❶「女」，影元本、衡本作「人」。

賊並起；流離道路，老幼相連。陛下視民如子，覆民如天，在於仁聖，非不矜憐。故德音除刻削之令，赦書行賑濟之權。然而詔令雖嚴，州縣之吏多慢；人死相半，朝廷之惠未宣。夫天至高遠也，惟可動以精誠；民之休戚也，皆繫君之好尚。惟善政之能惠，則休符之並貺。而況富有四海之大，獨制萬民之上。一言之出兮，誰敢不從；百事責實兮，自然無曠。發號施令，在聖意之必行；變災爲祥，則太平之可望。

今《漢史》有《五行》之志，《尚書》有《洪範》之文，願詔侍臣之講説，許陳古事於聽原校：一作「聰」。聞。可以見自召妖災，雖由於時政；能招福應，亦自於明君。故禾偃於風，表周王之覺悟；雉鳴于鼎，成商帝之功動。蓋恐懼脩省者實也，在乎不倦；祈禳消伏者文也，皆不足云。臣生逢納諫之聖明，不間直言之狂斐；惟冀愚衷原校：一作「忠」。之可採，苟避誅夷而則豈！蓋賦者古人規諫之文，臣故敢上干於旒扆。

監試玉不琢不成器賦良玉非琢，安得成器。天聖七年。

至寶雖美，因人乃彰，欲成器而斯尚，由載琢以爲良。瑕玷弗施，始中含於温潤；切瑳有則，取應用於圓方。披大禮之遺言，洞先儒之所録。以謂玉不因琢，器莫得以自貴；人不因學，道無由而内勗。故我誘之於人，諭之以玉。内含其美，雖稟質而可嘉；外飾其形，假載雕而後足。然以寶有可尚，世誠所希，價連城而有待，氣如虹而上揮。禮神之用斯在，磨玷之言則非。稟爾天真，包十德而成質；制由工巧，參六

瑞以凝輝。然則攻自它山，列乎良璞。雖曰寶也，不能效於自用；雖曰堅也，未有成於不琢。美在中矣，徒内抱於英華；礲而錯諸，始外成於圭角。豈不以玉者華於國而可重，器者用於人而克安。規矩殊形於圭璧，短長具制於躬桓。亦猶在鎔者金，必資乎鍛礪之設；從繩者木，遂分乎曲直之端。且夫人務其師，玉貴其德。性雖本善，不學則弗至於道；質雖至美，不琢則弗成其飾。稽匪刻匪雕之説，理實異斯；嘉如切如瑳之言，義誠有得。彼大圭貴乎尚質，鳴珮取乎揚聲，雖效珍而並用，在設諭以非精。曷若彰教誨而有漸，譬琢雕而可成。❶是故西琥東圭，捨規模而安創；半璋全璧，非制度以難明。❷向若追琢不加，刻畫非備，雖縝密以含彩，在文華而曷視？故楊子以謂玉不雕，則璠璵不作器。

國學試人主之尊如堂賦堂陛隆峻，人主尊矣。

天聖七年。

位既異等，君宜有常。惟居尊而體國，爰取諭於如堂。望而畏之，使下民之咸仰；高爲貴者，譬遠地以同彰。稽往諜之遺文，懿嘉言之洞啓。謂立制於君上，諭相承於堂陛。蓋以貴賤殊品，尊卑異禮。下臨於物，必也尊嚴而有儀；上譬於堂，所以崇高乎正體。誠以赫赫化被，巍巍道隆，儼正宁以居極，統群黎於宅中。蓋取乎馭民之貴，非資於構厦之功。位正當陽，若盛九

❶「可成」，原卷後校：「一作『可名』。」

❷「難明」，原卷後校誤引作「『難成』，一作『難明』」，應是：「『難明』，一作『難成』。」

筵之制；民欣戴后，如瞻七尺之崇。然則堂非高則偪下而易陵，君弗尊則保位而難慎。卑高必貴乎不濆，上下於焉而克順。邇臣内附，類榱棟之相依；原校：一作「高」。列辟下陳，由陛廉而比峻。豈不以富有函夏，躬臨兆民。示臣庶之弗越，表等威之有倫。將使制爾萬國，宗予一人。下絶僭王，非歷階之可及；世惟與子，彰肯構以相因。是知制衆室者莫先乎堂，奄九有者必尊其主。蓋兼統於邦國，匪專稱於棟宇。化有於下，奉穆穆以深居；仰之彌高，若眈眈之可覩。蓋由堂不可以卑而亂制，君不可以黷而不尊。喻穹隆於九仞，用總制於群元。且異夫蓋之如天，但述居高之旨；就之如日，惟明照下之言。大哉！陛峻而堂高者勢之然，臣貴而君尊者國之理。伊制度之有別，俾崇高而是視。所以建公卿大夫而天子加焉，其尊也於斯見矣。

詔重修太學詩 天聖七年

漢詔崇儒術，虞庠講帝猷。叢楹新寶構，萬杵逐歡謳。照爛雲甍麗，回環璧水流。冠童儀盛魯，蒿柱德同周。舞翟彌文郁，橫經盛禮脩。微生聽昕鼓，願齒夏弦游。

省試司空掌輿地圖賦 平土之職，圖掌輿地。天聖八年。

率土雖廣，披圖可明，命乃司空之職，掌夫輿地之名。奉水土以勤修，慎司無曠；覽山川而盡載，按諜惟精。所以專一官而克謹，辨九區而底平者也。伊昔令王，

尊臨下土。以謂綿宇非一，不可以周覽；衆職異守，俾從於各主。故我因地理原校：二字一作「輿地」。之察，宜建冬官而法古。將使如指諸掌，括乎地以無遺；皆聚此書，著之圖而可覩。險固咸在，方隅異宜，分形勝以昭若，庶指陳而辨之。度地居民，既脩官而有舊；辨方正位，俾披文而可知。其或作屏建親，命侯封國，小大有民社之制，遠邇異封圻之式。非圖無以辨乎數，非官無以奉其職。主於空土，既險阻之盡明；別爾分疆，誌廣輪而可識。誠由據函夏之至要，贊大君之永圖。上以體國而經野，下以建邦而設都。參古號於周官，各司其局；辨群方於禹跡，無得而踰。是何標區域以並分，限華夷而靡爽。域中所以彰乎大，❶天下無以逾其廣。亦猶五土異物，必辨於司徒之官；九州有宜，乃命乎職方之掌。用能三壤咸則，四民奠居，窮人跡於遐域，包坤載於方輿。且異夫充國論兵，但模方略之狀；酇侯創業，惟收圖籍之餘。彼《夏貢》紀乎州名，《漢史》標乎地志。雖前策之並載，在設官而未備，曷若我謹三公於漢儀，專掌圖於輿地。

翠旌詩天聖八年

盛禮郊儀肅，純音帝樂清。葳蕤飄翠羽，赫奕展華旌。鳳邸光交覆，鸞旗色共明。繽紛拂葩蓋，輝映雜綏纓。且異文竿飾，非同翿舞名。竹宮歌毖祀，雅曲播遺聲。

❶「彰」，影元本、衡本作「張」。

殿試藏珠於淵賦

君子非貴難得之物。天聖八年。

稽治古之敦化，仰聖人之作君，務藏珠而弗寶，俾在淵而可分。效乎至珍，雖希世而弗產；棄於無用，媲還浦以攸聞。得《外篇》之寓言，述臨民之致理。將革紛華於媮俗，復芚愚於赤子。謂非欲以自化，則争心之不起。蓋賤貨者爲貴德之義，敦本者由抑末而始。示不復用，雖乎寶而奚爲；捨之則藏，祕諸淵而有以。誠由窒民情者在杜其漸，防世欲者必藏其機。使嗜慾不得以外誘，則淳朴於焉而可歸。將抵璧以同議，諒彈雀而誡非。照乘無庸，盡遺碕岸之側；連城奚取，皆沉媚水之輝。用能崇儉德以外昭，復淳風而有謂，民心朴以歸本，物産全而靡費。珍雖無脛，俾臨淵而盡除；事異暗投，永沉川而不貴。然而道既散則民薄，風一澆而朴殘，玩好既紛乎外役，質素無由而内安。故我斥乃珍奇之用，絶乎侈靡之端。將令物遂乎生，老蚌蔑剖胎之患；民知非尚，驪龍無探頷之難。是則恢至治之風，揚淳古之式。不寶於遠，則知用物之足；不見其欲，則無亂心之惑。上苟賤於所好，下豈求於難得。是雖寶也，將去泰而去奢；從而屏之，使不知而不識。彼捐金者由是類矣，摘玉者可同言之。諒率歸於至理，寔大化於無爲。致爾漢臯之濱，各全其本；雖有淮蠙之産，無得而窺。自然道著不貪，時無異物，民用遵乎至儉，地寶蓄而不屈。所以虞舜垂衣，亦由斯而弗咈。

博愛無私詩闕

賞以春夏賦天子行賞，欽順時令。

賞出於國，時行在天，紀勳庸而有序，順春夏以昭宣。無忘爾勞，法蠢生而布惠；用嘉乃績，因長養以旌賢。原夫執政者君，爲民之紀，懼賞罰之一失，則恩威之兩弛。受焉不以其私，賜之非爲其喜。蓋夫欲固其國者，必謹國之常；能奉乎天者，是謂天之子。將出令以無僭，必順時而后軌。❶顯庸制爵，爰占星鳥之中；茂惪建官，當俟薰風之始。且夫春居東以首歲，夏司南而執衡，在氣爲燠，於時主生。東，動也，以之起；❷南，任也，以之成。❸我所以推本萬事之理，欽象四時之行。政刑由是以有度，寒暑於焉而不爭。頒以土田，順木行而養育；❹昭其服物，助火德之光明。故曰天之大端在陰陽，君之大柄在刑賞，操其柄以歸己，求其端而取象。法太蔟贊陽之月，行慶有常；❺體林鍾種物之時，勸功無爽。❻誠以賞當則民協，澤流而德深，但慮過時之失，敢懷虛受之心。故《月令》有布德之文，前規具在；❼景風爲賜爵之候，往牒攸欽。❽嗚呼！王者畏天以臨民，天道

❶「必順」，原卷後續校：「一作『先順』」。
❷「以之起」，原卷後續校：「一作『事之以發』」。
❸「以之成」，原卷後續校：「一作『物之以成』」。
❹「養育」，原卷後續校：「一作『長育』」。
❺「有常」，原卷後續校：「一作『無差』」。
❻「無爽」，原卷後續校：「一作『不爽』」。
❼「具在」，原卷後續校：「一作『其載』」。
❽「往牒攸欽」，原卷後續校：「一作『往諜攸箴』」。

在人而可信。事與時合，則爲和而爲福；時與事逆，❶則有災而有饉。❷在乎察動静以爲本，布仁恩而克慎。亦由獮田主教，❸非仲秋而不行；❹議獄斷刑，須大冬而乃順。故能光昭國體，❺欽奉邦彝，用豈有於踰德，舉無聞於振時。且異夫賜以鞶纓，❻示假人而取誚；贈其衮冕，❼譏錫命以非宜。大哉！君之舉者必書，上之出者爲令。苟違時而不度，懼招尤而失正。故《左氏》載聲子之言，以戒後王之立政。

畏天者保其國賦 祗畏天道，能守其國。

聖人以凝命恭默，膺圖肅祇。爰務畏天之義，但彰保國之規。惟帝難之，翼翼固欽於乾道；爲人上者，兢兢慎守於邦基。用能御寶位而惟永，隆昌運以咸熙者也。探齊王之式陳，懿子輿之所謂，將設治民之術，先本爲君之貴。且曰天惟簡在，誠由乎不敢荒寧；國乃洽平，是宜乎克自抑畏。惠此方國，欽若昊天。實克遵於慄慄，示無爽於乾乾。慮威宣咫尺之間，所以嚴恭罔怠；致疆啓幅員之内，所以底定無愆。蓋由仰高明以惟勤，遂邦家而永保。「又新」之戒斯在，《無逸》之篇可考。順帝之則，始敦危懼之誠；俾民不迷，終得阜安之道。

❶「事逆」，原卷後續校：「一作『事戾』。」
❷「有災而有饉」，原卷後續校云：「一作『或災而或饉』。」
❸「主教」，原卷後續校：「一作『主殺』。」
❹「不」，原卷後續校：「一作『後』。」
❺「故能」，原卷後續校：「一作『蓋其』。」
❻「且異夫賜以鞶纓」，原卷後續校：「一作『豈比夫賜以繁纓』。」
❼「贈其衮冕」，原卷後續校：「一作『贈夫衮服』。」

豈不以天者本降鑒而是顯，國者在緝綏而以興。畏乎天，表降鑒之甚邇；保乎國，示緝綏而可憑。審雖休勿休之理，遵日慎一日之稱。是故懼無災以爲懷，見楚莊之勿伐；不敢康而在念，識周成之有能。夫如是，則垂拱是圖，持盈可久。不遑啓居兮，以圓靈之是奉；無敢暇豫兮，以中區而自守。昭事而宜乎宗社，咸寧之旨攸同；欽承而惠彼民人，設險之功何有。不然，又安得惟寅謹爾，匪懈昭其？蓋足憚於覆燾，必克固於蕃維。《周詩》垂陟降之文，亦足畏也；洊雷著修省之説，于時保之。至哉，闡繹聖猷，鋪昭皇極，眷戁悚以爲本，在撫綏而作式。有以見惟天爲大，而君則之，故定于萬國。

斲雕爲樸賦 除去文飾，歸彼淳樸。

德以儉而爲本，器有文而可除。爰斲載雕之飾，將全至樸之餘。篆刻未銷，見背僞歸真之始；鏤章咸滅，知去華務實之初。稽史牒之前聞，述政風而遐舉。懿淳儉之攸尚，斥浮華而可沮。謂乎防世僞者在塞其源，全物性者必反其所。素以爲貴，將抱樸而是思；焕乎有文，俾運斤而悉去。誠由淳自澆散，器隨樸分，騁匠巧而傷本，掩天真而蔑聞。故我反淳風而矯正，杜末作之紛紜。剖刻桷之形，復采椽而不琢；滅鏤簋之僭，反木器於無文。則知工巧盡捐，浮淫是抑，道尚取乎反本，理何求於外飾。圭磨嶽鎮，歸璞玉以全真；畫去山雲，表瓦罇而務德。是則遵乎樸者，將反始而臻

極；斲乎雕者，惡亂真而飾非。約澆風於一變，矯治古以同歸。礱而錯諸，盡滅彫蟲之巧；質爲貴者，寧慙朽木之譏。用能杜文彩之焕然，返淳和而遵彼。雕雖著，則尚可磨也；樸其復，則在其中矣。棄末反本，小巧之工盡捐；革故取新，見素之風可美。彼琢玉然後成器，命工列乎彫人。務以文而勝質，徒散朴以還淳。曷若刳劂之功靡施，大巧若拙；刻鏤之華盡滅，❶其德乃真。懿之隆者，非假飾以爲資；儉之至者，匪奇淫而是覺。但期乎去泰去甚，寧患乎匪雕匪斲。有以知一變至道之風，由是而復歸乎樸。

祭先河而後海賦 王者行祭，先務其本。

在祭者必有常典，務本者貴乎不忘，既先河在告備，乃後海以爲常。幣玉始陳，恭視諸侯之瀆；牲牢繼列，方祠百谷之王。探國典之舊文，撫禮經之大者。❷以謂河導其派，本一勺而始矣；海納其會，實百川之委也。祀容肅設，必先有事於靈長；望秩並修，然後功歸於善下。誠以決九川而分導，括衆流而混并，一則窮本而有自，一則兼容而積成。是用分禮章而異數，昭祭典以推行。命祀首陳，始則出圖之所；禱辭以設，方祈紀地之名。用能縟乃令儀，昭夫重祭，利萬物以斯善，用五材而並濟。無文既秩，禜經瀆以領祠；群望繼行，禱朝宗而用幣。外則盡物，中惟告虔，既義取於源委，乃禮分於後先。一禱致誠，必告榮光之

❶「滅」，衡本作「滅」。
❷「者」，影元本、衡本作「旨」。

涘；大川並走，嗣臨重潤之淵。得非衆嶽肇乎一拳，椎輪生乎五輅，考厥初之攸在，彰返始而爲務。亦猶文王之祀雖貴，不踰后稷之尊；齊人之事將行，敢越配林之故。是知河必居首，取發源而肇兹；海不自大，由積衆以成其。導洪流而並注，散靈潤以旁滋。顧乃濫觴之因，必有先也；視爾委輸之廣，然後從之。异哉，祭尚潔誠，禮惟思反，將展報以爲義，必討源而自遠。故夫三王之祭川，必務其本。

大匠誨人以規矩賦 良匠之誨人以規矩。

工善其事，器無不良。用準繩而相誨，由規矩以爲常。度木隨形，俾不欺於曲直；運斤取法，必先正於圓方。載考前文，爰稽哲匠，伊作器以祖善，必誨人而攸尚。有模有範，俾從教之克精；中矩中規，貴任材而必當。誠以人於道也，非學而弗至；匠之能也，在器而攸施。既諄諄而誨爾，俾拳拳而服之。默受以全，曲則輪而直則軫；動皆有法，梡爲鞠而斷爲棊。❶然則道不可以弗知，人不可以無誨。苟審材之義失，則教人之理昧。規矩有取，爲圭爲璧以異宜；制度可詢，象地象天以是配。匠之心也，本乎大巧；❷工之事也，作于聖人。因從繩而取諭，彰治材而有倫。學在其中，辨蓋輿之異狀；藝成而下，明鑿枘之殊陳。義不徒云，道皆有以，將博我而斯在，寧小巧而專美。殊玉工之作器，惟求磨琢之

❶「梡」，原作「完」，原卷後校「『完』，當作『梡』」，衡本作「梡」，今據改。
❷「大」，衡本作「天」。

精；異扁人之斲輪，但述苦甘之旨。是知直在其中者謂之矩，曲盡其妙者本乎規。然工藝以斯下，俾後來之可師。道或相營，引圓生方生而作諭；言如未達，譬周旋折旋而可知。是何樸斲爲工，刳剜斯主，翫其役以雖未，聽乃言而可取。故孟子謂學者之誨人，亦必由於規矩。

魯秉周禮所以本賦❶ 魯公之後，基本周禮。

侯國脩度，時王著彝。惟東魯之大本，秉西周之舊儀。曲阜襲封，率奉先規之盛；鎬京遺法，限爲至治之基。說者謂惟王建邦，裂疆分土，稟正朔者歸於元后，尊制度者合於前古。惟周之典，世爲大則；惟魯之盛，法爲常矩。及夫姬道衰逸，邦侯侵侮。雖周公之才之美，不行於時；文王之德之純，盡在於魯。述夫禮與時至，❷教由治隆，翊奉孺子，位爲上公。千乘之國，仰有遺法，數世之後，敢棄元功！雖治邦治刑，尚可宏宣於祖業；而教典教法，猶能固本於民風。❸大德純純兮世不敢忘，至文微微兮流而自遠。守茂典之惟永，遵□休而可損。❹一變于道，聖人之後所以昌；百世可知，先王之法以爲本。且夫德固則邦化，法行則教流。治而久，於諸侯則莫若魯；教而正，於三代則莫如周。在隱、桓之世，力行純軌；至定、哀之後，不棄芳猷。

❶ 此文，原爲續添，録於卷後，且注云：「見《振奇集》。」今移作正文。
❷ 「述」，衡本作「逮」。
❸ 「猶」，原爲墨丁，今據衡本補。
❹ 「□」，原爲墨丁，影元本、衡本作「飛」，「飛」下影元本注云「疑」。

蓋固蔕以惟至，❶以治人而可求。彼雖發歎於詩人，改王室而作《離黍》；❷何俟興言於聲子，見《易》象之與《春秋》。蓋夫與治同道罔不興，安上治民莫如禮。禮與邦化，則莫窺其枝葉；法因時至，則深蟠其根柢。則亦如齊有太公之遺制，定作民彝；杞觀夏道之可知，式成邦體。嗚呼！聖之所治，人不可追。移茂實以參用，著通規而有宜。遂使化民之議有所經，理之大者；治國之君無亂紀，則而行之。大哉！周世所行，魯邦慎守，秉其法爲治之極，則其文延付而後。故仲孫知魯而不可取者，禮爲本焉，致邦儀之含厚。

右並見《振奇集》。

秋獮詩❸

豳籥迎寒至，商飈應節流。戎容修大獮，殺氣順行秋。多稼登方茂，三農隙始休。飲歸軍實獻，誓衆槷爲裘。索享儀非蜡，圍田禮異蒐。國威思遠播，神武暢皇猷。

右見古省題詩。

外制集卷第二十四

❶ 「至」，衡本作「本」。

❷ 「離黍」，按《詩經・王風》題作《黍離》。

❸ 此詩，原爲續添，録於卷後，今移作正文。

歐陽脩全集卷七十五　外集卷第二十五

論

殿試儒者可與守成論闕

三皇設言民不違論

論曰：夫至治之極也，塗耳目以愚民之識，暢希夷以合道之極，化被而物不知，功成而迹無朕。古有臻於是者，其大道之行乎！聖人之興也，捐仁義以爲德之細，放約束以取民之信，德及而物自化，言行而人必從。古有盛於此者，其三皇之世歟！故孔子有三皇設言而民不違之説，敢試論之。

若乃暢上古之至道，張億世之遠御。結繩所以爲信也，而懼信之未孚，我則有書契之易，於是乎畫八卦以由數起。茹毛所以養生也，而憚生之未具，我則有烹飪之利，於是乎嘗百穀以粒蒸民。網罟利人以爲用，使以畋而以漁；牛馬異性而必馴，使可乘而可服。壯棟宇以易古者之居，垂衣裳以興天下之治。凡所以使民不倦者，皆伏犧、神農、黄帝之爲世。❶原校：疑。然而治既行矣，民既賴矣，守之以至静，化之以

❶「世」，衡本作「也」。

無爲，上有淡泊清净之風，下無薄惡叛離之俗。故言爲教詔，❶非誥誓而自聽；言爲號令，不鞭扑而自隨。

且夫歃血以涖盟約，要之於信者，由不信而然也；爲刑以殘肌骨，威之使從者，由不從而設也。不若御至質之民，行大道之化。悦不以愛，故不待賞而勸；畏不以威，故不待罰而責；政不罔民，故不待約而信；事不申令，故不待誥而從。一言以行，萬民稟命，賴其德者百年而利，服其化者百年而移。非三皇之德，其孰能與於此乎？

噫！商人作誓，欲民之從也，而人始疑；周人會盟，欲信之固也，而諸侯叛。由是而言，則詛民於神明，狃民於賞罰，而違之者，末世之爲也；服民以道德，漸民以教化，而人自從之者，三皇之盛也。夫設言而不違者，其在兹乎。

賈誼不至公卿論

論曰：漢興，本恭儉、革弊末、移風俗之厚者，以孝文爲稱首；議禮樂、興制度、切當世之務者，惟賈生爲美談。天子方忻然説之，倚以爲用，而卒遭周勃、東陽之毁，以謂儒學之生紛亂諸事，由是斥去，竟以憂死。班史贊之以「誼天年早終，雖不至公卿，未爲不遇」。

予切惑之，嘗試論之曰：孝文之興，漢三世矣。孤秦之弊未救，諸吕之危繼作，南北興兩軍之誅，京師新蹀血之變。而文帝由代邸嗣漢位，天下初定，人心未集，方且

❶「詔」，原爲墨丁，今據衡本補。又衡本「詔」下有校云：「一作『誨』。」

破觚斲雕，衣綈履革，務率敦朴，推行恭儉。故改作之議謙於未遑，制度之風闕然不講者，二十餘年矣。而誼因痛哭以憫世，太息而著論。況是時方隅未寧，表裏未輯。匈奴桀黠，朝那、上郡蕭然苦兵；侯王僭擬，淮南、濟北繼以見戮。誼指陳當世之宜，規畫億載之策，願試屬國以系單于之頸，請分諸子以弱侯王之勢。上徒善其言，而不克用。

又若鑒秦俗之薄惡，指漢風之奢侈，嘆屋壁之被帝服，憤優倡之爲后飾。請設庠序，述宗周之長久；深戒刑罰，明孤秦之速亡。譬人主之如堂，所以優臣子之禮；置天下於大器，所以見安危之幾。諸所以日原校：疑。不可勝，而文帝卒能拱默化理，推行恭儉，緩除刑罰，善養臣下者，誼之所言，略施行矣。故天下以謂可任公卿，而劉向亦稱遠過伊、管。然卒以不用者，得非孝文之初立日淺，而宿將老臣方握其事，或艾旗斬級矢石之勇，或鼓刀販繒賈豎之人，朴而少文，昧於大體，相與非斥，至于謫去。則誼之不遇，可勝歎哉！

且以誼之所陳，孝文略施其術，猶能比德於成、康，況用於朝廷之間，坐於廊廟之上，則舉大漢之風，登三皇之首，猶決壅裨墜耳。❶奈何俯仰佐王之略，遠致諸侯之間！故誼過長沙，作賦以弔汨羅，而太史公傳於屈原之後，明其若屈原之忠而遭棄逐也。而班固不譏文帝之遠賢，痛賈生之不用，但謂其天年早終。且誼以失志憂傷而橫夭，豈曰天年乎！則固之善志，逮原校：疑作「殆」。與《春秋》褒貶萬一矣。謹論。

❶「壅」，原爲墨丁，今據影元本、衡本補。

夫子罕言利命仁論

論曰：昔明王不興而宗周衰，斯文未喪而仲尼出，修敗起廢而變于道，扶衰救弊而反於正。至如探造化之本，賾幾深之慮，以窮乎天下之至精；立道德之防，張禮樂之致，以達乎人情之大竇。故《易》言天地之變，吾得以辭而繫；《詩》厚風化之本，吾得以擇而刪；《禮》、《樂》備三代之英，吾得以定而正；《春秋》立一王之法，吾得以約而修。其爲教也，所以該明帝王之大猷，推見天人之至隱。道有機而不得祕，神有密而不得藏，曉乎人倫，明乎耳目，如此而詳備也。然獨以利、命、仁而罕言，其旨何哉？請試言之。

夫利、命、仁之爲道也，淵深而難明，廣博而難詳。若乃誘生民以至教，周萬物而不遺。草木賁殖而無知，所以遂其生；跂喙行息而不知，所以達其樂。物性莫不欲茂，則薰之以太和；人情莫不欲壽，則濟之以不夭。滯者導之使達，蒙者開之使明。衣被群生，贍足萬類。此上之利下及於物，聖人達之以和於義也。則利之爲道，豈不大哉。函五行之秀氣，兼二儀之肖貌，稟爾至命，得之自天。厥生而靜謂之性，觸物而動感其欲，派而爲賢愚，誘而爲善惡，賢愚所以異貴賤，善惡所以定吉凶。貧富窮達，死生夭壽，賦分而有定，循環而無端。聖人達之，內照乎神明；小人逆之，外滅於天理。則命之爲義，豈不達哉！又若兼百行以全美，居五常而稱首，愛人而及物，力行而能近。守而行之，一日由乎復禮；推而引之，天下稱乎達道。則仁之爲理，豈不盛

哉！噫，三者之説，誠皆聖人之深達，非難言之也。

《易》曰「乾以美利利乎天下」，又曰「利者義之和」。《中庸》曰「天命之謂性」，又曰「君子居易以俟命」。《繫辭》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禮記》曰「仁者天下之表」，又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酌是而論之，則非不言也。然罕言及者，得非以利、命、仁之爲道，微而奥，博而遠。賢者誠而明之，不假言之道也。愚者鮮能及之，雖言之，弗可曉也。故曰「中人已上可以語上，中人已下不可以語上」，又曰「仁則吾不知」者，舉一可知也。子貢以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者，誠在是乎。然則利、命、仁之罕言，由此而見矣。謹論。

策

南省試策五道 并問目

問：管夷吾之書曰：聖人之治天下也，四民勿使雜處，則其言哤，❶其事易。士就閒燕，工就官府，商就市井，農就田野。群萃而州處，少而習焉，其志安焉，不見異物而遷焉。且曰士農之子常爲士農，工商之子常爲工商。若乃士講學以居位，農力穡以皁生，安

❶ 按「則」上，疑涉上而脱「雜處」二字。《管子・小匡》原文作：「士、農、工、商四民者，國之石民也，不可使雜處。雜處則其言哤，其事亂。」

而不遷，斯則嘉矣。其或百工居肆，萬商成淵，奇技淫巧之蕩心，鬻良雜苦之牟利，安於所習，未足敦風，見善而遷，兹亦何害？又如端木之貨殖，膠鬲之魚鹽，倪寬之帶經，王猛之賣畚，乘時萬變，安可限其定居？黄憲之牛醫，胡廣之田畝，桑羊之賈豎，叔敖之負薪，肯構百端，安可責其承世？今兹貢士之制，亦有異類之防，雖條禁之久行，諒甄明之不暇。衆君子優於博古，長於辨宜，以爲如何？無惜辭費。

對：講天人之精祲，責中茅之愚言，古之求治者莫急於此；興愚民之休利，傳經術而條對，士之射策者以盡其才。自漢而還，於唐爲盛。然以公孫之對，置第本下，天子自擢於第一；劉蕡之言，指時甚直，有司不敢以入第。蓋言至切者顧後害，論至甚者爲難行。故事欲述者，枉於有司，而議不得申；言欲顯者，牽於文辭，而談不得騁。爲弊之甚，由古而然，夫能革之，誠在今日。皇上垂衣御圖，側席延士，詔郡國以充賦，命公卿而署奏。而末學庸妄，亦預試言。開陳其端，周爰而問，上所以講求至治之本，下所以展盡思慮之秋也。策以謂古之四民，罔敢雜處之義，而今取士，故有異類之防。端木、膠鬲、倪寬、王猛之徒，謂不可限以定居；黄憲、胡廣、桑羊、叔敖之賢，謂不可責其世職。以古之鑒，求今之宜，此誠當世之所急也。且夫至治之世，四民異居。士處閒燕，談仁義，禮樂於是乎興；農服力穡，限井田，衣食於是乎足。工述巧以備器用，商達貨以遷有無。少而習之，各有常分。故命射以觀其德，命御以論其行，如是，則可以官賢材，而不肖者有所勸。不耕

則祭無盛，不蠶則衣無帛，如是，則可以禁游手，而趨末者著於本。器奇者殺，以杜工之僞；關譏弗征，以檢商之猾。此聖王所以治天下之本，明不得以異物遷也。❶及周之晚，漢繼而興，救時之宜，猶有可取。士雖不選於里，而有孝廉之舉；農欲勸之使勤，故有力田之秩。有市籍則不得仕，禁乘車之抑其豪。❷行之當時，猶爲近古；❸降及弊末，適於權宜。有入貲以爲郎，有入粟而拜爵，農商雜進，黑白混然。今國家監太清以爲治，求王道之大端，務思真賢，以登庶位。故於貢士之制，亦有異類之防，此誠法古爲政之要也。❹然自井田一隳，四民失業，士不本鄉里，舉不明真僞，後世之取賢者，宜條禁之。故有行限年之制，❺有復鄉舉之請，有立秀才之科，有立中正以品功伐之高下，有從土斷以禁人士之流移。科條益嚴，變更非一，賢否之辨，未覩其真，豈非制其末而失其要歟？方今詔郡國歲貢，謹土著以占數，先鄉議而覈實。然患條禁久行，甄明不暇者，誠由制之未得其術爾。必若取人以才，考行以實，舉賢者上賞以旌功，不肖者黜地以明罰，自然無冒舉之過，有得人之盛，又何患工商雜以並進，士類混而無別乎？彼作奇巧以蕩心，雜良苦而射利，謂其媮俗，未足敦風，在乎禁之以絶其僞而已。若乃端木殖財，膠鬲擅利，倪寬爲御史而稱職，王猛與諸葛而並功，黄憲有三公之量，胡廣明萬事之理，桑羊之心計，叔

❶「明」，原作「罪」，且下有校去「疑」，今據衡本改。
❷「之」，衡本作「以」。
❸「近古」，原作「進士」，且下有校云「疑」，今據衡本改。
❹「法」，原作「治」，今據影元本、衡本改。
❺「有」，原作「可」，今據影元本、衡本改。

敖之善相，如此數賢者，皆遭遇其時，以立勳業，故不限以定居，責其世職，烏得同條而語哉。謹對。

第二道

問：古者糾邦禁以敍六典，因天討而作五刑，所以申嚴國章，明慎時憲，協大中之法，助教化之治，定三尺以著令，明一成而不變。又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法天地之茂育，象雷雨之作解，式顯好生之化，茂宣去殺之仁。且肆眚之恩尚廢而不用，則時無滌穢之澤；若數以爲利，則人有委轡之歎。折衷之理，願聞嘉言。

對：夫民弊於末，心作乎争，德不可以獨輔也，❶輔之者其刑法乎。猛而則殘，虐以爲暴，刑不可以獨任也，濟之者其仁恩乎。先王由是扶衰世以救溢，即民心而有作。謂天有震耀殺戮，我則嚴之以威虐刑罰；謂天有生殖長養，我則申之以温慈惠和。大爲之防，曲爲之制。以商、周之盛德，有《九刑》之典，亦知獄與刑之不可去也如此。然而議獄緩死，義《易》之明文；眚災肆赦，帝《典》之奥訓。《周官》有三宥，新國用輕典，皆所以寬民之謂也。故肆眚苟廢，則時無滌穢之澤，是傷乎無恩也；數以爲利，則人有委轡之歎，是因而起弊也。折衷之理，何以辨之？蓋周家之致至忠厚也，須成、康而刑乃錯；漢世之德至寬仁也，至文、景而獄乃平。夫所以致刑之錯、獄之平，其要非他，在削苛刻之深文，執議

❶「獨輔」，衡本作「獨行」。

論之平讞。無罹民之不遠，❶無縱誅以快怒。使愚民知所避，姦吏無所弄，則獄雖不赦，刑將自平。且投簞者不能救饑，持鞿者不能御騎，又何必申小惠，推私恩，啓民心之姦，弛古刑之典者哉。故謂不赦者良醫之針石，赦者奔馬之委轡，質斯言也，不其然乎！謹對。

第三道

問：天駟、先牧列於祭經，圉人、圉師實有官局，然則國馬之政，其來尚矣。皇朝累盛，函夏大同。華陽之歸，偃息既久；坰野之頌，孳生益蕃。而又河隴、朔方，歲行互市，頗積縻於金帛，亦罕辨於良駑。誠由騎兵不可以闕供，夷落仰資於善價，寖爲經制，著在有司。議者或云承平日深，冗費宜革，思欲減邊關之條禁，遂氓庶之貿遷，儻緩急於戎容，可借資於民畜。恭惟聖治，務廣蒭言，靡倦極談，以光俊域。

對：養馬有夏庌之制，掌於《周官》；《春秋》紀日中之候，著於《左傳》。遠郊任乎牧事，祭祖標於《月令》，作延廐，禁原蠶，著爲國經，並載方策。則國馬之政，其可廢乎？國家接千歲之大統，承五代之末流，畫牡荆以指麾，包虎皮而載戢，聞原校：一作「間」。有日矣。而猶弗敢忘戰，備於不虞，內有七校禁衛之屯，外有三邊防秋之戍。❷而兵騎之衆，畜牧且蕃，資河朔以仰足，用

❶「遠」，衡本校：「一作『逮』。」
❷「秋」，衡本作「狄」。

金帛而交易，爲日滋久，其費日深。❶然欲減邊防之條禁，遂氓庶之貿遷，施之于今，未見其得。何則？探寶貨以懷利者，此夷落之民所甚欲也；商功利以惜費，則主計之臣所偏明也。❷若乃捐有餘之寶，獲爲兵之備，以其所有，易其所無，斯誠利害可明，而經久弗變之制也。非互市不能以足用，歸氓庶則懼乎起姦，顓蒙所見，故在於此。謹對。

第四道

問：粵若姬氏，肇自邰封，佐堯而爲農師，居豳成於王業。綿綿之瓞，本仁積功；膴膴之原，聿來胥宇。逮文、武之景化，被岐、鎬之故區，繼聖嗣興，定命攸厚。相茲河洛之宅，求乎天地之中，澗、瀍之間，風雨所會，在《禮》也載土圭之法，於《書》也兆龜墨之祥。逖觀獻卜之文，顯著徙都之事。何乃丘明作《傳》，康王有酆宮之朝；杜預垂言，平王爲東周之始？豈先後之殊致，將方策之失傳？矧又奉春始謀，極談秦地之固；孟堅能賦，頗枿西賓之問。❸建邦之利，折理奚長？❹諒茲俊髦，精于經傳，敷言條對，勿尚猥并。

對：肇祖乎后稷，以至乎赧王，流德而深厚者，莫大乎西周；始封乎邰土，卒終於洛都，因世而相宅者，逮歷乎七百。方策之

❶「日深」，衡本作「自深」。
❷「偏」，原卷後校：「一作『徧』。」
❸「頗枿」，原卷後校：「疑是『頗折』。」衡本作「頗析」。
❹「折理」，原卷後校：「疑是『枿理』。」

所並載，詩頌之所歌舞，可略而談也。若乃武王在鎬，繼文而有聲；周公踐祚，相成而負扆。即神臯以開壤，據澗、瀍之上游，是爲洛都，以徙周邑。然而丘明作《傳》，康王有酆宫之朝；杜預垂言，平王爲東周之始。此策所以疑而問者。得非洛之初營，周都既定，但遷九鼎，以居其中，及周德之下衰，始平王之東徙？迹先後之可見，非方策之失傳也。夫守金城之府，據繞霤之固，扼關中之形勢者，彊秦之興也，此奉春以是建策而爲高皇說也。因土圭之影，❶迹宗周之舊，當天下而宅中者，東漢之盛也，此孟堅之所以因賦而陳光武之業也。夫圮耿徙亳，成湯非一邦而理；在岐居鎬，姬氏不共邑而興。世之盛衰，顧德薄厚而已，又烏稱建邦之利哉？故東西二都，皆兩漢由之而興廢也。謹對。

第五道

問：聽德惟聰，前王之至訓；嘉言罔伏，舉善之令猷。國家守承平之基，御中區之廣，地利無極，齒籍益蕃。各有爭心，必虞彊詐之患；或非良吏，慮興枉濫之尤。故立肺石以達窮民，設匭函以開言路。而又俾之轉對，復彼制科，思廣所聞，遂延多士，屬兹舉首，將列仕塗。以何道致民之暴者興仁，智者無訟；以何術使吏之酷者存恕，貪者守廉？試舉所長，用觀精識。

對：帝堯之德非不聖也，必乘九功而興；虞舜之明非不智也，必開四聰之聽。

❶「影」，原卷後校：「合作『景』。」

大禹之勤求賢士，乃至乎王；漢家之並建豪英，以翼乎治。誠以一人之聖，據群元之尊，王道之寖微寖昌，生民之或仁或鄙，理有未燭，思求其端。是以垂精留神，廣覽兼聽，居以側遲賢之席，行則馳裹輪之車，施及於方外而弗遺，退託於不明而求輔。其勤若此，猶懼乎弗及也。故今國家所以覽照前古，講求舊規，下明詔以開不諱之門，設匭函以廣言者之路，復轉對以採搢紳之議，立制策以待儁良之言者，意在茲乎。夫欲民之化，欲吏之酷者存恕，貪者守廉，在乎嚴督責而明科條。爲治之方，不過乎是而已。謹對。

國學試策三道并問目

問：《詩》刪風、雅，有一國四方之殊；《書》載典、謨，實二帝三王之道。君臣之制有別，小大之政不侔。然而《關雎》王者之風，反繫於周公之化；《秦誓》諸侯之事，乃附於訓誥之餘。究其閎綱，必有微旨。且巧言者丘明爲耻，傳《春秋》蒙誣艷之譏；惠人者子產用心，作丘賦被蠆尾之謗。謂之誣艷，非巧言乎；目之蠆尾，豈惠人也？夫子又何謂之同耻，歎其遺愛者哉？子大夫博識洽聞，彊學待問，請談大義，用釋深疑。

對：舉賢而問，炎漢之得人；射策程材，有唐之明詔。晁錯明國家之大體，仲舒

究《春秋》之一元，皆條對于篇章，備天子之親覽；劉蕡述兵農之大略，微之以才識而中科，然品覈其言詞，由有司而考第。皇上思講勛華之閎道，欲舉漢、唐之茂規，已詔公卿之流，博選賢良之士。而又申《周官》辨論之法，以考於賢能；較成均上游之徒，並升於歲貢。退媿拘儒，亦當奧問。夫近世取士之弊，策試爲先，談無用之空文，角不急之常論。知井田之不能復，妄設沿革之辭；知榷酤之不可除，虛開利害之説。或策之者鉤探微細，殆皆游談；而對之者骫骳曲辭，僅能塞問。棄本求末，捨實得華。若乃《詩》、《書》之可疑，聖賢之異行，樂所以導和而率俗，官所以共治而建中，此皆聖師之所談，明問之至要。敢陳臆見，用備詢求。策曰《詩》删風、雅，有一國四方之殊；《書》載典、謨，是二帝三王之道。❶《關雎》王者之風，反繫於周公之化；《秦誓》諸侯之事，乃附於訓誥之餘。考其本因，可爲梗概。夫述四始之要，明五際之變，始之以《風》，終之以《頌》。以厚風俗，以察盛衰，此《詩》之所以作也。而變《風》變《雅》，有六義之殊焉。《關雎》王化之基，三百五篇推其首，而《周南》之作原校：一作「化」。亦繫其列者，蓋姬旦分陝而居，天子與之共治，故其政化之美得繫于王者之風也。述百篇爲歷代之寶，斷之自唐，迄之以周，以陳典、謨，以爲約束，此《書》之所以設也。作誥、作誓，皆三王之事焉。成湯有罪己之言，五十九篇載其義，而秦侯之誓亦參其末者，蓋穆公伐晉之辭，夫子善之於改過，故其誡令之説，亦附訓誥之餘。不然，夫仲尼述堯、

❶「是」，原卷後校：「策題作『實』。」

舜，删《詩》、《書》，著爲不刊，以示來葉，豈容有失乎？[1] 且巧言者丘明所耻，惠人者子産用心，著于前經，此可明矣。先儒稱仲尼立一王之法，始修《春秋》，而親授丘明，使之作《傳》。及范甯欲專《穀梁》一家，故蒙以誣艷之譏。前志稱子産猶衆人之母，善其養民，而臨治鄭國，能行其惠。及國人怨其丘賦之重斂，故被以蠆尾之謗。夫傳一經之義，非曲而暢之，蓋不能詳也。救一時之弊，蓋推原校：一作「權」。而行之，非爲毒也。學者偏見，妄云誣艷，豈丘明之失歟；國人無知，謗以蠆尾，非子産之過矣。況以仲尼之聖，作經親授，豈有繆舉乎？國僑既死，國人皆罷，不曰惠乎！宜其同巧言之爲耻，以遺愛而見稱也。荒孱之説，敢以此聞。謹對。

第二道

問：樂由中出，音以心生，自金石畢陳，《咸》、《韶》間作，莫不叶和律吕，感暢神靈。雖嗜欲之變萬殊，思慮之端百致，敦和飾喜，何莫由斯。是以哀樂和睽，則噍殺嘽緩之音應其外；禮信殊衍，則原校：一作「雖」。《大雅》、《小雅》之歌異其宜。鍾期改聽於流水，伯喈回車於欲殺。戚憂未弭，子夏不能成聲；感概形言，孟嘗所以抆泣。斯則樂由志革，音以情遷，蓋心術定其慘舒，鏗鏘發之影響。是以亡陳遺曲，唐人不以爲悲；文皇劇談，杜生於斯結

[1] 「有」，影元本、衡本作「其」。

舌。謂致樂可以導志，將此音不足移人。先王立樂之方，君子審音之旨，請論原校：一作「爲」。詳悉，傾竚洽聞。

對：人肖天地之貌，故有血氣仁智之靈；生稟陰陽之和，故形喜怒哀樂之變。物所以感乎目，情所以動乎心，合之爲大中，發之爲至和。誘以非物，則邪僻之將入；感以非理，則流蕩而忘歸。蓋七情不能自節，待樂而節之；至性不能自和，待樂而和之。聖人由是照天命以窮根，哀生民之多欲，順導其性，大爲之防。爲播金石之音以暢其律，爲制羽毛之采以飾其容，發焉爲德華，聽焉達天理。此六樂之所以作，三王之所由用。人物以是感暢，心術於焉慘舒也。故《樂記》之文，噍殺嘽緩之音以隨哀樂而應乎外；師乙之説，以《小雅》、《大雅》之異禮信而各安於宜。夫姦聲正聲應感而至，好禮好信由性則然，此則禮信之常也。若夫流水一奏而子期賞音，殺聲外形則伯喈興歎，子夏戚憂而不能成聲，孟嘗聽曲而爲之墮睫，亡陳之曲唐人不悲，文皇劇談杜生靡對，斯瑣瑣之濫音，曾非聖人之至樂。語其悲，適足以蹙匹夫之意；謂其和，而不能暢天下之樂。且黃鍾六律之音，尚賤於末節；《大武》三王之事，猶譏於未善。況鼓琴之末技，亡國之遺音，又烏足道哉！必欲明教之導志，音之移人，粗舉一端，請陳其説。夫順天地，調陰陽，感人以和，適物之性，則樂之導志將由是乎；本治亂，形哀樂，歌政之本，動民之心，則音之移人其在兹矣。帝堯之《大章》，成湯之《大濩》，乃是先王立樂之方；延陵之聘魯，夫子之聞《韶》，則見君子審音之旨。謹對。

第三道

問：建官惟百，帝堯之閎規；涖事惟能，《武成》之令典。然則簡易之理斯得，爵禄之馭有經。自卜洛伻圖，❶述天定位，别九服廣輪之數，辨一圻國邑之宜。乃六卿在郊，五家爲比，咸用蒙士，尸於厥官。教以和親，禁其愛惡，惟列爵之既衆，豈取士之盡賢？匪徒百里比肩，尚艱於充選；抑亦一命授職，咸仰於代耕。以夫至寡治衆之言，清心省事之論，會其歸趣，不乃異乎？是以秦、漢已還，抑而不舉，得非折衷，難用相沿乎？象魏舊章，人倫彝訓，遲聞清論，用折深疑。

對：天生民而樹之牧，執政以馭邦；王建國以辨其方，設官而分理。列職乎庶位，立民之大中，以登至平，皆由此道。帝堯以巍巍之功臻乎静治，故建官惟百，緝熙於大猷，姬周以郁郁之風縟乎至化，故涖事惟能，丕揚於景鑠。逮夫卜洛開基，述天定位，别九服而有等，建六官而分職。至于六卿在郊，五家爲比，並列官敘，教於民人。嬴政并諸侯之彊，❷姍古以自是，其制不經，搢紳者罕道。炎漢承孤秦之弊，日給不暇，相沿末流，貴因循而不比。堯民被乎無爲之化，❸故官雖至簡，亦可以治平。姬周承二代之弊，意在救時之失，故官必衆建，乃能爲共治。此世之異，時之然也。雖曰六

❶「伻圖」，衡本作「開基」。
❷「彊」，衡本作「疆」。
❸「堯」，原作「崇」，且下有校云「疑」，今據衡本改。

卿五家，爲職甚細，然由計以會要，行之誅賞，賢者旌之以勸善，❶不賢者罰之以去惡，則列職雖云至衆，取人安不盡賢，禄何由而濫尸？官誠難於充選，此宗周所以治安而長久，後世所宜法則而未行也。❷自秦歷漢，積弊相沿，權宜適時，放去古法，居位者莫分善惡之真，考課者未見誅賞之當，故列職彌衆，涖事益煩。故政立而治不能進，官衆而人不必賢。夫清心省事之論，所以爲此弊而設，非爲宗周而談也。今欲捨姬周之往軌，談秦、漢之末規，濁源清流，未見其可。夫惟簡易之深旨，賢哲之異能，求禮樂之深源，述官師之大義，此誠遠大之閎體，非陋儒之能具也。管窺之微，既難於殫見；蒭蕘之鄙，聊備於周詢。謹對。

外集卷第二十五

❶「旌」，衡本作「尊」。
❷「未」，衡本作「奉」。

歐陽脩全集卷七十六　易童子問卷第一

童子問曰：「『《乾》，元亨利正』，❶何謂也？」曰：「衆辭淆亂，質諸聖。《彖》者，聖人之言也。」童子曰：「然則《乾》無四德，而《文言》非聖人書乎？」曰：「是魯穆姜之言也，在襄公之九年。」

童子問曰：「《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何謂也？」曰：「其傳久矣，而世無疑焉，吾獨疑之也。蓋聖人取象所以明卦也，故曰『天行健』。《乾》而嫌其執於象也，則又以人事言之，故曰『君子以自强不息』。六十四卦皆然也。《易》之闕文多矣。」

童子問曰：「《乾》曰『用九』，《坤》曰『用六』，何謂也？」曰：「釋所以不用七八也。《乾》爻七九則變，❷《坤》爻八六則變，❸《易》用變以爲占，故以名其爻也。陽過乎亢則災，數至九而必變，故曰『見群龍無首，吉』。物極則反，數窮則變，天道之常也，故曰『天德不可爲首也』。陰柔之動，多入於邪，聖人因其變以戒之，故曰『利永正』。」

童子問曰：「《屯》之《彖》、《象》與卦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屯》之卦辭曰『勿用有攸往』，《彖》曰『動乎險中，大亨正』。動而大亨，其不往乎？

❶「正」，影元本、衡本及《周易》作「貞」。宋人避仁宗趙禎名諱改「貞」作「正」。下文同此。

❷「七九則變」，原卷後校：「一作『七九九則變』。」

❸「八六則變」，原卷後校：「一作『八六六則變』。」

《象》曰『君子以經綸』。不往而能經綸乎？」曰：「居屯之世者，勿用有攸往，衆人也；治屯之時者，動乎險而經綸之，❶大人君子也。故曰『利建侯』。」

童子問曰：「《象》曰『山下出泉，《蒙》。君子以果行育德』，何謂也？」曰：「蒙者，未知所適之時也，處乎蒙者，果於自信其行以育德而已。蒙有時而發也，患乎不果於自脩，以養其德而待也。」❷

童子問曰：「《象》曰：『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何謂也？」曰：「需，須也。事有期而時將至也。雲已在天，澤將施也。君子之時將及矣，少待之焉。飲食以養其體，宴安和樂以養其志，有待之道也。」

童子問曰：「『《師》，正丈人』，何謂也？」曰：「『師正於丈人也。其《象》曰『能以衆正，可以王矣』。」童子曰：「敢問可以王矣，孰能當之？」曰：「湯、武是已。彼二王者以臣伐主，❸其爲毒也甚矣。然其以本於順民之欲而除其害，❹猶毒藥瞑眩以去疾也，故其《象》又曰『行險而順，以此毒天下，而民從之』。」童子曰：「然則湯、武之師正乎？」曰：「凡師必正於丈人者，文王之志也。以此毒天下而王者，湯、武也。湯、武以應天順人爲心，故孟子曰『有湯、武之心則可也』。」童子曰：「『吉，無咎』，何謂也？」曰：「爲《易》之説者，謂無咎者本有咎也，又曰善補過也。嗚呼！舉師之成

❶「險」下，原卷後校：「一有『中』字」。
❷「以」，原卷後校：「一作『不』」。
❸「主」，原卷後校：「一作『君』」。
❹「其以」，原卷後校：「『以』，當作『心』。」衡本作「以其」。

功，莫大於王也，然不免毒天下，而僅得補過、無咎，以此見兵非聖王之所務，❶而湯、武不足貴也。」

童子問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何謂也？」曰：「王氏之傳曰『萬國以比建，諸侯以比親』，得之矣。蓋王者之於天下，不可以獨比也，故建爲萬國，君以諸侯，使其民各比其君，而萬國之君共比於王，則視天下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矣。」

童子問曰：「《同人》之《彖》曰『唯君子爲能通天下之志』，《象》又曰『君子以類族辨物』，何謂也？」曰：「通天下之志者，同人也；類族辨物者，同物也。夫同天下者不可以一概，必使夫各得其同也。人睽其類而同其欲，則志通；物安其族而同其生，則各從其類。故君子於人則通其志，於物則類其族，使各得其同也。」

童子問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何謂也？」曰：「聖人急於人事者也。❷天人之際罕言焉，惟《謙》之《彖》略具其説矣。聖人，人也，知人而已。天地鬼神不可知，故推其迹；人可知者，故直言其情。以人之情而推天地鬼神之迹，無以異也。然則脩吾人事而已，人事脩，則與天地鬼神合矣。」

童子問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何謂也？」曰：「於此見聖人之用心矣。聖人憂以天下，樂以天下。其樂也，薦之上帝祖考

❶「王」，原卷後校：「一作『人』。」
❷「急」，原卷後校：「一作『適』。」

而已，其身不與焉。衆人之豫，豫其身耳。聖人以天下爲心者也，是故以天下之憂爲己憂，以天下之樂爲己樂。」

童子問曰：「《觀》之《象》曰『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何謂也？」曰：「聖人處乎人上而下觀於民，❶各因其方，順其俗而教之。民知各安其生，而不知聖人所以順之者，此所謂神道設教也。」童子曰：「順民，先王之所難歟？」曰：「後王之不戾民者鮮矣。」

童子問曰：「『《剥》，不利有攸往。』《彖》曰『順而止之，觀象也。君子尚消息盈虛，天行也』者，何謂也？」曰：「剥，陰剥陽也，小人道長，君子道消之時也，故曰『不利有攸往』。君子於此時而止，與《屯》之『勿往』異矣。屯之世，衆人宜勿往，而君子動以經論之時也。❷剥者，君子止而不往之時也。剥盡則復，否極則泰，消必有息，盈必有虛，天道也。是以君子尚之，故順其時而止，亦有時而進也。」

童子問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者，何謂也？」曰：「天地之心見乎動，復也，❸一陽初動於下矣。天地所以生育萬物者本於此，故曰『天地之心』也。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其《象》曰『剛反，動而以順行』是矣。」童子曰：「然則《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商旅不行，后不省方』，豈非靜乎？」曰：「至日者，陰陽初復之際也。其來甚微，聖人安靜以順其微，至其盛然後有所爲也，不亦宜哉。」

❶ 「於」，原卷後校：「一作『乎』。」

❷ 「經論」，原卷後校：「《易·釋文》黄穎云：『經論』，匡濟也，本亦作『綸』。」影元本、衡本作「經綸」。按今通作「經綸」。

❸ 「復」下，原卷後校：「一有『動』字。」

童子問曰：「《大過》之卦辭曰『利有攸往，亨』，其《象》曰『君子以獨立不懼，遯世無悶』者，其往乎？其遯乎？」曰：「《易》非一體之書，而卦不爲一人設也。大過者，橈敗之世可以大有爲矣。當物極則反，易爲之力之時，是以往而必亨也，然有不以爲利而不爲者矣。故居是時也，往者利而亨，遯者獨立而無悶。」

童子問曰：「《坎》之卦曰『習坎』，其《象》曰『習坎，重險也』者，何謂也？」曰：「坎因重險之象，以戒人之慎習也。習高山者可以追猿猱，習深淵者至能泅泳出没以爲樂。夫險可習，則天下之事無不可爲也。是以聖人於此，戒人之習惡而不自知，誘人於習善而不倦，故其《象》曰『君子以常德行，習教事』也。」

童子問曰：「『《咸》，取女吉』，何謂也？」曰：「咸，感也。其卦以剛下柔，故其《象》曰『男下女』，是以『取女吉』也。」童子又曰：「然則男女同類歟？」曰：❶「『男女睽而其志通』，❷謂各睽其類也。凡柔與柔爲類，剛與剛爲類。謂感必同類，則以柔應柔，以剛應剛，可以爲咸乎，故必二氣交感，然後爲咸也。夫物類同者自同也，何所感哉？惟異類而合，然後見其感也。鐵石無情之物也，而以磁石引針，則雖隔物而應。《象》曰『觀其所感，而萬物之情可見』者，謂此類也。」童子又曰：「然則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是果異類乎？」曰：「天下之廣，

❶「曰」下，原卷後校：「此下一有『男女異類也。故《睽》之《象》曰「二女同居，其志不同行」。又曰』二十一字。」

❷「通」下，原卷後校：「一有『也』字。」按《睽·彖傳》原文有「也」字。

蠻夷戎狄、四海九州之類，不勝其異也。而能一以感之，此王者所以爲大，聖人所以爲能。」

童子問曰：「『《恒》，利有攸往』，『終則有始』，何謂也？」曰：「恒之爲言久也，所謂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也，久於其道者知變之謂也。天地升降而不息，故曰『天地之道久而不已』也。日月往來，與天偕行而不息，故曰『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時代謝循環而不息，故曰『四時變化而久成』。❶聖人者尚消息盈虛，而知進退存亡者也，故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化成』。」❷

童子問曰：「『《遯》，亨，小利正』，何謂也？」曰：「遯，陰進而陽遯也。遯者，見之先也。陰進至于否，則不正利矣。❸遯者陰浸而未盛，陽能先見而遯，猶得小利其正焉。」

童子問曰：「『明入地中，《明夷》。君子以莅衆，用晦而明』，何謂也？」曰：「日，君象也，而下入于地，君道晦而天下暗矣。大哉！萬物各得其隨，則君子嚮晦而入宴息；天下暗而思明，則君子出而臨衆。❹商紂之晦，周道之明也，因其晦發其明，故曰『用晦而明』。」童子曰：「然則聖人貴之乎？」曰：「不貴也。聖人非武王而貴文王矣。」

童子問曰：「『《家人》，利女正』，何謂也？其不利君子之正乎？」曰：「是何言

❶「久」上，原卷後校：「疑脱『能』字。」按《恒・彖傳》原文作「而能久成」，有「能」字。

❷「而」下，原卷後校：「疑脱『天下』字。」按《恒・彖傳》原文作「而天下化成」，有「天下」兩字。

❸「不正利」，原卷後校：「一作『不利正』。」

❹「臨」，原卷後校：「一作『莅』。」

歟？《彖》不云乎『女正位乎内，男正位乎外』也？」曰：「然則何爲獨言『利女正』？」曰：「家道主於内，故女正乎内，則一家正矣。凡家人之禍，未有不始於女子者也，此所以戒也。嗚呼！事無不利於正，未有不正而利者。聖人於卦，隨事以爲言，故於《坤》則『利牝馬之正』，於《同人》則『利君子正』，於《明夷》則『利艱正』，於《家人》則『利女正』。」

童子問曰：「《睽》之《彖》與卦辭之義反，何謂也？」曰：「吾不知也。」童子曰：「《睽》之卦曰『小事吉』，《彖》曰『睽之時用大矣哉』。」曰：「小事睽則吉，大事睽則凶也。凡睽於此者，必有合於彼。地睽其下而升，天睽其上而降，則上下交而爲泰，是謂小睽而大合。使天地睽而上下不交，則否矣。聖人因其小睽而通其大利，故曰『天地睽而其事同，男女睽而其志通，萬物睽而其事類』，其《象》又曰『君子以同而異』。」

易童子問卷第一

歐陽脩全集卷七十七　易童子問卷第二

童子問曰：「履險蹈難謂之《蹇》，解難濟險謂之《解》，二卦之義相反而辭同，皆曰『利西南』者，何謂也？」曰：「聖人於斯二卦，辭則同而義則異，各於其《彖》言之矣。《蹇》之《彖》曰『往得中也』，《解》之《彖》曰『往得衆也』者是已。西南，坤也，坤道主順，❶凡居蹇難者，以順而後免於患。然順過乎柔，則入於邪。必順而不失其正，故曰『往得中也』；解難者必順人之所欲，故曰『往得衆也』。」

童子問曰：「『《損》，損下益上』，『益，損上益下』，何謂也？」曰：「上君而下民也。損民而益君，損矣；損君而益民，益矣。《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此之謂也。」童子又曰：「《損》之《象》曰『君子以懲忿窒慾』，《益》之《象》曰『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何謂也？」曰：「嗚呼！君子者天下繫焉，其一身之損益，天下之利害也。君子之自損者，❷忿欲爾；自益者，遷善而改過爾。然而肆其忿欲者，豈止一身之損哉？天下有被其害者矣。❸遷善而改過者，豈止一己之益哉？天下有蒙其利者矣。」童子曰：「君子亦有過乎？」曰：「湯、孔子，聖人也，皆有過矣。君子與衆人同者，不免乎有過也。其異乎衆人者，過而能

❶「主順」下，原卷後校：「一有『又衆也』三字。」

❷「者」，原脱，今據原卷後校「『君子之自損』，此下一有『者』字」補。

❸「者」，原脱，今據原卷後校「『矣』字上一有『者』字」補。

改也。湯、孔子不免有過，則《易》之所謂損、益者，豈止一身之損益哉？」

童子問曰：「『《夬》，不利即戎』，何謂也？」曰：「謂其已甚也，去小人者不可盡，蓋君子者養小人者也。小人之道長，斯害矣，不可以不去也；小人之道已衰，君子之利及乎天下矣，則必使小人受其賜，而知君子之可尊也。故不可使小人而害君子，必以君子而養小人。夬，剛決柔之卦也。五陽而一陰，決之雖易，而聖人不欲其盡決也，故其《彖》曰『所尚乃窮也』。小人盛則決之，衰則養之，使知君子之爲利，故其《象》曰『君子以施禄及下』。小人已衰，君子已盛，物極而必反，不可以不懼，故其《象》又曰『居德則忌』。」

童子問曰：「『《困》，亨。正大人吉，無咎』，其《彖》曰『險以説，困而不失其所，亨』，何謂也？」曰：「困，亨者，困極而後亨，物之常理也，所謂易窮則變，變則通也。『困而不失其所，亨』者，在困而亨也，惟君子能之。其曰『險以説』者，處險而不懼也。惟有守于其中，則不懼於其外。惟不懼，則不失其所亨，謂身雖困而志則亨也，故曰『其惟君子乎』。其《象》又曰『君子以致命遂志』者是也。」童子又曰：「敢問『正大人吉，無咎』者，古之人孰可以當之？」曰：「文王之羑里，箕子之明夷。」

童子問曰：「《革》之《彖》曰『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逆莫大乎以臣伐君。若君不君，則非君矣。是以至仁而伐桀、紂之惡，天之所欲誅而人之所欲去，湯、武誅而去之，故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也。」童子又曰：「然則正乎？」曰：「正者常道也，堯傳舜，舜傳禹，禹傳子是

已。權者非常之時，必有非常之變也，湯、武是已。故其《彖》曰『革之時大矣哉』云者，見其難之也。」童子又曰：「湯、武之事，聖人貴之乎？」❶曰：「孔子區區思文王而不已，其厚於此則薄於彼可知矣。」童子又曰：「順天應人，❷豈非極稱之乎，何謂薄？」曰：「聖人於《革》稱之者，適當其事爾。若《乾》、《坤》者，君臣之正道也，於《乾》、《坤》而稱湯、武，可乎？聖人於《坤》，以『履霜』爲戒，以『黄裳』爲吉也。」

童子問曰：「《革》去故而《鼎》取新，何謂也？」曰：「非聖人之言也，何足問。《革》曰去故，不待言而可知。《鼎》曰取新，《易》無其辭，汝何從而得之？夫以新易舊，故謂之革。若以商革夏，以周革商，故其《彖》曰『湯、武革命』者是也。然則以新革故一事爾，分於二卦者，其誰乎？」童子又曰：「然則《鼎》之義何謂也？」曰：「聖人言之矣：『以木巽火，亨飪也。』」

童子問曰：「《震》之辭曰『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者，何謂也？」曰：「震者，雷也。驚乎百里，震之大者也。處大震之時，衆皆震驚，而獨能不失其守、不喪其器者，可以任大事矣。故其《彖》曰『震驚百里，驚遠而懼邇也』。『不喪匕鬯，出可以守宗廟社稷，爲祭主』者，謂可任以大事也。」童子曰：「郭公夏五，聖人所以傳疑。《彖》之闕文奈何？」曰：「聖人疑則傳疑也。若《震》之《彖》，其辭雖闕，其義則在，又何疑焉？」

童子問曰：「《艮》之《象》曰『君子以思不出其位』，何謂也？」曰：「艮者，君子止

❶「貴之乎」，原卷後校：「一作『所貴乎』。」

❷「順」上，原卷後校：「此上一有『其曰』二字。」

而不爲之時也。時不可爲矣則止，而以待其可爲而爲者也，❶故其《彖》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於斯時也，在其位者宜如何，思不出其位而已。然則位之所職，不敢廢也。《詩》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此之謂也。」

童子問曰：「『《歸妹》，征凶』，《彖》曰『歸妹，天地之大義，人之終始也』，其卦辭凶而《彖》辭吉，何謂也？」曰：「合二姓，具六禮，而歸得其正者，此《彖》之所謂歸妹者也。❷若婚不以禮而從人者，卦所謂征凶者也。」童子曰：「敢問何以知之？」曰：「《咸》之辭曰『取女吉』。其爲卦也，艮下而兑上，故其《彖》曰『上柔而下剛』，『男下女』，是以吉也。《漸》之辭曰『女歸吉』。其爲卦也，艮下而巽上，其上柔下剛，以男下女，皆與《咸》同，故又曰『女歸吉』也。《歸妹》之爲卦也不然，兑下而震上，其上剛下柔，以女下男，正與《咸》、《漸》反，故彼吉則此凶矣。故其《彖》曰『征凶，位不當也』者，謂兑下震上也。」童子曰：「取必男下女乎？」曰：「夫婦所以正人倫，禮義所以養廉耻，故取女之禮，自納采至于親迎，無非男下女而又有漸也。故《漸》之《彖》曰『漸之進也，女歸吉也』者是已。奈何《歸妹》以女下男而往，其有不凶者乎？」

童子問曰：「《兑》之《彖》曰『順乎天而應乎人』，何謂也？」曰：「『兑，説也。』『説以先民，民忘其勞。説以犯難，民忘其死。』説莫大於此矣。而所以能使民忘勞與死者，非順天應人則不可。由是見小惠不足

❶「爲者」，原卷後校：「一作『有爲』。」
❷「歸」，原脱，今據四庫本補。

以說人，而私愛不可以求說。」

童子問曰：「《萃》，聚也，其辭曰『王假有廟』；《渙》，散也，其辭又曰『王假有廟』，何謂也？」曰：「謂渙爲散者誰歟？《易》無其辭也。」童子曰：「然則敢問渙之義？」曰：「吾其敢爲臆說乎！《渙》之卦辭曰『利涉大川』，其《象》曰『乘木有功也』，其《象》亦曰『風行水上，渙』。而人之語者，冰釋汗浹皆曰渙。然則渙者流行通達之謂也，與夫乖離分散之義異矣。嗚呼！王者富有九州四海，萬物之象莫大於萃，❶可以有廟矣；功德流行達于天下，莫大於渙，可以有廟矣。」

童子問曰：「《節》之辭曰『苦節，不可正』者，自節過苦而不得其正歟？物被其節而不堪其苦歟？」曰：「君子之所以節於己者，爲其愛於物也，故其《象》曰『節以制度，不傷財，不害民』者是也。節者物之所利也，何不堪之有乎？夫所謂苦節者，節而太過，行於己不可久，雖久而不可施於人，故曰『不可正』也。」童子曰：「敢問其人？」曰：「異衆以取名，貴難而自刻者，皆苦節也。其人則鮑焦、於陵仲子之徒是矣，二子皆苦者也。❷」

童子問曰：「《小過》之《象》曰『君子以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者，何謂也？」曰：「是三者施於行己，雖有過焉，無害也。若施於治人者，❸必合乎大中，不可以小過也。蓋仁過乎愛，患之所生也；刑過乎威，亂之所起也。推是可以知之矣。」

❶「象」，原卷後校：「一作『衆』。」
❷「皆苦」，原卷後校：「一作『其甚』。」
❸「於治人者」，原卷後校：「一無『者』字。」

童子問曰：「《既濟》之《象》曰『君子思患而豫防之』者，何謂也？」曰：「人情處危則慮深，居安則意怠，而患常生於怠忽也。是以君子既濟，則思患而豫防之也。」

童子問曰：「『火在水上，《未濟》。君子以慎辨物居方』，何謂也？」曰：「《未濟》之象，火宜居下而反居上，水宜居上而反居下，二物各失其所居，而不相濟也。故君子慎辨其物宜，而各置其物於所宜居之方，以相爲用，所以濟乎未濟也。」

易童子問卷第二

歐陽脩全集卷七十八　易童子問卷

第三

童子問曰：「《繫辭》非聖人之作乎？」曰：「何獨《繫辭》焉，《文言》、《説卦》而下，皆非聖人之作，而衆説淆亂，亦非一人之言也。昔之學《易》者，雜取以資其講説，而説非一家，是以或同或異，或是或非，其擇而不精，至使害經而惑世也。然有附託聖經，❶其傳已久，莫得究其所從來而覈其真僞。故雖有明智之士，或貪其雜博之辯，溺其富麗之辭，或以爲辨疑是正，君子所慎，是以未始措意於其間。若余者可謂不量力矣，遨然遠出諸儒之後，而學無師授之傳，其勇於敢爲而決於不疑者，以聖人之經尚在，可以質也。」

童子曰：「敢問其略？」曰：「《乾》之初九曰『潛龍勿用』，聖人於其《象》曰『陽在下也』，豈不曰其文已顯而其義已足乎。而爲《文言》者又曰『龍，德而隱者也』，又曰『陽在下也』，又曰『陽氣潛藏』，又曰『潛之爲言，隱而未見』。《繫辭》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易則易知，簡則易從。易知則有親，易從則有功。有親則可久，有功則可大。可久則賢人之德，可大則賢人之業。』其言天地之道、乾坤之用、聖人所以成其德業者，可謂詳而備矣。故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矣』者，是其義盡於此矣。俄而又曰：『廣大配天地，變通配四時，陰陽之義配日月，易簡之善配至德。』又曰：『夫乾，確然

❶「有」，原卷後校：「一作『其』。」

示人易矣。夫坤，隤然示人簡矣。』又曰：『夫乾，天下之至健也，其德行常易以知險。夫坤，天下之至順也，其德行常簡以知阻。』《繫辭》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者，謂六爻而兼三材之道也。其言雖約，其義無不包矣。又曰：『《易》之爲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材而兩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材之道也。』而《説卦》又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兼三材而兩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繫辭》曰『聖人設卦觀象，繫辭焉而明吉凶』，又曰『辨吉凶者存乎辭』，又曰『聖人有以見天下之動，而觀其會通，以行其典禮，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又曰『《易》有四象，所以示也。繫辭焉，所以告也。定之以吉凶，所以斷也』，又曰『設卦以盡情僞，繫辭焉以盡其言』。其説雖多，要其旨歸，止於繫辭明吉凶爾，可一言而足也。凡此數説者，其略也。其餘辭雖小異而大旨則同者，不可以勝擧也。謂其説出於諸家，而昔之人雜取以釋經，故擇之不精，則不足怪也。謂其説出於一人，則是繁衍叢脞之言也。其遂以爲聖人之作，則又大繆矣。孔子之文章，《易》、《春秋》是已，其言愈簡，其義愈深。吾不知聖人之作，繁衍叢脞之如此也。雖然，辨其非聖之言而已，其於《易》義，尚未有害也。而又有害經而惑世者矣。《文言》曰『元者善之長也，亨者嘉之會也，利者義之和也，正者事之幹也』，是謂乾之四德。又曰：『乾元者，始而亨者也。利正者，性情也』，則又非四德矣。謂此二説出於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繫辭》曰：『河出圖，

洛出書，聖人則之。』所謂圖者，八卦之文也，神馬負之自河而出，以授於伏羲者也。蓋八卦者非人之所爲，是天之所降也。又曰：『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然則八卦者是人之所爲也，河圖不與焉。斯二説者已不能相容矣，而《説卦》又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則卦又出於蓍矣。八卦之説如是，是果何從而出也？謂此三説出於一人乎，則殆非人情也。人情常患自是其偏見，而立言之士莫不自信，其欲以垂乎後世，❶惟恐異説之攻之也，其肯自爲二三之説以相抵捂而疑世，❷使人不信其書乎？故曰非人情也。凡此五説者自相乖戾，尚不可以爲一人之説，其可以爲聖人之作乎？」

童子曰：「於此五説，亦有所取乎？」曰：「《乾》無四德，而洛不出圖書，❸吾昔已言之矣。若元亨利貞，則聖人於《彖》言之矣。吾知自堯、舜已來，用卜筮爾，而孔子不道其初也，吾敢妄意之乎？」童子曰：「是五説皆無取矣，然則繁衍叢脞之言與夫自相乖戾之説，其書皆可廢乎？」曰：「不必廢也。古之學經者皆有《大傳》，今《書》、《禮》之傳尚存。此所謂《繫辭》者，漢初謂之《易大傳》也，至後漢已爲《繫辭》矣。《語》曰：『爲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爲滕、薛大夫也。』《繫辭》者謂之《易大傳》，則優於

❶「其」下，原卷後校：「一有『言』字。」

❷「其」，原卷後校：「一作『豈』。」

❸「洛不出」，原卷後校：「一作『河洛不出』。」衡本此句「而洛」作「河洛」。

《書》、《禮》之傳遠矣，謂之聖人之作，則僭僞之書也。蓋夫使學者知《大傳》爲諸儒之作，而敢取其是而捨其非，則三代之末，❶去聖未遠，老師名家之世學，長者先生之餘論，雜於其間者在焉，未必無益於學也。❷使以爲聖人之作，不敢有所擇而盡信之，則害經惑世者多矣。此不可以不辨也，吾豈好辨者哉。」

童子曰：「敢問四德？」曰：「此魯穆姜之所道也。初，穆姜之筮也，遇《艮》之《隨》，而爲『隨，元亨利貞』說也，在襄公之九年。後十有五年，而孔子始生，又數十年而始贊《易》。然則四德非《乾》之德，《文言》不爲孔子之言矣。」童子曰：「或謂左氏之傳《春秋》也，竊取孔子《文言》以上附穆姜之說，是左氏之過也，然乎？」曰：「不然。彼左氏者胡爲而傳《春秋》，豈不欲其書之信於世也？乃以孔子晚而所著之書，爲孔子未生之前之說，此雖甚愚者之不爲也。❸蓋方左氏傳《春秋》時，世猶未以《文言》爲孔子作也，所以用之不疑。然則謂《文言》爲孔子作者，出於近世乎。」

童子曰：「敢問八卦之說。或謂伏羲已授河圖，又俯仰於天地，觀取於人物，然後畫爲八卦爾。二說雖異，會其義則一也，然乎？」曰：「不然。此曲學之士牽合傅會，以苟通其說，而遂其一家之學爾。❹其失由於妄以《繫辭》爲聖人之言而不敢非，❺故不得不曲爲之說也。河圖之出也，八卦

❶「則」下，原卷後校：「一有『自』字。」
❷「未」上，原卷後校：「一有『取之』二字。」
❸「不」上，原卷後校：「一有『所』字。」
❹「其」，原卷後校：「一作『爲』。」
❺「非」，衡本作「辨」。

之文已具乎，則伏羲授之而已，復何所爲也？八卦之文不具，必須人力爲之，則不足爲河圖也。其曰觀天地、觀鳥獸、取於身、取於物，然後始作八卦，蓋始作者前未有之言也。考其文義，其創意造始其勞如此，而後八卦得以成文，則所謂河圖者何與於其間哉？若曰已授河圖，又須有爲而立卦，則觀於天地鳥獸、取於人物者皆備言之矣，而獨遺其本始所授於天者，不曰取法於河圖，此豈近於人情乎？考今《繫辭》二說離絶，各自爲言，義不相通，而曲學之士牽合以通其說，而悞惑學者，其爲患豈小哉！古之言僞而辨、順非而澤者，殺無赦。嗚呼，爲斯說者，王制之所宜誅也！」

童子曰：「敢問生蓍立卦之說。或謂聖人已畫卦，必用蓍以筮也，然乎？」曰：「不然。考其文義可知矣。其曰『昔者聖人之作《易》也』者，謂始作《易》時也。又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參天兩地而倚數，觀變於陰陽而立卦，發揮於剛柔而生爻』者，謂前此未有蓍，聖人之將作《易》也，❶感於神明而蓍爲之生，聖人得之，遂以倚數而立卦，是言昔之作《易》立卦之始如此爾。故漢儒謂伏羲畫八卦由數起者，用此說也。其後學者知幽贊生蓍之怪，其義不安，則曲爲之說，曰用生蓍之意者，❷將以救其失也。又以卦由數起之義害於二說，則謂已畫卦而用蓍以筮，欲牽合二說而通之也。然而考其文義，豈然哉？若曰已作卦而用蓍以筮，則大衍之說是已。大抵學《易》者莫不欲尊其書，故務爲奇說以神之。至其自相

❶「聖」上，原卷後校：「一有『由』字。」
❷「用生蓍」，原卷後校：「一作『生用蓍』。」

乖戾，則曲爲牽合而不能通也。」❶

童子曰：「敢請益。」曰：「夫諭未達者，未能及於至理也，必指事據迹以爲言。余之所以知《繫辭》而下非聖人之作者，以其言繁衍叢脞而乖戾也。❷蓋略舉其易知者爾，其餘不可以悉數也。其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説』，又曰『精氣爲物，遊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云者，質於夫子平生之語，可以知之矣。其曰『知者觀乎彖辭，則思過半矣』，又曰『八卦以象告，爻彖以情言』云者，以常人之情而推聖人可以知之矣。其以《乾》、《坤》之策『三百有六十，當期之日』，而不知七八九六之數同，❸而《乾》、《坤》無定策，此雖筮人皆可以知之矣。至於何謂『子曰』者，講師之言也。《説卦》、《雜卦》者，筮人之占書也。此又不待辨而可以知者。然猶皆迹也，若夫語以聖人之中道而過，推之天下之至理而不通，則思之至者可以自得之。」童子曰：「既聞命矣，敢不勉！」

易童子問卷第三

❶「也」下，原卷後校：「一本有『如此』二字。」
❷「也」下，原卷後校：「一本有『如此』二字。」
❸「同」上，原卷後校：「一有『不』字。」

外制集序

慶曆三年春，丞相吕夷簡病，不能朝。上既更用大臣，鋭意天下事，始用諫官、御史疏，追還夏竦制書，既而召韓琦、范仲淹於陜西，又除富弼樞密副使。弼、仲淹、琦皆皇恐頓首，辭讓至五六不已。手詔趣琦等就道甚急，而弼方且入求對以辭，不得見，遣中貴人趣送閤門，使即受命。嗚呼！觀琦等之所以讓，上之所以用琦等者，可謂聖賢相遭，❶萬世一遇，而君臣之際，何其盛也。

於是時，天下之士孰不願爲材邪？顧予何人，亦與其選。夏四月，召自滑臺，入諫院。冬十二月，拜右正言、知制誥。是時夏人雖數請命，而西師尚未解嚴。京東累歲盗賊，最後王倫暴起沂州，轉劫江淮之間，而張海、郭貌山等亦起商、鄧，以驚京西。州縣之吏多不稱職，而民弊矣。天子方慨然勸農桑，興學校，破去前例以不次用人。哀民之困而欲除其蠹吏，知磨勘法久之弊，而思别材不肖以進賢能。患百職之不修，而申行賞罰之信，蓋欲修法度矣。予時雖掌誥命，猶在諫職，常得奏事殿中，從容盡聞天子所以更張庶事、憂閔元元而勞心求治之意。退得載于制書，以諷曉訓勑在位者。然予方與修祖宗故事，又修起居注，又修編勑，日與同舍論議，治文書所省不一，而除目所下，率不一二時，已迫丞相

❶「遭」，原卷後校：「一作『逢』。」

出。故不得專一思慮，工文字，以盡道天子難諭之意，而復誥命於三代之文。嗟夫！學者文章見用于世鮮矣，況得施於朝廷而又遭人主致治之盛。若脩之鄙，使竭其材猶恐不稱，而況不能專一其職，此予所以常遺恨於斯文也。

明年秋，予出爲河北轉運使。又明年春，權知成德軍事。事少間，發篋所作制草而閱之，雖不能盡載明天子之意，於其所述而原校：一作「百」。得一二，足以章示後世。蓋王者之訓在焉，豈以予文之鄙而廢也。於是録之爲三卷。予自直閣下，儤直八十始滿。不數日，奉使河東。還，即以來河北。故其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云。三月二十一日序。

歐陽脩全集卷七十九　外制集卷第一

制勑五十首

勸農勑

勑：朕惟德之不明，而至於用武，久興師旅，重困黎元。有閔民愛物原校：一作「農」。之心，誰能副予意者；有信賞必罰之令，今將舉而行之。朕言有條，其聽無忽。夫農，天下之本也，凡爲國者莫不務焉。要在節其用則易充，勉其力使不匱。今夫食者甚衆，而輸者已殫，勸之不勤，而取之仰足。使民盡耕猶不給，而半爲游墯之手；使歲常熟猶恐乏，而多罹水旱之凶。調斂不得已也，而吏之不仁原校：一作「明」。者緣以誅求；賦役自有法也，而政之不明者重爲煩費。農者有幾，害者若兹！欲寛吾民，何可得也？既富而教，豈無術乎？體予兹懷，望爾良吏，自今在官，有能興水利、闢田荒、原校：一作「荒田」。課農桑、增户口，凡有利原校：一有「於」字。農而弗原校：一作「不」。擾者，有司具爲原校：一作「其」。賞格，當議旌酬。其或陂池不修，田野不闢，桑棗不植，户口流亡，慢政隳官，亦行降黜。夫言而不信，法弛於寛，朕久患之，方思革弊。爾毋猶習舊態，慢我新書。此匪虚名，必期責實。凡爲條約，告爾既明，賞吾不欺，罰爾無悔。

頒貢舉條制勑原注：元有《詳定貢舉條制狀》在此勑前，今移入《奏議》第七卷。

勑：夫儒者通乎天地人之理，而兼明古今治亂之原，可謂博矣。然學者不得騁其說，而有司務先聲病章句以牽拘之，則吾豪儁奇偉之士何以奮焉？有純明朴茂之美，而無敎學養成之法，其飭身勵節者使與不肖之人雜而並進，則夫懿德敏行之賢何以見焉？此士人原校：一作「取士」。之甚弊，而學者自以爲患，議者屢以爲言。朕慎於改更，比令詳酌，原校：一作「朕於更改之令比詳酌焉」。仍詔宰府，加之參定。皆以謂本學校以教之，然後可求其行實。先策論，則辨理者得盡其説；簡程式，原校：一作「試」。則閎博者可見其材。至於經術之家，稍增新制，兼行舊式，以勉中人。其煩法細文，一皆罷去，明其賞罰，俾各勸焉。如此，則待士之意周，取人之道廣。夫遇人以薄者，不可責其厚。今朕建學興善以尊子大夫之行，而更制革弊以盡學者之材，予於教育之方，勤亦至矣。有司其務嚴訓道，精察舉，以稱朕意。學者其思進德脩業，而無失其時。凡所科條，可原校：一作「以」。爲永制。原校：一作「式」。

皇叔荆王元儼可贈徐兗二州牧追封燕王加天策上將軍制

勑：朕負荷先業，懼德不明，實賴宗藩，以屏王室。今其亡也，何痛如之！故皇叔、荆南淮南節度大使、守太師、尚書令

兼中書令、行荆州揚州牧、荆王，❶先皇帝之弟而朕之諸父，於屬爲尊；荆、淮之節，於鎮爲重；太師、三公、尚書、中書令皆一品，於官爲崇，於爵爲貴。而王皆享原校：一作「兼」。之，克有令德，貴而能去其驕，富而能守以約，名重天下，聞于四夷。自遘疾以來，醫禱備至，朕嘗臨省，親爲煮藥。賜賚之物，謙而不受，話言猶在，邈可想焉。噫！享年六十，不謂不壽；天之五福，不曰不全。而朕之所以悼嘆之至深者，上遵先帝友于之仁，而下示朕孝思之至也。故詔有司擇位號之尤尊美者以追榮之，而稱朕意焉。夫名載册書而不朽，澤流子孫而亡窮。魂而有知，膺我休命。可特贈天策上將軍，依舊荆南、淮南節度大使，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行荆州牧，仍加兖州、徐州牧，追封燕王。

堂後官李元方可大理寺丞制

勑李元方：丞相府，天下政本也。吾任於相者既重，則爲之選吏也亦艱。賞勞勸能，皆有優典。以爾給事茲久，其勤益著，慎不漏泄，謹無過差。用爾歲成，俾丞卿寺。勉圖後效，無玷寵榮。可。

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兩浙轉運按察使王琪可就轉刑部員外郎制

勑：具官王琪以儒學立于朝，❷而嘗好言天下之利。今二浙之廣，生齒衆而物産

❶「荆州」下，原卷後校：「此下脱『牧』字。」
❷「立」，衡本作「官」。

繁，誠可以效汝之材，幹予之蠱。今有司申考績之舊文，乃敘遷之常法。爾其能使吾民不勞而邦用給足，去吏之貪愚者毋害于州縣，舉士之材能者不遺其寒俊，厥效苟著，信賞豈稽？往其勉哉，以率爾職。可。

國子博士陳淑祕書丞薛仲簡尹源太子中舍李隨大理評事朱壽昌磨勘改官制❶

敕：國家考課之格，敘進有常，所以示爲法之均平，而防有司之輕重也。及其弊也，賢愚並進，而功過不明。屬者命考舊文，稍更新制，不專累日以爲限，間須善舉而後遷。夫選之艱則材者出，賞之當則能者勸焉，此予之意也。今汝等雖以滿歲增秩，而皆敏材可稱，尚有爾知，以應新法。可。

前光禄寺丞王簡言復舊官制

敕：夫王者之有赦，所以閔訓道之原校：一無此字。不純，而愚民之陷焉者，開其自新之路，誘於改過之善而已。然前世議者，莫不以數赦爲患。得非人之無良，以赦爲幸者歟？具官王簡言，服于朝倫，嚮以罪廢。屢經肆眚，宜與滌瑕。夫過不可以貳，赦不可以幸。惟勉爾力，以贖前羞。可。

登州黄縣尉原校：五字一作「主簿」。東方辛可密州司士參軍制

敕具官東方辛：朕以信示天下，而以

❶ 此題，原卷後校：「一本作『國子博士通判澧州陳淑可虞部員外郎』。」

禄報有功。今爾辛，緣死事而命于官。然按察者，糾失職而來有請。按察，吾所詔也，不從則不自信；念功，吾所急也，不報則無所勸焉。是用易爾散秩，優爾俸禄，免爾吏責，俾爾自安，庶幾使吾信賞並行而不失。可。

華州鄭縣尉程炎可泗原校：一作「同」。**州録事參軍京兆府興平縣尉吕定可鳳翔府左司理參軍制**

敕：自兵興以來，盜賊頗衆。屢明信賞，思以勸能。具官程炎等，各以敏材，試于一尉。今有司上爾所獲，應于賞格。聊兹甄録，以嘉勤勞。夫量功而賞，大小異宜。勉爾自圖，余無所愛。可。

大理評事張子庚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張子庚：往臨邑政，原校：一作「事」。近在王畿。當夫賦役方繁而盜賊並起，凡諸州縣之吏能不失職而免於咎者，蓋亦鮮焉。原校：一作「矣」。爾考績有司，法當進秩。能守厥職，是亦可嘉。遷爾卿丞，勉終縣治。可。

舒州推官吕選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吕選：國家設官之法，由保薦而遷者必試之縣政。非惟質舉者之信否，亦以慎臨民之選焉。以爾久服官勤，今由材舉，往服新命，將觀汝能。可。

殿中丞郭及大理寺丞魯有立太常寺太祝張昭度等磨勘改官制

敕具官郭及等：朕患考績之不明，而使無聞者累久而幸遷，有善者混淆而莫別。故申新法，不專以日月敘秩，而間須保任之舉。原校：一作「任保之限」。非以原校：一有「節」字。抑人之進，而所以求能者焉。汝等無謂今由積日而得次升，尚勤後圖，以俟知者。可。

東頭供奉官桑逵可内殿崇班制先因過犯格，磨勘一年，今及四年，除授。

敕具官桑逵：國家命官之術，必量功過之分，計歲時之勤，以爲陞黜。法在有司，其平不欺，其信不渝。以爾嚮因事累，格其會課。今日月及矣，考績者以時來上。還汝所當得者，示我不汝忘焉。可。

環州石昌鎮熟户牛家族巡檢奴訛男萬訛可本族都軍主制

敕萬訛：世捍邊陲，繼生材武，能以威信，服其部人。今爾父以疾而告休，俾爾承家而濟美。夫忠孝之節，不徒守其先業而已，亦以奮功名而圖富貴焉。可。

審官院令史馬登可遂州司户參軍充職制

敕馬登：百司丞史皆有入官之格，不惟賞其勞，所以勸能者而謹其無過也。惟勤與慎，可不勉焉！可。

西京左藏庫使內侍省內侍押班任守信可遙郡刺史依舊鄜延路駐泊兵馬鈐轄制

敕：國家自靈夏不賓，邊隅多警。議者率以謂用兵之道，任將宜專。恩信不久，原校：一作「明」。則無以得士心；原校：一無此字。山川不習，則不可圖勝筭。頃原校：一無二字。自兵宿于野，久而無功，此殆將帥數易之患也。苟有能者，❶無遽奪焉。以具官任守信，選以敏材，臨于戎事，肅軍捍寇，宣力有聞。遽以飛章，自言滿歲。顧久親於矢石，豈不念於勤勞？然而士卒之樂既汝安，夷狄之情惟汝熟，雖欲代汝，實難其人。所宜旌以郡章，仍臨舊部。體茲委寄，服我茂恩。可。

開封府兵曹參軍謝曄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謝曄：府掾之制，凡再歲而無過失者，皆得例遷。蓋以京師大衆之會，獄訟尤多，能無過焉，是亦材也。今考爾歲月，法當進秩。夫官能有守，卑者尤難；事之寔繁，勤則克原校：一作「惟勤則」。濟。勉服明訓，往膺寵章。可。

虞部員外郎盧士宏原校：一作「閎」。太常博士王揆祠部員外郎祕閣校理張瓌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敕具官張瓌等：夫孝子之於其親也，

❶「有」，影元本、衡本作「其」。

無所不至焉。生則養之以禄，歿則榮之以名。爾等自丁家艱，克盡孝道，天時屢變，禮制以終。勉思揚名，無墜厥世。可。

比部員外郎趙宗古謝衍屯田員外郎李琪原校：一作「祺」。**祕書丞劉元瑜殿中丞馬伸磨勘改官制**

勑具官謝衍等：自兵興以來，天下重困，盜賊並起，獄訟繁多，爲州縣者不亦勞乎！夫飢寒者未能衣食，而調斂者未能盡除。惟處之有方，則民不甚弊。賴夫勤敏，乃克濟焉。爾等咸以吏材，寄予民政。録勞考課，宜有茂恩。可。

前磁州録事原校：一作「司理」。**參軍杜鉞**原校：一作「鉞」。**可衛尉寺丞制**

勑：朕撫有萬國而官群材，不敢專用獨見之明，而外詔庶寮，各舉其善。具官杜鉞：舉者言爾材堪親民，是用升汝司衛之丞，而將用汝臨人於治。《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蓋夫善爲政者，能使其民愛之如此。汝能以此親我民乎？往膺進秩之榮，無爲舉者之累。可。

前杭州司理參軍范袞可衛尉寺丞充堂後官制

勑：朕觀兩漢名臣，多或出於丞史小吏。非夫丞史之能出名臣也，乃知古雖吏

屬，亦必選用賢材焉。原校：一有「況」字。今中書丞相之職，比古公府曹掾之制，吏員已爲簡闕，欲任其事，豈不擇人？故詔銓衡，俾其慎選。具官范衮：有司來上，以爾爲原校：一作「有」。材。進爾諸丞，往率乃職。古人可慕，無自怠焉。可。

將作監主簿程中行制

敕程中行：夫廉耻道缺而貪冒成俗，風化之薄久矣，吾思有以勵焉。故於致仕之制，特示推恩之優，厚廩給以家居，官子孫而世及。今爾父至，服勞在官，以老得謝，宜兹懋賞，以示寵榮。汝尚勗哉，無忘濟美。可。

祠部郎中沈周可開封府判官制

敕具官沈周：夫刑獄以禁暴，而託獄足以爲姦；法令以止亂，而舞法反以滋害。平民者政，而敗政者吏也。知政之術，繩吏爲先。況乎京師，號稱繁劇。凡治繁者，貴原校：一作「尚」。乎不勞。苟知其方，在得於要。擿姦急吏，此非要歟？以爾久列周行，屢經任使，通於政事，俾佐浩穰。告汝政弊之多端，訓汝治煩之有術。善思乃職，無或廢官。可。

絳州防禦判官張鋭衛州軍事推官汲熙載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張鋭等：以爾由學飭身，試材

于吏，服勞既久，薦者屢聞。有邇臣之亟稱，加所司之考實，推恩進秩，其慎若斯。豈不勉哉，無回汝守。可。

供備庫副使王道卿原校：一作「清臣」。**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朕觀春秋之際，公侯卿大夫之譜至數十世而不絕，不徒世其禄爾，惟克劭者，乃不隕焉。近至于唐，將相之後能以勳名自繼其家者亦衆。秉筆者記之，號稱衣冠盛事。噫，古之大族，多良子孫，而今獨鮮耶？抑惟人之勉不勉爾。惟汝大臣之子，世爲名家，豈不勵焉，無俾自墜。有司積日，茲乃敘進。不次之賞，能者得之。汝其勉哉，無忽而怠。可。

前彰信軍節度判官褚式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敕具官褚式：昨按察者言爾事原校：一無此字。有迹，而爾方以老自原校：一無此字。請。吾屈言者不究，而進爾以秩，全爾之歸。吾之欲成人之美而不欲成人之惡如此。汝其休矣，知我之仁。可。

祠部員外郎崔嶧男庶可試祕書省校書郎原校：一作「試監簿」。**制**

敕崔嶧男庶：古稱不學者之於事，譬夫立而面墻，與其敗政而干官，孰若勸教之明而養之有素也？屬者故敕有司，增定蔭補之格，必由試藝，乃得涖官。夫不惟爲國造士，是乃爲臣立家。此予原校：一作「其」。

詔也，汝其勉之。可。

梓潼縣主簿宋文質可國子監丞致仕制

敕具官宋文質：壯也服勞，晚而登仕。老能知止，意亦可嘉。吾有躋民仁壽之心，爾其歸安田里之養。可。

駕部員外郎席夷甫可本官致仕制

敕具官席夷甫：古者七十而得謝，所以優其臣也。不任以事而養之于家，所以愛老也。朕患廉耻之缺，而尤嘉止足之人；隆長老之恩，而欲興孝悌之俗。今爾之請，朕所褒焉。已詔有司，録爾之子。克安眉壽，往服寵章。❶

南劍州司理參軍李孝友責授吉州參軍制

敕具官李孝友：不孝之罪，國有常刑。民愚無知，犯者猶鮮。況爾被儒服者，誦習六經，而背本忘親，悖理傷化。雖屢經赦宥，法欲貸汝；而汝之自視，夫亦何顏！宜屏遠方，絶而不齒。

江南□路提刑内殿承制柴貽慶可就轉禮賓副使制❷

敕具官柴貽慶：傳曰：「夫刑者，一成而不變。」又曰：「法者，天下之至平。」庶獄

❶「章」下，衡本有「可」字。

❷「貽慶」，原卷後校：「一作『貽憲』。」

之間，其可不慎？故於國制，尤重邦刑。擇彼監司，必參文武，所以藉其材敏，而佐夫不逮者也。惟爾克守其職，能濟以勤。有司質成，法應敘進。故增榮秩，無替前勞。可。

右侍禁樂天錫可率府率致仕制

勑具官樂天錫：服勞茲久，因疾得衰。雖未及於引年，嘉自能於知止。俾進春宮之率，以爲歸老之榮。可。

大理寺丞袁穆許恢授殿中丞著作佐郎程適授祕書丞制 並磨勘改官

勑具官程適等：國家治民之要，其具素備。惟奉法守職而免於有過者，考其積日，皆得敘遷。苟有能稱，豈無懋賞？爾等寄予民政，咸上歲成，俾登于朝，蓋用常典。若夫異績，在爾勉焉。可。

皇姪仲伉贈官制

勑具官仲伉：朕上憑宗社之靈，克荷先帝之業，思治天下以孝，而親九族以仁。今宗正言爾信安郡王之長孫也，不幸早世，而追榮之典尚未有稱。朕聞于聽，原校：一作「聞于朕聽」。意甚悼焉。可。

秦州推官董彝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勑具官董彝：朕嚮遣韓琦，行視邊鄙，所以宣上恩而下逮，撫下情而上通也。今琦言爾有勤未録，久疾自淹。夫人之有勞，

吾豈不念？事或原校：一作「有」。在遠，患於不聞。既披奏章，宜示寵典。可。

劍州司理參軍董壽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董壽：夫法者，所以禁民爲非，而使其遷善遠罪也。然世之專於法者，不患於不通，而患於刻薄，豈夫原校：一無此字。學者之弊歟？今爾以學法入官，而有能原校：二字一作「復」。被薦，以原校：一作「施」。之臨事，可不戒哉！往服明恩，宜慎汝習。可。

兵部郎中皇甫泌男偁可將作監主簿制

勑具官皇甫泌男偁：梓潼去京三千里外，而東蜀一都會也，吾難其選。知泌爲材，而乃以家爲言，請任其子。俾榮初仕，仍便其私，庶乎泌無内顧之憂，而得盡心於事，則汝之幹蠱，可不勉哉！可。

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知勝關寨李守信可就轉内殿崇班儀州寨主制

勑具官李守信：西師之出累年，而將帥之效未著。凡爲吾扞城而乘障者，不亦久原校：一有「於」字。勞乎？迹其勤誠，宜有陞進。若夫異賞，俟爾立功。❶

和州防禦判官夏侯溥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勑具官夏侯溥：古者王道之隆也，使夫種樹、畜養皆不失其時，然後衣帛、食肉，

❶「功」下，衡本有「可」字。

而老者得以安之。今夫致仕而歸者，必增其榮秩，而又廩給于其原校：一無此字。家者，所以慮夫田野原校：一作「里」。之間，養老之具未備，而有以優其終身焉。爾其往哉，服我新命。可。

都官員外郎知成州王嘉聞轉職方員外郎殿中丞知普州葛昌原校：一作「商」。轉國子博士某官監洺州鹽酒税李思恭轉駕部員外郎制並磨勘改官

敕具官王嘉聞等：夫士之學古干禄而陳力涖官者，孰不欲自爲材耶？患乎勸之之不勉也。原校：一無此字。此朕所以思革審官之法，近增舉類之科。爾等猶用舊文，例當升秩。其思率職，無懈厥勤，俟乎有聞，以應新格。可。

東頭供奉官張德榮張行簡可率府率致仕制

敕具官張行簡等：陳力有年，服勞匪怠。止足之戒，乃能自知。終始之恩，亦以示勸。衛率之長，東宮要官。享茲榮名，可以休老。可。

虞部員外郎吕師簡可比部員外郎制爲招軍

敕具官吕師簡：國家嚮因募兵，特立賞格，俾勸勤者，速於集事。而議者皆患應募之卒雖多而難用，豈夫訓練之未至，將由簡閲之不精？然而號令重於已行，賞罰貴乎存信。今有司按籍，言爾當遷。往服新恩，其思實効。可。

悉利族軍主嗟移可都軍主制爲功效

敕嗟移：夫賊壘未平，王師在野，當吾聞鼓鼙思將帥之際，是汝立功名取富貴之時。而能率其部人，力捍狂寇，材武忠勇，是皆可嘉。爵秩階勳，兹以爲寵。猶有異賞，爾其圖之。可。

東上閤門使普州刺史趙安期可右領軍衛大將軍致仕制

敕具官趙安期：夫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而致仕之制，非爲止者而設，乃古所以禮其卿大夫之美名也。而今又有增官秩、頒廩給之數，於爾之止，原校：一作「爾之知止」。豈不爲優？爾其歸哉，可以榮矣。❶可。

供備庫副使沿邊巡檢都監王守一可就轉西京左藏庫副使制❷

敕具官王守一：臨于軍政，邈彼塞垣，訓齊甲兵，謹備寇盗。爾其勤原校：一作「謹」。職，吾不忘勞。適因奏課之來，宜舉陟明之典。可。

貝州歷亭縣主簿周登可國子監丞致仕制

敕具官周登：方剛而仕，以疾思歸。自陳不能，可謂知止。有官以爲汝寵，有俸以終汝身。體予深仁，原校：一作「恩」。膺此

❶「可以」，原卷後校：「一作『亦可以』。」

❷「沿邊」上，原卷後校：「一有『儀州』二字。」

嘉命。可。

進納長馬空名誥海詞

敕某人等：國家以用師西鄙，不欲加賦於人。乃能出爾家貲，佐吾邦用。第其多少，咸有原校：一作「可」。旌酬。俾綴官聯，以榮里閈。可。

潁州推官江楫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江楫：朕思與多士，共寧庶邦。而賢豪材美之人，或自沉於幽遠，與夫懿節茂行之韞于中而未見於原校：一作「于」。事者，吾皆不得而偏觀焉。故以舉類之科，而爲官人之法。今舉者言爾材行可稱，命爾新恩，以期後効。可。

廣南西路轉運按察使金部員外郎周陵可司勳員外郎就差充荆湖南路轉運按察使制

敕具官周陵：朕顧荆楚之俗雜於諸蠻，而嚮者州縣之間，不能綏輯，與民生患，曠日未平。夫惟蠻貊原校：一作「夷」。雖不通於禮義，而剽輕之性，惟信原校：一作「德」。可懷，獷悍之心，以威則服。思擇能者，僉曰汝材。至於察官吏之否臧，平賦輸原校：一作「税」。而移用，廣西之最，朕已嘉焉。今其諭我至仁，曉兹異原校：一作「暴」。俗，並伸威信，以静一方。仍遷郎署之榮，以增使車之重。可。

外制集卷第一

歐陽脩全集卷八十　外制集卷第二

制五十首

内殿承制桑逵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勑具官桑逵：夫少也用其力，老也優其秩，在予推恩之意固亦仁矣，於汝克終之善豈不美哉。況爾方寘朝行，又升環列。歸安汝壽，服此新命。可。

駕部員外郎致仕席夷甫男汝賢可將作監主簿制❶

勑具官席夷甫男汝賢：夫力彊原校：一作「壯」。而仕，老至而原校：一作「則」。休，還其官政于君，傳其家事於原校：一作「于」。子。士之美原校：一作「盡」。行，不亦榮哉！在爾承之，宜勤以孝。惟善事父，乃能事君。可。❷

内殿崇班柴貽坦可内殿承制制

勑具官柴貽坦：自列朝班，克原校：一作

❶ 此篇，原卷後校：本文「兩『可』字下一本各有『試』字」。「可」下，影元本卷後校：「一本有『試』字。」

❷ 「可」下，影元本卷後校：「一本有『試』字。」

「久」。勤官次。用有司之常典，因滿歲以原校：一作「之」。當遷。往服新恩，益思後原校：一作「克勤厥」。效。可。

福州寧德縣令孫知古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敕具官孫知古：禮於老者尚不責其筋力，而況涖官行法，非彊而敏者莫能焉。士之老而還政者，不惟示國之優恩，原校：一作「禮」。亦自愛其身者，得以遂其安原校：一無此字。養也。矧加寵命，豈不榮哉！可。

前太常寺奉禮郎司馬旦前將作監主簿司馬光前祕書省校書郎黃元規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敕司馬旦等：先王制禮之中，不使賢者過而愚者不及。故三年之喪，謂之通制者，人皆所共原校：一作「人皆可以」。行焉。惟立身事君，用顯親揚名之節，則必賢者勉焉而可至。原校：二字一作「不可不至」。此孝之大者也，爾其思原校：一作「勉」。之。可。

比部員外郎知眉州馮平轉虞部員外郎太常博士知秀州嘉興縣胡昉轉祕書丞制

並磨勘改官

敕具官馮平等：朕頃因考績之文，增以薦材之法。夫累日月以敘進，則患賢愚之不分；因舉類而觀能，則慮奔趨而原校：一作「以」。求譽。知人選士，其難若此。惟材茂而原校：一無此字。業廣，既久而自彰者，不亦優哉！爾宜原校：一作「惟」。不懈其勤，以求諸己。可。

東頭供奉官鍾懷德可內殿崇班制

敕具官鍾懷德：臨于筦榷，❶頗服勤勞。因兹會課之來，宜舉敘遷之例。升之朝序，勉荷寵章。可。

東頭供奉官夏惟慶可內殿崇班制

敕具官夏惟慶：爵禄，王者所以厲世磨鈍之具，非徒爲進者積日之資也。原校：一有「惟」字。爾考績有司，例當遷秩。升于朝序，可謂寵榮。惟材與能，在爾自力。可。

進納人空名誥海詞

敕某人等：官者所以治人，而非以假人之器也。朕閔西人之勞，而欲紓其乏。有出其私以佐吾之用者，是亦有益於吾民。俾命于官，所以示勸。爾其往矣，服我茂恩。可。

三班借職崔瑾可换縣尉制

敕具官崔瑾：夫器人之材術者，無施而原校：一無此字。不宜，其次用其所長，而各盡其善。今爾猒夫武吏之不足爲，而思自擇以奮厥效。從爾之請，必有可觀。可。

太子中允通判秦州馮誥可太常丞制

敕具官馮誥：西鄙用師久矣，而未見

❶「筦榷」，影元本卷後校：「一作『榷筦』。」

成功。然凡從事於兵間者，微勞小善，未嘗不録，而稍爲久次，已曰滯材。夫材者必能集吾事，賞者所以圖厥功。吾無愛焉，以觀汝效。可。

文學李長卿可長史制

敕具官李長卿：文學、長史，皆無職事，而有秩俸。吾設科原校：一無此字。以待天下之士而官其才者，其不中於有司者，猶禄其終身。吾於養士之仁至矣，汝其知之。可。

著作佐郎張去惑可祕書丞制

敕具官張去惑：國家設官之法，患乎巧僞干譽者之難止。故考績之格，三載而一例遷，所以使沉實守正之人得以自進。及其弊也，庸人希累日之賞，而賢者不能自別。故又增舊法，稍欲因舉類而求能者焉。惟爾之材，世所稱美。夫累日而遷原校：一作「進」。非爾原校：一有「所」字。志，干譽而進不可爲。原校：一有「僞」字。惟思厥中，務廣其業。可。

任若拙牛文渥等改官制

敕具官任若拙等：朕閔夫士有少而執經、老不及禄者，其勤可嘉，不可以棄。故皆登原校：一有「官」字。于仕，以榮厥躬。歲月久焉，又增以秩。吾之不忘于爾也厚矣。往其勉哉。可。

殿中丞通判延州高良夫可國子博士制

敕具官高良夫：邊鄙之事，不徒衽金革而當矢石，至於撫民人，平政賦，凡關決於兵原校：一作「其」。間者，不亦勞乎！惟爾之材，久於其事。今三載考績，而例當進秩，❶乃爲常典。況爾有勞，宜推茂恩，以旌能吏。可。

前司門員外郎樂許國殿中丞路綸李仲宣丁憂服闋復舊官制❷

敕樂許國等：夫生事而死祭，苴麻哭泣之禮，二十七月而後止，孝子之服於其親也足矣。❸奉其遺體，立身揚名，而施于有政，孝子之忠於事君也。吾欲觀爾之能焉。勉膺新恩，無怠其志。可。

内殿崇班劉顯可内殿承制制

敕具官劉顯：以爾習知河事，二十餘年，既久而勤，有勞可録。宜增榮秩，以示褒嘉。無易其官，原校：一作「守」。俾終厥效。可。

澤州推官李泰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李泰：誦習之學，患乎專固少通而難施於事。爾由學《禮》以登仕，而涖

❶「當」，原脱，今據「例」下原校「一有『當』字」補。
❷「司門」，原卷後校：「吉、綿本以『司門』爲『司勳』。」
❸「服於其親也足矣」，原卷後校：「一作『報於其親也足以』。」

官行法，能使薦者稱之爲材。是亦可嘉，宜推寵命。可。

大理寺丞知鉅野縣孟皆可太子中舍制❶

勑具官孟皆：夫執經之士，不徒誦其文，而必知其義。一縣之政，有土與民，用爾所通之經，求其治人之術。苟有善問，原校：一作「譽」。豈無褒榮？勉服新恩，以率爾原校：一作「厥」。職。可。

陳曙李方改官制

勑具官陳曙等：朕嚮以州縣之間，備盜不謹，而官吏畏怯，擒捕失時。雖寘于刑，以警不職，而思得材武之士，旌其功伐，以廣勸原校：一作「勸」。能。爾於茲時，以捷來上。霈然推賞，朕所樂焉。服我新恩，益勤後效。可。

駙馬都尉柴宗慶可贈中書令制

勑具官柴宗慶：夫爵禄，王者所以賞功懋德之器。古之聰明材智之士，處乎崇高，猶或顛覆。爾以名臣之家，爲國近戚。惟富與貴，享茲兼美。乃能守而不原校：一作「弗」。失，克保厥終。原校：一作「終厥身」。蓋朕思廣孝愛之心，務推仁恩之厚而致也。夫生而寵之以位，則殁也不可不榮其終。在乎朕心，既所嗟閔；考之國典，則有彝章。魂而有知，膺此休命。可。

---

❶「皆」，原卷後校：「一作『階』。」

前觀察支使試大理司直張德熙懷州防禦判官試大理司直倪俊並可檢校水部員外郎制

敕具官張德熙等：士之在乎原校：一作「夫」。下位，其有所稱道者，吾無不原校：二字一作「乃」。擢其材而用之。其積日累久而未聞於予者，猶有兼試、檢校、階勳之次而敘升之，所以念勞也。況郊祀之禮，慶賜所均。宜有茂恩，以彰寵典。可。

永興軍節度推官董士廉可著作佐郎制

敕具官董士廉：原校：一有「朕觀」二字。自古奇偉之士，因時立功而名在竹帛者，率皆不以細文常行責其備。蓋於其大者，人原校：二字一作「以」。有所不能而能者焉。惟爾少而好奇，不徇小節，喜從兵事，思奮其材。今積久録原校：一作「累」。勞，蓋從請者。若夫異賞，待爾有爲。可。

潭州録事參軍楊令聞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敕具官楊令聞：嚮因疾病，自請退休。少有間焉，復思從政。今其決矣，可以止哉。俾升朝序之榮，以爲歸老之美。可。

權保安軍判官王温恭可知延州延水縣制

敕具官王温恭：自西鄙用兵，而智謀材敏原校：一作「勇」。之士奮然而爭出者，非唯吾爵賞是利，蓋士之負其能者，亦欲因時而有立焉。百里之縣，有民與土，課田而實軍備，平政以懷邊原校：一作「疲」。人，亦足有

爲，將觀汝效。可。

平陽郡王允升第二十二女趙氏可某縣主制

敕：王者之以孝治天下也，必先仁其九族，然後刑于四海。故具官允升女趙氏，幼而淑美，將及有行。沐邑之封，蓋稽舊典。❶其勤女訓，往宜汝原校：一作「爾」。家。可。

入内内侍省内東頭供奉官李允恭可内殿承制原校：一作「崇班」。制

敕具官李允恭：昨者亡命之卒攻劫京西，而吏不能捕，煩吾出兵。爾原校：一有「能」字。稱我使令，克奮厥效。録勞第賞，宜有及原校：一作「且及身」。焉。升爾于朝，往膺原校：一作「服」。寵命。可。

真州推官陳則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陳則：朕撫有萬邦，以官多士。而材能廉善之迹，苟有聞于予聽者，必原校：一無二字。皆進而用之。而申以原校：二字一作「與申」。賞罰之文，懼乎言者之不信。今爾之善，屢有以聞。勉爾之勤，克廣其業。無使言者，干予之罰。可。

内殿崇班郝質可内殿承制制

敕具官郝質：夫被甲馳馬，出而與敵周旋于原野；搴旗斬馘，歸而與士卒數俘

❶「稽」，影元本卷後校：「一作『循』。」

獲于軍中；量功較計，蒙褒被寵進而受賞于朝廷。此將帥之事也，原校：一無此字。豈不榮且樂原校：一無二字。哉！戰之功有大小，國之賞有重輕。膺此茂恩，更期後效。可。

龍衛指揮使开贇拱聖指揮使胡元並可內殿承制制❶

敕具官开贇等：朕之勁兵鋭將戍于邊者，不可勝數，惟爾能以武勇出乎其間。方吾思得猛士之時，吾之大臣，以爾來上。高爵厚禄，爲爾等而設也。往其勉矣，吾將觀汝原校：一作「覩爾」。之能。可。

殿中丞崔愈原校：一作「嶧」。**可國子博士制**

敕具官崔愈：博士，古經師之職也。原校：一無此字。爾由明經登仕而居是官，於爾之志，豈不榮哉！夫經者，聖人之遺法也。其臨民涖政、治身之道備矣，雖未能施之於國，子其原校：一作「幸」。率而行于厥躬。可。

録事參軍張垂象登州文登縣令盖原校：一作「孟」。**巨源並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敕具官張垂象等：致仕，士之原校：一無

❶ 按「开贇」，衡本改作「邢贇」，二者均不見於史傳，且「开」字不見古代字書，疑「开」乃「亓」之形誤，宋鄭樵《通志·氏族略》引作「亓贇」。

二字。克終之美節也。故吏部之格，吏賕無重輕，原校：一作「輕重」。皆不得與乎原校：一作「焉」。斯命，所以勸廉士而重乎歸老之榮也。爾等爲吏二十餘年，而能獲還政之名以歸。宜推褒恩，以寵田里。可。

右侍禁田延昭可右内率府率制

勑具官田延昭：爾之子況，乃吾侍從之臣，原校：一作「宦」。既不得去吾而從汝，而念汝之老，思得來歸。朕亦嘉汝世陷虜中，能識忠義，自拔歸國，❶致子顯榮。宜有嘉原校：一作「加」。褒，以旌美節。服兹休命，慰子孝心。可。

三司前行胡敏可許州長史制

勑胡敏：陳力涖事，積有歲年。自知不能，以疾而止。俾列州佐，以榮厥終。可。

前將作監主簿張盛丁憂服闋復舊官制

勑張盛：爾幼未任事而已命于官，蓋承其祖父之遺業。長而宜思有立，以顯其親。惟學可以成人，爾其勉而無怠。可。

❶「拔」，衡本作「投」。

大理寺丞王諄轉左贊善大夫贊善大夫王若谷轉殿中丞著作佐郎李望周輔並轉祕書丞制 並磨勘改官

敕具官王若谷等：庶官之在位者，吾不能偏察其常行，而原校：一有「委之」二字。有司考第歲月，以爲進退之法。惟治之有聲者，原校：五字一作「治之有迹善而有聲也」。吾未嘗遺，必有甄擢。予聞無壅，各勉所爲。可。

前漣水軍判官吴知幾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吴知幾：士之飭躬勵行以勤厥官，未有不知於人者。知而薦之，吾亦無所遺焉。惟爾之能，數有稱道。有司較最，於格當升。勉膺新恩，無廢其業。可。

供備庫副使郭承緒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敕具官郭承緒：夫善訓卒者，少而愈精；善用兵者，寡可擊衆。一障之守，苟得其人，推恩信以悦士心，明教習以修武備，扞城禦寇，其任豈輕？顧爾宣勞，頗勤歲月。今兹考績，宜有原校：一作「被」。寵章。爾其勉哉，思奮厥效。可。

秦州觀察支使喬察可静難軍節度推官知隴城縣制

敕具官喬察：夫吏之不能稱原校：一有「其」字。職者，或謂數易使之原校：一作「之使」。然。今爾嘗佐於原校：一作「于」。州，就臨屬縣，其上下政令之便否，土風民俗之所安，皆所習知，

可以爲治。將觀汝績，無替其勤。可。

吴守一改官制

勑具官吴守一：夫文士之職有常守，而循敘進之科，至夫出類之材，尚有不次之用。況夫武吏，有可以奮節立功之資，而當兹用武之時，其材易施，其效易著。歲月考課，是爲常格。膺兹新命，其往勉哉。可。

沂州沂水縣主簿韓道可大理評事制

勑具官韓道：自京以東，比苦多盜，而臨沂狂卒，一歲再變。汝以主簿領尉職，而能力捕首惡，上功第二。凡真捕賊吏，後時而無所獲，與夫不獲而坐黜罰者，豈不媿於汝哉！夫事無不能，惟不勉爾。以褒以勸，原校：一作「其勸」。宜有寵恩。可。

比部員外郎致仕張緯原校：一作「倬」。男允修可將作監主簿制❶

勑具官張緯男允修：凡人之既老且病，而見其子之得禄，豈不榮哉！爾宜原校：一作「其」。修身勵節，入而思有以慰原校：一作「榮」。其親，出而思有以報於國。可。

杜惟序可西上閤門使福州刺史知涇州原校：一作「四方館使涇原鈐轄兼知涇州」。制

勑具官杜惟序：西鄙用兵，五六歲矣。

❶ 此篇，原卷後校：本文「兩『可』字下一本各有『試』字」。

凡是中外文武之吏，其材勇而可任者，無不柬在於原校：一無此字。予心。苟思得人，則擇而用。惟爾久習戎事，勤於北邊，素有能稱，熟于朕聽。涇原重地，當賊之衝。督視兵師，兼撫其俗，惟爾爲可。往其勉哉。佩兹新恩，以觀厥效。可。

左藏庫使涇原鈐轄王從政可西上閤門使益州鈐轄制

勑具官王從政：西蜀之人，性本輕悍，易搖以事，動輒驚擾。而禦寇扞城，兵任尤重。夫馭兵之法，威主於肅，令一則威明；恩患乎私，信著則恩浹。使士卒和而武備謹，則軍有善政，民無姦心，此惟材者能之。而爾久習兵戎，嘗委邊寄，克堪原校：一作「膺」。兹任，往服訓詞。可。

大理寺丞王陶轉殿中丞大理寺丞郭佑賢王正己並轉太子中舍制 並磨勘改官

勑具官王陶等：州縣之政，其文具矣，吏之良者能舉原校：一作「學」。而行之，足以爲治。故夫奉法守職、積勞歲月而無過者，皆有進秩之資，所以褒勸原校：一作「勤」。而勉夫不及也。今爾之課，考於有司，膺兹敍升，慎守厥位。可。

試助教郭固可寧州軍事推官制

勑具官郭固：自邊陲用兵，而天下游談之士趍時蹈利者，吾非不知其濫，而未始怠焉者，冀必有得於其間。惟爾之能，乃其

素學。夫學有實者，詰之不窮，而推之可用。❶嘉汝施設，精而有條，慮變適宜，❷將觀汝用。可。

東頭供奉官李禹言原校：一作「臣」。**可内殿崇班制**

敕具官李禹言：惟爾陳力效職，三十餘年，而後登于朝序。雖命官進秩，厥有常法，而爾之積勞至此，不亦勤哉！原校：一作「乎」。夫得之惟艱，守之不可不慎。往膺明訓，服此寵章。可。

禮院副禮直官王永可益州司户參軍充職制

敕王永：太常所上禮，皆祖宗之法，朝廷之儀。掌在有司，爾所當習，成書第賞，及下不遺。往膺新恩，慎守而職。可。

太常寺太祝張觀原校：一作「覲」。**可大理評事制**

敕具官張觀：有司上爾會課之書，考其日時，當得敘進。夫有勞必録，其信不渝。惟勤與能，不可不勉。可。

故國子博士李克明可贈度支員外郎制

敕：國家務以孝治，爲人子者欲有所申於其父母，則其爲請不原校：一作「豈」。可不從。故具官某，有子德隆，克嗣其世，効

❶「推」，衡本校：「一作『試』。」

❷「慮變」，原卷後校：「一作『應變』。」

官陳力，當得敘遷。而思以其榮報於罔極，合於經之以顯父母之義，朕甚嘉之。魂而有知，膺此追命。可。

外制集卷第二

歐陽脩全集卷八十一　外制集卷第三

制五十首

左班殿直李德隆母王氏可追封永安縣君制

勑：夫觀其子之孝，可以知其父母之賢。具官李德隆亡母永安縣君王氏，生此孝子，原校：一作「是生此子」。能守其家。請以身官，移於泉壤。夫禄養於親，有時而止；榮名之及，存不朽焉。魂兮享之，可以爲慰。可。

比部員外郎知綿州薛貽應轉駕部員外郎虞部員外郎知博州薛綸轉司門員外郎祕書丞知嘉州洪雅縣李述轉太常博士制並磨勘改官

勑具官薛貽應等：吏之庸庸而無聞者，吾所不取；章章而特見者，必擢原校：一有「而」字。用之。若夫奉法循職，守其官而無過者，不亦吏之良哉！念其勤勞，豈可不録？三年考績，敘進有常。往服新恩，無渝爾守。可。

司門員外郎李公謹祕書丞充集賢校理楊儀殿中丞段高磨勘改官制

勑具官李公謹等：夫令在必信，法在必行。今審官考課，增以舉類之科，乃吾示

信之令而新行之法也。汝等敘進，於此猶用常文。其後當遷，皆須應格。勉勤其業，以俟爾知。可。

范仲温可台州黃巖縣尉制

敕具官范仲温：爾弟仲淹參吾大政，方欲輔朕平賞罰，推至公，以脩紀綱而正庶位。爾今所任，有土與民。惟過與功，則有賞罰。爾勤厥職，可不戒哉！可。

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石宗尹可內殿崇班制

敕具官石宗尹：陳力效官，積有歲月。會其課最，來上有司，按於舊文，當得敘進。升之朝列，可謂寵榮。往服新章，益勤後效。可。

著作佐郎盧革潘泳原校：一作「詠」。等磨勘改官制

敕具官盧革等：州縣之職，治有常法，而遠方之俗，風土異宜。若夫上克奉於教條，下不違於民欲，惟勤與敏，乃克濟焉。爾等服職有勞，會課來上，膺茲敘進，無廢官箴。可。

史館書直官潘宗益可梓州司户參軍制❶

敕具官潘宗益：給事有年，其勞可録。宜命以秩，俾旌厥勤。凡爲有司，惟久則習。尚安乃職，以慎克終。可。

❶「潘」，原卷後校：「一作『汪』。」

角厮波男合羅角可本族軍主制

勑合羅角：生稟勁勇之姿，而濟以忠果之性。屢陳厥効，咸可旌褒。俾升官榮，以勸諸部。勉圖功業，無自失時。可。

軍事推官龔待問可桂州觀察推官制

勑具官龔待問：捕盜之格，有功者賞，而吏能應書者少，非吾有所愛焉。苟有其勞，豈不甄録？今有司言爾於格當遷，方兹多盜之時，用勸不能之者。原校：一作「吏」。可。

進士劉純可試將作監主簿制

勑劉純：自兵興累年，而功效未立，然游談之士以兵爲説而得禄者多矣。吾猶意乎厥路尚狹，而未足以來特起之人，故甄收未始少懈。❶ 況爾屢經器使，而言者謂材，宜有推恩，以勸來者。可。

祕書丞竇隨可本官致仕制

勑具官竇隨：夫老而致其政於君者，士之懿節也。爾壯而登仕，困於數奇。今其老焉，可以歸矣。安而原校：一作「於」。眉壽，膺此美名。可。

邢州觀察支使張德熙可著作佐郎制

勑具官張德熙：士之在下位而能以聞

---

❶「故甄收」，原卷後校：「『故』字下脱『於』字。」

于上者，不有言者乎？一失其言，則有常罰焉。知人而薦，豈爲易哉？今爾由舉者而被升擢，尚勤其業，無累爾知。可。

大理寺丞薛仲孺可太子右贊善大夫制

敕具官薛仲孺：爾之伯父奎，爲吾大臣，參議國政。剛直之節，見於臨事。歿而無嗣，吾甚哀之。爾幼以奎蔭，而登仕籍。今由累歲，遂升于朝。惟爾伯父之行，有司考法，易原校：一作「謚」。以一德不懈、執心決斷之名，可謂美矣。守爾家法，克勤厥官。可。

殿中丞王正民大理寺丞朱景陽陳侁等磨勘改官制

敕具官王正民等：審官之法，三歲一遷。惟無過焉，乃得會課。爾等服於官政，以涖吾民。奉法守職，積勞歲月。膺兹敘進，此乃常科。勉爾之爲，以期懋賞。可。

内殿崇班李允恭可内殿承制制

敕具官李允恭：朕患州縣之吏不職者不能禦姦禁暴，而憫吾民罹於賊盗。原校：一作「盗賊」。故於捕盗之吏，推賞尤厚，非以爲私，蓋有爲也。今爾之請，原校：一作「課」。自陳其勞。方吾以賞行勸之時，惟恐不及，故加爾寵，非徇爾私。夫古有讓功不言之賢，惟爾宜慕。可。

節度推官張紳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張紳：朕閔夫兵興而費廣，不

忍加斂於吾民，凡能佐國足用者，皆思懋賞以勸其勤。今薦爾者皆曰爾材，而吾近臣尤所取信。故增汝秩，不易厥官。夫官惟業勤，常患不久。爾其自勉，無替乃勞。可。

學士院孔目官遂州司户參軍李懷德可特授棣州陽信縣尉充學士院録事制

敕具官李懷德：夫有司之事，原校：一作「掌」。惟久則習。次遷之例，顧原校：一作「惟」。汝宜升。無忘克勤，慢則有罰。可。

虞部員外郎李備太子中舍侯克明大理寺丞曹原校：一作「唐」。**琰等磨勘改官制**

敕具官李備等：國家外建庶位以官群士，而賞罰進退之法掌原校：一作「行」。於有司者，所以待中材之無過者爾。高能異效，吾有不次之用焉。爾等咸服于官，久勤歲月。以勞序進，雖曰寵榮，勉爾所爲，以期懋賞。可。

彰武軍節度推官李仲昌可大理寺丞簽署渭州判官公事制

敕具官李仲昌：群材之在下者思達其上，難矣。而在上者思得可用之材，豈爲易哉？朕頃自擇能臣，使舉其類，而洙以爾充薦。今琦又以爲言。琦、洙皆能體吾勞於擇士之心者，舉爾不應不慎。霈然推寵，吾所不疑。爾尚勉哉，以稱茲舉。可。

故尚父汾陽王郭子儀孫元亨可永興軍助教制

敕郭元亨：繼絶世，褒有功，非惟推恩以及遠，所以勸天下之爲臣者焉。況爾先王，名載舊史。勳德之厚，宜其流澤於無窮，而其後裔不可以廢。往服新命，以榮厥家。可。

奉禮郎李景圭可大理評事制

敕具官李景圭：九州四海，風俗不同，而王者之化無不及。吾於遠者，尤加意焉。夫吏非敏於其事，則不能通俗習而順其宜，政一失焉，下則重困。邈兹南海，爾涖吾民。今會課上聞，增爾榮秩。克勤厥職，以副予懷。可。

故右驍衛大將軍致仕王元祐男知信可內殿崇班制

敕具官王知信：爾父元祐，陳力事予，告老以休，位終環尹，歿而餘慶尚及爾身。爾嗣厥家，苟能有立，則始終寵榮，原校：一作「榮寵」。視汝父焉。惟孝與忠，勉思兩得。可。

前楚州團練判官丁宗臣可著作佐郎制

敕具官丁宗臣：庶官之在位者衆矣，吾思一善之取而無失，則惟舉類之法，所得尤原校：一作「宜」。多。今薦者交章，言爾可取。爾其自勉，以稱吾思善之心焉。可。

左侍禁李從式孫清並可太子左清道率府副率致仕制

勑具官孫清等：壯而陳力，老也告休。古人所難，有始有卒。爾能至此，可謂克終。尚有推恩，以嘉爾節。歸安眉壽，服此新榮。可。

權無爲軍判官劉皆洪州録事參軍張德元並可太子中舍致仕制

勑具官劉皆等：禮與法之爲書，其於老者，皆有優焉。今爾等學於禮法，而能安其老，思以歸休。吾所嘉褒，宜推寵命。❶可。

國子監直講青州千乘縣主簿孫復可大理評事制

勑具官孫復：昔聖人之作《春秋》也，❷患乎空文之不足爲，故原校：一作「信」。著之於行事，以爲萬世之法。然學而執其經者，豈可徒誦其言哉？惟爾復，行足以爲人師，學足以明人性，不徒誦其説，而必欲施於事，吾將見吾國子蔚然而有成。宜有嘉褒，以爲學者之寵。可。

太子中舍孫礪李國慶並可殿中丞制

勑具官孫礪等：六經皆載治民之術，

---

❶ 「寵命」，原卷後校：「一作『恩命』。」

❷ 此句下，衡本有注云：「復治《春秋》有名，故及。」

而法者爲吏原校：一無此字。之資也。汝等學之，用以從政。經之道廣矣，擇其宜於民者；法之文密矣，取其平而不害者。足以涖爾官，而成厥績焉。膺茲敘遷，勉用爾學。可。

祕書丞黄正殿中丞盧咸並可太常博士制

敕具官黄正等：自兵興原校：一作「興兵」。以來，調度日廣。其能勤征榷以佐經費，而均漕運使不滯以通諸用者，皆方今之急務。其爲勞力，宜有勸焉。因茲歲成，寵爾榮秩。可。

原州彭陽縣令郝嗣宗可某州推官制

敕具官郝嗣宗：吏三歲而一易，其法久矣。然議者莫不以屢易爲患。苟有能者，吾豈奪焉？爾原校：一作「汝」。於彭陽，數有稱者，就增其秩，無易其居。勉爾所爲，以俟成績。可。

供備庫副使張禮一可西京左藏庫副使制

敕具官張禮一：考課之法，計過與功，皆有常文，得以敘進。此所以待夫中材，而勉其不及者也。苟能有立，吾必異之。爾其往哉，思所自效。可。

杜諮轉官制

敕具官杜諮：吏部之格，吏之升降、遠邇、勞逸之均，皆有法焉，不可以亂。今衍以爾爲請，原校：一作「今以爾爲大臣所薦」。吾既

重違大臣之言，而顧有司之法，苟不甚戾，則吾豈不從？無專爾私，其率厥職。可。

柴宗慶第三女可封郡君制

勑某人：相與將，人臣之極也。爾父常兼享其位而連戚里，❶其於存歿，宜有寵焉。況其生也貴，而歿也無嗣續之裔，此吾尤所憫焉。加原校：一作「疏」。爾郡封，此非常典，所以申吾不忘爾父之意。可。

洛苑使英州團練使内侍省内侍右班副都知藍元用可眉州防禦使罷副都知制

勑具官藍元用：爾之事予，陳力兹久，既明而敏，能濟以勤，慎密一心，不見過失，屢更器任，實柬予懷。屢披奏章，陳疾自請，願解要職，以思便安。惟爾之舊予所嘉，惟爾有勞予所録，雖可爾請，豈無加原校：一作「嘉」。褒？服兹寵榮，勉爾原校：一作「惟」。後效。可。

西頭供奉官閤門祗候綦恩可内殿承制制

勑具官綦恩：用兵久矣，而將吏能以材武稱於軍中者，豈不多哉？苟有聞焉，無不用也。況如世衡，吾所信者，今其稱爾，吾豈不然？夫信以出令，仁以撫人，原校：一作「之」。勇以臨戰，而嚴以一衆，必皆出於智而後成功。雖大將不過此也，爾其勉之。原校：一作「哉」。可。

❶「連」下，原卷後校：「一有『榮』字。」又「里」下，衡本校云：「一有『之裔』二字。」

達州司户參軍吴沖可奉寧軍節度推官制

勑具官吴沖：嚮者盜起州縣，久而未捕。議者皆曰：素備不謹，賞罰不明，所以盜滋而吏怠。今考爾所獲，嘉爾之能，第賞推恩，予無所愛。原校：一作「愛矣」。凡謹備者，爾則勉之。當使怠吏，由爾而勸。可。

内殿崇班程逸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勑具官程逸：將軍之職，居則宿衛天子，出則征伐四方，此武人之重也。今假爾兹寵以爲歸老之榮者，以爾服勞既久，能克厥終，而不忘爾勤之意也。其往欽哉。可。

懷州防禦判官倪俊可著作佐郎制

勑具官倪俊：凡官人之法，莫不期於得材。而或失之於有遺，或失之於太濫。故有司之守，厥有常文，苟能應書，皆可選擢，❶原校：一作「擇」。可使中材之並進，不濫而無遺。此吾所以慎於擇材之意也。爾膺原校：一作「之」。兹舉，其不勉哉。可。

大理寺丞宋緬孫周蘇逢等磨勘改官制

勑具官宋緬等：庶官之守位者衆，予欲原校：一有「其」字。百職並舉而人各趨之，則於考功敘進之科，厥有常法，使夫自勉者無不得

❶「可」，原卷後校：「一作『得』。」

焉，蓋所以示勸而及衆也。今考爾歲績，法當遷秩。爾無以爲例得，其體原校：一作「思」。予勸功進善之心，以勉爾職，其無懈。可。

盧守勤致仕制

勑具官盧守勤：少也陳其力，病而養其衰。非惟安生樂壽，人之所欲；而朝廷待勞能之臣，厚始終之意，考之典禮，亦有彝章。爾之事予，既勤且久。今其病矣，可以息焉。尚有恩榮，以爲爾寵。夫勞無不報，既享爵禄之豐；身孰與親，宜專輔養之理。可。

曹元賓轉官制

勑具官曹元賓：夫用兵之法不可先言，則爲將之材亦難先見。國家用兵久矣，求之行陣，堪將者少。夫士有素蘊之材，未得達者。比降明詔，廣其詢求，而方平等以汝爲言。吾將觀汝之能，試汝以事，❶俾升朝序，往自勉焉。可。

司理參軍杜彭壽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杜彭壽：士有潔身以廉而服官以勤者，長吏皆得薦論。有司加之考閲，用而進秩，俾以臨民。雖曰常科，豈不慎選？汝膺兹命，其往勉哉。可。

户曹參軍尹植可某官致仕制

勑具官尹植：惟爾陳力，二十餘年。

❶「試」上，原卷後校：「一有『而』字。」

以老而歸，朕豈不憫？升之朝序，榮以宮僚。往其休哉，安爾眉壽。可。

開封府開封縣主簿孫量可保大軍節度掌書記制❶

敕具官孫量：用兵之法不欲久，惟能使調斂發輸不勞而民有餘力，則可以制敵原校：二字一作「久」。而有待於必勝。西師之出久矣，不惟將帥之選爲重，其州縣臨民之吏，能不乏民之力而佐吾之軍者，亦難其人。今爾既薦者皆曰材，而臨涇乃爾自請，往膺新命，將試汝能。可。

内殿崇班韓守允可左監門衛將軍致仕制

敕具官韓守允：自兵興于邊，天下多事，吏强有力者猶不能稱厥職，而況於老者乎？夫老者，吾所優也，豈宜强其力之所不逮。往從爾請，以安爾私。尚有茂恩，以爲爾寵。可。

泰州興化縣主簿朱思道可衛尉寺丞制

敕具官朱思道：夫廉，爲吏之一節也。今保薦之法惟以受財爲同坐，則待夫能吏，豈盡其材？爾其奮厥所長，思有所立，不獨守夫一節而已焉。可。

溪洞楊先贇可權知古城州制

敕楊先贇：世號材勇，雄于一州。威

❶「開封縣」，原卷後校：「一作『封丘縣』。」

能服其部人，忠能奉其職貢。宜加寵秩，以紹厥家。往服恩章，原校：一作「榮」。無忘報效。❶可。

京西轉運按察使虞部員外郎杜杞可刑部員外郎直集賢院充廣西轉運使制

敕具官杜杞：自一隅用兵，而調發輸役之繁，無遠不及。況廣東、西之路，於東南尤爲遠者，而吏多不良。吾之疲民，既有賦斂之勞，而今又罹盜賊之患。吾一慮及，爲之惻然。凡與吾憂國者，豈遑暇於安居哉？汝爲吾往，其原校：一作「安」。可憚勞？吾又嘉汝名臣之後，好學博文。原校：一作「聞」。尚有榮名，以爲汝寵。凡吾寄汝之事，緊汝之材，吾惟責成。原校：一作「惟責厥成」。爾可自勉。❷可。

內殿承制孟均可千牛衛將軍制

敕具官孟均：諸衛之置將軍，唐之盛時，兵官之重者也。衛兵之制廢久矣，其官雖存，而世不知其重也。自頃西北用師，講求武事，而議者多言唐之府兵可復。朕方思之，而爾能有請，朕甚嘉焉。爾其往哉，吾將有用。可。

殿中丞史吉亨王珣瑜著作佐郎蘇黃中等磨勘改官制❸

敕具官史吉亨等：夫官者，所以盡人

❶「報效」，原卷後校：「一作『夙夜』。」

❷「爾」，影元本卷後校：「一作『汝』。」

❸「蘇黃中」，原卷後校：「一作『蘇莘』。」

之材也。至乎材之難得，則姑以歲月常法，積勞而敘遷。誠亦冀有異材之善出於其間，非止於此而已也。爾等各膺例進，宜自勉旃。可。

蘄州廣濟縣令充國子監直講邵必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邵必：夫學，所以爲治也。❶而儒者以記誦爲專，多或不通於世務，但能傳古之説，而不足施之於事。使愚者益固原校：一作「昧」。而不明，而材者聽之而怠，原校：一作「殆」。以謂儒迂不足學。故教人之法，必該於古今，以博其識，而成其業焉。惟爾之學，能明當世之事，而屢形議論，朕甚嘉焉。爾其守節礪行，以率諸生，而取古之有以宜于今者而養成之，則功利廣矣。可不勉哉。可。

外制拾遺

孫復可祕書省校書郎國子監直講制

朕勤治體，喜賢俊，嘗慮四方遺逸之善，有不吾聞者。間屬近列，屢騰薦章，以爾孫復深經術，茌德行，躬耕田畝，以給歲時，東州士人皆師尊原校：一作「隸」。之。吾命汝校文於書省，講藝於胄序，不由鄉舉，不俟科選。汝姑直屏雜説，純道粹經，使搢紳子弟聞仁義忠孝之樂，此吾所以待汝意。往欽哉。可。

❶「爲」上，原卷後校：「一有『學』字。」

周陵荆湖轉運使制

勑具官周陵：朕思欲寬民賦役，而衣食給足天下之飢寒。而患州縣之吏不能稱職，其老疾闒懦而縱其下，與夫貪暴而自爲殘者，皆所以蠹於物而重困吾民者也。然按察之司，視而不舉，反原校：一作「乃」。務較錙銖毫末之遺利，而欲足用舒民，豈不失其術而且勞者哉！今荆湖之南，十一州、一監，三十有一縣，吏員不爲不多矣。爾其察其不良者而舉其賢者，使州縣得良吏，未有民富而用不足者。廣西之最，知汝爲材。今其往哉，無替朕命。可。

皇弟安静軍節度使允迪可責授右監門衛大將軍制

勑皇弟具官允迪：五刑之屬三千，其罪莫大於不孝。小民無知，犯者猶鮮。況爾燕恭肅王之子，而朕之諸弟也，宜率訓義，以迪四方。而乃忘苴麻哭泣之哀，爲酣飲沈酗之佚，肆情鄙行，害于而家，達於朕聽，嗟惋無已。朕苟貸法，何以處王公之上而教天下哉？宜歸爵秩，下領屯衛。蓋寬於馭過，而欲循省其非，無蹈後悔也。可。

楊畋屯田員外郎直史館制

勑：尚書省二十四司散郎，皆當今要官。況分直史館，提太史筆，蓋位之高者。

非材資甚美，安可以兼此授？以爾東染院使、湖南鈐轄楊畋，出自將家，有文武器幹。早由辭科，歷任郡縣，至提按之職。嚮以群蠻繹騷，湖嶺未靖，故特命以使名，往專討輯。逮兹二歲，谿洞帖然。而勤勞積時，重罹生疾。瀝懇來上，願還朝行。予既嘉爾作事不怠，以集疹于厥躬，又重煩爾以軍旅之役，宜改田曹之號。且以表年爲業，苟能有以益於國家，則執干戈，書簡牘，其義一也。可。

司勳郎中張從革可衛尉少卿制

敕：洛宅，朕之西都，而居之未皇暇也。❶然有司百職，莫不具焉。其留務之多閑，在憲司之尤簡。最爲清峻，可以優賢。具官某，久服官勞，頗彰吏最。老于郎署，分領西臺。用乎考績之文，俾列命卿之貴。仕而至此，是亦爲榮。可。

殿中丞府司録李虞卿可國子博士制

敕具官某：司録爲府曹首，民閥閱增減、吏詞按曲直皆繫焉。前涖此者，或苛悍，或懦軟，率不免缺折之患。惟爾慎不踰節，廉不撓人。吾用嘉之，俾增秩于庠列。爾其惟祇惟畏，以茂對我朝家休命。可。

大名府推官徐治可著作佐郎制

敕某：朝廷置磨勘之法，必以考限用人者，使詳試吏能而後進也。則仕者由銓

❶「未」，原爲墨丁，今據影元本、衡本補。

調改京秩，乃榮階之始，固非輕授。以爾進士登第，歷佐大幕。所知論薦，是用進擢。爾惟自勉，以副恩命。可。

平陽縣尉林術可試祕校知永州祁陽縣事制

敕具官某：南方之吏，不能爲吾以恩信撫兹谿蠻，而使毒吾民於攻劫。爾嘗被甲操矢而逐之，則蠻之害民也深，民之瘡痍者衆，所宜自見焉。今録汝之勞，命汝以縣。勉勤其政，以撫吾人。可。

大理寺丞彭通程濬可殿中丞某人可贊善制

敕具官某等：仲尼有云：「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今有司大比群吏之治，不待悉最課而後遷也，但不處于尤悔斯遷矣。某等或贊治遠藩，或長人大邑，奉法循職，克無累疵。銓原校：一作「銁」。考歲成，用應陟典。盾省儲坊，俾通朝守。盍勤官業，以對恩榮。可。

奏舉人杭州觀察推官吕遘可大理寺丞制

敕具官某：夫士之處世，如錐在囊中，其鋒立見。爾以選吏爲藩府賓佐，凡薦爾材者，自戩等十有二人，是必脱穎而出其輩者矣。❶不然，何言者之多也？擢爾卿屬，試爾治民。無謂寵利之可圖，因違道以干譽；其思行義以自立，務求己而爲人。服此訓辭，則無疵吝。可。

❶「脱穎」，影元本卷後校：「一作『穎脱』。」

軍事推官王野民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王野民：自兵興用乏，而能不取民以佐有司之急者，利入之法尤多，非勤且敏者則莫能焉。不惟干賞者趨之，蓋亦適時之用也。爾職酒利，厥課屢聞。所宜褒陞，以勸怠者。可。

録事參軍張原校：一作「王」。**師民可大理寺丞制**

勑具官某：方今官人之法，由舉善而遷者，必試之以臨民，而觀其從政。自兵興以來，吾民可謂勞矣。惟吏之良者，能爲吾休息之。今爾被舉曰材，亟遷其秩，將觀汝政，其不勉哉！可。

閻文寶供備副使監亳州茶鹽税制

勑具官某：國家因山澤之饒，興筦榷之利，以足邦用，實須幹臣。爾其絶侵牟，謹出入，使歲課增羡，而績效著明。敘進之榮，兹迺常典，疇勞之賞，尚有優恩。可。

滕公輔衛州推官制

勑具官滕公輔：堂涓昷之，皆朕侍從之臣，而外當寄任之重。交章來上，薦爾爲材。必有可觀，以稱公舉。宜從其請，以察爾能。往其勉哉，無廢爾職。可。

藍田縣主簿權充府學教授□□可華州蒲城主簿就差管勾永興府學制

敕具官某：古之敎學之法肄習以時，而難易先後教之有方，非久而安之則不能以成其業。今學者言爾講説訓導可以爲師，吾欲觀汝之道至于有成，故假爾大邑之佐，使禄足以充，然後安然克終其業。可不勉哉！可。

外制集卷第三

《外制序》云「所作纔一百五十餘篇」，今衢本分三卷，通科舉條法議僅百五十篇，而京、閩、吉、綿諸本乃多十五篇。以《仁宗實録》考之：慶曆二年十一月，孫復除校書、直講，公尚倅滑。四年正月，周陵移湖南轉運，公所草制已載第一卷，除授同而詞異。五年二月，允迪責環衛；皇祐元年三月，楊畋换官直史館，皆在公去朝之後。張從革、李虞卿、徐治、林術、程濬、王野民、張師民、閻文寶、滕公輔及永興府學教授十人，難盡稽考。吕遘轉寺丞制，見《張方平集》。公既自云一百五十餘篇，則其間或出公手，亦未可知。緣諸本散在四方，傳信已久，恐後人疑爲脱逸，復收之，故命曰《拾遺》，必有能辨之者。

周陵兩制，當出公手。蓋是時中書省在禁中，每有除授，隨即命詞給告。陵初移湖南，不曾轉官，其制行而未下，尋再降旨轉官，故別草詞，今第一卷所載是也。

内制集序

昔錢思公嘗以謂朝廷之官，雖宰相之重，皆可雜以它才處之，惟翰林學士，非文章不可。思公自言爲此語頗取怒於達官，❶然亦自負以爲至論。今學士所作文書多矣，至於青詞齋文，必用老子、浮圖之説；祈禳祕祝，往往近於家人里巷之事；而制詔取便於宣讀，常拘以世俗所謂四六之文。其類多如此。然則果可謂之文章者歟？

余在翰林六年，中間進拜二三大臣，皆適不當直。而天下無事，四夷和好，兵革不用。凡朝廷之文，所以指麾號令，訓戒約束，自非因事，無以發明。矧余中年早衰，意思零落，以非工之作，又無所遇以發焉。其屑屑應用，拘牽常格，卑弱不振，宜可羞也。然今文士尤以翰林爲榮選，余既罷職，院吏取余直草以日次之，得四百餘篇，因不忍棄。況其上自朝廷，内及宫禁，下暨蠻夷海外，事無不載。而時政記、日曆與起居郎舍人有所略而不記，未必不有取於斯焉。

嗚呼！余且老矣，方買田淮、潁之間。若夫涼竹簟之暑風，曝茅簷之冬日，睡餘支枕，念昔平生仕宦出處，顧瞻玉堂，如在天上。因覽遺藁，見其所載職官名氏，以較其人盛衰先後，孰在孰亡，足以知榮寵爲虚名，而資談笑之一噱也。亦因以誇於田夫野老而已。嘉祐六年秋八月二日，廬陵歐陽脩序。

❶「怒」，原卷後校：「一作『怨』。」

歐陽脩全集卷八十二　內制集卷第一

太祖皇帝忌辰道場齋文九月八日

惟至和元年歲次甲午九月辛酉朔十九日己卯，皇帝遣入内内侍省内侍殿頭、勾當太平興國寺開先殿劉立言，請僧三七人，於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太祖皇帝忌辰道場一月日。伏以受命開先，肇基興運。昭祖功而丕顯，緜寶祚於無疆。用深追遠之誠，式奉明齍之薦。載嚴净刹，❶以集善因。伏願覺力常資，威靈如在。延鴻宗祏，集慶眇沖。庶邦咸被於餘休，品物共均於博施。謹言。

太祖皇帝忌辰道場功德疏右語九月八日❷

右，伏以當天開運，聿隆創始之功；繼統承休，方罄奉先之孝。爰戒徹音之日，用資作善之祥。嚴法會於金園，啓靈文於貝葉。原校：一作「牒」。伏願超登妙果，高證真乘。瞻不動以常存，祐無疆而永固。下均氓庶，咸獲乂寧。

賜宰臣陳執中生日禮物口宣九月八日

有勑：卿爲時柱石，秉國鈞衡。爰逢慶育之辰，宜有便蕃之錫。豈惟故事，式示

❶「净」下，原有「秋」字，今據影元本、衡本删。
❷「九月八日」四字，原脱，今據影元本、衡本補。

眷懷。今差卿男將作監丞世儒賜卿生日禮物，想宜知悉。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赴闕御筵口宣九月八日

卿等載持信節，方止都圻。特申式宴之儀，以示勞勤之意。用推寵數，當體至懷。

撫問梓州路臣寮口宣九月十七日

卿汝等並韞器能，遠膺寄任。式戒嚴秋之序，載懷勤事之勞。宜示撫存，以彰眷厚。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御筵口宣九月十七日

卿等聘儀成禮，歸馭戒塗。念茲夙駕之勤，宜有祖行之寵。式陳衎樂，以示宴私。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酒果口宣同日

卿等信節爰馳，示隣歡之永固；使軺云復，申飲餞以爲榮。宜有匪頒，以彰眷遇。

賜隴州團練使代州部署田辛等勑書九月十四日

勑田辛：省所進奉謝恩賜公使月俸馬

一疋事，具悉。邊防有嚴，寄任尤重。嘉汝材武，董吾兵師。軍聲俾壯於威容，寵數宜優於廩賜。遽陳貢謝，益認傾輸。尚體眷懷，勿忘自效。故兹示諭，想宜知悉。秋冷，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雄州白溝驛賜契丹人使却回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 九月二十日

卿等言持信節，式戒歸塗。念兹衝涉之勤，宜有撫存之意。仍頒宴餞，以示眷懷。

賜翰林學士尚書工部郎中知制誥王洙獎諭詔 九月十四日

勑王洙：省監護使劉沆劄子，奏繳連到少府監修製法物所狀，修製温成皇后一行法物，勘會例各鮮明，及減省得物料功限甚多事。少府領五署之衆工，乃九卿之舊職。卿以儒學，參吾侍從，兼涖其事，能勤厥官，俾夫功簡而速成，物精而有法。益彰材敏，尤用歎嘉。故兹獎諭，想宜知悉。

皇帝本命兖州會真宫等處開啓道場青詞

九月二十日

維至和元年歲次甲午十月辛卯朔二十日庚戌，嗣天子臣某謹遣某人，開啓本命靈寶道場三晝夜，罷散日設醮一座，謹上啓太上開天執符御歷含真體道玉皇大天帝：寶祚無疆，❶蒼穹垂祐。吉日式臨於元命，醮

❶「寶」上，原卷後校：「一有『伏以』二字。」

科爰舉於舊章。薦誠愨以惟精，延聖真而並集。仰希靈貺，敷錫眇沖。四時叶序於和平，品彙均休於康泰。無任懇禱之至，謹詞。

建隆觀開啓追薦温成皇后道場青詞 九月二十五日

伏以蒼圓降鑒，列象緯以昭垂；蠲潔備陳，薦馨香而上達。載嚴仙宇，恭按科儀。眷内則之遺芳，冀高真之冥祐。仰祈陰貺，永助靈遊。

福康公主宅修築地基祭告太歲已下祝文 九月二十七日

維至和元年歲次甲午十月辛卯朔七日丁酉，皇帝遣宫苑使、榮州防禦使、内侍省内侍右班副都知任守忠，致祭于太歲、土地諸神。《禮》崇下嫁，《詩》美宜家。惟築館之有初，方涓辰而叶吉。冀百靈之來護，期不日以斯成。尚饗！

雄州白溝驛撫問契丹賀正人使兼賜御筵口宣 九月二十七日

卿等載馳原校：一作「持」。瑞節，爰及疆亭。顧惟夙駕之勤，宜有示慈之宴。用彰寵待，當體眷懷。

賜新除參知政事程戡讓恩命不允斷來章批答 十月十二日

省表具之。朕有欲治之心而甚勞，思

底治之方而未獲，夙夜于此，惟賢是求。卿出入宣勤，材望兼著，誠明發於事業，識慮可以詢謀。而召自外邦，參于宰府，朕志所定，其何可移？夫任之重者憂實深，遇之隆者報亦厚。讓而後受，雖敦難進而可嘉；知無不爲，其一乃心而圖效。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寧遠軍節度使張茂實進謝恩馬原校：一無四字。**詔**十月二十日

勑茂實：省所進奉謝恩賜公使并月俸及牌印到任馬共八疋事，具悉。卿出守蕃宣，宜優禄給。詔條方布，受署有初。印綬爲榮，古人所重。載披貢謝，深用歎嘉。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賜新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郝質勑書十月二十日

勑郝質：省所進奉謝恩授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并賜公使月俸馬共二疋事，具悉。朕嘉汝有忠勇之材，遂膺選擢；豐汝以廪賜之厚，實示眷懷。貢奉所陳，勤誠已著。功名可勉，後效其思。故兹示諭，想宜知悉。

賜尚書工部侍郎余靖詔十月二十日

蠢爾蠻蜒，驚于海隅。卿起自家居，首宣勤力。至於大兵之後，撫彼凋殘。餘孽未平，推吾恩信。寄任實深於委遇，寵章宜有於便蕃。遽閱貢輸，良增嘉歎。

撫問江南東西路臣寮口宣十月二十三日

卿汝等並以材賢，原校：一作「賢材」。出分寄任。荐更歲月，備著勞能。宜示撫存，以彰眷遇。

撫問鄜延路臣寮口宣十月二十六日

卿汝等並膺柬寄，綽著才猷。顧邊圉之肅然，嘉王事之勤止。屬茲寒沍，宜示撫存。

雄州撫問契丹賀正旦兩番人使口宣十一月九日

卿等夙將瑞節，方戒疆亭。奉隣聘以申歡，慶歲端之資始。載惟跋履，宜示撫存。

景福殿庫開啓冬節道場齋文十一月十二日

伏以國財豐衍，資民力以爲先；禁宇深嚴，邇天居而甚邃。式戒一陽之候，俾修衆善之因。誦貝葉原校：一作「牒」。之遺文，集金園之净侣。庶延梵福，用副精衷。

軍器庫開啓冬節道場齋文十一月十二日

伏以儲戎器以戒不虞，敢忘武備；肇新陽而集多福，爰届令辰。俾法侣之精虔，修勝因之妙善。仰瞻毫相，載繹真文。冀昭鑒之甫回，契偃兵之盛際。

舒州靈仙觀開啓上元節道場青詞 十一月十五日

伏以萬物熙春，肇新陽於首歲；三元紀序，標令節於真經。爰即靈場，俾遵科式。薦雖陳於菲薄，誠已達於精明。伏願穹昊垂休，紫清降鑒。邦家錫慶，永叶於泰寧；民物遂生，並臻於和樂。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人使茶藥口宣 同日

卿等載飭軺車，方凝寒律。乃顧道塗之役，深嘉跋履之勞。宜有頒宣，式彰眷遇。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人使茶藥口宣 同日

卿等繼修邦好，來及王春。方凝凜之在辰，念勤劬而將事。聊頒飲劑，式助宣調。

皇帝本命兗州會真宮等處開啓道場青詞 十一月二十一日

伏以荷三靈之乃眷，獲奉寶圖；隆萬壽於無疆，遐資道蔭。爰薦精衷之禱，及茲元命之辰。伏願誠潔上通，真靈甫鑒。如松之茂，永固於延長；一物雖微，並均於貺施。

醴泉觀真君殿開啓年交道場青詞十一月二十四日

伏以元氣均調，運三正而並用；歲功肇序，謹五始之惟初。爰敞福庭，原校：一作「廬」。恭陳净醮。伏冀精衷上達，靈鑒甫回。却凝陰伏沴之餘，順和氣發生之造。旁霑庶物，並集多休。豈惟眇沖，膺此純嘏。

添修開先殿祭告土地祝文十一月二十七日

伏以神遊所格，祕寢有嚴。役事時興，方勤於締葺；后原校：一作「神」。祇安静，頗懼於震驚。菲薦式陳，明靈昭鑒。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大使茶藥詔十一月十五日

敕卿：夙將信幣，來慶王春。載惟涉履之勤，方示眷懷之意。錫兹良物，以輔至和。今差入内内侍省内侍殿頭張昭化往恩州，賜卿茶藥，具如別録，至可領也。故兹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正旦副使茶藥詔十一月十五日

卿輶車載飭，方講於隣歡；歲序將回，式凝於寒律。載懷衝涉，宜有頒宣。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大使茶藥詔十一月十五日

卿修南北之歡，會期於首歲；勤夙宵之役，方及於半塗。彌切眷懷，宜加寵錫。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正旦副使茶藥詔十一月十五日

卿使介選才，以達欣歡之意；道塗將命，宜伸慰勞之恩。式示頒宣，俾茲調護。

兖州會真宮等處開啓上元節青詞十二月十五日

伏以萬物資生，肇新於陽月；三元紀節，式按於仙經。爰款殊庭，恭陳净醮。薦精誠而交感，企真馭以來臨。冀集靈休，下均群品。

二十四日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銀鈔鑼唾盂盂子錦被褥口宣十二月十五日

卿等繼講隣歡，會期元日。載嘉勤敏，涉此凝嚴。用示頒宣，俾彰眷待。

正月一日入賀畢就驛賜酒果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方柅聘車，即安賓館。屬此春陽之煦，宜多宴衎之歡。寵錫有加，眷懷增厚。

今月三十日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内中酒果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式修邦聘，來會春朝。方休道路之勤，宜有宴私之惠。聊頒甘實，以侑清罇。

正月三日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内中酒果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聘儀交舉，欣入見於彤墀；籩品有加，俾示慈於宴席。用伸頒賚，宜體便蕃。

賜契丹人使春幡春盤法酒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並驅使傳，來及王正。初陽式應於新春，令節俾修於故事。宜加頒賚，用示眷懷。

内中福寧殿開啓三長月祝聖壽道場青詞

伏以真遊飈欻，祕殿邃嚴。惟首月之正時，叶新陽而布慶。俾陳法供，仰薦明誠。伏冀敷祐眇躬，保千齡而永固；躋民壽域，均萬國以同休。

萬壽觀齋殿内權奉安真宗皇帝御容祝文

十二月二十五日

伏以齋室潔嚴，睟容清穆。涓辰叶吉，具禮有儀。冀真馭之妥安，符孝心之虔奉。

東太一宮開啓祝聖壽年交金籙道場密詞

十二月十日

伏以積陰窮候，始變於三陽；庶物更原校：一作「交」。新，宜均於百福。是陳法供，載肅嚴祠。延真馭以來臨，冀明靈之洞鑒。眇沖集佑，期萬壽之無疆；遐邇同休，俾兆民之咸賴。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酒果口宣

卿等夙戒軺軒，荐修信好。顧凝嚴之在候，宜宴錫以申恩。頒以甘新，彰予眷遇。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兩番人使到闕御筵口宣

卿等載馳隣聘，來及歲元。深惟道路之勤，方戒郊圻之近。特頒宴勞，以示眷懷。

春帖子詞二十首。十二月二十九日。

皇帝閤六首

其一

萌牙資暖律，養育本仁心。顧彼蒼生意，安知帝力深。

其二

陽進升君子，陰消退小人。聖君南面治，布政原校：一作「教」。法新春。

其三

氣候三陽始，勾萌萬物新。雷聲初發號，天下已知春。

其四

玉琯氣來灰已動，東郊風至曉先迎。乾坤有信如符契，草木無知但發生。

其五

朝雲藹藹弄春暉，萬木欣欣暖尚微。造化未嘗私一物，各隨妍醜自芳菲。

其六

熙熙人物樂春臺，風送春從天上來。玉輦經年不遊幸，上林花好莫爭開。

皇后閤五首

其一

御水冰銷綠，宮梅雪壓香。新年賀交原校：一作「康」。泰，白日漸舒長。

其二

藹藹珠簾日，溶溶碧瓦煙。漪漣采荇水，和暖浴蠶天。

其三

初欣綵勝迎春早，已覺雞人報漏遲。
風色結寒猶料峭，天光煦物已融怡。

其四

鬭寒未報宮花發，風暖還催臘雪銷。
欲識春來自何處，先從天上斗回杓。

其五

三辰明潤琁璣運，四氣均調玉燭光。
共喜新年獻椒酒，惟將萬壽祝君王。

温成皇后閤四首

其一

璅原校：一作「鏁」。窗珠户暖生煙，不覺新春換故年。❶ 衆卉争妍競時態，却尋遺跡獨依然。

其二

寶奩香歇掩鉛華，舊閤春歸老監嗟。❷
畫棟重來當日鷰，玉欄猶發去年花。

其三

椒壁輕寒轉曉暉，珠簾不動暖風微。
可憐春色來依舊，惟有餘香散不歸。

其四

内助從來上所嘉，新春不忍見新花。
君王念舊憐遺族，常使無權保厥家。

❶「故年」，原卷後校：「一作『舊年』。」
❷「老監」，原卷後校：「一作『阿監』。」

夫人閤五首

其　一

太史頒時令，農家候土牛。青林自花發，黄屋爲民憂。

其　二

元會千官集，新春萬物同。測圭知日永，占歲喜時豐。

其　三

黄金未變千絲柳，白日初遲百刻香。聖主本無聲色惑，宫花不用妬新粧。

其　四

微風池沼輕澌漾，旭日樓臺瑞藹原校：一作「靄」。浮。四海懽聲歌帝澤，萬家春色滿皇州。

其　五

玉殿籤聲玉漏催，綵花金勝巧先裁。宿雲容與朝暉麗，共喜春隨曙色來。

萬壽觀告遷真宗皇帝御容祝文

伏以宗廟之禮，是爲典彝；衣冠以遊，實有故事。載嚴寶構，以奉威靈。涓吉日以有初，庶真馭之斯格。

萬壽觀造温成皇后相儀祝文十二月二十九日

式營叢構，俾侯靈遊。顧落成之有初，惟筮日而斯吉。冀兹往宅，庶以即安。

皇帝回謝契丹皇帝書

九月日，兄大宋皇帝致書于弟大契丹聰文聖武英略神功睿哲仁孝皇帝闕下：使軺云止，惠問見貽。且承累歲而來，荐有西師之舉。討其不服，初煩剪伐之謀；全以舊恩，終示含容之度。慶武戈之遂息，分軍獲以爲儀。言諭斯勤，欣銘併集。方凝寒律，冀保沖襟。企詠之誠，指陳奚既？續遣使人咨謝次。今忠正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德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皇帝回謝契丹皇太后書

九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嬸大契丹儀天體道至仁廣德慈順章聖皇太后闕下：隣邦敦睦，結信好以彌深；使聘申歡，承諭言而甚厚。固壽齡之遐福，欣帖泰之休期。加侑幣以惟豐，積感悰而增切。秋商在候，啚履惟和。今忠正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蕭德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內制集卷第一

歐陽脩全集卷八十三　内制集卷第二

景靈宮奉真殿看經堂開啓真宗皇帝忌辰黄籙道場青詞正月十一日

伏以崇妙道於清虚，實惟先志；感時思於雨露，式表孝心。按金籙之真科，即琳宮之福地。薦兹精潔，庶以感通。冀善應之無方，期永資於沖蔭。

景靈宮廣孝殿看經堂開啓章懿皇后忌辰黄籙道場青詞正月十一日

伏以坤儀永閟，昭厚德於無疆；蘂館載嚴，奉真遊而如在。式臨遠諱，用感孝思。薦時品之惟新，啓齋場而增肅。仰祈歆鑒，永集祥祺。

慈孝寺開啟真宗皇帝忌辰資薦道場齋文正月十一日

伏以僊馭乘雲，式臨於遠日；春陽濡露，載感於孝思。爰即梵居，俾延净侣。瞻玉毫之妙相，啓貝葉之真文。集此勝因，仰資冥祐。

集英殿開啓真宗皇帝忌辰道場齋文正月十一日

伏以神游斯遠，方仰於軒威；諱日兹臨，載深於舜慕。虔依正覺，俾集善因。敞

禁殿以有嚴，啓法筵而夙設。仰祈冥助，用慰孝思。

内中福寧殿罷散三長月道場青詞正月十七日

伏以首春紀序，標令月以惟時；善氣宣和，紛百祥而來集。載嚴祕殿，恭按真科。依妙道之沖虚，薦清原校：一作「精」。衷之蠲潔。冀迎純祐，均被群倫。

撫問真定府定州等路臣寮口宣正月二十二日

卿汝等並韞時才，出分邊寄。屬新陽之戒候，念宣力以惟勞。特示撫存，體兹眷遇。

撫問保州路臣寮口宣正月二十二日

卿汝等夙臨邊圉，盡瘁公家。當春序之方和，念朔陲之尚凜。俾兹撫慰，式示眷懷。

撫問北京并恩州臣寮口宣正月二十二日

卿汝等並膺東寄，方布教條。惟夙夜之宣勤，在春懷而彌切。特加存撫，宜體優隆。

雄州撫問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口宣二月二十三日

卿等並持使節，叶講隣歡。飭車馭以載勞，及疆亭而兹喜。原校：一作「始」。俾伸

慰撫，式示眷懷。

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吉祭文堂祭。二月二十六日。

維至和二年歲次乙未三月己未朔，皇帝遣入内内侍省内西頭供奉官、勾當延福宮康爲政，致祭于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吉之靈。惟靈忠勤之節，克保於有終；存殁之恩，備隆於異數。仍加祖奠，式表哀榮。尚享！

贈保順軍節度使張惟吉祭文壙所。二月二十六日。

惟靈佐佑宣力，始終不渝。載嘉遺忠，實用追惻。奠爾臨壙，魂其有知。

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却回班判館酒果口宣十二月二十九日

卿等並持信節，繼講隣歡。既夙駕以言歸，俾及郊而留餞。宜伸寵錫，用示眷懷。

賜鎮安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陳州程琳進奉乾元節詔三月十五日

誕祥著節，延祝申誠。顧予同德之臣，首列充庭之貢。式彰勤藎，深用歎嘉。

賜外任臣寮進奉乾元節銀絹馬等詔敕書同。三月十五日。

夏時正候，誕節戒辰。惟事君之盡忠，

因效貢而申祝。嘉乃勤意，勿忘于懷。

賜樞密使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王德用生日禮物口宣 三月二十五日

卿勳閥名家，樞機重任。式因誕日，用示優恩。宜體眷懷，膺茲蕃錫。

廣聖宮開啓乾元節青詞 三月二十五日

伏以月旅正陽，當百嘉之茂盛；祥標誕節，期萬壽之穹隆。式案舊章，載嚴祕殿。延紫霄之飛馭，誦玉笈之靈篇。伏冀誠慤上通，聖真垂佑。錫之多福，均動植之幽微；永以無疆，並乾坤而悠久。

撫問河東路沿邊臣寮夏藥口宣 三月二十五日

卿汝等並膺寄任，深柬器能。顧隆暑之惟時，念禦邊之宣力。俾分珍劑，式示眷懷。

撫問麟府路原校：一無「路」字。**臣寮及并代州路臣寮口宣** 三月十五日

卿汝等蔚有時才，並分邊寄。顧蘊隆之在候，嘉勤瘁以不忘。式示撫存，體茲柬注。

撫問宣徽南院使彰信軍節度使判真定府李昭亮口宣 四月六日

卿宣勞邊鄙，頗歷歲時。因乃子之言

行，俾過家而賜問。式彰寵眷，以耀私門。

錫慶院賜宰臣已下罷乾元節道場酒果口宣

卿等任國鈞軸，爲予股肱。因誕節之届辰，嚴梵宫而申祝。載嘉忠藎，宜示寵頒。

端午帖子詞二十首。三月二十五日。

皇帝閤六首

其一

天清槐露浥，歲熟麥風涼。五日標嘉節，千齡獻壽觴。

其二

午位星杓正，人間令節同。四時和玉燭，萬物被薰風。

其三

舜舞來遐俗，堯仁浹九區。五兵消以德，何用赤靈符。

其四

楚國因讒逐屈原，終身無復入君門。願因角黍詢遺俗，可鑒前王惑巧言。

其五

嘉辰共喜沐蘭湯，毒沴何須採艾禳。但得皐夔調鼎鼐，自然災祲變休祥。

其　六

炎暉流爍蕙風薰，草木蕃滋德澤均。畜藥蠲痾雖故事，使民無疾乃深仁。

皇后閤五首

其　一

畫扇催迎暑，靈符喜辟邪。風光麗宮禁，時節重仙家。

其　二

椒塗承茂渥，嬪壼範柔儀。更以親蠶繭，紉爲續命絲。

其　三

覆檻午陰黄鳥囀，烘簾曉日絳榴繁。六宮綵縷爭新巧，共續千齡奉至尊。

其　四

紫蘭淅淅光風轉，緑葉陰陰禁苑涼。天子萬機多暇日，喜逢嘉節奉瑤觴。

其　五

五色雙絲獻女功，多因荆楚記遺風。聖君照物同天鑒，不用江心百鍊銅。

温成皇后閤四首

其　一

密葉花成子，新巢鷰引鶵。君心多感舊，誰獻辟兵符。

其二

旭日映簾生，流暉槿艷明。經顏易零落，何異此花榮。

其三

綵縷誰云能續命，玉奩空自鎖遺香。白頭舊監悲時節，珠閣無人夏日長。

其四

依依節物舊年光，人去花開益可傷。聖主聰明無色惑，不須西國返魂香。

夫人閣五首

其一

梅黄初過雨，麥實已登秋。避暑多佳賞，皇歡奉原校：一作「奏」。豫遊。

其二

鳴蜩驚早夏，鬬草及良辰。共薦菖華原校：一作「蒲」。酒，君王壽萬春。

其三

楚俗傳筒黍，江人喜競舡。深宮亦行樂，綵索續長年。

其四

涼生玉宇來風細，日永金徒報漏稀。皎潔冰壺清水殿，三千爭捧赭黄衣。

其五

仙盤冷泛銀河露，紈扇香摇緑蕙風。禁掖自應無暑氣，瑶臺金闕水精宮。

賜右屯衛大將軍叔韶獎諭勅書四月十二日

勅叔韶：省所進《祝聖壽歌》、《日月元樞論》共二軸事，具悉。朕固嘉汝嚮學勵善，蔚然而有文，與夫習富貴之驕而樂狗馬之翫者異矣。然夫學者所以知君臣父子之禮，出可以施於國，入可以施於家。汝其慎擇厥師，講救其闕，使言而無過，以自遠於悔尤。夫能異於衆人，誠爲有立；必至乎君子，然後大成。汝其勉之，無或中止。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十九日契丹賀乾元節人使朝辭訖就驛賜酒果口宣四月十二日

卿等夙持隣聘，申慶誕辰。嘉成禮之有儀，在眷懷而增厚。宜頒優賚，式示寵章。

集禧觀凝祥池崇禧殿就上清宮功德前開啓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五月十八日

伏以道本無爲，功施萬物；福惟善應，信若四時。當茂育之届辰，薦精明而交感。載嚴珍館，恭按仙科。伏願飈欻來臨，清真垂祐。保壽齡之永錫，均動植以咸休。

賜判大名府賈昌朝判陳州程琳判成德軍李昭亮等進奉上壽金酒器一副馬六疋詔五月二十三日

載誕及辰，萬邦咸慶。顧乃蕃宣之重，實惟耆哲之明。休有物容，來陳壽祝。嘉

乃誠意，不忘于懷。

兖州會真宫等處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伏以三辰昭運，六甲馴行。當薰風阜育之時，屬正命本元之日。謹遵科式，上薦誠明。誦琳蘂之真文，延紫清之諸聖。伏冀蒼靈降鑒，福嘏駢臻。蒙休匪止於眇躬，博施咸均於庶品。

除皇弟允初特授依前檢校尚書右僕射充感德軍節度使加食邑食實封餘如故制

五月二十八日

門下：爵賞當功，則爲善之勸廣；名器不假，則至公之道存。然而隆恩睦親，所以厚乎風俗；建侯作屏，❶所以扞乎原校：一作「捍我」。王家。非余敢私，乃國舊典。具官允初，質性純茂，稟乎天姿；學問發明，原校：一作「聞」。由於師訓。維我叔父，時爲賢王。緬懷遺烈之存，屬乃克家之善。自被蕃宣之寄，久參朝請之聯。宜從留務之繁，進委臨戎之重。節旄並建，井賦兼增。僉謀克諧，寵數惟渥。於戲！干戈衛社，内有宣勤夙夜之臣；甲胄在躬，外有奮力行伍之將。爾其念宴安之懷毒，知富貴之難居。戒損於滿，而罔敢自驕；勞身以謙，而克保其位。無忘勗勵，往服恩榮。可特授依前檢校尚書右僕射，使持節耀州諸軍事，耀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感德軍節度使，❷耀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仍加食邑七百户，食實封

❶「作」，影元本卷後校：「一作『樹』。」

❷「使」，原爲空格，今據影元本、衡本補。

二百户，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賜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亳州陳執中讓恩命第二表不允仍斷來章批答至和二年六月十八日

卿自再司鈞軸，未久歲時，迺者數上封章，願還印綬。朕惟委任之際，古今所難，知之不盡如不知，用之不終如不用。所以悉格群議，獨斷余衷，非惟勉爾以胡恤人言，亦庶幾乎任賢勿貳之意也。而卿原校：一無「卿」字。避讓之節，再三益堅，事有重違，理當俯徇。夫進退以禮，豈惟優大臣；堂陛俱隆，蓋以尊人主。是用寵爾以節旄之寄，兼之以槐鼎之榮，雖爲新恩，實爾舊物。出入中外，載嘉夙夜之勤；待遇始終，當盡君臣之分。無煩封執，用體眷懷。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宰臣富弼赴闕茶藥口宣至和二年六月十八日

卿祇若新恩，式趨近甸。炎歊方鬱，衝冒良勤。宜有頒宣，用伸眷遇。

賜新除宣徽北院使檢校太保判并州王拱辰讓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至和二年六月十八日

省表具之。宣導徽猷，號爲近職；鎮撫方面，實惟難才。余思其人，於爾爲得。至於儒學雍容於顧問，勤勞出入於劇繁，考資望以孰先，在甄陞而惟允。辭讓之節，誠雖可嘉；詢謀既同，命則無易。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宣徽南院使檢校太保判延州吴育讓恩命不允仍斷來章批答至和二年七月十七日

省表具之。卿學足以治人，智足以謀事，夙有問望，稱于搢紳。惟時舊人，常歷二府，❶一使原校：二字一作「宣徽」。之職，夫復何讓？若乃居則道古先之訓，講朕以六經；出則重朝廷之威，撫余之遠俗。才無不可，用之文武而皆宜；忠無不爲，任以内外而何異。余考於衆，僉惟汝諧。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昭德軍節度使知鄆州龐籍赴闕生料口宣至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卿言秉覲圭，甫臨畿甸。屬此新商之序，載嘉執轡之勤。宜有頒宣，以彰寵待。

賜新除昭德軍節度使知鄆州龐籍赴闕茶藥詔同日

勑龐籍：擁節之蕃，飭車來覲。顧都圻之甫及，嘉跋履之斯勞。特頒飲劑之良，以示眷懷之厚。

醴泉觀本觀三門上梁文至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

兒郎偉，我國家膺三靈之眷命，革五代之荒屯。多壘削平，包干戈而偃武；四夷面内，解辮索以承風。逮先聖之撫臨，躋群生於富壽，乃欲追羲、軒以並軌，欵云、亭而

❶「常」，原卷後校：「當作『嘗』。」

勒成。容典交修，遂舉曠古難行之禮；瑞應來集，有非人力可致之祥。卿雲矞露之光，❶紛綸而雜委；朱草靈芝之秀，焜燿而叢生。爰有神泉，湧兹福地，甘如飲醴，美可蠲痾。湛靈液以淵渟，敞琳宮而崛起。歲時遊豫，順民俗之樂康；棟宇翼嚴，表京師之壯麗。近以有司不謹，飛焰延災。皇上愛物推仁，因民所利，顧遺基之巋爾，回聖慮以惻然，爰飭良工，載新有作。損其土木之費，所以寬民；適其奢儉之中，俾之可久。用涓吉日，構此脩梁。盍效歡謳，形于善祝。

兒郎偉，抛梁東，危構岧嶢彩露中。欲識聖君仁及物，靈源一勺本無窮。

兒郎偉，抛梁西，金碧相輝俯仰迷。萬瓦寒光浮瑞露，層簷晚景掛晴蜺。

兒郎偉，抛梁南，善利深功原校：一作「功深」。不可談。但喜斯民無疾癘，誰知靈液有餘甘。

兒郎偉，抛梁北，觀者如雲來九陌。四方萬國會京師，有類衆星環斗極。

兒郎偉，抛梁上，棟宇規摹摽大壯。落成行即慶良辰，望幸何時來綵仗。

兒郎偉，抛梁下，祈福爲民崇廣夏。四時和氣致休祥，萬國多歡洽朝野。

伏願上梁以後，三辰順軌，百穀豐登。卉服雕題，咸被垂衣之化；行歌戴白，永爲擊壤之氓。皇帝萬歲！皇帝萬歲！皇帝萬萬歲！

❶「矞」，原卷後校云：「疑作『喬』。」按「矞」、「喬」均有祥瑞、流布之義，於此兩通。

賜新除宰臣富弼讓恩命第二表不允仍斷來章批答至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省表具之。卿有憂國愛君之心，而忠以忘其己；有經邦濟時之學，而用未究其能。夫畜久而積厚，則施之不窮；慮深而計熟，則謀無不獲。兹朕所以虚心仄席，有望於卿也。矧卿正直不回，庸邪素忌，小人所異，君子所同。是以在外十年，而左右之譽不及；履躬一德，而搢紳之望愈隆。朕内決於心，外詢于衆，敢謂有得，卿其可辭？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新除宰臣文彦博讓恩命第二表不允仍斷來章批答至和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省表具之。朕躬儉約以先人，而生民未足；勤憂勞以勵政，而百職多隳。豈布德之不明，抑任人之弗至？是以齋居正慮，先志後占，鑒屢易以爲煩，念難知之可慎。永惟商、周之所記，至以夢卜而求賢，孰若用搢紳之公言，從中外之人望？卿以舊哲，比嘗相予，惟宇量能寬以服人，惟純誠故久而益信，勳德兼著可以重朝廷，忠信不回可以臨大事。夫謀於其始而既審，則果於必用而不疑。汝其欽哉，朕命無易。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南京鴻慶宫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八月一日

伏以紫清垂祐，資道妙之沖虚；甲乙

駠行，會天辰於元本。欵別都之福地，舉浄醮之真科。薦以潔精，通乎肹蠁。伏願衆靈昭鑒，百福來臻。隆萬壽於無疆，溥群生而咸遂。

撫問真定府高陽關河東等路臣寮口宣八月六日

卿汝等出分邊寄，備罄材謀。載嘉宣力之勞，屬此爽秋之候。宜加撫慰，俾示眷懷。

撫問邠寧環慶涇原鎮戎軍德順軍路臣寮口宣八月八日

卿汝等各韞材猷，並膺寄任。屬商秋之在候，念障圉之爲勞。宜有恩言，用彰眷待。

後苑華景亭開啓故秦晉國夫人林氏追薦道場齋文

伏以淑懿之賢，已賁追榮之典；陰幽之助，仍資衆善之因。爰即華林，載陳法供。冀慈仁之廣被，均勝利於無窮。乘此妙緣，超升福果。

後苑華景亭開啓安土地道場齋文八月二十二日

伏以后皇安静，稟厚德以無疆；靈貺冥符，惟至誠而有原校：一作「交」。感。載嚴浄侶，夙按梵儀。冀祓滌於百邪，俾妥安於庶品。

爲秦晉國永壽聖祐夫人林氏身亡於壽星觀修設九幽道場青詞

生而有盡，是謂於物常；道本無形，實資於冥助。虔依仙宇，載肅浄場。追懿德之已遥，冀明靈之垂祐。薦兹勤潔，庶達精誠。原校：一無此八字。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路祭。八月二十二日。

惟靈蔚有令儀，著于茂則；顧追褒之寵數，已極恩榮；念永閟於佳城，載深惻怛。列兹奠禮，用慰營魂。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夜排勑祭。八月二十三日。

惟靈懿德惟舊，嘉問克彰。奄然淪逝，惻爾追感。侑以禮奠，庶乎來歆。

荆南府紫府觀并潭州南嶽真君觀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八月二十六日

伏以道非常名，無方而善應；誠之所至，有感而必通。惟南服之奥區，敞清真之靖館。因本元之吉日，備科式之多儀。延集衆靈，仰祈沖鑒。冀咸臻於百福，期永固於千齡。

廣聖宫開啓祝聖壽道場青詞八月二十六日

伏以百工休力，標禮典以順時；衆善延祥，紀道家之吉月。恭陳祕館，❶式按常科。瑶席瓊罇，夙陳於芳潔；芝華羽葆，紛集於真靈。伏願錫祉眇躬，隆壽齡於無極；遂生庶品，臻隱伏以咸均。

論獎諭叔韶奏

臣伏準中書劄子下本院，爲右屯衛大將軍叔韶進《祝聖壽歌》、《日月玄樞論》，奉聖旨，令學士院降勑書獎諭。竊以叔韶宗室之子，好學修辭，誠可嘉奬。然臣伏見玄字，自來公私文字悉皆諱避。其叔韶所進《日月玄樞論》，欲暫降付本院，略更詳其文理，庶於詔辭褒勸之間，因而得以訓勵。今取進止。四月　日學士臣歐陽某劄子。

貼　黄

所有奬諭勑書，未敢修撰，乞早降指揮。

内　批

其《元樞論》名以犯諱字，因而諷諭，使後來所譔益精。其文字更不付外，只如此降詔施行。

右至和二年四月，奏審叔韶獎諭

❶「恭陳」，原卷後校：「一作『恭臨』。」

勑書奏劄，後有内批三十四字，今真本尚存，其勑書在《内制》第二卷，而無此奏。按蘇文忠《内制集》，如《乞勿免文吕拜禮》、《乞許安樞密辭轉官》之類，皆以元奏與詔書並載，故用此例附卷末。

内制集卷第二

歐陽脩全集卷八十四　內制集卷第三

河南府平陽洞河陽濟瀆北海水府投送龍簡青詞八月二十六日

伏以九區至廣，萬物類居。惟川嶽之宅靈，繫真仙而總治。載稽道袐，實有舊章。粲然玉簡之清文，蜿若金鱗之瑞質。茲爲鎮信，輔以精誠。伏冀沖鑒昭臨，純祺錫羨。保邦家之永固，均動植以蒙休。

雄州開啓北朝皇帝盡七道場齋文八月二十六日

伏爲原校：一作「以」。北朝皇帝世結隣歡，歲交聘問。方睦敦隆之好，遽聞訃告之音。深極哀懷，用伸資薦。廣梵筵而斯啓，陳法供以惟嚴。冀仰助於仙遊，庶永孚於冥祐。

班荊館賜北朝告哀人使御筵口宣八月二十六日

卿載馳使介，來訃國哀。當節物之凜秋，嘉道塗之良苦。宜頒燕犒，以示眷勤。

班荊館賜契丹告哀人使酒果口宣八月二十六日

卿載馳國訃，來及都城。顧惟跋履之勞，宜有頒宣之寵。俾推珍錫，式示眷懷。

故秦晉國夫人林氏祭文堂祭。八月二十六日。

維靈歸全叶禮，卜吉有期。念將閟於幽扃，俾載陳於祖奠。歆兹芳潔，尚體追懷。

故秦晉國夫人祭文墳祭。八月二十六日。

維靈壽考有終，勞能可録。安兹宅兆，備有物容。載申奠訣之恩，式盡追榮之美。

内中福寧殿罷散三長月祝聖壽道場青詞

八月三十日

伏以清霜肅候，資萬物以將成；嘉月齋心，延百祥而並集。有嚴祕殿，來格衆靈。冀真鑒之妙沖，答精衷之蠲潔。保鴻圖而緜固，均庶品以阜康。

契丹告哀人使回至北京賜御筵口宣九月四日

卿遠將國命，來告訃音。當使傳之言旋，俾宴需之加錫。用申眷勞，式示寵恩。

契丹告哀人使回至雄州賜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九月四日

卿遠馳國訃，旋飭使軺。載嘉復命之勤，爰錫示慈之宴。式彰寵數，宜體至懷。

賜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亳州陳執中生日禮物口宣九月四日

卿榮擁節旄，出臨藩翰。屬兹誕日，宜

有寵頒。當體眷懷，克膺茂數。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太祖皇帝忌辰道場齋文九月八日

伏以紹百王而開統，昭著於祖功；植衆善之妙因，爰憑於覺力。循有邦之舊典，稽諱日以先期。載肅齋場，並延净侶。瞻玉毫之具相，誦貝葉原校：一作「牒」。之靈文。仰依慈慧之仁，遐薦清真之馭。庶資冥祐，式廣孝思。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太祖皇帝忌辰道場功德疏右語九月八日

伏以受命造邦，耀無窮之丕烈；以時薦福，資妙用於能仁。爰及諱辰，式遵彝憲。即神居之寶殿，延法侶於祇園。仰冀覺慈，廣敷勝利。威靈如在，冥助於真遊；運祚克昌，永隆於卜世。

賜西南蕃蠻人張漢頂等勅書九月十二日

勅張漢頂：省所附進馬并朱砂等事，具悉。汝世安邊徼，遠效款誠，涉道里以甚勤，脩貢輸而自達。載嘉忠順，宜有寵頒。今回賜汝紅中錦旋襴一領，八兩渾鍍銀腰帶一條，衣著二十疋，至可領也。故兹示諭，想宜知悉。秋冷，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增修青帝朝日風師先蠶等壇祭告逐壇并當處土地祝文九月十二日

壇壝之嚴，神明所格。以時修舊，式叶

彝儀。涓此吉辰，用伸昭告。

皇帝回契丹皇帝告哀書

九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皇帝闕下：特枉使軺，遽馳國訃。不意凶變，文成皇帝上僊。載念久敦世好，方睦隣歡，聞問震驚，撫懷感惻。姪皇帝始兹纘紹，深極哀摧。冀節至情，以遵典禮。已差人使，專持慰禮。今右宣徽使、忠順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元亨回，奉書陳謝。不宣。白。

皇帝回契丹皇太后告哀書

九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嬸大契丹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静正淳懿和寬厚崇覺儀天皇太后闕下：不意凶變，文成皇帝上僊。方敦隣睦，遽及訃音。載惟慈慕之懷，必極哀傷之念。冀從順變，式副瞻言。已差人使，專持慰禮。今右宣徽使、忠順軍節度使、左金吾衛上將軍耶律元亨回，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贈昭信軍節度使遂國公宗顏祭文堂祭。九月十三日夜。

維爾幼而敏明，長克有立，胡謂爲善而不永年！奠斝在兹，營魂其慰。

贈昭信軍節度使遂國公宗顏祭文欑所。九月十三日。

維爾禀質甚秀，享齡不遐。日月有期，

厝安惟吉。陳茲奠酌，實悼余懷。

賜右領軍衛將軍克沖獎諭敕書九月十五日

朕覽先帝之遺文，愴然增慕；嘉汝志之顓學，期乃有成。惟睿制之坦明，合聖經之原校：一作「而」。雅奧。傳寫之善，茲謂藝能；誦習不忘，是爲寶訓。宜加褒勗，以勉進脩。

吴王院上梁祭告土地祝文九月十五日

本支之盛，棟宇有嚴。吉日既涓，脩梁始構。冀神之祐，永壯厥居。

南京鴻慶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九月二十五日❶

伏以帝運開先，建別都而雄壯；神遊欽奉，肅真館以邃嚴。適臨元命之辰，恭按仙科之式。薦茲嘉潔，仰彼穹靈。敢祈善應之祥，永固無疆之壽。

賜鎮海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亳州陳執中詔十月二日

卿近辭宰柄，出守蕃宣。方受署以云初，効右牽而來獻。式彰誠蓋，深用歎嘉。

賜知建昌軍張貴和敕書十月二日

敦本勸農，惟汝之職。因時任土，脩貢有儀。載省勤誠，用增獎歎。

❶「二十五」，影元本、衡本作「二十三」。

啓聖禪院修設故秦晉國肅恭賢正夫人林氏盡七大會齋一中齋文十月二日

伏以覺慈廣被，兼濟於含生；冥福所資，必憑於慧力。惟懿柔之秉德，享壽考而有終。隆睿眷以不忘，集勝緣而增備。願乘妙果，原校：一作「道」。超薦真乘。

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彦博生日禮物口宣十月二日

卿以名世之材，當秉鈞之任。乃顧具瞻之重，適臨載誕之辰。爰示頒宣，用彰眷遇。

西太一宫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至和三年二月十五日

伏以真遊所集，靈宇載嚴。聿臨元命之辰，恭按仙科之式。冀紫清之垂鑒，感蠲潔以潛通。百福來臻，克彰於善應；萬齡增固，永保於無疆。

撫問麟府代州路臣寮口宣三月五日❶

卿汝等各藴材猷，出膺寄任。綽著綏寧之績，克彰勤藎之勞。宜示撫存，用推眷遇。

❶「三月」，影元本、衡本作「二月」。

皇帝回契丹太皇太后回謝書

三月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嬸大契丹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静正淳懿和寬厚崇覺儀天太皇太后闕下：響以訃音來告，方深感愴之懷；眒禮是將，用繼講修之好。豈期懿念，復枉使車。且承春候之和，克固壽康之福。其於感慰，罔罄敷陳。今順義軍節度使、左監門衛上將軍蕭佶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謹白。

皇帝回契丹皇帝回謝書

三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皇帝闕下：頃承哀訃，嘗遣使軺。惟久睦於仁隣，俾往伸於賻禭。復蒙惠問，仍示腆儀。方此春和，克支福履。其爲慰浣，奚既名言。今順義軍節度使、左監門衛上將軍蕭佶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建隆觀翊教院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閏三月四日

伏以道妙無方，默運清真之氣；日躔有次，式臨元本之辰。恭按仙儀，俾陳净醮。伏願蒼靈昭鑒，福嘏駢臻。萬壽無疆，永隆於鴻筭；群生咸遂，均被於餘休。

賜侍衛親軍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王凱赴闕茶藥口宣二十五日

卿遠戒戎車，夙祗召節。式及炎薰之候，載惟道路之勤。宜頒飲劑之良，用示眷

懷之厚。

賜龍圖閣直學士給事中施昌言已下爲修河了畢御筵口宣四月四日

卿等分庀工徒，繕修隄楗。遽兹訖事，嘉乃有成。宜推宴犒之恩，用奬勞能之効。

賜鎮東軍節度觀察留後知潁州李端愿赴闕茶藥詔八日

卿出布詔條，入祇召節。屬此炎歊之候，深惟道路之勤。宜頒藥劑之良，用示眷懷之厚。

賜契丹賀乾元節國信使副生餼口宣八日

卿等式將聘幣，來講隣歡。載嘉道路之勤，宜厚餼牽之品。往膺寵錫，用示眷懷。

賜文武百官文彦博已下於大相國寺罷散乾元節道場香合口宣八日

卿等式因誕節，祇率寀寮，修梵供以惟精，罄臣誠而申祝。載嘉忠愛，宜示頒宣。

賜文武百官文彦博已下於錫慶院罷散乾元節道場酒果兼教坊樂口宣八日

卿等叶德同寅，愛君盡禮。因誕彌之紀節，申祝頌之常儀。宜示宴私，用彰優寵。

大慶殿行恭謝之禮御札五月二日

勑內外文武臣寮等：執珪璧以事神，嚴祖宗而配帝，雖有國之常典，亦因時而制宜。朕承三聖之丕基，撫萬邦之有衆。儉于己，思天下之民豐；勞于心，致天下之民佚。罔敢怠忽，庶幾治原校：一作「洽」。平。而首春以來，偶爽調適，賴三靈敷祐，百福來臻，順以節宣，獲茲康裕。加以邊隅不聳，風雨以時。雖庶物之咸和，顧眇躬之原校：一作「而」。增惕。是用稽先朝之成憲，詢故實於有司，即廣殿之翼嚴，擇靈辰之良吉，式伸昭謝，以格純休。宜示先期，俾茲誕告。朕取今年九月內，於大慶殿行恭謝之禮，其今年冬至親祀南郊，即宜權罷。所有合行諸般恩賞，並特就恭謝禮畢，一依南郊例施行。至日，朕親御宣德門宣制，仍令所司詳定儀注以聞。務遵典禮，勿俾煩勞。咨爾多方，咸體予意。故茲札示，想宜知悉。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

四月二十七日

伏以風薰紀候，阜庶物以蕃滋；道妙無言，集百祥而善應。即琳宮之福地，考金籙之秘文。薦此令芳，通乎肹蠁。冀延純錫，保乃昌圖。資壽考於無疆，均蠢生而咸被。

賜五臺山十寺僧正知今等勑書五月七日

汝等並懷出俗之心，而有愛君之志。

因王正之肇序，遵佛事以修嚴。期中祝延，來効誠獻。載嘉勤款，宜有恩頒。

賜天章閣待制知楊州許元詔 五月七日

汝以材敏，班余詔條。眷乃淮海之濱，産兹草木之美。以時采掇，來效貢輸。嘉爾勤誠，良深歎獎。

天貺節謝内中露香表 五月七日

伏以薰風應候，滋阜於群生；嘉節紀時，恭承於景貺。已嚴净館，虔奉祕詞。仍假薰脩，附通精意。蒼靈昭鑒，純祉來臻。

撫問廣南西路臣寮口宣 五月十七日

卿汝等並以幹能，出分寄任。顧此蘊隆之候，載嘉宣布之勤。宜示慰存，用彰眷遇。

除授陳執中行尚書左僕射充觀文殿大學士依舊判亳州加食邑食實封餘如故仍放朝謝制 六月十日

門下：爵禄之寵，所以優老而崇賢；退讓之風，所以勵俗而敦化。眷我元輔，殿于近邦，屢辭將相之榮，備述君臣之遇。雖重違懇悃之請，而豈無恩意之隆？爰告外庭，以旌嘉尚。具官陳執中，質性剛直，姿識敏明。出於名臣之家，❶早有時材之用。自更中外之任，實勤夙夜之勞。出撫師徒，宣威種落之外；入參機要，竭忠帷幄之間。至於兩踐台司，首當國論。杜門絶請，善避

❶「名」，影元本卷後校：「一作『大』。」

權勢以遠嫌；處事執心，不爲毁譽而更守。顧方深於倚信，乃祈解於鈞衡。兼秉旄調鼎之榮，資鎮俗偃蕃之重，所以優逸耆哲，養頤精神。而數形奏封，每以疾告。察其誠至，良爲惻然。若夫中臺之崇，端揆是爲於師長；秘殿之職，詢訪實思於老成。推此茂恩，俾如爾志。仍廣邑封之數，即安屏翰之居。於戲！壹思慮以專心，勤藥石以自輔。人實求舊，予惟不忘。勉期壽康，往服休命。可特授行尚書左僕射，充觀文殿大學士，依舊判亳州，加食邑七百户，食實封三百户，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仍放朝謝。主者施行。

宣召曾公亮口宣六月六日

有勑：卿自辭職禁林，班條近輔，休有政績，播于民聲。既深柬於予衷，俾召還其舊物。矧爾材望，著于搢紳。豈惟潤色之文，方佇論思之益。

撫問河北路臣寮諸軍將校口宣❶七月三日

卿等任膺委寄，職在綏寧。當兹災沴之餘，備著勞能之効。俾伸撫慰，宜體眷懷。

撫問樞密直學士施昌言爲患口宣❷七月十日

卿方委政條，遽聞疾告。致爽調和之理，豈非夙夜之勞？勉輔天真，冀遵藥喜。

❶「河北路」，影元本卷後校：「一作『修河』。」

❷「爲患」，衡本校：「一作『疾告』。」

俾伸撫慰，式示眷懷。

撫問澶州滑州衛州通利軍梅摯等及存恤逐州軍爲水災及防護堤岸口宣七月七日

卿汝等列蕃宣之重寄，罹澍潦之時災。顧乃兵民，載深隱惻。尚賴班條之善，克伸捍患之勞。往道予懷，俾伸慰撫。

萬壽觀延祥殿開啓中元節資薦真宗皇帝道場青詞七月七日

伏以道生萬物，運元氣於無形；節正三元，紀清商之令序。洪惟先聖，邈矣真遊。貽睿業以嗣承，增孝思之時感。式陳净醮，仰薦精衷。伏願靈馭在天，愈資於冥祐；寶圖綿世，永庇於群生。

内制集卷第三

歐陽脩全集卷八十五　内制集卷第四

賜昭德軍節度使龐籍并武康軍節度使韓琦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英州團練使郝質各進奉端午馬詔勑七月七日

卿外分寄任，方切眷懷。屬令節之紀時，効駿足而來貢。備彰勤藎，深所歎嘉。

賜溪洞進奉乾元節并端午勑書

汝夙被朝恩，克綏種落。屬茲佳節，來効貢儀。省乃勤誠，良深歎奬。

賜外任臣寮進奉乾元節功德疏詔勑七月七日

卿汝夙韞材猷，❶出分委寄。屬茲誕節，來効勤誠。載詳善禱之言，彌見愛君之義。良深歎尚，宜體眷懷。

賜外任臣寮進奉助恭謝禮畢銀絹等詔勑

七月二十五日

國有大事，嚴祀以薦馨；臣能盡忠，因物而脩禮。卿汝分職居外，乃心于朝。載陳來助之儀，深歎勤誠之至。

❶「夙」上，衡本有「等」字。

賜武康軍節度使韓琦到闕生料口宣❶八月五日

卿德著耆明，時膺材任。祗趨召節，方及國門。宜示頒宣，式彰眷遇。

賜新授四方館使依舊英州刺史馬懷德進奉謝恩馬勑書八月十日

汝近以疇勞，擢陞要職。乃求良駿，來備貢輸。深惟報國之誠，更俟奮身之効。良深嘉獎，當悉眷懷。

賜知池州包拯進奉石菖蒲一銀合勑書八月十日

汝識遠言忠，身外心内。乃因時物，來効貢儀。深體誠勤，益增歎尚。

賜新授觀文殿大學士行尚書左僕射陳執中詔七月二十五日

卿出守藩垣，自陳疾恙。祕殿之職，揆路之崇，所以褒優輔臣，增重朝體。而乃發於誠懇，來效貢輸。載省悋原校：一作「忠」。勤，但深嘉尚。

賜新除資政殿大學士知青州孫沔告勑并對衣鞍轡馬口宣八月十六日

卿蔚爲名臣，久撫方面。俾加美職，徙領要蕃。仍推寵錫之優，式示眷懷之厚。

❶「生料」，衡本作「坐對」。

賜護國軍三軍將吏僧道百姓等爲護國軍節度使樞密使狄青罷政加平章事判陳州示諭勑書八月十六日

勑護國軍某人等：朕以狄青夙兼忠勇之姿，嘗著勤庸之効。自參機務，頗歷歲時。載深乃眷之懷，優以均勞之寵。惟命崇於名器，蓋體繫於朝廷。是加鼎軸之司，委以藩垣之任。乃人臣之榮遇，想輿論之僉諧。

賜翰林學士尚書左司郎中知制誥權知審刑院曾公亮詔八月十六日

國家致治之難，惟刑是恤。使民無犯，嗟訓導之未純；執法必平，顧重輕而宜允。卿以精識，附原校：一作「傅」。之經術，不恃明而克審，既能敏而加勤。期於無刑，予敢不勉；靡有留事，爾實爲材。副乃憂勞，良深歎獎。

賜尚書刑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權判大理寺郭申錫等勑書八月十六日

獄，重事也，余所慎焉。五刑之難，請比之文毛舉；四海之廣，報決之書日繁。汝以通敏之姿，濟之夙夜之力，厝刑不用。余實慕於前猷，俾獄無留；汝則能於厥職，副我欽恤。良增歎嘉。

除劉沆特授行工部尚書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加食邑實封仍改賜功臣餘如故制嘉祐元年十一月五日

門下：罄一節以事君，中外之任無間；

處大臣而有體，進退之禮必優。矧余輔弼之良，方賴股肱之寄。屢形懇避，嘉敦慤之弗移；宜峻寵章，示眷懷之特異。具官劉沆，質性剛鯁，姿材敏明。早以藝文，策儁科於異等；遂追髦彦，騰夷路以飛華。入必侍於清閑，出屢更於事任。翼翼是則，有聲京邑之雄；巖巖具瞻，遂參廊廟之用。乃疇嘉績，爰正台司。執毁譽不回之心，篤於自信；勤夙夜匪懈之志，久而益勞。顧方厚於倚毗，乃遽思於退讓。宴見之際，有言而必誠；封章之來，雖却而復至。察其所守，實亦重違。惟兹祕殿之嚴，眷乃留都之重，既增美秩，仍益真封。寵我邇臣，斯爲異數，雖如汝志，尚柬予衷。於戲！秉國之鈞，居則坐而論道；爲時舊老，往則殿于大邦。是惟出處之榮，勉服便蕃之命。可特授行工部尚書，充觀文殿大學士，知應天府，加食邑一千户，食實封四百户，仍改賜推誠保德崇仁忠亮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替錢明逸。

賜新除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依前彰信軍節度使李昭亮讓恩命不允詔十二月五日

卿勳閥之門，世承舊德，忠勤之節，効著厥官。惟别都管鑰之嚴，兼方面鎮臨之重，俾提相印，增寵將旄。嘉辭讓之有儀，在眷懷而豈易。爾毋固執，往服新恩。

賜溪洞進奉助恭謝賀冬賀正水銀綿紬等勑書十二月五日

汝世膺朝寵，能撫其人。時効乃誠，善

修其貢。載惟忠恪，深用歎嘉。

東太一宮開啓年交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

十二月十日

伏以三陽肇序，始變於凝陰；萬壽無疆，宜膺於茂祉。俾延净侣，祗款嚴祠。按金籙之仙科，格紫清之真馭。冀迎福應，永固丕圖。下逮庶邦，咸均純錫。

賜夏國主原校：一有「賵賻」二字。詔十二月二十五日

詔夏國主：喪葬之儀，孝子之大節；賵賻之禮，國家之至恩。眷惟忠順之邦，宜厚哀榮之卹。緬思荼毒，深用惻傷。俾遣使車，勉膺慰錫。今差文思院使張惟志充弔慰使，兼賜安葬故母物色，具如别録，至可領也。故兹詔示，想宜知悉。冬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正月六日朝辭訖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口宣十二月二十五日

卿等聘禮有成，使軺云復。嘉肅祇於將事，宜宴飫以勞勤。❶式示眷懷，勉膺寵錫。

班荊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却回酒果口宣

卿等載馳瑞節，來會王正。嘉成禮以言旋，念戒塗之伊始。式推寵眷，勉服恩頒。

❶「飫」，影元本卷後校：「一作『飲』。」

賜樞密副使程戡生日詔嘉祐二年三月四日

卿久罄謀猷，叶宣機政。眷惟誕日，屬此令時。宜推寵賚之優，式示顧懷之厚。

賜諸道州府軍監及四京恤刑詔勑

朕欲使民知禮義以遠罪，而患乎勸戒之未明。蠢兹群愚，猶冒常憲。顧此溽暑，閔然拘纍。卿汝夙以敏材，外分憂寄。惟刑之恤，當體於朕心；舉政以時，勉思於汝職。務從欽慎，庸副哀矜。

契丹國信使副回入四月沿路賜夏藥扇子甘蔗等口宣三月十九日

卿等載驅使傳，言復歸塗。顧兹溽暑之辰，宜有優恩之賚。俾頒品劑，當體眷懷。

瀛州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御筵口宣三月十九日

卿等將命達辭，回轅届道。方涉川塗之邈，宜申宴犒之私。式示優延，體兹眷厚。

北京賜契丹國信使副却回御筵口宣三月二十九日

卿等夙將信聘，言復使軺。方就館於別都，宜示恩於錫宴。式彰優渥，當體眷懷。

就驛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卿等將乃聘儀，及茲壽節。宜示燕私之惠，用彰眷寵之懷。推以甘珍，體予嘉錫。

賜河北東西路邊臣夏藥及傳宣撫問口宣

卿汝等各以敏材，任茲邊寄。屬此炎歊之候，深惟勤悴之勞。俾頒藥劑之良，式示眷懷之厚。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金籙道場密詞❶

四月二十六日

伏以道妙無言，惟一資生於萬物；歲功有序，以時均播於五行。當火德之盛明，順南訛而阜育。式稽金簡，祗即琳宮。祈降集於上靈，冀迎來於衆福。伏願齊天永筭，益保於鴻休；觸類賦形，皆均於純錫。

賜昭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并州龐籍撫諭戒勗詔 五月二十三日

勑龐籍：省所上表，麟州申管勾麟、府州軍馬司郭恩領兵過屈野河陷没待罪事，具悉。卿以文武之才，更將相之任。入籌帷幄，早資決勝之謀；出撫邊隅，方重臨戎之寄。載惟同德，可諒宣勤。而裨校貪功，曾罔虞於蠆毒；敗没銜辱，致輕損於國威。嘉封奏之上陳，能列言而引咎。雖勇夫僨

❶「聖」下，影元本卷後校：「一有『壽』字。」

於輕敵，彼實自貽；而智者慮於未形，宜無不備。已失難追於既往，後圖猶倚於老成。勉思節制之方，用副眷懷之厚。故兹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大相國寺開啓爲民祈福道場齋文

伏以薰風協序，阜百物以蕃昌；慧福均慈，蒙萬生而廣被。顧惟編俗，屬此煩蒸。庶依妙覺之仁，護此含靈之衆。祓除時沴，迎集天祺。凡載坤輿，共臻壽域。

醴泉觀感通殿開啓爲民祈福道場青詞

伏以瑞泉涵液，湛一勺之靈源；琳館凝華，嚴衆真之福地。眷兹炎鬱，閔彼蒸黔。俾肅按於仙科，冀導迎於善氣。伏願紫清昭鑒，飈欻來臨。旁均海寓之遐，下逮翾蠕之細。並蒙道蔭，咸被時禧。

賜宰臣富弼上第三表乞退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朕眷惟宰輔之司，實繫原校：一作「緊」。朝廷之重，職或非稱，勢因易搖。比以連年，猒於屢易，或用人之不審，❶致厥位之靡安。故於圖任之初，尤極精求之意。而議者謂卿有天下之譽，❷慶朕得非常之才。豈惟斷不惑於予心，固以慰久鬱之人望。則朕之用卿者至矣，卿之自待者如何？而方沃嘉猷，遽形退讓。駭無因而

❶「或」，原卷後校：「一作『戒』。」
❷「謂」，原卷後校：「一作『以』。」

及此，曾莫諭於乃誠。豈廊廟之崇，責重者其憂難任？而富貴之至，位高則其慮易危邪？朕嘗歷考往昔之人，其於進退之際，過計而圖全者未必無患，忘身而徇國者固多令名。惟爾之明，必知所擇，宜少安於職業，用深體於倚毗。所乞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兗國公主陳讓恩命第三表不允斷來章

手詔七月七日

省所三上表陳讓兗國公主事，具悉。古者周姬下嫁，車服不繫於其夫；漢女有封，湯沐並開於新邑。所以重國家之體，隆親愛之恩，稽累聖之舊章，皆按圖而啓國。汝以天姿之甚淑，習姆教而已閑。方及有行，乃遵先制，俾褒賢懿，用錫土田。而乃志在撝謙，願還渥澤。固辭以禮，既深體於懇誠；承命必恭，宜勉祇於寵數。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付兗國公主。

賜賢妃苗氏陳讓恩命第三表不允斷來章

批答

省所三上表陳讓賢妃事，具悉。妃嬪之制，秩敘著於王宮；爵賞之行，名數存乎國典。舉必謀衆，予其敢私？眷柔閑淑慎之賢，有輔佐憂勤之德，更歲時而惟舊，列號位以既隆。屬者因築館之將行，示緣恩而推寵，雖朕心之乃眷，必廷論之曰然。而能恪原校：一作「封」。執謙沖，深形懇避。然而讓宜有節，禮不越於再三；命出惟行，告已申於中外。往祇休渥，毋或固辭。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付賢妃苗氏。

賜知乾寧軍高遵約獎諭勑書七月七日

勑高遵約：省河北安撫提刑司奏，勘會乾寧軍去歲值大雨，河水泛漲，衝破護城堤，滰浸城壁，其河岸大段墊壞，軍城危急。汝乘此水災，徑赴本任，交割勾當，尋計度功料，多方用心，躬親部役，修築河堤及護城堤，至今年三月內了當，甚得堅固，本軍久遠，委不消遷廢，伏乞特加旌賞事。嚮以暑雨失節，悍湍迅流，水防廢官，衝溢爲患。汝能奔走就職，勤勞匪躬。民泯無墊溺之虞，壁壘得繕完之固。厥效明著，攸司以聞。載寬憂顧之懷，宜示褒嘉之意。故兹獎諭，想宜知悉。秋熱，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福寧公主宅開啓道場青詞❶七月十五日

伏以妙道無形，宅真靈於杳默；精衷有感，延福應之純厖。眷外館之有嚴，肅行車而伊始。俾遵科式，祓以芬芳。冀冥祐之敷垂，集休寧而永保。

內中福寧殿開啓三長月祝聖壽道場青詞

八月二十六日

伏以凜秋肅物，嘉歲序之成功；吉月延祥，按仙科之舊式。瞻彼清真之馭，敞兹禁密之廷。薦以芬芳，通於杳默。伏冀壽齡永固，福應來臻。隆寶歷以遐昌，均庶邦

❶「寧」，影元本卷後校：「一作『康』。」

而康靖。

玉津園開啓保祐聖躬爲民祈福道場青詞 八月二十六日

伏以祇紹慶圖，撫寧原校：一作「摩」。方夏。仰荷百祥之時集，思同庶品以均休。乃即清郊，載嚴浄侶。誦蘂宮之真訓，瞻琁極之高靈。伏願聖壽無疆，永錫厖鴻之祐；物生咸遂，並臻康泰之期。

南京鴻慶宮開啓皇帝本命道場青詞 九月十三日

伏以寶圖興運，玆惟受命之邦；琳館凝祥，肅奉真遊之馭。惟本元之令日，薦精潔之明誠。按金籙之科儀，瞻紫霄之杳默。伏冀衆靈敷祐，百福來臻。保遐筭於無疆，均含生之賴德。

賜樞密副使田況生日禮物詔 九月十三日

卿夙韞才猷，贊吾機務。屬涼秋之肅物，嘉誕日之屆原校：一作「戒」。期。宜有寵頒，以彰恩眷。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到闕酒果口宣 九月十三日

卿等祇命使軺，修歡隣聘。式及都畿之近，❶宜推宴勞之恩。錫以甘芳，用彰眷遇。

❶「畿」，衡本作「圻」。

班荆館賜契丹國信使副到闕御筵口宣

卿等肅持聘問，協講隣歡。涉川陸之甚遐，戒郊圻而兹始。宜申宴犒，用示眷優。

玉津園賜契丹國信使副弓箭御筵口宣

卿等荐脩聘好，方憩輶軒。肅射圃以有儀，豐宴籩而加品。膺兹寵錫，式體眷懷。

雄州白溝驛賜北朝契丹賀正旦人使御筵兼傳宣撫問口宣

卿等言飭使軺，時修聘好。涉此沍寒之候，載惟行李之勤。宜示宴慈，用彰眷撫。

內制集卷第四

此卷《賜陳執中詔》「出守蕃垣」，《孫沔詔》「徙領要蕃」，元本皆用「蕃」字。按《字書》：蕃，屏也；藩，籬也，亦藩屏也。其義相通，故公集互用之。

歐陽脩全集卷八十六　內制集卷第五

賜樞密使山南東道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賈昌朝生日禮物口宣九月五日

卿位峻樞庭，望崇舊老。屬誕期之斯及，顧寵數以宜優。體乃眷懷，膺茲蕃錫。

皇帝賀契丹皇帝正旦書

正月一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玉曆正時，布王春而茲始；寶隣敦契，講信聘以交修。方履新陽，益綏多福。其於祝詠，罔罄敷言。今差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上騎都尉、渤海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賜紫金魚袋吴中復，供備庫使、銀青崇禄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騎都尉、廣平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宋孟孫，充正旦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別幅。專奉書陳賀。不宣。白。

皇帝賀契丹太皇太后正旦書

正月一日，姪大宋皇帝謹致書于嬸大契丹仁慈聖善欽孝廣德安静正淳懿和寬厚崇覺儀天太皇太后闕下：歲律更新，春陽迺達。因履端之叶吉，敦永好以申歡。載惟慈懿之和，方集壽康之祉。更希善攝，用副遐悰。今差朝散大夫、守太常少卿、直昭

文館、護軍、廣陵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户、賜紫金魚袋吕景初，洛苑使、兼閤門通事舍人、銀青崇禄大夫、檢校太子賓客、兼御史大夫、騎都尉、清河郡開國侯、食邑一千七百户張利一，充正旦國信使、副。有少禮物，具諸别幅。專奉書陳賀。不宣。謹白。

賜知潁州徐宗況進奉賀兖國公主出降銀絹馬等敕書

敕徐宗況：省所進奉賀兖國公主出降絹五百疋事，具悉。《詩》稱王姬之下嫁，國著嘉禮而有儀。惟臣職之聿脩，備物容而敘慶。誠勤所至，歎尚良深。故兹示諭，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賜知建昌軍沈造敕書

敕沈造：省所進奉銀珠稻米一十石計一百黄絹袋事，具悉。汝職守軍符，政兼民穡。樂此有秋之實，擇其嘉穀之英。式陳常貢之儀，彌體恪官之意。故兹示諭，想宜知悉。冬寒，汝比好否？遣書，指不多及。

集禧觀凝祥池崇禧殿開啓祝聖壽年交金籙道場密詞十二月十日

伏以琁霄默運，推四序以循行；玉曆更新，集萬靈而交會。俾清琳宇，延格高真。薦兹精一之誠，祈乃純厖之祉。冀緜福祚，均及含生。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酒果口宣 十二月十日

卿等歲律更端，隣歡交聘。載馳使傳，方及國郊。宜推寵錫之恩，式示眷懷之厚。

瓊林苑開啓保祐聖躬祈福道場青詞 十二月十二日

伏以四時成歲，嘉庶彙之咸新；百福自天，荷衆真之冥貺。俾開靈囿，恭講仙科。恢寶祚之延長，錫壽康之遐永。是惟降鑒，享乃克誠。

瓊林苑開啓保祐聖躬祈福道場默表

伏以荷天地之鴻休，席祖宗之丕業。載惟勵翼，敢怠憂勤？屬歲律之更端，冀時禧之茂集。俾嚴禁籞，祗率舊章。庶通芬潔之誠，仰格清真之馭。伏冀錫齡斯永，降福孔多。保邦祚於無窮，均物生而咸被。

啓聖院齋殿内權奉明德元德章穆皇后今告遷赴普安院重徽隆福兩殿奉安祝文

嚮以雨水爲災，殿塗增緝。亦既新於叢構，庶來復於真遊。爰揆靈辰，冀兹安妥。緬惟慈佑，丕鑒乃誠。

皇帝親詣啓聖禪院告遷明德元德章穆皇后赴普安院奉安祝文

嚮者因霖災之爲沴，飭殿構以增新。涓穀旦之惟良，奉神遊而還止。載深感慕，躬薦芬馨。式慰孝思，冀兹臨格。

正月三日就驛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卿等奉將隣好，來會歲元。載推原校：一作「惟」。寵賚之私，宜極珍豐之品。俾頒嘉味，式侑宴歡。

瓊林苑交年禱祭太歲諸神祝文

天行有度，運三統以環周；歲德所臨，從百神而拱列。載涓穀旦，薦此令芳。惟陰鑒之享誠，委時祥而昭佑。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御筵口宣

十二月十四日

卿等曆紀歲元，聘交隣好。載馳使傳，方及國門。宜頒宴犒原校：一作「推寵錫」。之恩，式示眷懷之厚。

賜夏國主進奉賀正馬駞詔

詔夏國主：省所差人進奉賀正馬、駞共一百頭疋事，具悉。履端紀歲，萬邦咸稟於王正；効貢以時，奕世克修於藩職。載閱充庭之實，深惟守土之勤。遐體傾輸，不忘歎奬。今回賜銀、絹、茶等，具如別録，至可領也。其差來人所賜物色，亦具賜目。故兹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賜夏國主贖大藏經詔十二月□日

詔夏國主：省所奏「伏爲新建精藍，載

請贖大藏經、帙、籤、牌等，❶其常例馬七十疋充印造工直，俟來年冬賀嘉祐四年正旦使次附進，至時乞給賜藏經」事，具悉。封奏聿來，祕文爲請。惟覺雄之演説，推善利於無窮。嘉乃純誠，果於篤信。所宜開允，當體眷懷。所載請贖大藏經、帙、籤、牌等，已令印造，候嘉祐四年正旦進奉人到闕，至時給付。故兹詔示，想宜知悉。春寒，比平安好否？書指不多及。

賜新除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孫沔詔嘉祐三年正月十七日

敕孫沔：省所上表「伏蒙聖慈差使臣賫到誥、敕各一道，授臣觀文殿學士、禮部侍郎，并賜對衣、金帶、鞍轡、馬、錢五百貫文，不敢恭受，伏乞特改差臣知一小郡，或依例除一官致仕」陳乞事，具悉。卿蔚有敏材，膺予簡任。外分邊寄，嘗著於恩威；入贊國機，早參於帷幄。風猷甚美，寵遇既優。適當擇帥之初，方鑒用謀之失，是惟慎舉，實允僉諧。豈宜圖自便之私，而罔體眷懷之意。顧兹重地，難久曠官，往祗成命之行，當略好謙之節。所讓宜不允，依前降指揮，疾速發赴本任。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集禧觀奉神殿開啓謝雪道場青詞

近以温陽干時，雨雪愆候，載惟寡薄，敢罄精純。明靈孔昭，嘉應斯獲，兆豐年而有望，消癘氣於未形。惟物蒙休，以時申報，冀清真之來格，期福貺之永依。

❶「帙」上，原卷後校：「一有『及經』二字。」

自京至雄州已來撫問契丹告哀人使口宣

正月十九日

卿祇戒軺軒，載馳隣訃，顧道塗之甚邈，惟涉履之斯勤。俾宣恩言，式慰良苦。

賜契丹國告哀人使茶藥口宣 正月十九日

卿式將隣聘，來告國哀。屬春候之尚寒，顧驛塗之攸邈。俾頒品劑，用示眷懷。

沿路賜契丹國告哀人使赴闕茶藥口宣 正月十九日

勑蕭福延：卿夙駕使輶，遽傳國卹。屬餘寒之在候，想馳驛之爲勞。俾頒飲劑之良，用示眷懷之厚。

景靈宫雅飾元天大聖后聖容并侍從等開啓預告道場青詞 正月二十日

伏以珍宇邃嚴，奉真靈而有素；玉容清穆，謹修祓以惟時。爰按仙科，俾伸虔告。載瞻道蔭，宜鑒沖誠。

皇帝回契丹皇帝告哀書

二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承遣使車，特貽緘翰，不意凶變，太皇太后上僊。載惟契好，久睦仁鄰，聞此訃音，但增感愴。姪皇帝負荷至重，追慕所深，冀節哀情，用遵禮制。已差人使，專持慰禮。今林牙、懷德軍

節度使蕭福延回，奉書陳謝。不宣。白。

雄州撫問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口宣二月二十四日

卿等夙持信聘，來講隣歡。及疆候以惟初，屬暄和之方盛。宜加撫慰，式示眷懷。

賜給事中參知政事曾公亮生日詔二月二十五日

卿蔚有時望，參于柄臣。惟倚注之所深，在眷顧之尤異。屬茲誕日，宜爾壽期。膺此寵頒，體予至意。

賜翰林學士兼侍讀學士尚書户部郎中知制誥知審刑院胡宿詔三月三日

勑胡宿：省所奏「據大理寺日奏司申，二月二十一日已前下寺公案，並已斷奏了畢，無見在」事，具悉。朕欲斯民足衣食、知禮讓，而竊攘争鬬之獄猶滋；欲吾吏慎刑罰、盡情僞，而傅予輕重之文不一。卿以儒學之職，總評讞之繁，克勤其官，曾不留事，實副予意，惟時可嘉。若乃使天下囹圄空虚而風流篤厚，是亦論思獻納者之志，其勉助我，以共臻焉。仍依奏宣付史館。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賜判大理寺陳太素并權少卿楊開及審刑院詳議官大理寺詳斷官等敕書三月三日

敕陳太素：省知審刑院胡宿奏「據大理寺日奏司申，二月二十一日已前下寺公案，並已斷奏了畢，無見在」事。刑獄之重，一成而不遷；比類之微，可疑者甚衆。汝好學而敏，涖官以勤。夫俾天下之無冤，幾刑錯而不用。此朕翼翼希慕之所未及，而爾孜孜厥職之所不忘者也。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恩州賜契丹遺留使副茶藥口宣三月二十八日

卿等夙馳使傳，來達信函。載惟涉履之勤，當此暄和之候。宜加頒賚，式示眷懷。

瀛州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却回御筵口宣四月七日

卿等既成聘好，方即歸塗。再惟將命之勞，宜有犒勤之錫。俾伸宴飫，用示眷私。

班荆館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却回酒果口宣四月七日

卿等使軺復命，郊館餞行。惟茲良潔之英，薦以甘馨之實。用伸恩錫，當體眷懷。

十六日就驛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四月十七日

卿等夙奉信函，方休賓館。惟此醇甘之品，用推寵賚之恩。聊侑宴歡，以伸優遇。

賜知舒州齊廓進新茶并知廣德軍蒲延熙進先春茶勑書

勑齊廓：省所進奉新茶一銀合，合重五十兩，緋羅夾複全事，具悉。百物茂生，取新爲貴；群方修職，効貢以時。汝守土有方，事上惟恪；閲兹來獻，用體勤誠。故兹示諭，想宜知悉。

賜外任臣寮進奉乾元節銀絹馬勑書

勑高易簡：省所進奉乾元節絹五百疋事，具悉。汝夙以敏材，膺于柬寄。及此奉觴之節，載陳任土之儀。能因物以達誠，見事君之甚恪。省閲于再，歎嘉不忘。故兹示諭，想宜知悉。

班荆館賜契丹告哀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卿夙將隣計，方届國門。載惟衝涉之勤，宜有宴休之錫。俾伸頒賚，用示眷優。

原校：一作「懷」。

開寶寺福勝院開啓道場於乾元節日支散袈裟并設大會齋一中齋文

伏以正陽旅月，方及於嘉時；萬壽齊天，式標於令節。啓真乘之祕藏，集净侶於法筵。仰惟慈妙之仁，茂委純厖之祉。永隆丕筭，均福群倫。

東太一宮開啓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四月二十四日

伏以寂然妙道，推善應以無方；瞻彼高靈，薦精誠而必達。届此長嬴之候，是惟茂育之時。爰稽玉笈之真文，載潔雲壇之净醮。冀敷昭鑒，來集純禧。固壽曆之延昌，溥蒼黔而均祐。

賜彰信軍節度使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名府李昭亮乞知西京不允詔

勑昭亮：省所上表乞移判河南府事，具悉。朕惟魏、洛之重，皆爲别都，將率所居，難於屢易。卿以中外勤勞之績，有撫綏扞禦之材，自膺寄任之雄，方厚倚毗之意。遽兹列奏，嘉乃好謙。宜體眷懷，靖安爾位。所乞宜不允。故兹詔示，想宜知悉。夏熱，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宣徽南院使淮康軍節度使張堯佐乞知西京不允詔五月二日

勑堯佐：省所奏「臣皇祐三年内授宣

徽南院使、判河陽軍州事，未滿任，蒙詔赴闕供職，至今六載，自量尸素，深不遑寧。近知西京闕人，未有除授，伏望特賜差委」事，具悉。宣導徽猷，任親而事簡；居留京邑，地要而務繁。惟予眷遇之臣，方處清閑之職。載披來牘，深識乃誠。雖奮其聰明，尚足以臨涖；而待我耆艾，宜有以優游。實嘉盡瘁之心，難徇撝謙之意。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賜宰臣文彥博上第一表乞解重任不允批答五月十八日

省表具之。夫知其人之爲賢，任則勿貳；事其君而有道，去不可輕。此古之臣主之明，舉措必慎，所以收功於一時，而垂法於後世也。卿夙有時望，爲予柄臣，自復秉於國鈞，僅三周於歲序。若乃進退賢否，誅賞罪功，每於聽納之間，敢忘虛己；顧彼搢紳之論，曾靡異辭。方期有成，以副予意。而乃過形謙損，思避台衡。豈寡德弗明，於用才而不盡；將多言害正，致厥位之難安？苟異於斯，夫何引讓？矧卿忠信之節，足以叶予之一心；材謀之優，可以斷予之大事。茲所柬注，寧煩諭言。所請宜不允。

就驛賜契丹遺留使副銀鈔鑼唾盂盂子錦被褥口宣五月十八日

卿等馳軺來止，將命有儀。顧茲館憩之初，宜具燕私之用。俾伸優錫，式示眷懷。

通商茶法詔 嘉祐四年二月四日

敕：古者山澤之利與民共之，故民足於下而君裕於上，國家無事，刑罰以清。自唐末流，始有茶禁，上下規利，垂二百年。如聞比來，爲患益甚。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積。私藏盜販，犯者實原校：一作「寔」。繁。嚴刑重誅，❶情所不忍。使田閭不安其業，商賈不通于行。嗚呼！若兹，是於江湖之間幅員數千里，爲陷穽以害吾民也。朕心惻然，念此久矣，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歡然，願弛榷法，歲入之課，以時上官。一二近臣，件析其狀，朕嘉覽于再，猶若慊然。又於歲輸，裁減其數，使得饒阜，以相爲生，剗去禁條，俾通商賈。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爲經常，弗復更制，損上益下，以休吾民。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爲姦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用戒狂謬。布告遐邇，體朕意焉。

内制集卷第五

❶「重誅」，原卷後校：「一作『峻誅』。」

歐陽脩全集卷八十七　內制集卷第六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乾元節大使茶藥詔

嘉祐四年二月二十四日

卿夙將信聘，方止中塗。惟兹藥籙之良，加之原校：一作「于」。茗品之美。特伸頒原校：一作「恩」。賚，式示眷懷。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乾元節副使茶藥詔

同日

卿肅將聘幣，來及壽觴。載嘉道路之勤，宜有頒宣之寵。仍伸撫勞，當體眷優。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大使茶藥詔同日

卿將命寶隣，講歡壽節。屬此暄和之候，載惟涉履之勤。宜頒品劑之良，式示眷懷之意。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副使茶藥詔同日

卿夙副聘軺，來陳壽祝。顧川塗之攸邈，屬氣節之方和。俾頒飲餌之精，式助宣調之理。

端午帖子二十首[1]

皇帝閤六首

其一

天容清永晝，風色秀含薰。五日逢佳節，千齡奉聖君。

其二

綵索盤中結，楊梅粽裏紅。宫闈九重樂，風俗萬方同。

其三

寶典標靈日，明離正午方。五行當火德，萬壽續天長。

其四

歲時令節多休宴，風俗靈辰重祓禳。肅穆皇居百神衛，滌邪寧待浴蘭湯。

其五

香菰黏米著佳名，古俗相傳豈足矜。天子明堂遵月令，含桃初薦黍新登。

其六

聖主憂勤致治平，仁風惠澤被群生。自然四海歸文德，何用靈符號辟兵。

[1]「二十首」，原無，今據衡本補。又衡本題下標注有「嘉祐四年」四字。

皇后閤五首

其　一

繭館覆柔桑，新絲引更長。紉爲五色縷，續壽獻君王。

其　二

槐綠陰初合，榴繁艷欲然。翠筒傳角黍，嘉節慶年年。

其　三

煙含玉樹風生細，日永宫花漏出遲。深殿未嘗知暑氣，水精簾拂砌琉璃。

其　四

玉壺冰彩瑩寒光，避暑宸遊樂未央。采艾不須禳毒沴，塗椒自已馥清香。

其　五

蘭茁擢秀迎風紫，槿艷繁開照日紅。嘉節相望傳有舊，深宫行樂自無窮。

温成閤四首

其　一

香黍筒爲糉，靈苗艾作人。芳音邈已遠，節物自常新。

其二

珠箔涼飔入，金壺晝刻長。鸞臺塵不動，銷盡故時香。

其三

聞説仙家事杳微，世傳真僞豈能知。遥思海上三山樂，寧記人間五日時。

其四

雲散風流歲月遷，君恩曾不減當年。非因掩面留遺愛，自爲難忘窈窕賢。

夫人閤五首

其一

冰壺凝皓彩，水殿漾輕漣。繡繭誇新巧，縈絲喜續年。

其二

黄金仙杏粉，赤玉海榴房。共鬭今朝勝，盈襜百草香。

其三

光風細細飄香轉，緑葉陰陰覆檻涼。雲物鮮明時節麗，水精宫殿侍君王。

其四

蓬萊仙闕彩雲中，端日原校：一作「午」。欣逢歲歲同。皎潔霜紈空詠扇，深沉玉宇自生風。

其五

古今風俗記佳辰，樂事深宫日日新。

巧女金盤絲五色，皇家玉曆壽千春。

皇帝回契丹皇帝賀乾元節書

四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乾陽正月，紀茲載誕之辰；隣聘修歡，貺以千齡之祝。書言既縟，禮幣兼豐。感著之私，敷陳罔罄。今彰聖軍節度使蕭供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皇帝回契丹皇帝達皇太后賀乾元節書

四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壽節屆期，隣歡惇契，仍導柔慈之旨，過申延祝之言。兼厚物容，用增刻著。顒希侍次，達此悰誠。今左監門衛上將軍耶律偘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恩州賜契丹皇太后賀乾元節人使茶藥口宣

卿等夙奉信函，及茲誕節。載勤馳傳，方止中塗。宜有寵頒，用伸撫慰。

恩州賜契丹皇帝賀乾元節人使茶藥口宣

卿等甫臨誕日，來講隣歡。載惟將命之嚴，宜有勞勤之錫。俾伸寵賚，式示眷嘉。

天齊仁聖帝廟開啓祈祥迎福催生金籙道場密詞三月二十日

伏以高穹降慶，方垂佑於邦家；彌月

告期，用薦誠於科籙。冀衆真之昭鑒，臻百順以儲休。

廣聖宮開啓催生道場默表 三月二十日

伏以帶鞨迎祥，慶禖祠之叶應；潔壇修薦，致精懇以冥祈。俾因鱗瑞以通誠，仰冀靈真之報福。

內中福寧殿開啓天祺節道場青詞 三月二十日

伏以候臨初燠，節紀嘉名。肅嚴祕殿之居，降集清真之馭。薦之馨苾，報以善祥。豈惟敷佑於眇躬，兼冀均休於庶品。

內中福寧殿罷散天祺節道場青詞 同日

伏以薰風應候，瑞節紀時。按琳簡之真文，嚴紫庭之邃宇。衆靈來格，冥感交通。嘉乃群生，蒙兹百福。載傾虔意，鑒此明誠。

後苑親稼殿開建鎮星祈福道場青詞 三月二十日

伏以祠禖叶應，彌月告祥。肅依科籙以薦誠，仰冀照臨之降鑒。錫之祉福，佑以休（原校：一作「保」。）寧。惟集慶於邦家，永延鴻於基緒。

萬壽觀開啓求嗣保安道場青詞

伏以廟社降祥，宮庭叶慶。載涓吉旦，交薦明誠。期仰格於清真，俾敷延於祉福。永昌基祚，遐企靈休。

景靈宮天興殿開啓催生保慶道場青詞

伏以誕彌叶慶，蠲潔修誠。嚴祕殿於靈宮，誦真文於蘂簡。通此苾芬原校：一作「芳」。之薦，祓其菑害之虞。仰冀昭回，丕符鑒祐。

護國顯應公廟開啓保安催生道場青詞

伏以正陽旅月，載育開祥。式因靈宇之嚴，交薦精衷之潔。仰冀衆真之貺，敷昭百順之休。永祚皇圖，實希道蔭。

賜新除行刑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大學士知陳州劉沆讓恩命不允詔四月五日

卿嚮以宰弼之崇，屢形懇避，居留之任，因用均勞。而休風藹然，嘉問時至。方深眷倚，遽閲奏封。顧惟陪輔之邦，俾遂便安之請。增之美秩，優我舊臣。豈祇循於故常，蓋以示夫褒寵。膺受之際，逡巡以辭。雖言匪飾文，見於能讓；而令行已出，難矣復還。其體余懷，往祇新命。

雄州白溝驛賜契丹賀乾元節人使却回御筵兼撫問口宣四月十三日

卿等聘函時達，使傳言旋。冒茲炎燠之辰，涉此川塗之邈。宜申宴錫，式示眷懷。

賜中書門下戒僭奢詔五月四日

勑中書門下：朕纘承丕基，撫有方夏，謂教之不可以家至，而行之每務於身先，惟

是儉勤，敢忘勉勵！期與群庶，臻于富康。而人殆久安，驕於佚欲，物豐太盛，耗以浮虚，苟奉養以自私，忘僭奢之爲戾。士民交黷，貴賤靡分，惟其彊力之能，無復等威之制。考於著令，雖有舊章，顧在攸司，鮮聞用法。民遂安於常習，弊罔革以滋深，紀綱既紊於度程，風俗以至於流蕩。俾朕有欲治之意，不能副余之誠心；而民多自陷之愚，未免煩余之訓導。夫令信由於貴始，下化先於上行。眷予一二之臣，其率庶工而警職；俾爾多方之衆，勿踰常憲原校：一作「法」。以干刑。庶漸革於侈風，以共趨於治路。凡居室之制，器用之度，冠服之章，妾媵之數，其令中外臣庶，遵守前後條詔，如有違犯，仰御史臺及開封府糺察聞奏。其諸路州軍，即委轉運使、提點刑獄臣寮及逐處長吏施行。布告中外，咸使聞知。故兹詔示，想宜知悉。

西太一宫續催生道場密詞四月二十六日

伏以吉月迎祥，靈禖叶應。爰即清真之宇，虔修科式之儀。冀祓滌於害災，俾敷昭於福應。載昌儲慶，永佑基圖。

東太一宫開啓保夏祝聖壽金籙道場密詞四月二十六日

伏以珍館邃嚴，格真靈而來宅；明誠蠲潔，薦馨苾以交修。導迎百順之祥，及此長嬴之序。伏願寶圖綿固，壽曆延長。永敷佑於邦家，溥均休於品庶。

爲將來祫享禮畢奏謝内中福寧殿并景靈宫等處諸神表六月二十五日

伏以清廟有嚴，仲冬正序。乃先時祭，

躬講禮文。賴真靈之集休，俾容典之咸舉。仰膺佳貺，彌勵丹衷。

爲將來祫享禮畢奏謝諸寺院表同日

伏以宗廟之嚴，祭祀惟重。矧茲合食之義，尤爲盛禮之文。乃顧眇躬，克成大饗。實繄貺祐，用薦菲誠。

内中爲將來祫享禮畢奏謝露香表同日

伏以月正仲冬，禮成大饗。所以序昭穆之位，格祖宗之靈。荷清穹之降休，俾盛典之獲舉。敢伸昭謝，冀達精衷。

爲將來祫享禮畢奏謝諸寺院神御表同日

伏以茲者祗率孝心，躬修合祭。潔精誠而是薦，蒙顧享之來臨。惟慈聖之降休，俾眇沖之成禮。敢忘勵翼，永荷基圖。

爲將來祫享禮畢奏謝永安陵等處表同日

伏以恭承先烈，獲守慶基。式因冬物之有成，載肅廟容而合食。上繄丕貺，克展孝思。是惟感慕之誠，益勵祗寅之志。

爲將來祫享禮畢奏謝泰山廟等處表同日

伏以茲者因歲物之冬成，講祭容而時舉。豆籩有序，禮樂交脩。顧惟眇躬，克遵盛典。實賴明靈之佑，敢忘報貺之誠。

賜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秦鳳路副都部署王凱赴闕茶藥口宣六月二十五日

卿祗膺召節，方届都畿。載惟道路之

勤，屬此炎薰之候。宜頒良劑，式示眷懷。

賜步軍副都指揮使涇州觀察使秦鳳路副都部署王凱赴闕生料口宣同日

卿出膺邊寄，入恪覲容。顧就館以云初，方奉圭而來見。宜頒餼勞，式示眷懷。

除宋庠制加恩進封

門下：盡其志以饗親，因而餕惠；爵于朝而示衆，所以褒功。考祭典而可稽，著國章而有舊。矧乃樞機之任，惟余鼎鼐之臣，飭事齊莊，宣力左右，方此慶行之始，宜推寵數之隆。推忠協謀同德佐理功臣、樞密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尉、行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群牧制置使、上柱國、廣平郡開國公、食邑七千八百户、食實封二千九百户宋庠，履行清純，器識深茂。夙有佳譽，蔚爲名臣。文足以爲國華，學足以謀王體。入則登于三事，備罄謨猷；出則殿于大邦，藹存風績。自還機務，頗歷歲時。秉一德以協恭，出處不更其守；展四體而盡瘁，夙夜匪懈其勞。屬盛禮之有成，廣推恩而自近。按夫輿地，特啓於新封；加以寵名，蓋遵於故事。惟是便蕃之錫，式伸眷倚之懷。於戲！君子者邦之基，大臣者民之表。搢紳之望，所屬老成，德業之隆，豈煩多訓？服我休命，往惟欽哉。可特授依前檢校太尉，行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群牧制置使，充樞密使，特封莒國公，仍賜推忠協謀同德守正佐理功臣，散官、勳、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李昭亮制 加恩

門下：朕卜吉孟冬，躬薦清廟。祖考來格，貺以百福之多；慶賜遂行，均于四海之廣。惟予將相之任，是謂股肱之良，宜擇剛辰，誕揚休命。忠果守正佐運翊戴功臣、彰信軍節度、曹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持節曹州諸軍事、行曹州刺史、上柱國、隴西郡開國公、食邑一萬一千五百户、食實封三千四百户李昭亮，志尚純慤，資識敏明。世蒙舊德之餘，早遘重熙之盛，備于器使，奮厥材猷。好學詩書，知將率之爲體；兼推威信，撫士卒以克和。入則有宿衛之勤，出則著扞城之効。寄之方面，屢守於要藩；班乃政條，頗原校：一作「頻」。聞於佳譽。乃眷別都之重，實司留鑰之嚴。擁節秉鈞，並享崇高之貴；治戎撫俗，兼資鎮静之材。兹惟圖任之艱，方屬倚毗之意，是用因霈恩之浹洽，推異數之便蕃，廣乃疏封，增其真户，仍疇美績，褒以嘉名。於戲！秉德不回，所以見始終之操；好謙自守，乃能居寵禄之榮。汝其欽哉，膺此優渥。可特授依前檢校太保，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使持節曹州諸軍事，行曹州刺史，充彰信軍節度、曹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户、食實封四百户，仍賜推誠保德守正佐運翊戴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梁適制 特授特進加恩

門下：王者嚴其宗廟，饗必及其時；盡其誠心，祭則受其福。朕躬執圭瓚，率諸臣

工，因百物之成冬，格列聖而合食，嘉與有位之衆，均兹錫祉之繁。矧惟槐鼎之舊臣，實繫國家之大體，宜優新命，以告外庭。推誠保德忠亮翊戴功臣、定國軍節度、同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光禄大夫、檢校太傅、使持節同州諸軍事、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國、安定郡開國公、食邑四千七百户、食實封一千五百户梁適，世胄之華，早躋仕路；藝文自奮，繼踐辭科。進階顯榮，亟被奬擢。優游侍從之列，嘗奉於清閒；出入中外之勤，實勞於夙夜。既贊樞府，遂登宰司。啓沃之謀，話言猶在；進退之際，禮遇兼隆。自歷藩垣，頗更歲月，近惟大鹵，實宿勁兵，俾分節制之權，以爲方面之重。撫兹雅俗，藉爾敏材，屬熙事之有成，均慶恩而方洽，是用敘陟崇階之貴，兼增食户之多，推兹寵章，蓋率舊典。於戲！執忠信之一節，所以事君；守富貴而不驕，乃能終吉。是惟素學，寧假訓辭？往服茂恩，當體予意。可特授特進，依前檢校太傅，使持節同州諸軍事，行同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定國軍節度、同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户，功臣、勳封、食實封如故。主者施行。

除許懷德制加恩

門下：賞以懋功，俾有能之知勸；祭之爲澤，思在位以咸均。嘉盛禮之斯成，務推恩而惟廣。矧乃耆明之哲，是爲心膂之臣，宜示優隆，式揚誕告。衛聖忠果雄勇翊戴功臣、殿前都指揮使、保寧軍節度、婺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婺州諸軍事、行婺州刺史、兼御史大夫、上柱

國、潁川郡開國公、食邑五千户、食實封一千二百户許懷德，勁勇之質，蓋禀天姿；忠厚之良，自爲國器。少有四方之志，出逢千載之辰，藴其材謀，能自奮勵。訓我士卒，號令之信甚明；爲予爪牙，介胄之色難犯。爰採軍中之譽，俾分閫原校：一作「閫」。外之權；遂膺旄節之榮，專董貔貅之旅。宿衛宫禁，周旋歲時。宣力甚勤，有知無不爲之節；盡瘁後已，加老而益壯之心。誠未耗於精明，豈但矜於矍鑠？屬受釐之均慶，方浹宇以蒙休。載推圖舊之懷，式敘疇勞之典。益其封食，録乃功庸。於戲！享爵禄之崇高，荷寵靈之優渥。挺金石不渝之操，兹惟事上之誠；知富貴克守之難，用保有終之吉。勉矣來効，往其欽哉。可特授依前檢校尚書左僕射，使持節婺州諸軍事，行婺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充殿前都指揮使，保寧軍節度、婺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加食邑七百户、食實封三百户，仍賜衛聖忠果雄勇宣力翊戴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翼祖皇帝册文❶

維嘉祐四年歲次己亥十月壬戌朔十二日癸酉，孝曾孫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高祖翼祖簡恭睿德皇帝。伏以皇天眷命，興德造邦，始基之功，實自積累，獲嗣丕烈，敢忘翼勵？孟冬吉月，歲事既成，合祭以時，舉兹禮典。惟是備物，將以誠慤之心，神其歆之，錫以多福。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粢盛、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嚴恭備物，

❶ 此題下，衡本標注有「嘉祐四年」四字。下《真宗皇帝册文》、《淑德皇后册文》同此。

式薦虔心。高祖妣簡穆皇后劉氏配。尚饗。

真宗皇帝册文

維嘉祐四年歲次己亥十月壬戌朔十二日癸酉，孝子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皇考真宗膺符稽古成功讓德文明武定章聖元孝皇帝。伏以古之以孝而饗親者，氣節既至，感其思心，礿、禘、嘗、烝，❶禮以時舉。然猶未獻其志也，則又大合祖宗而享焉。顧惟小子，克守成業，治民事神，動有丕訓。是用躬執圭瓚，薦其芬芳。僾原校：一作「愾」，又作「慨」。然如聞，來格來覣。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粢盛、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嚴恭備物，式薦虔心。皇妣章穆皇后郭氏、皇妣章獻明肅皇后劉氏、皇妣章懿皇后李氏配。尚饗。

淑德皇后册文

維嘉祐四年歲次己亥十月壬戌朔十二日癸酉，孝孫嗣皇帝臣某，敢昭告于皇祖妣淑德皇后尹氏。伏以彤管有煒，内德茂焉。清廟載嚴，合食爲重。卜月惟吉，備物有容。威靈來臨，昭穆序配。薦以誠潔，神其顧思。謹以一元大武、柔毛、剛鬣、粢盛、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嚴恭備物，式薦虔心。尚饗。

賜樞密使宋庠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❷

省表具之。朕以因時致享，克展於孝

---

❶「礿禘」，衡本作「祠禴」。

❷此題下，衡本標注有「嘉祐四年」四字。

思；已祭受釐，大均於慶澤。乃眷耆明之哲，實予體貌之臣，肅臨事之有容，既交神而蒙貺。宜推異數，以示眷懷。雖嘉好謙，曷止成命？所讓宜不允。

賜樞密使宋庠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卿藴純和端愨之誠，富敏贍通明之學，惟時舊德，實我柄臣。當祀事之有成，廣慶恩而方洽，疇其封爵，錫以號名。兹爲寵章，蓋舉常典，無煩避讓，其往欽承。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樞密使宋庠讓恩命第一表批答口宣

熙事既成，方大均於祭澤；寵章所異，宜首及於樞臣。當即往膺，勿煩沖讓。

賜樞密使宋庠并河陽三城節度使判河南府文彦博加恩告敕口宣

朕以饗親致孝，餕惠均恩。宜有寵章，以褒舊德。往欽新命，當體眷懷。

閤門賜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告敕口宣

蔚爲賢王，陪我祀事。既膺福貺，宜被寵靈。往體予懷，祗服新命。

賜皇弟奉寧軍節度使華原郡王允良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朕合食祖考以昭考，推恩宗族以展親，

所以厚人倫，明教愛。卿以近屬，肅然在庭，能盡志以修容，不違禮而終事。方慶典之均洽，宜寵章之所先。好謙之懷，雖可嘉尚；已出之命，其往欽承。

賜皇弟奉寧軍節度使華原郡王允良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卿擢秀宗英，作屏王室。從我祠事，罄其齊明。因餕惠之均恩，示推仁而睦族。避讓之節，固已識於沖懷；敦諭既勤，宜往祇於成命。

賜皇弟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

朕因時孟冬，薦鬯清廟。蒙祖考之來貺，均慶賜以推行。乃眷宗藩，宜優寵數。蓋克遵於舊典，何過自於撝謙？其欽訓言，往服休命。

賜皇弟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朕親款太宮，致饗列聖。蒙神貺其百福，思慶及於多方。乃眷宗藩，宜優寵數。惟是便蕃之錫，式推敦睦之仁。嘉乃沖懷，形于懇避。禮有常節，無爲過恭。命之已行，難或中止。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口宣

卿以宗藩之近，參闕祀之嚴。爰疇乃

勞，優以異數。宜思祇受，勿復固辭。

賜皇弟華原郡王允良感德軍節度使允初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卿以宗支之賢，陪廟祀之重。均兹慶典，遽述讓誠。命出已行，理難中止。所宜祇受，以副予懷。

内制集卷第六

歐陽脩全集卷八十八　内制集卷第七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府文彦博加恩告敕詔

朕因孟冬之吉辰，饗太宮而合食，膺受神貺，推行慶恩。眷惟同德之臣，方處居留之任，宜優異數，少示眷懷。既敷告於外庭，其往祇於休命。

内中福寧殿開啓祫享預告道場青詞十月十九日❶

伏以宗廟之嚴，祫祭爲重，乃卜孟冬之吉，躬脩合食之儀。仰企上靈，冥孚陰佑。俾克成於盛禮，冀永錫於純禧。式展孝思，用膺神貺。

在外五嶽四瀆四海并諸神廟等處謝祫享禮畢祝文十月十九日

屬者卜吉孟冬，致饗清廟。聖靈來格，福祉沓臻。荷神貺之不違，俾縟儀之克舉。敢忘神報，❷達此明誠。

泗州塔下并峨嵋山開啓謝祫享禮畢道場齋文

兹者冬物告成，因饗親而達孝；神釐

❶「十月」上，衡本有「嘉祐四年」四字。
❷「神報」，原卷後校：「疑是『伸報』。」按「神報」可通。

來貺，既均慶之以時。惟盛原校：一作「成」。禮之弗違，荷巨慈之旁祐。即靈場而申報，冀冥鑒之孔昭。薦此誠明，期於福應。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孝明皇后忌辰道場齋文十一月一日

伏以柔明之範，瞻厚德而已遐；感慕之思，託洪慈而申薦。載嚴寶殿，恭啓貝函。惟浄福之是資，冀靈游之永祐。

太平興國寺開先殿開啓孝明皇后忌辰道場功德疏右語

右伏以真覺之慈，應物溥示於能仁；孝思之感，以時式臨於諱日。俾延浄侣，交奏梵功。冀承勝利之因，永獲冥深之祐。

賜西南蕃蠻人張光現等勑書十一月三日

汝世守邊疆，遠輸忠順。時脩職貢，附達款誠。載嘉勤恪之心，宜示褒優之錫。

賜宰臣富弼乞退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夫知人之明，可謂難矣；而任賢之術，兹豈易哉？若乃聽之不聰，信之不篤，施設之方未盡，弗極其材；遲速之効有時，莫能少待。則被其任者，實亦艱歟。卿以純一忠亮之誠，藴宏深遠大之業。朕虚己以聽，推心仰成。至於一二之臣，是惟同德；下逮衆多之論，曾靡間然。方將甄敘賢愚，修明法度，務究本根而更治，不求歲月之近功。期於有成，兹乃予意。奈何

中道而將止，夫亦奚託以爲辭？矧上下既交，寧有不通之志；而君臣相遇，豈爲易得之時？當體余懷，勉安厥位。所乞宜不允。

賜外任臣寮進奉助祫享銀絹等勑書

朕卜吉孟冬，合食清廟，禮樂交舉，臣工畢從。嘉守土之修官，咸以時而來助，各以其物，粲然在庭。載省勤誠，良深歎尚。

賜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王舉正乞致仕不允詔十一月十四日

夫朝廷之廣大，賢儁之衆多，必有皤然耆壽之臣，以當上所優禮之異。或事思所訪，則有老成；俾時之式瞻，以爲人望。故禮雖七十，猶有不得謝者焉。卿懿文高行，有君子之風；清節令問，爲當世所重。閲書祕殿，日侍清閑，進讀經筵，坐論道德，固非有官司之責，筋力之勞。宜思少安，副我眷待。

鎮潼軍華陰縣雲臺觀修整真宗皇帝御容等殿今已了當扶請御容入本殿奉安祝文十一月十四日

屹爾名山，斯爲福地。翼然寶構，式奉威靈。繕完既新，考卜惟吉。鑒兹懇至，永以妥安。

鎮潼軍華陰縣雲臺觀修整聖祖及真宗御容等殿今已了當乞請御容入本殿奉安青詞十一月十四日

伏以靈峰甚峻，仙宇載嚴。爰考吉辰，

奉寧真聖。式伸祇告，昭鑒乃誠。

賜相州觀察使劉從廣進奉乾元節馬詔

卿蔚有敏材，膺于寄任。遠瞻壽節，効乃誠勤。在庭之獻肅陳，事上之忠可見。省閱之際，嘉歎不忘。

賜觀文殿大學士尚書户部侍郎知定州龐籍乞退不允詔

勑龐籍：省所劄子，奏以年齒衰殘，自去年七月後，累奉表及劄子，輸瀝懇誠，尋蒙差知定州，亦曾面告，祇乞一年，許賜請老歸第，伏望早賜差人承替，得遂前懇事，具悉。夫難進易退，雖士節之甚美；而尚賢優老，亦朝家之所先。故《禮》稱引年，而有不得謝。卿以儁德，爲時舊臣。柬於予衷，任以方面。材猷甚壯，視聽方彊。矧夫邊候無虞，民事尤簡，固可以偃息藩屏，養頤精神。而遠慕昔賢，願還官政。雖止足之意，誠可尚於高懷；而眷遇之深，難遽從於來請。所乞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府文彥博辭加恩不允詔十一月十七日

勑彦博：省所上表，陳讓祫享禮畢加恩事，具悉。朕屬者潔齊精誠，薦見宗廟。蒙神之貺，受福孔多。推慶賜以大行，均中外而咸及。矧我同德，乃時舊臣。惟體貌之隆，宜加於異數；而褒優之意，未稱於予衷。嘉讓節之甚勤，顧成命之難止。所讓

宜不允。故茲詔示，想宜知悉。冬寒，卿比平安好？遣書，指不多及。

賜樞密使檢校太尉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宋庠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卿陪祀疇勞，啓封加命。再形懇讓，深識沖懷。顧定志之弗移，宜承命而毋忽。

西太一宮開啓祝聖壽年交金籙道場青詞

十一月二十三日

伏以萬物堅成，樂歲功之斯就；四時迭運，荷乾施之無窮。爰即靈場，載啓科式。薦以芬芳之潔，通於杳默之神。伏願威鑒昭臨，福禧穰集。固穹隆之壽歷，延緜永之皇圖。下逮群生，咸均餘祐。

萬壽觀寧華殿開啓温成皇后忌辰道場青詞 十一月二十九日

伏以妙道無方，推乎善應；清真昭格，通以明誠。追内則之有儀，藹餘芳而未遠。式臨諱日，俾按醮科。爰即琳宫，肅延羽士。冀資冥福，永助仙游。

閤門賜許懷德張茂實告勑口宣

卿素稱忠勇，備著勞能。俾更旄節之榮，仍董貔貅之旅。往膺寵命，其體眷懷。

賜觀文殿學士禮部尚書王舉正乞致仕不允詔 十一月二十九日

卿精深之學，足以待問；清懿之望，足

以鎮浮。嚮從守藩，念遠賢之在外；來侍經席，冀開予於未聞。惟道德之所資，非耆舊而誰處？雖引年之制，禮固有常；而愛老之心，予寧敢怠？所宜勉近醫藥，輔安精神。期臻壽康，以副虛佇。所乞宜不允。

賜馬步軍副都指揮使張茂實赴闕生料口宣十二月六日

卿遠趨召節，方屆都城。惟茲餼品之豐，式舉彝章之舊。往祇寵錫，式體眷懷。

班荆館賜契丹賀正旦人使到闕御筵口宣十二月九日

卿等歲元茲始，隣好時修。載馳使傳之勞，方次都門之近。宜伸頒錫，式示眷懷。

正月五日賜賀正旦人使內中酒果口宣

卿等夙將信聘，來結隣歡。方仲宴飫原校：一作「飲」。之豐，式示眷懷之意。芳醪嘉實，宜厚寵頒。

賜侍衛親軍馬軍副都指揮使張茂實讓恩命不允詔十二月十五日

卿蔚有材武，稱於周行。早罄忠力，膺予寄任。自分齊鉞，屢易名邦。俾更節制之權，入總禁嚴之旅。扞城宿衛，皆汝職焉。載閱來章，雖嘉讓節；趨祇成命，宜體眷懷。所讓宜不允。

内中福寧殿開啓天慶節道場青詞

伏以新陽叶律，肇正於歲端；嘉節紀時，蓋遵於國典。載嚴祕殿，遐企上真。薦茲蠲潔之誠，杳達清冥之應。冀承靈貺，永祐皇圖。

内中福寧殿罷散天慶節道場青詞

伏以元符肇貺，先聖是膺。紀爲令節之名，著乃仙科之式。用嚴禁密，恭薦苾芬。冀真馭之昭臨，貺嘉祥而茂集。基圖永固，動植均休。

賜新除建雄軍節度使依舊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

十二月五日

省表具之。卿拔從行伍之微，董我師徒之衆。嘉爾勞舊，優之寵榮。乃思功効之未彰，能形辟讓之沖懇。已行之命，其往欽承。事上之忠，無或怠忽。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内中御侍已下賀皇帝年節詞語

妾等言：伏以堯官謹曆，萬物惟新；夏數得天，四時以正。恭惟尊號皇帝陛下，睿明稟哲，慈儉保邦。正朔頒行，極舟車之所至；仁恩原校：一作「慈」。溥及，順天地以發生。妾等忝備掖庭，獲瞻黼座。順三微之首月，祝萬壽於無疆。

賜夏國主進奉賀正旦馬駞詔

王正首歲，玉曆頒春。眷惟繼世之忠，

克効守藩之職。勤修時貢，來旅明庭。言念傾輸，良深歎獎。

皇帝回契丹皇帝賀正旦書

正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歲端更始，順陽律以布和；信聘時修，講隣歡而增固。閲書言之勤好，加篚幣之腆豐。感戢所深，述宣罔既。今懷化軍節度使耶律嘏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皇帝回契丹皇帝達皇太后賀正旦書

正月日，伯大宋皇帝致書于姪大契丹聖文神武睿孝皇帝闕下：玉曆頒時，寶隣交聘。兼馳使馹，别枉信函。載傳慈懿之言，益固講修之好。顓希侍次，達此悰誠。今歸德軍節度使耶律思寧等回，專奉書陳謝。不宣。白。

賜起居舍人知制誥劉敞等獎諭詔 十二月九日

勑劉敞：省所進祫享詩事，具悉。祫，大祭也，禮久闕焉。朕因時孟冬，躬薦圭鬯。永惟祖考之烈，格于天地；禮樂之盛，昭乎原校：一作「于」。物容。宜有儒學之臣，形爲頌歎之美。卿議論閎博，辭章爛然。敷訓告以代予言，是惟其職；發揄揚而稱上德，聊見餘才。省閲已還，嘉尚良切。故兹獎諭，想宜知悉。

賜刑部郎中充天章閣待制錢象先等獎諭詔十二月九日

敕象先：省所進祫享詩事，具悉。祫，大祭也，禮久闕焉。朕因時孟冬，躬薦圭瓚。永惟祖考之烈，格于天地；禮樂之盛，昭乎原校：一作「于」。物容。宜有儒學之臣，形爲頌歎之美。覽奏篇之來上，慶熙事之有成。文采可觀，歎嘉于再。故兹獎諭，想宜知悉。

賜屯田員外郎國子監直講梅堯臣獎諭敕書十二月九日

敕梅堯臣：省所進祫享詩事，具悉。汝行懿而粹，學優而純，以詩自名，爲衆所服。矧乃詠祖宗之功德，❶述禮樂之聲容，宜被朱絃，以薦清廟。載披來獻，深用歎嘉。故兹獎諭，想宜知悉。

賜西京作坊使知麟州王慶民獎諭敕書十二月十七日

敕王慶民：省所奏「準密院劄子節文，以臣撰成麟、府二州絹圖一面，并序目二冊，詣闕上進」事，具悉。古之用兵者，必因地形制方略，然後可以策勝敗之筭，運奇正之謀。爾以材武之資，有敏明之識，自膺束寄，出守邊封。而能周知山川險易之形，歷覽亭障屯防之要，列爲凡目，粲爾原校：一作「可」。條陳。不惟指掌於披圖，足以因時而

❶「矧」，衡本作「況」。

制變。遽茲來上，深體乃忠。省閱以還，歎嘉曷已。故茲獎諭，想宜知悉。

集英殿告遷宣祖皇帝昭憲皇后御容赴奉先禪院慶基殿奉安祝文

伏以祖烈昭宣，威神緬邈。顧祠庭之夙敞，崇寶構以載新。冀即妥安，永伸原校：一作「申」。嚴奉。

奉先禪院法堂上告遷宣祖皇帝昭憲皇后御容赴內中奉安祝文

伏以早嚴寶殿，以佇神游。今奉威靈，即安清禁。仰惟鑒格，歆此精衷。

景靈宮奉真殿開啓真宗皇帝忌辰道場看佛經都功德疏語

伏以威神在天，奉真遊而時格；覺慈宣化，敷慧福以無窮。追諱日之甫臨，演祕言而申薦。永繄仁佑，式慰孝衷。

景靈宮奉真殿真宗皇帝忌辰道場看道經都功德疏語

伏以琳宮嚴敞，奉真馭以來臨；寶笈飛華，演靈篇而甚祕。式屆遏音之日，載深濡露之懷。遐薦福因，永資道蔭。

景靈宮廣孝殿章懿皇后忌辰道場看佛經都功德疏語

伏以諱日斯臨，孝心增感。永慕至慈之德，載瞻大覺之雄。既集善因，遐資福果。

景靈宮廣孝殿章懿皇后忌辰道場看道經都功德疏語

伏以春露既濡，孝思罔極。即仙庭之祕邃，誦金簡之精微。仰冀清真，永資遐福。

賜新除建雄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批答口宣

卿以宿衛之勤，勞能備著。俾移使節，式示眷懷。宜體優恩，勿持堅讓。

賜新除建雄軍節度使殿前都指揮使許懷德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卿夙推材武，久擁節旄。俾易名藩，用伸優遇。無煩固避，往服新恩。

賜觀文殿學士尚書右丞田況乞致仕不允批答 嘉祐五年正月八日

省表具之。卿德量足以容衆，材識足以濟時。蔚然君子之風，綽有大臣之體。自嬰疾恙，求解樞機。朕心惻然，深以爲惜。乃惟書殿之清職，自非耆哲而弗居；俾從優游，以便頤養。所期福善之理，當蒙勿藥之休。還來輔予，以盡賢業。遽形引

謝，良異眷懷。所乞宜不允。

皇第九女封福安公主制正月二十四日

門下：朕稽有國之彝章，著皇女之稱謂。取其主以同姓，所以見王體之尊；必也錫之美名，所以彰禮命之寵。載涓吉日，敷告在庭。皇第九女岐嶷之姿，有生知之異稟；柔順之質，得天性之自然。方嚴保傅之規，以養肅雍之德。俾遵舊典，褒以徽章。嘉乃妙齡，盛哉儀服。考僉言而惟允，非予意之敢私。於戲！隆仁恩以厚親，兹惟教愛；習圖史而循法，繄乃夙成。祇若訓言，往膺涣渥。原校：一作「命」。可封福安公主，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主者施行。

皇第十女封慶壽公主制同日

門下：《詩》紀王姬之盛，車服之制甚嚴；漢優帝女之儀，湯沐之封並列。蓋敦國體，匪曰親私。惟始被於寵章，常推擇於嘉號。載稽成憲，誕告外庭。皇第十女寶婺分暉，仙源襲慶。天姿異稟，温而有儀。姆教不煩，生而知善。方居妙歲，蔚有令猷。朕仰承燕翼之謀，兹膺原校：一作「膺兹」。蕃衍之祉。俾新禮命，式示褒榮。於戲！寵秩既崇，在乎有德；名稱甚美，享乃多休。祇服茂恩，勿忘明訓。可封慶壽公主，仍令所司擇日備禮册命。主者施行。

内中御侍已下賀皇帝乾元節詞語 正月二十六日

妾等言：正陽旅月，式符誕聖之期；令節稱觴，共獻無疆之壽。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法堯聰睿，躬禹儉勤。厚德浸於黎元，❶至仁同於覆載。舟車所及，聲教咸均。罄兹率土之濱，共効南山之祝。妾等欣逢嘉會，獲侍嚴宸。敢望清光，恭陳善頌。無任歌時樂聖歡呼激切之至！

内制集卷第七

❶「浸」，衡本作「溥」。

歐陽脩全集卷八十九　内制集卷第八

乾元節謝内中露香表 嘉祐五年正月二十六日

伏以清穹眷佑，皇緒丕隆。方陽月之正時，屬誕辰而著節。仰瞻霄極，薦此芬馨。冀膺敷錫之祥，永保延鴻之慶。

乾元節謝内中真宗皇帝表 同日

伏以佳名著節，載誕紀辰。永惟涼眇之躬，獲荷顯休之業。動遵聖訓，期保慶基。怵惕之懷，孝思罔極。

乾元節謝内中章獻明肅皇太后章懿皇太后章惠皇太后表 同日

伏以天陽正候，壽節紀時。深惟載育之恩，緬慕至慈之德。敢忘翼勵，期保延鴻。

賜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張昪乞解罷第一表不允批答 正月二十九日

省表具之。朕惟一二左右之臣，出納樞機之命，必有同德，爲時老成。卿質厚器閎，材優識敏。風力甚勁，晚而不衰。議論有稽，言而必中。朕所體貌，民之具瞻。豈宜退徇謙沖，自厭繁務；盡瘁事國，矧惟素懷？推心仰成，當體予意。所乞宜不允。

除文彦博易鎮判大名府制 二月十五日

門下：朕惟將相之崇資，是爲文武之極選。隆其名器，所以重朝廷；列于蕃宣，所以屏王室。矧乃居留之任，必屬老成之人。爰擇剛辰，敷告有位。具官文彦博，器閎而厚，識粹而明。學得其方，通古今而知要；才周於物，適大小以惟宜。自奮發於聲猷，早更揚於中外。居則參裨乎國論，出則宣暢乎皇威。兩踐台司，首當柄用。賢愚式序，舉百職以咸修；綱紀甚明，贊萬機而至悉。自原校：一無此字。懇避鈞衡之任，❶出司管鑰之嚴，逮此逾時，蔚然休問。眷言邦哲，實簡予衷。是用更其擁節之榮，委以別京之重。勁兵所宿，實資總制之權；雅俗惟淳，兼賴撫綏之政。於戲！與國同體，是謂股肱之良；惟民具瞻，方隆師尹之望。顧我舊德，豈煩訓辭？往其欽哉，祗服休命。可特授依前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潞國公，行陜州大都督府長史，充保平軍節度使，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司事，充大名府路安撫使，加食邑七百户、食實封五百户，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仍放謝辭，發赴本任。主者施行。

除李昭亮檢校太保判定州制 二月十五日

門下：嚴師律以宣威，是爲將率之事；謀王體而坐論，必屬廊廟之臣。惟二柄之是兼，蓋一時之首選。顧於寄任，宜副倚毗。爰告外庭，式揚休命。具官李昭亮，資

❶「自懇避」，原卷後校：「一作『而自懇避』。」

質純厚，器識通明。世有勳庸，蔚爲舊德。家傳韜略，濟以美材。爰自壯齡，早膺獎擢。訓齊士伍，號令信於恩威；宿衛朝廷，勤勞著於夙夜。惟留鑰之別都，乃宿兵之重地。歲時滋久，譽望益嘉。眷言中山，還爾舊治。於是用易以將旄之寵，增其帝傅之崇。於戲！宣國威靈，用綏寧於邊鄙；求民疾苦，以班布於教條。俾無北顧之憂，惟我老成之倚。往踐厥位，時惟欽哉。可特授檢校太傅，依前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行兖州大都督府長史，充泰寧軍節度使，充定州路都部署，兼安撫使，判定州，加食邑七百户、食實封三百户，功臣、散官、勳封如故。仍放謝辭，發赴本任。主者施行。

除李端懿寧遠軍節度使知澶州制同日

門下：至治之時，常不忘於武備；用兵之要，在先擇於將臣。《禮》、《樂》、《詩》、《書》，必資於學；智、信、嚴、勇，又兼以仁。是惟難才，豈不慎選？用諏原校：一作「擇」。剛日，敷告外庭。具官李端懿，器質宏深，資識敏茂。地聯近戚，無富貴之驕；世濟美材，躬儒素之行。粤從壯歲，綽有令名。學問足以與謀，忠信可以事上。而能克勵名節，靡皇宴安。每思報國以有爲，嘗請治民而自効。北州之政稱最，東土之人甚思。惟留務之是居，顧歷時而頗久。俾加褒進，爰考僉同。是用寵以節旄，委之蕃翰。於戲！爲政而先無擾，所以靖民；除戎以戒不虞，是宜有素。緊乃通明之略，副予東任

之懷。往惟欽哉，膺此休渥。可特授依前檢校刑部尚書，充寧遠軍節度使，知澶州，加食邑七百户、食實封二百户，❶散官、勳封如故。主者施行。

賜禮部侍郎參知政事曾公亮乞罷不允詔

二月十八日

卿以敏識精學，參贊萬務。儁德茂行，表儀百僚。而思慮之勞，偶膺疾恙。藥石之効，聞比康平。嘉謀話言，日以虛佇。封章屢上，引避甚堅。豈未體於眷懷，而每煩於開諭？宜專輔養，以副倚毗。所乞宜不允。

賜新除寧遠軍節度使李端懿讓恩命第二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口宣 同日

卿聯國懿戚，惟時美材。久居留使之權，俾委將旄之任。❷載嘉沖挹，思避寵榮，宜體眷懷，無煩牢讓。

閤門賜新除寧遠軍節度使知澶州李端懿告勑口宣 同日

卿地冑聯華，❸資材甚茂。早膺器使，頗著聲猷。俾進總於中權，式增榮於戚里。所宜祗服，以體眷懷。

賜新除工部尚書知秦州張方平陳讓不允詔 三月十六日

卿識茂器閎，智優學博。施於有用，謂

❶「二百」，衡本作「三百」。
❷「委」，影元本卷後校：「一作『建』。」
❸「地」，衡本作「世」。

靡不宜。乃眷西陲，最爲重地。惟撫綏備禦之任，必通明敏給之才。予難其人，於爾爲得。委遇之意，則惟其勤。避讓之誠，夫何于再？勉祗其往，當體朕懷。

賜樞密副使尚書禮部侍郎程戡乞退休第三表不允批答三月十六日

省表具之。朕惟朝廷之體廣大，材賢原校：一作「賢材」。之士衆多，必有耆哲之臣，以爲時望之重。卿早被奬擢，藹然聲猷。參聯鈞輔之崇，協贊樞機之要。履躬之懿，久見於純誠；事上之忠，志期於盡瘁。顧方深於毗賴，而懇避於寵榮。封章繼來，敦諭亦至。引年以禮，雖嘉止足之賢；優老虚懷，未忘眷遇之意。往安厥位，宜體予衷。所乞宜不允。

大相國寺大殿上開啓爲民祈福道場齋文五月三日

伏以南薰被物，方兹長育之明；❶西覺稱雄，允賴慈仁之濟。俾延净侣，虔啓法筵。冀迎百善之祥，普洽萬生之衆。

賜宰臣富弼第二表乞退不允批答五月十五日

省表具之。卿事君一心，憂國百慮。簡拔寒俊，而多得遺才；慎重賞刑，而惟恐過舉。蔚然德業，方厚倚毗。而綱憲之司，異同興論。或事非大體，或言涉難明。因其捃摭於至微，益見始終之無過。雖開廣

❶「明」，影元本卷後校「一作『時』」，衡本作「期」。

言路，務在兼容；而進退大臣，豈當緣此？所宜篤卿自信之志，成朕不惑之明。涣然無疑，來復厥位。所乞宜不允。

賜宰臣富弼乞退第四表不允斷來章手詔

五月二十四日

省四上表乞解機務事，具悉。朕力排讒構之言，兼採搢紳之望，委卿以重任，待之以不疑。惟致治之至難，方同心而共濟。勉以無怠，庶幾有成。而執法之臣，以言爲職。議既不一，❶理難必從。遂其好勝之私，因於積忿而發，事緣藹原校：一作「曖」。昧，語涉中傷。遽罷憲司，以釋群惑。雖朕之不明不敏，既能爲卿而辨之；而卿亦何嫌何疑，遂將去朕而不顧？避辭已確，敦諭亦勤。其體予懷，復安爾位，使天下曉然知朕任賢而勿貳也。所乞宜不允，仍斷來章，付富弼。

賜樞密副使張昪生日詔原校：一作「口宣」。

五月十九日。

卿以業履之清優，任樞機之密勿。余所禮遇，時之具瞻。爰屆誕辰，俾加慶賜。

賜荆湖北路救濟飢民知州獎諭勑書五月二十七日

夫修人事所以禦天災，❷安吾民豈不在良吏？爾學優從政，職任治人。因凶歲之

❶ 「一」，影元本卷後校：「一作『當』。」

❷ 「禦」，影元本卷後校：「一作『銷』。」

疫飢，體詔書之隱惻。既免罹於殍饉，仍不夭於札瘥。再惟敏事之材，深得卹荒之禮。第課來上，予心所嘉。宜有褒章，以旌善績。

賜河陽三城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彦博進奉謝祫享加恩詔六月十七日

《詩》云君子邦之基，《記》曰大臣民之表。予所寵異，禮宜優隆。乃因祭福之均恩，首效駿良而來獻。載惟誠恪，深用歎嘉。

賜定國軍節度使知并州梁適進奉謝恩馬詔六月十七日

大鹵之雄，中權爲重。時有舊老，東于予衷。寵之旄鉞之榮，委以蕃宣之寄。效駿良而來獻，將誠愨之甚勤。省覽已還，歎嘉曷已。

賜觀文殿大學士知定州龐籍進奉謝恩馬詔六月十七日

書殿之職，號爲清優。舊德之臣，所宜寵異。乃求駿足，以副勤誠。曾非貴物之心，實體事君之節。省閲于再，歎奬不忘。

賜虔州觀察使定州路副都部署劉涣進奉謝恩馬詔同日

國家慎選材武，委之事權。優其寵榮，所以責効；厚其頒予，所以養廉。乃因物以達誠，見事上之惟恪。省閲于再，歎嘉不忘。

賜定國軍節度使梁適進奉謝恩馬詔

卿惟時舊德，爲國將臣。推恩典以既優，俾家庭之增寵。乃輸良貢，以効誠勤。省閱以還，歎嘉彌切。

賜外任臣寮進奉賀袷享禮畢勑書六月十七日

朕以孟冬卜吉，大祭伸虔。惟熙事之既成，實庶邦之共慶。載披來貢，深見輸忠。省閱以還，歎嘉良切。

賜翰林學士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吴奎乞知青州不允詔七月二十一日

卿强學博覽，足以通古今；嘉謀讜言，足以承顧問。朝夕獻納，余有望焉。矧方委之劇煩，嬰以事任。懋乃賢業，宜有施於朝廷；奮乎壯猷，豈暇便於鄉里？其安爾職，深體眷懷。

賜新除宣徽南院使檢校太保鄜延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使判延州程戡讓恩命第一表不允斷來章批答八月八日

省表具之。迺者卿數上封章，懇辭樞要。兼引年而爲請，思還政以自頤。眷惟耆舊之英，誠久劇繁之任。俾增書殿之職，仍參講席之聯。是曰清優，豈忘顧遇？而進見之際，聰明未衰。迺遷使領之華，往重邊陲之寄。予意所屬，僉言允諧。雖沖尚之可嘉，惟成命之難止。所讓宜不允，仍斷來章。

賜知建昌軍楊儀進奉銀珠稻米勅書八月十六日

勸力農而務本，惟汝之官；登嘉穀以告豐，乃時之瑞。粲然良實，來効貢囊。載惟修職之勤，式緩憂民之意。省閱于再，歎尚不忘。

賜右諫議大夫知梓州吕居簡進奉乾元節無量壽佛一幢勅書同日

壽觴紀節，罄率土以均歡；妙像有儀，獻無疆之善祝。嘉乃愛君之意，見於事上之恭。省閱以還，歎嘉良切。

賜新除翰林學士依前禮部郎中知制誥權知開封府蔡襄上表乞依舊知泉州不允詔八月十五日

卿學通古今，足以備獻納；政適寬猛，足以臨劇煩。而得材之難，顧常勞於選任；矧居外兹久，寧自逸於便安？是宜勉旃，來服新命。綽有餘力，夫何微疾之辭；居然寵名，❶固爲榮養之樂。其毋必讓，當體至懷。

賜屯田員外郎王公衮獎諭勅書

嚮者長人之官，備盜不謹，害我命吏，

❶「然」，衡本作「此」。

驚茲遠民。汝於斯時，能奮厥效，督捕甚急，饋餉有方，致茲兇徒，卒就擒戮。第功來上，覆實不虛。載嘉勤勞，深用褒歎。

東太一宮立冬祝文九月二十四日

四時適序，萬物堅藏。嘉歲事之有成，緊神休之是賴。承茲靈貺，報以吉蠲。惟冀享誠，益敷多祐。

延福宮性智殿開啓皇后生辰道場齋文同日

伏以坤德流徽，式臨於誕日；貝文宣妙，恭仰於巨慈。載嚴祕邃之庭，駢集清修之侶。冀資壽福，時啓靈場。❶伏願毫相分光，法雲假蔭。憑茲勝利，永保遐齡。

延福宮性智殿開啓皇后生辰道場密詞九月二十六日

伏以寒律正時，適臨於良月；曾沙誕慶，爰紀於嘉辰。夙清祕殿之嚴，並集祇園之侶。冀因勝利，延錫禧原校：一作「休」。祥。永輔坤儀，益隆壽祝。

故贈濮王允讓十月九日坼欑祭文同日

日月惟吉，山川既佳。啓茲欑塗，往即襄事。顧歆薄奠，宜體哀悰。

故贈濮王允讓十月十八日起靈祭文同日

儀物既備，川塗甚夷。往即佳城，卜茲

❶「時」，衡本作「特」。

吉日。靈其顧享，副此哀懷。

故贈濮王允讓十月三十日下事祭文[1]同日

惟靈稟德甚茂，享年不遐。余心所哀，䘏典斯備。往即安宅，享茲克誠。

撫問護葬使向傳式詔同日

葬之爲禮，古所重焉。方將事以在塗，顧勞心於祗役。眷賴之意，不忘于懷。

撫問西京并汝州路祔葬隨護宗懿已下勅書同日

日月惟吉，川塗匪遐。顧襄事之有期，嘉送終之盡禮。勞勤備至，眷矚良深。

撫問尚宫沈氏勅書同日

輴旐就道，霜露戒時。載惟將護之勞，無怠祗勤之意。

撫問西京并汝州路管勾脩墳并沿路巡檢道路及管勾一行靈轝程頓排辦等朝臣使臣内臣等勅書

卜吉趨時，送終備物。顧風霜之方厲，念事役之爲勞。

賜宰臣富弼上第一表乞解罷機務不允批答

省表具之。夫宰相之事，非可以歲月

[1] 「三十」，衡本作「二十」。又「事」，衡本作「殣」。

考而一二數也。其在朝廷，選賢任能而各得其職；下俾民俗，遷善遠罪而不知其然。至於法度修，紀綱正，然後相與慎守而安行之，以臻于治。此朕所以虛心一意，日有望於卿者也。今事有緒而卿辭焉，豈朕德之不明，將顧時之不可？中道而止，夫何謂哉？俾予獲用材不盡之譏，而卿涉苟安自便之計，予所不取，卿其勉焉。所乞宜不允。

賜宰臣富弼上第三表乞解罷機務不允斷來章批答

省表具之。卿博通古今之學，深達治亂之原，德業之隆，名稱甚盛。朕方虛己而任，不愧知人之明。而自秉鈞衡，宣勞夙夜，惟是小大之政，損益施設，惟卿之爲；罰罪賞功，進退能否，惟卿之聽。時有異論，豈無多言；一切屏之，惟卿之信。若乃恭己南面，庶幾輔予，享其成功，登于至治，亦惟卿之圖。其三者，人君之所難，予罔敢忽；其一者，在卿之不止，庶克有成。而無名屢辭，實所難諭。卿其體茲至意，究乃素懷。所乞宜不允，仍斷來章。

内制集卷第八

歐陽脩全集卷九十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一

諫院謝賜章服表同王素。慶曆三年九月。

臣某等今月日準閤門告報：奉聖旨，來日改賜章服者。臣等尋以列狀，具言供職以來未有能効，不敢即受，乞賜停寢。明日朝于垂拱，退立廡下，❶俟命不報。方共徬徨，未知進退，而閤門吏已迫臣等入對。及見于延和，有司贊使俯伏受命。臣等不勝惶恐，趨出以辭。伏蒙遣中使宣諭，云出自宸衷，並不因臣僚薦舉，不得辭讓。臣等知君命甚寵，不可必讓，因退而拜受。俯伏之際，竦動群臣。伏惟陛下聖德仁慈，優容臣下。凡有上殿者，多因事陳述，自乞章服。故陛下不因臣等奏事之時，特召賜見，又宣明命，告以出自宸衷。蓋不欲使臣等雷同徼幸之流，而爲外人譏議。乃知陛下愛惜臣等，至於如此。臣等愛君憂國之勤，自宜如何？伏惟天地之恩，無物可稱，欲伸報謝，惟有至誠。今陛下以一章服賜臣等，尚不欲令外人所非。伏況陛下上承社稷之重，下制元元休戚之命，舉動得失，所繫者大。則臣等固當事無大小，一一規正，致陛下纖過小失不見于外。然後可以稱臣等報君之心，如陛下所以愛惜臣等之意。臣等無任。

❶「廡」，衡本作「簾」。

辭召試知制誥劄子 慶曆三年十二月

臣今早準中書傳指揮，令臣到聚廳處，尋問得有聖旨，令臣就試。伏念臣自忝諫垣，言事無狀，日月未久，恩渥已頻。凡朝廷任用非人，僥倖干進，❶在於臣職，皆所當言，豈有自爲僥倖，以冒榮寵？其召試指揮，伏乞特賜追寢。取進止。

辭召試知制誥狀 同前

臣今日準中書召臣，聞有聖語，令臣就試，已曾略具劄子辭免。退而循省，未止憂驚。伏念臣本乏才能，豈堪任用？誤蒙聖獎，擢在諫垣。竊自思惟，無以論報，但竭愚慮，知無不爲。凡姦邪在朝，僥倖求進，多以激訐沽名，未察臣心，紛然議誚。臣亦自省忠國之節，特惟陛下知之，而可畏之言，何由悉辨！但誓不敢干進，庶幾久乃自明。今若驟覓寵榮，越次升用，則是譏議者謂臣向之所爲，果是沽激，本非爲國而去惡，但務傾人而進身。不惟使今後朝廷擢用忠言之臣，不以自明而取信，❷兼恐小人見言者得進既速，則各務奔趍。一長其風，遂成媮弊。蓋上干於國體，非止徇於臣私。況臣供職未久，言効無聞。方今百度未脩，四夷多事，言者正當以失職坐黜，豈可以亡狀遽遷？其召試之命，必望特賜追寢。緣臣早來爲中書催召，倉卒之際，論述未詳，謹再具狀奏聞。

❶「干進」，原卷後校：「一作『而進』。」

❷「不」，原卷後校云「疑」，衡本校「疑作『無』」。

辭直除知制誥狀同前

今月六日，準中書召臣試，尋曾具劄子并奏狀辭免。今日忽聞已有聖旨，更不召試，直除知制誥者。伏以聖恩優異，至寵至榮。臣所以敢兹懇請者，蓋以上繫朝廷任人之體，非專臣子飾讓之私。唯冀聖明，察臣悃愊。竊以朝廷進用臣下，患忠邪不分。欲辨忠邪，須覈情僞。今一言事之臣得速進，則小人好進紛然，争以口舌爲事，至其甚弊，理難抑絶。則後來有讜言之士，必雷同以干進見疑，使君子、小人，情僞何别？故臣以謂任人之體，惟言事者不可以速冒寵榮。臣累得對便殿，奏事之際常陳此説。伏況臣供職已來，日月未久，幸值陛下切於求理，優容直言。然而夷狄未賓，盗賊未息，官吏未汰，黎民未蘇，以事考言，其効安在？而數月之内，恩典頻仍，當黜而升，宜罰而賞。繫於國體，則如前所陳；揣於臣私，則自知若此。且夫設官賦禄，本以勸善。擢臣一人，好進者得以奔趍，無勞者皆容忝冒，所損已多。伏望聖慈憫臣愚訥，直降恩命，特賜寢停。

辭免第二狀同前

昨以準中書劄子，爲臣累辭恩命，奉聖旨，不得辭讓者。伏以臣之事君，有誠無飾。若理必當受，則豈敢虚辭，上煩聖聰，自陷矯詐。蓋臣所陳述者，❶上繫朝廷事

❶「所陳」，原卷後校：「一作『累所陳』。」

體，非獨專徇臣私。❶如臣之愚，本以言事者速進，則僞言者誘以争趍。今若辭讓而不獲，則僞讓者終於得進，損之又損，不如不辭。臣猥以非材，已在言責。若陛下欲擢臣以責效，則今所居之職，自足展效，但患無能；若以寵典爲賞勞，又無可賞。伏況此來恩命，特出聖心，臣子至榮，人所願得。苟非深思熟慮，理須避讓；豈敢固自稽遲，以干典憲。伏望聖慈察臣至誠至懇，所除誥勑，早賜追還。

舉吕溱自代狀同前

準先降勑節文：應兩省臺官尚書六品已上，諸司四品已上，授官訖，具表讓一人自代，於閤門投下，方得入謝者。

右臣伏見著作郎、直集賢院、知蘇州吕溱，首登辭科，素有文學。不肯碌碌以希例進，請補外郡，躬勤政事，今蘇州治狀，爲兩浙第一。臣嘗與溱同在館閣，聞其論議，服其度量。材美甚衆，非臣所如。擢以代臣，庶允公議。謹具狀奏舉以聞。

謝知制誥表同前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右正言、知制誥者。伏以王者尊居萬民之上，而誠意能與下通，奄有四海之大，而惠澤得以徧及者，得非號令告詔發揮而已哉！然其爲言也，質而不文，則不足以行遠而昭聖謨；原校：一作「謀」。麗而不典，則不足以示後而爲世法。居是職者，古難其人。乃以

❶「獨專」，原卷後校：「一作『專獨』。」

愚臣，而當此選。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茂仁聖之姿，荷祖宗之業，日慎一日，曾未少懈。❶ 而自羌夷負固，邊鄙用師，勤儉率先於聖躬，焦勞常見於玉色。❷ 雖有憂民之志而億姓未蘇，雖有欲治之心而群臣未副。故每進一善，則未嘗不欲勸天下之能；每官一賢，則未始不欲盡人材之用。雖以爵禄而砥礪，尚須訓誡之丁寧，尤假能言，以論至意。可稱是者，不又原校：一作「大」。艱歟？伏念臣雖以儒術進身，本無辭藝可取，徒值嚮者時文之弊，偶能獨守好古之勤，志欲去於雕華，文反成於樸鄙。本懼不適當世之用，敢期自結聖主之知？❸ 陛下獎之特深，用之太過。此臣所以懇讓三四，至於辭窮。而天意不回，寵命難止，尚慮頑然之未諭，更加使者以臨門。恩出非常，理難屢瀆。及俯而受命，伏讀訓辭，則有必能復古之言，然後益知所責之重，夙夜惶惑，未知所措。伏況文字之職厠于侍從之班，在於周行，是爲超擢。不徒揮翰以爲効，自當死節以報恩。惟所使之，期於盡瘁。

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使謝上表原校：闕。慶曆四年八月。

謝獎諭編次三朝故事表慶曆四年九月

臣脩言：今月二十八日，進奏院遞到

❶「未少」，原卷後校：「一作『不少』。」
❷「玉色」，原卷後校：「一作『顏色』。」
❸「聖主」，原卷後校：「一作『明主』。」

詔書一道，以臣前奉詔編次《三朝故事》成，上進訖，特賜奬諭者。聖后當天，孝循先志，嘉與左右，奉爲大法。成編上聞，懼不稱旨，蒙詔温諭，以榮以悸。臣某中謝。臣聞藝祖造邦，翕受駿命，文綏武服，震讋萬方，十七年間，大業以定。神宗亨御，睿謀獨斷，照姦以察，固賢以誠，❶政清法明，夷夏安樂。章聖紹衣上下，錯國既安，玉帛走於庭，犀革橐於庫，刑賞有典，禮樂有經，草木人靈，喦懋歡喜。恭惟皇帝陛下以甚盛之德，位久大之業，日旰坐朝，昧爽思道，置器安處，納民大中。尚惟一祖二宗之遠謨，有百世無疆之丕訓，君臣所以固附，天人所以調諧，法令所以必行，邦國所以從乂，天垂日皎，布在方册。爰詔近侍，採摭要實，祕在大府，用裨聖政。蓋守成念夫至艱，孝者先乎善繼，睿心遠紹，振古與偕。臣親被上音，適終論次，慮失煩簡，隕越待罪。聖度兼貸，錫以褒言。誓捐微軀，仰荷鴻覆。瞻望宸扆，無任激切。

謝賜慶曆五年曆日表

伏以聖人在上，天地節，陰陽和。一日、十二辰、五星、二十八舍，皆安次而行；四時、八風、六律、二十四氣，各應時而至。臣愚幸同萬物，俱被長育，而得與草木自别，使知寒暑之期。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聰明睿智，天縱多能。向因萬機之餘，親考上元之曆，以授百職，以同萬方。而臣官任轉輸，兼司按察。若乃加正朔於四海，頒政教於明堂，陛下總其要而舉其大

❶「固」，衡本作「用」。

端。至於經時節，勸農桑，候豐凶，勤畜積，順時令，察姦非，則臣敢不守其職而行其小者。庶無失業，以答洪恩。

滁州謝上表 慶曆五年十月

臣某言：臣伏蒙聖恩，授臣依前右正言、知制誥、知滁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十二日赴上訖者。謗讒始作，大喧群口而可驚；誣罔終明，幸賴聖君之在上。列職尚叨於清近，爲邦仍竊於安閑。祇荷恩榮，惟知感涕。臣某中謝。伏念臣生而孤苦，少則賤貧。同母之親，惟存一妹，喪厥夫而無託，携孤女以來歸。張氏此時，生纔七歲。臣媿無蓍龜前知之識，不能逆料其長大所爲，在人情難棄於路隅，緣臣妹遂養於私室。方今公私嫁娶，皆行姑舅婚姻。況晟於臣宗，已隔再從；而張非己出，因謂無嫌。乃原校：一作「仍」。未及笄，❶遽令出適。然其既嫁五六年後，相去數千里間，不幸其人自爲醜穢，臣之耳目不能接，思慮不能知。而言者及臣，誠爲非意，以至究窮於資產，固已吹析於毫毛。若以攻臣之人，惡臣之甚，苟羅纖過，奚逭深文？蓋荷聖明之主張，得免羅織之冤枉。然臣自蒙睿獎，嘗列諫垣，論議多及於貴權，指目不勝於怨怒。若臣身不黜，則攻者不休，苟令讒巧之愈多，是速孤危於不保。❷必欲爲臣明辯，莫若付於獄官；必欲措臣少安，莫若置之閑處。使其脫風波而遠去，避陷穽之危機。雖臣善自爲謀，所欲不過如此。斯蓋尊號

❶「乃未及笄」，原卷後校：「一作『乃當未笄』。」
❷「孤」，衡本作「傾」。

皇帝陛下，❶推天地之賜，廓日月之明，知臣幸逢主聖而敢危言，憫臣不顧身微而當衆怨，始終愛惜，委曲保全。臣雖木石之心頑，實知君父之恩厚。敢不虔遵明訓，上體寬仁，永堅不轉之心，更勵匪躬之節。

賀章獻明肅章懿二皇后祔廟表 慶曆五年十月

臣脩言：伏覩十月九日赦書，章獻明肅皇后、章懿皇后祔廟禮畢者。大孝發於宸衷，刑于四海；休氣蒸乎美澤，賚及萬方。華夏歡呼，人原校：一作「神」。祇咸原校：一作「感」。悦。臣某中賀。恭惟尊號皇帝陛下，自天生德，繼聖垂衣，率勤儉以在躬，推仁恩而浹物。動稽先訓，謙弗自專。奉二后之慈靈，永懷罔極；詢百執之公議，所據有經。然後肅清廟以載嚴，由閟宮而升祔。上儀交舉，大慶咸均。孝思永奉於烝嘗，懿範有光於典策。臣守藩地近，原校：一作「遠」。受國恩深，欣盛事之親逢，與蒼生而共樂。

賀祔廟禮畢進奉銀五百兩狀

右臣伏以廟容祔室，一人式奉於孝思；方物充庭，萬國率從於奔走。前件物堅剛挺質，粹美稱珍，勉脩邦貢之儀，用罄臣忠之節。

謝賜慶曆六年曆日表

祇膺寵錫，伏積兢榮。臣某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愛人育物，精意奉天，日用而百

❶「尊」上，原卷後校：「一有『伏遇』二字。」

姓不知，聖德與四時合序。是以星辰順軌，日月清明，陰陽和，風雨節。恭己南面，授人以時。屬此歲端，大頒玉曆。臣職在守土，愧無他能，謹守詔條，其敢失墜！

謝賜慶曆七年曆日表

臣脩言：本州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賜臣慶曆七年曆日一本者。天序方周，王正肇建。凡爾守邦之吏，皆蒙頒曆之恩，匪以爲私，蓋遵彝典。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乾坤覆載，日月照臨，不言而四時行，有作而萬物覩。而乃考覽氣象，精窮天人，著爲玉曆之文，以叶明堂之政。舟車所至，正朔咸加，雖被謫以窮居，亦以時而受賜。臣敢不虔遵聖訓，順布民時，上副欲治之心，少逃曠官之責。原校：一作「咎」。

慰申王薨表 慶曆七年五月

臣某言：臣得進奏院狀報，五月二十三日，以皇叔申王德文薨，皇帝幸後苑舉哀挂服者。伏以申王德文，位崇王爵，地重宗藩，遽背明時，奄然殂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仁親九族，孝治萬方，成服發哀，恩隆禮備。臣忝居侍從，遠守詔條，不獲恭詣闕庭，❶以伸奠慰。臣無任哀感之至。

賀鴻慶宮成奉安三聖御容表 慶曆七年七月

臣脩言：伏覩南京鴻慶宮成，奉安三聖御容者。一人致孝，式表於奉先；三后

❶「恭」，影元本、衡本作「躬」。

在天，並垂於鴻祐。人靈交感，華夏歡呼。臣某中賀。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以上聖之姿，撫重熙之運。親執玉幣，❶禮天地之神祇；時奉烝嘗，報祖宗之功德。乃眷别京之重，載崇原廟之儀。衣冠出遊，仰稽於故事；郡國嘗幸，俾得以奉祠。實隆廣孝之風，以著不刊之典。臣猥叨辭職，方守郡條，瞻盛禮以阻陪，效歡聲而徒切。

謝加上騎都尉進封開國伯加食邑三百户表 慶曆七年十二月

訓辭深厚，恩典優隆。祇服以還，戰兢無錯。臣某中謝。伏念臣材非世用，行與時違，過蒙獎擢之私，忝居侍從之列。坐尸厚禄，安處善邦。當見帝以親郊，莫陪嚴祀；洎受釐而均慶，亦被寵光。進爵賜勳，即封加户。併兹榮數，及迺無功。敢不退自省循，益思砥礪。上答乾坤之造，更堅犬馬之誠。

賀平貝州表 慶曆八年閏正月

伏聞閏月一日攻下貝州，殺到妖賊王則者。❷盗孽竊興，人原校：一作「神」。祇共忿。果憑睿筭，悉殄兇徒。臣某中賀。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推仁育物，浸澤在人，常服原校：一作「克」。儉以躬行，惟足兵而在念。至於多捐金幣，講好戎夷，務休戰争，蓋惜士卒。德至深而莫報，恩既厚則生驕。敢肆妖狂，自干斧鉞，驅脅原校：一作「脅驅」。士衆，

❶「玉幣」，原卷後校：「一作『圭幣』。」
❷「王則」下，原卷後校：「一有『等』字。」

閉守城闉，既違天而逆人，宜不攻而自破。而況聖神運略，將相協忠，不遺一人，咸即大戮。悖慢者讋而肅恪，原校：一作「恪肅」。昏愚者知有誅夷，銷沮姦萌，震揚威令。臣幸忝郡寄，欣聞德音。

揚州謝上表 慶曆八年二月

臣脩言：準樞密院遞到誥勑一道，伏蒙聖恩，授臣起居舍人，依前知制誥，知揚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十二日赴任訖者。貶所脱身，遽叨臨於督府；歲成無狀，仍敘進於官聯。被渥以優，❶撫心增懼。臣某中謝。伏念臣材非適用，行輒違時，徒知好古之勤，自勵匪躬之節。❷誤蒙獎拔，驟玷寵榮。小器易盈，固已宜於顛覆；盡言取禍，仍多結於怨仇。仰恃公朝，臣雖自信；在於物理，豈有不危？矧利口之中人，譬含沙之射影，謂時之衆嫉者易爲力，謂事之陰昧者易爲誣。上原校：一作「幸」。繄天聽之聰，終辨獄辭之濫。苟此冤之獲雪，雖永棄以猶甘，而況得善地以長人，享及親之厚禄。坐安優逸，未久歲時，亟就易於方州，仍陟遷於秩序。有以見聖君之意，未嘗忘言事之臣。❸孤拙獲全，❹忠善者皆當感勵；姦讒不効，傾邪者可使息心。非惟愚臣，獨以爲幸。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乾坤覆載，日月照臨，察人常務於究情，行賞

❶「以優」，原卷後校：「一作『已優』。」

❷「自勵」，原卷後校：「一作『每勵』。」

❸「忘言」，原卷後校：「一作『廢言』。」

❹「孤拙獲全」至「獨以爲幸」三十字，原卷後校：「一作『危拙獲全，爲善者皆當感激；罔欺不効，好讒者由是沮消。豈特臣愚，獨蒙其幸』。」

必思於有勸，致兹恩典，施乃懦庸。誓堅終始之心，少答生成之造。

潁州謝上表 皇祐元年三月十三日

臣脩言：伏蒙聖恩，就差臣知潁州軍州事，已於三月十三日赴上訖者。規求安閑，坐享榮禄。雖大君之德曲示含容，而爲臣之心豈自遑處？臣某中謝。伏念臣材能淺薄，性識昏蒙，❶偶自弱齡，粗知學古，謂忠義可以事國，名節可以榮身。自蒙不次之恩，亦冀非常之效。然而進未有纖毫之益，已不容於怨仇；退未知補報之方，遽先罹於衰病。神與明而並耗，風乘氣以交攻。睛瞳雖存，白黑纔辨。蓋積憂而自損，信處世之多危。伏蒙尊號皇帝陛下，造化陶鈞，高明覆載。閔其孤拙，未即棄捐。付以善邦，俾從私便。所冀療治有驗，瞻視復完。則及物之仁，荷更生之大賜；使身不廢，猶後效之可圖。

謝轉禮部郎中表 皇祐元年四月

臣某言：❷蒙恩授臣禮部郎中、知制誥，依舊知潁州者。恩出非常，榮逾始望。人以臣爲寵，臣以喜爲憂。伏念臣自小無能，❸惟知嗜學，常慕古人而篤行，❹不思今世之難行。而自遭遇聖明，驟蒙奬拔，急於

❶「昏蒙」，原卷後校：「一作『昏愚』。」
❷「臣某言」至「知潁州者」二十字，原卷後校：「一作『臣某言：樞密院遞到敕告，伏蒙聖恩，授臣尚書禮部郎中，依前知制誥、知潁州者』。」
❸「自小」，原卷後校：「一作『自少』。」
❹「篤行」，原卷後校：「一作『篤信』。」

報國，遂欲忘軀。結怨仇者，皆可畏之人；所違忤者，悉當權之士。既將行己，又欲進身，惟二者之難兼，雖至愚而必達。況臣粗知用捨，頗識廉隅。故其自被讒誣，迨於降黜。當舉朝沸議，未嘗以寸牘而自明；及累歲謫居，不敢以半辭而自理。❶其後再經寬赦，移鎮要藩。曾未逾年，遽求小郡。蓋臣知難當之衆怒，尚未甘心；思苟免之善謀，惟宜退迹。則臣於榮進，豈敢僥求？此蓋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覆載，不忘舊物，曲軫睿慈。謂臣貶職之人悉皆牽復，❷憫臣無名之罪久未雪除。❸故推敘進之文，特示甄收之意。然臣近於去歲，早已改官，逮此便蕃，豈宜叨竊？欲固讓，則有嫌疑之避；欲遽受，則懷忝冒之慙。進退之間，淩兢失措，惟當盡節，上報深恩。

謝復龍圖閣直學士表 皇祐元年八月

臣脩言：今月十八日，樞密院遞到誥勑各一道，伏蒙聖恩，授臣依前禮部郎中，充龍圖閣直學士，仍舊知潁州者。恩還舊職，事雪前誣，感極心驚，涕隨言出。臣某中謝。臣伏見前世材賢原校：一作「賢材」。之士身結主知，勳德之臣功施王室，然尚或一遭謗毀，欲辨無由，少忤要權，其禍不測。顧如臣者，何足道哉。臣材不迨於中人，功無益於當世，用之未見其効，去之無足可思。

❶「以」，原卷後校：「一作『有』。」

❷「謂」下，原卷後校云「一有『後』字」，衡本「謂」下有「後」字。

❸「憫」上，原卷後校云「一有『而』字」，衡本「憫」上有「而」字。

剱罔極之讒交興而並進，易危之迹何恃而不顛？而聖心不忘，恩意特至，辨罔欺於曖昧，❶沮仇嫉於衆多。雖暫居譴謫之中，而屢被陞遷之渥。今又特蒙甄録，牽復寵名。以臣之愚，豈比前人而獨異；推其所幸，蓋由聖主之親逢。謂宜如何，可以論報！再念臣禀生孤拙，本乏藝能。徒因學古之勤，粗識事君之節。苟臨危效命，尚當不顧以奮身；❷況爲善無傷，何憚竭忠而報國。誓期盡瘁，少答高明。

南京謝上表 皇祐二年七月

臣某言：伏蒙聖恩，就差臣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臣已於今月二十四日赴上訖者。守宫鑰之謹嚴，敢忘夙夜；布政條之纖悉，上副憂勤。寄任非堪，兢營並集。臣某中謝。伏念臣賦才庸薄，稟數奇屯。毀譽交興，兩嘗過實。寵榮踰分，動輒招尤。念報效之未伸，敢不竭忠而盡瘁；困風波之可畏，❸則思遠去以深藏。迨此六年，外更三守。學偷安而杜口，負素志以媿心。朽質易衰，已凋零於齒髮；良時難得，尚希慕於功名。豈謂皇慈，未捐舊物，擢從支郡，委以名都。惟此別京，舊當孔道。簿領少勤於職事，厨傳取悦於路人。苟循俗吏之所爲，雖能免過；非有古人之大節，未足報君。

❶「曖」，原卷後校：「元作『藹』。」
❷「尚當」，原卷後校：「一作『尚思』。」
❸「困」，原卷後校：「一作『因』。」衡本「困」作「因」。

謝明堂覃恩轉官加勳表皇祐二年十月

臣某言：今月十三日，進奏院遞到誥勑各一道，伏蒙聖恩，授臣尚書吏部郎中，加輕車都尉，依前龍圖閣直學士，仍舊知應天府兼南京留守司事，及放朝謝者。天地號令，風雷鼓行，一氣所均，萬物咸被。遂容僥倖，亦與褒升。臣某中謝。伏念臣材不逮人，識非慮遠，徒有事君之節，未知報國之方。冒寵貪榮，已踰其量；見利臨得，曾不知慚。此者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堯舜聰明，禹湯勤儉，脩前王之曠典，述先志以繼成。昭致精禋，躬臨路寢，膺受上天之多福，推與萬方而不私。臣於此時，限以官守。講儀制禮，不預議郎博士之流；助祭陪祠，不在諸侯方物之列。既乏一言之獻，又無執事之勞。徒隨翟闇，共享餘賜。普天率土，難異衆以獨辭；踳厚跼高，但撫躬而無措。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一

紹熙三年十月承直郎丁朝佐編次

郡人孫謙益校正

歐陽脩全集卷九十一　表奏書啓四

六集卷第二

謝賜對衣狀至和元年六月

右臣伏以粹然玉色，方覯於清光；賁以身章，遽蒙於寵賜。授受之際，兢懼交相。伏念臣材靡及中，器非周用。遘光華之在旦，荷榮禄以逾涯。非惟罪謗之多罹，實亦禍罰之並至。苟存遺體，僅續餘生。敢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覆燾之恩，幽微必及，召從廬次，復以官聯。當陛見之云初，陳笥衣而有焕。飾躬增耀，愈彰不稱之譏；處物雖愚，猶識謝生之所。臣無任。

辭翰林學士奏至和元年九月

臣今日準閤門告報，蒙恩除臣翰林學士，所降勑告，臣未敢祗受。竊以内制之職，選用非輕。臣以庸虚，繆塵侍從，歲月雖久，能効無聞。居外任不歷煩難，在朝廷未有補益。見居學士之職，已甚厚顔，豈敢更希榮進？況臣屯蹇之迹，憂患所侵。齒髪凋殘，心志衰耗。嚮侍老母，久纏疾恙；尋丁憂制，僅有餘生。累歲以來，學業荒廢，詔誥之任，尤非所當。欲望聖慈，察臣衰拙，所有恩命，特賜寢停。臣無任。

謝宣召入翰林狀

使車入里，君命在門。閭巷驚傳，豈識

朝廷之故事；搢紳竦歎，以爲儒者之至榮。在臣之愚，何以堪此？竊以文章原校：一作「詞」。之任，自古非輕。待遇寵榮，至有私人之目；詢謀獻納，因加内相之名。恩既異於常倫，人愈難於稱職。伏念臣器非宏遠，識匪該明，學不通古今之宜，材不識方圓之用。久叨塵於侍從，曾莫著於勞能。而自出守外藩，近遭家禍，苟存餘喘，復齒周行。風波流落者十年，天日再瞻於雙闕。進對之際，已蕭颯於霜毛；慰勞有加，賜憫憐於玉色。形神若此，志意可知。身已分於早衰，心敢萌於希進？加以羈危之迹，仇嫉交攻，進退動繫於群言，論議多頻於睿聽。雖覆載之造，每賜保全；而孤寒偷安，常思引去。敢謂伏蒙尊號皇帝陛下，俯憐舊物，曲軫宸慈，因内署之闕員，俾備官而承乏。臣敢不勉尋舊學，益勵前脩，感遺簪未棄之仁，竭駑馬已疲之力。庶伸薄効，少答鴻恩。

謝對衣金帶鞍轡馬狀同前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入院，特賜衣一對、金帶一條、金鍍銀鞍轡馬一疋者。禁林促召，❶彌峻於近班；慈澤逾涯，復叨於蕃錫。退循昧陋，曷稱暉榮？伏念臣素乏藝文，久塵清近。神都繁浩，常懼於曠官；内署凝嚴，遽叨於厠職。便蕃曲被，兢慄方深。豈謂載厚宸慈，式垂寵賚。兼金錫帶，榮踰廓落之名；在笥頒衣，媿甚曳婁之刺。輟以内閑之駿，飾精寶校之光。俯耀微軀，仰慚殊渥。庸何醻補，但誓糜捐。臣無任。

❶「促召」，原卷後校：「一作『祗召』。」

乞洪州劄子 嘉祐二年

臣去冬曾有奏陳，乞差知洪州一次，尋以差入貢院，無由再述懇私。伏念臣本以庸愚，叨塵恩寵，一入禁署，迨今三年。進無補於朝廷，退自迫於衰病。眼目昏暗，脚膝行步頗艱，右臂疼痛，舉動費力。雖翰苑事無繁劇，聖恩曲賜優容，然非養病尸居之地。兼臣鄉里在吉州，昨於丁憂持服時歸葬亡母，荒迷之中，庶事未備。本期服闋還朝，上告聖慈，乞一近鄉州郡，貴得俸禄，因便營緝。而自叨禁職，荏苒歲時，貪寵忘親，此又人子之責也。所以夙夜彷徨，不能自止。欲望聖慈憫臣衰朽，察臣懇迫，特許差知洪州一次。取進止。

辭侍讀學士劄子 嘉祐三年三月

臣準閤門告報，伏蒙聖恩，授臣兼侍讀學士。臣伏見侍讀之職，最爲清近，自祖宗以來，尤所慎選，居其職者，常不過一兩人。今經筵之臣一十四人，而侍讀十人，可謂多矣。臣以愚繆，忝厠翰林，又充史職、太常禮儀、祕閣、祕書省、尚書禮部、刊修《唐書》。然則在臣不謂無兼職，而經筵又不闕人，忽沐聖慈，特此除授。蓋以近年學士相承，多兼此職，朝廷以爲成例，不惜推恩。比來外人議者，皆云講筵侍從人多，無坐處矣。每見有除此職者，則云學士俸薄，朝廷與添請俸。❶官以人輕，一至於此。欲乞罷

❶「朝廷」，原卷後校：「二字一作『恩』。」

臣此命，不使聖朝慎選之清職，遂同例授之冗員。況臣材識淺薄，自少以來，粗習辭章，過蒙進擢，俾塵禁署。中年衰病，常憂廢職。至於講説經義，博聞彊記，矧復非臣所長。今耆舊之臣、經術之士並侍講讀者，足以備顧問，承清光。欲望聖慈矜臣不材自知，俾免冒榮之誚。所有告勑，不敢祗受。取進止。

再辭侍讀學士狀 嘉祐三年三月

右臣準中書劄子，以臣辭免侍讀學士恩命，奉聖旨，不許辭讓者。伏念臣猥以庸虛，過蒙奬擢。禁署爲一時清選，既已忝竊；經筵況近例多兼，何必辭讓？蓋以臣身見兼八職，侍讀已有十人，爲朝廷惜清職遂爲冗員，況講席不添人未至闕事，所以敢陳瞽說，乞免冒榮。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恩濫官冗，議者但知冗官之弊，不思致弊之因。蓋由凡所推恩，便爲成例。在上者稍欲裁減，則恐人心之不足；在下者既皆習慣，因謂所得爲當。然積少成多，有加無損，遂至不勝其弊，莫知所以裁之。中外之臣，無有賢愚，共知患此。而臣爲陛下學士，職號論思，豈有目覩時弊，心知可患，無所獻納，而又自身蹈之？今既已陳述，若又不自踐言，則貪榮冒寵，不止尋常之責，而虛辭飾讓，又爲矯僞之人。此臣所以恐迫惶惑，不自知止也。伏望聖慈矜臣至懇，察臣狂言，許寢新恩，俾安常分。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辭開封府劄子 嘉祐三年六月

臣伏聞内出誥勑各一道付閤門，除臣

兼龍圖閣學士、權知開封府。臣以庸拙，久塵侍從。初無勞效，以伸補報，日夕循省，常愧心顔。今者曲蒙聖慈悮加選用，豈可苟避繁劇，輒希辭免？蓋臣有不得已者，須至縷陳。臣自前歲已來，累有奏列，原校：一作「狀」。乞一外任差遣。蓋以臣久患目疾，年齒漸衰，昏暗愈甚。又自今年春末，忽得風眩。昨於韓絳入學士院勑設日，衆坐之中，遽然昏踣，自後往往發動。緣臣所修《唐書》，已見次第，所以盤桓，欲俟書成，便乞補外。豈期聖造，委以治煩。臣素以文辭專學，治民臨政既非所長，加以早衰多病，精力不彊，竊慮隳官敗事，上誤聖知。兼所修《唐書》，不過三五月，可以畢手。置局多年，官吏拘留，糜耗供給，今已垂成。若别差人，轉成稽滯；只委臣了畢，則恐無暇及之。欲望聖慈，矜臣衰病，才非所長。欲乞别選材能，許臣且仍舊職，候《唐書》成日，乞一外任差遣，以養衰殘。今取進止。

乞洪州第二劄子 嘉祐四年正月

臣輒有愚懇，上干聖聰，出於至誠，不敢緣飾。臣本以愚懦，别無材能，過蒙恩私，列在侍從，初無補報之效，每以尸素爲慙。昨者忽被選差，俾權京尹。臣雖知材力淺薄，衰病侵陵，當此浩穰，實難辦濟。直以忝厠翰苑，迨今數年，所職清閑，過享優逸，一旦遽蒙煩使，不可再辭。亦欲勉彊年歲之間，少陳筋力之效，苟無曠敗，乞一外州。不意眼目舊疾，遽然發動。蓋自供職以來，日日常於燈燭下看讀文字，及簽書發遣，自早至夜，率以爲常，全藉眼力。而臣舊患已及十年，兩目昏然，中外具見。近

一兩月來，暗昏疼痛，屢在假告，不無廢事。人雖未責，臣豈自安？臣自前累曾陳乞江西差遣一任，欲乞檢會臣前後陳乞，依蔡襄例，除臣洪州一次，俾解繁劇，以養衰殘。伏望聖慈，特賜矜允。今取進止。

乞洪州第三狀

右臣近罄懇私，自陳衰病，願罷權尹，乞一外州。伏蒙聖恩，降詔不允。臣以庸繆，過叨獎擢，不能陳力，輒欲辭勞，當被刑誅，敢期詔諭？理宜祗惕明訓，勉勵疲駑。而敢再干天聽，[1]固自愚執者，蓋臣有不得已也。臣舊患兩目，於今十年。近日以來，發作原校：一作「動」。尤甚，眵淚浸淫，睛瞳眊昏，視物稍多，其痛如割。欲頻請假告，則浩穰之地，豈自遑安；欲竭力枝梧，則疾患內攻，有難勉彊。夙夜憂畏，不知所爲。欲望聖慈，憫臣衰殘，察臣愚拙，許解繁劇，假一遠外之州，俾之待罪。臣無任瞻天祈恩激切之至。謹具狀陳乞，伏候勑旨。

乞洪州第四劄子

臣近兩曾陳乞差知洪州一任，未蒙恩許。蓋以臣衰病不支，難當任使，素心所切，苟欲便私，非敢自圖外州，以就優逸。臣年雖五十三歲，鬢鬚皓然，兩目昏暗。自丁憂服闋，便患脚膝。近又風氣攻注，左臂疼痛，舉動艱難。一身四肢，不病者有幾？以此貪冒榮禄，兼處劇繁，實知難濟。矧自權行府事以來，三致臺諫上言，兩煩朝廷起

[1] 「聽」，影元本、衡本作「聰」。

獄。其它碌碌常事，亦無分寸可稱。蓋其資材本自庸虛，加以精神日漸耗竭。處之清職，則論議謀猷兼一可取；擢以煩使，又心力疲憊自訴不能。上賴聖慈憐憫，雖未欲遽棄于外，而臣自處，實所難安。伏見侍從之班，交相出入。昨吕溱、劉敞並請補外，不三數歲，今悉召歸。況如臣者，留之無所補，去之無所惜者哉。欲望聖慈，矜臣此志，乞一外任差遣，得以養理衰殘。暫於餘年，少圖報效。今取進止。

辭轉給事中劄子嘉祐四年二月

臣近曾陳乞外任差遣，伏蒙聖慈許臣解罷府事，兼授臣給事中。臣本以庸虛，誤蒙獎任，不能陳力。況未及朞，遽以衰病自求罷去，理當黜責，以勵不才。豈宜非時，濫被恩賞？況臣權府之初，已蒙加以兼職，到今才及半年有餘。不因朝廷別有差使，只是自以疾病求罷，豈可又轉一官？雖聖恩優厚，過寵衰殘；而臣自揣量，無容濫受。所有恩命，乞賜停寢，只許令臣歸院供職，所貴少安疲病。今取進止。

再辭轉給事中劄子同前

臣近準閤門告報，蒙恩授臣給事中。臣尋曾瀝懇，乞賜寢停。今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不許辭讓，便令授告勑者。臣本庸材，蒙陛下擢在翰苑。言語侍從，既無所納，以伸報效；任以煩使，又自陳疲病，訴以不能。然則如臣久冒寵榮，果堪何用？上賴聖君優容，未加黜責。豈可授命之日，已蒙加職，不久罷去，又復轉官？此臣所

以慙懼徊徨，不敢即授也。臣竊見前知府吕公弼差知益州，授樞密直學士，及公弼辭免不行，徙領群牧，遂却只依舊充龍圖閣直學士。王素、蔡襄，並因方面之寄乃遷職。是則罷府供職京師者，不當別有遷轉，此近例也。臣非敢飾僞，上煩聖聰，直以恩寵頻併，理當辭避。欲望聖慈，察臣無所堪用，矜臣能自揣量，俾寢新恩，免貽群議。今取進止。

舉吕公著自代狀 同前

臣伏見司封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吕公著，出自相門，躬履儒行。學贍文富，器深識遠。而静默寡欲，有古君子之風。用之朝廷，可抑浮俗；置在左右，必爲名臣。非惟臣所不如，實當今難得之士。臣今舉以自代。

進新修唐書表 嘉祐五年七月戊戌爲提舉編脩曾公亮作

臣公亮言：竊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其君臣行事之始終，所以治亂興衰之迹，與其典章制度之英，宜其粲然著在簡册。而紀次無法，詳略失中，文采不明，事實零落。蓋百有五十年，❶然後得以發揮幽昧，補緝闕亡，黜正僞謬，克備一家之史，以爲萬代之傳。❷成之至難，理若有待。臣某中謝。伏惟尊號皇帝陛下，有虞、舜之智而好問，

❶「百」上，原卷後校：「一有『又』字。」
❷「萬代」，原卷後校：「一作『萬世』。」

躬大禹之聖而克勤，天下平和，❶民物安樂。而猶垂心積精，以求治要，日與鴻生舊學，講誦六經，考覽前古。以謂商、周以來，爲國長久，惟漢與唐，不幸接乎五代，❷衰世之士氣力卑弱，言淺意陋，不足以起其文。而使明君賢臣儁功偉烈，與夫昏虐賊亂禍根罪首，皆不足暴其善惡，❸以動人耳目。誠不可以垂勸戒，示久遠，甚可歎也。乃因邇臣之有言，適契上心之所閔。於是刊脩官、翰林學士臣歐陽脩，端明殿學士臣宋祁，與編脩官、知制誥臣范鎮，臣王疇，集賢校理臣宋敏求，祕書丞臣呂夏卿，著作佐郎臣劉義叟等，並膺儒學之選，悉發祕府之藏，俾之討論，共加删定，凡十有七年，成二百二十五卷。其事則增於前，其文則省於舊。至於名篇著目，有革有因，立傳紀實，或增或損，義類凡例，皆有據依，纖悉綱條，具載別録。臣公亮典司事領，徒費日月，誠不足以成大典，稱明詔，無任慙懼戰汗屏營之至。

辭轉禮部侍郎劄子 嘉祐五年七月庚子

臣準閤門告報，蒙恩除臣禮部侍郎，令臣授告勑者。臣伏思聖恩所及，必以臣近進《唐書》了畢，凡與脩書官，並均睿澤。竊緣臣與他脩書官不同。檢會宋祁、范鎮到局，各及一十七年，王疇一十五年，宋敏求、呂夏卿、劉義叟並各十年已上。内列傳一百五十卷，並是宋祁一面刊修，一部書中三

❶「平和」，原卷後校：「一作『和平』。」

❷「不幸」上，原卷後校：「一有『而』字。」

❸「足」，原卷後校：「一作『得』。」

分居二。范鎮、王疇、吕夏卿、劉羲叟並從初置局便編纂故事，分成卷草，用功最多。如臣者，蓋自置局已十年後，書欲有成，始差入局，接續殘零，刊撰紀、志六十卷。❶是臣到局月日不多，用功最少。今來一例受賞，臣實愧心。兼臣自嘉祐二年蒙恩轉諫議大夫，三年蒙恩加龍圖閣學士，四年蒙恩轉給事中，到今方及一年，豈可又原校：一作「加」。以無功濫賞？臣不敢虚飾辭讓，煩黷朝廷，理有不安，實難自默。欲望聖慈，特寢新命。今取進止。

再辭轉禮部侍郎狀

右臣今月二十三日，奉被詔書一道，以臣乞寢新除禮部侍郎恩命不允事。伏念臣出自孤寒，累蒙獎擢，職忝學士，官至給事中，前後所授恩命不少。豈敢頓於此際，過飾僞辭，取好讓之虚名，爲有識之所誚？實以臣撫心内愧，不敢自欺。蓋以《唐書》置局已十餘年，纂録垂就，臣最後至，接續分撰，卷數不多，用功最少，不敢與從初置局及在局年深用功勤勞人一例受賞。所陳情實，皆有據依，不敢過言，冀爲可信。敢謂特煩詔諭，前例所無，上體聖恩，便合祗受。而臣迫於懇悃，實所難安，夙夜徊徨，莫知所措。若以臣雖無功效，不欲獨遺，欲望聖慈稍加裁損，或於階、勳、食邑一有所霑，俾臣得不過分，足以爲榮。臣若自欺不言，則冒寵雖多，爲愧愈甚。臣不勝激切戰懼屏營之至。謹具狀陳乞以聞，伏候勑旨。

❶「六十」上，原卷後校：「一有『纔』字。」

賀壽星表[1]至和三年二月。原校：誤雕在此。

臣某等言：天雖不言，事以象見，保祐聖德，其祉無疆。臣某等中賀。伏惟尊號皇帝陛下，以憂勞勤儉之志，躬自發憤，而以仁慈寬厚之惠，愛養元元。下洎萬邦，小大諸物，咸欲各正性命而畢安其生。上天降監，宜有以報。庚寅之夕，星見南方，占考天文，福在人主。惟天去人不遠如此，災祥在德，可不戒哉！臣等忝備詞臣，無所裨補。惟願清心屏欲，以隆南山之固，而享原校：一有「夫」字。無疆之休。

乞洪州第五劄子嘉祐五年七月

臣猥以庸虛，過蒙獎擢，久列侍從，訖無補報。年齒老大，疾病侵陵，聽重目昏，聰明並耗，髮白手顫，精力俱衰。兼以父母墳塋，遠在江外，未有得力子弟照管，誠心迫切。臣自三四年來，累曾陳乞一外任差遣。中間緣奉勑刊修《唐書》，未見次第，所以盤桓歲月，不敢再三堅請。今來《唐書》已得了當，欲望聖慈差臣知洪州一次，所冀退養衰原校：一作「疎」。拙，兼便私塋。取進止。

乞洪州第六狀嘉祐五年□月

右臣近瀝懇私，上干睿聽，以臣年衰多

---

[1] 此題，原卷後校云：「《英辭類稿》題作《中書賀壽星表》，故其後云『忝備宰臣』。案中書公用表章，例是知制誥撰。」

病，父母墳墓在遠，無人照管，乞一次江西差遣，至今未蒙恩旨。臣以病攻于外，原校：一作「內」。事迫于中，原校：一作「外」。既不自安，實難緘默，將期得請，不避煩言。重念臣不幸少孤，先父遠葬鄉里，在吉州之吉水。昨臣丁母憂日，又扶護歸葬。然臣方在憂禍，故事力有所不周。臣但仰天長號，撫心自誓，秪期服闋，便乞一江西差遣，庶幾近便營緝。至於種植松栢，置田招客，蓋造屋宇，刻稟碑碣之類，❶事難倉卒，❷冀於一二年間勉力可就。當是時，鄉人、父老、親族、故舊，環列墓次，並聞臣言。自臣除服還朝，皆引領望臣歸踐前約。而臣遷延荏苒，一住七年。是臣欺罔幽明，貪戀原校：一作「其」。榮禄，食言不信，罪莫大焉。兼臣禀賦奇薄，衰羸多病，兩目昏暗，已踰十年。近又兩耳重聽，如物閉塞。前患左臂疼痛，舉動無力。今年以來，又患右手指節拘攣。至於鬚鬢蕭颯，原校：一作「條」。久已皤然。臣自視形容如此，不惟不宜濫厠賢材英儁之士出入朝廷，以取笑於搢紳之列；實慮早衰易殞，恐遂不得一償素志，以爲終身之恨。臣自數年以來，雖累曾陳乞，而懇誠不至，天聽未回。亦嚮欲伺候《唐書》了畢，今者幸已成書上奏，其餘所領，並是尋常職務，別無朝廷差委勾當未了事件。臣是敢罄述愚衷，備盡微瑣。伏念臣本乏材能，初無階援。特蒙睿奬，拔自常流，置在侍從，殆今十有七年矣。訖無補報，孤負恩榮。伏望聖慈察臣心志凋零，形骸朽悴，閔臣昔當少壯，鋭

❶「刻稟」，原卷後校云「一作『刻立』」，衡本作「刻立」。

❷「難」，原作「雖」，且於卷後校云「疑是『難』字」，衡本作「難」，今據此及上下文義改。

意立朝，今而衰退，一至於此，哀臣情實迫切，乞賜檢會數年以來前後陳乞，特許與除知洪州一次。臣雖疲憊，猶能遵奉詔條，修舉常職，誓殫犬馬之力，上酬天地之仁。臣無任徊徨激切。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乞洪州第七狀同前

右臣奉被今月二十一日詔書一道，以臣陳乞江西差遣宜不允者。伏念臣早以孤賤，誤玷恩榮。而生禀拙艱，動罹謗咎。往自河北，斥守滁陽，在外十年，遂至白首。頃除憂制，還奉内朝。幸蒙聖恩，收以桑榆，置之翰苑。凡今仕宦光寵，孰不樂在朝廷；職任清優，顧亦無出禁近。臣豈不思嚮之流落，引領欲原校：一作「願」。還，而乃却蹈風波，自投遠外？此之愚計，豈近人情？蓋以臣事迫心危，有不得已。凡諸懇悃，嘗具剖陳，不敢煩言，況已罄盡。再念臣遭遇明聖，過被恩私，犬馬無知，猶能報效。而臣性既疎簡，識非敏明，少以專學而自愚，不能趨世以濟務。效當求實，而安事虚名；才貴適時，而一無可用。至於上所詢訪，時有論議，亦碌碌隨衆人，❶未嘗有所建言。縱令有之，亦不足采。惟有文字，繆爲流俗過稱。而自供職禁庭，殆今七載，屬中外無事，文書甚簡，不過月赴四五直，飽食甘寢，止撰青詞、齋文一兩通。只此爲臣所能，是臣事業，去之亦何闕於事，存之又奚補於時？將何以上煩睿慈，曲示恩意，特頒詔諭，前例所無。捧讀驚慙，繼以感涕。臣亦竊聞近日兩制臣寮多求外任，彼

❶「隨衆人」，原卷後校：「一無『衆』字。」

皆材業有素，年齒方彊，又無事於外方，可以且留供職。惟臣材無可用，年又漸衰，外有私營，冀償夙素。欲望聖慈畀之一郡，使其志畢願從。若天幸餘齡，未填溝壑，則遺簪舊物，尚或冀於見收；而疲馬君軒，豈不知於有戀。臣無任祈恩激切之至。謹具狀陳乞以聞，伏候勑旨。

辭侍讀學士狀 嘉祐五年九月

右臣準閤門告報，蒙恩除臣兼侍讀學士者。竊以學士不宜兼侍讀，臣於前歲已具陳論。當時蒙恩，遂許辭免。在於今日，豈宜復授？得非以方今經筵闕人，而臣在學士中，適當次補，聖恩優異，不忍獨遺？臣以衰殘，久塵禁署，已兼龍圖閣學士。而在院學士，多未有兼職。況臣前已有言，理宜自踐。欲乞許臣只兼舊職，其經筵闕侍讀，別賜除人。所有誥勑，臣不敢祗受。今取進止。

辭樞密副使表 嘉祐五年十一月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依前禮部侍郎，充樞密副使，仍加食邑、實封，散官、勳、賜如故者。成命始行，驟驚於衆聽；撫心增懼，曾莫以自容。臣某中謝。竊以樞要之司，朝廷慎選。出納惟允，實贊於萬機；禮遇均隆，號稱於二府。顧任人之得失，常繫國原校：一作「體」。之重輕，苟非其材，所損不一。伏念臣器能甚薄，風力不强。少喜文辭，殆浮華而少實；❶晚勤古

❶「殆」，原卷後校：「一作『第』。」

學，❶終迂闊以自愚。而自遭逢盛明，擢在侍從，間嘗論天下之事，言出而衆怨已歸；思欲報人主之知，智短而萬分無補。徒厝危躬於禍咎，❷每煩聖造之保全。既不適於時宜，惟可置之閑處。故自叨還禁署，逮此七年，屢乞方州，幾于十請。瀝愚誠而懇至，被明詔之丁寧。雖大度并包，猥荷優容之賜；❸而群賢在列，敢懷希進之心？豈謂伏遇尊號皇帝陛下，急於求人，思以濟治，因柄臣之並選，憐舊物以不遺。然而致遠之難，力不勝者必速其覆；量材不可，能自知者猶得爲明。敢冀睿慈，察其迫切，俾回渙渥，更選儁良。如此，則器不假人，各適賢愚之分；物皆知報，何勝犬馬之心。

謝樞密副使表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依前官充樞密副使，尋具表陳免，蒙降批答不允、斷來章者。右樞虛府，充位宜求於儁賢；❹多士盈庭，誤選乃先於庸妄。既牢辭之靡獲，徒以寵而爲憂。❺臣某中謝。伏念臣少本賤愚，初無志慮。爲小人之事，力不勝於負薪；程有司之文，學止期於干禄。過被仁恩之樂育，早從英俊之並遊。❻遂叨

❶「晚」，原卷後校：「一作『志』。」

❷「禍咎」，原卷後校：「一作『悔咎』。」

❸「賜」，原卷後校：「一作『德』。」

❹「儁賢」，原卷後校：「一作『儁良』。」

❺「以寵而爲憂」，原卷後校云：「一作『冒寵以爲憂』。」衡本「以」作「冒」。

❻「從」，原卷後校：「一作『參』。」

侍從之流，久玷論思之地。方時求治，殆無補於毫分；原校：一作「分毫」。顧質早衰，況漸凋於齒髮。但思藏縮，敢望甄陞？矧惟贊萬事之機，必也極一時之選，❶豈容濫得，猥以備員？當命令之始行，方惶惑以自失。而睿恩至渥，召旨甚嚴。莫諧懇避之誠，徒負貪榮之媿。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廓天地之量，垂日月之光。憐樸直之無他，❷謂疲駑之可勉。俾承闕乏，以効拙勤。臣敢不奮勵無能之姿，感激難逢之會。職思其位，庶免於曠官；謀不以身，少期於報國。❸

辭參知政事表 嘉祐六年八月

職參論道，宜極選於一時；授匪其人，實駭聞於衆聽。恩榮所被，跼蹐難安。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乏材能，徒緣幸會。列于侍從，白首無聞；置在樞機，素餐已甚。雖聖主之恩，天地曲示含容；❹而朝廷之事，毫釐動關利害。豈止曠官之誚，每懷誤國之憂。矧惟政事之臣，實代天工之任。俾之贊貳，宜擇材賢。伏望尊號皇帝陛下，收誤獎之恩，廣僉諧之訪。憫疲駑之已試，備見無庸；求俊乂於在廷，擢之不次。俾獲安於舊職，冀免速於罪辜。報効之誠，殞糜後已。

謝參知政事表

贊貳國鈞，參聞廟論，謂宜不次而選，

❶「極」，原卷後校：「一作『副』。」
❷「樸直」，原卷後校：「一作『忠直』。」
❸「少期」，原卷後校：「一作『少圖』。」
❹「曲」，衡本校：「一作『共』。」

冀得非常之材。迺以敘遷，俾之承乏，❶誤恩過被，訴讓靡從。臣某中謝。伏念臣少迫賤貧，偶勤學問。儒者博而寡要，况匪多聞；文章世之空言，豈能適用？徒以早遘亨嘉之會，驟蒙獎拔原校：一作「擢」。之私。叨言語侍從之流，逮今踰紀；玷出納樞機之任，初乏可稱。幸先彈理之未加，每欲逡巡而引去。敢期睿眷，俾與政機，優以寵章，進其爵秩？望非意及，榮與憂并。此蓋伏遇尊號皇帝陛下，堯德聰明，禹躬勤儉，博求俊乂，以濟治康。謂臣既朴且愚，必能循於忠謹；雖庸而懦，尚可策其疲駑。猥以備員，遂兹冒寵。臣敢不益堅素守，自勉不强，惟殫犬馬之勞，上答乾坤之造。

辭明堂加恩表嘉祐七年九月

祭之爲惠，雖澤貴乎均；而賞不因功，則士無以勸。既難安於兢愧，敢自避於黷煩？臣某中謝。伏念臣性本顓愚，學無師法，才不適當世之用，識不通治古之原。誤蒙聖知，擢自平進。俾參國論，幸有蘊而得施；坐耗歲時，訖無稱而取誚。方懼素餐之責，敢懷濫得之心？屬宗祀之有嚴，奉精禋之致孝。陪一二大臣之後，既竊窺於盛儀；獻千萬歲壽之觴，獲共慶於成禮。然而賜之胙餕，蒙福已多；加以寵榮，在臣豈稱。伏望尊號皇帝陛下，回高明之聽，察懇至之誠。推一人有慶之恩，務先於幽

❶「俾之」，原卷後校：「一作『任之』。」

遠；憫小器易盈之量，俾免於覆顛。特收涣汗之行，仰冀曲全之造。

謝賜飛白并賜宴詩狀 嘉祐八年正月

右臣去月二十七日，伏蒙聖慈召赴天章閣觀太宗、真宗御集，次赴寶文閣觀御飛白書，賜以金花牋字，遂錫宴於群玉殿。臣本出寒儒，遭逢盛旦，誤被獎擢，參贊鈞衡。陛下憂勤萬機，德被四海，邊鄙不聳，年穀順成，民物熙閑，聖心怡豫。臣於此際，既得以尸素偷安，而又獲親侍清光。便蕃恩錫，一時之盛事，千載之難遇，臣不勝至榮至幸，謹課成《召赴天章閣寶文閣觀祖宗御集賜飛白群玉殿賜宴》五言八韻詩一首，隨狀上進。干瀆宸嚴，無任惶恐戰汗屏營之至。

謝覃恩轉户部侍郎表 嘉祐八年。英宗登極，四月上。

皇明繼照，如日之昇；睿澤雱流，溥天咸被。時惟朽儒，亦玷光華。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虚，僅知學問，識不周於往行，原校：一作「時用」。材莫逮於中人。方其壯年，喜論時事。名聲濫得，招謗咎以偕來；榮寵踰涯，蹈憂危而亦至。晚被先朝之誤獎，俾陪二府之後塵。居無補於休明，方自期於引避。遽號弓而結恨，雖殞體以何追？伏遇皇帝陛下，奮發乾剛，嗣承天統。當茂業繼文之始，乃歡謳歸啓之初。宗社獲安，人神洽原校：一作「合」。慶。矧惟新之號令，方無間於幽遐。顧於兹時，其敢獨異？俯從祗受，但益淩兢。敢不勉勵衰殘，感遇今

昔，更竭疲駑之效，庶伸塵露之微。

謝皇太后表

嗣聖當天，法重離而正位；鴻恩浹物，均萬國以同休。❶遂容尸素之臣，猥被優隆之渥。臣某中謝。伏念臣名雖學古，性實迂儒，徒誦習於典墳，靡該通於今古。爰從束髮，遭會明時，蒙先帝之誤知，與群英而並進。紫樞黃閣，叨陪論道之司；白首丹心，徒有報君之志。屬綴衣之揚命，奉主鬯以承祧。方推慶賜之行，遽荷便蕃之寵。伏遇皇太后殿下坤元厚載，母道居尊，惟茲聽覽之初，務霈汪洋之澤。臣敢不勉脩職業，上副憂勤，送往事居，忘身盡節，庶展涓埃之效，少酬覆燾之私。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二

紹熙三年十月承直郎丁朝佐編次
郡人孫謙益校正

此卷《謝賜衣帶鞍馬狀》，乃初入翰苑時。其云「神都繁浩」者，謂前任南都留守也。或疑解開封府之後，誤矣。

此卷《謝賜對衣狀》云：「授受之際。」《廣韻》「受」字上聲，納也、承也、盛也、得也、繼也。「授」字去聲，付也。公之它文，或以「授」爲「受」，以「受」爲「授」，蓋一時互用，不可輕改。

❶「同」，衡本校：「一作『承』。」

《廣韻》以「謬」爲差誤，「繆」爲紕繆，皆非美意。此卷《辭翰林學士奏》云「繆塵侍從」，《乞洪州第三狀》云「臣以庸繆」，《修唐書表》云「黜正僞謬」，并《集古跋》真蹟，凡言訛謬，盡用「繆」字，可見互用之意，元文不可輕改。

按《兩朝國史》：至和三年二月辛卯，壽星見。此卷《賀表》云「庚寅之夕」，蓋陰陽家分亥、子爲兩日。又太史例以次日奏，故史書「辛卯」，正應表文。吉本作「臣等忝備詞臣」，乃與翰苑同僚共上表也。《英辭類稿》題云「中書賀表」，改「詞臣」爲「宰臣」，雖故事舍人當作，詳注纂誤。然慶曆四年春，公知制誥時，初無此祥。當以吉本爲正。

歐陽脩全集卷九十二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三

辭特轉吏部侍郎表 治平元年閏五月

受寵若驚，況被非常之命；事君無隱，敢傾至懇之誠。仰黷高明，唯知跼蹐。臣某中謝。伏念臣性姿庸近，識局昏冥。學古自愚，非有適時之用；論材甚薄，豈堪任重之難？徒以荷先帝之誤知，自孤生而拔擢。犬馬未報，但虞塡壑之有時；弓劍忽遺，遽歎攀髯之莫及。而屬皇明繼照，聖治惟新。送往事居，雖策疲駑而自勵；進思退補，未知罪戾之所逃。至於貪踰分之寵榮，冀無功之爵賞，非惟愚慮所不敢及，顧有公議其將謂何？而甫茲彌年，再以增秩，方命書之始下，駭群聽以生疑。此臣所以剖瀝肺肝，不能自止，彷徨夙夜，莫獲偷安。伏望皇帝陛下，回日月之餘光，廓乾坤之大度，察其悃愊，原校：一作「迫」。假以矜寬。雖成命已行，國體當嚴於出令；而從人之欲，天高幸或於聽卑。❶特收涣汗之恩，以息諠譁之論。庶安常業，誓畢愚衷。

再辭轉官第一劄子

臣此者伏蒙聖恩，特除臣吏部侍郎，依舊居職。臣早來獲對天顔，雖略具陳述，退而循省，未盡懇誠。伏念臣本以常材，誤蒙

❶「幸或」，原卷後校：「一作『或幸』。」

任使。問其所職，則皆朝廷之大事；較其成効，則無尺寸之可稱。外惟碌碌以隨人，内則區區而自守。當陛下聖政惟新之始，勵精求治之時，雖天度包容，未加斥罷，而臣心自揣，常負驚憂。豈謂宜黜而升，當責而賞？非惟臣自知不可，顧於物論，其謂如何？況自去年陛下即位之初，均慶之典，臣已首叨遷秩。今來恩命，實出非常，在臣之愚，難以自處。欲望聖慈矜察，特賜寢停。今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傳宣，令於後殿告謝。臣與趙槩等遂詣垂拱殿門請對，欲再具敷陳。續奉聖旨，須管便受告勑。臣以聖駕已起，君命甚嚴，惶惑之間，不知所措。雖已受告勑，尋於延和殿得對，已曾瀝懇，備述聖恩非次，義實難安。蓋以無功受賞者，衆以爲非，若竊事爲功，則罪又大矣。伏以陛下承先帝已定之命，入繼大統，此天人之意也。而即位之始，偶因過哀，致違和裕。既而勿藥有喜，聖躬清寧。蓋由宗社神靈，顯此異事，欲彰皇天眷祐陛下，使不由人力而致康復。而臣今乃貪以爲功，坐獲厚賞，此臣所謂於義難安者也。至於陛下未親庶政之間，中外幸得無事，此有宋百年，四聖相繼，威德在人。顧臣等輩有何施設，過蒙睿獎，以此疇勞。況臣猥以庸材，參聞國政，上所賞罰，臣職奉行。若群臣之間，有功狀不明，迹涉僥倖，尚當裁抑，以絶濫恩。而臣乃自貪寵榮，以速議論，此臣所以區區不能自已也。故聖恩雖極優異，而臣不免屢瀆天聽。原校：一作「聽」。伏

乞早回聖斷，追寢成命，俾臣獲安常分，以息群言。今取進止。

第三劄子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入内高品、陳日新至中書傳宣，令臣繫新除官。臣尋與曾公亮等具劄子奏，乞候來日覆奏。伏緣此來恩命，出於非常，臣與韓琦等進退惶懼，夙夜思惟。❶雖君恩至優，違則有咎；然事體所繫，義有難安。所恃者睿聖聰明，❷必察臣等懇誠之至；聖心寬恕，不以臣等屢黷爲煩。欲望天慈省閲臣等前後所陳事理，曲加裁擇，特賜寢停。免於此四方旱灾百姓嗷嗷之際，是臣等合被責之時，濫受非次之賞，則臣不勝幸甚。臣誠迫意切，言不成文，干冒冕旒，伏俟誅戮。今取進止。

謝特轉吏部侍郎表

驟膺涣渥，備瀝愚誠。雖至辭窮，罔避煩言之爲黷；重乎令出，莫回成命於已行。祇受以還，驚原校：一作「兢」。惶失節。臣某中謝。伏念臣學不通於元本，材不足以經綸。但知守拙以爲忠，每務師心而自信。徒以遭逢先帝，拔自衆人，久參侍從之聯，遂玷機衡之貳。而屬大横啓兆，嗣統膺期，方初政之清明，思百度之脩理。内量譾薄，實憂以聖而責愚；矧迫衰殘，方念乞身而告病。不謂皇慈曲被，寵數屢加。當覃大慶之初，已無功而冒賞；曾未踰年之久，復進秩以

❶「夙夜」，原卷後校：「一作『夙夕』。」
❷「睿聖」，原卷後校：「一作『睿聽』。」

叨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政惟新，用人務廣，謂才難於求備，思悦使以忘勞。憫其勤劬，錫以優洽。雖榮踰於望表，亦寵與其憂并，誓殫犬馬之微，少答乾坤之造。

乞外任第一表

治平二年正月一十三日上，❶二十五日批答不允。

臣某言：臣聞事君以忠，本期盡瘁，不能者止，亦貴自知。敢傾悃愊之誠，仰瀆高明之聽。臣某中謝。伏念臣本由寒素，偶踐科場，秖希干禄以養親，敢冀逢時而見用？蓋以腐儒章句之學，豈堪王佐之材；童子雕篆之文，固異賢人之事。而誤蒙睿獎，俾貳宰司，訖無豪髮之可稱，常懼滿盈之必覆。加以年齡迫於衰晚，氣血損於憂傷。惟兩目之舊昬，自去秋而漸劇，精明晻藹，瞻視茫洋，冬春以來，職業多廢。當聖君求治之始，是群臣宣力之時。自嗟犬馬之微生，遽先疲乏；惟恃乾坤之大度，曲賜含容。雖未責於曠官，亦難安於尸禄。與其坐待於彈劾，豈如自乞於哀憐。伏望推天地之恩，回日月之照，察其愚直，不敢矯誣。許辭政事之名，假以州符之寄。則臣不止偷安而養拙，亦將自療以求痊，尚冀昬瞳之復明，會圖後効而論報。

第一劄子

臣所有誠懇，昨日獲對便坐，已具敷述。蓋臣自去年八月，喪一女子，凡庶常

❶「一十三」，影元本、衡本作「二十三」。按作「二十三」似是。

情，不免悲苦，因此發動十年來久患眼疾。又爲老年，全服涼藥不得，自深冬已來，氣暈昏澁，視物艱難。接此春旱，陽氣上攻，遂至大段妨事。然臣愚心秖欲俟壽聖節隨班上壽，一展臣子之誠，以爲榮幸，然後懇求罷去，所以勉彊遷延至今。緣此是臣私故瑣屑，雖臣子之於君父，理當無隱，然難委曲盡載表章，所以先具奏陳，冀蒙省察。臣以非才，過蒙任用。使其聰明彊健，猶懼不能稱職，況此衰病，何以堪處？昨日雖面奉聖旨，令且未要入文字，蓋臣迫於情懇，退不自安，今已具表陳乞，伏望聖慈哀許。今取進止。

第二表 正月二十六日上，二十九日批答不允。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解政事，伏奉批答不允者。天甚仁而溥愛，人有欲而必從。苟睿聽之未回，由懇誠之不至，敢干斧鉞，再瀝肺肝。臣某中謝。伏念臣學不通經，材非適用。徒以遭逢亨會，進冒寵榮，一玷機衡，五遷歲律。伏遇皇帝陛下，握圖撫運，嗣統當天。覽決萬事，則堯、舜之聰明；愛養群生，則禹、湯之勤儉。賢材並進，聖治惟新。臣於此時，得與大政。何脩何飾，而可以稱職；旅進旅退，而莫知所爲。已慚廊廟之訏謨，既無遠略；惟有簿書之瑣屑，尚可宣勞。而苦此雙瞳，莫能久視，眊然終日，兀爾尸居。上無以副人主之憂勤，下無以伸臣子之報效。久而不去，罪則奚逃？此臣所以夙夕彷徨，難安自默者也。伏望皇帝陛下，曲回天聽，少軫皇慈。念臣日侍冕旒，察臣心非木石。禄位者人情之所顧惜，孰肯妄辭；筋骸者物理之有

盛衰，不能無乏。哀其可憫，寬以不誅。俾諧得請之恩，當識謝生之所。

第二劄子

臣受國厚恩，叨與機政，材識庸下，不能有所補報。上賴聖君含垢，未即斥去。而又不思勉彊竭力，以修職業，輒以衰疾自陳，欲圖安便。重煩聖念，特降中使傳宣，賜以訓誨，丁寧切至，而又頑然未即聽從。在臣之罪，可誅者非一。臣以方具表陳乞，理當闔門俟命，不得進見闕庭，面陳悃愊。臣聞自古君臣去就之際，與今不同。蓋昔之公卿解職，便歸田里，其朝居君側，暮已絶於朝廷，所以臣重去其君，君亦難其臣之去，然猶去者相繼。今則不然，凡辭職任者皆不去禄仕，或優游侍從之班，或出守藩要之地，豈爲避寵辭榮，乃是免勞就逸，實人臣之僥倖也。況如臣者，尸禄終日，無勞可均。實以兩目俱昏，是十年舊疾，自去秋發動，日益昏澁，看讀文字，艱難憂慮，職事曠廢，有悞國家。所以敢布懇誠，乞憐君父，冀一閑僻處將養三二年，或目復清明，却乞一邊遠繁難處展效。乃是臣自爲僥倖之計，與辭榮避寵者不同。欲望聖慈不以爲難，早賜恩許。今取進止。

第三表 正月二十九日上，二月二日批答不允。

臣某言：近上表章，乞解政事，伏蒙聖慈再降批答不允者。臣聞事君以忠信爲本，立朝以進退爲難。惟不自疑，乃能取信於上；苟無大過，庶幾善退其身。昔之爲臣，全此者少。今臣遇聰明之聖主，固不自

疑；苟保庇之寬仁，幸無大過。是以敢因疾病，直露情誠，而封章屢陳，俞旨未賜。臣竊謂日月之明無不照，豈不諒臣之乃心；得非天地之恩有所憐，未忍許臣之遽去。在臣自揣，何以克堪？豈合更此多言，上煩宸聽？所難遂默，蓋切懇私。臣某中謝。伏念臣以中下之才，被非常之任。日諧進見，則蒙眷待之優隆；退接同寮，則絶纖毫之間隙。自可安然樂職，亦復何所憂危。況千載一遇者，盛時之難逢；高秩厚禄者，常情之貪得。苟非迫於衰病，豈敢固自欺誣？伏望皇帝陛下，曲軫睿慈，俯哀愚款。念其蒲柳，質易朽而先衰；譬若馬牛，力已疲而則止。賜其如請，恕以苟安。則臣刮膜祛昏，尚冀清明之來復；捐軀殞命，終圖報效於餘生。

爲雨水爲災待罪乞避位第一表治平二年八月

臣某言：臣聞任非其人，則官必曠職；時多闕政，則天爲降災。惟譴咎之有歸，難僥倖於獨免。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妄，遭逢盛明，擢貳宰司，與聞國論。不能叶宣上德，輔導至和。頻年已來，害氣交作。春飢已甚，饉疫相望，秋潦暴興，覆溺無數，下致生民之愁苦，上貽聖主之焦勞。臣獨何心，安於厥位？舉朝廷之典法，便合黜幽；賴覆燾之寬仁，尚容自劾。伏望皇帝陛下，特回天造，俯察愚忠，俾解政機，推行憲罰，以塞上穹之降責，以警庶位之脩官。❶然後别選儁賢，俾居參輔，益圖更化之術，

❶「脩」，衡本作「惰」。

上副求治之心。自然人神以和，災異咸弭，不惟臣適其分，亦俾國無屈刑。

第二表

臣某言：近以雨水之變，上表待罪，蒙降批答不允者。上天告戒，比屋罹災。虔思消異之方，願避進賢之路。特迂聖訓，未諒愚誠，退自省循，豈遑安處？臣某中謝。伏以天人之相去不遠，見於事者若響之應聲；❶賞罰之至要易知，舉其大則以一而警百。是以政有得而有失，則災祥以類而來；官若成而若虧，則黜陟以時而舉。伏念臣猥由愚陋，進冒寵榮。一貳政機，五更歲律。相府之事無不總，既皆得以與聞；斯人之居不聊生，欲於何而歸咎？幸朝廷之委任，貽君父之憂勞。此而不誅，何以勵衆？伏望皇帝陛下，奮然睿斷，赫以皇明，理其曠敗之愆，正厥經常之法，置之散地，全以寬恩。誓堅犬馬之心，終效涓埃之報。

第三表

臣某言：近以雨水之災，再上表待罪，蒙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陰沴干時，聖心軫慮。明詔一下，群臣震惶。況居任責之司，敢爲幸免之計！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自膺眷命，❷光紹丕圖，總覽萬機之繁，講求三代之治。旰不遑食，勵文王之小心；行之以勤，躬伯禹之盛德。固已生民受賜，品彙蒙休，宜召至和，以來嘉應，而善

❶「者」，衡本作「常」。
❷「自」，衡本作「身」。

氣未效，時災荐臻。惟天聰明，異不虛出，示人警戒，咎必有歸。所以三事之臣，連章瀝懇。況臣最爲濫竊，尤玷寵榮。方平日以尸居，不知引分；及敗官而宜罰，其敢逃刑？伏望皇帝陛下，俯抑至慈，深思大譴。退其不肖，以爲脩政之先；不以空文，庶得應天之實。

再乞外任第一表 治平三年三月二十四日上，二十七日批答不允。

臣聞忠以事上，雖見義而必爲；力有不能，則知難而當止。是惟臣子進退之分，寔繫國家利害之機。則其居也，敢懷竊位之安；其去也，豈止全身之計？輒殫拙訥，上瀆高明。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妄，出於孤平，原校：一作「單」。學不通方，識非慮遠。徒以遭逢先帝，誤被聖知，擢自諸生，俾參大政。伏遇皇帝陛下，膺期出震，繼統當天，方聖政之惟新，思群材而並濟。臣以衰遲之朽質，久當機要以妨賢，有守經泥古之愚，無應變適時之用。考於外論，早合黜幽。伏蒙皇帝陛下，廓大度以兼容，謂衆惡者原校：一作「之」。必察，特加庇覆，俾獲保全。固當勉勵疲駑，誓圖報效。而臣量盈器極，福過災生。兩目眊昏，積年舊苦；中消渴涸，新歲所加。精液銷澌，志與神而並耗；革膚朘削，氣將力以俱殫。臣若猶强殘骸，竊貪厚禄，坐取敗官之責，上累知人之明。苟以此致興於人言，則乃是可畏之公議，異夫誣謗，難復主張。此臣所以深自揣思，敢陳悃迫。原校：一作「愊」。伏望皇帝陛下，曲回睿眷，俯察愚忠，念其獲親日月之光，頗歷歲時之久。居常碌碌，曾莫異

於片言；一有紛紛，遂獨當於衆怒。尚乏周身之智，豈堪爲國之謀？因其自訴於病衰，幸俾獲逃於罪戾，退之散地，得盡餘齡。則臣永荷天地之恩，敢忘犬馬之報。

乞出第一劄子

臣昨日獲對便坐，輒述懇私，乞解政事之任。緣臣疾患累日，氣血虚乏，頭目昏眩，不能久立，不得久侍天顔，悉陳悃愊。伏自濮園之議既興，言事之臣荒唐不學，妄執違經非禮無稽之説，耻於不用，不勝其忿，遂厚誣朝廷，借以原校：一作「臣」。爲名，因乃原校：一作「以」。肆言訕上，指臣爲姦邪首議之人。陛下至聖至明，洞見中書與兩制所議本末，察臣無罪，曲賜保全。而吕誨等附下罔上，語言悖慢，無復君臣之禮，以至斥黷母后，非毁詔書等事，陛下皆屈意含容，不加顯戮，止於退罷而已。及詔定濮王典禮，不如誨等所誣，既又詔牓朝堂，諭以本末。由是中外釋然，凡素爲誨等誣誑衒惑之人，皆識朝廷本意，但恨曉諭之晚。今則是非已正，曲直已分，臣所被誣，亦已獲雪。然則更何所辨，豈合有言，而臣義有不得已者。蓋以執政之臣，天下之所瞻望，朝廷以爲重輕。若其名譽烜赫，非止一人之榮，乃是朝廷之光也。其或身名毁辱，非止一人之辱，乃是朝廷之辱也。昔唐文宗甘露事後，小人用事，宰相李石爲其所惡，乃遣盗殺之，不中而斷石馬尾，石遂求罷。文宗雖知石賢相可惜，亦不得已而罷石爲荆南節度使，蓋顧國體當爾也。今臣固無李石可惜之賢，而其所被毁辱者，何止斷馬尾而已？吕誨等連章累疏，惡言醜詆，陛下

爲臣愛惜，留中而不出。誨等自寫章疏，宣布中外，今閭巷之人皆能傳誦。雖誨等急於賣直取名，肆其誣罔，不暇惜國體而自爲傳播，如臣者豈合彊顔忍耻，猶安厥位，使天下何所瞻望？凡臣所貪以爲榮者，乃朝廷之辱也。由是言之，臣豈得已哉？使臣無疾病，猶當懇自原校：一作「白」。引去，況臣不幸適值自春來痟渴不止，昨日面奉德音，陛下悉已知臣所苦，聖恩憫恤，爲之惻然。伏望陛下特賜除臣近京一郡，俾養衰殘，則臣未死之間，誓當别圖報効。今取進止。

第二表三月二十八日上，四月三日批答不允。

臣近貢封章，願還政事，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不允者。臣聞愚誠雖微而苟至，可以動天；大仁博愛而無私，未嘗違物。敢殫懇悃，再冒誅夷。臣某中謝。伏念臣智識非精，器能甚淺。禀生奇薄，自少嘗履於艱虞；雖處困窮，所守粗知於名節。而自早蒙擢用，思奮猷爲。不善自謀，遂致怨仇之積；罔知避禍，屢觸陷穽之機。先皇帝深察孤忠，悉排群議，甄收奬進，終始保全，以至晚年，致之二府。念初無於報効，徒久玷於恩榮。逮逢神聖之嗣興，顧已歲時之三易。問其職業，曾無補於毫分；聽於諠譁，則不勝於詆辱。猶强尫殘之質，坐懷寵禄之貪。昔原校：一作「古」。云高位之疾顛，何況千人之所指？繼以恙痾之苦，苶然氣血之衰。藥石之功，既難求於速効；機政之地，豈宜久於曠官？伏望皇帝陛下，曲軫睿慈，俯哀危懇。謂獻納訏謨之任，已無益於明時；而沮傷憔悴之餘，寔難安於久處。許其引避，寬以優容。儻後來因此以得賢，

則臣去猶爲於有補。苟未填於溝壑，誓終竭於涓埃。

第二劄子

臣近再述懇誠，上干天聽，乞解重任，伏蒙聖慈特降批答，丁寧訓誨，未賜允俞。臣本庸材，不堪大用，遭逢聖主，誤被獎知。陛下急於求治，取信輔弼，言無不從。臣於此時，不謂不得君，不謂不得位。而智識駑下，初無補報。既不能建明大義，鎮遏群言；又不能和會衆心，叶于一德。遂致浮詞異論，中外諠譁。惟務含胡，無一言以辨正，但欲因循，苟於無事。以此養成群小，誣謗聖朝，上則煩黷睿聰，下則自取身辱。雖陛下閔臣拙直，衆怒獨當，察臣暗愚，不識陷穽。然臣拙於謀身，不堪任用，已驗如此，可黜不疑。陛下聖度寬仁，曲加保庇，以爲簪履舊物，不忍一旦棄捐。然臣夙夜彷徨不能安於自處者，蓋以朝廷輕重，繫在大臣。若大臣望重，則朝廷尊；大臣望輕，則朝廷不重。大臣望輕猶爲不可，何況惡言醜詆，毁辱百端？今「豺狼當路，姦邪在朝」之語，下傳閭巷，外播四夷。以是而言，何止望輕而已。陛下有臣如此，豈不爲朝廷之辱哉！雖陛下至聖至明，察臣無過，臣能自信無愧於心，而中外之人不可家至而户曉。百辟之瞻望，衆人之譏誚，臣亦何顔以處之？與其負慙俛首以見縉紳，孰若乞身遠去，少避指目。是則聖恩許臣解罷，俾臣稍獲便安，乃是臣居位也以榮爲辱，其去也以黜爲升。惟望天慈，曲從人欲。❶今

❶「曲」，衡本作「俯」。

臣已上第二表，伏望聖慈曲從人欲，[1]除臣蔡、亳一州差遣。

第三表四月初四日上，初七日批答不允，斷來章。

臣近以疾患自陳，乞解重任，伏蒙聖慈再降批答不允者。坐貪國寵，既以難安，仰叫帝閽，期於必達。臣某中謝。伏念臣早緣幸會，親遘休辰，以一經之腐儒，參萬機之密論。違時背俗，速謗招尤。雖無獨立弗懼之明，粗懷可殺不辱之節。所以强顔忍恥，不知軒冕之榮。加之多病久衰，難勝筋力之任。近從去歲，益以中乾，渴如鼴鼠之飲河，喘若吴牛之見月，多言外噪，衆疾内攻。心已自危，豈足當於謀慮；力雖欲强，幾或原校：一作「不」。至於蹎顛。方奮鋭於壯時，猶無可道；迨摧傷於晚節，亦復何堪。雖幸聖君容覆之恩，豈逭神理滿盈之罰？苟不知退，其將殞生。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私，回日月之照，察臣粗識廉恥，閔臣遽此衰疲，丐以一州，俾從素志。如此，則力排群議，已荷於保全；遂養殘生，更繄於亭育。雖同草木之賤，尚識造化之仁。

第三劄子

臣近以疾病，乞解重任，除一蔡、亳州差遣，已三上表及兩具劄子陳述，伏蒙聖慈累降批答不允、斷來章者。臣竊伏思惟，臣之披瀝肝血，祈天請命之懇，其説甚詳，而其誠至矣。陛下每降答諭，丁寧獎勗，所以過賜優待臣之恩禮，亦已至矣。而臣不能

[1]「從人欲」，衡本作「體人情」。

仰遵聖訓，力疾就職，而猶更哀鳴，上煩天聽者，蓋臣義不獲已，與近日韓琦、曾公亮、胡宿等從容於進退者，事體不同也。臣以非才被任，違時忤衆，自招謗怒，不容其身。今上自朝廷，下至閭閻巷陌，遠洎四海，外及夷狄，皆能傳吕誨等章疏矣。其罔誣醜詆之語，莫不能道之矣。而臣以顧惜國體，既不當更與誨等辯正，便合引避去位，而以是非曲直付之公議，乃爲合理。昔漢世大臣有被誣以罪者，例不對理陳冤。蓋其人或遂廢黜，或被刑誅，所以更不自辨可矣。未有論議喧沸，不自辯明，而頑然自安其位者也。今朝廷處臣者何位，任臣者何事，所繫事體者如何，而誨等詆臣者何語，臣其可安處此位者乎？昨濮園之議，自手詔告示中外後，凡中書論議本末邪正及誨等加誣詆訕等事，皆已幸蒙辨正矣。惟臣所被「邪謀首議，姦諛徼寵」之惡名，既不能自辨，若又不識廉耻，頑如木石，遂安其位，陛下謂有臣如此，其可當國家大任乎？此臣所以夙夜思惟，誨等詆臣者，諛佞希榮寵耳。❶故惟有懇辭重任，遠避寵榮，乃可以塞小人之口。然則陛下聖恩，一許臣罷去，是爲臣辨誣謗、全名節，其賜臣者多矣，厚於賜以高秩重禄萬萬也。臣幸蒙陛下知奬久矣，臣之心迹，聖鑒昭然，洞見表裏，此臣不當復言。臣所謂辨誣謗、全名節者，爲中外之人不可家至户曉者爾。蓋非早自引去，無以塞誣謗臣者之口也。夫爵禄，朝廷所以寵臣下也，使身心安泰、名譽光顯者居之，❷則不勝其榮也。若毁辱媿耻憤悶憂鬱者居

❶「榮寵」，衡本作「寵榮」。
❷「身心安泰」，衡本作「身安心泰」。

之，適足爲苦耳。伏望聖慈察臣哀切懇迫之誠，不以臣比從容於進退者，特許臣解罷政事，除臣一外任差遣，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今取進止。

第四劄子

臣近以疾病，乞解重任，已具劄子，罄述懇私，更不敢重疊敘陳，上煩天聽。臣以非才，誤膺獎任，存之既無所惜，去之何足可思？然而不早罷去，此乃陛下至仁至慈，憐臣衰殘，不忍遽原校：一作「遂」。便棄捐，務欲退人以禮。今臣表章、劄子各已三上，伏蒙三降批答，丁寧訓勗，未即允俞。中外之人，皆知陛下曲意留連，恩禮已足。伏乞出自宸斷，早賜恩許，除臣一外任差遣。

第五劄子

臣昨日獲對威顔，備陳懇迫，而言意拙訥，不能感動。愚誠雖切，天聽未回，夙夜省循，莫遑安處。臣本庸材，不足比數，然而職所任者國政，身所繫者國體。而遭罹誣枉，毁辱百端，既不自辨明，便當引去。加以年齒凋耗，疾病侵淩，豈可勉彊衰殘，不知廉耻？此臣所以披肝瀝血，干冒誅夷，不能自止者也。再念臣材識駑下，過蒙陛下獎用，固當奮發事業，粗立功名，上報君恩，次雪身辱。然臣出入二府，已七八年，迄無一言建明，一事可採。以前日之碌碌如此，可知後日之無所爲也。若終於尸禄偷安，苟貪榮寵，不惟上辜委遇，實亦自負初心。蓋材力短長，固有不能勉彊，若進

退名節，尚可自擇。前世人主之待其臣也，事非一體，❶或高其行義，不奪其志；或許其閑退，俾自安全。不必悉以高秩厚禄，但曲從所欲，便是君恩。伏望聖慈察臣悃愊，特許臣所乞，則臣未盡之年，尚知論報。今取進止。

辭覃恩轉左丞表 治平四年正月神宗登極，二月上。

臣某言：伏奉制命，蒙恩特授臣行尚書左丞，依前參知政事，加階、食邑、食實封及賜功臣者。澤施無外，雖務極於汪洋；寵至若驚，實難安於啓處。敢傾拙訥，上黷高明。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妄庸，早由平進。一經之學，乃自守之迂儒；十駕其駑，終不堪於遠用。徒以旦暮千載，遭逢兩朝。擢貳鈞衡，坐淹歲月。國恩未報，但虞填壑以遺羞；金鼎已成，豈謂攀胡之莫及。幸遇皇帝陛下，重離繼照，正統當天，萬物覩而咸忻，大號渙其均慶。致茲孱朽，亦玷光華。然夫位高而疾顛者，是亦其勢然；器滿而必覆者，蓋由於量過。敢忘戒懼，誠迫懇私。伏望皇帝陛下，特軫睿慈，俯矜愚守。當萬機之新政，收厚賞於無功。則臣雖蒲柳之易原校：一作「已」。衰，尚冀涓埃於後效。

謝覃恩轉左丞表

臣某言：云云。大慶均行，霶流而甚渥；鴻恩曲被，俯僂以無容。臣某中謝。伏念臣性質迂愚，器能淺陋，言不足以備典謨

❶「體」，影元本、衡本作「端」。

之奧，學不足以通治亂之原。徒以早荷兩朝之誤知，拔自孤生而獎用。疲駑雖原校：一作「難」。勉，訖無補於毫分；歲月屢遷，猶坐貪於寵禄。方懼黜幽之典，敢希冒進之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光紹寶圖，惟新聖政，繼離明而大照，推乾施以無偏。致此妄庸，首霑涣汗。臣敢不退思警懼，益勵衰疲。感風雲際會之難，依日月光華之末，少圖後效，冀盡夙心。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三

紹熙三年十月承直郎丁朝佐編次

郡人孫謙益校正

歐陽脩全集卷九十三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四

乞根究蔣之奇彈疏劄子治平四年二月

臣近因誤於布衣下服紫襖，爲御史所彈。臣即時於私第待罪，蒙聖恩差中使傳宣，召入中書供職。今竊聞蔣之奇再有文字，誣臣以家私事。臣忝荷國恩，備員政府，横被汙辱，情實難堪。雖聖明洞照，察臣非辜，而中外傳聞，不可家至而户曉。欲望聖慈解臣重任，以之奇所奏出付外庭，公行推究，以辨虚實，顯示多方。取進止。

再乞根究蔣之奇彈疏劄子

臣昨日曾有奏陳，爲臺官蔣之奇誣奏臣以家私事，乞以之奇所奏出付外庭，公行推究，以辨虚實，未蒙降出施行。臣夙夕思惟，之奇誣罔臣者，乃是禽獸不爲之醜行，天地不容之大惡。臣若有之，萬死不足以塞責；臣若無之，豈得含胡隱忍，不乞原校：一作「與」。辨明？伏況陛下聖政惟新，萬方幽遠，咸仰朝廷至公，不原校：疑。爲辨曲直。❶而臣身爲近臣，忝列政府。今之奇所誣臣之事，苟有之，是犯天下之大惡；無之，是負天下之至冤。犯大惡而不誅，負至冤而不雪，則上累聖政，其體不細。由是言

❶「不」下，衡本校云：「疑脱『無』字。」

之，則朝廷亦不可含胡，不爲臣辨明也。大抵小人欲中傷人者，必以曖昧之事，貴於難明，易爲誣汙。然而若以無根之謗絕無形迹，❶便可加人，則人誰不可誣人？人誰能自保？欲望聖慈特選公正之臣爲臣辨理，先賜詰問之奇所言。是臣閨門内事，之奇所得，必有從來，因何彰敗，必有蹤跡。據其所指，便可推尋，盡理根窮，必見虛實。若實，則臣甘從斧鉞；若虛，則朝廷典法必有所歸。如允臣所請，乞以臣劄子并蔣之奇所奏，降出施行。

乞罷政事第一表

臣某言：臣聞事君之節，雖盡瘁以爲期；量力而行，有不能而則止。敢黷蓋高之聽，瀝陳至悃之誠。臣某中謝。伏念臣本出羈單，粗知業履。逢右文崇學之代，竊並群英之遊；當好問納諫之朝，獲從諸老之後。遂蒙獎用，叨貳機衡。幸四海之無虞，得容尸素；荷三聖之殊遇，特察孤忠。坐貪寵禄之榮，不覺歲時之久。而餘齡嚮晚，百疾交侵。四體癯羸，甚已衰之蒲柳；雙瞳眊瞀，幾不辨於騧驪。頃自去秋，累陳愚款。先皇帝惻然垂閔，慰以恩言，許至新年，俾解重任。萬乘之仙遊忽遠，孤臣之素願莫從。方今聖統嗣興，皇明繼照，人神胥悦，中外晏安。顧無避事之嫌，敢遂乞身之請。伏望皇帝陛下，特回睿眷，俯察懦衷，念孤根之易危，哀小器之難用，置之閑處，賜以保全。如此，則天地之仁，曲從於物性；犬馬之報，尚識於主恩。

❶「若」，衡本作「欲」。

又乞罷任根究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爲臺官蔣之奇誣奏陰私事，已具劄子，乞差官根究，明辨虚實。伏緣臣見任政府，在於事體，理合避嫌。欲望聖慈先罷臣參知政事，除一外任差遣。臣既解去事權，庶使所差之官無所畏避，得以盡公根究。臣竊慮朝廷未明虚實，不欲直以此事罷臣職任。臣已别具表章，伏乞早賜施行。

〔附〕神宗御札治平四年二月二十四日，差中使朱可道賜。

春寒安否？前事朕已累次親批出詰問，因依從來，要卿知。付歐陽脩。

謝賜手詔劄子

臣伏蒙聖慈差内臣朱可道傳宣撫問，仍賜臣手詔，委曲慰安。臣孤危之迹，横爲言事者誣以莫大之罪，自非遭遇聖明特爲窮究，則當爲冤死之鬼。然事出曖昧，上煩天造累行詰問，必見蹤由。臣仰恃聖君在上，内省于心，必冀終獲辨雪。臣無任捧詔涕泗，感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奏。

乞詰問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近爲蔣之奇誣奏臣以陰私事，前日再具劄子，乞詰問之奇自何所得，因何蹤跡彰敗？乞差官據其所指，推究虚實。伏緣之奇所誣臣者，乃是非人所爲之大惡，人神

共怒，必殺無赦之罪。傳聞中外，駭聽四方。四方之人以謂朝廷執政之臣，犯十惡死罪，乃曠世所無之事，皆延首傾耳，聽朝廷如何處置。惟至公以服天下之心。❶若實有之，則必明著事迹，暴揚其惡，顯戮都市，以快天下之怒。若其虛妄，使的然明白，亦必明著其事，彰示四方，以釋天下之疑。至如臣者，若實有之，則當萬死。若實無之，合窮究本末，辨理明白，亦不容苟生。若托以曖昧，出於風聞，臣雖前有鼎鑊，後有鈇鉞，必不能中止也。以此言之，繫天下之瞻望，繫朝廷之得失，繫臣命之死生，其可忽乎？其得已乎？伏乞以臣所奏，詰問蔣之奇得於何人？其人所説有何事？更不得徒説虛辭，直具所説人姓名及所聞事狀，據實聞奏。臣所瀝血懇，必望朝廷理辨虛實。乞不留中。

再乞詰問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近累陳血懇，煩黷天聽，爲彭思永、蔣之奇誣奏臣陰私事，乞辨明虛實。伏蒙
聖恩累賜詰問，至今未聞有所指陳。竊以臺憲之司雖許風聞言事，然所謂風聞者，謂事不親見而有聞於他人耳。然其説必有其人，其人必有姓名。若所聞小事，則有不足論。若所聞大事，繫人命之死生，則必須審問所説之人事狀虛實，然後可以上言。況之奇明列章疏，伏地頓首，堅請必行。若不明見事狀，審知虛實，豈敢果決如此？及朝廷窮究，又却不指定所聞之人姓名，亦不明言有何事迹，但飾遊辭，無所的確。蓋之

❶「之」，原卷後校：「一作『爲』。」

奇初以大惡誣臣，期朝廷更不推究，便有行遺。及累加詰問，遂至辭窮也。不然，思永、之奇懼見指說出所說人姓名後，朝廷推鞫，必見其虚妄，所以諱而不言也。臣忝列政府，動繫國體，不幸枉遭誣陷，惟賴朝廷至公推究，别證虚實，使罪有所歸，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也。臣竊慮朝廷須所説人姓名，思永、之奇無事指説，❶必以朝廷拒諫爲言。此乃辭窮理屈而妄説也。臣謂若朝廷聞言事不行，則是拒絶言者。今以所言事體不可直行，須當根究虚實，乃是用臺官之言即須行遣爾，豈足爲拒諫也？

封進批出蔣之奇文字劄子

臣以拙直，受恩兩朝，惟以至公之心爲報國之効，凡於親舊，不敢有纖介阿私。是致怨怒臣深者，造爲飛語，誣臣以家私陰事，是人倫之大惡，所以語駭人聽，易於傳布。竊以言事之臣，謂之天子耳目之官，本期裨益聰明。若聞外有怨家仇人造作飛語，中傷執政之臣，正當奮然嫉惡，爲臣根窮起謗之人，辨别虚實，明其誣罔，使後凶人不敢陷害良善，以彰朝廷之明。此乃言事之職。今思永心知事無實狀，而不能爲臣辨明，反碌碌隨衆，騰口摇舌。蔣之奇專用怨仇人飛語，便以虚爲實，上惑聖聰。及至朝廷再三詰問，須要事實，則各不能明指一人之言，明陳一事之據。思永既云無實狀，則是虚妄可知。之奇則飾游辭，謂風聞於衆。且臺官雖許風聞，而朝廷行事，豈可不辨虚實？大凡可駭之語，易於傳布。假

❶「事」，衡本作「所」。

如怨仇之人有誣大臣以叛逆不道者，飛語一出，則必騰口相傳，豈可便以傳聞之衆，致大臣族誅？如此，則爲大臣者終日恐懼彌縫不暇，何敢盡公行事，以身當怨？而一夫之怒，飛語騰出，可以摇動朝廷，則正人端士不立足矣。以此言之，則思永、之奇專用風聞惑亂聖聽，爲耳目之官，罔上欺君，其害豈細？今閭巷小民有罪，猶須證驗分明，案節圓備，方可行刑。之奇言臣死罪，未明虛實，豈可含胡？伏乞朝廷以至公之明，必爲分别。令事理窮盡，止於兩端，不過虛與實而已。實則臣當死，虛則之奇安得無罪？使事實而臣不死，不足以顯之奇之言；使事虛不罪之奇，❶不足以雪臣之冤枉。臣非敢固惜名位，不自引去，但以冤若不得雪，則身是罪人，朝廷自當行法，豈容臣自引退？若虛，則幸望朝廷辯别分明，使中外之人知臣無罪，然後可以容臣自陳引去。臣初乞朝廷差官根究虛實，故當乞解權任以避嫌，今既蒙朝廷直行詰問，故臣合杜門俟命。乞不留中，降出施行。

乞辨明蔣之奇言事劄子

臣先於慶曆中擢任諫官，臣感激仁宗恩遇，不敢顧身，力排姦邪，不避仇怨。舉朝之人側目切齒，惡臣如讎。適會臣有一妹夫張龜正前妻女，嫁臣一疎族不同居姪晟，於守官處原校：一作「所」。與人犯姦。是時錢明逸爲諫官，遂言臣侵欺本人財物，與之有私。既蒙朝廷置獄窮勘，並無實狀，事得辯明。而當時執政之臣惡臣者衆，其陰

❶「虛」下，原卷後校：「此下一有『而』字。」

私事雖已辯明，猶用財物不明降臣知滁州。今惟趙槩知此事甚詳。若非仁宗至聖至明，察臣無辜，爲臣窮究，則臣豈復更有今日？仁宗豈有用臣至此？今臺官方舉前事，彈錢明逸陷害良善，不意蔣之奇自又劾尤。欲望朝廷特加裁察，若以蔣之奇所對語無事實，知其虛妄，乞早賜明告中外，以辯臣冤。若猶疑於虛實之間，則乞更加盡理，推窮辯正。

再乞辯明蔣之奇言事劄子❶

臣近以蔣之奇誣奏臣家私事，乞賜辯正，杜門俟命，今已多日。雖蒙朝廷累賜詰問，之奇則但云得自彭思永，而思永又云事無實狀。是曖原校：一作「藹」。昧之言若此，便欲加臣十惡大罪。雖州郡小民犯罪，官司斷獄，必未敢便斷其死。臣孤拙無黨，特被兩朝眷遇，忝列政府，橫被小人誣以禽獸不爲之惡。本因臣以至公報國，以身當怨，不徇親黨阿私，至多積仇怨，造作飛語中傷，而以忠取禍。之奇乃以虛爲實，欺天罔上，及至朝廷詰問，則辭窮理屈，並無實狀指陳。至於彭思永亦自言曖原校：一作「藹」。昧無實，各自乞罷去。若臣果有實狀，何故惜而不言？何故自言無實狀而自乞罷去？以此見思永、之奇專欲以曖原校：一作「藹」。昧之事惑亂聖聽，使臣不能自辯，冀望朝廷更不辯明，便以風聞行法。況聖君在上，公道方行，臣必不能枉受大惡之名，當舉族碎首，叫天號冤，仰訴于闕庭，必不能含胡而自止。當陛下聖政惟新之日，使執政之臣

❶「辯」，衡本作「辨」，文内諸「辯」字，衡本均作「辨」。

守闕號冤，固知非朝廷美事，然臣以惡名不可虚受，將不得已而爲之，期於以死必辯而後止。臣無任懇血哀號激切之至。取進止。

〔附〕神宗御札三月四日差中使朱可道賜

春暖，久不相見，安否？數日來，以言者污卿以大惡，朕曉夕在懷，未嘗舒釋。故累次批出，再三詰問其從來事狀，訖無以報。前日見卿文字，力要辨明，遂自引過。今日已令降黜，仍出牓朝堂，使中外知其虚妄。事理既明，人疑亦釋，卿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

賜歐陽脩。

謝賜手詔劄子同日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朱可道傳宣撫問，賜臣手詔，爲言者污臣以大惡，已令降黜，仍出牓朝堂，令中外知其虚妄，勑臣宜起視事如初，無恤前言者。臣捧讀感咽，不知涕泗之横流。竊伏自念，天地父母能生臣身，不能免臣於憂患。陛下神聖聰明，無幽不燭，察臣孤危，辨臣冤枉，使臣不陷大惡，得爲完人，至德大恩過於天地父母萬倍。則臣餘生之命，是陛下所延之命；今日之身，是陛下再造之身。雖盡此命，捐此身，亦不能上報至德大恩之萬一。而臣又有大罪者，蒙國寵榮，忝居重位，處危機之地而自任拙直，不防禍患，怨仇所積，謗怒交興。當陛下即位之初，外有機政之繁，内有孝思感慕之戚，於此之時，致言事者以陰私之惡，醜穢之言，上黷聖聽。煩陛下曉夕在懷，爲臣親加詰問，特賜辨明。臣之此罪，何以自贖？捫心内省，何以自安？臣

無任感天荷聖懇懼涕泗激切屏營之至。臣已依詔旨，來日詣閤門祇候入見，冀面天顏，別陳血懇次。

乞罷政事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解職任，伏奉批答，未賜允俞者。臣聞高而必危，蓋處易傾之勢；滿則招損，實存至戒之言。敢再瀝於懇私，輒自干於斧鉞。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庸妄，出於遭逢，誤被國恩，俾參政論。材非適用，而當重任之難；智不周身，而履危機之地。既不能於阿徇，故多積於怨仇。謗怒之興，紛紜靡一。所恃者聖君在上，公道方行。雖構造中傷，人言可畏；而聰明聽察，天鑒孔昭。既悉辨於罔誣，遂判分於枉直。俾臣不陷大惡，得爲完人。今亂國之讒已蒙於遠屏，立朝之士皆保於自安，則臣仰銜再造之鴻慈，正合捐軀而自效。然念臣病羸之質，年迫已衰，寵禄之盈，理難久處。頃事先帝之日，屢貢乞骸之言，間奉德音，亦蒙恩許。一麾之請，素志甚勤。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仁，回日月之照，閔其孤拙，曲賜矜從。予之一州，俾自退處，亦有民社，可宣教條。苟知盡瘁之方，未失事君之節。

第三表

臣某言：臣近再上表，乞解政事，除一外郡差遣，奉今月八日批答，所乞宜不允者。臣聞士之行己，所慎者始終之不渝；臣之事君，所難者進退而合理。苟無大過，善退其身。昔之爲臣，全此者少。臣頃侍

某中謝。伏念臣識不足以通今古，材不足以語經綸，幸逢盛際之休明，早自諸生而拔擢。方其與儒學文章之選，居言語侍從之流，每蒙過獎於群公，常媿虚名之浮實。暨晚叨於重任，益可謂於得時，何嘗敢傷一士之賢，豈不樂得天下之譽。而動皆臣忌，❶毁必臣歸。人之愛憎，不應遽異；臣之本末，亦豈頓殊？蓋以處非所宜，用過其量。惟是要權之地，不勝指目之多。周防所以履危，而簡疎自任；委曲所以從衆，而拙直難移。宜其舉足則蹈禍之機，以身爲斂怨之府。復盤桓而不去，遂謗議以交興。讒説震驚，輿情共憤；皇明洞照，聖斷不疑。孤臣獲雪於至冤，四海共忻於新政。至於賴天地保全之力，脱風波險陷之危，使臣散髮林丘，幅巾衡巷，以此没地，猶爲幸民。況乎擁蓋垂襜，其榮可喜；撫民求瘼，所寄非輕。苟可效於勤勞，亦寧分於内外？伏望皇帝陛下，曲回天造，俯察愚衷，許解劇繁，處之閑僻。物還其分，庶獲遂於安全；心匪無知，豈敢忘於報效。

先帝，屢陳斯言。今之懇誠，蓋迫於此。臣

又乞外郡第一劄子

臣前日獲對便坐，已具血懇披陳爲臺官原校：一作「臣寮」。誣臣以陰醜之事。臣聞《詩》曰：「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蓋陰醜之事，君子之所深惡，猶不可自道於口，而況上達君父之聽，污黷朝廷，驚駭中外。事雖起於誣罔，然本臣而發。此臣所以夙夜慙懼而無地自容

❶「忌」，原卷後校：「一作『過』。」

也。伏況當陛下即政之初，日有軍國萬機之繁，乃以人口不道之事上煩聖慮。蒙陛下曉夕在懷，親批詰問，再三窮究，得其虚妄之狀，特賜行遣，曉告中外，使臣大冤獲雪，人疑盡釋。夫辯枉直，雪幽冤，以釋天下之疑，以快輿情之憤，此固陛下神聖聰明，自是新政之一事。然亦因臣致勞聖慮，此亦臣所以夙夜慙懼而無地自容也。秖此二事，臣自循省，已不能安。然而上賴陛下至寬至仁，必以此事是臣寮中傷臣，非臣自作以紊煩朝廷，以此必賜矜恕。然臣有不得已而必不能處者。蓋臣所以致此大謗者，本出怨仇之口，由臣拙直，多忤於物，而在位已久，積怨已多。若使臣頓然變節，勉學牢籠小人以弭怨謗，非惟臣所不能，亦非陛下所以任臣之意。若使臣復居于位，秖如前日所爲，則臣恐怨家仇人以臣不去，必須更爲朝廷生事，臣亦終不能安。況臣一二年來，累爲言者攻擊，心志摧沮，加以衰病所侵，兩目昏暗，四支骨立。顧身已如此，而人情又如此，亦復何心貪冒榮寵？伏望聖慈憫臣之志誠可哀矣，察臣之迹實難安矣，特許臣解罷，除一外郡，則天地保全之恩，何以論報。臣今已上第三表，伏乞早賜降出施行。

第二劄子

臣近者虔露懇誠，乞解政事，已三上表。殆今累日，夙夕俟命，跼蹐靡遑。臣竊伏自思理宜罷退者，其事非一。臣聞所謂大臣者，必能宣布上德，叶和中外，使人心悦豫，朝政肅清，此乃輔弼之任也。臣性既簡拙，恥爲阿徇，又復愚暗，不識禍機，多積怨仇，動遭指目，謗怒毀辱，不可勝言，一二

年來屢爲言事者攻擊。以臣一人無日不煩君父，不惟朝廷未嘗少静，而臣亦未嘗少安，則臣之小原校：一作「不」。材不堪大用，從可知矣。臣又思朝廷每用柄臣，必取人望者，以其爲衆人所服，故使處衆人之上也。今如臣者，舉必爲衆人所怒，動必爲衆人所怨，讒謗忌嫉，叢集于一身，以此而居要任者八年矣。其未陷於禍咎者，臣竊自怪以爲晚也。所賴者聖君在上，朝廷至公，察臣孤危，辨正誣罔，使臣不罹枉横，得爲完人。臣於此時不自引去，是不知進退矣。臣竊見前世元勳舊德社稷之臣，一有間隙，尚或罹於禍咎。而臣能薄材劣，竊位已久。語其勤，則勞原校：一作「功」。効未著於毫髪；詢于衆，則怨毁已積於丘山。所謂衆怒難犯，孤根易危，豈敢與人自結仇敵？昨緣思永等誣臣以大惡之名，於義不可虚受，若不辨於今時，則無以自明於後世。故臣屢乞辨理者，蓋事不獲已而爲之，非敢與言事者争勝負也。而自思永等得罪以來，言事者固已耻於不勝，若臣復處事權，遷延不去，彼必自疑而不安。是臣下有衆人之怨嫉，旁爲言事者切齒，他人視之，猶爲臣寒心，顧臣何以自處？伏望聖慈哀臣言之至懇，察臣勢已難安，予之一州，俾自藏縮。如此，則臣大冤已雪，既彰新政之清明；孤迹獲安，又荷聖恩之優假。言事者但得臣去，亦稍釋其忿，必無疑而安處，别不爲朝廷生事。則臣之一去，所利甚多。惟乞出自原校：一作「於」。睿斷，早賜允俞。

第三劄子

臣今月二十日，伏蒙聖恩，以臣所上第

三表乞解政事，特降批答不允，仍斷來章者。聞命以還，憂惶殞越，懇誠所迫，欲止不能。臣以非才，誤膺委用，歲月已久，不知引避。而寵禄盈滿，福過災生，仇怨既多，謗讒原校：一作「讒謗」。大作，衆情不與，孤迹已危，陛下既已深察原校：一有「臣」字。而哀憐之矣。臣之憂危迫切披肝瀝血之誠，亦已屢瀆於天聰，而陛下固已諒臣至誠至懇，察臣事勢當去而無疑矣。然而聖恩未忍遽許臣解罷者，必以不欲令臣因言者而罷爾。蓋自思永等遠竄，牓朝堂告示以來，中外皆知臣事已辨雪，陛下至聖至明，言事者不能動摇朝廷矣。今臣自以懇請，與言事者不復相關。若賜允命，是陛下出臣於萬死之中，保全其終始而使之善退也。如此，則臣之大冤已蒙辨雪，危迹又保安全，陛下天地父母之恩，自非殞骨靡軀，何以論報！臣自上三表後，已兩具劄子披陳，必已蒙省覽。臣之血誠，竭於是矣。今更不敢煩言上黷睿聽，惟乞聖慈哀憫，早賜施行。

謝傳宣撫問劄子 治平四年三月壬申

臣今日伏蒙聖慈差中使傳宣撫問，以臣累表乞解政事之職，已除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仍問臣幾日朝參者。臣近以迫切之誠，累形章表，上煩天聽，合被罪誅。乃蒙睿恩，曲賜矜許，既特加美職，又超轉官資，仍假善邦，俾從私便。臣孤危之迹，已荷保全，衰晚之年，猶貪榮寵，但以未受新命，無由入謝。又蒙聖造曲賜記録，丁寧慰諭，趣其入見。恩數優異，舉族歡呼。伏緣自二十六日後，前後殿不坐。臣欲乞候御殿日參假，冀面天顏，別披血懇次。

辭刑部尚書劄子治平四年三月二十六日

臣今月二十六日，伏蒙聖恩，賜臣告勑各一道，授臣刑部尚書，充觀文殿學士，知亳州。臣猥以庸材，久竊重任。雖策勵駑蹇，訖無補報，而荏苒歲月，漸迫衰殘。所以屢陳危懇之誠，上干宸造者，正以願避寵榮，冀全衰朽。而天私曲被，恩命過優，既加以美職，又超轉官資。臣竊尋前例，參貳之職，出處非一，而推恩之數，罕有若臣之優者。況臣近遇覃慶，已叨遷秩，未逾兩月，恩典頻仍，無功之賞，度越常格。非惟臣自循省，莫知所措，而名器所假，人言謂何？欲望聖慈閔臣孤拙，察臣畏避寵榮之懇，特許臣只以本官兼職，或止轉一官，庶俾少安常分。臣誓竭晚節，上報鴻恩。今取進止。

謝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表

職清書殿，寔爲儒者之榮；望峻天臺，仍忝刑官之重。内循譾薄，仰玷光華。臣某中謝。伏念臣禀質迂愚，粗知業履，因時幸會，遂竊寵靈。無拾遺補闕之勤，常陪法從；非大册高文之手，久厠翰林。晚綴宰寮，俾聞國論。荷三朝之眷遇，每察愞衷；幸四海之清平，得容尸禄。居滿盈而不戒，積災釁以自貽。屬聖統之嗣興，赫皇明而繼照。誣言詰服，已大釋於群疑；危跡保全，俾不虧於素守。犬馬合思於報效，桑榆柰迫於衰遲。屢貢懇私，上干聰睿。遂蒙開允，俾解繁機。然而晚節餘生，本期避寵；清資顯秩，益更貪榮。被優渥之非常，

但淩兢而失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聖神御極，亭育推仁。閔孤拙之勢危，無容自立；謂疲駑之力竭，難責遠圖。曲軫至慈，俯從誠請。仍憐舊物，特示殊恩。顧非木石之頑，宜識乾坤之造。颯然素領，雖難强於筋骸；皎若丹心，猶自期於塵露。

進永厚陵挽歌辭三首引狀❶ 治平四年閏三月

右臣伏蒙聖恩，差臣知亳州軍州事，見發赴本任次。伏見大行皇帝將來八月遷坐于永厚陵，中外群臣咸進挽歌辭。臣以非才，久竊重任，遭遇先帝，蒙被聖知，恩極昊天，未知論報，痛深喪考，徒切攀號。臣今謹撰成《大行皇帝靈駕發引日挽歌辭》三首，謹隨狀上進，伏候敕旨。

亳州謝上表 治平四年六月

臣某言：伏蒙聖恩，授臣觀文殿學士，刑部尚書，知亳州軍州事，已於今月二日赴上訖者。貳政非才，雖獲奉身而退；分符善地，猶懷竊禄之慙。祗荷寵靈，惟知戰懼。臣某中謝。伏念臣章句腐儒之學也，豈足經邦；斗筲小器之量也，寧堪大用？而叨塵二府，首尾八年。荷三朝之誤知，罄一心而盡瘁。若乃樞機宜慎，而見事輒言；陷穽當前，而横身不避。竊尋前載，未有能全。一旿怨出仇家，構爲死禍。造謗于下

❶ 此題下，衡本注云：「詩見《居士集》十四卷。」衡本此引狀列在《居士集》卷十四《大行皇帝靈駕發引挽歌辭》三首前。

者，初若含沙之射影，但期陰以中人；宣言于廷者，❶遂肆鳴梟之惡音，孰不聞而掩耳？賴聖神之在上，廓日月之至明，悉究詶誣，遂投讒賊。再念臣性實甚愚，而疎於接物，事多輕信者，❷蓋以至誠。如彼匪人，失於泛愛。平居握手，惟期道義之交；延譽當朝，常丐齒牙之論。而未乾薦禰之墨，已彎射羿之弓。知士其難，❸世必以臣爲戒；常情共惡，人將不食其餘。而臣與遊既昧於擇賢，在滿不思於將覆，自貽禍釁，幾至顛隮。上煩睿聖之保全，得完名節於終始。洎懇辭於重任，❹尤深惻於皇慈。雖避寵辭隆，僅能去位；而清資顯秩，愈更叨榮。莫逃僥倖之譏，實負心顔之靦。斯蓋伏遇皇帝陛下，乾坤大度，堯舜至仁。察臣自取於怨仇，本由孤直；憫臣力難於勉强，蓋迫衰殘。既獲免於非辜，仍曲從於私欲。遂同萬物，俾無失所之嗟；未盡餘生，敢忘必報之效！❺

謝賜仁宗御集表 治平四年□月

臣某言：伏準御藥院告報，伏蒙聖慈賜臣《仁宗御集》一部一百卷者。倬彼雲章，方聯於寶軸；刻之玉版，忽被於恩頒。臣某中謝。恭惟仁宗皇帝睿哲聰明，寬仁恭儉，每虛心而訪道，務嚮學以崇儒。天縱生知，臻作者之謂聖；功高德盛，由煥乎其有文。伏惟皇帝陛下，纂紹丕圖，善繼先志。

❶「于廷」，原卷後校：「一作『于朝』。」
❷ 此句下，衡本注云：「有訛。」
❸「其」，原卷後校：「一作『爲』。」
❹「懇辭」，原卷後校：「一作『懇還』。」
❺「必報之效」，原卷後校：「一作『爲効之報』。」

惟仁祖發揮於衆製，乃英考序述而成編。昭如三光，並照萬物；法彼後世，同符六經。方副本之頒行，非近輔而莫獲，敢期睿眷，尚及愚臣，寵異群邦，光生蔀室。載念臣出身寒苦，自少遭逢。晚蒙獎任之殊，嘗與賡歌之後。捐軀論報，餘生已負於素心；拜賜爲榮，撫事但零於清血。

亳州乞致仕第一表 熙寧元年春

臣某言：臣聞難進易退者，禮經之格言；知足不辱者，道家之明戒。苟貪榮而不止，宜招損以自貽。況災疾之所纏，顧筋力之難强。輒披悃愊，自冒誅夷。臣某中謝。伏念臣生也多屯，少雖有志，而識不明於大體，用不適於當時。徒以荷三朝之誤知，屬四方之無事，遂容章句之學，竊與機政之司。逮更二府之繁，蓋亦八年之久。❶既不能遇事發憤，慨然有所建明；又不能與世浮沉，默爾以爲阿徇。每多言而取怨，積衆怒以難當。繼逢時事之方艱，思欲乞身而未獲。不虞暗禍，陷臣於風波必死之淵；上賴至仁，脱臣於鮫鰐垂涎之口。以至平生所守之名節，晚暮未盡之年齡，豈臣能於自全，皆陛下之所賜。既懇辭於重任，仍假守於善邦。固已坦無危疑，幸此優逸。而風霜所迫，鬢髮凋殘；憂患已多，精神耗盡。加之肺肝渴涸，眼目眊昏，去秋以來，所苦增劇。兩脛惟骨，拜履俱艱；雙瞳雖存，黑白纔辨。顧形骸之若此，尸寵禄以何安？伏望皇帝陛下，特軫睿慈，俯從人欲，許還官政，俾返田廬。白首明時，幸遘垂衣

❶「亦」，衡本校：「一作『以』。」

之治；❶酣歌聖化，願追擊壤之民。雖居畎畝之間，永荷乾坤之造。

第一劄子

臣輒瀝原校：一作「有」。血懇，上干宸慈。臣本以庸虛，誤蒙獎擢，原校：一作「擢用」。濫塵二府，獲事三朝。無德原校：一作「一事」。可稱，無言原校：一作「一言」。可採，既不能報國，又不善謀身。怨嫉謗讒，喧騰衆口，風波陷穽，原校：一作「檻阱」。僅脱餘生。憂患既多，形神俱瘁，齒髮凋落，疾病侵陵。故自數年以來，竊有退休之志。而臣猥以非才，久叨重任，連值國家多事，所以未敢遽言。頃自去春，伏蒙陛下矜憫孤危，保全晚節，許解政事，得從外補。臣於此時，遂乞守亳，原校：一作「乞守亳社」。蓋以去潁最近，便於私營。及入辭之日，亦具奏陳，乞枉道至潁，修葺故居。幸蒙聖恩，皆賜允許。臣自到亳以來，殆將朞歲。原校：一作「歲暮」。舊苦痟渴，蓋已三年，腰脚細瘦，惟存皮骨，行步拜起，乘騎鞍馬，俱覺艱難。而眼目昏花，氣暈侵蝕，視一成兩，僅分黑白。職事至簡，猶多妨廢，坐尸厚禄，益所難安。然臣嚮者不敢啓言，而今乃輒兹有請者，蓋以方今朝廷無事，中外晏然，臣亦幸無任責之重，其進退之際，既無所嫌避，又不繫重輕。故敢直以臣子之私誠，自乞君父之憐憫。臣以守官在外，不得親伏旒扆之前，縷陳悃愊。臣今已具表章，欲乞一致仕名目，就近於潁州居止，以養殘年。伏望聖慈特賜開許，臣無任祈天俟命。

❶「遘」，衡本作「遭」，且下有校云「一作『睹』」。

第二表

臣某言：臣近貢封章，乞還官政。伏奉詔答，未賜允俞。退自省循，奚勝殞越？臣聞神功不宰而萬物得以曲成者，惟各從其欲；天鑒孔昭而一言可以感動者，在能致其誠。敢傾虔至之心，再瀆高明之聽。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一介之賤，叨塵二府之聯，知直道以事君，每師心而自信。然而既乏捐軀之效，又無先覺之明。用之已過其分，而曾不自量；毁者不堪其辱，而莫知引去。幸賴乾坤之再造，得逃陷穽之危機，仍許避於要權，俾退安於晚節。今乃苦於衰病，莫自支持，顧難冒於寵榮，始欲收於骸骨。敢期聖念，過軫天慈，謂雖迫於桑榆，未忍棄於草莽。竊以古今之制，沿襲不同。蓋由兩漢而來，雖處三公之貴，每上還於印綬，多自駕於車轅，朝去朝廷，暮歸田里，一辭高爵，遂列編民。豈如至治之朝，深篤愛賢之意，每示隆恩之典，以勸知止之人。故雖有還政之名，而仍享終身之禄。固已不類昔時之士，無殊居位之榮。然則在臣素心，雖切退休之志；迹臣所乞，尚虞僥倖之譏。伏望皇帝陛下，惻以深仁，矜其至懇，俾解方州之任，遂歸環堵之居。固將優游垂盡之年，涵泳太平之樂。惟辛勤白首，迄無一善之稱；孤負明時，莫報三朝之德。此爲慙恨，何可勝陳。

第二劄子

臣近以疾病衰遲，再上表原校：一作「封」。章，瀝陳血懇，乞一致仕名目，以養殘年。

聖恩憐憫，不忍遽棄，特降詔諭，未賜允俞。承命之際，惟知感泣。臣竊以七十之制雖著《禮》經，而歷代以來，人臣進退多不拘此，有年已過而不得去者，有年未及而可以去者。蓋以人有賢愚，理難一概。原校：一作「致」。其或上智高才，元勳舊德，用捨去就繫朝廷得失輕重者，故雖年已過之，理不得去，而人皆不以爲非也。若中常之人碌碌備位，存之既無所益，去之亦無可思，其用捨不爲得失，去就不繫輕重，其人苟能量分知止，奉身而退，朝廷則必嘉其趣尚而成就其志，故雖年未及而特許其去，而人亦不以爲非也。彼中常之人者，居常則無足可稱，及能識分自量，不待年及而知止，則尚有一節可取。故人君推樂賢養士之心，務欲獎成其名節，所以不待年及而亦原校：一作「方」。許其去也。如臣愚陋，不敢過自陳其不肖，輒竊自比於中常之人，所謂碌碌備位，存之無所益，去之無可思，而用捨去就不繫朝廷得失輕重者，臣某是也。然臣比於中常之人，猶有不及者。貪冒榮寵，過其涯分，苟三朝之恩德而無所報効，被小人之摧辱而不能遠去，固非有識分知止之明，而直以疾病侵陵，心神昏耗，力不能勉，然後不得已而自陳耳。此臣自媿於心者也。雖然，臣以犬馬之賤，蒙陛下天地養育之恩，始終保全，以至今日。惟晚暮一節，尚賴君父之仁，獎成其志。臣今已具第二表陳乞，伏望聖慈特賜開許。原校：一作「允」。今取進止。

第三表

臣某言：臣近者再貢封章，乞從致仕，伏奉詔書，宜不允者。竊稽典禮，退止一

辭；上黷睿慈，臣今三請。雖未忍棄捐之意，曲煩再諭以丁寧；而不勝迫切之誠，尚冀終蒙於開可。臣某中謝。伏念臣稟生至陋，力學不強。徒以略誦仁義之言，粗知廉耻之節，早緣一藝，擢自諸生。智非先見之明，材無適用之敏，但知報國，不敢謀身。惟枉尋直尺之不爲，故圓鑿方枘而難合，以至被侵淩於群小，遭詆毁之百端。而臣忍辱強顔，踰時歷歲，蓋思責任之方重，顧於去就而難輕。今者幸蒙寬恩，獲保孤拙，脱於死地，優以便藩。既無效於勤勞，徒坐尸於寵禄。加以艱危備歷，憂患已多，老將疾以偕來，形與神而俱瘁。昔而少健，黔驢之伎已殫；今也病衰，駑馬之疲難強。始露肺肝之懇，乞收骸骨而歸。迹臣前後之心，可見遲徊之久。不敢爲於妄舉，蓋幸冀於必從。伏望皇帝陛下，推天地之仁，垂日月之照。察臣既非狷憤，以肆一朝之忿；又非矯激，而希高世之名。本由多難之餘，誠以不能而止。矜其朽憊，賜以哀憐，許上印章，退居田里。使病檮擁腫，盡爾天年；斥鷃逍遥，遂其物性。幸克成於素志，惟仰賴於鴻私。

第三劄子

臣輒有血懇，上干天慈，意迫言煩，合從誅戮。臣近以衰年疾病，三上表章，乞一致仕名目。伏蒙聖恩原校：一作「慈」。累降詔諭，未賜允俞。祇服訓辭，惟知感涕。臣聞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此臣子之常分也。臣以庸繆，遭遇三朝，誤被奬擢，叨塵二府。論其報効，初無取原校：一作「補」。於毫分；積爲怨仇，則不勝於詆訾。雖忠邪善惡，上

則難逃聖鑒之明；毀譽是非，下則一付至公之論。可以撫心省己，自信不疑。其如蹇拙孤危，亦已甚矣。而猶貪冒榮寵，不知進退，以至橫遭誣陷，幾至顛擠。上賴陛下推天地父母之恩，以保全之。察其誠心，許解重任，假以善地，從其私便。偷安苟禄，優幸已多。而臣量盈器極，福過災生。衰疾所嬰，積年滋甚。中虚渴涸，若注漏巵；腰脚伶俜，僅存皮骨。舊患兩目，氣暈侵蝕，日加昏暗，簽書文字，轉覺艱難。一郡之間，事多曠廢。是敢直露肺肝，願還印綬。而皇慈垂惻，未忍遽棄，三賜詔諭，慰以恩言。中外之人，皆知聖君恩禮之數過厚，於臣者至矣。而臣之懇悃迫切不能自止之誠，亦已至矣。伏望聖慈憫臣衰殘，哀臣懇迫，特賜允臣累表所乞，❶俾以本官致仕，原校：一作「政」。歸老田閭。原校：一作「廬」。則臣雖死之年，猶生之日。今取進止。

第四表

臣某言：臣累貢封章，乞從致政，伏奉詔書，所乞宜不允者。未忍遽捐，幸曲憐於舊物；尚兹再黷，蓋中迫於危誠。進冒誅夷，俯深殞越。臣某中謝。伏念臣以一介無能之賤，荷三朝特達之知。仁宗擢自諸生，俾參二府；先帝力排群議，深察孤忠。暨逢神聖之纂臨，竊幸風雲之感會，至於辨正誣枉，保全始終。雖天地之施無私，恩非責報；而犬馬之微自效，力不逮心。繼之衰疾之纏綿，加以年齡之晚暮。寵榮既過，小器盈而必顛；筋力已疲，飛鳥倦而思止。

❶「累表」，原卷後校：「一作『累奏』。」

輒露乞身之請，願諧解組之歸。而皇慈惻然，明詔屢下，示廓含容之大度，慰安憔悴之餘生。祗服訓辭，惟知感涕。然而忠信所以事上，理無弗踐之空言；進退各有其宜，力或不能而當止。雖禮著引年之制，必待及時；而身有負薪之憂，亦容辭仕。是敢再殫悃愊，仰冀哀矜。伏望皇帝陛下，軫堯舜之深仁，推乾坤之曲造，憫其確至，賜以允俞，俾還潁尾之居，遂養漳濱之病。再念臣早從壯歲，粗學文辭，久冒榮階，常豐禄賜。尚能遇樵夫而談道，宣上德以諭愚民；與故老而揮金，均君恩而榮里巷。原校：此聯一作「談王道」、「揮賜金」，似衍二字。以終晚節，永荷鴻私。

第四劄子

臣近者累具表章劄子，❶披述懇誠，上干宸造，乞一致仕名目，歸老田廬。伏蒙五降詔書，未賜俞允，訓諭丁寧，恩意深至。捧讀之際，惟知感泣。而臣情迫於中不能自止者，蓋以疾病侵攻，心志衰盡，欲於未填溝壑之間，自爲苟且朝暮之計。是敢更瀝肝膈，原校：一作「膽」。冀蒙哀憐。臣自治平二年已來，遽得痟渴，四肢瘦削，脚膝尤甚，行步拜起，乘騎鞍馬，近益艱難。而兩目昏暗，多年舊疾，氣暈侵蝕，積日轉深，視瞻恍惚，原校：一作「恍恍」。數步之外，不辨人物。至於公家文字，看讀簽書，動成妨廢。臣本庸常之人，非有深識遠慮。每見比來臣寮多因疾病致仕，其人既遂閑退，往往稍復康安。原校：一作「寧」。臣伏自念無才無能，叨竊榮寵，滿盈之罰，福過災生。亦欲

❶「表章」，影元本、衡本作「章表」。

量分知止，辭去官禄，庶於晚暮之年，少免災疾之苦。又臣所患眼目，原校：一作「疾」。自今年春夏以來，日更增加，其勢未止，惟恐年歲之間，遂成廢疾。若幸於未廢之前，獲遂退休之請，與其病廢，尚竊美名，臣之愚慮，所希實止於此。臣遭遇明聖，❶過蒙知獎，其孤危蹇拙之迹，荷保全終始之恩，可謂至矣。而未知報効，遽迫病衰。天心仁憫，必垂矜惻。臣不敢避煩言屢黷之罪，今已再具表陳乞，伏望聖慈特賜開許。今取進止。

第五表

臣某言：臣近者累具陳乞，願還官政。伏蒙聖慈五降詔書，未賜俞允。上恩曲諭，已至矣而丁寧；下愚弗移，但頑然而迷執。論罪合當於誅戮，原情尚冀於矜從。臣某中謝。伏念臣以空言少實之文，守泥古不通之學，遭逢亨會，玷竊寵靈。禄利已豐，乃辭陳力；恩私未報，輒欲便身。推是以言，固難逃責。若乃艱危險陷，僅存將盡之餘齡；沮辱摧傷，無復平生之壯氣。加以形骸衰颯，疾病侵淩。顧難戀於軒裳，遂退甘於畎畝。語其此志，又若可哀。自伸五請之勤，已涉三時之頃。天慈惻隱，聖度優容。謂駑馬雖疲，念服轅之已久；而蓍簪至賤，閔舊物而不忘。固當上體至仁，勉安厥位。而夏秋交際，痾疹日增。弱脛零丁，惟存骨立；昏瞳眊瞀，常若冥行。既未知痊損之期，終當廢去；而苟遂退休之懇，尚竊美名。是敢更殫悃愊之私，冀動高明之

❶「明聖」，原卷後校：「一作『聖朝』。」

聽。伏望皇帝陛下，推乾坤亭育之施，回日月照臨之光，少寬屢黷之刑，俯徇至誠之請。庶使戒滿盈而知止，免災疾以全生。老安治世之和，永荷終身之賜。

第五乞守舊任劄子熙寧元年□月

臣今月六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上第五表乞致仕，伏蒙聖恩未賜俞允者。伏念臣以庸虛淺末之學，遭遇三朝，荷非常不次之恩寵，未知報効之方。而遽迫衰病，自懼盈滿，思慕古人知止之節，願於聖世，獲遂退休。陛下仁聖寬慈，俯哀誠悃，既恕其屢黷之罪，未加誅戮，而又推天地父母之恩，不忍遽令退去，六降詔書，丁寧訓諭。感極惟泣，不知所容。再念臣昨蒙恩許，守此便郡，以養衰殘，今到任已及一年。蓋爲脚膝，乘騎鞍馬艱難，憂慮非時別有移替。欲望聖慈許臣且更於此將理一二年間，若稍獲安痊，則不敢上煩聖聽。臣以孤危蹇難之迹，荷陛下始終保全之恩，以至今日。猶以衰殘疾病之懇，煩君父含容養育之私。臣無任。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四

紹熙三年十月承直郎丁朝佐編次

郡人孫謙益校正

歐陽脩全集卷九十四　表奏書啓四
六集卷第五

辭免青州第一劄子 熙寧元年八月九日

臣今月八日，準樞密院遞到誥勑各一道，蒙恩授臣兵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學士、知青州者。伏念臣近以疾病衰殘，累上表章，陳乞致仕。天慈憫惻，六降詔書，未賜俞允。臣以訓諭丁寧，不敢更煩睿聽。然臣久患脚膝，乘騎鞍馬艱難，又到任已踰一年，深慮非時別有移替。已具劄子奏陳，乞且於亳州將理一二年間，若稍獲痊安，冀可陳力。敢謂聖恩優異，命出非常，超轉官資，移委大郡。再念臣累年痟渴，衆所具知，肌體瘦削，精神昏耗，本以衰羸，懼難勉勵，遂乞休致。今青州所管一路寄任至重，實藉幹才，以臣居之，必至曠敗。兼臣所患脚膝，道路乘騎鞍馬艱難。欲望聖慈特賜矜察，許臣且守舊任，冀得將理衰殘。所有誥勑，臣未敢祗受，已送軍資庫寄納。今取進止。

第二劄子 熙寧元年八月二十八日

臣今月二十七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辭免青州恩命，所乞宜不允者。臣竊惟表海名邦，青爲重地，聖恩優借，以寵衰殘。豈合固辭，上煩宸聽。伏念臣情有迫切不能自已者。蓋臣近以疾病侵陵，心志昏耗，方瀝血懇，乞從退休。陛下曲賜

矜憐，不忍廢棄，丁寧訓諭，未賜允俞。今則忽被新恩，有此遷擢，乃是臣乞退休而得進秩，方稱疾而領要任。則臣嚮所陳請，矯激欺詐以要恩寵之罪，何以自逃？雖天度寬仁，未以此責臣，而臣之心顔，何以自處？使臣筋力可以勉彊，猶當陳述義理，必冀獲辭，以免清議之責。況臣衰病羸悴，實如累表所陳。陛下推天地父母之恩，未忍廢退，且令苟禄養疾於便郡，臣已不勝僥倖之慙，豈敢更望遷進。況亳州於近邦之中尤爲善地，前後曾任兩府臣寮，如陳執中、宋庠，皆得養疾於此者甚多。伏望聖慈憫臣衰病，哀臣誠悃，俾臣且守舊任，更將理一二年間，苟其筋力稍完，則臣盡瘁薄効，豈無犬馬識恩知報之心？所有降到詔勅，臣不敢祗受，見在本州軍資庫寄納。伏乞早賜許臣繳納。臣無任。

第三劄子 熙寧元年九月

臣今月十四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以臣辭免青州恩命，所辭宜不允，及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便受勑告，疾速發赴青州本任者。伏念臣自去春蒙恩，許解重任，俾守便郡，以養衰殘。方及一年，忽被恩渥，超轉官資，移委藩鎮。聖恩眷異，便當祗受，豈合固辭，上煩睿聽？臣罪當萬死。然念臣義迫情切，不能自止者，緣臣久患眼目、脚膝，❶心志昏耗，自懼盈滿，乞從休退，六蒙詔諭，丁寧深至。臣上體聖眷殊常，未敢固辭再黷，方且乞更將理一二年，冀少痊安，庶可勉彊，而不圖遽被遷擢

❶「緣」上，原卷後校：「一有『蓋』字。」

之命。臣竊思聖恩本以憫臣憔悴，加以寵榮，以慰臣之衰暮。而臣蹇薄羈危，不能上副恩眷。今進退皆觸於罪戾。蓋臣若進而祇受，則有連章累懇矯激欺詐以邀恩寵之罪，而其罪大。若退而懇辭，則有稽違君命煩言屢黷之罪，然比於矯詐邀恩，則其罪似輕。在臣愚計自擇，則固當逃大罪而就輕罪。臣又竊惟陛下所以保全愛惜臣者，至深至厚矣，亦必不使臣至於大罪也。故臣披瀝肝血，不敢避煩言屢黷之誅。臣所患眼目、腰脚，前奏已具陳述，不敢虚矯。欲望聖慈於未許臣休致間，且令臣守舊任，便於將理。所有勑告，見寄納本州軍資庫。稽留君命多日，臣曉夕憂惶，如履冰炭，伏乞早賜許臣繳納。臣無任。

辭轉兵部尚書劄子 熙寧元年九月

臣近蒙恩除臣兵部尚書，移知青州，臣已三具劄子辭免，伏奉今月二十五日詔書，所辭宜不允者。聖恩優異，訓諭丁寧，便當祇命而行，豈合上煩睿聽？罪宜誅戮，無以自逃。然臣懇血之誠，猶有不能自已者。伏念臣本以衰羸疾病，方乞退休，遽兹遷擢，義迫難安，所以懇祈辭免。至於恩典超優，遷轉頻數，使臣不因疾病乞退，亦合懇辭。蓋臣近自去春，由尚書吏部侍郎轉左丞。未逾兩月，又超轉三資，除刑部尚書。今纔逾歲，又超轉兩資。尚書六曹，一歲之間超轉其五，無功之賞，公議豈容？此臣所以不避煩言屢黷之罪，而上干宸造也。然臣已三被詔書，慰諭深切，進退惶惑，不知所措，敢不

力勉衰殘，上副恩眷。臣今更不敢辭免青州差遣，若得秪守舊官而往，庶幾可免矯激邀求之責。伏望聖慈察臣悃愊，原校：一作「迫」。特許免臣轉官恩命，繳納近降誥敕。所有青州差敕，臣見別候指揮。今取進止。

青州謝上表 熙寧元年十月

臣某言：伏蒙聖慈特授臣兵部尚書，依前觀文殿學士、知青州軍州事，充京東東路安撫使，臣已於今月二十七日赴上訖。掌國五兵，叨進中臺之秩；宣風一面，俾綏東土之人。祗荷寵靈，徒知殞越。臣某中謝。伏念臣學非通敏，材實空疎。幸逢千載之休明，誤被三朝之奬擢，久陪法從，嘗與政機。國恩未報，而身已先衰；世塗可畏，而命亦多蹇。頃緣災疾，遂決退休。敢期上惻於皇慈，未忍遽捐於舊物，而復過推優渥，以慰癃殘。惟孤拙之無堪，蹈艱危原校：一作「虞」。而已甚。世之所榮者，臣之所懼；人以爲寵者，臣以爲憂。是敢輒殫悃愊之誠，累黷高明之聽，迫於危慮，罔避煩辭。而聖度并容，寬其罪戾，恩言屢降，譬以丁寧。知成命之難回，勉靦顔而祗受。而況全齊舊壤，負海奥區。民俗富完，而鑿井耕田各安其業；詔條寬大，而奉法守職足以脩官。內省庸虛，奚勝忝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日新求治，天覆推仁。謂簪履雖爲於賤微，尚堪收録；而犬馬苟豐於豢養，猶可使令。臣敢不策勵疲羸，勤思夙夜，庶期盡瘁，少答鴻私。

謝南郊加食邑五百户表 熙寧元年十一月

紫壇高峙，式薦於精禋；皇澤霶流，推

行於大慶。祗膺寵數，伏切兢營。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出震膺期，繼文興治，百度講明於新政，群生涵泳於至和。乃考舊章，聿思報本。謂三歲一郊之禮，必舉以時；俾四海九州之人，並受其福。遂因景至，躬款陽丘。萬國充庭，其誰敢後；六卿聯事，各以其官。而臣職忝頒條，位拘守土。執豆籩而祗役，罔獲施勞；逮煇翟之餕餘，遽蒙均惠。無切受賞，莫遑俯傴之辭；盡瘁事君，惟誓糜捐之効。

謝傳宣撫問賜香藥銀合表 熙寧二年三月

臣某言：今月二十五日，伏蒙聖慈差入內內侍省西頭供奉官王延慶傳宣撫問，仍賜臣香藥一銀合者。祗命有嚴，瞻天威而不遠；撫躬增惕，拜君賜以爲榮。臣某中謝。伏念臣本以妄庸，幸緣遭際。進陪國論，莫贊萬機之微；出布政條，未聞五月之報。屬北州之災饉，❶隣東土之封疆。皇帝陛下子育黔黎，仁深覆載，閔扶携而轉徙，軫宵旰之焦勞。而臣職在撫綏，任叨寄委，曲煩訓諭，備極丁寧。仍因使傳之馳，特示恩頒之寵。臣敢不恪官自警，祗事以時。惟善是從，勉企前人之迹；俾民受賜，上寬明主之憂。

謝賜漢書表 熙寧二年三月

臣某言：臣伏蒙聖恩，賜臣新校定《前漢書》一部，已於今月日據進奏院遞到，臣已祗受訖者。俯躬承命，拭目生輝。臣某中

❶「災」，衡本作「境」。

謝。竊以右文興化，乃致治之所先；著録藏書，須太平而大備。惟漢室上繼三代之統，而班史自成一家之書。文或舛訛，蓋其傳之已久；詔加刊定，俾後學之無疑。一新方册之文，增焕祕書之府。而奏篇之始，方經衡石之程；賜本之榮，惟及鈞樞之近。敢期孤外，特與恩頒。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曲軫睿慈，俯矜舊物。謂其嘗與臣隣之列，不忍遽遺；憐其自喜文字之間，俾之娱老。然臣兩目皆眊，❶雖嗟執卷之已艱；十襲珍藏，但誓傳家而永寶。

乞壽州第一劄子 熙寧二年冬

臣輒瀝誠懇，上干天聰。原校：一作「聽」。臣本以妄庸，逢時竊禄，寵榮踰分，報効無聞。頃在亳州，嘗以疾病，乞從休退。聖恩憐憫，❷未忍遽捐，累降詔諭，丁寧備至。適會東秦闕守，誤被選差，超轉兩官，委以一路。臣亦屢陳朽憊，既不獲辭，便當策勵尪疲，上副憂寄。而臣迫以年齒晚暮，近日以來，心力俱耗，事多健原校：一作「廢」。忘。腰脚舊苦，拜起艱難。兩目氣暈，尤更昏然，僅分黑白。雖勉力支持，日虞曠敗。兼臣到任已及一年有餘，欲乞就移淮、潁間一差遣，以便私計。伏望聖慈特賜憐憫，許差臣知壽州一次，冀原校：一作「庶」。就閑僻，苟養衰殘。今取進止。

第二劄子

臣近以疾病，乞就移知壽州一次，伏奉

❶「皆」，原卷後校「一作『昏』」，衡本作「昏」。
❷「憐」，原卷後校：「一作『矜』。」

今月九日詔書，宜不允者。聖恩優假，訓諭丁寧。迫以危誠，不能自默，再煩睿聽，罪合誅夷。伏念臣舊患眼目已十餘年，又苦渴淋亦五六歲，年日加老，病日加深。睛瞳氣暈，侵蝕幾盡；脚膝瘦細，行步艱難。自入今歲以來，心神又更昏耗，事多健忘，動輒差失。九州一路，寄任匪輕，勉彊尪殘，日虞曠敗。况臣貪冒榮寵，過分已多，年齒衰遲，又復如此，理宜量力知止，早自退休。蓋臣昨在亳州，累陳此懇。伏蒙陛下至仁至慈，憐憫舊物，不忍遽棄，屢頒恩詔，❶委曲慰安，欲令且更勉勵。故臣今者未敢別有陳請，秖欲求淮、潁之間一便郡，❷苟竊俸禄，以盡餘生，庶幾上副聖君天地父母含容養育之恩。伏望睿慈，特賜矜許。今取進止。

謝擅止散青苗錢放罪表 熙寧三年夏

臣某言：今月二十九日，準中書劄子，以臣奏乞不俵秋料青苗錢事，奉聖旨，不合不聽候朝廷指揮，擅行止散之罪，特與放免者。有罪必誅，是爲彝典；原情以恕，特出深仁。聞命驚慚，省躬涕泗。臣某誠惶誠感。伏念臣以一介之微賤，荷三聖之奬知。❸寵禄既豐，初無報效，筋骸已憊，尚此遲徊。曲蒙大度之并容，誤委一方之寄任，職當撫俗，責在分憂。方兹旰昃之勞心，豈敢因循而避事？昨遇國家新建官司而主

❶「恩詔」，原卷後校：「一作『明詔』。」

❷「欲求」，原卷後校：「一作『欲乞』。」

❸「三聖」，原卷後校：「一作『三朝』。」

計，大商財利以均通。分命出使之車，交馳於郡縣；悉發舊藏之鏹，取息於民氓。而臣方久苦於昏衰，初莫詳其利害。既已大諠於物議，始知不便於人情。亦嘗略陳衆弊之三，冀補萬分之一。屬再當於班給，顧已逼於會期，雖具奏陳，乃先擅止。據茲專輒，❶合被譴呵。豈謂伏蒙皇帝陛下深軫睿慈，俯矜朴拙，免從吏議，特貸刑章。夫何草木之微，曲被乾坤之施。臣敢不益思祇畏，更勵操脩，戒小人之飾原校：一作「遂」。非，希君子之改過，冀圖薄效，少答鴻私。

辭宣徽使判太原府劄子熙寧三年四月

臣準今月二十九日，入內東頭供奉官馮宗道到州傳宣撫問，賜臣告勑各一道，伏蒙聖慈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伏念臣久苦老疾，自今春眼目疼痛，及渴淋舊疾作，脚膝細瘦，行步艱難。自三月已來，❷交割却本州公事，見今在假將理。所有今來恩命優異，寄任非輕，以臣非才，固不敢當。兼以久嬰疾病，未得痊安。見別具奏章，陳乞一小郡差遣次。所有賜到勑告，臣未敢祇受，已於青州軍資庫寄納，別聽指揮次。今取進止。

同前

臣前月二十九日，伏蒙聖恩差中使賫賜臣告勑，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

❶「輒」，衡本作「妄」。
❷「三月」，影元本、衡本作「二月」。按據下文附馮供奉入奏劄子內容文字，作「三月」似是。

臣尋已具奏陳，未敢祗受。今輒再瀝危懇，上干天聰，意迫言煩，敢避誅戮。伏念臣自至青州，忽已踰歲。適值年時豐稔，盜訟稀少，足以偷安竊禄。而臣自以年齒日加，衰殘日甚，心識昏耗，難於勉彊，以謂一路九州不可常幸於無事，每憂緩急，有誤寄委。所以去冬累陳衰病，❶乞移一淮、潁間小郡。未賜允俞之間，遂接春陽戒候，爲風氣上攻，眼目驟加昏痛，因此服藥過度，發動渴淋舊患，甚於初得疾時，腰脚枯瘦，行履艱難。自三月後來，不免兩次交割却本州公事，在假將理，百方治療，終未痊損。敢期於疾原校：一作「病」。告中，忽被睿恩，有此差遣。原校：一作「選」。不惟寵命優異，非臣敢當，兼以久病淹延，筋力難彊。欲望聖慈，曲賜哀憫，特許檢會臣前所陳乞，於淮、潁間移一小郡，俾養殘年。所有太原重任必難久闕人，伏乞别選用人，上副憂寄。今取進止。

同前五月一日

臣近蒙聖恩，除臣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續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依前降指揮疾速起發，仍赴闕朝見訖，發赴本任者。伏念臣以老疾經春，方在病假中，忽被此恩命，自揣才力難當寄任，不敢祗受。尋已具辭免，仍乞一淮、潁間小郡。見别聽候朝旨次。今取進止。

同前附馮供奉入奏

臣此者伏蒙聖旨，除臣宣徽南院使、判

❶「衰病」，原卷後校：「一作『衰疾』。」

太原府事，特差入内供奉官馮宗道賜臣告勑各一道，兼傳宣撫問，續準中書劄子，奉聖旨，令臣疾速起發，仍赴闕朝見訖赴任者。伏緣臣以非才久病，心力衰耗，難當擢任之寵。兼自春以來疾患，❶久在假告。已於四月二十九日、五月一日，兩具劄子奏聞，辭免恩命。至今原校：一無「至今」二字。祇候提點刑獄席汝言到任，交割公事，别聽朝旨次。欲望聖慈矜察，早賜允俞。今取聖旨。❷

同　前

臣今月二十二日，原校：一作「二十日」。準進奏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以臣辭免恩命，未賜允俞者。訓諭丁寧，理宜祇受，懇誠迫切，尚敢煩言。伏念臣本以妄庸，誤叨器使，寵榮踰分，福過災生。五七年來，纏綿疾病。嚮蒙聖念，許解政機，仍與近藩，俾從優便。臣以高秩原校：一作「爵」。厚禄，非爲養病之資；竊位素餐，難久偷安以處。❸所以決謀休致，累上封章。陛下尚以原校：一作「念」。簪履之微，曲憐舊物，不忍遽棄，屢賜安存。既又徙原校：一作「賜」。以東州，兼委兵民之任。然而雖名一路，不係邊防；所管九州，苦無軍馬。加以歲時稍稔，盜訟頗稀。臣得以偶免曠瘝，蓋出天幸。而臣常竊自念，年齒日以嚮暮，筋力知不復完，與其臨事而后辭，不若量分而先止。故於原校：一作「自」。去冬，再瀝懇私，乞一小

❶「患」，衡本作「病」。
❷「聖旨」，衡本作「進止」。
❸「久」，衡本作「於」。

郡，冀就原校：一作「稍」。遷於淮、潁，得漸近於田廬。敢期病告之中，忽被優殊之命，超轉原校：一作「遷時」。貴職，付以極邊。使臣未至原校：一作「遇」。衰殘，尚非所受；而況實難勉彊，敢不必辭。再念臣自在亳州，累乞致仕，殆今三歲矣。而口誦退休之言，身貪榮進之寵，既自違於言行，豈不愧於心顔？雖聖度之兼容，必公議之難遏。伏望睿慈，曲加憫察，特賜追還新命，許換近潁一州。則天地父母之恩，敢忘犬馬之報。今取進止。

同　前

臣今月十五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恩，以臣辭免宣徽南院使、判太原府事、充河東四路經略安撫使恩命，乞差知蔡州一次，所乞宜不允者。聖訓丁寧，已煩再諭；臣誠迫切，難避嚴誅。臣竊以朝廷之用人，臣子之事上，蓋常察其進退不違於理，則可以知其大節之所守。而予之爵禄，將以爲寵，則必使不犯清議之所非。授受之間，可謂兩難矣。故高秩厚禄，人臣所願，必也處之無媿，然後得以爲榮。或其義有不安，所以容其自免。今陛下寵臣者至矣，任臣者優矣。而臣不幸心懷自媿，義有難安，敢更竭此原校：一作「敢不更竭」。懇誠，必期哀許。伏念臣妄以迂儒，遭逢三聖，寵踰其分，器小易盈。爰自中年，早苦多病。臣因竊思前世爲人臣者，不待伏於床笫，然後稱疾；不必廢其支體，然後辭官。但其原校：一作「以」。心志已衰，筋力難彊，則義當知止，不可貪榮爾。此臣所以不待年及，累乞退休。而睿聖慈仁，不忍遽棄，六賜詔諭，

備極恩憐。而臣上體聖眷之優殊，不敢自決而引去。然止當跧伏閑處，偷安竊禄，譬諸已乏之馬牛，俾盡餘生於芻豢而已。此乃粗爲合理，其如事則不然。蓋臣前歲以老告，便超兵部尚書，今春以疾辭，又轉宣徽南原校：一無「南」字。院使。辭淮南一州，則領淄、青九州，免京東一路，則總并、代四路。是每求退則得進，每辭少則獲多。使其一出偶然，人情猶或少恕，若其每舉必爾，則公議豈復可容？雖幸人之未言，顧臣何以自處？此臣原校：一無此字。所謂心懷自媿，義有難安者也。使臣筋力猶彊，尚合懇辭恩寵。况臣疾病，積有歲年，已具奏陳，累原校：一作「屢」。干聽覽。臣亦竊聞議者以臣脚膝原校：一作「腰脚」。未至着床枕，原校：一作「第」。眼目猶可分人物，便謂尚堪驅策，致此誤蒙選任。殊不知臣心志已衰，精神並耗，雖未伏枕，實一行尸。再念臣本出書生，老於文字，賦才非敏，以學自愚。故歷官以來，多觸罪辜，屢罹憂患，蓋以不通時務，不習人情。加以晚年，繼之衰疾，識慮昏眊，原校：一作「耗」。舉事乖違。大抵時多喜於新奇，則獨思守拙；衆方興於功利，則苟欲循常。至於軍旅之間，機宜之務，則又非其所學，素不經心。蓋以病悴已衰之軀，持昏眊乖違之見，❶任素非所學之事，一有敗闕，雖戮臣身不足以塞責，而誤國之計，如後患何！使臣粗有愛君憂國之心，豈敢不思及此而貪榮苟得。臣原校：一作「蓋已」。所宜必辭者三：義所難安，一也；精力已衰，二也；用非所學，三也。然於三者之中，其二尤急。若其義所難安者，幸蒙聖恩

❶「眊」，衡本作「耗」。

獲免，俾臣不取非於清議，而無媿於晚節，則陛下之賜臣者，榮於高秩厚禄之賜遠矣。至於用非所學，致誤國家之計，貽朝廷之憂，則當君父旰昃憂勞求治之時，聖慮所宜留意也。伏望聖慈哀臣誠至之言，察非矯僞之飾，特賜允臣屢請，追還新命，原校：一作「授」。換一小州，則臣雖死之日，猶生之年。今取進止。

蔡州謝上表 熙寧三年

臣某言：臣伏奉勑命，就差知蔡州軍州事，已於九月二十七日赴上訖者。負薪嬰疾，獲辭四貴之遷；剖竹分符，尚忝一麾之守。荷寬恩之優假，撫朽質以兢慚。臣某中謝。伏念臣本出孤平，原校：一作「貧」。粗親文藝，遭逢亨會，叨竊寵榮。方犬馬之壯時，早無施於尺寸；況桑榆之晚景，嗟已迫於衰遲。一昨誤被選掄，擢升要近，付以一方之民政，委之四路之兵機。惟寄任之匪輕，揣庸虚而内懼，輒陳懇悃，屢黷高明。敢冀天慈不違人欲，還其舊職，易以近藩。惟古豫之名邦，控長淮之右壤，土風深厚，物産豐饒。雖宣化班條，慚無異術；而守官循法，足以偷安。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惻以至仁，包之大度，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哀爾尫殘，容其僥倖。仰被乾坤之造，顧非木石之頑。臣敢不勉自勵其筋骸，更殫盡瘁之節。苟未填於溝壑，尚知圖報之方。

蔡州再乞致仕第一表 熙寧四年四月

臣某言：臣聞士之致政而傳家，雖著

《禮》經之常制；❶昔有乞骸而稱疾，不待年及者固多。況臣久苦於病衰，早歲已陳於悃愊。❷敢茲再黷，仰冀哀憐。臣某中謝。伏念臣以一介之妄庸，荷三朝之眷奬。因時竊位，嘗俾贊於萬機；積日累年，訖無稱於一善。徒緣朴戇，動觸機危。每煩君父之保全，不殞終身原校：一作「始終」。之名節。嚮由災疾，❸願謝軒裳。披瀝肺肝，累奏封而五上；留連寵禄，復歲序之三遷。間被誤恩，驟加擢任。顧已難於策勵，遂復力於懇辭。上賴慈仁曲加憫惻，既不責其避事，又曲從其便私，得善地之寬閑，俾殘軀之養息。而臣年日加老，病益交攻。新春以來，舊苦增劇。中痟渴涸，注若漏巵；弱脛零丁，兀如槁木。加以睛瞳氣暈，幾廢視瞻；心識耗昏，❹動多健忘。雖聖君之念舊，廓大度以兼容。而瘝職曠官，實爲可畏，貪榮竊食，難久自安。伏望皇帝陛下，日月照臨，乾坤亭育，察其情實，賜以矜從，許解郡章，歸榮里閈。俾其酣詠樂時之盛化，優游爲世之幸民，以畢餘生，永繄鴻造。❺

又劄子

臣輒瀝懇私，上干宸造，愚誠所迫，罪戾難逃。臣自頃蒙恩許解政事，即曾乞一近潁州差遣，庶得漸謀歸老。上荷至仁憫臣衰病，允其所乞，差知亳州。到任之明年，遂乞致仕。聖念惻然，憐其舊物，不忍

❶「常制」，原卷後校：「一作『常典』。」
❷「悃愊」，原卷後校：「一作『懇悃』。」
❸「嚮由」，原卷後校：「一作『曩由』。」
❹「耗昏」，衡本作「昏耗」。
❺「永繄」，原卷後校：「一作『永依』」，衡本作「永依」。

廢置。凡五上表章，四具奏劄，皆蒙詔答，未賜允俞。臣以不敢更爲煩黷，遂且中止。尋又蒙恩超轉臣兵部尚書，安撫淄、青一路。既不獲懇辭，遂勉力就任。而臣迫以昏衰，事多曠廢。甫及一年，則又陳乞壽州，亦以近潁，冀便於歸老。未得請間，尋又蒙恩除臣宣徽使，移守并門，付以河東一路。官益榮，任益重，而臣身益老，病益加，不勝憂懼之情，所以累瀝血懇，上煩天聽。伏蒙睿慈，察其誠實，養疾便私，悉如其請。臣自到今任，忽已半年，幸值歲物豐成，民（原校：一作「盜」。）訟稀少，坐尸厚禄，足以偷安。臣上戴陛下天地父母之恩，未知論報之所。而心與願違，❶蓋自冬春以來，舊苦愈增，上渴下淋，晝夜不止，脚膝細瘦，僅存皮骨，行履拜跪艱難。加以眼目昏暗，視物睛痛，有妨簽書看讀公家文字。載念臣昏衰疾病，既已累年，量分知止，亦非一日，寵禄之榮，無容久竊。臣今輒具表章，再伸舊請，乞一致仕名目。欲望聖慈，特賜開許。今取進止。

第二表 熙寧四年五月

臣某言：臣近上表章乞從致仕，伏奉詔書，所乞宜不允者。睿訓丁寧，曲加慰諭。❷愚衷懇迫，尚敢黷煩。將再干於冕旒，宜先伏於砧鑕。❸臣某中謝。伏念臣世惟寒陋，少苦奇屯，識不達於古今，學僅知於章句。名浮於實，用之始見於無能；器

❶「心」，衡本作「身」。
❷「曲加」，原卷後校：「一作『曲煩』。」
❸「鑕」，原卷後校：「一作『質』。」

小易盈，過則不勝於幾覆。徒以早邁千齡之亨會，誤蒙三聖之獎知。寵榮既溢其涯，憂患亦隨而至。稟生素弱，顧身未老而先衰；大道甚夷，嗟力不前而難强。每念恩私之莫報，兼之疾病以交攻。爰於守亳之初，遂決竄漳之計。逮此三遷於歲律，又更兩易於州符。而犬馬已疲，理無復壯；田廬甚邇，今也其時。是敢更殫螻蟻之誠，仰冀乾坤之造。况今時不乏士，物咸遂生。鳬鴈去來，固不爲於多少；鳶魚上下，皆自適於飛潛。苟遂乞於殘骸，庶少償其夙志。伏望皇帝陛下，哀憐舊物，隱惻至仁，察其有素非僞之誠，成其識分知止之節，曲從其欲，賜報曰俞。俾其解組官庭，還車故里。披裘散髮，逍遥垂盡之年；鑿井耕田，歌詠太平之樂。其爲榮幸，曷可勝陳。

又劄子

臣此者伏奉詔書，以臣再乞致仕，未賜允俞，恩旨稠重，伏讀感涕。臣自熙寧元年，初有陳乞，迨今四年之間，凡八上表章，五具劄子。其懇悃迫切，言意重複，❶干冒天慈，煩黷聖聽，固已可厭而可責矣。而蒙陛下未加誅譴，曲爲優容，八被詔音，原校：一作「答」。丁寧慰譬，此天地父母之仁可謂至矣。然臣猶有不得已者。臣前嘗奏述古之爲臣，不必伏於床枕然後稱疾，不待廢其支體然後辭官。但其心力已衰，不能勉彊，則自宜知止而不可貪榮。此臣前次陳乞之時，所志止於如此爾。蓋自守亳迨今，又已

❶「言意重複」，原校後校：「一作『言重意複』。」

四年，身比前日加老，則氣血比前日益衰，而疾病比前日益不支持，但未伏床枕廢支體爾。此臣不能自已者也。臣竊伏思聖君久已察臣區區，而未允其請者，必以臣歷事三朝，最爲舊物，聖恩眷眷，未忍廢棄，而年又未及，去之太早耳。然臣前又嘗奏述，今之致仕與古之人不同，恩禮優幸，不爲廢棄。至於年未及而早去，亦今昔人臣常事。臣竊見《實録》所載，太宗時有太常少卿孔承恭者，年纔六十一便乞致仕。太宗皇帝欣然許之，仍特降詔書褒獎，以敦勸人倫。蓋當時議者，不以朝廷許承恭早去爲非，而但稱承恭之善，又以有臣如此，可以勸勵風俗，自爲朝廷美事也。欲望聖慈，少紓聽覽。果若致仕，優幸不爲廢棄。雖年未及，又議者不以爲非，而反爲朝廷美事，則理無可疑。而臣若蒙哀憐，得遂其請，則上不損朝廷之體，下不失優倖之恩，而又竊知止之名，爲一時之佳事，則臣之受賜者多矣。臣不勝意迫言煩，惶懼激切，俯伏待罪之至。今取進止。

第三表 同前

臣某言：今月二十一日，準樞密院遞到詔書一道，伏蒙聖慈以臣再乞致仕，未賜允俞者。恩深煦嫗，感極涕洟。雖情有迫於危心，不知自止；而辭已窮於累牘，幾至無言。惟以至誠，期於必達。自乞憐於君父，不復訊於蓍龜。臣某中謝。伏念臣家世單平，性姿中下。少從宦學，本免飢寒，不自意於遭逢，遂進階於華顯。然而群材方茂，蒲柳未秋而早衰；衆駿並馳，駑駘中道而先乏。而況荷難勝之任用，竊逾分之寵

榮，風波憂畏而慮已深，疾病侵淩而老亦至。故自辭於機政，即願謝於軒裳。蒙上聖之至仁，念三朝之舊物，每曲煩於訓諭，久未忍於棄捐。竊惟臣之事君，必本忠信，言不顧行，是爲罔欺。而臣口日誦於田閭，身坐貪於禄利，可畏至公之議，何施有靦之顏？每自省循，莫遑啓處。是敢罔避再三之煩黷，猶希萬一之矜從。伏望皇帝陛下，特軫天慈，俯回睿聽。察前言之可復，蓋屢請者有年；哀下愚之不移，俾卒成於素志。徇其所欲，乞以殘骸。臣若得上還印綬於有司，自駕柴車而即路，晚節知無於大過，没身永荷於鴻私。

謝致仕表 熙寧四年六月

臣某言：今月十七日，進奏院遞到勑告，伏蒙聖恩，除臣太子少師、依前觀文殿學士致仕者。愚誠懇至，曲軫於皇慈；寵命優殊，特加於常品。本期得謝，更此叨榮。臣某中謝。伏念臣猥以庸近之材，早遘休明之運。不通之學，既泥古以難施；無用之文，復虚言而少實。是以三朝被遇，四紀服勞，蒙德重於丘山，論報亡於毫髪。而年齡晚暮，疾病尫殘，輒希知止於前人，不待及期而後請。自陳悃愊，屢至瀆煩，既久歷於歲時，始曲蒙於開可。仍超加於異數，非止賜於殘骸。道愧師儒，乃忝春宫之峻秩；身居畎畝，而兼書殿之清名。至於頭垂兩鬢之霜毛，腰束九環之金帶，雖異負薪之里，原校：一作「重」。何殊衣錦之歸。使閭巷咨嗟，共識聖君之念舊；搢紳感悦，皆希後福之有終。豈惟愚臣，獨受大賜？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無私覆物，博愛推仁。以其

夙幸遭逢，密契風雲之感會；曾經服御，不忘簪履之賤微。致此便蕃，萃于衰朽。雖伏櫪之馬，悲鳴難戀於君軒；而曳尾之龜，涵養未離於靈沼。餘生易畢，鴻造難酬。

乞免明堂陪位劄子 熙寧四年八月

臣伏準今月二日詔書，以明堂大禮，特令臣赴闕陪位者。臣竊惟大饗之禮，國家盛典，千官分職以奉事，萬國駿奔而在庭。方以老病衰殘，退伏閭里，尚蒙天慈，曲加記録，特賜詔召，俾與侍祠之列。此臣子之至榮至幸，豈臣克堪。而臣不幸早嬰災疾，瀝懇累年，近蒙聖恩，許以歸老。而自春涉秋，舊苦增劇，脚膝細瘦，行履拜跪艱難。伏況祠事恭虔，出於彊力。而臣迫此疾苦，不獲祗赴召命，無以上副君父記録愛憐之恩。臣不勝皇恐。

謝免明堂陪位表

合宫大啓，爰講於上儀；明詔忽頒，俾祗於嚴召。被恩言之優渥，撫病質以兢營。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仁聖聰明，憂勤慈儉，遂群生而涵育，臻至治於和平。乃因萬物之成秋，爰即九筵而展禮。陟降薦獻，百官以職而各供；❶膺受福釐，一人有慶而咸賴。而臣近辭印紱，方伏田廬，當與庶民，並蒙餘澤。敢期睿眷，尚録孤孱，俾陪在外之臣，❷來預侍祠之列。載念臣自緣災疾，幸獲退休，殆未踰時，尚嬰舊苦。雖朝

❶「各」，衡本作「恪」。
❷「外」，原卷後校：「一作『位』。」

廷禮樂之盛，得與者爲榮；而犬馬筋力之衰，告疲而已久。既不能於策勵，姑自信於奇屯。太史滯於周南，惟知歎命；子牟瞻於魏闕，但極馳心。

謝明堂禮畢宣賜表 熙寧四年九月

臣某言：臣今月十七日，伏蒙聖恩特差右班殿直王昌，賜臣衣一襲、金腰帶一條、銀器一百五十兩、絹一百五十疋、米麵羊酒等者。太室精禋，方集神明之貺；篳門增耀，亦霑慶賜之優。祇受以還，兢營失措。臣某中謝。伏惟皇帝陛下，垂衣致治，盡志奉先，率循三歲之舊章，時舉季秋之大饗。四方萬國，執玉帛以盈庭；群卿百司，潔豆籩而恭事。而臣以衰殘之病質，荷寬假之深仁，方居畎畝以偷安，莫覩朝廷之盛禮。璽書賜召，不遑祇命而趨；使指就臨，特被匪頒之寵。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容之大度，推以至慈。念簪履之雖微，猶爲於舊物；閔桑榆之向暮，俾慰其餘生。惟嗟犬馬之已疲，莫報乾坤之大施。

代作三首❶

代進奉承天節絹狀

右臣伏以重熙纂歷，載誕啓辰。正宁陳儀，允昭於嘉會；庶邦修貢，咸效於駿奔。前件絹三壤所宜，九賦攸出。備諸宰旅，實纖篚以非工；竊比野人，得美芹而是

❶ 此以下三首，原刻於卷後，今依例移作正文。

獻。虔誠斯至，欣頌咸同。

代進奉土貢狀

右臣伏以百嘉咸茂，允賴聖功。九貢所儀，備存方志。前件物出於藺稅，載厥仙經，疏密有程，甘馨可采。以時述職，庶六尚之攸資；向日傾誠，保億齡而是祝。干浼宸造，臣無任。

代薛仲孺乞御篆神道碑狀❶

右臣輒瀝哀懇，上干睿聽。人子之志，蓋急於顯親；天心至仁，仰冀於從欲。伏念臣先臣奎早以孤直，遭逢盛明，自結主知，參預國政。讜言忠節，著在朝廷；遺德餘芳，宜刻金石。伏見兩府舊臣之家所立神道碑，多蒙聖恩賜以御書名額。臣今欲於先臣墓隧刻立碑名，❷欲望聖慈特賜御篆神道碑額。所冀神翰之光，照臨幽壤，不獨榮其後嗣，實以勸於事君。謹具狀陳乞以聞。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五

紹熙三年十月承直郎丁朝佐編次

郡人孫謙益校正

❶ 「薛仲孺」，衡本作「薛德孺」。按《宋史・薛奎傳》載奎「無子，以從子爲嗣」，未著從子姓名。本書《居士集》卷二十六《薛公奎墓誌銘》云「子男一人，直孺」，又云「其孤直孺奉其柩自京師葬于絳州」。則薛奎之後，或名「仲孺」，或名「直孺」，或名「德孺」，今并録存於此。

❷ 「名」，原卷後校：「一作『銘』」，衡本作「銘」。

歐陽脩全集卷九十五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六

上胥學士偃啓天聖六年

某聞在昔築黄金之舘，首北路以争趨；附青雲之名，使西山而起價。誠以求千里之迹者，先其市骨；得一字之寵者，榮於衮章。而況天下之風采聳聞，口吻之雌黄並出，以末塗之佁儗，説定鑒於妍媸。目論所加，能令重於九鼎；髦端或倚，可使逸於太霄。是宜殫重趼宿舂之勞，懷漫刺署里之字，鋪論有素，題品攸歸。

伏惟某官禀粹天英，抽華道秘。虹蜺遠映，拂霄堮而垂光；黼黻摛文，絢雲河而發藻。遊士鄉而著品，入聖域以踐優。爽爽之聲，軼前良而通美；琅琅其璞，瑞昭世以稱珍。爰自覽輝下翔，階木特起，揄袂於群英之彀，頡弁乎千齡之辰。列坐棘以聯曹，署法庭而奏讞。若若懷綬，宛轉於一綸；翹翹聘車，雍容於半刺。陳仲舉以題輿而擅美，何恭祖以繩幘而馳稱。垂腰佩刀，見賞三公之器；追鋒給傳，終膺雙武之皮。第連最以推高，賁初儀而上獲。❶公車以兩令而持牘，綈几以十篇而奏文。禪衣曲裾，暮召大臺之對；尚方給札，霈灑鴻都之毫。雖西崑者册書之藏，是開乎仙室；而東壁者文章之府，載郁於時風。居爲顯化之階，式是育材之地，爰膺麗正之選，首

❶「賁」，原作「貴」，今據影元本、衡本改。

被集仙之名。白蟫芸簡以生香，兹焉辟惡；紫袷荷囊而備問，最近清光。固已丹轂解嘲，天禄草經而擬聖；金刀博學，太一秉藜而下觀。頃緣泛駕之求，亟發違行之訟。耻從吏對，出檢猾商。謂軒冕之儻來，視同於寄物；履名都之中樂，❶坦照乎清襟。旋闕掌於郡條，久從容於別乘。一麾出守，固雅尚之所存；千里佩清，乃上心之攸注。距槿江之清郡，摽軍壁之上游，❷犬鼇之警無譁，賈室之繁甚富。足以坐棠聽訟，閉閤凝神。秀野頒春，過蘅皋而倦目；清言捉麈，❸臨雅俗以鎮浮。然而未央居半夜而生思，安石以蒼生而待原校：一作「持」。起。望之補吏，意雅在於本朝；主父出遊，帝已嗟於見晚。行奉一封之傳，入隨三節之趨。見堂堂之姿，送之迄目；❹對顒顒之表，威不違顏。登涉乎赤墀之塗，進重於高門之地，卓然遠韻，度越諸公。霑芳潤者漱其清芬，仰龍光者思其原校：一作「於」。末照。英風有煥，物議攸歸；矧此安庸，盍希品目？

伏念某社樗樠槁，膏棗鈍昏，❺抱器質以何堪，賦天機而甚淺。晞髮華旦，徒跂於清流；措足英躔，終慙於遠到。自遭家之不造，卑遂原校：一作「逢」。生於百憂。❻茹歎之音，悲存乎手澤；動明之韻，遠失於先時。西華以孤露而見衰，❼庾信以流離而多感。矧復齊氣多緩，嵇筋甚駑，乏朽木之先

❶「都」，影元本、衡本作「教」。
❷「壁」，原作「璧」，今據影元本、衡本改。
❸「麈」，原作「塵」，今據影元本、衡本改。
❹「迄」，衡本作「逆」。
❺「膏」，原脱，今據影元本、衡本補。
❻「卑」，影元本、衡本作「早」。
❼「衰」，影元本、衡本作「哀」。

容，無一錢而爲地。旁魄而論都邑，則被傖父之訶；頑鈍以取世資，但聽斲輪之曉。終非令器，第困窮塗。一昨竊萬家之應書，隨重車而上計。方策條對，廑至猥并；雅拜匪儀，失於盤辟。甘觸聞而引去，但飲墨以蒙羞。卧漳濱而養痾，竄身兹久；弔湘纍而感賦，些語迷招。當樹之於無何，宜匠者之不顧。

而或竊先生之餘論，企諸公之末暉。聞伯夷之名，憎其懦氣；伏海濱之下，久以望風。是敢强飾固陋之容，庶伸伏拜之謁，綴窮愁之汗簡，奏蕪累之庸音。竊覘崇閎，將塵隱几。登太山者小天下，在培塿以宜慚；奏《咸池》而張洞庭，非蛙咬原校：一作「蛙蚊」。之可度。❶然原校：一作「伏」。遇其官量陂無際，❷宇蔭甚穠，原校：一作「濃」。推轂成猷，嘘枯振德。裹陽秋於皮裏，不言備乎四時；吞雲夢於胸中，兼容盡於一介。幸望許承音旨，少貶光塵，曲垂褒采之私，俾獲題平之目。如是，則六轡在手，驥足何滯於蟻封；五色成文，樂節或資於牛鐸。荷恩有素，累牘奚陳。

〔附〕胥學士答啓

伏蒙眷私，以盛製文筆二編，先之長牋爲贄者。恭以某人象輿異禀，龍輔至珍。奉奕世之貽謀，克隆堂室；傾群言之妙旨，深達淵源。伏原校：一作「服」。膺聖域以惟勤，策足俊躔而迴異，敏學詠乎變貫，英識

❶「蛙」，原卷後校：「一作『哇』。」
❷「陂」，衡本作「波」。

極於覃研。秉節高奇，發清吟於《梁甫》；締交名勝，綴雅聚於蘭臺。飄飄之逸思無窮，藉藉之芳塵自遠。偶屻一飛之翼，行躋多士之魁。何誤采於虛聲，辱遠垂於厚顧。❶方披晬表，遽捧雄篇，❷恣探賞以忘勞，信窺側而靡暇。幽意絢於道德，高義薄於雲天，飛染遒麗以盈箱，彫繢紛華而滿眼。賞孫詩之零雨，何止一章；贊沈賦之碓星，豈惟數句。固將備西崑之玉府，奚獨易東堂之桂枝，允矣難能，誠哉可畏。雖亨衢自至，❸靡資左右之先容；而名路共成，敢惜齒牙之餘論。

謝胥學士啟

近贊蕪音，仰塵紬几，載形答復，深極褒稱。弊帚無庸，愧自藏家而自享；重言外獎，干尺牘以必珍。始繩窮而匣開，爛然在目；旋骨驚而心折，❹至矣聞音。退揆頑疎，陰加震疊。❺竊以昔者魯衮垂乎一字，寵極於華章；汝月更乎坐評，自成於往法。得河南之口占，多藏去以爲榮；❻獲江左之筆蹤，則神明之來復。至有不喜人事，常堆案而弗訓；靡答私書，或矜才而格物。未若翠緌鳴玉之彥，蘭臺金馬之英，品風流坐正物之源，交士林忘公侯之貴。俯存寒素之目，毋密謦咳之音。兔墨流英，❼洒鴻都

❶「厚」，原作「後」，今據影元本、衡本改。
❷「篇」，原卷後校：「一作『編』。」
❸「至」，原卷後校：「一作『致』。」
❹「折」，原作「拆」，今據影元本、衡本改。
❺「疊」，原作「壘」，今據影元本、衡本改。
❻「去」下，原衍「矣」字，今據影元本、衡本删。
❼「兔墨」，原卷後校：「一作『墨兔』。」

百金之筆；犀談對客，❶發荆州一日之函。有煥私藏，因爲殊遇。

某倥蒙惟舊，操檢弗支，❷乏沃若之軒髦，有尾兮之長醜。顧右臂而爲彈，早歎茶疲；雖左肘之生楊，徒能殫化。爰以自童髮之交剪，浴聖日之光華，勉紹箕裘，懼隳門素。冠乎枝木，莫踐化人之場；鈍若神槌，爰對囊錐之穎。一昨與偕外計，續食縣官之郵；召詣中臺，果玷浮華之目。州閭貶於素論，篋衍棄於祭芻，委末路而弗振，與清涂而自隔。然或鼓舞至化，呻吟變儒，効騷人之鬱伊，慕漳濱之模楷。品之上下，曾弗齒於鍾評；擲中宮商，宜遠慚於孫賦。奚辨麗而可紀，徒骫骳以興譏。何弗避於詆訶，輒外彰於嗤鄙？踸踔短韻，迨無取於擊轅；盧胡見貽，乃自珍於乾璞。所期用覆醬瓿，譬十年之練都；投置皮箱，資一笑於相樂。

伏蒙某官惘苞愚之無似，加品目之惟優，醜以愛忘，音緣賞奏。許上修名之謁，獲伸拜德之恭。後堂執經，飫陪一肉之賜；西齋坐宴，密親三雅之歡。執如意以指譚，❸務車轂而推引。噴咳珠玉，大小以之成珍；指顧飛沈，眄睞於焉起色。出乎望表，溢乃情涯。而復俾十陪而增榮，❹示一嗛而爲美。當黯閣之多暇，枉虞筆以摛文。縟旨星稠，驟牋雲落。布帛之言甚暖，暴以秋陽；齒牙之論所加，重於大呂。譬以明月，闇投於人；不意此音，猥來入耳。

❶「犀談」，原卷後校：「一作『談犀』。」
❷「操檢」，原卷後校：「一作『檢操』。」
❸「譚」，衡本作「揮」。
❹「陪」，影元本、衡本作「倍」。

謹當納藏行褚，歸耀當閭。[1]襲以十綈，爲天下之至寶；脱復一讀，解體中之不安。貴洛紙而争傳，與吴刀而共布。隱恩所及，頂踵奚勝。

謝國學解元啟[2]天聖七年

右脩啓。伏覩解文，濫膺名薦。肆三合雅，方列於胄筵；旅百在庭，遽陪於方貢。惟遴柬之彌衆，叨首舉以爲榮。飾讓無從，循涯有溢。

竊以姬庭講治，務多士之思皇；[3]漢席遲原校：一作「優」。賢，以得人而爲盛。然皆謹能書而上獻，始揚進造之名；[4]隨計吏而與偕，乃署秀廉之等。一適謂之有德，九變選乎知言。所以樂育群材，並贊郁乎之化；潤色鴻業，恊暢炳然之風。用登至平，皆由此道。而况成均講藝，昭五帝之遺文；辟廱環流，聳三宫而對峙。自京師而首善，俾天下之向風。卓爾丕彝，垂之來葉。皇上握褒文而統理，坐法宫以垂精，並舉豐規，丕揚先烈。恢迓衡之至治，擘人彀之群雄。躬孝武招徠之勤，紹永嘉敦樸之舉。取之數路，並用文武以兼通；託之百朋，思講天人之相與。並申辨論之法，特爲孝秀之門，責士著以占名，謹原校：一作「詳」。鄉評之清議。一郡國之衆，咸原校：一作「或」。使得以應書；百孝廉之群，皆勸令其趨駕。固以厚一馬乘軺之聘，光束帛賁園之招。

[1]「當」，衡本作「黨」。

[2]此題，原作「謝學士解元啓」，今據原卷後校所引題目及影元本、衡本改。

[3]「士」，原脱，今據影元本、衡本補。

[4]「始」，原作「如」，今據影元本、衡本改。

張羅挂雲，盡取於逸翮；傾崑取琰，無復於遺珍。超振古以無前，契千齡而猶是。而復詔大胥之掌版，登遊倅於上庠，從謹事以新書，先考言而明試。才可嘉於辨麗，擇之妍詞；❶言枏理以精詳，求於閎論。當此三道，使無諱以著于篇；對有百人，❷盡揮毫欲善其事。❸自非行能高妙，業履優殊，闢覽乎九家之流。含漱乎六藝之潤。講乎高誼而已久，識必研幾；施之當世而可行，言皆詣理。則何以當重圍之樹棘，並列於名聞；佩後席之容刀，得趨於臺試。

如脩者，天機甚淺，俗韻素冥。嚮未徹於一臯，器不賈於當世。瑣尾成乎長醜，寒素本乎後門。撫頑鈍以無庸，常拙艱而茹歎。首戴蒲而服業，早失先疇；書剖楹而發函，僅存手澤。毀瓦居慚於志原校：一作「求」。食，不龜安可以得封？勉爲佔畢以呻吟，動取戲儒之詬病。晞髮光華之旦，徒慶於逢辰；策足英雄之躔，奚能於遠到？嘗因續食於縣次，獲陪待詔於公車。對策無爲，終以空言而罷；雅拜非禮，幾坐舉者之人。辱皮相以堪羞，耗心氣而都盡，諱窮極於反袂，鎩羽嗟其觸隅。學揣摩而不成，反嗤於丘嫂；旁《離騷》而發詠，幾吊於湘纍。志銷落以堙沈，迹零丁而孤苦。頃自脱身僑藉，著録師黌，學狗曲以見譏，肄鱣堂而卒業。入梁兹久，敢期英俊之並遊；論都未成，殆以傖荒而見隔。對合鮨而記食，躧訛履以倦遊。會深詔之急賢，俾命鄉而論士。靡慚衒鬻之技，上充跅弛之求，輒

❶「妍」，原作「研」，今據影元本、衡本改。
❷「對有」，原卷後校：「疑是『對者』。」按「對有」亦可通。
❸「揮」，原作「擇」，今據影元本、衡本改。

以復來，勉茲再鼓。當翰場之斯闢，接儁軌以並馳。秃千兔之毫，筆不停而争綴；舉連帷之袂，袍何白以太紛。❶曾是鯫生，最當前列。躑躅燥吻，舌不下以喬然；彫琢曼詞，❷思彌枯而兀若。率有枚生之累句，❸僅同睢苑原校：一作「范」。之後成。日佇報聞，陰圖引去。夫何濫吹之曲，誤中程文之規，用冠譽髦，越陞上級。屏間誤墨，本無望於成蠅；竈下焦桐，豈有思於爲器？玷茲褒采，實駭群倫。顧揚秕以增羞，在冠鼇而曷稱？再循竊據，實用靦顔。

此蓋伏遇某官表燭群倫，丹青上化。雌黄在口，捉麈尾而不休；剪拂長鳴，託旌原校：一作「旄」。端而可逝。因興民於三物，務推轂於諸生，致此妄庸，及於甄采。敢不仰銜提獎，益勵進脩，磨鈆鈍以爲銛，策蹇步而睎驥。哆兮箕舌，已簸糠而在前；沛乎鴻毛，使培風而直上。用於知己，答乃初心。過此以還，未知所措。

謝進士及第啟天聖八年

楓宸蠖濩，❹方贊趨而在庭；雲幄靚深，遽臚傳而唱第。竊顧無庸原校：一作「用」。之品，仍躋異等之科。祇服寵靈，實增震悸。❺

竊以「思皇」之詠多士，《雅》、《頌》播於

❶「太」，原脱，今據影元本、衡本補。又「紛」，原作「分」，今據影元本、衡本改。

❷「琢」，原卷後校：「一作『瑑』。」

❸「枚」，原作「牧」，今據影元本、衡本改。按「枚生」，指漢代枚乘。

❹此句上，原卷後校云：「《緘啓新範》首云：『伏蒙聖恩，賜進士及第，仍當日釋褐者。』」

❺「實」，原卷後校：「《緘啓新範》作『伏』。」

姬庭，間出之有異人，文章炳乎漢德。選知言於九變，東都下深詔之辭；開孝秀之一門，唐家有得賢之盛。皆所以招徠時彦，樂育人材，講求精祲之原，潤色帝王原校：一作「皇」。之美。卓爲往範，垂照來今。丕哉文物之華，屬我神靈之運。國家右賢興治，若古敷猷，休聲塞乎淵泉，至德湧於烽火。彌文上化，疏璧水以環流；儲精太寧，坐蒿萊而講道。❶爛乎舜日之晏晏，❷焕乎堯章之巍巍。而且優游巖廊，夢想豪俊，下賢書而旁午，諭上意之丁寧。復詔策於廉科，謹鄉能於歲舉。馳封一馬，使者在道而相望；翹首群英，天下嚮風而咸靡。逮計車之偕上，首方貢以前陳，委密侍之鉅賢，先春闈而覆較。氊筆署乎重棘，奏可而後行；錦几坐乎中楹，親臨而明試。森陳奏牘，逮兩令之不勝；精閱書衡，幾百斤而未止。自匪該明治具，佩服儒規，行實藹乎徽猷，識宇包乎賢業。寖明寖昌之畢講，學際乎天人之交；至纖至悉而不遺，言達於國家之體。則何以上當乙覽，榮中甲科，聯俊乂以服官，陪英雄而入彀。

如某者，風猷靡立，操植素淪，樹樗甚乎液樠，膏棗嗟乎昬鈍。戴枝冠而竦誚，切愧命儒；問天原校：一作「尺」。咫以不知，❸終然懵學。加以素鍾舛運，生遘百罹，自翦髮以交垂，已不髦而茹歎。逐耕夫而衣襏，早去先疇；署生版以上占，❹轉隨僑藉。流離

❶「蒿萊」，原卷後校：「《緘啓新範》作『蒿宫』，明堂也。見《大戴禮》。」

❷「爛乎舜日之晏晏」，原卷後校：「《緘啓新範》作『爛兮舜日之旦旦』。見《書大傳》。」又「晏晏」，原作「宴宴」，今據影元本、衡本改。

❸「天」，衡本作「尺」。

❹「上占」，影元本、衡本作「占名」。

末路，佁儗後塵。借譽群公之遊，本無題目；接足諸生之後，多見排抳。嗟盛際之親逢，忍窮途而自竄。陪貢廉於百郡，每與計偕；飲試墨之一升，嘗從罷去。退慙踸踔，數此隻奇，撫骨嗟乎淪鋪，卷耳甘於藏密。❶然而良裘學冶，惜先芬而懼隳；母髮垂星，感親闈之思養。未及衰於駒齒，勉自奮於駑筋。乘下澤以去鄉，棄裂繻而爲誓。車騎乏甚都之雅，風塵有化俗之勞。❷上國連衡，仰攀於俊軌；橋門掎原校：一作「倚」。袂，❸獲覘於邦光。會泛駕之求才，輒應書而充賦。以孝廉而射策，本無百六之能；自衒鬻之上書，蓋逾千數之衆。逮漢庭之藉奏，咸以名聞；同矍圃之去賓，僅有存者。顧原校：一作「故」。惟庸妄，首玷甄陞，獲召於公車之庭，給試乎上方之札，致狂言之誤擇，叨署第以開榮。若若飛華，交垂宛轉之綬；諄諄其誨，載聆郁穆之言。浸雲澤以芬流，沐天光之下燭。竊慙鉛鈍，嘗厠翰場，屢以下中之才，當乎第一之選，宜不失於舊物，期仰答於知人。然其戰屢勝而後驕，❹鼓至三而乃竭。綆短褚小，嗟遠用以奚勝；弓撥矢鉤，惜前功之皆廢。誠以九閽坐狄，百戟森庭。就列瞻天，駭威臨於咫尺；爭觀落筆，紛立若於堵墻。怳訝鈞庭之夢遊，驟覺幹魂之驚去。僅成牽課，靡中科程。瀆睿覽之至精，宜報聞於獨罷。尚賴黈纊之過聽，❺兼求箕斗之虛名。❻謂簸

❶「卷耳」，原卷後校：「《緘啓新範》作『卷迹』」，衡本作「卷迹」。

❷「化俗」，原卷後校：「《緘啓新範》作『化素』。」

❸「掎」，衡本作「倚」。

❹「後」，原卷後校：「《緘啓新範》作『則』。」

❺「黈」，原作「鞋」，今據影元本、衡本改。

❻「求」，原卷後校：「《緘啓新範》作『收』。」

揚之在前，常先於群彥；以薦藉之良厚，重違於大臣。猥自下流，參聯上列。省逢辰之至幸，實叨恩之有因。

此蓋某官闡繹帝猷，❶雍容朝首。粉澤光華之治，表燭薦脩之倫。膺上心之柬求，主斯文之盟會。言皆有味，務推轂以彌勤；先爲之容，俾朽株之見用。致茲孱瑣，及此抽揚。敢不愼服官箴，遵修士則。鞭後策足，更希遠致之塗；❷鎔金鉤泥，❸尚依陶者之力。❹誓殫用拙之効，少酬再造之恩。過此以還，未知所措。❺

代王狀元拱辰謝及第啓天聖八年

右某啟云云。坐狄啓扉，並集千人之俊；賜袍在笥，驟紆一采之綸。矧惟蕞爾之軀，仍玷褒然之首。仰膺渥渙，伏積震惶。

竊以周陳三物以賓賢，必愼乎命鄉之選；漢開數路而求士，乃盛乎得人之稱。能暢郁乎之文，❻一變而至道；飾炳然之化，二代以同風。❼闡是齊明之猷，允屬神靈之旦。國家景炎興運，赤伏膺圖，敷四葉以重光，式九圍而用乂。銷鋒偃革，外憺乎

❶「某官」下，原卷後校：「此下頌德，《緘啓新範》云：『潤色丕猷，述宣上德。當物鈞而獨播，式繫陶者之爲；執鼎上以燮和，謂成天下之化。招徠衆善，官使群才，樂在阿而育賢，助尊天而呼俊。』」

❷「致」，原卷後校：「《緘啓新範》作『到』。」

❸「鉤」，影元本、衡本作「鈞」。

❹「依陶者之力」，原卷後校：「《緘啓新範》作『假良工之化』。」按若據上句「鎔金鉤泥」，則「假良工之化」義勝。

❺此篇，原卷後有校注云：「此謝宰執者，前本乃謝試官。其全篇當以《緘啓新範》爲正。」

❻「能」上，影元本、衡本有「用」字。

❼「二」，衡本作「三」。

靈威；卷領垂衣，坐朝乎夷憬。上方穆然無事，監于太清，崇庠序以興文，飾弓旌而招俊。芊歌式宴，咸預於計偕；洊棘樹圍，載麗於籍奏。敞中楹而親試，署異等以精求。所宜得命世之偉才，爲一時之清選。夫何么原校：一作「側」。陋，前玷寵光。

如某者，業履空疎，才猷散戾，門緒本乎寒素，人品幾乎下中。竊逢待旦之盛期，寢被右文之上化，激昂稚節，策發蒙襟。浸鷄白以樹碑，偶能於童戲；炙簡青而嗜學，常訪於師嚴。徒有志於雕蟲，僅不成於刻鵠。陸機閱史，尚靡識於撑犁；❶枚臯屬文，徒率成於骫骳。早緣妄動，竊企英游。貢版齊行，常從於末薦；佩刀脱去，尋觸於報聞。何天幸之聿臻，遘賢書之荐降，濫乎事舉，猥以名聞。洪惟聖治之光華，蔚有俊才而還集，❷並進乎千篇之牘，精覽於百斤之衡。曾是孤生，絶企殊級；豈期庸鄙，偶中科程。採乎一日之長，冠乃諸生之列。既行能之無取，加世胄以非高。❸踸踔後塵，迹靡參於俊軌；雌黄餘論，名不齒於人評。驟從底下之才，擢居第一之選。顧掎裳之在列，誠揚粃以貽譏。❹明命已行，固無容於反汗；多言可畏，諒彌甚於鑠金。豈非思致異才，揖怒蛙而兹始；將招駿足，假死骨以爲先。則何以靡遺譾薄之姿，偶首清明之舉？再省循而是懼，實奬擢原校：一作「拔」。之有因。

斯蓋伏遇某官，黼黻斯文，丹青至化。嘉猷屢進，務推轂以爲先；賢路一開，使騰

❶「識」，原作「誠」，今據影元本、衡本改。
❷「還」，影元本、衡本作「遝」。
❸「世」，原卷後校：「一作『地』。」
❹「誠揚」，原誤乙，今據影元本、衡本改。

夷而有始。敢不仰銜恩遇，進勵操脩，循士則以爲勤，佩官箴而有守。在鈞以播，❶既由陶者之爲；摩頂無忘，誓答知人之賜。過此以來，❷未知所圖。

代謝唐簽判俞啓 天聖八年。原注：第一甲。

伏自某人飛策上第，❸就辟初筵。千里奮乎鴻軒，方訝雀知之晚；一本爲乎大厦，豈無燕賀之私？屬被責於吏訶，方罷歸於士伍。翟公之門有大署，意欲謝交；嵇康之性不便書，寖而成懶。❹屏居田里，遂隔音徽。

豈謂某官俯示存臨，過敦禮意。迺金迺玉，堅乎久而不渝；如璧如珪，問以音而厚賜。服勞謙而自牧，若飲醇而醉人。恭佩恩勤，敢忘寢寐。伏況以英英之善譽，丁宴宴之休辰。❺德行中乎妙科，諮謀參乎大府。運籌帷幄，豈足盡於上才；垂光虹蜺，固莫量於逸致。内惟衰退，但積欣愉。

答李季才啟

脩再拜天錫友兄足下：此月八日，叔父自貴郡回轅，首得所賜書教一筒。開闔數四，歡喜無量。逃虛既久，驟聞足音以跫然；迷魂若招，頓歸常幹而來些。惜乎一失交臂之舊，原校：一作「樂」。再見回星之周，薰歇燼銷，壤斷土絶。昔人以三月不見，尚

❶「以」，原卷後校：「一作『已』。」
❷「來」，影元本、衡本作「往」。
❸「策」，原卷後校：「疑是『英』。」
❹「寖」，衡本校：「一作『習』。」
❺「宴宴」，影元本作「晏晏」，衡本作「宴晏」。

或嗟於生鄙；群居久離，則弗能於無過。況孤蒙之有素，邈師友以斯疏。研皮裹骨而益癡，獨學面墻而奚嚮？薰濡弗及，寡原校：一作「孤」。陋已增。豈意此音，猥來入耳。美乎原校：此四字一作「人且羨美」。溢雲紙以摛思，掞春華而發藻。厚乎養鳥，誤奏咸池之和；豁若覩天，驟發醯鷄之覆。兹焉匠原校：一作「五」。者之規矩，誓訂漳濱之模楷。承平居之無俚，方枕塊以罹憂。不見齒而三年，合乎禮制；加於人之一等，時以孝聞。願思肯構之不忘，無使過哀而至毁。而況天錫標原校：一作「振」。絶俗之儁軌，包大賢之茂器，學兼九變，辨雕原校：一作「智刻」。萬物。

竊伏一鄉之評，宜首幽人之聘。而屈試方策，見枉有司，薦紳寃嗟，道路譁鑠。且夫好惡之異，古今所均。仲尼至賢，乃取侮於盜跖；❶帝莖大樂，猶見非於墨子。撫絃在乎流水，難矣賞音；珍髦鬻於九戎，誰其識寶？使懷道而委莽，動直士之盱衡。然而泰先否而後傾，禍爲福之所伏。鷙鳥將擊，先卑而飛；流川久壅，其決孰禦？❷原校：一作「必在」。願養高而全道，密中藏而竢時。掩乎十仞以韜光，去則萬里而不息。良工晚成者器必大，寧以朴而示人；逐水原校：一作「策」，又作「末」。先至者驥之能，豈與駑而争路？斯皆雅量之素藴，誠非兩好之溢言。

某之妄庸，本無似肖，誤蒙甄擢，遂見收齒。梟珉入寶，至璞使之見遺；我輩登科，前賢所以媿讓。循涯已溢，靦目無容。

❶「取侮」，原卷後校：「一作『低頭』。」
❷「決」，原作「泱」，今據影元本、衡本改。

江關復重，音問睽阻。時既昏而將暮，人在陰而鮮歡。逖懷英俊之並遊，恨無羽翮而飛肉。冀綏吉履之福，以迎來譽之光。紙盡筆窮，❶辭不逮意。

與西京留府交代推官仲簡啓 天聖九年三月

某啟。此者竊吹原校：一作「玷」。下科，濫巾原校：一作「升」。大府。懷檄之嘉原校：一作「喜」。容外見，❷迫感於逮親；負薪之足力不彊，靡遑於媿讓。在業官之資始，懼傷錦以貽譏。況上邦英俊之躔，大相熒煌之座。幕中諸彥，泛泛蓮池之賓；門下並遊，一一蘭臺之衆。原校：一作「聚」。勉策駑筋之緩，仰陪席聘之珍。問祈招而不知，因慙談訪；奉南陽之坐嘯，❸曷有籌謀？賴乎天幸之然，❹續於賢者之躅。睨伐柯而取則，獲企前規；告舊政以乞靈，得師餘矱。已積想風之慕，❺彌增竊抃之懷。俟燋墨以戒辰，即齎行而首路。傾依原校：一作「系」。之至，談悉非終。

謝人投贄啟

伏蒙某人寵貽妙製，兼枉長牋。欽玩懿辭，慺銘丹臆。恭以某人機神邃茂，識理淹和，徽名籍布於士鄉，睟表挺生於王國。言章絢美，搴六藝之英蕤；原校：一作「精奇」。思緒蘊華，漱五河之芳潤。揆茲逸軌，冠乃

❶「筆」，原卷後校：「一作『墨』。」

❷「檄」，原作「教」，今據影元本、衡本改。

❸「嘯」，原作「笑」，今據影元本、衡本改。

❹「然」，衡本作「來」。

❺「慕」，原作「暮」，今據影元本、衡本改。

烝髦。今國家崇柬駿珍，寤求孝秀，下細文於方國，騰賁帛於丘園。而某人夙蘊瑰材，褒膺温詔，占磐鴻而啟繇，佚苹鹿以送賓。顧以某體質頑疎，聲猷隘薄，誤中程文之選，猥參籲俊之求。承版謁以見臨，袖瑶華而伸貺。仰銜清眷，荷褒衮以奚勝；載抶蒙襟，念英瓊而曷報？欽降至極，敷染奚周？所示盛編，輒敢留借。

謝石秀才啓

某啓。累日前伏承惠然見過，仍以嘉什一筒寵示者。獵纓拜賜，刮目披文，紙弊墨渝，不能捨手。伏以某人英躔逸軌，天驥上才。好學屢空，浸潤淵源之奥；知言九變，窺見天人之交。久已擅一鄉之評，早亦應萬家之令。然而奏磬俚耳，難矣賞音；抱石荆山，終爲至寶。而自慕幅巾於衡巷，❶乘下澤於鄉閭，晦丘園之養高，輕鴈纁而堅卧。冥飛已遠，笑弋者之何求；齷齪坐談，嗟律魁之獨棄。而以錦帶居士，白蓮社人，效菩薩之坐家，❷去塵自遠；掃維摩之一室，敢入者稀。是宜邈爲方外之遊，隔乃原校：一作「此」。俗中之軌。而乃過存庸妄，曲借獎題，因隱几之閑居，❸抽吮毫之餘思，灑乃藻麗，用飾愚矇。爲鼷鼠而抶機，僅成輕發；養鶢鶋而奏曲，徒使眩悲。矧夫峭格峻高，春華掞美，暢來雲依月之句，擅落花映草之評。内惟棗鈍之姿，奚稱衮褒之寵？去天尺五，已服於清標；和者數

❶「巷」，原作「卷」，今據影元本、四庫本、衡本改。
❷「效」，原作「交」，今據影元本、衡本改。
❸「几」上，原衍一「居」字，今據影元本、衡本删。

人，蔑聞原校：一作「階」。於絶調。未遑賡報，徒用靦慙。

上隨州錢相公惟演❶啓明道二年。原注：初，惟演以使相判河南府。後落平章事，以崇信軍節度使歸本鎮。

此者及期被代，投版言歸，宿官早愧於迷方，書課塵能於自脱。徒以無庸之迹，曾希一盼之榮。當懷檄以云初，屬擁旄之方始。相公坐於雅俗，鎮以無爲，民豐四輔之年，❷市息三丸之盜。行郊憇樹，絶無兩造之辭；託乘載賓，惟奉百金之宴。❸而況西河幕府，最盛於文章；南國蘭臺，莫非乎英俊。豈伊末迹，首玷初筵，至於憐嵇懶之無能，容禰狂而不辱。告休漳浦，許淹卧以彌旬；偶造習家，或忘歸而終日。但覺從軍之樂，豈知爲吏之勞。芘德已深，遊藩未幾。既而持山國之瑞節，改戎乘而啓行。荆州遽失於所依，周南遂留於滯迹。稍以引去，無復並遊之人；巋然自存，時有思歸之歎。每臨風而結想，徒零涕以懷恩。

相公以彝鼎之勳，極公台之重，獨立不倚，群言互興。中山之篋雖盈，南海之車終辨。《繫辭》有云：「崇高莫大乎富貴。」古人歎曰：「富貴必履於危機。」伏惟推盈虚消長之言，究動静吉凶之理。秉珪璋之德，何衄瑕疵；挺松筠之心，不變霜雪。雖流路之謗，未免三年以居東；而在廷之臣，豈

❶「演」下，原有小字夾注「初」，與題下注文中「初」字重複，今據影元本、衡本删。

❷「輔」，衡本校云：「疑作『鬴』。」按古人以人有「四鬴」爲豐年，衡本所疑應是。

❸「宴」，原作「寞」，今據影元本、四庫本、衡本改。

無一言之悞主。❶ 俟聞來復，以慶終亨。願無以理而自明，當要既久而復見。區區之志，實在於斯。徒有戀軒之心，未知報恩之所。

謝校勘啓景祐元年。原注：用王文康公薦入館。

仰服恩榮，實增震慄。竊以校讐之職，是原校：一作「辨」。正爲難，委方册於程文，折群疑於獨見。原校：一作「斷」。脱絢組之三寸，簡編多前後之乖；并《盤庚》之一篇，❷ 文章有合離之異。以仲尼之博學，猶存郭公以示疑；非元凱之勤經，孰知門王原校：一作「五」。而爲閏。況乃西崑册府，備帝者之來臨；蓬萊道山，非人間之所見。自匪識窮元本，學漸淵源，究百世之放紛，總群言而博達。則何以效官天禄，對青黎而屬書；抱簡羽陵，拂白蟫而辨蠹？如脩者，器惟庸妄，族本羈單。雖出逢千載之期，而生有百罹之苦。入橋門而著録，最後諸生；聞月旦之坐評，敢希一目。徒以浸潤聲明之代，憂柔教育之仁。過時之年，已捍堅而難入；少作可悔，終雕刻以無功。早濫吹以決科，旋釋巾而補吏。逮親而得斗禄，雖慰於子心；斂版以揖上官，遂成於俗狀。學久矣而將落，思兀然而欲枯。進無取當塗之資，退已失故時之步。歲月其忽，徒有志於分陰；英逡並遊，方問途而孤進。内顧拙艱之若此，敢懷榮遇以爲心？

豈期天幸之來，特被柄臣之薦，敢辱知

❶ 「悞」，影元本、衡本作「悟」。

❷ 「之」，原卷後校：「一作『於』。」

人之美，蓋因連茹而陞，蒙曲造之并容，俾考言而善擇。顧無庸之末學，已屢試於有司。碩鼠之有五能，❶盡於是矣；鉛刀之堪一割，其可再乎？固無可喜之文，過辱太優之等，俾從賓席，入預書林。一進階而可榮，何勝於睿渥；三下拜而聞命，深服於訓辭。天闕乍趨，迷目睛而眩轉；芸臺深敞，近星象以昭回。恣窺金匱之書，坐費太官之膳，内循忝據，有溢情涯。此蓋伏遇昭文相公獎物均私，樂材推美。圓方有範，大陶冶以埏鎔；高下不欺，正權衡而輕重。閔此庸懦，曲以甄收。誓堅頂踵之誠，永荷丘山之賜。

謝襄州燕龍圖肅惠詩啓 景祐二年。原注：秋，時公自舘閣謁告視妹家。

昨日伏蒙知府龍圖即席寵示五言詩一章者。脩聞古者賓主之間，獻酬已接，將見其志，必有賦詩，託於咏嘆之音，以通歡欣之意。然工原校：一作「正」。歌《三夏》，❷使者再辭，及於《皇華》，然後拜貺。是則施於貴賤，各有所當。脩，賤士也，何足當之？

伏惟某官，❸以侍從之臣，當藩屏之任，德爵之重，與齒俱尊。學通天人，識洞今古，綽有餘裕，多爲長言。談笑樽俎之間，舒卷風雲之際。成於俄頃，蓋其咳唾之餘；得而祕藏，已如金玉之寶。豈伊孱陋，

---

❶ 「碩」，原卷後校：「疑是『鼯』。」衡本作「鼯」。按《易·晉》「晉如鼫鼠」，孔穎達疏：「鼫鼠，有五能而不成技之蟲也。」蔡邕《勸學篇》亦云：「鼫鼠五能，不成一技。」則「碩」，疑是「鼫」之誤。

❷ 「然」下，影元本、衡本有「而」字。「三夏」，原作「二夏」，今據衡本改。按《三夏》爲古樂曲《肆夏》、《韶夏》、《納夏》的合稱。

❸ 「某」上，原衍「其」字，今據影元本、衡本删。

敢辱褒稱？形於短篇，以爲大賜。伏讀三四，且喜且慙。譬夫四面之宫，鏗鏘之奏，愚者驟聽，駭然震蕩。及夫心平悸定，然後知於至和。在於頑蒙，獲此開警。然貺之厚者，不敢報之以薄；禮所尊者，不敢敵之以平。❶顧惟愚庸，豈得賡繼？但佩黄金之賜，無忘長者之言。

夷陵上運使啓景祐三年

脩近以狂言，當蒙大譴，荷乾坤之厚施，全螻蟻之微生。得一邑以庇身，使之思過；竊三鍾而就養，猶足爲榮。獲在公庥，是爲天幸。

伏以運使郎中，懿猶經遠，茂業康時，當一面之利權，竦百成之威譽。凡居屬部，皆仰餘輝。顧此孤生，最爲沉迹，時蒙眄睞，曲賜拊存，安其惶懼之心，慰乃危疑之慮。敢不銘之肌骨，佩恩紀以無忘；策其筋骸，盡疲駑而爲報。將謀就道，即遂公趨，瞻企門闌，忻愉罔既。

謝朱推官啓

某啓。伏念某出自寒鄉，本非茂器。束髮州里，絶無一日之評；彯纓王畿，竊陪群俊之後。加以識非遠到，才不及中。惟至治之方隆，顧上官之並恪。蘋蘩之不失職，咸盡其能；庖祝之各有司，悉共爾位。豈伊下列，遂敢奸官？因忿躁之使然，奮狂愚而不顧。惡訐爲直，仲尼之所深譏；盡言招人，武子之猶不免。在於庸妄，宜抵

❶「敢」，原卷後校：「一作『可』。」

譴訶。尚賴至仁，特加寬議，投之遐僻，使自省思，猶寸禄以事親，守一同而庇邑。有民與社，足爲政以効勤；退食自公，敢忘心於補過？是惟天幸，徒自靦顔。

伏遇某官，式佐郡符，屈臨賓席。烜赫天下，方想於風猶；從容幕中，暫爲於府望。是惟孱昧，得庇光華。然而從事有便宜之權，縣吏本徒勞之迹。負弩而隨伍伯，當備前驅；折腰以揖上官，敢羞斂板？況茲選懦，素本孤危。犯忌於時，竄身無所。棄芻道上，過者踐之；搖尾穽中，人誰憐爾？豈謂某官哀其戇朴，賜以存憐，削去常儀，自敦高議。❶猥因介使，先辱長緘，過形溢美之辭，曲盡至勤之意。片言之辱，榮於儀父之褒；❷一顧所臨，增其大吕之律。徒益撝謙之盛美，豈宜鄙陋之敢當？歲律已殘，寒威方肅，更祈珍攝，以副傾依。

回王舍人堯臣啓景祐四年

伏審某官光膺寵擢，入掌命書。竊以三代之興，兩漢之治，蔚聲名之爲盛，何前後之相望。蓋以高文大册之所傳，遺風餘烈之盡在。是以代言之任，難乎命世之才。至於雷動風行，金相玉振。至意難諭，必盡于丁寧；盛德有容，兼資於粉澤。適當休運，允屬鉅賢。

伏惟某官識際天人，學通今古。而自親膺聖擇，第中甲科。聞乎風采，而天下悚原校：一作「聳」。然；論之人物，而時無先者。若乃從容禁署，潤色皇猷，使德澤之流下淪

❶「議」，衡本作「誼」。
❷「儀」，衡本作「尼」。

於民髓，文章之盛交映於國華，遂階榮塗，以致公輔。斯皆雅度之素藴，考於群議而猶稽，豈惟愚矇，私獨稱贊。

某跡居遐邑，名在罪人，忽以踰時，未能補過。省孤危之已甚，惟藏縮以爲宜。豈望龍光之末輝，希咳唾之餘潤？匪期齒論，猶録疎頑，先以珍函，越於常禮。遺簪已棄，尚以舊物而見憐；窮谷久寒，忽如温律之來煦。幽憂併釋，榮感兼深。瞻望門閎，無任飛越。

謝李秀才贄見啓 寶元二年。原注：在乾德日。

某啓。自某獲罪於時，竄身南楚。楚之爲邑，既陋且窮，《詩》稱荆蠻，以比戎狄。羈遊宦學之不至，風俗言語之不通，頑然囚拘，誰與爲偶？孤陋之誚，古人所憂。今者上蒙寬仁，徙之善地，始得與士君子揖讓，進退周旋。方將沐而薰之，自與人齒。秀才首迂玉趾，贄以長牋，升自賓階，肅有儀矩。開函啓紙，粲然詞章。蓋夫逃於虚空，聞足音而尚喜；友於賢者，況邦士之所推。願斥簿領沈迷之勞，以從閒燕仁義之樂。區區之意，言豈足殫。

回穀城狄令啓

某啓。此者縣徒云至，書牘見貽，載道鄙文，曲加榮獎。伏以某官以文飾吏，學古任官，講事勸功，脩舊起廢。示之典原校：一作「曲」。禮，固已警於愚民；刻以銘文，❶又將貽於來者。足見仁人之意，非惟吏最之

❶「文」下，衡本注云：「公爲作《穀城夫子廟記》。」

優。顧爾訥辭，矧非善敘。已然之諾，將止以奚能；既出之言，雖追而莫及。豈敢逃於衆誚，但慮玷於清猷。慙愧之誠，敷陳罔罄。

上執政謝館職啓

康定二年十二月。原注：因《崇文總目》成書，自館閣校勘遷集賢校理。

脩啟。今月日，蒙恩以本官充前件職者。受命之始，榮懼交并。

伏以國家悉聚天下之書，上自文藉之初，六經、傳記、百家之説，翰林、子墨之文章，下至醫卜、原校：一作「卜醫」。禁呪、神仙、黄老、浮圖、異域之言，❶靡所不有，號爲書林。又擇聰明俊乂之臣以遊其間，因其校讎，得以考閲，使知天地事物，古今治亂，九州四海幽荒隱怪之説，無所不通，名曰學士。一日天子闕左右之人，思宏原校：一作「閎」。博之彦，出贊明命，入承顧問，遂登宰輔，以釐百工，一有取焉，多從此出。所以平居優游，崇奬原校：一作「素服」。其業，館以禁署，食於太官。《詩·菁莪》之育人材，《易》鼎飪之養賢者，凡在兹選，得非茂歟？

然而廪重職閑，則未免尸禄；❷官無吏責，則可容幸人。若脩者，以寒陋之資，被文藝之舉，自初營職，❸已與書筵。於時上有鴻儒侍從之才，下多群賢論撰之衆。而脩方被罪譴，竄之荆蠻，流離五年，赦宥三徙，山川跋履，風波霧毒，凡萬四千里，而後至于京師。其奔走之役，憂思之勞，形意俱

❶「呪」，衡本作「祝」。
❷「免」，原作「勉」，今據影元本、衡本改。
❸「自」，原作「日」，今據影元本、衡本改。

衰，豈暇舊學？比其來復，書已垂成，遂因衆功，豈有微効。奏御之日，㒟鴈而前，例蒙褒嘉，正以職秩。雖因時而幸會，實有靦於面顔。

此葢伏遇某官，柱石之功，佐佑明主；鈞衡之任，進退百官。方疇衆勞，不忍獨棄，遂令忝冒，出自生成。在於顓愚，何以論報！雖未能著見德業，以稱君子教育之仁；猶可以作爲歌詩，稱頌聖朝功化之美。❶過此以往，未知所裁。

回滑州知郡啓慶曆三年。原注：三月，自滑倅召知諫院，四月答此啓。

伏審某官顯膺美詔，移領陪藩。彫弊之民，❷方仰思於惠煦；撫綏之術，況舊著於政謡。猥以下僚，獲陳大府；❸近膺朝命，俾擢諫垣。實自揣於非才，豈敢同於飾讓？日祈聰睿，哀此孤蒙，庶所請之曲從，即依仁而有幸。凡云詹企，但切忻愉。初暑方隆，就塗甚邇，伏惟上爲邦國，倍保興居。

回賀環慶帥天章滕待制宗諒**謝賜龜紫啓**慶曆三年

伏以龜紫之重，唐制所難。武元衡、牛僧孺爲宰相，裴度爲中丞，李宗閔爲學士，方有是賜。聖朝推恩庶位，半乎朱藍。然被之則負器藝兼名實者，惟一人所貴。恭

❶「稱」字，原脱，今據影元本、衡本補。
❷「彫」，原卷後校：「當作『凋』」。
❸「陳」，原卷後校：「一作『塵』」。

惟知府待制，歷諫局以蹇正聞，領麾守以惠養及。❶臨邊鎮静，訓士精研。歲功遽成，時議頗鬱。果褒三品之麗，特焕五府之光。其在欣慰，❷增倍衆多。展慶末皇，麾毫爲贈。載仰明庭之命，如瞻君子之容。

謝知制誥啓 慶曆三年十二月

此者蒙恩，授前件官并職者。祇荷寵靈，不任戰懼。伏念某學非逮古，材匪適時，勵孤進以立朝，偶四方之多事。雖聖聰廣納，獲盡狂夫之言；而闇慮空勞，❸未聞愚者之得。方虞官謗，敢冀主知？擢自周行，塵于華選。代言禁掖，已愧才難；兼職諫垣，猶當責重。補報不可以淺，則憂愧不得不深。此蓋某官過採庸虚，嘗形奬飾，致兹忝冒，驟此寵榮。敢不勉拙以勤，誓身許國，上酬天造，次答己知。懇悃之誠，敷宣曷罄。

上提刑司封啓 慶曆五年冬。原注：此後皆滁州作。

伏念自臨貶所，屢辱誨音。霜雪方嚴，見不雕之雅操；❹蕙蘭其意，佩可服之清芬。慰此孤危，奚勝感佩。某人學通治亂，識達古今，奮經遠之才謨，慰甚高之議論。六條頒政，早欽善最之奇；列郡按刑，行迓陟明之典。隆冬式序，保履惟和。瞻企禱祈，交于誠素。

❶「麾」，原脱，今據影元本、衡本補。
❷「其」，原脱，今據影元本、衡本補。
❸「慮」，原脱，今據影元本、衡本補。
❹「雕」，原卷後校：「當作『凋』。」

回校理邵學士必啓 慶曆五年冬

伏審召試榮庭，升華儒館。方思馳賀，遽辱飛牋。伏惟某人性禀生知，材惟秀出。學通古今，❶究明人事之始終；辭富典謨，焕發文章之雅頌。原校：一作「爾雅」。蔚然茂器，藹著休聲。惟上相之知人，務薦賢而報國。况此圖書之府，素爲俊彦之遊。峻乃清資，豈止文翰之樂；兹焉養士，以取公輔之材。豪英既登，朝野共慶；❷顧兹淪謫，敢謂記存？已懷欣抃之誠，又積感銘之悃，患於澀訥，匪可殫陳。

回河北安撫王騏驥書

右脩啓。此者伏承顯奉朝恩，峻遷使職，寵光甚渥，輿論僉和。卓然高世之才，久藴經時之略。山川指畫，千里如在於目前；帷幄坐籌，百勝無窮於術内。是宜聽之前膝，副乃沃心，遂寬北顧之憂，行正中權之任。❸敢期眷與，尚顧衰殘，辱誨問以彌勤，積感銘之徒切。❹傾瞻企詠，兼集悰靈。

回賈狀元黯啓 慶曆六年

伏以狀元廷評，❺行久著於鄉書，聲素

❶「古今」，影元本、衡本作「今古」。
❷「朝」，原作「期」，今據影元本、衡本改。
❸「正中」，原誤乙，今據影元本、衡本正。
❹「感」，原作「咸」，今據影元本、衡本改。又「之」，原卷後校：「一作『而』。」
❺「廷評」，原卷後校：「《緘啓新範》作『監丞』爲是。」

馳於文囿，果先群彥，榮中甲科。英雄入於彀中，衆稱妙選；風采傾原校：一作「駭」。乎天下，争仰餘光。蓋以擢才之難，近世爲重。趨好尚而成俗，則文章坐變其風；繫利害於斯民，則公輔常由此出。一賢既進，拔茅皆可以彙征；一士以原校：一作「已」。旌，勸善不勞於家至。得人之要，其利若斯。鴻惟治朝，臻此盛事。方深竊抃，遽辱惠音。顧惟棄置之餘，宜此退藏之密。久稽裁序，但切原校：一作「積」。悚惶。

回賀楊翰林察啓同前

伏審某人榮奉宸恩，入陞禁署，伏惟慶慰。恭以某人聲猷峻立，德宇宏深。學洞淵源，煥發六經之藴；文含純粹，❶邈追三代之風。雍容侍從之華，柬注顒昂之眷，亟由星掖，入踐鑾坡。天邑之雄，雖暫煩於尹正；國鈞之重，行即俟於疇庸。事業炳於丹青，勳德光於鼎鼐。實繫縉紳之望，非惟禱頌之私。某幸守陋邦，❷遥聞美拜。迹宜藏密，非敢怠於致誠；恩厚記存，❸特辱垂於榮問。❹忻愉感愧，交集難陳。

上都運待制啓慶曆六年夏

昨者解官河外，竄迹淮壖，顧乃孤危，便於藏縮。雖瞻依之甚久，在訊候以闕脩。某人天稟中和，材惟周洽。凜然風操，早肅於朝倫；蔚若謀猷，實裨於聖治。自輟從

❶「含」，原作「舍」，今據影元本、衡本改。
❷「幸」，衡本校：「一作『僻』。」
❸「恩」，原卷後校：「一作『意』。」
❹「特辱」，原卷後校：「一作『辱特』。」

於侍從，暫臨總於劇繁。足食彊兵，雖並資於經畫；先機別事，誠有繫於安危。況成積之已彰，佇褒功之不次。時炎燠若，天宇泰然，更冀珍調，以符傾禱。

回賀李待制柬之啓 慶曆七年九月

伏審肅奉寵靈，峻升侍從。得賢之慶，固宜發於歡愉；待罪之人，方自思於藏密。遂稽馳賀，敢謂不遺；先辱榮函，可勝愧色。伏惟某官懿文經國，敏識造微，學探姬、孔之淵源，世濟皋、夔之德業。立朝正色，凛風憲以載嚴；造膝沃心，賴仁言之甚博。遂膺簡注，升著清華，上寬乃顧之憂，聊假有餘之刃。作時霖雨，當均及於疲民；秉國大鈞，實久顒於群望。凉秋之謝，嚴律將凝，冀爲邦朝，善綏福履。

賀文參政彦博啓 慶曆七年九月

伏以光膺制命，參秉國鈞，爰擇令辰，已諧禮上，伏惟慶慰。恭以某人學通繫表，識照幾先，懿文爲大國之光華，偉望乃一時之柱石。上心所柬，適符賚弼之祥；輿頌載喧，久渴爲霖之望。果膺寵數，式副具瞻。進退群材，運誠衡之輕重；❶調和元氣，登至治於升平。然後正台衮以代天工，列功勳而銘廟器，符爲元志，原校：一作「德」。以重熙朝。某幸在陶鎔，惟知慶抃。商秋式序，歲物方成，伏請上爲邦家，精調寢膳。

❶「誠」，衡本校云「有疑」。

回賀集賢韓學士絳啓慶曆七年十月

伏承被召試文，升華儒館，伏惟歡慶。伏以某人天麟異禀，廟璉至珍，學通古今之淵源，❶言合質文之體要。英躔高步，群俊聳原校：一作「戢」。以望風；雄彀籠材，妙選稱爲得士。果膺帝柬，入耀書林。給札揮毫，聳如墻而駭目；奏篇稱善，喧貴紙以傳都。惟祕府之育賢，乃熙朝之盛美。優游歲課，豈鉛槧之是專；選取國材，實棟梁之此出。蔚然茂業，奚測遠塗？方懷抃躍之私，遽辱置郵之問。仰銜隆眷，徒切愧誠。冬序云初，天和善保。傾瞻感頌，交集悰靈。❷

上致政王太保啓

某啓。昨者太保還政王朝，榮歸故里，暫留齋舫，云止陋邦。竊省孤危，方嬰罪謫。原校：一作「譴」。逃虚易喜，蓋人迹之罕逢；道舊爲歡，矧平生之有素。特荷眷私之厚，不爲位貌之嚴。金玉之堅，弗渝於彌久；松筠之操，獨見於大寒。❸感慰所原校：一作「攸」。深，幽憂如釋。捨舟趨陸，去險騰夷。懷組鄉閭，雖暫伸於夙尚；追鋒疾置，將入副於精求。惟期善衛襟靈，以迎休寵。

❶「古今」，影元本、衡本作「今古」。
❷「悰」，原卷後校：「一作『襟』。」
❸「大」，衡本作「天」。

回泗州通判勾龍都官書

右脩啓。此者特蒙惠顧，遠辱誨言，副以雄編，俾之拭目。通判都官識窮淵韞，學探本原。原校：一作「元」。講於仁義之餘，深得風騷之旨，雜然衆體，各極其精。時無鍾期，誰識高山之意；人非季札，豈知治世之音。矧惟朽拙之無堪，方幸退藏而自屏。敢期時彦，不我鄙遺，諭之累幅之勤，貺以百篇之富。四面之宫並奏，驟聽於鏗鍠；三歎之音有餘，豈窮於杳默。但骸夜光之投闇，徒令海鳥之驚魂。媿乏重言，以起連城之價；❶用爲永好，惟期十襲之藏。感幸之誠，敷陳罔既。

回和州通判啓

自睽風表，曠有歲時，邈絶奉於聲塵，蓋率奔於事役。幸兹鄰郡，首辱誨言，綈縟旨之勤隆，若清徽之晤挹。政條闢決，難久滯於材猷；臺彦飛英，即入承於光寵。更希珍攝，以副禱祈。

謝黄巖李主簿啓

伏念爲邦誠樂，懷舊則勞。風月佳時，久辜燕集；文酒勝處，動渴清狂。亦惟愛忘，未棄疎外；猥蒙流問，但喜拜嘉。某官力學多文，射策得儁。枳棘甚賤，非翔鳳之

❶「之」，原誤置于「以」上，今據影元本、衡本改正。

所棲；杞梓惟材，宜大厦之可用。窮冬不雪，多温少寒，勾稽之餘，嗇神爲最。益期勤懋，庸迓升揚。

回陳殿丞啓

伏念睽闊英猷，貿遷時籥。竄身窮僻，方便於自藏；惠問周隆，遽承於曲顧。欽雅材之高妙，播華譽以芬揚。貳政藩宣，諒難於滯俊；飛綏臺閣，行被於寵遷。歲律斯回，陽和將布，善綏嘉履，以副願言。

賀文相公拜相啓 慶曆八年正月

伏審就降命書，入持宰柄，伏惟慶慰。恭以某官際天蘊識，名世標才，以文章甲賢科，以忠義挺臣節。華要之選，翺翔逮周，素蘊内充，所臨必最。化行右蜀，政貳中樞。屬邊寇之肆狂，伏使威而殄滅，❶暫形籌略，已取蕩平。還居廟堂，則聖主仰成之意；坐調鼎鼐，洽群生咸遂之和。凡被陶鎔，皆知抃頌；矧居庶列，寶倍常情。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六

紹熙三年十月承直郎丁朝佐編次

郡人孫謙益校正

❶「伏」，影元本、衡本作「仗」。

歐陽脩全集卷九十六　表奏書啓四

六集卷第七

與晏相公殊書 原注：皇祐元年知潁州日。

春暄，伏惟相公閤下動止萬福。脩伏念曩者相公始掌貢舉，❶脩以進士而被選掄；及當鈞衡，又以諫官而蒙獎擢。出門館不爲不舊，受恩知不謂不深。然而足迹不及於賓階，書問不通於執事。豈非飄流之質，愈遠而彌疏；孤拙之心，易危而多畏。動常得咎，舉輒累人，故於退藏，非止自便。今者偶因天幸，得請郡符。問遺老之所思，流風未遠；瞻大邦之爲殿，接壤相交。因得自伸懇悃之誠，庶幾少贖曠怠之責。伏惟相公朝廷元老，學者宗師，尚屈蕃宣，行膺圖任。伏惟上爲邦國，倍保寢興。企望旌麾，無任激切。

答胡秀才啓 原注：當是從官在朝時。

脩啓。竊以考行選賢，故人得脩德而自厚；❷論才較藝，則下或衒己而忘廉。誠誘養之道殊，致進趨之勢異。寖久之俗，益薄惡而可嗟；習見爲常，遂安恬而不怪。伏以秀才學優墳史，詞富文章，能力行以自强，方韞藏而待價。豈期誤舉，遂爾遺材。

❶「者」，衡本作「日」。
❷「得」，影元本、衡本作「皆」。又「德」字，原脱，今據影元本、衡本補。

惟賢食之不家，顧良時之難得。譬夫餓者，雖耻嗟來，因而無言，亦將不及。既一慙之莫忍，遂兩訟以交興。逮乎究窮，果自明白。矧朝廷之選士，惟寒俊之是先，雖爾初屯，理將後得。必也涖官學古，爲政臨民。當獄訟而平心，視斯爲戒；利公家而忘己，効此必争。苟終身之不回，雖原校：一作「維」。一眚之何患？如此，則圭璧之玷，猶或可磨；日月之更，其將皆仰。至於較定能否，明辨是非，形長者豈度之私，貌妍者非鑒之惠。但慚淺識，惟竭至公。漁者讓泉，思古人而莫見；私門受謝，亦鄙志之不爲。

辭副樞密與兩府書嘉祐五年十一月

右脩啓。伏奉制命，特授依前官充樞密副使者。聞命若驚，撫躬無措。伏念脩稟生孤苦，賦性拙踈，才不足以適時，少本無於遠志，早迫逮親之禄，學爲應用之文。而自叨塵侍從之聯，荏苒歲月之積，初無實効，少補明時。中被謗讒，固多憂而速老；素非强力，加困病以成衰。白首禁林，厚顔時彦，方欲自請江湖之上，漸謀田畝之歸。屢瀝危誠，未蒙恩許，敢希聖選，登貳樞庭。夙夕内循，俯仰惟懼，已形懇奏，期必寢停。伏望昭文相公借以閔憐，察其悃迫，幸因對見，特爲開陳，俾遂牢辭，庶安常分。謹奉狀披聞。

又謝兩府書同前

此者叨膺聖選，俾貳樞庭。涣命已行，循涯匪稱。伏念脩學非臻奧，才不逮中，仰屬昌期，猥塵膴仕，抱孤忠而自許，顧獨立

之易危。竊比古人，每常嗟其選懦；有志當世，徒自愧於衰遲。雖策厲之愈勤，信技能之奚取？久尸厚禄，進無補於高明；屢乞方州，冀漸謀於退縮。敢期誤寵，繆及匪才？蓋此伏遇昭文相公，❶叶贊大猷，翊宣元化，爲時柱石，持物權衡，急於甄才，過及庸品。第堅一節，力勉不能，上酬聰睿之知，次答陶鎔之賜。

謝參政與兩府書 嘉祐六年閏八月

寵兼憂而並至，恩與責以俱深。叩讓靡從，撫循無措。伏念脩稟生孤懦，賦識迂愚，力微非致遠之才，學陋無適時之用。徒緣士類，早借稱揚。幸會聖時，過加奬擢，既叨塵於侍從，遂竊與於謀謨。待罪樞庭，顧無分原校：一作「功」。而可録；備員政府，用累日以敘升。豈惟致寇之虞，奚逭曠官之誚？此蓋某官心存體國，道廣濟時，謂庶政之交修，必群材之博取，誤加品目，俾玷光靈。雖冥拙之無知，豈忘感勵；苟疲駑之可策，尚冀涓塵。鄙訥之誠，敷陳罔罄。

回池州呂侍讀溱謝到任書 嘉祐八年春❷

伏承祗奉明恩，已臨善治，雖未充於士望，聊有漸於復亨。深慮危心，君子固嘗多難；處窮與否，昔賢因以知人。矧遠器之莫量，佇華塗之歸踐。過承謙挹，曲損諭言。感愧之誠，敷宣罔既。春和在候，福履

❶「蓋此」，影元本、衡本作「此蓋」。
❷「嘉祐八年春」五字，原無，今據影元本、衡本補。

增休。

英宗覃恩轉官回前兩府賀書 嘉祐八年四月❶

叨膺涣渥，敘進官聯。祗荷恩榮，豈任戰懼。伏念某識非周物，學不逮人。蒙先帝之誤知，自諸生而獎擢，久塵侍從，蔑著聲猷。不圖衰病之齡，進備政機之貳。幸久安於無事，容充位以素餐。未知報國之方，遽結遺弓之恨。屬皇明之繼照，均慶萬邦；發大號以惟新，推恩一切。致兹濫及，莫獲懇辭，内省庸虚，實虞顛覆。此蓋某官爲時元老，協德一心，言成華衮之文，志樂菁莪之育，素加品目，❷遂至叨踰。方懷感勵之私，遽辱誨存之枉。佩銘悚愧，交集襟靈。

回文相公辭起復使相判河南書 嘉祐八年四月❸

伏承光奉制書，起從哀次。未皇馳賀，特辱貽函。伏惟留守太師相公望重縉紳，道高巖廟。出處之際，繫中外之重輕；弛張有宜，兼將相之文武。蔚爲元老，柬在先朝。雖孝性之隆，專守經而執禮；而權時之制，或以義而斷恩。副聖君仄席之思，見忠臣許國之急。諒難遵於固避，幸勉屈於至情。修方與蒼生，同兹引領。遽煩誨諭，但極感悰。

❶「嘉祐八年四月」六字，原無，今據影元本、衡本補。
❷「素」，原脱，今據影元本、衡本補。
❸「嘉祐八年四月」六字，原無，今據影元本、衡本補。

回富相公弼辭樞密使書❶嘉祐八年五月

此者伏審光膺制命，登贊國機，渙號始行，群情胥悦。伏惟樞密相公縉紳舊德，社稷元勳。維石巖然，朝廷以爲輕重；長城隱若，中外繫其安危。嚮由執禮以居憂，❷重於至性之難奪。聖君仄席而勞想，樞庭虚位以待賢。自聞召節之來歸，故雖行路而相慶。矧惟庸昧，早辱知憐，幸陪副貳之聯，得企光塵之末。賴庇冀逃於罪戾，望賜有過於蒼黔。敢謂謙撝，例貽誨翰。罔知承命，但極感悰。

又回富相公謝書同前

伏承顯奉制書，茂膺寵數，伏惟歡慶。❸伏惟樞密太師相公，學優孔、孟，道協皋、夔。屏于萬邦，申伯之兼文武；秉乎一德，仲山之不剛柔。嘉謀早著於先朝，時望久隆於巖石。屬嗣聖繼明之始，乃宵衣講治之初，首速元臣，來還宰席。三接之際，群心以安。出納樞機，雖爲於要任；調和鼎鼐，當正於鴻鈞。❹始塞輿談，實非私論。敢期謙眷，曲示誨函，既深抃躍之誠，復積悚銘之抱。

回鄭獬錢公輔二舍人謝新除書嘉祐八年八月❺

伏承顯奉制恩，陞華禁掖，允膺聖選，

---

❶「公」下，原衍「書」字，今據影元本、衡本删。
❷「由」，原作「向」，今據影元本、衡本改。
❸「歡」，原作「勸」，今據影元本、四庫本、衡本改。
❹「鈞」，原作「鈎」，今據影元本、衡本改。
❺「嘉祐八年八月」六字，原無，今據影元本、衡本補。

式協輿談。朝廷之體尊嚴，王者之居淵默。德澤宣布，必使入人心之深；號令發揮，而能鼓天下之動。惟是代言之任，實資博古之英。伏惟某官履行敦方，材猷敏茂，藹一鄉之佳譽，掩衆俊以名科。通達古今，固已優游於儒學；出入侍從，是宜顧問於清間。果被僉俞，並司典訓。竦萬方之視聽，追三代之文章，遂陞榮塗，益奮賢業。共慶得人之盛，方深竊抃之私。遽辱謙撝，特貽誨翰。感銘之素，敷敘奚殫。

回皇子神宗辭使相封淮陽郡王書嘉祐八年九月

伏承光奉制書，峻膺寵數，伏惟驩慶。竊以命官有秩，正上下之等威；制禮緣情，以親疏而隆殺。惟是國家之舊典，蓋推天下之至公。郡王相公識稟誠明，學窮原本。篤於樂善，因天性之自然；舉必有儀，秉君子之常德。地崇冢嗣，望著宗英。兼陞將相之榮，顯被山川之錫。有光典册，允叶朝僉。豈謂仁私，曲貽誨翰，感銘之素，敷述奚殫。

與安撫密學啓

伏自安撫密學顯奉寵靈，出分寄任。邊甿被德，蔚興襦袴之謡；宸眷倚材，隱若金湯之固。實藉威名之重，即疇勳績之華，入踐廊廟之崇，以副搢紳之望。祁寒在候，福履凝休。瞻頌傾虔，罔殫庸鄙。

賀延州程太尉戡加節度使再任啓治平元年

伏審賜節中宸，建侯鉅屏，伏惟慶慰。

恭惟太尉閤下，剛明稟哲，純一端誠，嘉猷夙著於本朝，踐望尤先於舊德。久鬱巖廊之用，屢淹藩翰之居。❶惟關陝之一方，苦干戈而累原校：一作「屢」。歲。用兵之後，疲傷尤急於撫綏；難信之盟，醜黠宜先於經制。是膺帝眷，寔允朝僉。大纛高牙，雖暫煩於節度；鴻鈞元鼎，行即俟於登庸。乃公議之久然，匪私情之獨禱。春陽式序，幕府肇開，伏惟上爲邦家，精調寢膳。

轉吏部侍郎回謝親王書 治平元年五月

祇膺渙渥，交積兢慙。伏念某學問不强，顓蒙自守。流離當世而寡合，幸會先朝之誤知，拔自衆人，俾參國論。而屬承祧嗣慶，布治惟新。以聖主而責愚臣，方懷惕懼；假小人而乘大器，豈不隮顛。故當成命之初行，屢竭愚誠而必請。而君恩至篤，天聽莫回。此蓋某官借以餘光，致茲冒寵。仍貽誨翰，曲賜褒揚，感佩之私，敷陳罔既。

回潁王書 治平元年六月

右脩啓。伏承顯膺帝制，榮啓國封，伏惟歡慶。某官宇量閎深，機神敏悟，玉質非由於追琢，天姿自發於純明。德盛地尊，乃王家之屏衛；色温言厲，爲宗籍之表儀。顧惟爵秩之崇，實繫朝廷之體。真王錫號，蓋遵有國之彝章；寵命始行，方愜至公之輿議。豈期謙挹，曲示誨函。感戢之私，欣瞻併集。

❶「翰」，原卷後校：「一作『屏』。」

賀潁王書同前

右某啓。伏承顯頒帝制，榮啓國封，伏惟歡慶。某官純茂凝姿，温仁秉哲。濟之學問，而以廣其業；履夫崇高，而能守以謙。蔚然德譽之隆，式是宗藩之列，遂膺典册，進位真王。胙之土以建邦，實資親屏；爵于朝而示衆，蓋匪私恩。方寵命之初行，聽僉言而惟允。莫遑伸慶，徒積忻瞻。

回宋相公庠謝除司空致仕書治平元年十二月

右脩啓。伏承顯奉制書，入膺召節，原校：一作「節召」。遂諧歸政之請，兼陞論道之崇，伏惟慶慰。司空相公道覺天民，學臻聖域。兩朝碩望，文武兼資；四海具瞻，搢紳取法。雖欲優游於進退，實繫輕重於朝廷。矧初政之日新，方任人而圖舊，所以奏封累上，眷遇彌隆。終於雅志之重違，難徇輿情之所惜，聳高風以勵媮俗，介眉壽而膺百祥。若賢若愚，以榮以祝，況惟庸懦，早荷知憐。方深欣頌之私，遽辱誨存之厚。感銘之至，敷敘奚周。

回文相公謝服闋入覲書治平二年□月

右某啓。伏承榮奉制恩，顯膺寵典，伏惟慶慰。恭惟相公道兼文武，功著鼎彝，言行搢紳之表儀，出入朝廷之輕重。自執至情而不奪，勉從制禮之難逾，爰被徽章，遂趨召節。介圭來覲，方優體貌之隆；前席嘉謀，即正弼諧之任。實繫士夫之素論，豈惟朽拙之焉依。敢謂謙撝，特貽誨翰，感銘

之至，忻抃交深。

又回文相公服除遷侍中移判永興書治平二年四月

右脩啓。竊承顯奉制恩，薦膺寵拜，伏惟歡慶。恭惟太師侍中，器深宏達，業茂經綸，弛張文武之才，出入將相之任。而日者來覯冕旒之邃，喜聞履舄之聲。從容話言，固多仁者之利；體貌耆哲，是惟先帝之臣。宜加異數之優，以爲一面之重。雖方勞於憂顧，藉有素之威名。然而患輕四支，不足爬搔於蟣虱；坐制萬里，理當根本於朝廷。即期廊廟之來歸，始慰士夫之素望。過蒙謙挹，曲示誨言。趨賓所以無由，積感悰而徒切。

又回文相公辭避樞密使啓同前

右脩啓。此者伏承顯膺制命，首贊樞庭。伏惟某官業茂兩朝，望崇百辟。嚮自入親法座，欣體貌於元勳；出撫西師，藉威名於獷俗。然而籌謀當出於帷幄，根本固在於朝廷。果兹煖席之未遑，已被追鋒之迅召。揚庭誕告，方喜動於朝紳；仄席來儀，固渴聞於嘉話。竊承謙挹，尚欲逡巡，敢謂不遺，亦貽善誨。即期前賀，但切感銘。

回杭州蔡端明襄**謝到任書**❶治平二年十月

右脩啓。伏承出領要藩，已諧禮上，

❶「襄」，原作「讓」，今據影元本、衡本改。

伏惟歡慶。某官剛毅體仁，粹明迪哲，直道信於中外，高風凛乎搢紳。頃煩持橐之清資，蓋賴富民之餘術。經綸之業，蓄素藴以未施；偃息于藩，遜沖懷而自遠。雖重違於誠請，實深鬱於輿情。諒煖席之未遑，即追鋒而迅召，遂登大用，顧匪私言。寒律向嚴，神襟善嗇。瞻凝感著，交集悰靈。

回吴侍郎奎辭副樞書 治平四年二月

右脩伏承顯奉制恩，❶寵陞樞近。伏惟某官材兼文武，業茂皐夔，左右帷幄之謀謨，出入朝廷之輕重。自丁至戚，暫解繁機，執喪禮以過哀，雖君命而難奪。祥琴甫御，召節甚嚴。尚少鬱於登庸，姑復還於舊物，光輔一人之新政，式副四海之具瞻。敢謂謙撝，曲貽誨翰。方屬卧漳之告，莫伸賀厦之誠，感抃之私，敷陳罔既。

回諫院傅龍圖卞攀違書 治平四年三月

脩猥以非才，久竊重任，報効初無於毫髮，怨仇已積於丘山。近蒙睿恩，曲徇誠請，與之近郡，俾養衰年。荷聖主之保全，賴公朝之議論，俾獲奉身而退，❷方懷去德之思。諫院龍圖舍人深閔孤危，特迂誨翰。意愛勤甚，有踰平時；風義凛然，可激薄俗。仰止門仞，莫遑敘違；銘之肌膚，永以佩賜。瞻依之懇，敷道奚周。

❶「脩」下，衡本有「啓」字。
❷「而」，衡本作「乃」。

亳州到任謝兩府書治平四年

脩此者祇荷朝恩，出分郡寄。退循忝冒，徒積兢慚。伏念脩學知行己，而智不周身；才匪適時，而任參大政。用過其量，危而必顛，乃物理之宜然，偶天幸而獲免。昨以怨仇並作，讒謗交興。蓋逢堯、舜之聰明，方與夔、龍而左右，講新至治，❶銷伏狂邪。而市虎之言，雖驚於衆聽；投豺之惡，遽屏於遠方。得逃九死於非辜，實荷更生之大賜。今者特蒙睿眷，深察孤忠。樂土近藩，已曲從於私欲；清資顯秩，仍過竊於寵靈。捨衰疲勉强之勞，就空曠逍遥之適。然而坐思補報，歎心存而願違；却視風波，猶寢驚而夢噩。❷顧獲全身而至此，豈非宰物之深功。仰佩恩私，但銘肌骨。

載念脩以至愚之朴陋，蹈可畏之危機。徇物從時，既昧自容之計；拂衣遠去，又無先見之明。惟貪得於暮年，致以身而取辱。而識雖不早，悔尚可追。至於緝風雨之敝廬，治松菊之三逕。少假歲年之頃，即爲田畝之人。固將追野老而行歌，永陶聖化；恃仁人之在上，必保餘生。尚有斯誠，猶煩再造。炎歊方盛，機務至繁，上爲廟朝，❸精調寢膳。瞻依之懇，敷述奚周。

回潁州通判楊虞部書

脩啓。兹者赴郡假塗，久留賓次，過承

❶「至治」，原卷後校：「一作『治理』。」

❷「寢」，原卷後校：「一作『寐』。」

❸「上」上，原卷後校：「一有『伏惟』二字。」

眷與，日接宴言。遽此睽違，實增感戀。但以柅車之始，視職方初，雖云陋邦，粗有人事，加以大暑，遂成病軀。旦夕之間，方思布款；急遽之至，先以惠音。且承別來，福履清勝。脩以衰朽，得此退藏。如夙昔之所聞，皆少過於其實；惟寂寞之爲樂，須漸久而益佳。餘非悉談，更冀多愛。

回西京留守韓侍郎贄書 治平四年六月

右脩啓。此者祇荷朝恩，出分郡寄。顧惟庸妄，早乏聲猷，才非經濟之謀，位玷光華之寵。進陪國論，無補於休明；動觸禍機，可嗤於朴戇。賴聖神之燭理，獲終始以保全。許解要權，俾逃重責；仍分善地，以養衰齡。留守龍圖侍郎清德鎮浮，純誠接物，曲敦故舊，不我鄙遺，遠形誨獎之言，以慰孤危之迹。嗟時久薄，孰爲金石之交；因歲大寒，方見松筠之色。凛然高誼，可激媮風。永佩恩私，但銘肌骨。晤言未遂，溽暑方隆，更冀珍調，以符瞻詠。

回寶文呂内翰溱書 治平四年九月

右脩啓。茲者伏承寶文内翰被召禁林，升華内閣。仰惟道德名望之老，久淹言語侍從之流。以望之之忠誠，兼孔光之慎密。豈止典謨潤色，朝廷遂變於斯文；固已朝夕論思，天下獲受其陰賜。雖未正秉鈞之任，而姑副仄席之求。凡在搢紳，皆同慶抃；況於庸鄙，最荷知憐。而多病早衰，思乞骸而已久；因閑成懶，顧與世而益疎。豈無嚮慕之私，殊闕寢興之問。敢期惠眷，先辱誨言。世路多虞，方歎風波之惡；歲寒

已甚，始知松柏之心。感慰之深，敷陳奚既。清霜戒候，内直方嚴，惟冀珍調，以符瞻詠。

賀樞密使呂太傅公弼書治平四年

右脩啓。伏承顯膺寵典，登進樞庭。成命始行，輿言僉允。伏惟某官存誠直諒，蹈道中和，學臻三代之英，世濟八人之美。論思獻納，已多補益之勤；謨明弼諧，久韞經綸之業。三朝眷遇，一德老成，尚虛黄閤之居，姑正紫樞之位。坐籌帷幄，方資制勝之謀；正席鈞台，始慰具瞻之望。顧惟衰朽，早辱知憐，惟與蒼黔，同深慶抃。

賀韓相公琦罷相轉司徒兩鎮節度使判相州書治平四年冬

右脩啓。伏審榮被恩命，勉從懇請，極便蕃之寵命，均休逸於名邦。伏惟司徒侍中誠明發揮，德業久大，三朝顧遇，百辟表儀，挺金石之純誠，當國家之大事。上所取信，有疑決於元龜；民之具瞻，爲望重於九鼎。屬聖神之嗣統，方毗倚於老成。而功高不居，志確難奪。爰併推於異數，用顯答於元勳。孰不秉旄，詎有兼持於雙節；昔嘗衣錦，今而盛服於九章。極古今儒者之至榮，保進退君子之全德。顧惟庸懦，久辱知憐，聆誕告之頒行，極私誠之竊抃。隆寒戒候，大旆啓行，伏惟上爲廟朝，精調寢膳。原校：一作「寤」。傾依瞻頌，筆舌奚殫。

回青州吴資政奎書治平四年冬

右脩啓。伏承光被制恩，出臨藩服。斯民之幸，將蒙豈弟之仁；有識所嗟，共惜

忠賢之去。伏惟資政侍郎智周物表，性自誠明，學窮仁義之本原，識達古今之治亂。匪躬之操，出入三朝；秉心不回，進退一德。方聖神之嗣統，賴耆哲以倚衡。送往事居，其勤亦至；沃心造膝，爲益已多。毅然君子之剛，卓爾大臣之節，信於中外，明若丹青。雖就逸均勞，暫倚殿邦之重；而用人圖舊，諒難煖席之安。顧惟衰退之蹤，終託光輝之末。隆寒戒候，大旆啓行，上爲廟朝，精調寢膳。

回陳州王密學陶賀冬書治平四年

右脩啓。天心來復，七日之亨有初；陽氣潛萌，萬物之生以此。玆謂履長之慶，宜膺多福之祥。伏惟某官性禀純誠，識窮至韞。講明道德，是惟舊學之臣；啓沃謀猷，蔚有嘉言之話。暫遂偃藩之便，已勞側席之思；即膺圖任之求，庸慰具瞻之望。顧慙衰朽，方卜退藏，自期田畝原校：一作「里」。之獲安，惟幸仁人之在上。傾依祝詠，交集悰靈。

回諫院吴舍人充書熙寧元年二月

右脩啓。伏承光奉制恩，入司書命。伏惟得人爲原校：一作「之」。盛，輿頌同欣。伏惟某官器禀純明，道探淵藴。清名峻望，獨映於一時；碩學高文，素推於群彦。果被上心之柬，進膺寵命之華。紅藥飜階，直禁垣之清切；紫荷持橐，陪法從以雍容。文章追三代之風，號令警四方之聽。允歸鴻筆，增重本朝。顧惟衰朽之退藏，方與搢紳而竊忭。豈期謙眷，特枉誨函，感服之私，敷

言罔既。

與開封知府呂内翰公著啓 熙寧元年四月

伏自某官輒從邇列，❶暫領陪藩。竊顧愚矇，獲茲庇賴；載惟孤拙，每荷優容。積於佩德之誠，無異遺民之愛。恭惟入趨宸扆，❷榮署天畿，❸仰匪日以政成，即疇賢而柄用。始茲歆溽，宜乃高明。伏惟上爲邦家，精調寢膳。

回王先輩安國謝賜及第書 熙寧元年

某啓。伏審先輩顯承嚴召，明試雄文。立若堵墻，駭筆端之灑落；程之衡石，留帝覽以稱嗟。遂膺賜第之榮，式副求賢之意。講明仁義之奧，久以充中；發揮德業之光，實從茲始。凡居交舊，孰不欣愉？雅眷不忘，惠音斯及，其爲銘佩，難罄敷宣。

謝判大名府韓侍中惠書啓 熙寧二年夏

右脩啓。伏念東秦僻處，在海一涯；全魏相望，邈風千里。特枉惠音之問，實惟眷與之私，兼承鎮撫之餘，克集休祥之祐。伏惟某官道優文、武，業茂臯、夔，爲百辟之表儀，首三朝之勳德。從容進退，雖不有於成功；出入勤勞，實未忘於憂國。頃遂便藩之請，豈遑煖席之安。屬北州大震之災，加仍歲荐饑之後。流亡殍踣，民未復於故

❶「輒」，影元本、衡本作「輙」。
❷「惟」，原卷後校：「一作『審』。」
❸「榮」，原卷後校：「一作『受』。」

居；招輯綏來，上方倚於元老。豈不少煩於思慮，夫何暇顧於衰殘？乃知才大經綸，固多餘裕；契敦道義，敻出常情。辱知己之既深，輒忘言於敘感。統臨寄重，炎燠時繁，更祈上爲邦家，精調寢餗。即還大用，均福群黎。蕞爾孤生，但同輿頌。

回宫教丘寺丞書 熙寧二年六月

右脩啓。不聆嘉話，忽已再朞。晚節無堪，久思歸於南畝；上恩未忍，猶復委於東州。但謀屏迹以深藏，敢冀時髦之枉顧？遠貽誨問，寔慰病衰，示之進退之方，勵以始終之節。愛人不苟，知君子之用心；服義甚高，俾懦夫之有立。仰銜眷與，徒極佩銘。載嗟疾恙之攻，兼以年齡之迫。雖請纓自効，豈不竊慕於功名；而伏櫪已疲，第恐難勝於鞭策。未期披款，徒以傾馳。暑伏方炎，襟靈善嗇。區區之懇，敷布奚殫。

回李舍人壽朋書 熙寧三年冬

右脩啓。此者伏承顯膺寵命，入直禁垣，臺閣登賢，搢紳共慶。舍人器涵閎遠，德藴純深，講仁義之淵源，極天人之精祲。備言語侍從之列，承清間顧問之榮，時望蔚然，輿談久屬。果被上心之柬，進司書命之嚴。惟帝制之坦明，必訓辭之深厚。金相玉振，焕三代之文章；雷動風行，警四方之耳目。遂歸鴻筆，增重本朝。顧惟衰病之餘，敢辱眷勤之貺？遽先惠問，益認撝謙。感服欣愉，敷陳罔既。

賀王相公安石拜相啓熙寧四年春

伏審榮膺帝制，顯正台司，伏惟慶慰。伏以史館相公誠明稟粹，精祲窮微。高步儒林，著三朝甚重之望；晚登文陛，當萬乘非常之知。論道黄扉，沃心黼扆，果被往諧之命，遂膺爰立之求。左右謀謨，方切倚衡之任；搢紳中外，益崇巖石之瞻。竊顧病衰，恪居官守，莫陪班謁，徒用馳誠。春序布和，政機惟密，伏惟上爲邦國，精調寢興。欣抃之誠，敘陳罔既。

致仕謝兩府書熙寧四年六月

某啓。此者獲解郡章，許歸田畝，荷聖君之念舊，越常典以推恩。内自省循，惟知感涕。伏念某猥以一介之賤，幸會千齡之期。學業素荒，早接俊游之末；謀謨無取，晚陪國論之餘。訖於報効之蔑聞，徒蹈危機之可畏。而年齡遲暮，疾病侵攻，乃以難强之筋骸，坐尸踰分之榮禄。自陳懇悃，頗歷歲時。猶蒙上之哀憐，久乃賜其開可。奉身而去，悵負國之已多；受寵至優，但捫心而自愧。此蓋伏遇某官權衡萬物，佐佑三朝，思輔治於和平，務敦行於仁厚。不遺故舊，期俗革於媮風；過借寵光，俾民知於愛老。致兹涣渥，併及衰殘。已自屏於明時，惟永藏於大賜。

代辭胥學士啓❶

某聞駑蹇之材雖謝，終戀於故軒；頡

❶ 《代辭胥學士啓》至《謝劉真州》凡二十五篇，原爲拾遺，續添於卷後，今移作正文，原校跋文字並移。

頏之羽方歸，尚懷於廣厦。何則？物由時制，質以願違，瞻後來以不違，豈卑飛而自適。矧在最靈之品，優叨再造之仁。拘文憲以難踰，捨藩墻而輕去。翩如秋蔕，臨一水以將歸；霨若晨霞，與孤舟而遂往。恩渥山積，感緒絲棼。

竊念某材實懦庸，識惟黯淺，謬偷生於人壤，獲遘幸於王塗。弓冶傳家，耒耜遵業，嘗畏圈牢之誚，樂聞《詩》《禮》之言。逮過弱齡，粗堅苦節。且親闈就養，宦路隨方，西走巴賨，南浮江瀲。登稽山而訪古，學謝前良；歷劍阪以刊銘，文慙往哲。何嘗不跂清徽於朝闥，詠鴻藻於聖門。丈席是依，寸晷惟競，僅偕童刻之技，終無老成之風。性既愚而不移，齒及壯而自惕。

幸遘當陽求士，上哲持衡，勉趨翰墨之場，濫齒孝廉之舉。袍紛紛而若雪，志凛凛以懷霜。鑒本無私，敢逃於蚩鄙；科非有備，❶遽荷於甄收。玷妙簡以惟精，撫微生而何幸。洎春闈之較藝，叨雲陛以策名。山本呈材，❷自選掄而爲器；冶金効用，荷鎔造以成功。進匪時來，幸由恩假。

自此從風宦牒，授任選臺，俾外掌於司刑，❸尋參榮於軍幕。幸沿熙熙之壤，姑隨冉冉之趨。若乃民命所矜，在一成而致慎；憲條具設，知五聽之惟難。允非幹明，曷副欽恤？而某身專吏局，世匪法家。象斗之制斯嚴，肇聞甲令；礫鼠之能素寡，舉乏片言。矧乎人有刻木之嫌，口擅鑠金之利，或行如黠虜，或巧過騰猿。居多納履之

❶「科」，影元本作「材」。
❷「本」，衡本作「木」。
❸「司刑」，原卷後校：「一作『刑司』。」

防，願奉酌泉之戒。事機匪一，識局難周，惟曠弛之是憂，在憲章而可懼。弱羽未沈於泥滓，福星聚列於珠躔。❶

幸遇某官，京輔移轅，軍牙涖政。金鼇虚署，久稽上笏之榮；銀兔分符，寔重專車之任。撫治綱之大振，使訟牒以寖銷，茂草鞠扉，甘棠蔽坐。不謂斗筲之役，載依旌棨之門，榮立府庭，恪奉條教。卿雲之蔭雖廣，潤及於纖荆；冬日之愛至高，惠先於一物。降包荒之大體，示含垢之深仁，賜以雍容，優其顔色。嘗與言於塵柄，❷許獻技於鈴齋，曲矜蹇蹇之軀，過損循循之誘。

重念某襟靈不爽，道藝非優，自竊吹於秀科，頗空食於官舍。嘗欲温故於案几之暇，勵力於歲月之餘，冀少益於顓愚，庶上禆於亨遇。而寡聞自任，扞格奚勝？學圃遂荒，整一經而不治；文緒難繹，懼彌日而無成。露狂狷以居多，黷聰明而爲甚。斷無他技，動乏所長，徒祗事於麾旄，固無施於塵露。

豈謂伏蒙某官恢山藪之量，納菲葑之言，回掩疵瑕，❸荐加題品。褒采一介，靡遺五管之微；甄拔下流，有過衆人之遇。舉空疎之器，爰定品於優長；飾闇弱之姿，將類能於開敏。矜其拙効，嘉乃妄庸，上辱哲明，曲形表薦。且俾預官聯於轂下，參器使於民間，苟檢操之有渝，引簡書而共守。

所念名編桂籍，已塵玷於大猷；迹厠金臺，復叨居於始賞。恩踰素望，理邁常均。永懷肉骨之私，寧止捐軀之報！方幸輝光末運，❹使節少留。願旅翮之有依，適

❶「聚」，原卷後校：「一作『驟』。」

❷「嘗」，衡本作「常」，且下校云：「一作『當』。」

❸「回」，衡本作「曲」。

❹「輝光」，原卷後校：「一作『奎躔』。」

諧棲集；何飛蓬之易轉，遽至飄離。俄及成期，倏辭藩岳，結課蔑聞於最賦，省躬幸免於常刑。初履有光，優慈是賴。而自解曹符而退處，終歲律以寓居。荷眷待以特殊，沐霑濡之至澤，越後筵之禮分，接右席之賓儀。置酒梁園，幾逢於美景；觀容相圃，屢奉於清歡。給舳艫以備行，假輿臺而補乏，士林增耀，民巷改觀。今則已揆良辰，將還舊華，建樂郊而去德，戀大幕以銷魂。行當聞優詔於塗中，候歸艎於日下。瀛洲祕局，式瞻侍從之班；温樹近司，永託陶鎔之造。願趨槐府，獲效蓬心，攬涕敘誠，隕首誓報。卑情無任。

代人辭官狀

温辭甫及，渥命駢臻。竊用退思，匪遑祇受。伏念某本以孤宦，託於盛時，專室之性甚愚，外廷之游粗足。寅緣聖獎，寵濫朝榮。屬潛邸之署官，首膺表擢；陪學黌之講道，無所發明。旋預政機，益承恩紀，欽纘圖而布慶，亞司會以名官。隘薄奚勝，深懼覆於公餗；毫分未報，自愧食於土毛。而乃曲被宸慈，驟隆禮秩，既褒異於邦爵，復登貳於天官。震悸來并，靦墨無措，已陳車府之奏，冀息鄉校之譏。方聽俞音，尚希舊貫。伏望某官軫念庸識，鑒諒危衷。享其所宜，勿使其進冒；誠有所訴，特示於保全。獲追寢於恩章，實有依於德蔭。

上李學士啓二首

某猥策草茅之愚，近膺寒素之目。沿

宦牒而便道，許以過家；入里門而下趨，遂兹税鞅。想孤生之弱植，早自困於無津。竊希上國之並游，偶以諸生而著録，久彈鐔於外舍，託推轂於名卿。然而泰機後門，最嗟於晚出；蘭臺雅聚，本格於清流。某官躡履起迎，一顧增價，借以左右之譽，視如子姓之親。辱謝公之齒牙，憐其未立；經平子之題目，時不敢更。原校：一作「不敢更非」。遂憑外獎之華，獲致榮階之漸。仰銜殊遇，陰誓銘藏。至於當便坐而執經，對諸公而隸筆。聞麈尾之餘論，入於耳而不忘；得師門之一言，書諸紳而故在。越流離於下國，悵洵遠於崇閎。在陰鮮歡，歲峥嶸而倏盡；原校：一作「忽」。逃虚既久，音謦咳而不聞。逖仰墮鱣之庭，豈勝疲馬之戀。

同前

某啓。伏自學士被渥帝宸，躋榮史局，嘗貢躍蝨之懇，諒塵隱几之觀。然而偃宣父之風，草蔕原校：一作「帶」。何勝於餘煖；望長安之日，葵心愈屬於愛輝。計六氣之順調，降百祥而穰簡。恭以學士星奎禀粹，玉鎮凝華。敏學兼該，復一變而歸乎道；美文鼓動，導元氣而洩其和。自丁千載以親逢，出協五靈而瑞聖，當天下之第一，履大名而久居。爰屬國家盛紀無疆之休，慎求良史之實。仰惟俊望，允彼僉諧，入聚石渠之書，坐擅鴻都之筆。畢聖人之能事，曲暢大猷；約《春秋》而謹元，修明舊法。乙其處者三月，上覽以忘疲；勒成書於一家，官藏而永祕。益注帝心之柬，行聞柄用之

求。推相如之文章，坐朝而當大册；取公孫之儒雅，作相以繩群臣。豈伊紬繹之勤，可滯久賢之業。竊揆妄庸之質，永懷棲庇之心。緹律已窮，凝寒方凛，冀保龢倪之妙，益迎福履之綏。逖跂門墻，卑情不任。

右四六四篇，散在諸本之中。胥學士啓，專敘獄官，非公甚明，今加以代字。辭官啓，初似爲晏元獻作，徐考官職，則又不然，或是他人之文。李學士二篇，據蔡康祖跋云：「王銍性之搜求文忠公遺文已多，某復於家藏李邯鄲録遺中得此啓狀。」按公天聖八年登科，淑已爲史館檢討，尋遷直集賢院，於公爲先進。逮景祐三年，公貶夷陵，淑在翰林，以書附遞問《五代史》，公巽辭答之。則初第或曾投啓，但公後來奏疏，極口詆淑。今第一啓乃有沿牒過家，并子姓師門等語，與公出處交際殊不相應。吉、綿本既已收入，姑存之。

回潁州吕侍讀遠迎狀 熙寧三年

右某啓。某此者誤恩擢任，嗟癃病之不堪；危懇力辭，蒙睿慈之垂閔。許從易地，俾養衰齡。方趨便道之行，適遂過家之樂。敢期雅眷，遠辱惠音。雖瞻款之尚遥，若話言之已接。傾馳之素，欣感交深。謹奉狀謝。

與潁州吕侍讀賀冬狀 同前

右某啓。伏以七日告期，候天陽之來

復；百祥佑德，宜君子之承休。知府侍讀侍郎經濟嘉謨，論思碩望。宣風撫俗，一方式藉於鎮臨；獻可告猷，三接佇升於近密。屬迎長之届旦，當受祉於無疆。頌詠傾勤，敷宣罔既。謹奉狀賀，伏惟照察。謹狀。

右公熙寧三年改知蔡州與呂正獻公二狀，今載呂公《五州録》。公嘗典數郡，凡應用之文，如頒曆、恤刑、賀正、賀冬，歲歲皆當上表，而集中纔見一二。至於監司、鄰郡往復書啓，亦僅有之。按蘇丞相跋公帖在《書簡》第二卷。謂南京幕府二年，府事外章奏書疏悉以見託。然則公委人代作者固多，此二狀未知出公手與否？姑存之。

謝張先輩啓

原注：明道前。吉、綿本及《文海》皆有之。

早者公步至，伏蒙以七言雅什一篇爲贈者。承命之辱，拜賜甚嘉，亟淪心而玩辭，殆驚魂之去體。伏以秀才即先輩象輿稟異，❶廟璉凝姿，服懿行以弸中，騰藉華而冒遠。遊聖門而入其閾，洞際天人之交；塞藝圃而漱其芳，❷獵取菁英之妙。自叨一日之雅，已服百人之豪，方育賢而在阿，久俟時而蹠足。第一鄉之品，推月旦之美評；游諸公之門，有名卿之躧履。而乃過存庸妄之品，曲借交游之光。采箕斗之虛

❶「即先輩」，衡本此三字作小字夾注。

❷「塞」，原校云「疑」，衡本校云：「疑作『搴』。」

名，靡責其實；謂糠秕之無用，偶置于前。特迂夢草之餘姸，❶摛寫《陽春》之雅曲。加華衮之一字，寵示榮褒；鬻珍髦於九戎，委之非所。矧復警辭猋駭，峭格鋒生，挫萬物以揮毫，入無間而抽祕。蕩蕩默默，而滿坑滿谷，雅韻迭揚；郁郁紛紛，而非霧非煙，文華炳發。屬苦中於清聖，方臥歎於酸痟，倏駭無因而至前，不醉爲之而彊起。病酲都釋，颯若清風之襲人；紬繹並輝，永訂至珍之藏衍。顧迫持於歸鞅，慚弗獲於披風。恭佩之私，談非終悉。

回發運主客啓 原注：見《文海》及《仕塗必用》。

伏審顯膺寵命，榮總使權，伏惟慶慰。恭以某官才猷經世，問望光朝，資敏議以通微，竭精誠而濟務。自居漕職，克邁官能。九年之原校：一作「厚」。儲，已豐於茂最；三載考績，遽被於陟明。重膺柬注之求，奚側亨騰之勢。幸依使部，致辱誨函。銘佩欣祈，併交悰悃。

與辛郎中啓 原注：慶曆二年冬倅滑州。見《緘啓新範》。

右某此者得請便親，署官近郡。始臨舊府，邈想清風。依聽訟之甘棠，餘音可愛；❷步飛觴之月榭，遺址尚存。其如邊鄙多虞，公私並乏，簿書期會，常苦紛紜，罇俎笑談，豈如疇昔！方茲感誠，❸遽辱誨存。

❶「迂」，衡本作「遺」。
❷「音」，原校云「疑」，衡本作「陰」。
❸「誠」，原校云「疑」，衡本校云：「疑作『愧』。」

顧冬律之嚴凝，喜天和之保嗇。佇膺茂渥，以副企翹。

與呂轉運啓 原注：見《緘啓新範》。

伏審顯奉宸恩，入趨天闕。方欣庇賴，遽失於焉依；仍沐撝謙，特貽於嘉問。某人珪玉茂德，楝幹上材，藹清望於朝端，柬乃心於帝眷。列城按俗，諠美政於民謡；會課及期，走旌賢之召節。鬱去思而雖甚，諒峻陟以非遥。冬序方凝，神襟善嗇。傾祈禱戀，交集感悰。

答運使啓 原注：見《緘啓新範》。

伏審榮膺帝渥，出領漕權。方懷竊抃之誠，遽辱誨存之惠。某人廟璉重器，國楝上才，茂績藹於朝端，嘉猷均於宸衷，果被僉諧之命，實資富庶之謨。攬轡有初，已風行於列郡；追鋒訊原校：疑。召，即柄用於本朝。矧託公庥，但深久禱。

賀新發運啓 原注：見《緘啓新範》。

伏審榮抱使權，已諧禮上。猥居屬郡，竊庇公庥，方深欣幸之私，遽辱誨存之厚。伏惟某人才優學古，業茂經時，久妙柬於上心，屢委分於劇任，果疇懿績，亟被陟明。投刃皆虚，豈足煩於餘地；朞年入報，行別迓於寵靈。屬此春和，冀綏福履。欣依禱頌，倍萬常情。

與李吉州寬啓 原注：慶曆五年冬，初到滁州。見《緘啓新範》。

伏念待罪山城，絶迹人事，敢期音誨，

屢以顧存。飲風義以甚高，❶若話言之方晤。坐麾千里，矧茂最之已成；❷入覲四門，佇寵光之休被。冬凝在候，福履惟寧。瞻詠感銘，倍爲誠素。

別紙 附

人至，辱書爲誨。承臨郡之暇，體況甚休。鄉郡多幸，得賢侯爲立學舍。蒙索鄙文，竊喜載名廡下，遂不敢辭。筆語麤惡，幸望與伯鎮學士評改而刻石也。冬冷，千萬加愛。

與許發運啓 原注：慶曆□年，滁州。見《緘啓新範》。

伏念僻守郡封，殆不通於轍迹；邈詹風采，缺馳問於興居。恭惟按省之餘，克保粹和之妙。治朝急士，方渴佇於宏材；漕最淹賢，況已升於美績。即期迅用，以奮遠圖。企頌之私，縷言非罄。

又 原注：慶曆六年春，滁州。見《緘啓新範》。

伏念睽異風徽，屢更年律。河壖阻邈，常辱郵音；淮郡僻荒，亦蒙誨問。荷顧存之至厚，慰艱拙以茲多。此者伏審某人榮被恩命，近移使節。望行舟而非遠，佇良覯以未涯。惟賢業之素彰，藹勳勤而夙著。佇從公議，別霈寵光；豈此漕輸，可淹傑俊？春陽方盛，福履惟休。感詠詹依，交集誠悃。

❶「飲」，原校云「疑」，衡本校云：「疑作『欽』。」

❷「成」，衡本作「深」。

上李端明狀原注：見《緘啓新範》。

伏審遠驅旌旆，已及郊圻。和氣所充，與民謳而先浹；餘塵可望，欣馬首之獲瞻。即遂攀迎，交深祝詠。某不任激切依歸之至。

回知郡賀冬狀原注：見《緘啓新範》。

天序欲周，物生伊始。惟君子福綏之吉，順陽和來復之時。即迓寵光，以符善禱；敢祈隆顧，先辱惠音。荷慰誨之尤多，積感銘而但切。

與楊太傅狀原注：見《緘啓新範》。

右某伏念晝圻雖邇，遘德末由，幸時接於誨音，良若披於徽采。夫何定瑣，❶辱此記憐。春序已暄，神襟善嗇。佇膺茂渥，以副傾祈。

答李寺丞狀原注：見《緘啓新範》。

早欽秀望，忽枉榮緘。以州部之相望，加門闌之最舊，過形來問，但切中藏。

答王供奉狀原注：見《緘啓新範》。

乍間清徽，兩蒙芳訊。審憩車之伊始，欣妙嗇以惟和。即奉渥恩，以符瞻禱。

❶「定」，衡本作「委」。

與鄰郡官狀 原注：見《緘啓新範》。

伏念封圻甚密，官守有常，雖傾企德之勤，尚阻披風之便。承屢形於謙顧，常曲示於誨言。冬序方凝，陽和將動，伏惟爲國自重，以副詹祈。

答賀赴闕狀 原注：見《緘啓新範》。

近蒙朝旨，召赴闕庭。方瀝懇以致辭，敢辱書而爲賀。仰承詔原校：疑。眷，但切悚惶。

謝真州知郡 原注：見《緘啓新範》。

伏念幸守陋邦，獲鄰善壤。側聽下車之始，已喧載路之聲。方渴仰於風徽，遽先貽於誨問。某人材雄通敏，器蘊宏深。撫俗班條，綽聞於餘裕；陟明陞最，行被於殊恩。方此春陽，冀綏福履。禱祈感詠，言述非周。

謝劉真州 原注：見《緘啓新範》。

幸鄰善壤，日孰政聲。雖談笑之靡親，辱誨言之屢及。少浣詹翹之懇，奚勝感愧之私。行因溢路之謡，入被中臺之召。清和始届，寢寐增休。縷縷之誠，一一奚既。

右張先輩啓，公所作無疑，《四六集》偶失編入。餘得之《仕塗必用》、《緘啓新範》者，皆京師舊本也。或出公手，或人代作，其説與蘇丞相跋

語同。

表奏書啓四六集卷第七

紹熙三年十月承直郎丁朝佐編次
郡人孫謙益校正

按公行狀、墓碑並云《四六集》七卷，近歲浙西嘗刊行，然甚無倫理。大抵表奏書啓，古皆散文，後世始駢儷。如公謝章服、謝知制誥、河北、謝奬諭、謝曆日表，皆古文也，不應以四六名集，疑非當時定本。又如謝致仕表，反寘集外。其他散在諸卷，尤錯亂。今用蘇文忠手編《東坡前集》法，《後集》其子過編，亦同。凡表狀，悉以遷拜爲序，其丐外乞休致之類，則取之奏議，以類相從，各繫歲月于下，所逸者，河北都轉運使謝上表耳。熙寧三年五月庚戌，擅止散青苗錢放罪旨揮，雖在四月移判太原之後，七月改知蔡州之前，然公尚留京東本任，故繫謝表於夏。然後公履歷出處昭然矣。至於同是四六，而或曰書，或曰啓，皆從其舊，仍略考先後，而推其姓氏之可知者，合爲七卷，題曰《表奏書啓四六集》，不敢失元目也。紹興間從官與人雙緘，皆題曰書上。

前賢初除館職，初拜兩制，初入政府，往往致謝在外之先進，公答啓可考，近世無此風矣。

《詩》「藹藹王多吉士」，《楚詞》「讒夫藹藹而曼著」，皆取茂盛之意。公表章用藹昧，蓋古字多假借，俗本改作曖昧，今存一二，以警來者。

《國史》公列傳末云，中子棐，字叔弼，登進士第乙科，脩所爲文須人代者，多出其手。脩薨，代草遺表，神宗讀而愛之，意脩自作也。

歐陽脩全集卷九十七　奏議卷第一

諫　院

論按察官吏劄子 慶曆三年

臣伏見天下官吏員數極多，朝廷無由徧知其賢愚善惡。審官、三班、吏原校：一作「二」。部等處，又只主原校：一作「具」。差除月日，人之能否，都不可知。諸路轉運使等，除有贓吏自敗者臨時舉行外，亦别無按察官吏之術。致使年老病患者，或懦弱不材者，或貪殘害物者，此等之人布在州縣，並無黜陟，因循積弊，冗原校：一作「官」。濫者多，使天下州縣不治者十有八九。

今兵戎未息，賦役方煩，百姓嗷嗷，瘡痍未復，救其疾苦，擇吏爲先。臣今欲乞特立按察之法，於内外朝官中，自三丞以上至郎官中，選强幹廉明者爲諸路按察使。自來雖差安撫使，緣管他事，不專按察。今請令進奏院各録一州官吏姓名，❶爲空行簿以授之，使至州縣，遍見官吏。其公廉才幹，❷明著實狀，及老病不才，顯有不治之迹者，皆以朱書於姓名之下。其中才之人，别無奇効，亦不至曠敗者，則以墨書之。又有雖是常材，能專長於一事，亦以朱書别之。使還具奏，則朝廷可以坐見天下官吏賢愚善

❶「院」，原卷後校：「一作『官』。」
❷「才幹」，原卷後校：「一作『勤幹』。」

惡，不遺一人，然後別議黜陟之法。如此，足以澄清天下，年歲之間，可望致治。只勞朝廷精選二十許人充使，別無難行之事。取進止。

論乞詔諭陝西將官原校：一作「臣」。劄子同前

臣風聞昊賊今次人來，辭意極不遜順，所請之事，必難盡從。事既不成，則元昊必須作過，朝廷須合先爲禦備。竊慮沿邊將帥見西人入朝，惟原校：一作「準」。望通好，便生懈怠，萬一西賊驟出忿兵，擊吾弛惰，則立見敗事。乞速詔邊臣，❶密諭與西賊辭未遜順，❷必不通和之意，各使先知，絕其顧望，早爲準備，庶不敗事。仍慮邊將謂原校：一作「料」。朝廷此時議雖未合，若後次更來，必須和好，因此便無討賊之志。仍乞便因詔諭，示以激厲之言，云朝廷以昊賊罪大，意在討除，今不許其和好者，蓋以外有爾輩在邊，必望破賊成功之意，使其不生退心。臣見唐武宗英武之主，所任宰相李德裕最號有材，當時用兵征伐，指揮將帥，處置事宜，動以詔書約束勸厲，故終成功業。國家用兵以來，未聞以賞罰號令激動人心，使其竭力者，此最宜留意。取進止。

論元昊來人請不賜御筵劄子同前

臣竊知昊賊所遣來人將欲到闕，風聞管勾使臣須索排備，原校：一作「比」。次第甚

❶「乞」上，原卷後續校：「一有『臣欲』二字。」

❷「與」，衡本作「以」。

廣，及聞纔至，❶欲賜御筵管領。臣知昊賊此來，意極不遜。臣料朝廷必欲要其臣服，方許通和。若欲如此，則便須有以挫之，方能抑其驕慢，庶可商量。❷今若便於禮數之間過加優厚，則彼必以原校：一作「謂」。我爲怯，知我可欺，議論之間，何由屈折？若果能得其臣順，原校：一作「能得其心」。則待議定之後，稍加禮數，原校：一作「待」。亦未爲遲。仍須杜漸防微，常爲挫抑之計，豈可一事未成，先虧國體？其元昊一行來人，伏乞凡事減勒，無令曲加優厚。若因此得其抑挫而臣伏，❸則吾計無失；如其必不臣伏，則免至虛虧事分。取進止。

論楊察請終喪制乞不奪情劄子 慶曆三年❹

臣近見丁憂人茹孝標，居父之喪，來入京邑，奔走權貴，營求起復，已爲御史所彈。又聞新及第進士南宮覲，聞母之喪，匿不行服，得官娶婦，然後徐歸，見在法寺議罪。此孝標官爲太常博士，覲在場屋粗有名稱，此二人猶如此，則愚俗無知、違禮犯義者何可勝數矣。蓋由朝廷素不以名教奬勵天下，而禮法一隳，風俗大壞。

竊以風化之本，由上而下。伏見起復龍圖閣待制楊察，累有章奏，乞終母喪，而朝旨未允。夫臣子之行，惟孝與忠。察以文中高科，官列近侍，而能率勵頹俗，以身爲先。陛下宜曲賜褒嘉，遂成其志，使還善化俗，自察而始。豈可不通人情，膠執舊

❶「及聞」，原卷後校：「一作『又聞』。」
❷「庶可」，原卷後校：「一作『乃可』。」
❸「臣伏」，衡本作「臣服」，下文「臣伏」同此。
❹「三年」，影元本、衡本作「二年」。

弊，推祿利之小惠，廢人臣之大節。臣謂近侍奪情，本非原校：一作「以」。軍國之急，不過循舊例、示推恩而已。今察以節行自高，志在忠孝，知貪冒祿利爲可耻。若朝廷抑奪其情，使其於身不得成美行，而於母有罔極之恨，豈足謂之推恩乎？方今愚俗無知，違犯禮義，至使繁獄訟、嚴刑罰而不能禁止。脱有一人欲守名教而全忠孝以勵天下者，又爲朝廷不許，則風俗之弊，其咎安在？伏乞早降恩旨，許其終喪，不獨成察之志，亦以爲朝廷之美。取進止。

論韓琦范仲淹乞賜召對事劄子 同前

臣伏見自西鄙用兵以來，陛下聖心憂念，每有臣寮言及西事，必皆傾心聽納。今韓琦、范仲淹久在陝西，備諳邊事，是朝廷親信委任之人。況二臣才識不類常人，其所見所言之事，不同常式言事者，陛下最宜加意訪問。自二人到闕以來，只是逐日與兩府隨例上殿，呈奏尋常公事，外有機宜大處置事，並未聞有所建明，陛下亦未曾特賜召對，從容訪問。況今西事未和，邊陲必有警急，兼風聞北虜見在涼甸與大臣議事，外邊人心憂恐。伏望陛下因無事之時，❶出御便殿，特召琦等從容訪問，使其盡陳西邊事宜合如何處置。今琦等數年在外，一旦歸朝，必有所陳，但陛下未賜召問，此二人亦不敢自請獨見。至如兩府大臣，每有邊防急事，或令非時召見聚議，或各令互述所見，或只召一兩人對見商量，此乃帝王常

❶「因」，衡本作「于」。

事，祖宗之朝並亦如此，❶不必拘守常例也。取進旨。

論罷鄭戩四路都部署劄子 同前

臣伏覩勑除鄭戩知永興軍，仍兼陝西都部署。自聞此命，外人議論，皆以爲非，在臣思之，實亦未便。竊以兵之勝負，全由處置如何。臣見用兵以來，累次更改，或四路都置部署，或分而各領一方，乍合乍離，各有利害。惟夏竦往年所任，鄭戩今日之權，失策最多，請試條列。

臣聞古之善用將者，先問能將幾何。今而不復問戩能將幾何，直以關中數十州之廣，蕃漢十萬之兵，沿邊二三千里之事，盡以委之，此其失者一也。或曰戩雖名都部署，而諸路自各有將，又其大事不令專制，而必禀朝廷。假如邊將有大事先禀於戩，又禀於朝廷，朝廷議定下戩，戩始下於沿邊，只此一端，自可敗事，其失二也。今大事戩既不專，若小事又不由戩，則部署一職，止是虛名。❷若小事一一問戩，則四路去永興皆數百里，其寨栅遠者千餘里。❸使戩一一處分合宜，尚有遲緩之失；萬一耳目不及，處置失宜，則爲害不細，其失三也。若大小事都不由戩，而但使帶其權，豈有數十州之廣，數十萬之兵，二三千里之邊事，作一虛名，使爲無權之大將？若知戩可用，則推心用之；若知不可用，則善罷之。豈可盡關中之大，設爲虛名，而以不誠待

❶「亦」下，原卷後續校：「一有『許』字。」
❷「止是虛名」，原卷後續校：「一作『虛名可廢』。」
❸「千餘里」，原卷後續校：「一作『及千里』。」

人？其失四也。今都部署名統四路，而諸將事無大小不禀可行，則四路偏裨各見其將不由都帥，則上下相効，皆欲自專，其失五也。今都部署是大將，反不得節制四路，而逐路是都帥部將，却得專制一方，則委任之意大小乖殊，軍法難行，名體不順，其失六也。若知戩果不可大用，但不敢直罷其職，則是大臣顧人情，避己怨。如此作事，何以弭息人言？其失七也。

料朝廷忽有此命，必因韓琦等近自西來，有此擘畫。琦等身在邊陲，曾爲將帥，豈可如此失計？臣今欲乞令兩府之臣，明議四路不當置都部署利害。其鄭戩既不可内居永興而遥制四路，則乞落其虚名，只令坐鎮長安，撫民臨政，以爲關中之重。其任所繫亦大，而使四路各責其將，則事原校：一作「名」。體皆順，處置合宜。今取進止。

論淩景陽三人不宜與館職奏狀 慶曆五年

右臣今日竊聞淩景陽召試館職，外議皆以爲非。臣聞聖主之以風化勵天下，❶不能家至户到，但進一善人則天下勸，退一不肖則天下懼，用功至簡，其益極多。苟賞罰之過差，繫朝廷之得失。伏況國家自祖宗以來，崇建館閣，本以優待賢材，至於侍從之臣、宰輔之器，皆從此出，❷其選非輕。如淩景陽者，粗親文學，本實凡庸。近又聞與在京酒店户孫氏結婚，推此一節，其他可知，物論喧然，共以爲醜。此豈足以當國家優待賢材之選？又聞夏有章、魏廷堅等亦

❶「主」，影元本作「王」。

❷「出」，原脱，今據影元本、衡本補。

皆得旨，將試館職。此二人者，皆有贓污，著在刑書，此尤不可玷辱朝化。❶其淩景陽今已就試，乞不與館職。有章、廷堅乞更不召試。竊以累年以來，風教廢壞，士無廉耻之節，❷官多冒濫之稱。❸當其積習因循，則不以爲怪，如欲澄清治化，則宜革此風。臣謂黜此三人，則天下士人當脩名節。臣職在諫諍，忝司耳目。採是非之公論，合具密陳；見選任之非人，皆當論列。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景陽轉一官，知和州。有章、廷堅罷試。景陽，集賢晏公舉。有章，故相陳公舉。廷堅，兩制連狀舉。

論按察官吏第二狀同前

右臣近曾上言，爲天下官吏冗濫者多，乞遣使分行按察。昨日竊覩降勑下諸路轉運使司，令兼按察使。竊以轉運使自合察舉本部官吏，今若特置使名，更加約束，則於常行之制，頗爲得宜，必欲救弊於時，則未盡善。且臣初乞差按察使者，蓋欲朝廷精選強明之士，竊聞朝議原校：一作「廷」。以所選非人，故不遣使。今所委轉運使，豈盡得人乎？其間昏老病患者有之，懦弱不材者有之，貪贓失職者有之，此等之人自當被劾，豈可更令按察？❹其間縱有材能之吏，又以幹運財賦有米鹽之繁，供給軍須有星火之急，既不暇遍走州縣，專心察視，則稽遲鹵莽，不得無之。故臣謂轉運使兼按察

❶「玷」上，原卷後續校：「一有『以』字。」

❷「節」，原作「官」，今據影元本、衡本改。

❸「官」，原作「節」，今據影元本、衡本改。

❹「更令按察」，原卷後校：「四字一作『劾人』。」

使，不材者既不能舉職，材者又不暇盡心，❶徒見空文，恐無實効。在於事體，不若專遣使人。伏自兵興累年，天下困弊，飢荒疲瘵既無力以賑救，調斂科率又無由而減省，徒有愛民之意，絶無施惠之方。若但能逐去冗官，不令貪暴，選用良吏，各使撫綏，惟此一事，及民最切。苟可爲人之利，何憚選使之勞？況自近年累遣安撫，豈於今日頓以爲難？今必恐三丞至郎中内難得其人，即乞且依前後安撫，於侍從臣寮及臺官館職中選差十數人，小處路分，兼察兩路。其侍從臣寮，仍各令自辟判官，分行採訪，用臣前來起請事件施行。其轉運兼按察使，若能精選其人，亦乞著令，爲今後常行之制。臣伏思從來臣寮非不言事，朝廷非不施行，患在但著空文，不責實効。故改更雖數，號令雖煩，上下因循，了無所益。今必欲日新求治，革弊救時，則須在力行，方能濟務。臣所言者，生民之急原校：一有「務」字。也，天下之利也，不徒略行一二分以塞言責而已，❷伏望留意詳擇。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再論按察官吏狀同前

右臣自初忝諫官，於第一次上殿日，首曾建言，方今天下凋殘，公私困急，全由官吏冗濫者多，乞朝廷選差按察使，糾舉年老、病患、贓污、不材四色之人，以行澄汰，仍具陳按察之法，條目甚詳。如臣之議，蓋

❶「材者」，原卷後續校：「一作『有材者』。」

❷「徒」，原卷後校：「一作『但』。」又「行」，原卷後校：「一作『言』。」

欲使使者四出而天下悚然，❶知朝廷有賞善罰惡之意，然後按文責實，甚惡者黜，❷有善者升，❸中材之人盡使警勵。凡臣所言者，乃所以救民急病、革數原校：一作「四」。十年蠹弊之事，❹若非遭逢聖主鋭意求治之時，上下力行之，不可也。奈何議者憚於作事，惟樂因循，秖命諸路轉運使就兼其職。命出之日，外論皆謂諸路之中，貪贓如魏兼，老病如陳杲，穢惡如錢延年，庸常齪齪如袁抗、張可久之輩，盡爲轉運使，皆自是可黜之人，必不能舉職。臣亦再具論奏，其議格而不行。按察空名，❺今遂寢廢，生民蠹病，日益可哀。伏見陛下聖德日新，憂心庶政，近發手詔，督勵宰輔。然天下之事，積弊已多，如治亂絲，未知頭緒。欲事事更改，則力未能周而煩擾難行；欲漸漸整頓，則困弊已極而未見速効。臣謂如欲用功少，爲利博，及民速，於事切，則莫若精選明幹朝臣十許人，分行天下，盡籍官吏能否而升黜之，如臣前所陳者而後可。臣聞治天下者如農夫之治田，不可一概也。蒿萊蕪穢久荒之地，必先力加墾闢芟除，待其成田，然後以時耘耨。冗濫之官，蕪穢天下久矣，必先力行澄汰，待其百職粗治，然後精選有司，常令糾舉。今特遣之使如久荒而芟闢也，轉運兼按察乃以時之耘耨者耳，寬猛疾徐，各有所宜也。漢時刺舉，唐世黜陟使、考課使之類，歲歲遣出，祖宗朝亦有考課院。蓋按察升黜，古今常法，非是難行之異

❶「蓋欲」，原卷後校：「一作『本欲』。」
❷「甚惡」，原卷後校：「一作『其惡』。」
❸「有善」，原卷後校：「一作『其善』。」
❹「革」上，原卷後校：「一有『澄』字」。
❺「空名」，原卷後校：「一作『空文』。」

事也。方今言事者，多以高論見棄，或以有害難行。如臣所言，只是選十餘人明幹朝臣，察視官吏善惡，灼然有迹易見者，著之簿籍，朝廷詳之，黜其甚者耳。臣自謂於論不爲甚高，原校：「爲甚高」三字，一作「迂」。行之有利無害，然尚慮議者未以爲然，謹條陳冗官利害六事，以明利博効速而可行不疑。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如有可採，乞早施行。

一曰去冗官，則民之科率十分減九。

臣伏見兵興以來公私困弊者，不惟賦斂繁重，全由官吏爲姦。每或科率一物，則貪殘之吏先於百姓而刻剥，老繆之吏恣其群下之誅求，朝廷得其一分，姦吏取其十倍。民之重困，其害在斯。今若去此四色冗官，代以循良之吏，❶事隨便宜，絶去搔擾，使民專供朝廷實數科率，免却州縣分外誅求。故臣謂於民力十分減九也。比於别圖減省細碎無益者，其利博矣。

二曰不材之人，爲害深於贓吏。

國家之法，除贓吏因民告發者乃行之。其他不材之人，大者壞州，小者壞縣，皆明知而不問。臣謂凡贓吏多是强黠之人，所取在於豪富，❷或不及貧弱。不材之人不能馭下，雖其一身不能乞取，而恣其群下原校：「下」字，一作「不逞」。共行誅剥，更無貧富，皆被其殃，爲害至深，縱而不問。故臣尤欲盡取老病繆懦者，與贓吏一例黜之。

三曰内外一體，若外官不澄，則朝廷無由

❶「代」上，原卷後續校：「一有『而』字。」

❷「富」下，原卷後續校：「此下一有『之家猶』三字。」若是，則「猶」字當屬下讀。

致治。

今朝廷雖有號令之善者降出外方，若落四色冗官之手，❶則或施設乖方，不如朝廷本意，反爲民害；或稽滯廢失全不施行，❷而又無糾舉，棄原校：一作「多」。作空文。若外邊去却冗官，盡得良吏，則朝廷所下之令雖有乖錯，彼亦自能回改，或執奏更易，終不至爲大害。是民之得失，不獨上賴朝廷，全繫官吏善惡。以此而言，冗官豈可不去？

四曰去冗官，則吏員清簡，差遣通流。今天下官有定員，而入仕之人無定數，既不黜陟，冒濫者多，差遣不行，賢愚同滯。每有一闕，衆人争之，原校：一作「競争」。争得者無廉耻之風，不得者騰怨嗟之口。濫官之弊，近古無之。今若擇四色冗官去之，則待闕之人可無怨滯。

五曰去冗官，則中材之人可使勸懼。今天下官吏豈必盡是不材，蓋爲朝廷本無黜陟，善惡不分。今若見國家責實求治，逐一原校：「求治逐一」四字，一作「是求」。人人精别，則中材之人皆自勉强，不敢因循。雖有貪殘，亦須斂手。

六曰去冗官，則不過朞月，民受其賜。方今朝廷雖有愛原校：一作「憂」。念疲民之意，然上下困乏，必未有餘力廣惠及民，若但去冗官，則民受速賜。蓋臣常見外處州縣，每一繆官替去，一能者代

❶ 「四」上，原卷後續校：「一有『此』字。」

❷ 「稽滯」，原卷後校：「一作『留滯』。」

之，❶不過數日，民已歌謠。今若盡去冗濫之吏，而以能吏代之，不過朞月，民即原校：一作「必」。受賜，❷此臣所謂及民速、於事切者也。

論禁止無名子傷毀近臣狀同前

右臣竊見前年宋庠等出外之時，京師先有無名子詩一首傳於中外，尋而庠罷政事。近又風聞外有小人欲中傷三司使王堯臣者，復作無名子詩一篇，略聞其一兩句。臣自聞此詩，日夕疑駭，深思事理，不可不言。伏以陛下視聽聰明，外邊事無小大無不知者，❸竊恐此詩流傳漸廣，須達聖聰。臣忝爲陛下耳目之官，不欲小人浮謗之言上惑天聽，合先論列，以杜姦讒。況自兵興累年，繼以災旱，民財困竭，國帑空虛，天下安危繫於財用虛實，三司之職，其任非輕。近自姚仲孫罷去之後，朝廷以積年蠹弊、貧虛窘乏之三司付與堯臣，仰其辦事，乃是陛下委信責成之日，堯臣多方展効之時。臣備見從前任人，率多顧惜禄位，寧可敗事於國，不肯當怨於身。如堯臣者，領職以來，未及一月，自副使以下不才者悉請換易，足見其不避嫌怨，不徇人情，竭力救時，以身當事。今若下容讒間，上不主張，則不惟材智之臣無由展効，亦恐忠義之士自兹解體。臣思作詩者原校：「者」字，一作「之人」。雖不知其姓名，竊慮在朝之臣有名位與堯臣相類者，嫉其任用，故欲中傷，只知爭進於一時，

❶「一」上，原卷後校：「一有『得』字。」

❷「即受賜」，原卷後續校：「一作『受其賜』。」

❸「小大」，衡本作「大小」。

不思沮國之大計。伏自陛下罷去吕夷簡、夏竦之後，進用韓琦、范仲淹以來，天下欣然，皆賀聖德。君子既蒙進用，小人自恐道消，故共原校：一作「只」。喧然，務騰讒口，欲惑君聽，欲沮好人。不早絶之，恐終敗事。況今三司蠹弊已深，四方匱乏已極，堯臣必須大有更張，方能集事。未容展効，已被謗言。臣近日已聞浮議紛然，云堯臣更易官吏，專權侵政。今又造此詩語，摇惑群情，若不止之，則今後陛下無以使人，忠臣無由事主。讒言罔極，自古所患，若一啓其漸，則扇惑群小，動摇大臣，貽患朝廷，何所不至！伏望特降詔書，戒勵臣下，敢有造作言語誣搆陰私者，一切禁之；及有轉相傳誦，則必推究其所來，重行朝典。所貴禁止讒巧，保全善人。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是時上欲更改朝政，小人不便，造勑出賞錢、官爵購捉。作言語動摇。及勑榜出，自此遂絶。

奏議卷第一

慶曆二年，公爲校理，嘗上書引李希烈事，乞免富弼使虜。見蘇文忠公所作富公神道碑，而書逸。

歐陽脩全集卷九十八　奏議卷第二

諫　院

論沂州軍賊王倫事宜劄子 慶曆三年

臣近聞沂州軍賊王倫等殺却忠佐朱進，打劫沂、密、海、揚、泗、楚等州，邀呼官吏，公取器甲，横行淮海，如履無人。比至高郵軍，已及二三百人，皆面刺「天降聖捷指揮」字號，其王倫仍衣黄衫。據其所爲，豈是常賊？驟聞可駭，深思可憂。臣竊見自古國家禍亂，皆因兵革先興，而盜賊繼起，遂至横流，後漢、隋、唐之事，可以爲鑒。國家自初兵興，必知須有盜賊，便合先事爲備。而謀國之臣，昧於先見，致近年盜賊縱横，不能撲滅。未形之事，雖或有所不及；已兆之患，豈可因循不爲？臣遍思天下州軍，無一處有備。假令王倫等周遊江海之上，驅集罪人，徒衆漸多，南越閩、廣而斷大嶺，西走巴峽以窺兩蜀，所在空然，誰能禦之？原校：一作「制禦」。若不多爲方略，竊恐未可剪除。而朝廷之臣，尚若常事，不過差一兩人使臣，領兵捕捉，此外更無處置。竊以去患宜速，防禍在微。伏望陛下深懼禍端，督責宰輔，早爲擘畫，速務剪除。臣亦有短見數事，謹具條列，以裨萬一：

一、乞訪尋被殺朱進，或有兒男，便與一官，令其捕賊，以復父讎。仍許令乘

驛，隨逐原校：一作「處」。指射兵士隨行。

一、竊知王倫在沂、密間只有四五十人，及至高郵已二三百人，皆是平民，被其驅脅。欲乞除軍賊不赦外，特赦驅脅之人。先與安慰其家，各令家人以書招諭。有能殺軍賊脱身自歸者，等第重與酬賞。可使自相疑貳，壞散兇徒。

一、竊慮江淮諸處先有賊盜，❶漸與王倫合勢，則兇徒轉熾，卒難剪滅。欲乞指揮，募諸處未獲盜賊，有能謀殺軍賊者，亦等第重行酬奬。可使賊心自疑，徒黨難集。

一、乞出榜招募諸處下第舉人及山林隱士、負犯流落之人，有能以身入賊筭殺首領，及設計誤賊陷於可敗之地者，重與酬奬。所貴兇黨懷疑，不肯招延無賴之人以爲謀主。

一、竊見朝廷雖差使臣領兵追捕，而兇賊已遍劫江淮，深慮趕趁原校：一作「追趕」。不及，徒黨漸多。欲乞特差中使，馳騎先計會沿江淮諸路州軍，會合巡檢、縣尉，預先等截，續發禁兵，隨後追逐。所貴不至走透。

右臣所陳五事，伏乞詳擇施行。外有先被王倫脅從人等首身者百餘人，其中有當與酬賞及合行分配者，乞早賜施行，用安反側。謹具狀奏聞。

❶「賊盜」，衡本作「盜賊」。

論王舉正范仲淹等劄子慶曆三年

臣伏見朝廷擢用韓琦、范仲淹爲樞密副使，萬口懽呼，皆謂陛下得人矣。然韓琦稟性忠鯁，遇事不避，若在樞府，必能舉職，不須更藉仲淹。如仲淹者，素有大材，天下之人皆許其有宰輔之業，外議皆謂在朝之臣忌仲淹材名者甚衆。陛下既能不惑衆説，出於獨斷而用之，是深知其可用矣，可惜不令原校：一有「居」字。大用。蓋樞府只掌兵戎，中書乃是天下根本，萬事無不總治。伏望陛下且令韓琦佐樞府，移仲淹於中書，使得參預大政。況今參知政事王舉正，最號不才，久居柄用，柔懦不能曉事，緘默無所建明，且可罷之，以避賢路。或未欲罷，亦可且令與仲淹對換。當今四方多事，二虜交侵，正是急於用人之際。凡不堪大用者去之，乃叶天下公論，不必待其作過，亦不須俟其自退也。況若令與仲淹對换，則於舉正不離兩府，全無所損。伏望陛下思國家安危大計，不必顧惜不材之人，使妨占賢路。如允臣所請，即乞留中，特出聖斷指揮。或尚未欲施行，即乞降付中書；令舉正自量材業優劣何如仲淹，若實不如，即須自求引避，以副中外公議。取進止。

論趙振不可將兵劄子同前

臣風聞河東近日累奏事宜，探得昊賊點集兵馬。伏緣昨來張延壽議和之際，尚有朝廷未許事節，深慮狂賊因忿出兵，即三路邊防，皆合設備。伏見河東都部署明鎬，雖是材臣，未諳戰陣。副部署趙振，人

品庸劣，全不知兵，只是好交結，沽買聲譽，所以不因功業，擢至將帥。前在延州，遂致敗誤，雖行責降，不及朞年，却授兵權，全無報効。其人少壯，尚不堪用，今又年老病患，全然不堪戰鬭，一旦臨事，必誤國家。臣聞將者，國之司命。今陛下安危之機繫於將帥，而河東一路無一戰將，只有趙振老病一人而已。細思此事，大可寒心，苟有誤事，憂在朝廷。其趙振，伏乞速下本路體量，如或實老病不任，即乞罷歸散秩，別委將臣。竊以河東一路兵馬極多，豈是蓄養病將之處？西北二虜爲患如此，亦非趙振可當。若使臨事敗誤，悔恐不及。伏望聖慈深思大計，無惜一老病敗事之人。取進止。

再論王倫事宜劄子同前

臣竊見近日四方盗賊漸多，兇鋒漸熾，撲滅漸難，皆由國家素無禦備，官吏不畏賞罰。臣謂夷狄者皮膚之患，尚可治；盗賊者腹心之疾，深可憂。而朝廷弛緩，終未留意，每遇有一火賊，則臨事驚駭倉皇，旋發兵馬，終不思經久禦賊之計。只如王倫者，今若幸而剪撲，則其殺害人民，爲患已廣；如更未能剪撲，使其據城邑，則患禍不細矣。臣數日前已有奏論，只是條列招捉王倫一火事宜。至如池州、解州、南京、鄧州諸處强賊甚多，今後亦須禁絶其端，不可更令頻有。臣欲乞陛下特勑兩府大臣，議定經制。臣亦有短見數事，備列如後：

一、臣竊見原校：一作「知」。王倫所過楚、泰

等州，知縣、縣尉、巡檢等並不鬬敵，却赴王倫茶酒，致被奪却衣甲。蓋由法令不峻，無所畏禀。❶官吏見原校：一作「知」。朝廷寬仁，必不深罪，而賊黨兇虐，時下可懼，寧是畏賊，不畏朝法。臣今欲乞凡王倫所過州縣奪却衣甲處官吏，並與追官勒停。其巡檢仍先除名，❷令白身從軍自効，俟賊破日，却議敘用。仍今後用此爲例。

一、外處知州本號郡將，都監、監押只管在城巡檢，若賊入城，不能擒捕，則設之何用？臣欲乞應有不能禦備，致賊人入城打劫，不尋時鬬敵致全火走透者，知州亦特勒停。都監、監押除名，白身從軍自効，能獲賊，則議敘用。

一、臣見諸處有賊，多是自京師別差使臣兵馬捉殺，則本地分元置都監、巡檢、縣尉等設之何用？每有些小賊盜，❸不獲又無深責，稍似强賊則別差人捉殺，如此可以推避因循。臣欲乞若朝廷別差人捉獲，則本地分巡檢、縣尉，仍坐全不獲賊之罪。及從初不切收補，致走透他處，及潰散後，別地分巡檢、縣尉捉獲者，元出賊處官吏，不得與破全火批書。

一、竊見諸處縣尉，多是新及第少年，儒生怯懦，往往不能捉賊，虛令陷罪。臣今欲乞下銓司，詳議選擇縣尉之格，以武勇人材堪充者充，仍重定賞

❶「禀」，衡本作「凜」。
❷「先」，原卷後校：「一作『乞』。」
❸「賊盜」，衡本作「盜賊」。

罰之法。其原校：一作「則」。見今有新及第少年怯懦者，❶委諸路按察使先次舉奏替换。

一、臣竊見自來所差巡檢兵士，多不能捕賊，反與州縣爲患。臣今欲乞自朝廷選募使臣，令使臣自選募兵卒，不拘廂禁軍，令所在州軍指名抽射，仍重立賞罰之法。

論蘇紳姦邪不宜侍從劄子 同前

臣昨日竊聞勑除太常博士馬端爲監察御史，中外聞之，莫不驚駭。端爲性險巧，本非正人，往年常發其母陰事，母坐杖脊。端爲人子，不能以禮法防其家，陷其母於過惡，又不能容隱，使母被刑，理合蒙羞負恨，終身不齒官聯，豈可更爲天子法官？臣不知朝廷何故如此用人？縱使天下全無好人，亦當虚此一位，不可使端居之，況剛明方正之士不少。

臣求其故，蓋是從初不合令蘇紳舉人。紳之姦邪，天下共惡，視正人端士原校：一作「端人正士」。如仇讎，惟與小人氣類相合，宜其所舉如此也。端之醜惡，人誰不知？而紳原校：一作「輒」。敢欺罔朝廷者，獨謂陛下不知耳。此一事尚敢欺罔原校：一作「惑」。人主，其餘讒毁忠良，以是爲非之説，其可信乎？其馬端，伏乞追寢成命。蘇紳受詔舉此醜惡之人，罔上欺下，亦乞坐此黜外任，不可更令爲人主侍從。取進止。

❶「其」，影元本校：「一作『若』。」

論乞令百官議事劄子 同前

臣伏見祖宗時，猶用漢、唐之法，凡有軍國大事及大原校：一作「不決」。刑獄，皆集百官參議。蓋聖人慎於臨事，不敢專任獨見，欲採天下公論，擇其所長，以助不逮之意也。方今朝廷議事之體，與祖宗之意相背，每有大事，祕不使人知之，惟小事可以自決者，却送兩制定議。兩制知非急務，故忽略拖延，動經年歲，其中時有一兩事體大者，亦與小事一例忽之。至於大事，祕而不宣，此尤不便。當處事之始，雖侍從之列原校：一作「例」。皆不與聞，已行之後，事須彰布，縱有乖誤，却欲論列，則追之不及。況外廷百官疏遠者，雖欲有言，陛下豈得而用哉？所以兵興數年，西北二方累有事宜處置多繆者，皆由大臣自無謀慮，而杜塞衆見也。

臣今欲乞凡有軍國大事，度外廷須知而不可秘密者，如北虜去年有請合從與不合從，西戎今歲求和當許與不當許，凡如此事之類，皆下百官廷議，隨其所見同異，各令署狀，而陛下擇其長者而行之。不惟慎重大事，廣採衆見，兼又於庶官、寒賤、疏遠人中，時因議論，可見其高材敏識者，國家得以用之。若百官都無所長，則自用廟堂之議。至於小事，並乞只令兩府自定。其錢穀合要見本末，則召三司官吏至兩府，討尋供析，而使大臣自擇。至於禮法，亦可召禮官、法官詢問。如此，則事之大小，各得其體。如允臣所請，且乞將西戎請和一事，先集百官廷議。取進止。

論諫院宜知外事劄子同前

臣竊聞近日爲軍賊王倫事，江淮州軍頻有奏報，朝廷不欲人知，召進奏官等於樞密院，責狀不令漏泄，指揮甚嚴。不知此事出於聖旨，或只是兩府大臣意欲如此？以臣料之，爲近日言賊事者多，朝廷欲人不知，以塞言路耳。臣謂方今多事之際，雖有獨見之明，尚須博採善謀，以求衆助，豈可聾瞽群聽，杜塞人口？況朝廷處事，未必盡能合宜；臣下獻忠，未必全無可採。至如王倫驅殺士民，攻劫州縣，江淮之上，千里驚搔，❶事已若斯，何由掩蓋？當今列辟之士，極有憂國之人，欲爲人主獻言，常患聞事不的。況臺諫之官，尤原校：一作「元」。是本職，凡有論列，貴在事初，善則開端，惡則杜漸，言於未發，庶易回改。今事無大小，常患後時，或號令已行，或事迹已布，縱欲論救，多不能及。若更祕密，不使聞知，則言事之臣何由獻説？臣今欲乞指揮進奏院，凡有事非實封者，不須祕密。臣因此更有起請事件，畫一如後：

一、竊見御史臺見有進奏官逐日專供報狀。欲乞依御史臺例，選差進奏官一人，凡有外方奏事及朝廷詔令除改，並限當日内報諫院。

一、竊見唐制，諫臣爲供奉之官，常在天子仗内，朝廷密議皆得聞之。今雖未曾恢復舊制，❷欲乞凡遇朝廷有大處置，四方奏報，事非常程，及諫官風

❶「搔」，衡本作「擾」。

❷「曾」，原卷後校：「一作『能』。」

聞，事未得實者，並許詣兩府請問，庶知審實，得以論列。

右件二事，如允臣所請，乞降指揮施行。取進止。

論河北守備事宜劄子 同前

臣伏見朝廷方遣使與西賊議通和之約，近日竊聞邊臣頻得北界文字，來問西夏約和了與未了。❶苟實如此，事深可憂。臣以謂天下之患，不在西戎，而在北虜，縱使無此文字，終須貽患朝廷。契丹通好僅四十年，無有纖介之隙，而輒萌姦計，妄有請求。竊以戎狄貪婪，性同犬彘，遇强則伏，❷見弱便欺，見我無謀，動皆屈就，謂我爲弱，知我可原校：一作「易」。欺。故添以金繒，未滿其志；更邀名分，抑使必從。無事而來，尚猶如此，若更因西事，❸攬以爲功，别有過求，將何塞請？此天下之人無愚與智，共爲朝廷寒心者也。

今若果有文字來督通和之事，則臣謂醜虜狂計，其迹已萌，不和則詰我違言，既和則論功責報，不出年歲，恐須動作，苟難曲就，必至交兵。至於選將練師，既難卒辦，禦戎制勝，當在機先。原校：一有「然」字。臣竊怪在朝之臣，尚偷安静，自河以北，絶無處置，因循弛慢，誰復挂心？豈可待虜使在廷，寇兵壓境，然後計無所出，空務張皇而已哉！

今國家必謂兩意雖乖，尚牽盟誓，邊防

❶「和」下，原卷後校：「一有『之事』二字。」
❷「伏」，衡本作「服」。
❸「若」，原卷後校：「一作『若使』。」

處置，未敢張皇。以臣思之，莫若精選材臣，付與邊郡，使其各圖禦備，密務修完，此最爲得也。況今邊防處置，百事乖方，惟有擇人，最爲首務。今北邊要害州軍，不過十有餘處，於文武臣寮中選擇十餘人，不爲難得。各以一州付之，使其各得便宜，如理家事，完城壘，訓兵戎，習山川，蓄糧食，凡百自辦，不煩朝廷經度。以兹預備，尚可枝梧。至如鎮定一路，最爲要害。張存昔在延州，以不了事罷去，今乃委以鎮府。王克基凡庸輕巧，非將臣之材，而任定州。其餘州郡，多匪其人。臣欲乞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取見在邊郡守臣可以禦敵捍城、訓兵待戰者留之，其餘中常之材不堪邊任者悉行換易。

若原校：一有「使」字。秋風漸勁，虜釁原校：一作「隙」。有端，陛下試思邊鄙之臣，誰堪力戰？朝廷之將，誰可出師？當臣初授諫職之時，見朝廷進退大臣，陛下鋭意求治，必謂群臣自此震懾，百事自此脩舉。西北二事最爲大者，自當處置，不待人言。及就職以來已數十日，而政令之出，漸循舊弊。惟言事之臣拾遺補闕者，勉强施行其一二。至如講大利害，正大紀綱，外制四夷，内紓百姓，凡廟堂帷幄之謀，未有一事施行於外者。臣忝司諫諍，豈敢不言？伏望陛下不忘社稷之深耻，無使夷狄之交侵，駿發天威，❶督勵臣下。仍原校：一作「伏」。乞詢問兩府大臣，西鄙和與不和，能保契丹别無辭説否？苟有所説，能以廟謀奇筭沮止之否？苟無謀以止之，則練兵選將，備邊待寇，賊至而後圖，能不敗事否？臣願陛

❶「駿發」，原卷後校：「一作『峻發』。」

下勿謂去歲六符之來可以賄解，今而有請，則事難從矣；勿謂累年西賊爲患，習以爲常，若此事一動，則天下摇矣。臣所言者，社稷之大計也，願陛下留意而行之。取進止。

論軍中選將劄子 同前

臣伏見國家自西鄙用兵，累經敗失，京師勁卒，多在征行，禁衛諸軍，全然寡少，又無將帥，以備爪牙。方今爲國計者，但務外憂夷狄，專意邊陲。殊不思根本内虚，朝廷勢弱，萬一有事，原校：一作「事有萬一」。無以枝梧。今軍帥暗懦非其人，禁兵驕惰不可用，此朝廷自以爲患，不待臣言而可知也。臣亦歷考前世有國之君，多於無事之際，恃安忘危，備患不謹，使禍起倉卒而至敗亡者有矣，然未有於用兵之時而反忘武備如今日者。兵法曰：「將者，民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今外以李昭亮、王克基輩當契丹，内以曹琮、李用和等衛天子，如當今之事勢，而以民之司命、國之安危繫此數人，安得不取笑四夷，遭其輕侮？臣謂去歲北虜忽興狂悖，今年元昊妄有請求，若使朝廷有一二人，中材之將，叩頭効死，奮身請戰，誓雪君耻，少增國威，則戎狄未敢侵陵，朝廷未至屈辱。奈何自中及外，都無一人，既無可恃以力争，遂至甘心於自弱。夫天下至廣，遂無一人者，非真無人也，但求之不勤不至耳。

臣伏思自用兵以來，朝廷求將之法，不過命近臣舉朝士换武官，及選試班行、方略等人而已。近臣所舉不過俗吏材幹之士，班行所選乃是弓馬一夫之勇，至於方略之

人尤爲乖濫，試中者僅堪借職縣尉、參軍、齋挽而已。於此求將而欲捍當今之患，此所以困天下而敗於原校：一作「取侮」。夷狄者也。臣不知朝廷以此數事爲求將之術，果是乎？果非乎？以爲是，則所得何人；知其非，則盍思改革？又不知朝廷以將爲易得乎？爲難得乎？爲易得，❶則數歲未見一人；知其難得，則當多方用意，早思求擇。俟其臨患，何可得乎？伏望陛下特詔兩府大臣，別議求將之法，盡去循常之格，以求非常之人。苟非不次以用人，難弭當今之大患。臣亦嘗有愚見，久欲條陳，若必講求，庶可參用。臣伏見唐及五代至乎國朝，征伐四方，立功行陣，其間名將，多出軍卒。只如西鄙用兵以來，武將稍可稱者，往往出於軍中。臣故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試略言求將之法，謹條如左：

凡求將之法，先取近下禁軍至廂軍中年少有力者，不拘等級，原校：一作「仗」。因其仗同者每百人團爲一隊而教之。較其仗精而最勇者，百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隊將。此一人仗勇，實能服其百人矣，以爲百人之將可也。合十隊將而又教之，較其仗精而最勇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裨將。此一人之仗勇，實能服其千人矣，以爲千人之將可也。合十裨將而又教之，夫仗勇出千人之上而難爲勝矣，則當擇原校：一作「較」。其有識見、知變通者，十人之中必有一人矣，得之以爲大將。此一人之仗勇，乃萬人之選，而又粗知變通，因擇智謀之佐以輔之，以爲

❶「爲」上，原卷後校：「疑脫一字。」

萬人之將可也。幸而有伎勇不足而材識出乎萬人之外者，此不世之奇將，非常格之所求也。臣所謂只於軍中自可求將者，此也。誠能如此，得五、七萬兵，隨而又得萬人之將五、七人，下至千人、百人之將皆自足。然後別立軍名而爲階級之制，每萬人爲一軍，以備宿衛。有事則行師出征，無事則坐威天下。比夫以豐衣厚禄養驕惰無用之卒，而遞遷次補至于校帥，皆是凡愚暗懦之人，得失相萬矣！若臣之説果可施行，俟成一軍，則代舊禁兵萬人散出之，使就食于外。新置之兵便制其始，稍增舊給，不原校：一作「勿」。使太優；常役其力，不令驕惰。比及新兵成立，舊兵出盡，則京師減冗費，得精兵，此之爲利又遠矣。

右臣所陳，只是選勇將、訓衛兵之一法耳。如捍邊破賊、奇才異略之人，不可謂無，伏乞早賜留意精求。謹具奏聞，伏候勑旨。

奏議卷第二

歐陽脩全集卷九十九　奏議卷第三

諫院

論郭承祐不可將兵狀 慶曆三年

右臣伏聞朝旨，用郭承祐爲鎮、定部署。臣自聞此除改，夙夜思惟。原校：一作「竊見朝廷以郭承祐爲鎮定路總管，事關利害，臣職當言」。國家用兵已五六年，未有纖毫所得，挫盡朝廷威勢，困却天下生靈。細原校：一作「深」。思厥由，其失安在？患在朝廷拘守常例，不肯越次擇材，心知小原校：一作「非」。人，付以重原校：一作「要」。任，後雖敗事，亦終不悔。今每有除擬，原校：一作「差不當」。人或問於大臣，則曰雖知非材，捨此別無人。原校：一有「矣」字。甚者欲塞人言，則必曰：爾試別思更有誰可用乎？原校：一作「者」。臣亦常聞此言，每退而歎息。夫所謂別無人者，豈是天下真無人乎？蓋不力原校：一作「肯」。求之耳。今不肯勞心原校：一無二字。選原校：一作「揀」。擇，越原校：一作「不」。次而用，原校：一有「而」字。但守常循例，輕用小人，寧誤大計，一誤不原校：一作「一」。悔，後又復然。至如葛懷敏，頃在西邊，天下皆知其不可，當時議者但曰捨懷敏原校：一有「則」字。別未有人，難爲換易。原校：一無此四字。及其戰敗身亡，橫屍原野，懷敏既不復生，亦須別求原校：一作「別須有」。人用。臣謂原校：二字一作「且」。今日任原校：一作「用」。承祐，亦猶當時

用懷敏也。

況如原校：一無「如」字。承祐者，凡庸原校：一無三字。奴隸之才，不及懷敏遠甚。頃在澶州，只令原校：十有「營」字。築原校：一有「州」字。城，幾至生變，豈可當此一路？原校：一作「道」。臣謂朝廷原校：一作「天下」。非不知承祐非才，議者不過曰例當敘進，別更無人，此乃因循之説爾。方今黠原校：一作「醜」。虜狂謀，禍端已兆。中外之士原校：一無二字。見國家輕忽戎患，弛武北方，人皆獻言，願早爲備，忽見如此除改，誰不驚憂！前者劉六符之原校：一作「暫」。來，原校：一有「便使」二字。朝廷忍恥就議，蓋爲河朔無可自原校：一作「素無可」。恃，難與速原校：一作「力」。争，須至屈意苟和，少寬禍患。今幸得此自紓之計，所宜多方汲汲，原校：一無二字。精意原校：一作「選」。將臣，先爲禦原校：一作「預」。備，猶恐不及，豈是因循守例輕任原校：一作「用」。小人之日也？原校：一無「也」字。其郭承祐，欲乞早移與一不用兵處知州，或召還別與一閑慢職秩。若欲録其勤原校：一作「勳」。舊，優其戚里之恩，閑官厚禄足可養之，不必須令居此要任。伏願陛下深思大計，不憚改爲，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元昊來人不可令朝臣管伴劄子 同前

臣風原校：一作「竊」。聞朝旨，原校：一作「廷」。欲以殿中丞任顓管領元昊遣來一行人等。原校：一本此十字只作「管待西人」。臣竊知元昊此來，全無好意，原校：一無此四字。不原校：一作「未」。肯稱臣，原校：一有「又」字。索物太多，其志不小，原校：一作「少」。乃是欲以强

相迫脅爾。原校：一無此九字。朝廷既原校：一作「必」。不能從，則待其來人，凡事不可過分。至於禮數厚薄，賜與多少，雖云小事，不足較量，然於事體之間，所繫者大。凡兵交之使來入原校：一無「入」字。大國，必須窺伺將相勇怯，覘察國家强弱。若原校：一作「如」。見朝廷威怒未息，原校：一作「回」。事勢原校：一作「意」。未削，則必内憂斬戮，次恐拘留，原校：一本此十二字只作「莫測，必有斬使出兵之懼，拘囚在館之憂」。使其偶得生歸，自爲大幸，則我弱形未露，壯論可持。今若便損國威，過加厚禮，先爲自弱，長彼驕心，使其知我可欺，則議論愈原校：一作「論事恐益」。難合矣。必若成就其事，尤須鎮重爲先，況其議必不成，可惜空損事體。前次元昊來人至少，朝廷只差原校：一作「以」。一班行原校：一有「人」字。待之，今來漸多，遂差朝士，若其後次原校：一無「次」字。來者漸原校：一作「更」。盛，則必須差近侍矣。是彼原校：一本「彼」字作「令賊」。轉自强，我轉自弱。原校：一有「矣」字。況聞邵良佐昨來往彼，僅免屈辱而還，則彼雖戎原校：一作「夷」。狄，不謂無謀。今其來人，必須極騁强辭以圖相勝，若能原校：一無「能」字。先薄其禮以折之，亦挫賊原校：一作「廟謀」。之一端也。其元昊來人，欲乞更不差官管領，送置驛中，不須急問。原校：一本「其」字下廿一字止作「宜罷館待，而比於前次更可減損」。至於監視饋犒，原校：一作「館待」。傳道語言，一了原校：一作「幹」。事班行足原校：一作「可」。矣。臣料今國家若不能曲從其意，即原校：一本無此十字。雖尊寵原校：一無「寵」字。來人，厚加禮遇，原校：一本「人」字下四字作「而不從其請則」。元昊不免出兵原校：一無此二字。攻寇，原校：一有「邊鄙」字。逞原校：一作「肆」。彼忿心，等是不和，何必自

虧事原校：一作「國」。體？不若急脩原校：一作「速嚴」。邊備，以圖勝筭。原校：一作「廟勝」。取進止。原校：三字一作「惟陛下留意」。

論元昊不可稱吾祖劄子同前

臣伏見如定等來，西賊欲稱「吾祖」，嚮聞朝議，已不許之。今日風聞議却未定，不知虚的，深切驚憂。且「吾祖」兩字，是何等語，便當拒絶，理在不疑，安有未定之説哉！夫吾者，我也；祖者，俗所謂翁也。今匹夫臣庶尚不肯妄呼人爲父，若欲許其稱此號，則今後詔書須呼吾祖，是欲使朝廷呼蕃賊爲我翁矣，不知何人敢開此口？且蕃賊撰此名號之時，故欲侮翫中國而已。今若得其稱臣，則此二字尤須論辨。今自元昊已下，名稱官號，皆用夷狄。若蕃語「兀卒」，華言「吾祖」，則今賊中每事自用夷禮，安得惟於此號獨用華言而不稱「兀卒」？且彼於我稱臣，而使我呼爲祖，於禮非便，故當以此折之可也。朝廷自有西事以來，處置乖方，取笑於人者多矣，未有如此一事最可笑也。竊慮小人妄有議論，伏乞拒而不聽。取進止。

論乞廷議元昊通和事狀同前

右臣近有奏論，今後軍國大事不須祕密，請集百官廷議。近聞原校：以上一作「伏見」。元昊再遣使人將至闕下，❶原校：一無「下」字。和之與否，決在此行。竊計廟謀，合思成筭，臣謂此最大事也，天下安危繫之。今公

❶「至」，原卷後續校：「一作『到』。」

卿士大夫愛君憂國者，人人各爲陛下深思極原校：一作「遠」。慮，惟恐廟堂之失策，遂落夷狄之姦謀，衆口云云，原校：一作「紛紛」。各有論議。一曰天下困矣，不和則力不能支，少屈就之，可以紓患。一曰羌夷險詐，雖和而不敢罷兵，則與不和無異，是空包原校：一作「抱」。屈就之羞，全無紓患之實。一曰自屈志原校：一無此三字。講和之後，原校：一有「不過欲」字。退而休息，練兵訓卒，原校：一作「訓兵選將」。以爲後圖。然此亦必不能者，只以河朔原校：一有「料」字。之事可知。蓋慮纔和之後，便忘發憤，因循弛廢，原校：一作「廢弛」。爲患轉深。一曰縱使元昊復原校：一作「稱」。臣，原校：一有「而」字。西邊減費，不弛武備，不忘後圖，然猶有大可憂者，北戎將原校：一作「必」。攬通和之事以爲己功，過有邀求，遂興兵革，是暫息小患於關西，復生大患於河北。

臣忝爲耳目之官，見國有大事，旁採外原校：一作「衆」。論，所聞如此異同，❶然大抵皆謂就和則難，不和則易，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然臣又不知朝廷之意，其議云何？臣見漢唐故事，原校：一有「祖宗舊制」。大事必須廷原校：一作「集」。議。蓋以朝廷示廣大，不欲自狹；謀臣思公共，不敢自强。故舉事多臧，衆心皆服。伏思國家自兵興以來，常祕大事，初欲隱藏護惜，不使人知，及其處置乖違，❷豈能掩蔽？臣謂莫若採大公之議，收衆善之謀，待其都無所長，原校：四字一作「所言無可採」。自用廟謀原校：一有「固亦」。未晚。其元昊請和一事，伏乞原校：二字

❶「所聞如此異同」，原卷後校：「一作『雖有異有同』。」

❷「處」，原卷後校：「一作『措』。」

一作「請」。於使人未至之前，原校：一有「先」字。集百官廷議。臣只自朝夕以來，諸處詢訪，已聞衆説如此。若使並集於廷，各陳所見，必有長策，以裨萬一。原校：一有「惟陛下裁幸」，無下九字。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論西賊議和利害狀 同前

右臣伏自原校：一作「見」。如定等到京以來，竊聞朝議不許賊稱「吾祖」，必欲令其稱臣，然後許和。此乃國家大計，廟堂得策。蓋由陛下至聖至明，不苟目前之事，能慮嚮去之憂，斷自宸衷，決定大議。然數日來，風聞頗有無識之人妄陳愚見，不思遠患，欲急就和。臣雖知必不能上惑聖聰，然亦慮萬一少生疑沮，則必壞已成之計。臣職在言責，理合辨明。伏自西賊請和以來，衆議頗有異同，多謂朝廷若許賊不稱臣，則慮北戎別索中國名分，此誠大患。然臣猶謂縱使賊肯稱臣，則北戎尚有邀功責報之患，是臣與不臣，皆有後害。如不得已，則臣而通好猶勝不臣，然於後患不免也。此有識之士，憂國之人，所以不願急和者也。今若不許通和，不過懼賊來寇耳。且數年西兵遭賊而敗，非是賊能善戰，蓋由我自繆謀。今如遣范仲淹處置邊防，稍不失所，原校：一有「則」字。賊之勝負尚未可知。以彼驕兵，當吾整旅，使我因而獲勝，則善不可加。但得兩不相傷，亦已原校：一作「足」。挫賊鋭氣。縱仲淹不幸小敗，亦所失不至如前後之繆謀，原校：一作「戰」。是比於通和之後別有大患，則所損猶少。此善筭之士、見遠之人，所以知不和害小，而不懼未和也。

臣謂方今不羞屈志、急欲就和者，其人

有五：一曰不忠於陛下者欲急和，二曰無識之人欲急和，三曰姦邪之人欲急和，四曰疲兵懦將欲急和，五曰陝西之民欲急和。自用兵以來，居廟堂者勞於斡運，在邊鄙者勞於戎事，若有避此勤勞，苟欲陛下屈節就和，而自偷目下安逸，他時後患任陛下獨當，此臣所謂不忠之臣欲急和者也。和而偷安，利在目下，和後大患，伏而未發，此臣所謂無識之人欲急和者也。自兵興以來，陛下憂勤庶政，今小人但欲苟和之後，寬陛下以太平無事，而望聖心怠於庶政，原校：一作「事」。因欲進其邪佞，惑亂聰明，大抵古今人主憂勤，小人所不願也，此臣所謂姦邪之人欲急和也。屢敗之軍不知得人則勝，但謂賊來常敗，此臣所謂懦將疲兵欲急和也。此四者，皆不足聽也。惟西民困乏，意必望和，請因宣撫使告以朝廷非不欲和，而賊未遜順之意，然後深戒有司，寬其力役可也。其餘一切小人無識之論，伏望聖慈絶而不聽，使大議不沮，而善筭有成，則社稷之福也。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乞不遣張子奭使元昊劄子 同前

臣竊聞昊賊來人議論數日，全無遜順之意，朝廷又欲遣張子奭復往賊中，仍聞且只原校：一有「令」字。在延州，伺候賊意，待其來迎，方敢前進。不知果有如此議否？若實有之，大爲不便。臣謂方今兩議未決，正是各争名分之時，尤不可自虧事體。元昊既見朝廷議論不合，必料邊防須爲準備，其僞以好辭來迎子奭，使我望和而少弛，然後不意以出原校：一作「出不意以」。攻，子奭或被拘留，或遭虐害，以爲中國萬世之辱，則悔

何及焉！雖不如此，使子奭端坐延州不來省問，欲歸則又慮來迎，久待則寂然無報，進退不得，何恥如之！蓋元昊已與中國三次商量，必知難合。子奭之往，又別無議論未盡之事，彼必不急求相見，❶則於臣二說，慮有一焉。臣不知朝廷以昊賊爲可臣乎，不可乎？若有可臣，則自當以重兵壓境，仍選忠厚知謀之士直入賊中，說令臣伏。如其不可，則何必遣人？或但欲遷延歲月不拒絶之，則只當因如定之回，賜以甘言，許其厚賂，諭以若能遜順，則使通意邊臣，俟得其實，然後定議，乃是未絶其來之意也。不可令天子使臣待賊命而進退，萬一遭其拒絶，或被拘執，則於事無益，空損國威。爲今計者，不若速遣范仲淹嚴備邊境，徐放如定等還，當自爲謀，以求勝筭。取進止。

論乞不受呂紹寧所進羡餘錢劄子 同前

臣風聞轉運使呂紹寧纔至淮南，便進見錢十萬貫，不知是原校：一作「果」。否？臣見兵興以來，天下困弊者，非獨備邊之費，半由官吏壞之。今三司自爲闕錢，累於東南刻刷，及以穀帛回易，則南方庫藏豈有剩錢，閭里編民必無藏鏹，故淮甸近歲號爲錢荒。不知紹寧纔至淮南，用何術，於何處，得此錢以進？若將官庫錢上進，則逐州合使錢處甚多，必致闕乏。若於民間科率，則人力豈任？且十萬緡錢，國家得之所益至微，外處取之爲害不細。往年李定、王逵原

❶「必」，原無，今據「彼」下原校「一有『必』字」補。按《續資治通鑑長編》有「必」字。

校：一作「達」。輩，皆刻剥疲民進奉，至今南方嗟怨。况今年江淮，王倫大原校：三字一作「諸路自」。驚刼後，繼以蝗旱爲孽，民間困窘，尤要撫存，而紹寧欺罔朝廷，妄有進獻。伏乞特降指揮，下别路選差一精强官，將淮南一路見管錢帛磨勘大數，取見紹寧所進何處得來。❶苟涉欺妄，乞賜重行朝典。其所進錢，伏乞聖慈拒而不受，以彰朝廷均卹外方，防禦姦吏刻剥之意。取進止。

論孫抃不可使契丹劄子慶曆三年

臣伏見差孫抃等充契丹人使。臣謂朝廷新遭契丹侮慢陵辱之後，必能發憤，每事挂心，凡在機宜，合慎措置。及見抃等被選，乃知忘忽慮患，依舊因循。今西賊議和，事連北虜，中間屢牒邊郡，來問西事了與未了。今專使到彼，必先問及，應對之際，❷動關利害，一言苟失，爲患非輕，豈可四人之中令抃先往？抃本蜀人，語音訛謬，又其爲性，静默自安，軍國之謀，未嘗與議，凡關機事，多不諳詳。臣聞古者遣使，最號難才，不受以辭，許其專對，蓋取其臨事而敏，應卒原校：一作「變」。無窮。今抃既不可預教以言，❸則將何以應卒？苟一疎脱，取笑四夷。其孫抃，欲乞不令出使。或恐中書不能逆抃人情，尚執原校：一作「守」。前議，即乞别令一人言語分明、稍知朝廷事者先往，貴不誤事。且醜虜君臣頗爲强黠，中國常落其計，不可不知。今欲雪前耻，雖

❶「進」下，原卷後續校：「此下一有『自』字。」
❷「際」，原卷後校：「一作『間』。」
❸「教」，衡本作「告」。

知未能，其如後患，豈可不慮？伏望聖慈早令兩府別議。取進止。

論范仲淹宣慰陝西劄子 同前

臣風聞如定等不久放還，竊緣此來議論必未諧和，須慮驕賊猖狂，忿兵攻寇，凡關邊備，正要枝梧。伏覩朝旨，已差范仲淹、田況等爲宣撫使。今日風聞韓琦以仲淹已作參政，欲自請行，不知是否？以臣愚見，不若且遣仲淹速去。琦與仲淹，皆是國家委任之臣，材識俱堪信用，然仲淹於陝西軍民恩信，尤爲衆所推伏。❶今若仲淹外捍寇兵，而琦居中應副，必能共濟大事，庶免後艱。若陛下以新用仲淹，責其展効，則且令了此一事，俟邊防稍定，不兩三月自可還朝，既先弭於外虞，可漸修於闕政。今邊事是目下之急，不可遲緩，以失事機。伏望斷自宸衷，輟仲淹速去，以備不虞。取進止。

奏議卷第三

❶「伏」，衡本作「服」。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　奏議卷第四

諫院

論京西賊事劄子 慶曆三年

臣竊聞近日張海、郭貌山與范三等賊勢相合，轉更猖狂，諸處奏報，日夕不絶。伏惟聖慮必極憂勞，不聞廟謀有何處置。臣竊見朝廷作事，常有後時之失，❶又無慮遠之謀。患到目前，方始倉忙而失措；事纔過後，已却弛慢而因循。昨王倫暴起京東，轉攻淮甸，横行千里，旁若無人。既於外處無兵，須自京師發卒，孫惟忠等未離都下，而王倫已至和州矣。賴其天幸，偶自敗亡，然而驅殺軍民，焚燒城市，瘡痍塗炭，毒遍生靈。此州郡素無守備而旋發追兵，誤事後時之原校：「之」字，一作「皆有」。明驗。臣謂朝廷因此必悔前非，須有改更，以防後患。而自王倫敗後，居兩府者了無擘畫，有上言者又不施行，上下拖延，日過一日。遂致張海、郭貌山等又起京西，攻劫州縣，横行肆毒，更甚王倫。依前外處無兵，又自京師發卒。臣聞張海是李宗火内惡賊，郭貌山在商山已及十年，其驍勇兇姦不比王倫偶起之賊，縱使官兵追及，亦其勝負未知，天下之憂恐自此始。臣亦知近日臣寮上言賊事者甚衆，竊慮兩府進呈文字之時，必須

❶「常」，原卷後續校：「疑作『嘗』。」

奏言已差使臣選兵追捕，將此拙計，便爲廟謀，上寬聖懷，苟自塞責。張海等二百餘人盡有甲馬，日行一二百里，馬力困乏則棄，別奪民間生馬乘騎，竊料官兵必難追逐。縱使追兵能及，生靈已受其殃。此度賊雖能平，後患豈可不慮？以今四方盜起，所在各要隄防，則臣前所言禦賊四事之中，州縣置兵，最爲急務。伏望陛下憫此生民見受屠戮之苦，不聽迂儒遲緩誤事之言。其州縣置兵事件，富弼已有起請，伏乞決於宸意，速與施行。取進止。

再論置兵禦賊劄子 同前

臣近爲張海等賊勢猖狂，曾上言禦賊四事，內一件州郡置兵爲備，❶風聞朝議已依富弼起請施行。其餘三事，一乞選捕盜官，二乞定賞罰新法，三乞按察老病貪贓之官，此三事至今未聞擬議。臣伏見去年朝廷於諸道州府，招宣毅兵士及添置鄉兵、弓手，❷當時搔擾次第不小，本要爲州縣禦賊之備。及一旦王倫、張海等相繼而起，京東、淮南、江南、陝西、京西五六路，二三十州軍，數千里內，殺人放火，肆意橫行，入州入縣，如入無人之境。則去年所置宣毅兵、鄉兵、弓手等，盡皆何在？無一處州縣得力者，蓋由官吏不得其人，賞罰無法，而所置宣毅、鄉兵、弓手皆不原校：一作「無」。堪使用，原校：一作「者」。所以張皇搔擾，空有爲備之名，而無爲備之用。今朝廷雖依富弼起請，令州郡置兵，若不先擇官吏，嚴

❶「郡」，衡本作「縣」。

❷「弓手」下，原卷後續校：「一有『等』字。」

立法令，則依前置得不堪使用之兵，空有其名，終不濟事。故臣謂必欲州郡置得精兵，則須採臣所陳三事，一一施行，方可集事。

其州縣官吏誤事，臣請試言京西一兩處，則其他可知。郢州知州王昌運老病，腰脚行動不得，每日令二人扶出坐衙，三年之内，州政大壞。臨替，得一比部員外郎劉依交代。其劉依亦是七十餘歲，昏昧不堪，昨在滑州寄居，臣爲通判，三四度來看臣，每度問臣云：「中書有一个王參政，名甚？」如此不知人事，陛下試思如此等人，能爲國家置兵禦賊乎？今汝州知州鮑亞之，是三司以不才柬退者，鄧州知州朱文郁，是轉運使中不材選退者，二人老懦不才。如此等人，能爲國家置兵禦賊乎？陛下欲知全盛之世盜賊便敢如此者，蓋爲處處官吏非人。故臣前後累言乞按察冗濫之官者，蓋爲恐有此事也。兩府之議，不肯於無事之時先爲禦備，直待打破一州，方議換知州，打破一縣，方議換縣令。其餘未經打破州縣，一任老病貪繆之官壞之，臣謂是大臣不欲以身當怨之過也。❶今天下生民獲安樂，則皆須上感陛下聖德。若其父子殺戮，離散不安，則亦必歸怨陛下。今大臣不肯澄汰，蓋避百十人官吏怨其身，寧使百萬蒼生塗炭而怨國家。今盜賊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天下禍患，豈可不憂！伏望聖明原校：一作「慈」。特出睿斷，如必行州郡置兵之法，則先須慎擇官吏，免致虛爲搔擾，反更害民。臣前後三次乞按官吏，❷況國家自來

❶「欲」，衡本作「肯」。

❷「次」下，原卷後續校：「一有『言』字。」

每有災傷路分，累曾遣使安撫，豈於今日視民如此塗炭，頓以遣使爲難？　願陛下力主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盜賊事宜劄子 同前

臣近因軍賊王倫等事，累有論奏。爲見天下空虛，全無武備，指陳後漢、隋、唐亡國之鑒，皆因兵革先興而盜賊繼起，不能撲滅，遂至橫流。又見國家綱紀隳頹，法原校：一作「政」。令寬弛，賞罰不立，善惡不分，體弱勢危，可憂可懼。欲乞朝廷講求禦盜之術，峻行責下之法。兼聞搢紳之内憂國者多，日有封章，皆論賊事。臣但謂朝廷見已形之患，聞衆多之言，必動於心，略知恐懼。及聞樞密院戒勵進奏官不使外人知事，❶方認兩府猒苦獻言之人。又見自和州奏破王倫之後，更不講求禦賊之策，又認上下已有偷安之意。殊不知前賊雖滅，後賊更多。今建昌軍一火四百人，桂陽監一火七十人，草賊一火百人，其餘池州、解州、鄧州、南京等處，各有强賊不少，皆建旗鳴鼓，白日入城。官吏逢迎，飲食宴樂。其敢如此者，蓋爲朝廷無賞罰，都不足畏；盜賊有生殺，時下須從。臣恐上下因循，日過一日，國家政令轉弱，盜賊威勢轉强，使畏賊者多，向國者少，天下之勢，從茲去矣。臣竊聞京西提點刑獄張師錫，爲部内使臣與賊同坐喫酒，及巡檢、縣尉不肯用心，曾有論奏，其言甚切。臣舊識師錫，其人恬静長者，遲緩優柔，不肯生事，今尚有此奏，則臣謂天下無

❶「勵」，原卷後校：「一作『勤』。」按《續資治通鑑長編》作「飭」。

賢愚皆爲國家憂之，獨不憂者，朝廷爾。

嗟夫！古之智士，能慮未形之機。今之謀臣，不識已形之禍，以患爲樂，以危爲安。見盜賊雖多而時有敗者，遂生翫寇之意；見言事者衆而聽之已熟，遂有忽人之心。臣近曾求對便殿，伏蒙陛下語及賊事，憂形于色。及退見宰輔，間暇從容。天下之事，深可憂矣！今建昌、桂陽原校：一有「軍」字。賊數不少，想其爲害，尤甚王倫，在於遠處，更合留意。今自京發兵，則道遠不及；外處就撥，則處處無兵。欲乞嚴勑大臣，鑒此已成難救之患，速講定禦盜之法，頒行天下，使四方漸爲備禦，及原校：一作「仍」。早擘畫，剪撲諸處見在賊數。自有賊已來，群臣上言者，皆爲自來寬法，致得不肯用心捉賊，皆乞峻行法令。近見池州官吏各只罰銅五斤，乃知言者皆不蒙聽納。臣謂大臣爲國計者，寧猒忠言之多，不猒盜賊之多，乃如此行事爾！臣前後上言賊事文字不少，仍乞類聚，擇其長者，講定法制。陛下欲知大臣不肯峻國法以繩官吏，蓋由陛下不以威刑責大臣。此乃社稷安危所繫，陛下之事也，伏望留意而行之。取進止。

論學士不可令中書差除劄子慶曆三年

臣近見翰林學士蘇紳、葉清臣等相繼解職。風聞侍從之臣內有姦憸小人，❶頗急經營，爭先進用，至有喧忿之語傳聞中外者，既虧廉讓之風，又損朝廷之體。臣伏思翰林之職，重於唐世，乃是天子親信，朝夕

❶「憸」，衡本作「險」。

謀原校：一作「謀夕」。議内助之臣，當時號爲内相。故其進用，尤極精選，只用原校：一作「取」。材識，不限資品，往往自州縣官原校：一有「擢」字。而拜者。國朝近歲於此一職，頗非其人，既見其材識愚下，不足以備訪問，原校：一本有「之事」二字。人主因之薄原校：一本作「薄之」。其待遇，迹漸疎外，同於冗官，遂容小人，得以濫進。臣思其弊，蓋由不合令中書依資差除。且學士之職，本要内助天子，講論外朝闕失。今若却令中書除人致於内，原校：一作「置之内制」。則是恩出中書之人，雖在天子左右，與無原校：「無」字，一作「外官」。同也。伏乞自今後翰林學士不必足員，用人不限資品，但擇有才望正人堪充者，出自上意原校：一作「聖明」。擢用，❶以杜小人争進之端，而天子左右更無姦邪之人，庶清侍臣之列。取進止。

論吕夷簡劄子 同前

臣昨日伏覩外廷宣制，吕夷簡守太尉致仕。以夷簡爲陛下宰相，而致四夷外侵，百姓内困，賢愚失序，原校：一作「倒置」。紀綱大隳，二十四年原校：一作「十四年」。間壞了天下。❷人臣大富貴，夷簡享之而去；天下大憂患，留與陛下當之。夷簡罪惡滿盈，事迹彰著，然而偶不敗亡者，蓋其在位之日專奪國權，❸脅制中外，人皆畏之，莫原校：一作「不」。敢指原校：一作「發」。擿。及其疾病，天下共喜姦邪難去之人且得已爲天廢。又見

❶「上意」，原卷後續校：「一作『聖意』。」
❷「四」，原卷後校：「一作『餘』。」
❸「國」，原卷後校：「一作『主』。」

陛下自夷簡去後，進用賢才，憂勤庶政，聖明之德日新原校：一作「日」。又新，故識者皆謂但得大姦已廢，不害陛下聖政，則更不復言。所以使夷簡平生罪惡，偶不發揚，上原校：一作「正」。賴陛下終始保全，❶未污斧鑕。是陛下不負夷簡，夷簡上負朝廷。今雖陛下推廣仁恩，厚其禮數，然臣料夷簡必不敢當，理須陳讓。臣乞因其來讓，便與寢罷，別檢自來宰相致仕祖宗舊例，與一合受官名。然臣猶恐夷簡不識廉耻，便原校：一作「更」。受國家過分之恩，仍慮更乞子弟恩澤。緣夷簡子弟，因父僥倖，恩典已極。今邊鄙多事，外面臣寮辛苦者未嘗非次轉官，豈可使姦邪巨蠹之家，貪贓愚騃子弟，不住加恩？竊恐朝廷貽濫賞之譏，未弭物論。其子弟，伏乞更不議恩典。取進止。

論吕夷簡僕人受官劄子同前

臣伏見國家每出詔令，常患官吏不能遵行，不知患在朝廷自先壞法，朝廷不能自信，則誰肯信而行之？然多因小人僥倖而不加抑絶，所與之恩雖少，所損之體則多。臣聞去年十月中，曾有臣寮上言，乞今後大臣厮僕不得奏薦班行。勑旨頒下纔三四月，已却用吕夷簡僕人袁宗等二人爲奉職。夷簡身爲大臣，壞亂陛下朝政多矣，苟有利於其私，雖敗天下事尚無所顧，況肯爲陛下惜法？但朝廷自宜如何？今一法纔出，而爲大臣先壞之，則其次臣寮僕人豈可不與？不與，則是行法有二；與之，則近降

❶「終始」，衡本作「始終」。

敕旨，今後又廢。有司爲陛下守法者，不思國體，但徇人情。或云二僕得旨與官在降敕前，奈何授官在降敕後？凡出命令，本爲釐革前弊，法家以後敕衝前敕。今袁宗等雖曾得旨，而未授命之間，已該新制，自合釐革。夷簡不能止絕而恣其僥求，朝廷又不舉行近敕而自隳典法，今後詔令，何以遵行？其袁宗等，伏乞特追奉職之命，别與一軍將之類閑慢名目，足示優恩，不可爲無功之臣私寵僕奴而亂國法。取進止。

論止絕呂夷簡暗入文字劄子 同前

臣風聞呂夷簡近日頻有密奏，仍聞自乞於御藥院暗入文字，不知實有此事否？但外人相傳，上下疑懼。臣謂夷簡身爲大臣，久在相位，尚不能爲陛下外平四夷，內安百姓，致原校：一作「使」。得二虜交構，中國憂危，兵民疲勞，上下困乏，賢愚失序，賞罰不中，凡百紀綱，幾至大壞。筋力康健之日，尚且如此乖繆，況已罷政府，久病家居，筋力已衰，神識昏耗，豈能更與國家圖事？據夷簡當此病廢，即合杜門自守，不交人事。縱有未忘報國之意，凡事即合公言，令外廷見當國政之臣，共議原校：一作「擬」。可否。豈可暗入文書，眩惑天聽？況夷簡患攤風，手足不能舉動，凡有奏聞，原校：一作「疏」。必難自寫。其子弟輩又不少，原校：一作「肖」。須防作僞，或恐漏泄，於體尤爲不便。雖陛下至聖至明，於夷簡姦謀邪說，必不聽納。但外人見夷簡密入文書，恐非公論，若誤國計，爲患不輕。夷簡所入文字，伏乞明賜止絕。臣聞任賢勿貳，去邪勿疑。見今中外群臣各有職事，苟有闕失，自可任

責，不可更令無功已退之臣轉相惑亂。取進止。

薦姚光弼狀同前

右臣等伏覩慶曆元年南郊赦書節文：「委史院檢閱國朝將帥有威名勳業者，尋訪子孫録用。」風聞史院已具檢勘姓名聞奏，至今未見施行。伏以赦令之文，國家大信。度必難行之事，則不當輕言；若已布告天下，則不可失信。況此一節，自是當今合行之事，必慮將家子孫例多不肖，則宜於尋訪之時，便責州郡察其行止，無大過惡者乃得以聞。今舊將名在史官能應赦書所求者有幾？若更去原校：一作「擇」。其不肖者不用，則推恩所及，不過一二十人耳，不至濫行恩賞。所可惜者，因此一二十人，而失國家大信。臣等伏見故慶州刺史姚内斌有孫光弼，好學有行止，能記前世兵法及史籍所載名將用兵取勝之術，比於累年所試方略濫進之人，不可同類，若蒙擢用，必有所爲。伏乞舉行赦書，特賜召試，仍下所居州縣鄰里考其行實，參驗而行。其餘將家，亦乞遍行原校：一作「加」。尋訪。臣等職在諫諍，當補闕遺。見國家赦令已行而自失大信，及士有豪俊沉棄而未用者，皆當論列。臣等又覩赦書節文云：「本房子孫，與班行安排。如實有膽勇謀略者，仍與邊上任使。」詳此，雖無材藝者，亦預推恩也。今光弼據其學識，況有可採，臣等所陳，只乞比近年方略之人，特與一試，上以全國家大信，下可收遺逸之人。伏望聖慈，特賜施行。取進止。

論李淑姦邪劄子 同前

臣昨日因奏事於延和殿，已曾面論李淑嚮在開封府，猶爲疎外，今拜學士，是禁中親近之職。竊緣此人不宜在侍從之列，其姦邪陰險之迹，陛下素已知之。今外邊臣寮、骨肉同坐者，不敢道李淑姓名，蓋其穢惡，❶醜不可當。據外人如此惡之，豈合却在人主左右？ 淑自來朋附夷簡，在三尸五鬼之數，蓋夷簡要爲肘腋，所以援引至此。不知今日朝廷如此清明，更要此人何用？ 若欲藉其詞業，則臣謂才行者人臣之本，文章者乃其外飾耳。 況今文章之士爲學士者，得一兩人足矣。 假如全無文士，朝廷詔勑之詞直書王言，以示天下，尤足以敦復古朴之美，不必雕刻之華。 自古有文無行之人，多爲明主所棄。 只如徐鉉、胡旦，皆是先朝以文章著名於天下，二人皆以過惡廢棄，終身不齒，當時朝廷亦不至乏人。淑居開封，過失極多，然止是一府之害。 今在朝廷，若有所爲，少肆其志，則害及忠良，沮壞政治，是爲天下之害，故臣不可不言。今雖陛下主張正人，不信讒巧，然淑之爲惡出於天性，恐不能悛改，竊慮依舊譖毀好人。 伏望聖慈一切不納，早與一外任差遣，使正人端士安心作事，無讒毀之避。 取進止。

再論李淑劄子 同前

臣近日竊聞李淑已有聖旨令與壽州，

❶「穢」下，原卷後校：「一有『德』字。」

却知中書不肯便行，須得淑自上章求原校：一作「乞」。出，方敢差除。臣謂李淑姦邪之迹，陛下既已盡知，若得斷自宸衷，則使天下之人皆知陛下聰明神聖，辨别忠邪，黜去小人，自出聖斷。如此，則今後姦邪險惡之人可使知懼，而不敢爲害。今若如中書之意，須待其自求退，則是賞罰之柄不由明主自行，去住之謀一任臣下取便。如此，則今後小人皆知雖爲姦邪險惡，天子欲力去，而中書必未原校：一作「未必」。肯行，若不自退，則原校：一作「别」。無人敢差。臣恐自此小人轉爲得計，不肯悛心。進賢退不肖者，宰相之職也。今大臣既自避怨，不肯爲陛下除去姦邪，賴陛下聖明，洞分邪正，又不能便依聖旨，直與差除，更須曲收人情，優假群小。三四日來，外邊聞陛下欲除李淑壽州，人人鼓舞，皆賀聖德。蓋淑二三十年出入朝廷，姦險傾邪，害人不少，一旦見人主斥去左右，莫不欣抃。却聞中書如此迂迴，自相顧避，可惜聖明之斷不盡施行。臣欲望更不須候其請郡，因兩府奏事之時，特出聖旨處分，直除一外郡，使天下皆知此姦邪穢惡之人，是人主力自除去，❶以彰聖明之德。取進止。

論慎出詔令劄子 同前

臣伏以朝廷每出詔令，必須合於物議，下悦民情。真宗皇帝初置諫官，詔書内條列六事，首言「詔令不便者，許諫官論列」，蓋朝廷慎於出令之意也。近見詔書褒美陜西轉運使卞咸。風聞咸在陜西，爲買百姓青苗及轉般大麥，此兩事大與西人爲原校：

❶「人主」，原卷後校：「一作『陛下』。」

一作「大爲西人」。患，逃移却人户原校：一無此三字。極多，至今西人怨謗不已。賴吴遵路減得轉般一事，人獲稍寧。今所降詔書，兩人一時原校：一作「例」。褒美，善惡不分，無所激勸。使陝西人見者，必謂朝廷咫尺，絶不卹念西人，不知西事，誤下詔書，美此與民爲害之人，必轉生怨謗。臣竊料朝廷必因邊臣奏舉咸等能積糧儲，故賜原校：一作「此」。奬諭。蓋失於採訪，不知咸處置乖方之事，致西民流移怨謗之因。欲乞今後戒此失誤，慎出詔令，及戒勵群臣，今後薦舉人不得妄有稱美。其已出之詔，既不可追，臣又恐朝廷因此遂待卞咸爲材原校：一作「能」。吏，别有任用，却致敗事。臣職在諫諍，不可不言。

奏議卷第四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一　奏議卷第五

諫　院

論李昭亮不可將兵劄子 慶曆三年

臣伏見朝廷近自河東移李昭亮爲鎮、定、高陽三路都部署。竊以北戎險詐，必與國家爲患，北面之事，❶常須有備。此一事，陛下聖心久自憂之，執政大臣非不知而憂之，天下之人共爲朝廷憂之。李昭亮不才，不堪爲將帥，不可委兵柄。此一人，陛下聖心久自知之，執政大臣非不知之，天下之人亦共知之。不審因何遽有此命？大凡朝廷行事不當者，或爲小事而忽略，容有不知，致誤施行而至乖錯者有矣。未有以天下大可憂患而上下共知之事，公然乖繆，任以非人如此者。臣料兩府之議，必因施昌言等近奏三路闕都部署，而目下無人，以昭亮塞請，而欲徐别選擇，不過如此而已。然臣竊見朝廷作事常患因循，應急則草草且行，纔過便不復留意。❷只如今秋用郭承祐於鎮、定，❸尋以非才罷之，當時應急，且以康德輿爲鈐轄，❹闕却部署一職，本待徐擇其人。臣初喜朝廷必能自此精於選任，經

❶「北面」，原卷後校：「一作『北鄙』。」
❷「便」下，原卷後校：「一有『休』字。」
❸「今秋用」，原卷後校：「三字一作『差』。」
❹「康」，原作「常」，今據「常」下原校「一作『康』」改。按《續資治通鑑長編》、《宋史》均作「康德輿」。

今數月，何曾用意求人？一旦昌言奏來，又遣昭亮且去。今平時無事之際，尚如此不能選人任用，若一旦倉皇事動，更於何處求人？故臣謂朝議欲徐擇人而代昭亮者，乃虛語爾。

方今天下至廣，不可謂之無人，但朝廷無術以得之耳。寧用不材以敗事，不肯勞心而擇材，事至憂危，可爲慟哭。臣思朝廷所以乏人任用之弊，蓋爲依常守例，須用依資歷級之人，不肯非次拔擢，所以無人可用。古人謂勞於擇賢而逸於任使，今人既難得，求之又不勤，待其自來，何復可得？臣累曾上言練兵選將之法，未賜施行，又曾言乞於沿邊十數州且選州將，亦不蒙聽納。寧可公選不材之人，委以大兵之柄，一旦誤事，悔何及之！❶伏望聖慈出於睿斷，其李昭亮，早令兩府擇人替換，仍早講求選將之法。若大將難卒然而得，即乞於沿邊州軍選擇州將近下資淺人中，庶乎易得。昨北使姓名稍遲數日，中外之士已共憂疑。幸其未動之間，宜作先時之備。兵法曰：「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惟陛下爲社稷之計，深思而行之，則天下幸甚。取進止。

論禦賊四事劄子 同前

臣昨自軍賊王倫敗後，尋曾極言論列，恐相次盜賊漸多，乞朝廷早爲禦備。凡爲國家憂盜賊者，非獨臣一人。前後獻言者甚衆，皆爲大臣忽棄，都不施行。而爲大臣者又無擘畫，果致近日諸處盜賊縱横。自

❶「悔何及之」，原卷後校：「一作『悔之何及』。」

淮海已南新遭王倫之後，今自京已西州縣又遭張海、郭貌山等劫掠焚燒，桂陽監昨奏蠻賊數百人，夔峽、荆湖各奏蠻賊皆數百人，解州又奏見有未獲賊十餘火，滑州又聞强賊三十餘人燒却原校：一作「劫」。沙彌鎮，許州又聞有賊三四十人劫却椹澗鎮，此臣所聞目下盗起之處如此縱横也。此外，京東今歲自秋不雨，至今麥種未得。江淮倫賊之後，繼以飢蝗。陝西災旱，道路流亡日夜不絶。似此等處，將來盗賊必起，是見在者未滅，續來者愈原校：一作「更」。多。而乾象變差，譴告不一，於古占法，多云天下大兵並起。今兵端已動於下，天象又告于上，而朝廷安恬舒緩，無異常時，此臣前狀所謂古之智者能慮未形之機，今之謀臣不識已形之禍者也。臣聞兩漢之法，凡盗賊並起、人民流亡、天文災異如此等事，皆責三公，或被誅戮，或行黜放。今幸陛下仁聖寬慈，大臣偶免重責，而猶忘忽禍患，偷習因循，此臣所謂大臣不肯峻國法以繩官吏，蓋由陛下不以威刑責大臣者也。

今見在賊已如此，後來賊必更多，若不早圖，恐難後悔。臣計方今禦盗者，不過四事：一曰州郡置兵爲備；二曰選捕盗之官；三曰明賞罰之法；四曰去冗官，用良吏，以撫疲民，使不起爲盗。此四者，大臣所忽，以爲常談者也。然臣視今朝廷於此四者，未有一事合宜。伏望聖慈嚴勑兩府大臣，問其捨此四事，别有何術可爲？苟無他術，則此四事宜早施行。臣竊聞州郡置兵，富弼已有條奏。其餘三事，前後言事者論議甚多。伏乞合聚群議，擇其善者而行。其禦盗四事，方今措置乖失極多，容臣續具一二原校：一作「二」。條奏。取進止。

論乞主張范仲淹富弼等行事劄子 同前

臣伏聞范仲淹、富弼等自被手詔之後，已有條陳事件，必須裁擇施行。臣聞自古帝王致治，須待同心叶力之人，原校：二字一作「者」。而君臣相得，原校：五字一作「相與維持」。謂之千載一遇之難。今仲淹等遇陛下聖明，可謂難逢之會；陛下有仲淹等，亦可謂難得之臣。陛下既已傾心待之，仲淹等亦又各盡心思報。❶上下如此，臣謂事無不濟，但顧行之如何。伏況仲淹、弼是陛下特出聖意自選之人。❷初用之時，天下已皆相賀，然猶竊謂陛下既能選之，未知用之如何耳。及見近日特開天章，從容訪問，親寫手詔，督責丁寧，然後中外喧然，既驚且喜。此二盛事，固已原校：一作「以」。朝報京師，暮傳四海，皆謂自來未曾如此責任大臣，天下之人延首拭目，以看陛下欲作何事，原校：一作「用此二人果有何能」。此二人所報陛下果有何能？原校：一作「欲作何事」。是陛下得失，在此一舉；生民休戚，繫此一時。以此而言，則仲淹等不可不盡心展効，陛下不宜不力主而行，❸使上不玷知人之明，下不失四海之望。臣非不知陛下專心鋭志，必不自怠，❹而中外大臣且憂國同心，必不相忌而沮難。❺然臣所慮者，仲淹等所言，必須先絶僥倖因循姑息之事，方能救數原校：一作「今」。世之積弊。如此等事，皆外招小人之

❶「亦又」，原卷後校：「一無『又』字。」
❷「伏」，原卷後校：「一作『爾』。」
❸「主」下，原卷後校：「一有『張』字。」
❹「必不自怠」，原卷後校：「一作『不自懈怠』。」
❺「而沮難」，原卷後校：「一無此三字。」

怨怒，不免浮議之紛紜，而姦邪未去之人，亦須時有讒沮，若稍聽之，則事不成矣。臣謂當此事初，尤須上下叶力，凡小人怨怒，仲淹等自以身當浮議姦讒，陛下亦須力拒，待其久而漸定，自可日見成功。伏望聖慈留意，終始成之，則社稷之福，天下之幸也。取進止。

論臺官不當限資考劄子 同前

臣伏見御史臺闕官，近制令兩制并中丞輪次舉人，遂致所舉多非其才，罕能稱職。如昨來蘇紳舉馬端，却煩朝廷別有行遣。臣謂今兩制之中姦邪者未能盡去，若不更近制，則輪次所及，須令舉人。近聞梁適舉王礪、燕度充臺官，其人以適在姦邪之目，各懷愧醜，懼其污染，風聞皆欲不就。以此言之，舉官當先擇舉主。臣欲乞今後只令中丞舉人，或特選舉主。仍見官原校：一作「朝」。班中，雖有好人，多以資考未及，遂致所舉非人者，皆爲且就資例可入。仍乞不限資考，惟擇材堪者爲之。況臺中自有裏行之職，以待資淺之人。仍乞重定舉官之法，有不稱職，原校：一有「者」字。連坐舉主，重爲約束，以防僞濫，庶幾稱職，可振綱紀。取進止。

再論臺官不可限資考劄子 同前

臣近曾上言，爲臺官闕人，乞不依資限選舉。❶ 仍乞添置裏行，所貴得材，可以稱職。竊聞近詔宋祁舉人，依前只用資原校：

❶「限」，原卷後校：「一作『考』。」

一作「舊」。例，又未見議復裏行。臣竊嘆方今原校：一有「大臣」二字。事無大小，皆知其弊，不肯更改。凡臺官舉人，須得三丞已上，成資通判，此例起自近年。❶然近年臺官無一人可稱者，近日臺官至有彈教坊倭原校：一作「弟」。子鄭州來者，朝中傳以爲笑。其臺憲非才，近歲尤甚，是此例不可用明矣。然而寧用不材以曠職，不肯變例以求人。今限以資例，則取人之路狹；不限資例，則取人之路廣。廣之原校：一作「廣其路」。猶恐無人，何況專守其狹？若使資例及者入三院，未及者爲裏行，又於差除，都不妨礙。況今四方多事之際，揚威出使，正要得人。臣今欲乞特降指揮，令舉官自京官已上不問差遣次第，惟材是舉，使資淺者爲裏行，資深者入三院。臣見前後舉臺官者，多徇親戚，原校：一作「舊」。舉既非材，人或問之，則曰：「朝廷用資限，❷致別無人可舉。」今若革此繆例，責其惟材是舉，則不敢不舉好人。所冀漸振臺綱，免取非笑。取進止。

論京西官吏非人乞黜按察使陳洎等劄子

同前

臣竊見去年五月詔敕節文：「諸路轉運並兼按察使，或貪殘老昧、委是不治者，逐處具狀聞奏。❸若因循不切按察，致官吏貪殘，刑獄枉濫，民庶無告，朝廷察訪得知，並當勘罪，❹重原校：一作「嚴」。行黜降。」竊見近日賊人張海等入金州，劫却軍資甲仗庫，

❶「起自」，原卷後校：「一作『蓋自』。」
❷「用資限」，原卷後校：「一作『限以資考』。」
❸「逐處」，原卷後校：「一作『逐旋』。」
❹「並當」，原卷後校：「一作『當爲』。」

蓋爲知州王茂先年老昏昧，所以放賊入城。及張海等到鄧州，順陽縣令李正己用鼓樂迎賊入縣飲宴，留賊宿于縣廳，原校：一作「廨」。恣其劫掠，其李正己亦是年老昏昧之人。京西按察使陳洎、張昪，自五月受却朝廷詔書後，半年内並不按察一人。如王茂先、李正己，並顯然容庇，不早移换，致得一旦賊至，不能捍禦。及光化軍韓綱在任殘酷，致兵士作亂，亦不能早行覺察。其陳洎等故違詔書，致興盜賊，並合依元降詔勑，❶重行黜降。中書又不舉行，使國家號令棄作空文，天下禍亂貽憂君父，蓋由上下互相蒙庇之罪也。其陳洎、張昪，伏乞依詔勑施行，重與黜降。若明降詔勑，顯有違者並不舉行，則今後朝廷號令，徒煩虚出。伏望出於聖斷，以警後來。取進止。

再論陳洎等劄子 同前

臣近曾上言，爲京西轉運使陳洎、張昪違廢詔書，並不按察部下官吏，致使盜賊縱横，貽憂君父。其陳洎等合坐此罪名，重行黜降。此事非是臣自生狂見，敢有妄言，乃是朝廷元降詔書内指揮，自合行遣。今諸路轉運使不按察官吏者甚衆，然别不至大段生事及部内官吏不甚昏老者，亦可且示優容。如陳洎等部内，顯然官吏昏老貪殘，並不舉劾，致得盜賊並起，事勢可憂。此若不行，則國家詔勑，乃是空文，今後號令，有誰肯聽？臣伏見近日頓易諸路轉運，方思改作，欲除舊弊，朝廷此後政令，須要必行。

❶「並合」，原卷後校：「一作『自合』。」

今若自廢詔書，示人無信，則新轉運見朝廷先自弛廢，言不足聽，原校：一作「信」。則更無禀畏，必効因循，虛煩更張，必不濟事。古人於作事之初，尚或借人行法，況洎等首自違犯，理合舉行。宜於革弊之初，先行勵衆之事。或謂洎等於少人之際，且要任使。即乞各與降官，依舊差遣，以責後効，徐議復資，亦使過之術也。尚慮議者謂淮南王倫賊後，不曾行遣轉運。蓋淮南新授詔書，未及按察，而賊已卒至。又部内官吏如晁仲約等，本非昏老，不比京西，慢賊經年，不能剪滅，直至養成兇勢。又其原校：一作「洎等」。部内官吏，顯是昏老誤事之人，授詔半年，故違不舉，較其事體與淮南不同。今若以淮南不曾行遣，便捨洎等不問，則今後犯者又指洎等以爲例，是則朝廷命令，永廢不行。伏惟陛下聰明睿斷，惟是則從，尚恐大臣務收私恩，不顧國體。若能不惜暫降洎等一兩資原校：一作「員」。官，存取朝廷綱紀，以勵中外，則庶幾國威復振，患難可平。取進止。

論舉館閣之職劄子 慶曆三年

臣伏見國家近降詔書，條制館閣職事。有以見陛下慎於名器，漸振紀綱。然而積弊之源，其來已久，僥倖之路，非止一端，今於澄革之初，尚有未盡其甚者。臣竊見近年外任發運、轉運使、大藩知州等，多以館職授之，不擇人材，不由文學，但依例以爲恩典。朝廷本意，以其當要劇之任，欲假此清職以爲重。然而授者既多，不免冒濫，本欲取重，人反輕之。加又比來館閣

之中，太半膏粱之子，材臣幹吏羞與比肩，亦有得之以爲耻者。假之既不足爲重，得者又不足爲榮，授受之間，徒成兩失。臣欲乞今後任發運、轉運、知州等，❶更不依例帖職。若其果有材能，必欲重其職任，則當升拜美官，優其秩禄。況設官之法，本貴量材，隨其器能，自可升擢，豈必盡由儒館，方以爲榮？

一、臣竊見近年風俗澆原校：一作「媮」。薄，士子奔競者多，至有偷竊他人文字，干謁權貴以求薦舉，如丘良孫者。又有廣費資財，多寫文册，所業又非絶出，❷而惟務干求勢門，日夜奔馳，無一處不到，如林槩者。此二人並是兩制臣寮奏乞召試，内丘良孫近雖押出，而林槩已有召原校：一作「得」。試指揮。舊來本無兩省以上舉館職明文，尚猶如此奔競，今若明許薦人，則今後薦者無數矣。臣欲於近降詔書内兩省舉館職一節，添入「遇館閣闕人，❸即朝廷先擇舉主，方得薦人」。仍乞別定館閣合存員數，以革冗濫。

一、臣竊見近降詔書，不許權貴奏廕子弟入館閣。此蓋朝廷爲見近年貴家子弟濫在館閣者多，如吕公綽、錢延年之類尤爲荒濫，所以立此新規，革其甚弊。臣謂今後膏粱子弟既不濫居清職，則前已在館閣者，雖未能沙汰，尚須裁損。欲乞應貴家子弟入館閣，

❶「轉運」下，原卷後校：「一有『使』字。」
❷「所業」，原卷後校：「一作『事業』。」
❸「閣」，原卷後校：「一作『職』。」

見在人中，若無行業文詞爲衆所知，則不得以年深遷補龍圖、昭文館并待制、修撰之類，所貴侍從清班，不至冗濫。

奏議卷第五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二　奏議卷第六

諫院

論乞令宣撫使韓琦等經略陝西劄子 慶曆三年

臣竊聞已降中書劄子，抽回韓琦、田況等歸闕。昨來琦等奉命巡邊，本爲西賊議和未決，防其攻寇，要爲禦備。今西人再來，方有邀請，在於事體，必難便從，邊上機宜，正須處置。仍聞韓琦、田況各有奏狀，言邊防有備，請朝廷不須怯畏，每事曲從。竊以勝敗之間，安危所繫，料琦等如此奏來，則邊事可知，自有枝梧，不至敗誤。臣謂且令琦等在彼撫遏，則朝廷與賊商議，自可以持重，不須屈就。今議方未決，中道召還，則是使賊知朝廷意在必和，自先弛備。況事無急切，何必召歸？其召韓琦劄子，伏乞速賜指揮抽回。且令琦等在彼經略，以俟西賊和議如何。❶ 取進止。

論西賊議和請以五問詰大臣狀 同前

右臣伏見張子奭奉使賊中，近已原校：一作「以」。到闕。風聞賊意雖肯稱臣，原校：一有「受册」字。而尚有數事邀求，未審朝廷如何處置。臣聞善料敵者，必揣其情僞之實；

---

❶「如何」，原卷後校：「一作『之決』。」

能知彼者，❶乃可制勝負之謀。今賊非難料難知，但患爲國原校：一有「誤」字。計者昧於遠見，落彼姦謀，苟一時之暫安，召無涯之後患，自爲削弱，助賊姦謀。此《左傳》所謂疾首痛心，賈誼所以太息慟哭者也。今議賊肯和之意，不過兩端而已。欺罔天下者，必曰賊困窘而求和；稍能曉事者，皆知賊權詐而可懼。若賊實困窘，則正宜持重以裁之。若知其詐謀，則豈可厚以金繒，助成姦計？昨如定等回，但聞許與之數不過十萬。今子奭所許乃二十萬，仍聞賊意未已，更有過求。先朝與契丹通和，只用三十萬。一旦劉六符輩來，❷又添二十萬。今昊賊一口原校：一有「已」字。許二十萬，到原校：一作「則」。他日更來，又須一二十萬。使四夷窺見中國廟謀勝原校：一作「神」。筭，惟以金帛告人，則邈川首領豈不動心？一旦興兵，又須三二十萬。生民膏血有盡，四夷禽獸無猒，引之轉來，何有限極？今已許之失，既不可追，分外過求，尚可抑絶。見今北虜往來，尚在沿邊市易，豈可西蕃絶遠，須要直至京師？只用原校：一作「以」。此詞，自可拒止。至如青鹽弛禁，尤不可從，於我雖所損非多，在賊則爲利甚博。況鹽者民間急用，既開其禁，則公私往來，姦細不分。若使賊捐原校：一作「損」。百萬之鹽以啗邊民，則數年之後，皆爲盜用矣。凡此三事，皆難允許。今若只爲目下苟安之計，則何必愛惜，盡可曲從；若爲社稷久遠之謀，則不止目前，須思後患。

臣願陛下試發五問，詢於議事之臣。

❶「彼者」，原卷後校：「一作『彼已』。」

❷「一旦」，原卷後校：「二字一作『及』。」

一問西賊不因敗衄，忽肯通和之意，❶或用計困之使就和乎，或其與北虜連謀而僞和乎？二問既和之後，邊備果可徹而寬國用乎？三問北使一來與二十萬，西人一去又二十萬，從今更索，又更與之，凡廟謀爲國計者，止有此策而已乎？四問既和之後，能使北虜不邀功責報乎？虜或一動，能使天下無事乎？五問元昊一議許二十萬，❷他日保不更有邀求乎？他日有求，能不更添乎？陛下赫然以此五事問之，萬一能有說焉，非臣所及；若其無說，則天下之憂從此始矣。方今急和謬議既不可追，許物已多，必不能減。然臣竊料元昊不出三五年，必須更別猖獗以邀增添，而將相大臣只如原校：一有「中國」二字。今日之謀，定須更與添物。若今日一頓盡與，則他時何以添之？故臣願惜今日所求。其如西賊雖和，所利極鮮，若和而復動，原校：五字一作「北戎若動」。其患無涯。此臣前後非不切言，今無及矣。伏望陛下留意而思之，且可不與。彼若實欲就和，雖不許此亦可；若實無和意，與之適有後虞。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葛宗古等不當減法劄子 同前

臣伏見近日贓吏葛宗古、王克庸、滕宗諒等相繼贓污事發，內葛宗古情理尤惡。臣伏覩去年朝廷命賈昌朝等減省天下冗費，上自陛下供御之物，至於皇后、宮嬪飲食已來，盡皆減節。蓋謂調度至多，公私已乏，故陛下以身先天下，自行減刻，原校：一作

❶「忽肯」，原卷後校：「一作『而肯』。」

❷「議」下，原卷後校：「此字下有『和』字。」

「省」。要供軍費。凡爲邊將者，所得一錢一帛，宜思此物自生民困苦之中取其膏血，陛下憂勞之際減自聖躬，如此得之，宜作如何使用。今乃盗朝廷賞勞蕃夷之物，贍養求食婦人全家骨肉，及供自己家口，并營造工作、私家冗用之類。量其如此用心，豈是愛君憂國、忘身破賊之人？何足愛惜？若律文已重，即乞盡行，更不減法。若舊法尚輕，仍望特加重斷。其滕宗諒、王克庸，若事狀分明，亦望早賜勘鞫，正行國典。

竊慮議者爲宗古等方任邊陲，宜從寬貸。臣非不知駕馭英雄難拘常法，如太祖委用李漢超等。蓋漢超能捍寇戎，不爲邊患，功大過小，理可優容。諸將守邊未有尺寸之効，而先已踰違不原校：一無「踰」、「不」二字。法，外恃敵在，而欲望朝廷屈法姑息。今朝廷未曾行寬假之患，原校：一作「惠」。而此三人不法原校：一作「已各」。如此，若更寬之，則今後邊臣不復可以法制矣。臣思邊上公使必欲使將臣不拘常法者，若用之陰養死士，招延布衣，利啗敵人，賞勞將校，如此之數皆不必問其出入，可恣所爲。或其性本闊略，偶不點檢，誤用於私家，原其本情，亦可輕恕。若宗古等故意偷謾減刻宴犒蕃夷、軍士之物入己者，有何可恕之理，特減從輕？有何可贖之功，得以屈法？若此三人不行重斷，則邊臣知元昊常在，則原校：一無「則」字。可以常爲不法，臣恐翫寇弄兵，事無了日。今取進止。

論燕度勘滕宗諒事張皇太過劄子同前

臣昨日風聞張子奭未有歸期消息，賊昊又別遣人來。必恐子奭被賊拘留，西人

之來，其意未測，邊鄙之事不可不憂，正是要藉將帥効力之際。旦夕來原校：三字一作「近者」。傳聞燕度勘鞫滕宗諒事，枝蔓勾追，直得使盡邠州諸縣枷杻，所行栲掠皆是無罪之人，囚繫滿獄。邊上軍民將吏見其如此張皇，人人嗟怨，自狄青、种世衡等並皆解體，不肯用心。朝廷本爲臺官上言滕宗諒支用錢多，❶未明虛實，遂差燕度勘鞫，不期如此作事，摇動人心。若不早止絶，則恐元昊因此邊上動摇、將臣憂恐解體之際，❷突出兵馬，誰肯爲朝廷用死命向前？

臣忝爲陛下耳目之官，外事常合採訪，三五日來，都下喧傳邊將不安之事。亦聞田況在慶州日，❸見滕宗諒别無大段罪過，并燕度生事張皇，累具奏狀，並不蒙朝廷報答。況又遍作書，告在朝大臣，意欲傳達於聖聽，大臣各避嫌疑，必不敢進呈況書。臣伏慮陛下但知宗諒用錢之過，不知邊將憂嗟搔動之事，❹只如臣初聞滕宗諒事發之時，獨有論奏，❺乞早勘鞫行遣。臣若堅執前奏，一向遂非，則惟願勘得宗諒罪深，方表臣前來所言者是。然臣終不敢如此用心，寧可因前來不合妄言得罪於身，不可令日遂非，致誤事於國。臣竊思朝廷於宗諒必無愛憎，但聞其有罪，則不可不問。若果無大過，則必不須要求瑕疵。只恐勘官希望朝廷意旨，過當張皇，搔動邊鄙。其滕宗諒，伏望速令結絶。仍乞特降詔旨，告諭邊臣以不枝蔓勾追之意。兼令今後用錢，但

❶「支用錢多」，原卷後校：「一作『用錢過多』。」
❷「憂恐」，衡本作「憂懼」。
❸「日」，原卷後續校：「一作『目』。」則屬下讀。
❹「憂嗟」，原卷後校：「一作『驚嗟』。」
❺「獨」，原卷後續校：「一作『猶』。」

不入己外，任從便宜，不須畏避。庶使安心放意，用命立功。其田況累次原校：一作「度」。奏狀并與大臣等書，伏望聖慈盡取詳覽。田況是陛下侍從之臣，素非姦佞，其言可信。又其身在邊上，事皆目見，必不虛言。今取進止。

再論燕度鞫獄枝蔓劄子 同前

臣昨日風聞燕度勘滕宗諒事枝蔓張皇，邊陲搔動，曾有論奏，乞降詔旨安慰邊臣。❶今日又聞度輒行文牒劾問樞密副使韓琦議邊事因依，不知燕度實敢如此否？若實有之，深可驚駭。竊以韓琦是陛下原校：一有「左右」二字。大臣，繫國家事體輕重。今燕度敢兹無故意外侵陵，乃是輕慢朝廷，舞文弄法。原校：一作「舞弄文法」。臣每見前後險薄小人多爲此態，得一刑獄，勘鞫踴躍，以爲奇貨，務爲深刻之事，以邀强幹之名。自謂陷人若多，則進身必速，所以虛張聲勢，❷肆意羅織。今燕度本令只勘滕宗諒使過公用錢，因何劾問大臣議邊事？顯是節外生事，正違推勘敕條。況樞密使是輔弼之任，宣撫使將君命而行，本藉重臣，特行鎮撫。今若無故遭一獄吏侵欺，而陛下不與主張，則今後奉君命而出使者皆爲邊鄙所輕，爲大臣而作事者反畏小人所制。故燕度論於國體，便合坐以深刑；責其俗吏，亦自違於條制。罪須行遣，情不可容。今樞密副使尚被侵陵，則以下將帥無辜遭其枝蔓者不少，據其如此

❶「慰」，衡本作「諭」。
❷「虛」，原卷後續校：「一作『廣』。」

作事，此獄必無平允。其滕宗諒一宗刑獄狀，原校：一作「伏」。❶乞別選差官，取勘結絶。其燕度，亦乞别付所司，勘罪行遣。取進止。

論乞不勘狄青侵公用錢劄子 同前

臣風聞邊臣張亢近爲使過公用錢，見在陝西置院根勘，其勘官所取，干連人甚衆。亦聞狄青曾隨張亢入界，見已勾追照對。臣伏見國家兵興以來，五六年所得邊將，惟狄青、种世衡二人而已。其忠勇材武，不可與張亢、滕宗諒一例待之。臣料青本武人，不知法律，縱有使過公用錢，必不似葛宗古故意偷謾，❷不過失於點檢，❸致誤侵使而已。方今議和之使正在賊中，苟一言不合，則忿兵爲患，必至侵邊。謹備過防，正藉勇將，況如青者，無三兩人。原校：一作「三兩人而已」。可惜因些小公用錢，使賊於此要人之際，自將青等爲賊拘囚，使賊聞之以爲得計。伏望特降指揮元勘官，只將張亢一宗事節依公根勘，不得枝蔓勾追。其狄青縱有干連，仍乞特與免勘。臣於邊臣本無干涉，豈有愛憎，但慮勘官只希朝廷意旨，不顧邊上事機，將國家難得之人與常人一例推鞫，一旦乏人誤事，則悔不可追。伏乞朝廷特賜寬貸。邊臣知無功之將犯法必誅，原校：一作「行」。要藉之人以能贖過，則人人自勵，將見成功。取進止。

❶ 按：若依原校「狀」作「伏」，則當屬下讀。

❷ 「必不似葛宗古」，原卷後校：「一作『必非』。」

❸ 「點檢」，衡本作「檢點」。

論體量官吏酷虐劄子同前

臣等風聞朝廷近降指揮與諸路轉運使，令體量州縣官吏酷虐軍民者。臣料朝旨如此，必是因韓綱酷虐，近致光化兵士亂作，原校：一作「作亂」。故有此指揮。竊以昨來光化兵變，雖因韓綱自致，其如兵亦素驕，處置之間，須合中道。韓綱自當行法，驕兵亦合討除，如此兩行，方始得體。今若明行號令，偏約官吏，則驕兵增氣，轉更生心，長吏畏避，無由行事。其所降與轉運司文字，竊慮朝夕之間，傳播中外，扇動群小，引惹事端。然已失之令既不可追，伏乞速降指揮與諸路轉運使，令密切禀行，不得漏洩，所貴別不生事。取進止。

論募人入賊以壞其黨劄子同前

臣竊聞京西賊盜日近轉多，在處縱橫，不知火數。所患者素無禦備，不易枝梧，然獨幸賊雖猖狂，未有謀畫。若使其得一曉事之人，教以計策，不掠婦女，不殺人民，開官庫之物以振貧窮，招愁怨之人而爲黨與。況今大臣不肯行國法，州縣不復畏朝廷，官吏尚皆公然迎奉，疲民易悅，豈有不從？若兇徒漸多而不暴虐，則難以常賊待之，可爲國家憂矣。以此思之，賊衆雖多，尚可力破，使有一人謀主，卒未可圖。臣前因王倫賊時，曾有起請十餘事。內一件，乞出牓招募諸處下第舉人及山林隱士、負犯流落之人，有能以身入賊筭殺首領，及設計誤賊陷於可敗之地者，優原校：一作「重」。與酬奬。

所貴兇黨懷疑，不納無賴之人以爲謀主。當時議者，頗以爲然。伏乞採臣此意，速降指揮與杜杞，令所在張牓，使賊聞知。所貴投賊之人，懷疑不納，但無謀主，尚可剪除。取進止。

論宜專責杜杞捕賊劄子 同前

臣伏見昨張海等賊勢初盛之時，原校：一有「言」字。京西未有得力官吏，遂自朝廷差臺官蔡禀催督原校：一作「監催」。捉殺。後來已別選杜杞充京西轉運使，委以一路之事。兼近日差出兵馬甚多，分爲頭項不少，部分原校：一作「内」。進退，須要統一，指蹤原校：一作「縱」。號令，不可二三。竊慮杜杞、蔡禀不相叶同，各出異見，凡指揮諸事，使諸將難從，一失事機，反成敗誤。自兵士差出，今已多時，然未聞奏報與賊鬭敵及殺獲次第。竊慮官兵互相迴避，空作往來。或恐進退之間，號令不一，致兹逗遛，未見成功。今雖賊奏稍稀，然亦未見殺獲之數。困獸猶鬭，不可不虞，寇死命窮，原校：一作「寇賊死命」。恐未易敵，合早除剪，仍原校：一作「切」。須原校：一作「須由」。督責。況蔡禀是應急差出，兼杜杞乃選材用之，責任之間，宜專在杞。近聞蔡禀自到京西，處置多未合宜，近聞欲枷一巡檢，致得兵士喧譟，❶幾至生變。苟或如此張皇，竊恐别致生事。其蔡禀，伏乞早賜指揮抽回。只委杜杞一面催捉，庶得原校：一作「使」。專一，早能原校：一作「得」。了當。取進止。

❶「得」，衡本作「使」。

論江淮官吏劄子 同前

臣聞江淮官吏等各爲王倫事奏案，已到多時，而尚未聞斷遣。仍聞議者猶欲原校：一作「爲」。寬貸。臣聞昨來江淮官吏，或斂物獻送，或望賊奔迎，或獻其兵甲，❶或同飲宴。臣謂倫一叛卒，偶肆猖狂，而官吏敢如此者，蓋知賊可畏而朝廷不足畏原校：一有「故」字。也。今若更行寬貸，則紀綱隳壞，盜賊縱横，天下大亂，從此始矣。何以知之？昨王倫事起，江淮官吏未行遣之間，京西官吏又已棄城而走，望賊而迎。若江淮官吏不重行遣，則京西官吏亦須輕恕。京西官吏見江淮官吏已如此，則天下諸路亦指此兩路爲法。在處官吏皆迎賊棄城、獻兵納物矣，則天下何由不大亂也？

臣伏思祖宗艱難，創造基圖；陛下憂勤，嗣守先業。而一旦四夷外叛，盜賊内攻，其壞之者誰哉？皆由前後迂繆之臣因循寬弛，使朝威不振，綱紀遂隳。今已壞之至此，而猶不革前非，以寬濟寬，何以救弊？如晁仲約等，情法至重，❷俱合深行，議者無由曲解。或聞以謂自是朝廷素不爲備，不可全罪外官。假如有殺父與兄者，豈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教化，而不罪殺親之人？又如有人掠奪生人男女、金帛，不可只言自是朝廷素無禮讓，而不罪劫人之賊。迂儒不可用，可笑如此。李熙古豈獨是朝廷素有備之州？傅永吉豈獨是朝廷素練之兵？蓋用命則破賊矣。今朝廷素無禦

❶「其」，原爲空格，今據衡本補。
❷「情法」，原卷後校：「一作『情理』。」

備，爲大臣者又不責之守州縣者，合有罪又寬之，天下之事，何人任責？竊緣韓綱是大臣之家，父子兄弟並原校：一作「盡」。在朝廷，權要之臣皆是相識，多方營救，故先於江淮官吏寬之，只要韓綱行遣不重。今大臣不思國體，但樹私恩。惟陛下以天下安危爲計，出於聖斷，以勵群下，則庶幾國威粗振，賞罰有倫。其晁仲約等，乞重行朝典，乞不寬恕。取進止。

奏議卷第六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三　奏議卷第七

諫　院

論捕賊賞罰劄子 慶曆三年

臣伏見方今天下盗賊縱横，王倫、張海等所過州縣，縣尉、巡檢有迎賊飲宴者，有獻其器甲者，有畏懦走避者，有被其驅役者。朝廷於此憂賊之時，正患乏人之際，或於巡檢、縣尉之内得一捕賊可使之人，則必須特示旌酬，以行激勵。苟或未能者，猶須懸賞以待之，何況有而失賞？伏見吏部選人區法，自出身以來，兩任縣尉。初任臨江軍新淦縣，三年之内，大小賊盗獲四十餘火，内雖小盗數多，其如强劫群賊亦不爲少，據於賞格，合改京官。而有司守纖細之文，執尋常之例，謂其所獲雖爲全火而不同時，因不與理爲勞績。臣料原校：一作「謂」。天下州縣盗賊之多，無如新淦；天下縣尉能捉賊之多，亦無如區法。又聞法次任吉水縣尉，使其縣民結爲伍保，至今吉水一縣全無盗賊，民甚便之。法爲縣尉，官至卑賤，所至之處，皆有可稱。臣思朝廷非不欲賞善罰惡，以行勸戒，而患於有司法弊，拘守常文，致抑才能，失於旌賞。其區法偶與臣相識，因得知之，然人所不知，抑而不申者，何可勝數？竊以盗賊是方今急患，縣

尉方今切要之人，❶皆朝廷常合留意之事。臣輒有起請事件，具畫一如後：

一、選人區法捕賊之効甚多，但爲有司拘守細碎之文，不理勞績。其人已升得職官，伏乞追取本人歷子，别加考驗。如實有勞能，即乞不拘常格，特與酬奬，以勸後來。

一、臣謂天下群盗縱横，皆由小盗合聚，今但患其大，而不防其微。故必欲止盗，先從其小。能絶小盗者，巡檢、縣尉也。然而賞罰之法，其弊極多。只如捕盗，去惡但要净盡，豈必須是一日之内同時捕獲？假如有全火强賊，❷縣尉、巡檢以死命鬬敵，若於兩日内捉盡，已不理爲勞績。其守文之弊，如此極多。欲乞下銓司，重定捕賊賞格施原校：一作「頒」。行。

一、臣伏見自天下有盗賊以來，議者多陳禦盗之策，皆欲使民結爲伍保，則姦惡不容。今區法於吉水縣立伍保之法，三年之内，劫賊不敢入其縣界。臣欲乞特降指揮下江南西路，體量吉水縣自區法創立伍保之法以來，如實全無劫賊，又原校：一作「及」。民間以爲便利，即乞頒行伍保之法於天下。

右謹具如前，取進止。

論光化軍叛兵家口不可赦劄子 同前

臣竊見近日盗賊縱横，張海等二三百人未能敗滅，光化軍宣毅又二三百人作亂。

❶「縣尉」下，衡本有「是」字。
❷「賊」，影元本、衡本作「盗」。

臣謂朝廷致得盜賊如是者，不惟中外無備，蓋由威令不行。昨王倫賊殺主將，自置官稱，着黄衣，改年號。事狀如此，乃是反賊，使其不敗，爲患如何？既敗之後，不誅家族。凡小人作事，❶亦須先計成敗，今使其事成則獲大利，不成則無大禍，有利無害，誰不欲反？只如淮南一帶官吏，與王倫飲宴，率民金帛獻送，開門納賊，道左參迎。苟有國法，豈敢如此？而往來取勘，原校：一作「會」。已及半年，未能斷遣。古者稱罰不踰時，所以威激士衆，今遲緩如此，誰有懼心？遂致張海等，官吏依前迎奉。順陽縣令李正己延賊飲宴，宿于縣廳，恣其劫掠，鼓樂送出城外。其人敢如此者，蓋爲不奉賊則死，不奉朝廷則不死，所以畏賊過如畏國法。❷臣恐朝廷威令，從此遂弱；盜賊兇勢，從此轉强。臣聞刑期無刑，殺以止殺，寬猛相濟，用各有時。伏望陛下勿採迂儒所説，婦人女子之仁，尚行小惠，以誤大事。其宣毅兵士必有家族，伏乞盡戮於光化市中，使遠近聞之悚畏，以止續起之賊。其李正己，仍聞已有臺憲上言，亦乞斬於鄧州，使京西一路官吏聞之畏恐，知國法尚存，不敢奉賊。從來只被迂懦之人因循不斷，誤陛下事，壞得天下事，勢已如此，不可更循舊弊，有失威斷，惟陛下力行之。取進止。

薦李允知光化軍劄子 同前

臣近爲光化軍遭韓綱酷虐，致得兵士

❶「凡」，衡本作「況」。

❷「如」，衡本作「於」。

作亂，曾薦國子博士李允，前知光化軍日，軍民畏愛，❶乞却令依舊知軍，不蒙朝廷施行。近聞光化軍兵民官吏列狀，奏乞李允知軍，正與臣等所言符合。臣等職在諫諍，事無大小，只要上益朝廷，下叶物議。今來所薦李允，臣等皆不識其面，❷但採訪得此人實有吏才，在光化日甚有惠政，當此軍城原校：一作「賊」。燒劫之後，此人必可撫綏。今朝廷只見臣等薦論，未賜深信；既是本軍陳乞，可以不疑。朝廷前來失選良吏，❸致因韓綱屠虐軍城。今又不能別選良吏，撫綏殘破，致使軍民自乞一舊知軍。若又不與，則臣恐軍民怨怒，變亂復生。其李允，伏乞依光化軍民所請，却令知軍。取進止。

論韓綱棄城乞依法劄子 同前

臣伏見前知光化軍韓綱，近爲酷虐兵士，致兵士等作亂，攻劫州縣，驚動朝廷，上貽君父之憂，下致生民之患，而又不畏法，棄城遁走。其罪狀顯著，便合誅夷。朝廷慎於用刑，尚令勘鞫，至今多日，未見施行。竊以斷獄之議，不過兩端而已，有正法則依法，無正法則原情。今韓綱所犯，法有明文，情無可恕。謹按律文：「主將守城，爲賊所攻，不固守而棄者斬。」此韓綱於法當斬，有明文也。綱不能撫綏士卒，致其叛

❶「畏愛」，衡本作「愛畏」。
❷「等」，原脱，今據原卷後續校「此下少一『等』字」補。
❸「失」，原卷後續校：「一作『不能』。」

亂，但其棄城而走，❶情最難容。當初亂兵未有器械，韓綱手下自有六十餘人不亂兵士，又有官庫器甲，既不能盡力禦捍，又不能閉城堅守，公然將手下兵士津送全家上船，便棄牌印、城池而去，致兵之亂起自綱身，臨難逃身而不死國。方今盜賊可憂之際，若使天下州縣皆効韓綱，見賊便走，則在處城池皆爲賊有，❷陛下州縣誰肯守之？此韓綱之情，又無可恕也。綱之一死，理在不疑。原校：一有「然」字。外人但見拖延多日，未行斷決，皆謂朝廷好行姑息，漸有恩貸之意。又緣綱是大臣家子，作如此大過，生如此大患，犯如此大刑名，若曲法不行，即不知原校：一作「今後」。孤寒有罪者何以行法？其韓綱，伏望聖慈出於睿斷，早賜依法施行。取進止。

論乞賑救飢民劄子 慶曆三年

臣伏見近降大雪，雖是將來豐熟之兆，然即日原校：一作「目」。陝西飢民流亡者衆，同、華、河中尤甚，往往道路遺棄小兒不少。只聞朝旨令那移近邊兵馬及於有官米處出糶，此外未聞別行賑救。此急在旦夕，不可遲回。其遺棄小兒，亦乞早降指揮，令長吏收卹。仍聞京西東大雪不止，❸毀折桑柘不少。竊慮向去絲蠶稅賦無所出，致貧民起爲盜賊，亦乞特降指揮體量。臣竊見國史書祖宗朝，每奏一兩州軍小有災傷，亦隨多

❶「其棄城」，原卷後續校：「一作『棄其城』。」
❷「在」，原卷後續校：「一作『到』。」
❸「京西東」，原卷後續校：「一作『京東京西』。」

少賑卹。❶或蠲免税租，❷蓋以所放者少，不損國用，又察民疾苦，微細不遺，所以國恩流布，民不怨嗟，不必須待災傷廣闊，方行賑救也。方今人貧下怨之際，不厭頻推恩惠，伏望聖慈，特賜矜憫。取進止。

論救賑雪後飢民劄子 同前

臣風聞京城大雪之後，民間飢寒之人甚多，至有子母數口一時凍死者，雖豪貴之家往往亦無薪炭，則貧弱之民可知矣。蓋京師小民例無蓄積，只是朝夕旋營口食，一日不營求，則頓至乏絶。今大雪已及十日，使市井之民十日不營求，雖中人亦乏絶矣，況小民哉。雪於農民雖爲利澤，然農畝之利遠及春夏，細民所苦急在目前。日夕已來，民之凍死者漸多，未聞官司有所賑救。

欲乞特降聖旨下開封府，或分遣使臣，遍録民間貧凍不能自存者，量散口食，并各於有官場柴炭草處就近支散，救其將死之命。至於諸營出軍家口，亦宜量加存卹，以示聖恩。所散不多，所利者衆。仍令兩府條件應有軍士在外辛苦，及民人支移税賦殘零、輸送艱辛等處，並與擘畫，早加存卹。若使戍兵愁苦，道路怨嗟，飢凍之尸列于京邑，則大雪之澤，其利未見，而數事之失，所損已多。伏乞聖慈，特賜留意。取進止。

論澧州瑞木乞不宣示外廷劄子 同前

臣近聞澧州進柿木成文，有「太平之

❶「隨」，衡本作「有」。

❷「税租」，原卷後續校：「一作『租税』。」

道」四字。其知州馮載，本是武人，不識事體，便爲祥瑞，以媚朝廷。臣謂前世號稱太平者，須是四海晏然，萬物得所。方今西羌叛逆，未平之患在前；北虜驕悖，藏伏之禍在後。一患未滅，一患已萌。加以西則瀘戎，南則湖嶺，凡與四夷連接，無一處無事。而又內則百姓困弊，盜賊縱橫。昨京西、陝西出兵八九千人捕數百之盜，不能一時剪滅，只是僅能潰散，然却於別處結集。今張海雖死，而達州軍賊已却百人，❶又殺使臣，其勢不小。興州又奏八九十人。州縣皇皇，何以存濟？以臣視之，乃是四海騷然，萬物失所，實未見太平之象。臣聞天道貴信，示人不欺。臣不敢遠引他事，只以今年內事驗之。昨夏秋之間，太白經天，累月不滅，金木相掩，近在端門，考於星占，皆是天下大兵將起之象。豈有纔出大兵之象，又出「太平之道」原校：一無「道」字。字，一歲之內，前後頓殊？豈非星象麗天，異不虛出？凡原校：一作「宜」。於戒懼，常合脩省。而草木萬類，變化無常，不可信憑，便生懈怠。臣又思若使木文不僞，實是天生，則亦有深意。蓋其文止曰「太平之道」者，其意可推也。夫自古帝王致太平皆自有道，得其道則太平，失其道則危亂。臣視方今，但見其失，未見其得也。願陛下憂勤萬務，舉賢納善，常如近日，不生逸豫，則三二歲間，漸期脩理。若以前賊張海等小衰，❷便謂後賊不足憂；以近京得雪，便謂天下大豐熟；見北虜未來，❸便謂必無事；見西賊通使，

❶「却」，衡本作「近」。
❷「小」，衡本作「稍」。
❸「未來」，原卷後校：「二字一作『不舉兵』。」

便謂可罷兵，指望太平，漸生安逸，則此瑞木乃誤事之妖木耳。臣見今年原校：一作「頃見太平州」。曾進芝草者，今又進瑞木，竊慮四方相効，争造妖妄。其所進瑞木，伏乞更不宣示臣寮。仍乞速詔天下州軍，告以興兵累年，四海困弊，方當責己憂勞之際，凡有奇禽異獸草木之類，並不得進獻。所以彰示聖原校：一作「明」。德，感勵臣民。取進止。

論美人張氏恩寵宜加裁損劄子同前

臣近風聞禁中因皇女降生，於左藏庫取綾羅八千疋。染院工匠當此大雪苦寒之際，敲冰取水，染練供應，頗甚艱辛。臣伏思陛下恭儉勤勞，愛民憂國，以此勞人枉費之事，❶必不肯爲。然外議相傳，皆云見今染練未絶。臣又見近日内降美人張氏親戚恩澤太頻。臣忝爲諫官，每聞小有虧損聖德之事，須合力言，難避天譴。臣竊見自古帝王所寵嬪御，若能謙儉柔善，不求恩澤，則可長保君恩；或恣意驕奢，多求恩澤，則皆速致禍敗。臣不敢遠引古事，只以今宫禁近事言之。陛下近年所寵尚氏、楊氏、余氏、苗氏之類，當其被寵之時，驕奢自恣，不早裁損，及至滿盈，今皆何在？況聞張氏本良家子，昨自脩媛退爲美人，中外皆聞，以謂與楊、尚等不同，故能保寵最久。今一旦宫中取索頓多，恩澤日廣，漸爲奢侈之事，以招外人之言，臣不知陛下欲愛惜保全張氏，或欲縱恣而敗之？若欲保全，則須常令謙儉，不至驕盈。臣料八千疋綾羅，豈是原校：一作「必非」。張氏一人獨用，不過支散

❶「以」，原卷後續校：「一作『似』」。

與衆人而已。乃是枉費財物，盡爲衆人。至於中外譏議，則陛下自受。以此而言，廣散何益？昨正月一日曹氏封縣君，至初五日又封郡君，四五日間，兩度封拜。又聞別有内降，應是疎遠親戚，盡求恩澤。父母因子而貴可矣，然名分亦不可太過。其他疎遠，皆可減罷。臣謂張氏未入宫之前，疎遠親戚，各皆何在？今日富貴，何必廣爲閑人，自招謗議，以累聖德？若陛下只爲張氏計，亦宜如此。況此事不獨爲張氏，大凡後宫恩澤太多，宫中用度奢侈，皆是虧損聖德之事。繫於國體，臣合力言。伏望聖慈防微杜漸，早爲裁損。取進止。

論乞止絶河北伐民桑柘劄子 同前

臣風聞河北、京東諸州軍見修防城器具，民間配率甚多。澶州、濮州地少林木，即今澶州之民爲無木植送納，盡伐桑柘納官。臣謂農桑是生民衣食之源，租調繫國家用度之急，不惟絶其根本，使民無以爲生，至於供出賦租，將來何以取足？臣伏思兵興以來，天下公私匱乏者，殆非夷狄爲患，全由官吏壞之。其誅剥疲民，爲國斂怨，蓋由郡縣之吏，不得其人。故臣前後累乞澄汰天下官吏者，蓋備見其弊如此也。今澶州之民驟罹此苦，豈非長吏非才，處事乖繆所致。兼聞澶州民桑已伐及三四十萬株，竊慮他郡盡皆効此，伏乞早賜指揮禁絶。其合用材木，仍乞下轉運司，令相度漸次那容準備。其澶州人户經伐桑者，乞差官檢覆，量多少與權免將來絲綿紬絹之税。竊以軍國所須，出自民力，必欲外禦契丹之患，常須優養河朔之民。若使道路怨嗟，人

心離叛，則内外之患，何以枝梧？伏望聖慈，特賜留意。取進止。

論方田均税劄子同前

臣竊見近有臣寮上言均天下税賦，已送三司商量施行。臣嘗聞自前諸處亦曾有均税者，多是不知均定原校：一作「税」。之術，或嚴行刑法，或引惹詞訟，或姦民欺隱，或官吏誅求，税未及均，民已大擾。臣前任通判滑州日，有秘書丞孫琳與臣同官。其人言先差往洺州肥鄉縣與郭咨均税，❶創立千步方田法，括定民田，並無欺隱，亦不行刑罰，民又絶無詞訟。其時均定税後，逃户歸業者五百餘家，復得税數不少，公私皆利，簡當易行。其千步均田法，自有制度二十餘條。臣在滑州時，因聞此事，遂略行體問隣近州軍，大率税賦失陷一半，方欲陳述，乞行琳等均田之法。今來已有臣寮上言均税事，竊慮未得千步方田簡當之法。其孫琳見任滑州職官，郭咨爲崇儀副使在外，欲乞召此二人，送三司令一處商量。原校：一有「取進止」字。

奏議卷第七

❶「郭咨」，原卷後校：「一作『郭諮』。」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四　奏議卷第八

諫　院

論張子奭恩賞太頻劄子 慶曆四年

臣風聞知汝州范祥爲相度陝西青白鹽，勑差張子奭權知汝州。子奭自選人二年内遷至員外郎，朝廷之意雖曰賞勞，而天下物議皆云僥倖。蓋以子奭宣勞絶少，止兩次，而遷官、恩賜已數重。自古賞功不過一次，原校：一作「賞」。賞之不已，故難弭人言。初自選人改京官，曰賞勞；未及二歲改祕書丞，又曰賞勞；賜以章服，又曰賞勞；祕書丞不久又轉官，又曰賞勞；合得太常博士，超遷員外郎，又曰賞勞；後行祠部，爲名曹，又曰賞勞；作京官，合作知縣而作簽判，又曰賞勞；一任未滿，合更有一任知縣，又超通判差遣，又曰賞勞。此所以外人之議不允也。況范祥暫出勾當，只合交割以次官員，或轉運司自差人權。今朝廷差人，已是失體，又於子奭，爲此僥倖。今朝臣待闕在京者甚衆，豈無一人堪權知州者？朝廷每用一人，必當使天下人服。今每一差遣，則物議沸騰，累日不息。昔五代桑維翰爲晉相，一夕除節度使十五人爲將，而人皆服其精。今中書差一權知州，而不能免人譏議者，蓋事無大小，當與不當而已。其張子奭，伏乞追寢權差之命。仍乞今後外處差出知州，只委本路轉運使差官

權。至於賞罰之柄，貴在至公。今莫大之罪不過一刑而止，豈有勞者終身行賞而不已？亦乞今後有勞効之人，量其大小，一賞而止。若其別著能効，則拔擢自可不次，人亦自然無言。伏以朝廷用人，惟患守例，而不能不次選任，但不涉於僥倖，實有材藝之人，❶誰敢有言？子奭作使西鄙，不謂無勞，但恩典已優，於賞已足。可惜令天下指爲僥倖之人，而掩其前効，況又上虧朝政，不可不思。取進止。

論救賑江淮飢民劄子 同前

臣伏見近出内庫金帛賜陝西，以救飢民。風聞江淮以南，今春大旱，至有井泉枯竭，牛畜瘴死，雞犬不存之處，九原校：一作「春」。農失業，民庶敖敖，❷然未聞朝廷有所存卹。陛下至仁至聖，憂民愛物之心無所不至，但患遠方疾苦，未達天聰。苟有所聞，必須留意，下民疾苦，臣職當言。昨江淮之間，去年王倫蹂踐之後，人户不安生業。倫賊纔滅，瘡痍未復，而繼以飛蝗。自秋至春，三時亢旱，今東作已動，而雨澤未霑，此月不雨，則終年無望。加又近年已來，省司屢於南方斂率錢貨，而轉運使等多方刻剥，以貢羨餘。江淮之民，上被天災，下苦賊盜，内應省司之重斂，外遭運使之誅求。❸比於他方，被苦尤甚。今若不加存卹，將來繼以凶荒，則飢民之與疲怨者相呼而起，其患原校：一有「害」字。不比王倫等偶然

❶「之」，原卷後續校：「一作『出』。」
❷「敖敖」，原卷後續校：「一從口。」按即一作「嗷嗷」。
❸「運使」，原卷後續校：「一作『轉運』。」

狂叛之賊也。臣以爲原校：一作「謂」。民怨已久，民疲可哀，因其甚困，原校：一作「困時」。宜速賜原校：一作「施」。惠，不惟消弭盗賊之患，兼可以悦其疲怨之心。伏望聖慈特遣一二使臣，分詣江淮名山，祈禱雨澤。仍下轉運并州縣，各令具逐處亢旱次第奏聞。及一面多方擘畫，賑濟窮民，無至失時，以生後患。取進止。

論内出手詔六條劄子同前

臣伏聞近出手詔，條六事以賜兩府大臣，有以見陛下憂勤責任之意。然而天下紀綱隳壞，皆由上下因循。一旦陛下奮然，雖有責成之心，而大臣尚習因循之弊，不能力行改作，以副聖懷。自去年范仲淹、韓琦等特被選擢，陛下尋開天章閣召見，而大臣遞互相推，並不建明一事以救天下之弊。洎至内出手詔，范仲淹、富弼等方始各條數事。至今半年有餘，或寢而不行，或行而不盡，或雖行而未有明效。今陛下又以六事責之，臣恐兩府大臣，依前無以上副憂勤之意，下救當今之急。臣願陛下不因常例奏事之時，特御便殿，召兩府大臣賜坐，先戒以不得推避緘默，後以當今大務問之，須令有所陳述。所問之急，不過三四大事而已。二虜交侵，一也。三路禦備之術，何者可以易行而速効，二也。百姓困匱，國用不足，何以使公私俱濟，三也。若兩府大臣於此三事能其一者，便委其專管，示以責成可也。若其不然，臣恐手詔屢出，聖意雖勞，而大臣相推，終未濟事。陛下必欲速救時弊，非專任而切責之不可也。取進止。

論葬荆王劄子同前

臣伏覩朝旨，雖差宋祁監護故荆王葬事，然未見降下葬日及一行事件。或聞以歲月不利，未可葬；或聞有司以財用不足，乞且未葬。夫陰陽拘忌之説，陛下聰明睿聖，必不信此巫卜之言而違禮典。但慮議者堅執方今財用不足不可辦葬，陛下聞有勞民枉費之説，則不得不慮，因以遲疑。臣謂前後勑葬大臣，浮費枉用之物至多，豈是朝廷本意？皆爲主司措置之失，致人因緣以爲姦爾。今若盡節原校：一作「減」，仍有「其」字。浮費及絶其侵蠹，而使用物不廣，原校：一作「多」。則將復以何辭而云不葬？臣不知所原校：一作「有」。司曾將一行用度計定大數否？内若干是浮費，若干是實用？若實用之物數猶至多，而力不可辦，則緩之可也。若實用之物少，只是舊例浮費多，則可削去浮費而已。今都不原校：一作「未」。計度，而但云無物可葬，則不可也。未見實用之數多少，不量力能及否，而曰必須遵禮，而曰必須葬，亦未可也。如臣愚見，酌此兩端，葬則爲便。然須先乞令王堯臣、宋祁等，將一行合用之物列其名件，内浮費不急者，一一減去之。若只留實用之物，數必不多。假如稍多，更加節減，雖至儉薄，理亦無害。如此，則葬得及時，物亦不費。

夫儉葬，古人之美節；侈葬，古人之惡名。今避儉葬，不肯節費，留喪而待有物之年以就侈葬，則非臣所知也。若曰儉葬亦未能辦，則乃過言之甚也。然外之輿議，爲國家論事體者，皆云葬則爲便。今朝廷議

者分而爲二，顧物力者則不顧典禮、國體，論典禮、國體者則不思財用辦否，各執偏見，議久不決，以惑陛下之聰明。今便葬之害一，不葬之害五。便葬之害，不過費物，然力有可爲。不葬之害，所失則大：不肯薄葬而留之以待侈葬，成王之惡名，一也。信巫卜之説而違典禮，二也。目下減節，力所易爲；他時豐足，理或難待。使皇叔之柩五七年間不得安宅，而神靈無歸，三也。使四夷聞天子皇叔薨而無錢出葬，遂輕中國而動心，四也。今天下物力雖乏，然凡百用度不能節費處多，獨於皇叔之身有所裁損，傷陛下孝治之美，五也。此臣所謂葬則爲便者也。荆王於國屬最尊，名位最重，伏乞早令定議，無使後時。取進止。

論葬荆王後贈燕王一行事劄子同前

臣風聞已有聖旨，荆王葬事，令三司與太常禮院及監葬官等同議減節浮費。此足見陛下厚於皇叔之恩，念民惜費之意，一舉而兩得也。然臣每見朝廷作事，欲愛民節用，而常枉費勞人。蓋爲議事之初，不得其要，或失於不精審者有四：民間不科配，一也。州縣供應，物有定數，二也。送葬之人在路，禁其呼索，三也。州縣官吏不得過外供須以邀名譽，四也。苟絶此四者，則無大患矣。昨京西一路遭張海驚劫之後，不可更有誅求。臣今欲乞指揮三司，應是合要之物並須官給，不得民間科買。仍乞先將一行儀仗人馬并送葬人等一人以上，先定人數，然後劄與京西，令依數供頓，則可無

廣費。自荆王以下諸喪，非至親者不必令其盡往，仍乞限定人數，及每人將帶隨行人數亦乞限定。凡皇親及一行官吏，除宿頓合供飲食外，不得數外呼索。州縣官吏，亦不得於官供飲食外，别以諸物獻送權要。其受獻送并呼索，並以入己贓論。仍乞原校：一有「選」字。御史裏行一人，隨行糾察。其數外帶人，及州縣隨順呼索獻送物等官吏，物出於己，亦從違制。若託以供應爲名，於民間賤買及率掠者，皆以枉法贓論。如此防禦，方可杜絶浮費，以稱陛下厚親節用之心。

論燕王子允良乞未加恩劄子 同前

臣伏見昨燕王初薨，其子允良於苫塊中便答書題，仍不稱孤子，不落官銜。今閭巷民家，猶能檢按書儀，粗知喪禮，而允良爲國宗屬，全然不曉人事。京師士流間，傳説爲笑，有玷聖朝。又聞燕王諸子皆失教訓，自其父病，多不躬侍湯藥；纔至父死，便乞家財管勾；居喪之禮，亦無哀戚。臣伏見近降詔勅，約束補蔭子弟，須是原校：一作「令」。習原校：一無「習」字。試經業，蓋謂訓誘臣寮子弟，欲爲臣下立家。至於宗室之親，號爲藩屏，全不訓誨，使其不知禮義，不及民間之子，而不孝之聲流聞中外。其允良等過失，伏慮陛下仁慈以睦宗族，未欲别行責罰，只乞不緣燕王薨謝，别加恩典，且與裁抑，令其知過，俟其向後改悔還善，方與加恩。仍乞明以此意戒諭近原校：一作「所」。貴，其餘宗室聞之，各思嚮善，不使外人非笑，玷辱皇風。取進止。

論乞與元昊約不攻唃厮囉劄子 同前

臣風聞魚周詢、余靖、孫抃等奉使北虜，皆有事宜，爲原校：一無「爲」字。北虜中詰問元昊通和之意，將來必須因此别與朝廷生患。又聞虜人已欲議移界至，漸示相侵，禍亂之萌，其端可見。臣自去年春始蒙聖恩，擢在諫列，便值朝廷與西賊初議和好。臣當時首建不可通和之議，前後具奏狀、劄子十餘次論列，❶皆言不和則害少，和則害多，利害甚詳，懇切亦至。然天下之士無一人助臣言，朝廷之臣無一人採臣説。今和議垂就，禍胎已原校：一作「以」。成，而韓琦自西來，方言和有不便之狀；余靖自北至，始知虜利急和之謀。見事何遲，雖悔無及。當臣建議之際，衆人方欲急和，以臣一人，誠難力奪衆議。今韓琦、余靖親見二虜事宜，中外之人亦漸知通和爲患，臣之前説，稍似可採。但願大臣不執前議，早肯回心，則於後悔之中，尚有可爲之理。昨來許賊之物，數原校：一作「誠」。已太多，然尚有禁青鹽、還侵地等事，非賊所利。幸其因此自絶，不遣人來，朝廷深戒前非，慎自持重，因而罷議，不落賊計，則轉禍爲福，後策可爲。若賊志愈驕，貪心未滿，復遣原校：一作「馳」。人使，更有須求，則假此爲名，亦可拒絶。今通和之事，爲中國之患大，爲二虜之利深。萬一西賊貪深利而不惜侵地，更無他來，急來就和，則此時取舍，便繫安危。陛下宜詔執原校：一作「報」。議之臣，定果決之計，認賊肯和之意，知我害彼利之謀，尤須

❶「具奏狀劄子」，原卷後校：「五字一作『凡』。」

多方以事拒絶。

臣計西賊無故而請和者，不止與北虜通謀共困中國，兼欲詐謀款我，併力以吞唃斯囉、摩旃、瞎旃之類諸族，地大力盛，然後東向以攻中國耳。今若未有他計拒其來和，則當賜以詔書，言唃厮囉等皆受朝廷官爵，父子爲國蕃臣，今若講和，則不得攻此數族。且攻此數族，是賊本心所貪，聞我此言，必難聽約，用此爲説，亦可解和。臣所以區區惟願未和者，蓋臣愚慮知不和患輕，易爲處置，和後患大，不可枝梧。臣前後奏章，論列已備，此乃天下安危大計，聖心日夜所憂。臣爲言事之官，見利害甚明，若不極言，罪當誅戮。伏望聖慈，特賜省覽。取進止。

論更改貢舉事件劄子同前

臣竊聞近有臣寮上言，請改更貢舉進士所試詩賦、策論先後，事已下兩制詳議。伏以貢舉之法，用之已久則弊，理當變更。❶然臣謂必先知致弊之因，方可言變法之利。今貢舉之失者，患在有司取人先詩賦而後策論，使學者不根經術，不本道理，但能誦詩賦，節抄《六帖》、《初學記》之類者，便可剽盗偶儷，以應試格。而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往往幸而中選。此舉子之弊也。今爲考官者，非不欲精較能否，務得賢材，而常恨不能如意，太半容於繆濫者，患在詩賦、策論通同雜考，人數既衆而文卷又多，

❶「理」，原脱，今據「弊」下原校「一有『理』字」補。

使考者心識勞而愈昏，是非紛而益惑，故於取捨往往失之者。此有司之弊也。故臣謂先宜知此二弊之源，方可言變法之利。今之可變者，知先詩賦爲舉子之弊，則當重策論；知通考紛多爲有司之弊，則當隨場去留。而後可使學者不能濫選，❶原校：一作「進」。考者不至疲勞。原校：一作「濫選」。今若不改通考之法，而但更其試日之先後，則於革弊，未盡其方。凡臣所請者，若漫然泛言之，恐不能盡其利害，請借二千人爲率，以明變法之便。謹條如左：

凡貢舉舊法，若二千人就試，常額不過選五百人。每年到省就試及取人之數，大約不過此。是於詩賦、策論六千卷中每一人三卷。選五百人，而日限又迫，使考試之官廢寢食，疲心竭慮，因勞致昏，故雖有公心而所選多濫。此舊法之弊也。今臣所請者，寬其日限，而先試以策而考之。擇其文辭鄙惡者，文意顛倒重雜者，不識題者，不知故實、略而不對所問者，限以事件若干以上。誤引事迹者，亦限件數。雖能成文而理識乖誕者，雜犯舊格不考式者，凡此七等之人先去之，計於二千人可去五六百。以其留者，次試以論，又如前法而考之，又可去其二三百。其留而試詩賦者，不過千人矣。於千人而選五百，則少而易考，不至勞昏。考而精當，則盡善矣。縱使考之不精，亦選者不至大濫，❷蓋其節抄剽盜之人，皆以先經策論去之矣。策論逐場旋考，則卷子不多，考官不至勞昏，去留必不誤。比及詩賦，皆是已經策論，粗有學問，理識不至乖誕之人，縱使詩賦不工，亦足以中

❶「而」，原卷後續校：「一作『然』。」

❷「大」，衡本作「太」。

選矣。如此，可使童年、新學、全不曉事之人無由而進。此臣所謂變法必須隨場去留，然後能革舊弊者也。其外州解送到，且當博採，秖可盡令試策。要在南省精選。若省牓奏人至精，則殿試易爲考矣。故臣但言南省之法，此其大概也。其高下之等，仍乞細加詳定，大率當以策論爲先。

右臣所陳，伏乞特加詳覽。苟有可採，即乞降付有司，與前所上言參同詳議，著于令式。謹具狀奏聞。

論臣寮不和劄子同前

臣伏覩方今夷狄外彊，公私内困，盜賊並起，蝗旱相仍。陛下軫念生民，深思禍患，憂勤之意，夙夜焦勞。而中外臣寮，未能爲國家慮遠謀，建長策，少濟時事，以寬聖懷。近日以來，風俗尤薄，搢紳之列，不務和同，或徇私意以相傾，或因小事而肆忿，紛然毁訾，傳布道塗。飾己短以遂非，各期必勝；進偏辭而互説，上惑聖聰。當陛下思念遠圖之時，致陛下日厭紛紜之議。至於朝廷得失，邦國安危，熟視恬然，各思緘默。陛下仁慈睿聖，務存大體，未欲明行責罰以戒澆浮。伏望聖慈，特降詔書，戒勵中外，革兹時弊，各使同心憂國，捨小謀大。然後陛下不爲小事紛紜，煩於聽覽，則可以坐運宸筭，以康時難。取進止。

論三司判官擇人之利劄子慶曆四年

臣伏見近差薛紳爲轉運使。紳是三司判官資例，合作轉運使。然外人議論未允者，若以原校：一作「似」。昔日差人，更有不如

紳者，亦不足怪；蓋見朝廷近更新制，不次用人，凡舊轉運使稍不材者悉令换易，忽見却用薛紳，所以人言未允。昨來京東用沈邈替却原校：一無「却」字。晁宗簡，今用薛紳又更不及宗簡，此臣之所未喻也。平時無事，公私上下從容，吏無大小，奉法守常而已，所以齪原校：一作「齷」。齪廉謹，不爲大過。雖庸暗繆懦者，皆可苟禄偷安，而朝廷可以不擇賢愚，一例差撥，官雖漸濫，猶未敗誤。今天下事勢，豈比嚮時，盜賊縱横而州郡無備，公私困乏而用度轉多，賦役繁興而人户凋耗，雖有出人之才，尚恐不能了事，豈可尚循舊例，依次用人？原校：一作「撥人」。然臣竊思方今中外差除，未肯脱去舊例，如紳之輩，謂其已作省判，須且依例除轉運。以此思之，若省判須令原校：一作「合」。作轉運，則弊在差省判之時不早慎擇也。夫前已濫者不能驟去，後來者又不擇之，永無澄清之時矣。臣今欲乞詳定差省判之法，每遇闕人，或令本省使、副自舉，或朝廷先擇舉主，令舉主擇人，但重其保任同罪之法，而不必限其資序。如此，則省判得人。省判得人，則將來有好轉運使。有好轉運使，則逐路澄清，民紓用足。以此而言，擇得一省判，爲數十州民之福，其利甚大。夫得人爲利甚大，則失人爲害亦大矣。伏望聖慈，留意裁擇。取進止。

詳定貢舉條狀 慶曆四年。原校注：一作《議科場奏狀》。

初，范仲淹等欲復古勸學，詔近臣議。於是翰林學士宋祁，御史中丞王拱辰，知制誥張方平、歐陽脩，殿中侍御史梅摯，天章閣侍講曾公亮、王洙，右正言孫甫，監察御史劉湜，九人同上此奏。其文則出公手，元在《外制集》，今移入此卷。

臣等準勑差詳定貢舉條制者。伏以取

士之方，必求原校：一作「責」。其實；用人之術，當盡其材。今教不本於學校，士不察於鄉里，則不能覈名實。有司束原校：一作「求」。以聲病，學者專於記誦，則不足盡人材。此獻議者所共以爲言也。臣等參考衆説，擇其便於今者，莫若使士原校：一作「人」。皆土著，而教之於學校，然後州縣察其履行，則學者修飭矣。故爲學制原校：一作「立學」。合保薦送之法。夫上之所好，原校：一作「設法」。下之所趨也。今先舉策論，❶則文辭者留心於治亂矣；簡其原校：一無此字。程式，原校：一作「試」。則閎博者得以馳騁矣；問以大義，則執經者不專於記誦矣。原校：一本「其詩賦之未能自肆者」至「此所謂盡人之材者也」，在此下。故爲先策論過落，簡詩賦考式，問諸科大義之法，此數者原校：一有「皆」字。其大要也。其詩賦之未能自肆原校：一作「新」。者雜用今體，經術之未能亟通者尚依舊科，則中常之人皆可勉及矣，此所謂原校：一作「爲」。盡人之材者原校：一無此字。也。其原校：一有「它」字。通禮一有司之所習，及原校：一無此九字。州郡封彌、謄録，進士諸科、帖經原校：一作「填帖」。之類，皆細碎而無益者，一切罷之。凡其所爲，原校：二字一作「爲法者」。皆申之以賞罰而勸焉。如此，則養士有素，原校：一作「業」。取材不遺。原校：一有「爲治之本也」五字。苟可施行，望賜裁擇。

奏議卷第八

❶「舉」，原脱，今據「先」下原校「一有『舉』字」補。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五　奏議卷第九

諫　院

論討蠻賊任人不一劄子慶曆四年

臣嘗患朝廷慮事不早，及其臨事，草草便行，應急倉皇，常多失誤。昨湖南蠻賊初起，原校：一作「動」。自昇州差劉沆知潭州，授龍圖閣學士，令專了蠻事。沆未到湖南，又差楊畋作提刑，又令專了蠻事。畋未到，續後又差周陵爲轉運使，令專了蠻事。周陵差敕未到，又自朝廷遣王絲安撫，令專了蠻事。王絲方在路，又自淮南遣徐的往彼，令專了蠻事。不惟任人不一，難責成功。兼此數人一時到彼，不相統制，凡於事體，見各不同，使彼一方，從誰則可？若所遣皆是才者，則用才不在原校：一作「必」。人多；若遣不才，雖多適足爲害。此臣所謂臨事倉皇，應急草草之失也。今劉沆自守方面，不可動。楊畋、周陵自是本路，不可動。徐的於數人中最才，又是朝廷最後差去，可以專委責成。其間惟有王絲一人在彼無用，可先抽回。近聞原校：一作「覩」。絲有奏請，欲盡驅荆南土丁，往彼捉殺。臣曾謫官荆楚，備知土丁子細，若果如此，則必與國家生患。朝廷已不從之，然絲處事可見矣。若絲到彼，默然端坐，並無所爲，一任徐的等擘畫，則絲在彼何用？自可召還。若以

其身是臺官，❶出稟朝命，耻以不才默坐於中，强有施爲，竊慮的等不能制絲。又州縣畏絲是朝廷差去，從其所見，誤事必多。原校：一有「臣」字。尚恐大臣有主張絲者，遂非偏執，曲庇於絲，不欲中道召回，彰己知人之失，護其不才之耻，未肯抽回。即乞諭徐的專了賊事，只令絲至一路州軍，遍行安慰，訖即速還，庶不敗事。取進止。

論湖南蠻賊可招不可殺劄子 同前

臣風聞楊畋近與蠻賊鬬敵，殺得七八十人首級。仍聞入彼巢穴，奪其糧儲，挫賊之鋒，增我士氣。畋之勇略，固亦可嘉，然朝廷謀慮事機，宜思久遠。竊恐上下之心，急於平賊，聞此小捷，便形虛喜，❷不能鎮靜，外示輕脱。其間二事，尤合深思：一曰不待成功，便行厚賞。二曰謂其可殺，更不肯招。苟或如此，則計之大失，而事之深害也。今湖南捕賊者，殺一人頭賞錢十千，官軍利賞，見平人盡殺。平人驚懼，盡起爲盜，除鄧和尚、李花脚等數十原校：一作「大」。頭項外，其餘隨大小成火者不可勝數。今畋所擊只一洞，所聚已二千餘人，於二千人中殺七八十人，是二十分之一，其餘時暫鳥散，必須復集。臣見自古蠻蜑爲害者，不聞盡殺，須是招降。昨緣邵飾等失信於黄捉鬼，遂恐更難招誘。今若因畋小勝，示以恩威，正是天與招服之原校：一有「時」字。機，不可失也。若令畋自作意度招取大頭項者，

❶「以其」，影元本卷後校：「一作『其自以』。」

❷「形虛喜」，影元本卷後校：「一作『謂兵勝』。」

因此小勝，❶傳布捷聲，其餘諸處結集者分行招誘，藉此聲勢，必可盡降，旬日之間，湖南定矣。若失此時，漸向夏熱，以我所病原校：一作「病暑」。之兵，當彼慣習水土之賊，小有敗衄，則彼勢復堅，不惟爲害湖南，必慮自此貽朝廷憂患。今於未了之間，便行厚賞，則諸處巡檢、捕賊官等見畋獲賞，❷爭殺平人，而畋等自恃因戰得功，堅執不招之議，朝廷亦恃畋小勝，更無招輯之心，上下失謀，必成大患。其楊畋等，伏乞且降勑書獎諭，授與事宜，俟彼招安，便行厚賞。今湖南賊數雖多，然首惡與本賊絶少，其餘盡是枉遭殺戮、逼脅爲盗之徒，在於人情，豈忍盡殺？惟能全活人命多者，則其功更大。仍乞明説此意，諭與楊畋。其賞典，乞少遲留，❸庶合事體。取進止。

再論湖南蠻賊宜早招降劄子 同前

臣風聞湖南蠻賊近日漸熾，殺戮官吏，鋒不可當。新差楊畋，鋭於討擊，與郭輔之異議，不肯招降。又王絲去時，朝廷亦别無處分。慮絲到彼，與畋同謀。蓋蠻賊止可招攜，卒難剪撲，而畋等急於展効，恐失事機。今深入而攻，則山林險惡，巢穴深遠，議者皆知其不可。若以兵外守，待其出而擊之，則又未見其利也。蓋以蠻所依山，在衡州、永州、道州、桂陽監之間，四面皆可出寇。若官兵守於東，則彼出於西；官兵守

❶「此」，影元本卷後校：「一作『取』。」
❷「巡」下，影元本卷後校：「一無『檢』字。」
❸「乞」，影元本卷後校：「一作『宜』。」

於南，則彼出於北；四面盡守，則用兵太多；分兵而邀之，則兵寡易敗。此進退未有可擊之便也。今盤氏正蠻，已爲鄧和尚、黄捉鬼兄弟所誘，其餘山民莫傜之類，亦皆自起而爲盜。竊聞常寧一縣，殆無平民，大小之盜，一二百火。推其致此之因，云莫傜之俗，衣服言語一類正蠻。黄、鄧初起之時，捕盜官吏急於討擊，逢蠻便殺，屢殺平人，遂致莫傜驚惶至此。以此而言，則本無爲盜之心，固有可招之理。然欲諸盜肯降，必須先得黄、鄧。昨邵飾等初招黄捉鬼之時，失於恩信，致彼驚逃，尋捕獲之，斷其脚筋，因而致死。今鄧和尚等若指前事爲戒，計其必未輕降，如云且招，終恐難得，必須示以可信之事，推以感動之恩。若得黄、鄧先降，其餘指麾可定。今深入而攻既不可，待其出而擊之又不可，且殺且招又不可。以臣思之，莫若罷兵曲赦，示信推恩，庶幾招之，可使聽命。臣亦廣詢南方來者，云我若推信，彼不難招。鄧和尚等，大則希一班行，其次不過殿侍足矣。正蠻叛者，得一團主之名亦足矣。莫傜之類，使安耕織，而歲輸皮粟，得爲平民，乃彼大幸，不徒足志而已。今若擊之不已，則其爲害愈深。況漸近夏暑，南方燀濕，士卒不習水土，須慮死傷。仍恐迫之太急，則潭、郴、全、邵諸寨向化之蠻，皆誘脅而起，則湖南一路，可爲國家之憂。臣欲乞速令兩府大臣深究招殺之利害，共思長策，決定廟謀。若遷延後時，致彼猖熾，不幸官吏頻遭殺害，則朝廷之體，難爲屈法而招。彼以其罪既多，必恐不能自信，則兵久不解，害未有涯。伏望聖明，斷之在早。取進止。

論水洛城事宜乞保全劉滬等劄子 慶曆四年

臣近風聞狄青與劉滬争水洛城事，枷禁滬等奏來。❶竊以邊將不和，用兵大患。況狄青、劉滬，皆是可惜之人，事體須要兩全，利害最難處置。臣聞水洛城自曹瑋以來，心知其利，患於難得，未暇經營。今滬能得之，則於滬之功不小，於秦州之利極多。昨韓琦等自西來，聞有論奏，非以水洛爲不便，但慮難得而難成。今滬能得之，又有成之之志，正宜專委此事，責其必成。而狄青所見不同，遂成釁隙。其間利害，臣請詳言。國家近年邊兵屢敗，常患大將無權。今若更沮狄青，釋放劉滬，❷則不惟於狄青之意不足，兼沿邊諸將皆挫其威，此其不便一也。臣聞劉滬經營水洛城之初，奮身展効不少，先以力戰取勝，然後誘而服從，乃是党留諸族畏滬之威信。❸今忽見滬先得罪，帶枷入獄，則新降生户豈不驚疑？❹若使翻然復叛，則今後邊臣以威信招誘諸族，誰肯聽從？不惟原校：一作「特」。水洛城更無可成之期，兼沿邊生户永無可招之理，此其不便二也。自用兵以來，諸將爲國立事者少。此水洛城，不惟自曹瑋以來未能得之，亦聞韓琦近在秦州，嘗欲經營而未暇。今滬奮然力取，其功垂就，而中道獲罪，遂無所成，則今後邊將誰肯爲國家立事？此

❶ 「禁」，影元本卷後校：「一作『送』。」又「奏來」，影元本卷後校：「一作『德順軍』。」

❷ 「釋放」，影元本卷後校：「一作『而釋』。」

❸ 「党留諸族」，影元本卷後校：「一作『諸蕃族』。」又「信」，影元本卷後校：「一作『信滬之信』。」

❹ 「驚」，影元本卷後校：「一作『生』。」

其不便三也。臣又聞水洛之戍，雖能救援秦州，而須藉渭州應副。❶今劉滬既與狄青異議，縱使水洛築就，他時萬一緩急，狄青怒滬異己，又欲遂其偏見，稍不應副，則水洛必須復失，此其不便四也。❷緣此之故，遂移青於別路，則是因一小將移一部署，此其不便五也。此臣所謂利害甚多，最難處置者也。

臣謂今宜遣一中使，處分魚周詢等速令和解，務要兩全，必先密諭狄青曰：「滬城水洛，本有所稟，非是擅爲。役衆築城，❸不比行師之際，滬見利堅執，意在成功，不可以違節制加罪。滬宜釋放，朝廷不欲直放，恐挫卿之威，卿自釋之，使感卿惠。若他時出師臨陣，有違進退之命者，任卿自行軍法。」然後密諭滬曰：「汝違大將指揮，自合有罪。朝廷以汝於水洛展効，望汝成功，故諭青使赦汝，責爾卒原校：一作「辦」。事以自贖。」俟水洛功就，則又戒青：「不可因前曾異議，堅執不修，惟幸失之，遂己偏見。今後水洛緩急，尤須極力應副，萬一小有疏失，則是汝挾情故陷之，必有重責。」如此，則水洛之利可成，❹蕃户之恩信不失，邊將立事者不懈，大將之威不挫。苟不如此，未見其可。❺蓋罪滬既不可，罷水洛城又不可，沮狄青又不可。事關利害，伏望聖慮深思。取進止。

❶「應副」，影元本卷後校：「一作『芻糧之助』。」
❷「此」，原脱，今據影元本卷後校「『其』字上脱一『此』字」補。
❸「築」上，影元本卷後校：「一有『且』字。」
❹「成」，影元本卷後校：「一作『圖』。」
❺「可」下，影元本卷後校：「一有『也』字。」

再論水洛城事乞保全劉滬劄子同前

臣伏見朝廷近爲修水洛城事，雖已差魚周詢等就彼相度，風聞周詢近有奏來，爲水洛蕃族見狄青枷取劉滬等，因致驚擾，周詢却乞將帶滬等往彼，以此足驗劉滬能以恩信服彼一方。朝廷必知水洛爲利而不欲廢之，非滬守之不可。然滬與狄青、尹洙已立同異，難使共了此事。臣謂必不得已，寧移尹洙，不可移滬。尚慮議者必謂不可因小將而動大將。❶今若但移洙而不動狄青，即不是特移大將矣。若却移路分，❷更升差遣，或召拜他官，苟不類前後因事移替之人，即不是因滬被移矣。如此，則於洙無損，於滬獲全其功，於邊防利便，❸三者皆獲其利。若曲爲尹洙、狄青，却將立功將校輕沮，則其害有三：大凡文武官常以類分，武官常疑朝廷偏厚文臣。假有二人相争，實是武人理曲，然武人亦不肯服，但謂執政盡是文臣，遞相黨護，❹輕沮武士。❺況今滬與洙争，而滬實有功効，❻其理不曲。❼若曲罪劉滬，則沿邊武臣盡皷怨怒，其害一也。自有西事以來，朝廷擢用邊將極多，❽能立功効者絶少，❾惟范仲淹築大順城，种

❶「小將」，影元本卷後校：「二字一作『滬』。」
❷「若」上，影元本卷後校：「一有『洙』字。」
❸「利」，影元本卷後校：「一作『之體無不』。」
❹「護」，影元本卷後校：「一作『助』。」
❺「士」，影元本卷後校：「一作『人』。」
❻「功効」，影元本卷後校：「一作『功』。」
❼「其」，影元本卷後校：「一作『又有』。」
❽「極」，影元本卷後校：「一作『固』。」
❾「絶」，影元本卷後校：「一作『殊』。」

世衡築青澗城，滬築水洛耳。❶臣亦聞三者，惟滬尤爲艱辛，❷是功不在二人之下。❸今若曲加輕沮，則今後武臣不肯爲朝廷作事，❹其害二也。滬若不在水洛，則蕃族原校：一作「部」。恐他人不能綏撫，❺原校：一有「蕃部」二字。別致生事，❻則今後邊防永不能招緝蕃部，原校：一無此二字。其害三也。今三利三害，其理甚明，但得大臣公心，不於尹洙曲有黨庇，❼則不與邊防生患。此繫國家利害甚大，伏望聖意斷而行之。取進止。

論陳留橋事乞黜御史王礪劄子 同前

臣伏覩朝廷近爲王堯臣、吴育等爭陳留橋事，❽互説是非，陛下欲盡至公，特差臺官定奪。而王礪小人，不能上副聖意，挾公徇私，原校：一作「内挾私徇」。妄將小事張皇，稱王堯臣與豪民有情弊，誣奏慎鉞令兇吏潛行殺害，及妄稱真宗皇帝朝移橋不便，致民切齒等事。及勘出事狀，王堯臣元不曾受豪民請囑，慎鉞亦不曾令小吏潛行殺害，及據先朝日曆内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爲陳留橋損害舟船，特令修換。證驗得王礪所言，悉是虚妄，上惑聖聽。賴陛下聖明，慎於聽斷，不便輕信其言，別令吕覺根勘。今既勘出事狀，方明王礪不公。伏以臺憲之職，本要糺正紀綱，而礪但務挾私，欺罔天聽，合

---

❶「洛」下，影元本卷後校：「一有『城』字。」
❷「辛」，影元本卷後校：「一作『勤』。」
❸「是」，影元本卷後校：「一作『而』。」
❹「不肯」，影元本卷後校：「一作『無復』。」
❺「蕃族」，影元本卷後校：「一作『生聚』。」
❻「別」上，影元本卷後校：「一有『尚』字。」
❼「黨庇」，影元本卷後校：「一作『顧慮』。」
❽「橋」上，影元本卷後校：「一有『移』字。」

行黜責。其罪有四：一曰謗黷先朝聖政。謹按日曆書真宗皇帝親諭王旦移橋一事，乃是先帝知民間利病，移得此橋爲便。故史官書之，以彰聖政，爲後世法。今王礪却稱是真宗朝權臣受豪民獻賂，移得此橋不便，民間至今切齒。若如王礪所説，即是真宗誤信權臣移橋，致民怨怒，乃是當時闕政。今國史書橋便利，彰先帝原校：一作「朝」。聖政，王礪言移橋不便，是先朝闕政。臣不知國朝舊史可信，爲復王礪之言可憑？❶其虚妄謗黷之罪，可誅一也。二曰中傷平人，使今後勞臣不勸。臣見向前三司使不能擘畫錢穀，至有强借豪民錢二十萬貫，買天下官私物貨，至税果菜之類，細碎刻剥。自堯臣在三司，不聞過外誅求，而即今財用不至大闕。亦聞南郊漸近，❷諸事亦稍有備。當此窘迫乏用原校：一作「人」。之時，而能使民不加賦，而國用粗足，亦可謂勞能之臣。方當責其辦事，今因移一橋小事，而王礪誣其與豪民有情，致興大獄，及至勘出，並無情弊。是王礪不卹朝廷事體，當此乏用原校：一作「人」。之際，將能幹事之臣因小事妄加傷害，其罪二也。三曰誣奏平人爲殺人賊。凡臺官言事許風聞者，謂耳目不及之事，即許風聞。今王礪目見慎鉞所遣小吏别無武勇，又無器仗，而稱其有殺害之心。及至勘出，並無迹狀，其罪三也。四曰挾私希旨。初，朝廷本爲省、府互争，别選不干礙官定奪。王礪既吴育是舉主，即合自陳，乞别差官，豈可謗黷先朝，希合舉主？且礪言慎鉞是堯臣所舉，感惠必深，

❶「爲」，衡本作「抑」。
❷「亦」，影元本卷後校：「一作『又』。」

今礪是吴育舉，豈不懷感？　且吴育與王堯臣本無怨恨，各爲論列本司公事，所見異同，乃是常事。　但王礪小人，妄思迎合，張皇欺誑，其罪四也。　且王礪謗讟先朝聖政之罪若不重責，則無以彰陛下孝治之明；中傷堯臣若不重責，則使勞能之臣不能安心展効；其誣奏慎鉞遣吏殺害及挾私迎合舉主之罪若不重責，則今後小人原校：一作「臣」。　恣情妄作，獄訟必多。　事繫朝廷之體，臣忝諫諍，不可不言。　其王礪，伏乞重行貶黜。　取進止。

論王礪中傷善人乞行黜責劄子同前

臣近有劄子，并曾面奏，爲臺官王礪特被差委，輒敢徇私，妄言王堯臣因移橋别有情弊等事，欺誑朝廷，上賴陛下聖明，再令推究，勘得堯臣並無私曲，已蒙聖恩釋放。自王礪妄形彈奏，羅織無事之人，欲借國威，以報私忿，立朝之列，人各自危。　及聞堯臣不陷枉刑，更蒙陛下恩釋，中外之士，稍復安心。　然小人在朝，非國之利。　如礪善惡未辨，尚可含容。　今既試之以事，見其傾險之迹，則豈可更令濫處臺憲，中傷善人？　伏望聖慈，早行黜責，以戒在位傾邪之輩，原校：一作「者」。　兼亦使今後選用之人，不敢尚幸委任，别造過僁。　若礪不黜，竊慮今後被差委者動皆作過，則陛下無由使人。此事所繫不細。　取進止。四月庚戌，王礪罷御史，授太常博士，通判鄧州。

論任人之體不可疑劄子同前

臣近見淮南按察使邵飾奏，爲體量知

潤州席平爲政不治及不教閱兵士等，朝廷以飾爲未足信，又下提刑司再行體量。臣竊以轉運、提刑俱領按察，然朝廷寄任重者爲轉運，其次乃提刑爾。今寄任重者言事反不信，又質於其次者而決疑，臣不知邵飾果是才與不才，❶可信與不可信？原校：三字一作「否」。如不才不可信，則一路數十州事豈宜委之？若果才而可信，又何疑焉？又不知爲提刑者，其才與飾優劣如何？若才過於飾，尚可取信。萬一不才，於飾見事相背，却言席平爲才，邵飾合有罔上之罪矣。若反以罪飾，臣料朝廷必不肯行。若捨飾與席平俱不問，則善惡不辨，是非不分。況席平曾作臺官，立朝無狀，只令制勘，亦不能了，尋爲御史中丞，以不才奏罷。朝廷兩府而下，誰不識乎？其才與不才，人人盡知，何必更令原校：一作「待」。提刑體量，然後爲定。今外議皆言執政大臣託以審慎爲名，其實不肯主事而當怨，須待言事者再三陳述，使被黜者知大臣迫於言者不得已而行，只圖怨不歸己。苟誠如此，豈有念民疾苦、澄清官吏之意哉？若無此意，原校：一有「只」字。是好疑不決，則尤是朝廷任人之失。自去年以爲轉運使不察官吏，特出詔書，加以使名，責其按察。今按察使依稟詔書，舉其本職，又却疑而不聽，今後朝廷命令，誰肯信之？凡任人之道，要在不疑，寧可艱於擇人，不可輕任而不信。若無賢不肖，一例疑之，則人各心闌，誰肯辨事？今邵飾言一不才顯者，所貴朝廷肯行，然後部下振竦，官吏畏服。今反爲朝廷不信，却委別人，則飾之使威，誰肯信服？

❶「果是」，衡本作「爲人」。

飾亦慙見其下，今後見事，不若不爲。不獨邵飾一人，臣竊聞諸處多有按察官吏，皆爲朝廷不行，人各嗟慙，以謂任以事權，反加沮惑，朝廷之意不可諭也。伏望聖慈特勑其原校：三字一作「取」。邵飾所奏，特與施行。又令今後按察使奏人，❶如不才、老病灼然不疑者，不必更委別官，示以不信。所貴不失任人之道，而令臣下盡心。取進止。

論與西賊大斤茶劄子 同前

臣伏覩昨者西賊來議通和，朝廷許物數目不少，内茶一色，元計五萬斤。緣中國茶法大斤小斤不同，❷當初擬議之時，朝廷謀慮不審，不曾明有指定斤數。竊慮西賊通和之後，須要大斤，若五萬斤大斤，是三十萬小斤之數。如此，則金帛二十萬，茶三十萬，乃是五十萬物。真宗時，契丹大舉至澶州，只用三十萬物。三十年後，乘國家用兵之際，兩國交争，方添及五十萬。今元昊一隅之敵，一口便與五十萬物，臣請略言爲國家大患一兩事，不知爲國計者何以處之？三十萬斤之茶，自南方水陸二三千里，方至西界。當今民力困乏，陛下不耻屈志就和，本爲休民息力，若歲般輦不絶，只此一物，可使中國公私俱困，此大患一也。計元昊境土人民，歲得三十萬茶，其用已足。然則兩榷場捨茶之外，須至别將好物博易賊中無用之物，其大患二也。契丹常與中國爲敵國，指元昊爲小邦，若見元昊得物之數與彼同，則須更要增添，何以應副？

❶「又令今後」，影元本卷後校：「一無『又令』二字。」
❷「大斤小斤」，影元本卷後校：「一作『大小斤』。」

不過云茶不比銀、絹，本是麤物，則彼必須亦要十數萬大斤。中國大貨利止於茶鹽而已，今西賊一歲三十萬斤，北虜更原校：一作「又」。要三二十萬，❶中國豈得不困？此其大患三也。昨與西賊議和之初，大臣急欲事就，不顧國家利害，唯恐許物不多。及和議將成，契丹語洩，兩府方有悔和之色，然許物已多，不可追改。今天幸有此一事，尚可罷和。臣乞陛下特召兩府大臣共議，保得久遠，供給四夷，中國不困，則雖大斤不惜；若其爲患如臣所說，❷不至妄言，即乞早議定計。取進止。

論西賊占延州侵地劄子 慶曆四年

臣竊聞元昊近於延州界上修築城壘，强占侵地，欲先得地，然後議和，故楊守素未來，而占地之謀先發，又聞邊將不肯力爭。此事所繫利害甚大。臣料賊意，見朝廷累年用兵有敗無勝，一旦計無所出，厚以金帛買和，知我將相無人，便欲輕視中國，一面邀求賂遺，一面侵占邊疆。不惟驕賊之心難從，實亦爲國之害不細。今若縱賊於侵地立起堡寨，則延州四面更無捍蔽，便爲孤壘。其原校：一作「而」。賊盡據要害之地，他時有事，延州不可保守。若失延州，則關中遂爲賊有。以此而言，則所侵之地不可不爭。伏況西賊議和，事連北虜。今人無愚智，皆知和爲不便，但患國家許物已多，難爲中悔，若得別因他事，猶可絕和。何況此侵地是中國合争之事，豈可不爭？

❶「三二十」，衡本作「二三十」。
❷「説」，影元本卷後校：「一作『料』。」

臣謂今欲急和而不顧利害者，不過邊臣外憚於禦賊，而内欲邀議和之功，以希進用耳，故不肯擊逐羌人，力争侵地。蓋小人無識，只苟目前榮進之利，不思國家久遠之害。是國家屈就通和，只與邊臣爲一時進身之利，而使社稷受無涯之患。陛下爲社稷計，豈不深思！大臣爲社稷謀，豈不極慮！伏望聖慈遣一使往延州，令龐籍力争，取昊賊先侵之地，不令築城堡寨。若緣此一事得絶和議，則社稷之福也。臣仍慮西賊來人，尚有青鹽之説，此事人人皆知不可許。亦慮小人無識急於就和者，尚陳鹽利，以惑聖聰。伏望聖慈，不納浮議。取進止。

奏議卷第九

論麟州事宜劄子已見《河東奏草》全書中。

乞罷鐵錢劄子同前。

論耕禁地劄子同前。

論礬務利害狀同前。

相度銅利狀同前。

右五篇，此卷更不重出，存其目以告來者。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六　奏議卷第十

諫院

論大臣不可親小事劄子 慶曆三年

臣伏見兵興累年，天下多故，樞密之職，事任非輕，雖典兵戎，體均原校：一作「同」。宰輔，至於大小機務，其繁文倍於中書。❶所以國家舊制，都、副承旨皆用士人，位比屬僚，事參謀議。祖宗之制，原校：一作「世」。尤慎擇材，或取其歷職詳練者以爲副使。自承平以來，綱紀隳廢，惟用人吏備員而已。當四方無事之時，兩府檢例行事，上下尸曠，恬然不怪。自兵戎既動，中外事繁，猶務因循，致多敗誤。今承旨不親職事，惟署文書，凡百行遣，皆委諸房小吏。使、副大臣不免親臨細事，既不得精心思慮，專意廟謀，至於碎務繁多，又不能躬自檢察，遂使邊防急奏，多苦滯留，軍國密謀，動成漏洩。凡關事體，不便處多，皆由樞臣難自躬親，而承旨不能舉職也。臣今欲乞依祖宗舊制，承旨特用士人，如武臣中難得其人，即請於文官中精選材能，換與合入官資，責其舉職，仍令樞密使、副，條列常行事目，有可以分職責成者，悉以委之。使大臣專意廟謀，屬吏分行職事，時參國論，原校：一作「論議」。庶有裨補。既復朝廷之

❶「文」，衡本校：「疑作『又』。」

舊制，又於事體而合宜。伏望聖慈，特賜裁擇。取進止。

論中書增官屬主文書劄子 同前

臣伏見近來朝廷號令，煩數更改，又頻降出，四方多不遵稟。而朝廷之臣無專主者，亦不勾校稽違，考責實効。以不鋭之意，行不信之言，宜乎空文雖多而下不畏聽。今百職廢壞，弊實由斯。臣竊見漢丞相官屬甚多，欲乞精選材臣，采漢名號，增置兩府屬官一二員，使專掌政令之出者，置簿拘管，俟天下施行報應，校其稽違，舉行朝典。即不得以承受回申便爲報應，須是施行實迹，具以條聞，旋行勾銷，以見能否。臣謂苟設此官，則天下知朝廷有責實之意，今後可使令出必行，官無曠職。如允臣所請，原校：一作「奏」。乞下兩府重議施行。取進止。

論班行未有舉薦之法劄子 同前

臣伏見朝廷選任百官，文武參用。文官在選者，各以舉主遷京朝官，其間雖容時有濫冒，然孤寒有才行之人，亦往往獲進。惟有武官中近下班行，並無賢愚分別，一例以年歲遞遷。自借職得至供奉官，須是三十餘年，使賢愚同滯，而國家緩急，要人使用，無由知其能否。或要人使，則臨時只看脚色點差，多是不副所選。臣謂班行入仕之人雖多端，然其中亦極有才能可任用者，但國家舉選之法全未精博。臣欲乞將近下班行，比類選人，別立舉官之法。凡無人舉者，官有所止，更不例遷，有舉主者，原校：一

作「舉主足者」。方與遷轉。或且令無舉主者，依舊年限遷轉，將有舉主者，別作任使。仍乞嚴爲約束，重其連坐之法，使舉者不容冒濫。則才與不才，漸可分別，而用人不濫。況今四方多事，天下都監、巡檢、監當之類，盡要得人，方能原校：一作「可」。集事，不必邊任并閤職方用舉薦，其他要切使喚處多。如允臣所請，乞付樞密院商量，立定法制頒行。取進止。

論乞放還蕃官胡繼諤劄子 同前

臣竊見朝廷前歲以延州蕃官胡繼諤因爲邊臣所疑，移入內地，見任亳州都監，以子守清悉領父之諸部。風聞近爲不服原校：一作「安」。亳州水土，死原校：一無「死」字。亡却家族，身又疾病，曾有奏陳，乞移一京西地涼之處。臣謂方今西鄙用兵之際，朝廷宜廣推恩信，撫御蕃夷。既欲守清盡死於邊疆，當厚遇繼諤，保全其家族，豈有既任其子，又疑其父？繼諤來遷內地，❶其實異鄉，雖曰居官，乃是囚繫，致其失所，身病家亡。況彼初心，又無顯過。在繼諤之身，已有幽囚冤枉之嘆；於守清之分，又失駕馭豪傑之方。萬一繼諤疾病，死而不歸，守清父子之心，豈得無恨？反視中國，乃爲世讎，必與邊陲，別生患害。其餘部族，亦必離心。國家自用兵以來，凡有計謀，未聞勝筭，尤於招撫蕃夷之術，常失恩威，致使離叛者多，皆願附賊。在於繼諤，處置特乖。臣欲乞因其有請，召至京師，與雪前疑，厚

❶「來」，原作「求」，且「求」下原有校云「一作『來』」，今據原校及上下文義改。

加禮遇，放還本族，示以推誠。守清得父子復完，必思盡節；繼謂感國家之遇，必有所施。若朝廷猶以爲疑，即乞先以此意詔問守清，計其必無棄父之理。若彼自不欲其歸，則他日可無後患。取進止。

繳進王伯起上書狀同前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出外，至夜歸家，有相州進士王伯起看臣不見，後留下長書一封。中言爲檢匣抑塞言事者，責臣不能規諫人主，開益聰明。及自言有策可以弱北虜，使十年不爲害。又言有上皇帝書，爲有司所抑，不得上達。仍於長書後，卷却奏狀一封，意欲令臣繳奏。臣竊詳王伯起所與臣書，詞理極有可採，但未知奏狀内所言何事。緣臣本不識其人，又無處尋訪，只據所與臣書，内言有策，可使北虜十年不爲害，此一事是朝廷當今急務。其奏狀，臣不敢滯留，謹并元與臣書繳連上進。伏望聖慈特賜省覽，或有可採，乞下開封府尋訪本人，更加詢問。謹具狀奏聞。

論大理寺斷冤獄不當劄子同前

臣風聞大理寺近奏斷德州公案一道，爲一班行王守度謀殺妻事，止斷杖六十私罪。其守度所犯，情理極惡。本因踰濫，欲誘一求食婦人爲妻，自持刃杖恐逼正妻阿馬，令其誣以姦事，髡截頭髮。又自以原校：一作「將」。繩索付與阿馬，守度持刀在旁逼令自縊，其命垂盡，只爲未有棺器，却且解下。其後又與繩索令自縊，阿馬偶得生逃。

臣略聞此大概，其他守度兇惡之狀，備於案牘，人不忍聞。阿馬幽苦冤枉原校：一作「之冤」。如此，而法吏止斷誣姦，降以杖罪。竊以刑在禁惡，法本原情。今阿馬之冤，於情可憫；守度所犯，其惡難容。若以法家斷罪舉重而論，則守度誣姦不實之罪輕，迫人以死之情重，原其用意，合從謀殺。凡謀殺之罪，其類甚多，或有兩相爭恨，理直之人因發忿心，殺害理曲之人者，死與未死，須被謀殺之刑。豈比守度曲在自身，阿馬本無所爭，備極陵辱，迫以自裁，原校：一作「殘」。虐害之情深於謀殺遠矣。臣嘗伏讀真宗皇帝賜諫臣之詔曰：「冤枉未申，賞刑踰度者，皆許論列。」今之冤婦，臣職當言者也。豈有聖主在上，國法方行，而令强暴之男而敢逼人以死！臣恐守度不誅，則自今强者陵弱，疎者害親，國法遂隳，人倫敗矣。其王守度一宗公案，伏望聖慈特令中書細詳情理，果如臣之所聞，即乞行刑法，以止姦凶。取進止。

論内臣馮承用與外任事劄子同前

臣伏見内官馮承用近因過失，爲臣寮論奏，原校：一作「奏劾」。陛下親發睿斷，不私小人，聽納群言，逐去左右，中外之士，莫不相慶。然初聞朝議將與外任，至今多日，未見指揮。近日外面虚傳，云却得教坊勾當，留在京師。竊以方今内外臣寮，若有罪犯，便須勘劾，依法行遣。今承用本因有過，超轉官資，只與外任，尚爲優幸。若更遲留不遣，則使今後伏事陛下左右者，恣爲過惡，無以戒勸。承用從來過犯甚衆，人皆畏懼，不敢明言，自其罷却入内已來，舊跡漸原校：

一作「甚」。多彰露。内廷之事，臣不細知；外邊作過，頗有實狀。今若未行遠黜，則言事臣寮不免再有論奏，勾連獄訟，生事轉多。其馮承用，伏乞早與一外任閑慢差遣，便令出京，可以戒勵後人，外弭物論。取進止。

奏議卷第十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七　奏議卷第十一

河北轉運

論臺官上言按察使狀 慶曆四年八月，新除河北轉運按察使，未行。

右臣伏覩近降朝旨，約束諸路按察使，備載臺官所上之言，意謂按察使等所奏之人多不實，或因迎送文移之間有所闕失，挾其私怒，枉奏平人，朝廷都不深思，輕信其説。臣自聞降此約束，日夕憂嗟。竊思國家方此多事難了之時，正是責人展効之際，奬之猶恐不竭力，疑之誰肯盡其心？昨大選諸路按察之際，兩府聚廳數日，盡破常例，不次用人。中外翕然，皆謂一時之極選。凡原校：一有「彼」字。被選之者，❶皆亦各負才業，❷久無人知，常患無所施爲。一旦忽蒙擢用，各思宣力，争奮所長，不惟欲報朝廷，豈原校：一作「寧」。不更希進用？豈可頓爲欺罔，便徇私情？料其心必未至此。苟或如臺官所説，則是兩府聚廳數日，選得不公之人。其或不至如斯，何必更加約束。竊以任人之術，自古所難，常能力主張，❸猶或有沮者，何況更原校：一作「過」。生疑異，使

❶「者」，原卷後校「一作『人』」，衡本作「人」。
❷「亦」上，原卷後校：「一無『皆』字。」
❸「能」上，原卷後校：「一無『常』字。」

其各自心闌，如此用人，安能集事？況按察之任，人所難能，或大臣薦引之人，或權勢僥倖之子，彼按察使者下當怨怒，上忤權勢，而不敢避者，只賴朝廷主張而已。今按察者所奏則未能施原校：一作「與」。行，沮毀者一言則便加輕信，皆由朝廷未知官吏爲州縣大患，而按察可以利民，委任之意不堅，故毁謗之言易入也。所可惜者，自差諸路按察，今雖未有大効，而老病昏昧之人望風知懼，近日致仕者漸原校：一作「甚」。多，州縣方欲澄清，而朝廷自沮其事。臣欲乞聖慈，令兩府召臺官上言者至中書，問其何路按察之原校：一作「何」。人因挾私怒？苟有迹狀，乞下所司辨明。若實無人，乃是妄説，其近降劄子乞賜抽還，不使四方見朝廷自沮按察之權，而爲貪贓老繆之吏所快。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兩制以上罷舉轉運使副省府推判官等狀慶曆五年。原注：誤寘于此。

右臣近準御史臺牒，爲臣寮上言待制以上舉省府推判官、轉運使副等事，奉聖旨，去年勑命更不行用，令臣知委者。臣竊詳臣寮上言，悉涉虚妄。蓋因近日陛下進退大臣，改更庶事，小人希合，欺罔天聰。臣試請辨之。據上言者云：「若令兩制以上保舉，則下長奔競之路。」方今上自朝廷，下至州縣，保舉之法多矣。只如臺官，亦是兩制以上舉，以至大理詳斷、審刑詳議、刑部詳覆等官，三路知州、知縣、通判，選人改京官，學官入國學，班行遷閤職，武臣充將領，選人入縣令，下至天下茶鹽場務、榷場，及課利多處酒務，凡要切差遣，無大小盡用

保舉之法，皆不聞以奔競而廢之，豈可獨於省府等官，獨原校：一作「偏」。長奔競而可廢？此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遂令端士，並起馳騖。」且馳騖盡係原校：一作「自是」。小人，豈名端士？至如自來舉官之法多矣，豈能盡絶小人干求？況自頒新勑以來，何人舊是端士，頓然改節，馳騖於何門而得舉？乞賜推究姓名。若果無之，則見其欺妄可知也。上言者又云：「不因請託，人莫肯言。」此又厚誣之甚也。今内外臣寮無大小，曾受人舉者十八九，豈可盡因請託而得？自兩府大臣而下，至外處通判以上，人人各曾舉官，豈可盡因請託而舉？若云其它舉官不請託，只此勑舉官須請託，即非臣所知也。今兩制之中好人不少，繁難原校：一作「重」。要害之地，皆已委信任用，原校：二字一作「而任之」。豈可不如外郡通判等，不堪委任舉官？況兩制之臣，除此勑外，亦更別許舉官，豈可舉他官則盡公，惟此勑則頓原校：一作「徒」。徇私請？此其欺妄可知也。又云：「每歲舉一百五十人，致人多而争差遣。」臣筭一人有三人舉主，方敢望差遣，一百五十人，須一歲内有四百五十員兩制爲舉主。今兩制不及五十人，使人人歲舉三人，即纔各是一人舉主，豈敢便争差遣？況有不曾舉人者，或舉不及三人者。乞賜檢會去年終兩制以上舉到人數，便可知其恣情欺妄也。

近日改更政令甚多，惟此一事，尤易辨明，故臣不避煩言而辨者，伏冀陛下因此深悟小人希合而欺妄也。緣自去年陛下用范仲淹、富弼在兩府，值累年盜賊頻起，天下官吏多不得力，因此屢建舉官之議。然亦不是自出意見，皆先檢祖宗故事，請陛下擇

而行之，所以元降勑文，首引國書爲言是也。當時臣寮，並不論議。近因仲淹等出外與朝廷經畫邊事，讒嫉之人幸其不在左右，百端攻擊。只此事，朝廷不暇審察，便與施行。臣昨見富弼自至河北，緣山傍海，經畫勤勞，河北人皆云自來未有大臣如此。其經畫所得，事亦不少。歸至國門，臨入而黜，使河北官吏軍民見其盡忠而不知其罪狀。小人貪務希合，又不爲朝廷惜事體，凡事攻擊，至今未已。況朝廷用人屢有進退，豈有一人纔出，便不問是非，盡改所行之事？若大臣一度進退，政令一度改更，如此紛紜，豈有定制？伏望陛下重原校：一作「審」。察愛憎之私，辨其虚實之説，凡於政令，更慎改張。臣檢詳元降舉官勑意，亦原校：一作「本」。是於國書檢用祖宗所行之法。今上言者却云「因諫官論列，致差遣不定而有更張」，事涉臣身，不敢自辨。然臣在諫署日言事無狀，致今來臣寮指以爲辭，豈可尚冒寵榮，不能自劾？請從黜罰，以弭人言。❶臣伏見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正之士，進退之際，各有恩意，此所以能使忠臣義士忘身報國，至死而不已也。其今後臣寮希附上言，攻擊前兩府所行之事，乞賜辨明，擇其實有不便者方與改更，庶全大體，則天下幸甚也。臣伏覩去年八月二日元降勑命節文，云「比於國書，擇原校：一作「撮」。諸治要，見其官人之際，尤慎外臺之選」，又云「然其進任，必屬近臣」。又命告示賞罰之命，皆三朝之攸行。此是元議，舉官因依，乞賜詳酌。臣無任激切祈天待罪之至。

---

❶ 「弭」，衡本作「免」。

論劉三嘏事狀 慶曆四年

臣伏見契丹宣徽使劉三嘏挈其愛妾兒女等七口，向化南歸，見在廣信軍聽候朝旨。竊慮朝廷只依常式，投來人等，依例約回不納。國家大患，無如契丹，自四五十年來，智士謀臣晝思夜筭，未能爲朝廷出一奇策，坐而制之。今天與吾時，使其上下乖離，而親貴臣忽來歸我，此乃陛下威德所加，祖宗社稷之福。竊慮憂國之臣，過有思慮，以謂納之別恐引惹。臣請略陳納之、却之二端利害，伏望聖慈裁擇其可。往年山遇捨元昊而歸明，❶邊臣爲國家存信，拒而遣之。元昊甘心山遇，盡誅其族。由是河西之人皆怒朝廷不納，而痛山遇以忠而赤族。吾既自絕西人歸化之路，堅其事賊之心，然本欲存信以懷元昊，而終至叛逆，幾困天下。是拒而不納，未足存信，而反與賊堅人心，此已驗之効也。其後朝廷悟其失計，歸罪郭勸，悔已難追矣。此事不遠，可爲鑒戒，伏望陛下思之。此不可拒而可納一也。三嘏是契丹貴臣，秉節鉞，兼宣徽，可謂至親且貴矣。一旦君臣離心，走而歸我，是彼國中大醜之事，必須掩諱，不欲人聞，必不敢明言求之於我。此其可納二也。況彼來投，又無追者相繼，既絕蹤跡，別無明驗，雖欲索之於我，難以爲辭。此其可納三也。三嘏既彼之貴臣，彼國之事無不與知，今既南來，則彼之動静虚實我盡知之，可使契丹日夕懼我攻取之不暇，安敢求索於我，自起兵端？若使契丹疑三嘏果在中國，則三四十年之間，卒無南向之患。

❶「明」，影元本、衡本作「朝」。

此又納之大利，其可納四也。彼既窮來歸我，若拒而遣之，使其受山遇之禍，則幽燕之間，四五十年來，心欲南向之人盡絶其歸路，而堅其事狄之心，思爲三蹕報仇於中國，又終不能固契丹之信。此爲誤計，其失尤多。且三蹕在中國，則契丹必盡疑幽燕之人，是其半國離心，常恐向背。凡契丹南寇，常藉幽燕，使其盡疑幽燕之人，則可無南寇之患。此又可納大利五也。古語曰：「天與不取，反受其咎。」此不可失之幾也。其劉三蹕，伏望速降密旨與富弼，令就近安存，津遣赴闕。惟乞決於睿斷，不惑群言。取進止。

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原校：一作「上皇帝辨杜韓范富書」。慶曆五年。

臣聞士不忘身不爲忠，言不逆耳不爲諫。故臣不避群邪切齒之禍，敢干原校：一作「冒」。一人難犯之顔。惟賴聖明，原校：一作「慈」。幸加省察。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原校：一作「而罷」。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聞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原校：一作「臣職雖」。在外，事不盡原校：一作「審」。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説原校：一作「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爲朋黨；欲動摇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衆善人尚在，則未爲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爲一一求瑕；惟有指以爲朋，原校：一作「惟指以爲朋黨」。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原校：一有「者」字。則難原校：「難」字一作「不可」。以他事動摇，惟有專權，是上原校：一作「人主」。之所惡，故須此説，方

可傾之。臣料衍等四人各無大過，而一時盡逐，弼與仲淹委任尤深，而忽遭離間，必有以朋黨、專權之説上惑聖聰。原校：一有「者」字。臣請試辨原校：「辨」字一作「詳言」。之。

昔年仲淹初以忠言讜論聞於中外，天下賢士争相稱慕，當時姦臣誣作朋黨，猶難辨明。自近日陛下擢此數人，並在兩府，察其臨事，可以辨也。蓋衍爲人清慎而謹守規矩，仲淹則恢廓自信而不疑，琦則純正而質直，弼則明敏而果鋭。四人爲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至如杜衍欲深罪滕宗諒，仲淹則力争而寬之。仲淹謂契丹必攻河東，請急脩邊備，富弼料以九事，力言契丹必不來。至如尹洙，亦號仲淹之黨，及争水洛城事，韓琦則是尹洙而非劉滬，仲淹則是劉滬而非尹洙。此數事尤彰著，❶陛下素已知者。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原校：四字一作「公正」。之賢也。平日閑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爲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原校：一作「無」。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爲朋黨，可謂誣矣。

臣聞有國之權，誠非臣下之得專也。❷然原校：一無「然」字。臣竊思仲淹等自入兩府以來，不見其專權之迹，而但見其善避權也。夫權，❸得名位則可行，故好權之臣必貪名位。❹自陛下召琦與仲淹於陝西，琦等讓至五六，陛下亦五六召之。至如富弼三

❶「尤」下，原卷後校：「一有『爲』字。」

❷「之」，原卷後校：「一作『所』。」

❸「夫權」，影元本、衡本作「權者」，影元本於「權者」下校云「一作『夫權』」。

❹「好」，原卷後校：「一作『行』。」

命學士，兩命樞密副使，每一命未嘗不懇讓，懇讓之原校：一無「之」字。者愈切，❶而陛下用之愈堅，此天下之人所共知。臣但見其避讓太繁，不見其好原校：一作「專」。權貪位也。及陛下堅不許辭，方敢受命，然猶未敢別有所爲。陛下見其皆未行原校：「行」字一作「作」。事，❷乃開天章，❸召而賜坐，授以紙筆，使其條事。❹然衆人避讓，不敢下筆，弼等亦不敢獨有所述。因此又煩聖慈，特出手詔，指定姓名，專責其條列大事而行之。❺弼等遲回，近及一月，方敢略條數事。仲淹老練世事，必知凡事難遽原校：三字一作「百難猛」。更張，故其所陳，志在遠大而多若迂緩，但欲漸而行之以久，冀皆有效。弼性雖鋭，然不敢自出意見，❻但舉祖宗故事，❼請陛下擇而行之。自古君臣相得，一言道合，遇事便原校：一作「而」。行，更無推避。臣方怪原校：一無此三字。弼等蒙陛下如此原校：一無此二字。堅意委任，督責丁寧，而猶遲緩自疑，作事不果。然小人巧譖已原校：一作「而」。曰專權者，豈不誣哉！至如兩路宣撫，國朝常原校：一作「累」。遣大臣。❽況自中國之威，近年不振，故元昊叛逆一方，而勞困及於天下。北虜乘釁，違盟而動，其書辭侮

❶「之」下，原卷後校：「一無『者』字。」

❷「見其皆未行事」，原卷後校：「六字一作『欲其作事』。」又「行」，影元本、衡本作「作」。

❸「開」上，影元本、衡本有「特」字。

❹「條事」，原卷後校：「一作『條列』。」

❺「其」，影元本、衡本作「弼等」。又「行之」，影元本、衡本作「施行」。

❻「然」下，原卷後校「一有『亦』字」，影元本、衡本有「亦」字。

❼「但」下，影元本有「多」字，且「多」下有校云「一無此字」。

❽「國」，影元本作「聖」，下有校云「一作『國』」。

慢，至有責祖宗之言。❶陛下憤耻雖深，但以邊防無備，未可與争，屈意原校：一作「志」。買和，❷莫大之辱。弼等見中國累年侵陵之患，感陛下不次進用之恩，故各自請行，力思雪耻，❸緣山傍海，不憚勤勞，欲使武備再修，國威復振。臣見弼等用心，本欲尊陛下威權以禦四夷，未見其侵權而作過也。

伏惟陛下睿哲聰明，有知人之聖，臣下能否，洞見不遺。故於千官百辟之中，親選得此數人，驟加擢用。夫正士在朝，群邪所忌，謀臣不用，敵國之福也。今此數人一旦罷去，而使群邪相賀于內，四夷相賀于外，此臣所以爲陛下惜之也。❹伏惟陛下聖德仁慈，保全忠善，退去之際，恩禮各優。今仲淹四路之任亦不輕矣，原校：一有「惟」字。願陛下拒絶群謗，❺委信不疑，使盡其所爲，猶有裨補。方今西北二虜交争未已，正是天與陛下經營之時，如弼與琦，豈可置之閑處？伏望早辨讒巧，❻特加圖任，則不勝幸甚。臣自前歲召入諫院，十月之内，七受聖恩，而致身兩制，常思榮寵至深，未知報效之所。今群邪争進讒巧，而正士繼去朝廷，乃臣忘身報國之秋，❼原校：一作「時」。豈可緘

❶「責」，原作「貴國」，下有校云「二字一作『責』」，今據原校及《宋文鑑》改。

❷「意」，影元本、衡本作「志」。

❸「雪耻」，影元本、衡本作「雪國家之前耻」。

❹「惜」下，原卷後校：「一無『之』字。」

❺「願」上，影元本、衡本有「惟」字。

❻「伏望」下，影元本、衡本有「陛下」兩字。

❼「秋」，影元本、衡本作「時」。

言而避罪？敢竭愚瞽，惟陛下擇之。❶原校：一有「臣脩昧死再拜」。

奏議卷第十一

薦劉羲叟劄子已見《河東奏草》全書中。

進劉羲叟春秋災異狀同前。

論契丹侵地界狀已見《河北奏草》全書中。

右三篇此卷更不重出，存其目以告來者。

---

❶「擇之」句下，影元本、衡本有「臣無任祈天待罪，懇激屏營之至。臣脩昧死再拜」十九字。又影元本於此文之後加校跋云：「右正文，乃今盱台守施宿所藏當時真本也。『一作』，疑是後來公所改定，如以『水落』爲『洛』之類，及其餘文意，皆不若『一作』爲長。至如『貴國』二字，注『一作責』，蓋用綿本及李燾《長編》，今真迹元用『貴國』。按慶曆二年，契丹求關南書云：『貴國祖先，肇創基業，尋與敞境，繼爲善鄰。暨乎太宗，紹登寶位，於有征之地才定并汾，以無名之師直抵燕薊。』仁宗命王拱辰草答書云：『太宗皇帝親駕并郊，匪圖燕壤。當時貴國，亟發援兵，既交石嶺之鋒，遂舉薊門之役。』則是『貴國』二字，彼此用之，公此奏，後改爲『責』耳。」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八　奏議卷第十二

銓　部

論權貴子弟衝移選人劄子至和元年六月，判流内銓。

臣勘會銓司近年選人倍多，員闕常少。待闕者多是孤寒貧乏之人，得替住京，動經年歲，遇有合入闕次，多被權貴之家將子弟親戚陳乞，便行衝改。或已注授者，且原校：一無「者」字。「且」字一作「却」。令待闕；或纔到任者，即被對移。只就權貴勾當家私，不問孤寒便與不便。兼臣所見臣寮陳乞，多非急切事故，或云近便鄉里，或云看覰墳塋。僥倖希求，妄託名目；孤寒阻滯，徒益怨嗟。臣欲乞今後臣寮須有急切事故，如委任邊寄不許般家，及致仕、分司、丁憂、病患之類，方許陳乞子弟差遣。其原校：一有「餘」字。雖無事故，自將恩澤陳乞者，許銓司勘會。如已注人者更不改注，已到任者更不衝移，並令別具陳乞，仍不許連併陳乞兩任。如允臣所請，乞下銓司遵守施行。今取進止。依奏，并下三班、審官，並依此。

翰　苑

論臣寮奏帶指使差遣劄子至和元年九月，兼三班院。

臣等勘會本班見管使臣至八千餘員。

其入仕之源，既已冗濫，及差遣之際，又多有因緣，附權貴者僥倖多門，致孤寒者怨嗟不已。伏見近年文武臣寮出外任者，多帶指使隨行，不久便奏乞監押、巡檢差遣，仍多指定去處陳乞。亦有元只是諸司職掌人奏帶隨行，後來改轉班行，並不曾歷短使、監當差遣，便入監押、巡檢親民，亦無合入遠近路分，取便指射有職田處。朝廷以重違臣寮奏請，更不勘會差遣資序、路分遠近、合與不合入得，便行差除，相繼成例，近日漸多，合行釐革。臣今欲乞今後臣寮奏帶隨行指使之人，及三年已上，並只與理爲一任，候歸班依例差遣外，更不得陳乞差遣，所貴止絶僥倖。今取進止。

論史館日曆狀 嘉祐四年。原注：誤寘于此。

右臣伏以史者，國家之典法也。自君臣善惡功過，與其百事之廢置，可以垂勸戒、示後世者，皆得直書而不隱。故自前世有國者，莫不以史職爲重。伏見國朝之史，以宰相監修，學士修撰，又以兩府之臣撰時政記，選三館之士當升擢者乃命修起居注。如此，不爲不重矣。然近年以來，員具而職廢，其所撰述簡略遺漏，百不存一，至於事關大體者，皆没而不書，此實史官之罪而臣之責也。然其弊在於修撰之官，惟據諸司供報，而不敢書所見聞故也。今時政記雖是兩府臣寮修纂，然聖君言動有所宣諭，臣下奏議事關得失者，皆不紀原校：一作「記」。録，惟書除目、辭見之類，至於起居注亦然，

與諸司供報公文原校：一作「文字」。無異。修撰官只據此銓次，繫原校：一作「排」。以月日，原校：一作「日月」。謂之日曆而已。是以朝廷之事，史官雖欲書而不得書也。自古人君皆不自閱史，今撰述既成，必録本進呈，則事有諱避，史官雖欲書而又不可得原校：一作「敢書」。也。加以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例皆承前，積滯相因。故纂録者常務追修累年前事，而歲月既遠，遺失莫存。至於事在目今，可以詳於見聞者，又以追修積滯，不暇及之。若不革其弊，則前後相因，史官永無舉職之時，使聖朝典法遂成原校：一有「於」字。廢墜矣。原校：一無此字。臣竊聞原校：一作「見」。趙元昊自初僭叛至復稱臣，始終一宗事節，皆不曾書。亦聞修撰官甚欲紀述，以修纂後時，追求莫得故也。其於他事，又可知焉。

臣今欲乞特詔修時政記、起居注之臣，並以德音宣諭、臣下奏對之語書之。其修撰官不得依前只據諸司供報編次除目、辭見，並須考驗事實：其除某官者以某功，如狄青等破儂智高，文彦博等破王則之類；其貶某職者坐某罪，如昨來麟州守將及并州龐籍緣白草平事，近日孫沔所坐之類，事有文據及迹狀明白原校：一作「分明」。者，皆備書之。所以使聖朝賞罰之典，可以勸善懲惡，昭示後世。若大臣用情，朝廷賞罰不當者，亦得以書爲警戒。❶ 此國家置史之本意也。至於其他大事，並許史院據所聞見書之，如聞見未詳者，直牒諸處會問，及臣寮奏議異同、朝廷裁置處分並書之。❷ 已上事節，並令修撰官逐時旋據所得録爲草卷，標

❶ 「以書」，原卷後續校：「一作『書以』。」
❷ 「奏」，影元本、衡本作「公」。

題月分，於史院躬親入櫃封鎖，候諸司供報齊足，修爲日曆。仍乞每至歲終，命監修宰相親至史院，點檢修撰官紀原校：一作「記」。録事迹，内有不勤其事、隳原校：一作「惰」。官失職者，奏行責罰。其時政記、起居注、日曆等，除今日以前積滯者不住追修外，截自今後，並令次月供報，如稍遲滯，許修撰官自至中書、樞密院催請。其諸司供報拖延，及史院有所會問，諸處不畫時報應，致妨修纂者，其當行手分，並許史院牒開封府勾追嚴斷。其日曆、時政記、起居注，並乞更不進本。所貴少修史職，上存聖朝典法。此乃臣之職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請駕不幸温成廟劄子至和二年

臣伏見今月八日聖旨，疎決禁囚，特行減降，及軍士各有特支。陛下聖慈，本以興國寺奉安真宗皇帝御容，有此恩旨。而中外之議紛然不一，皆云正月八日，是温成皇后周年，故有此特支、疎決。又見聖駕朝謁萬壽宫，又云温成畫像在彼，所以聖駕親臨。蓋爲自去年追册温成皇后之後，朝廷每於典禮，過極優崇，遂致議者動皆疑惑。今又聞來日聖駕幸奉先寺酌獻宣祖皇帝，外議喧然，又云温成皇后祠廟在彼。伏以陛下聖德仁孝，本爲祖宗神御，以時酌獻，不可使中外議者言陛下意在追念後宫寵愛，託名以謁祖宗。虧損聖德，其事不細。臣欲乞明日幸奉先寺酌獻畢，更不臨幸温成祠廟，以解中外之疑，以止議者之説。臣職忝侍從，無所裨補，聞外人議論，不敢不言。不惟臣有愛君之心，合具陳述，陛下舉動爲萬世法，亦不可不慎。取進止。

論臺諫官言事未蒙聽允書至和二年

月日，具官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書于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闕下。臣聞自古有天下者，莫不欲爲治君而常至於亂，莫不欲爲明主而常至於昏者，其故何哉？患於好疑而自用也。夫疑心動於中，則視聽惑於外。視聽惑，則忠邪不分，而是非錯亂。是非錯亂，❶則舉國之臣皆可疑。盡疑其臣，❷則必自用其所見。夫以疑惑錯亂之意而自用，則多失，原校：一有「多」字。失則其國之忠臣必以理而争之。争之不切，則人主之意難回；争之切，則激其君之怒心而堅其自用之意，然後君臣争勝。於是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希旨順意，以是爲非，以非爲是，惟人主之所欲者從而助之。夫爲人主者，方與其臣争勝，而得順意之人，樂其助己而忘其邪佞也，乃與之并力以拒忠臣。夫爲人主者拒忠臣而信邪佞，天下無不亂，人主無不昏也。自古人主之用心，非惡忠臣而喜邪佞也，非惡治而好亂也，非惡明而欲昏也，以其好疑自用而與下争勝也。❸使爲人主者，豁然去其疑心，而回其自用之意，則邪佞遠而忠言入。忠言入，則聽明不惑，而萬事得其宜，使天下尊爲明主，萬世仰爲治君，豈不臣主俱榮而樂哉！與其區區自執而與臣下争勝，用心益勞而事益惑者，相去遠矣。臣聞《書》載仲虺稱湯之德曰「改過不悋」，又戒湯曰「自用

❶「是非錯亂」，原卷後校云：「『是』字上脱去『忠邪不分而』五字。」

❷「盡」上，原卷後校：「一有『既』字。」

❸「與」下，原卷後校：「一有『臣』字。」

則小」。成湯，古之聖人也，不能無過，而能改過，此其所以爲聖也。以湯之聰明，其所爲不至於繆戾矣，然仲虺猶戒其自用，則自古人主惟能改過而不敢自用，然後得爲治君明主也。

臣伏見宰臣陳執中，自執政以來，不叶人望，累有過惡，招致人言。而執中遷延，尚玷宰府。陛下憂勤恭儉，仁愛寬慈，堯舜之用心也。推陛下之用心，天下宜至於治者久矣。而紀綱日壞，政令日乖，國日益貧，民日益困，流民滿野，濫官滿朝。其亦何爲而致此？原校：一作「皆」。由陛下用相不得其人也。近年宰相多以過失因言者罷去，陛下不悟宰相非其人，反疑言事者好逐宰相。疑心一生，視聽既惑，遂成自用之意，以謂宰相當由人主自去，不可因言者而罷之。故宰相雖有大惡顯過，而屈意以容之；彼雖惶恐自欲求去，而屈意以留之；雖天災水旱，飢民流離，死亡道路，皆不暇顧，而屈意以用之。其故非他，直欲沮言事者爾。❶言事者何負於陛下哉？使陛下上不顧天災，下不恤人言，以天下之事委一不學無識、諂邪很愎之執中而甘心焉。言事者本欲益於陛下，而反損聖德者多矣。然而言事者之用心，本不圖至於此也，由陛下好疑自用而自損也。今陛下用執中之意益堅，言事者攻之愈切，陛下方思有以取勝於言事者。而邪佞之臣得以因隙而入，必有希合陛下之意者，將曰執中宰相，不可以小事逐，不可使小臣動摇，甚者則誣言事者欲逐執中而引用他人。陛下方患言事者上忤聖聰，樂聞斯言之順意，不復察其邪佞而信

❶「沮」，原卷後校：「一作『拒』。」

之，所以拒言事者益峻，用執中益堅。夫以萬乘之尊，與三數言事小臣角必勝之力，萬一聖意必不可回，則言事者亦當知難而止矣。然天下之人與後世之議者，謂陛下拒忠言，庇愚相，以陛下爲何如主也？前日御史論梁適罪惡，陛下赫怒，空臺而逐之。而今日御史又復敢論宰相，不避雷霆之威，不畏權臣之禍。此乃至忠之臣也，能忘其身而愛陛下者也，陛下嫉之惡之，拒之絶之。執中爲相，使天下水旱流亡，公私困竭，而又不學無識，憎愛挾情，除改差繆，取笑中外，家私穢惡，流聞道路，阿意順旨，專事逢君。此乃諂上傲下愎戾之臣也，陛下愛之重之，不忍去之。陛下睿智聰明，群臣善惡無不照見，不應倒置如此，直由言事者太切，而激成陛下之疑惑爾。執中不知廉耻，復出視事，此不足論。陛下豈忍因執中上累聖德，而使忠臣直士卷舌於明時也？臣願陛下廓然回心，釋去疑慮，察言事者之忠，知執中之過惡，悟用人之非，法成湯改過之聖，遵仲虺自用之戒，盡以御史前後章疏出付外廷，議正執中之過惡，罷其政事，别用賢材，以康時務，以拯斯民，以全聖德，則天下幸甚。臣以身叨恩遇，職在論思，意切言狂，罪當萬死。臣昧死再拜。

論修河第一狀 同前

右臣竊見朝廷近因臣寮建議，欲塞商胡，開横壠，回大河於故道，已下三司，候今秋興役，見令京東計度物料次。臣伏以國家興大役、動大衆，必先順天時、量人力，謀於其始而審，然後必行，計其所利者多，乃

能無悔。❶伏見比年以來，興役勤原校：一作「動」。衆，勞民費財，不精謀慮於厥初，輕信利害之偏説，舉事之始，原校：一作「初」。既已蒼惶，群議一摇，尋復悔罷。臣不敢遠引他事上煩聖聰，只如往年河決商胡，是時執政之臣不慎計慮，遽謀修塞。科配一千八百萬梢芟，搔動六路一百有餘州，原校：一有「軍」字。官吏催驅，急若星火，民庶愁苦，盈於道塗。或物已輸官，或人方在路，未及興役，遽已罷修，虚費民財，爲國斂怨，舉事輕脱，爲害若斯。雖既往之失難追，而可鑒之蹤未遠。今者又聞復有修河之役，聚三十萬人之衆，開一千餘里之長河，計其所用物力，數倍往年。當此天災歲旱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不量人力，不順天時，臣知其有大不可者五：

蓋自去秋以及今春，半天下苦旱，而京東尤甚，河北次之。國家常務安静振卹之，猶恐飢民起而爲盗，何況於此兩路，聚大衆，興大役？此其必不可者一也。河北自恩州用兵之後，繼以凶年，人户流亡，十失八九。數年以來，人稍原校：一作「稍稍」。歸復，然死亡之餘，所存無原校：一作「者」。幾，瘡痍未斂，物力未完。原校：一作「充」。今又遭此旱歲，京東自去冬無雨雪，麥不生苗，已及莫春，❷粟未布種，不惟目下乏食，兼亦向去無望。而欲於此兩路興三十萬人之役，若别路差夫，則遠處難爲赴役，❸就河便近，❹則此兩路力所不任。此其必不可者二也。臣伏見往年河決滑州，曾議修塞，當時

❶「能」，原卷後校：「一作『可』。」
❷「已及」，原卷後校：「一作『將踰』。」
❸「遠處」，原卷後校：「一作『遠者』。」
❹「就河便近」，原卷後校：「一作『一出諸近』。」

公私事力，未如今日貧虛，然猶收聚物料，❶誘率民財，數年之間，方能興役。況今國用方乏，民力方疲，且合商胡塞大決之洪流，此自是一大役也。鑿橫壠，開久廢之故道，此又一大役也。自橫壠至海一千餘里，埽岸久已廢壞，頓須修緝，此又一大役也。往年公私有力之時，興一大役，尚須數年。今併三大役，倉卒興爲原校：一無「爲」字。於災旱原校：一作「於旱歲」。貧虛之際，此其必不可者三也。就令商胡可塞，故道可回，猶宜重原校：一作「審」。察天時、人力之難爲。何況商胡未必可塞，故道未必可回者哉。臣聞鯀障原校：一作「湮」。洪水，九年無功。禹得《洪範》五行之書，知水趨原校：一作「潤」。下之性，乃因水之流，疏決就下，而水患乃息。然則以大禹之神功，不能障塞其流，但能因而疏決爾。❷今欲逆水之性，障而塞之，奪洪河之正流，斡以人力而回注，此大禹之所不能，此其必不可者四也。橫隴湮塞，已二十年，商胡決流，原校：一作「流決」。又亦數歲，故道已塞原校：一作「平」。而難鑿，安流已久而難回。昨聞朝廷曾遣故樞密直學士張奎計度，功料極大，近者再行檢計，減得功料全少。功料少則所開淺狹，淺狹則水勢難回，此其必不可者五也。

臣伏見國家累歲災譴甚多，其於京東，變異尤大。地貴安靜，動而有聲。巨嵎山摧，海水搖蕩，如此不止僅乎十年，天地警戒，必不虛發。臣謂變異所起之方，尤宜加意防懼。今乃欲於凶旱之年，聚三十萬之大衆，於變異最大之方，臣恐地動山搖，災

❶「收聚」，原卷後校：「一作『儲積』。」
❷「因」下，原卷後校：「一有『勢』字。」

禍自此而始。原校：一作「自茲而發也」。方今京東，赤地千里，饑饉之民，正苦天災，又聞河役將動，往往伐桑拆原校：一作「毁」。屋，無復生計。流亡盜賊之患，不可不虞。欲望聖慈特降德音，速罷其事，當此凶原校：一作「荒」。歲，務安人心。徐詔有司審詳利害，縱令河道可復，乞候原校：一作「俟」。豐年餘力，漸次興爲。臣實庸愚，本無遠見，得於外論，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

論雕印文字劄子至和二年

臣伏見朝廷累有指揮禁止雕印文字，非不嚴切，而近日雕板尤多，蓋爲不曾條約書鋪販賣之人。臣竊見京城近有雕印文集二十卷，名爲《宋文》者，多是當今論議時政之言。其首篇是富弼往年讓官表，其間陳北虜事宜甚多，詳其語言，不可流布。而雕印之人不知事體。竊恐流布漸廣，傳入虜中，大於朝廷不便。及更有其餘文字，非後學所須，或不足爲人師法者，並在編集，有誤學徒。臣今欲乞明降指揮下開封府，訪求板本焚毁，及止絶書鋪，今後如有不經官司詳定，妄行雕印文集，並不得貨賣。許書鋪及諸色人陳告，支與賞錢貳佰貫文，以犯事人家財充。其雕板及貨賣之人並行嚴斷，所貴可以止絶者。今取進止。

奏議卷第十二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九　奏議卷第十三

翰　苑

論使臣差遣劄子至和二年，兼判三班院。

臣勘會本班見管使臣八千一百一十二員，自古濫官未有如此之多也。臣遂將簿籍，根磨增添數目：只自皇祐二年終至今，實四年半之内，自借職以上增添二千八十五員。於中近日增添併多，只自皇祐五年終至今年六月，一年半之内增四百九員，殿侍猶不在數。蓋由曲恩濫賞，臨時無節，以日計月，所積遂多。率計一歲常增四百五十員，若不塞其濫源，則更三五年後，不勝其弊矣。於今裁損已爲太晚，若更增添，則四海之廣不能容濫官，天下物力不能給俸禄矣。臣今略舉入仕僥倖者二事，乞先賜指揮，釐革其餘。見在者既不可減損，惟其入仕之源，欲乞令當政大臣早賜擘畫，所貴不爲將來之患。所有臣擘畫二事，今具畫一如後：

一、自來諸皇親宅前勾當人，除郡王宫殿侍年深有例送三班院差使外，其餘宫院殿侍及客司、書表、宅案等，别無恩例。只自慶曆八年創立年限，上自郡王，下至觀察使以下，應緣皇親宅前殿侍、客司、書表、宅案等，並只勾當五年，便送三班差使，等第年限，輔充

借、奉職。此入仕之源，最爲僥倖者。臣今欲乞應郡王已下宅前殿侍、客司、書表、宅案，勾當及五年者，更不送三班，只令在宅依舊勾當，所有合轉殿侍至借職年限，並依慶曆八年密院劄子指揮。如此，則皇親勾當人不妨恩澤，只是免得諸宮院送納三班後續補人數。兼諸宮院若得依舊勾當，並是諳熟委使之人，又三班減得人數，甚爲利便。

一、百司人吏舊來出職，皆有職名、年限。近年多候轉及職名，及年限未滿，多乞情願就近下恩澤，或僥求因人奏帶，及抽差勾當，敘勞酬奬，及合作選人者，情願就班行之類。臣今乞一切止絶。

右臣所起請，只是因述濫官，略陳此二事。如允臣所請，乞下三班院與勾當臣寮同共鋪陳條貫，立定新制，奏乞朝廷降下施行。取進止。

論罷修奉先寺等狀至和二年

右臣近曾上言，爲京師土木興作處多，乞行減罷。尋準勑差臣與三司同共相度減定，續具奏聞次。今又聞聖旨下三司，重修慶基殿及奉先寺屋宇。臣伏見近年政令乖錯，紀綱隳頽，上下因循，未能整緝。惟務崇修祠廟，廣興土木，百役俱作，無一日暫停。方今民力困貧，國用窘急，小人不識大計，不思愛君，但欲廣耗國財，務爲己利，恣侵欺於官物，圖酬奬之功勞，託名祖宗，張大事體。況諸處神御殿，當蓋造之初，務極

崇奉，棟宇堅壯，❶莫不精嚴，雖數百年，未必損動。近年以來，不住修換，昨開先殿只因兩柱損，遂换一十三柱，前後差官檢計，朝廷並不取信，只憑最後之言，遂至廣張物原校：一作「功」。料。蓋緣廣張得物料，即多圖酬奬恩澤。原校：一作「廣得功料，大即圖酬奬恩澤多」。竊以崇奉祖宗，禮貴清浄。今乃頻有遷徙，輕黷威靈，要其所歸，止爲小人圖利。臣見自古人君好興土木者，自《春秋》、《史記》，歷代以來並皆書爲過失，以示萬世。今小人圖一旦之利，黷祖宗之威靈，置原校：一作「致」。人主於有過之地，誰忍爲之？臣實痛惜。臣因準勑減定，於三司略見大概，開先殿初因兩條柱損，今所用材植物料共一萬七千五百有零，睦親宅神御殿所用物料又八十四萬七千，又有醴泉、福勝等處物料，不可悉數。此外軍營庫務合行脩造者，又有百餘處。使厚地不生他物，惟産木材，亦不能供此廣費。自古王者尊祖事神，各有典禮，不必廣興土木，然後爲能。臣竊見累年火災，自玉清、昭應、洞真、上清、鴻慶、壽寧、祥源、會靈七宫，開寶、興國兩寺塔殿，並皆焚燒蕩盡，足以見天意厭土木之華侈，爲陛下惜國力民財，譴戒丁寧，前後非一。陛下與其廣興土木以事神，不若畏懼天戒而脩省，其已興作者既不可及，原校：「及」字一作「止外」。其未脩者宜速寢停。況睦親神御殿，於禮不宜作，其事甚明，别無禮典講求，乞更不下太常，便行寢罷。其慶基殿，如的有損漏，只令三司差官整補，不得理爲勞績。其奉先寺，乞勒寺家自修。今垂拱殿是陛下常坐之處，近聞爲無原校：一作

❶「堅壯」，原卷後校：「一作『堅固』。」

「未有」。梁木，且止未修。諸皇親自火燒居宅後，至今寄寓它所。陛下尊爲天子，無梁木修一殿；富有四海，而皇族無屋可居。蓋爲將良材美木徇小人，並於不急處枉費，遂致合行修造處却至乏材。伏願陛下追思累次大火常發於土木最盛處，凡國家極力興修者，火必盡焚。原校：一作「必盡焚除」。且天厭土木而焚之，又欲興崇土木以奉之，此所以福應未臻而災譴屢降也。伏乞上思天戒，下察人言，人言雖狂而實忠，天戒甚明而不遠。伏惟陛下聖德恭儉，不樂遊畋，凡所興修，皆非嗜好，但以難違小人一時之請，自取青史萬世之譏，實爲陛下惜之。伏望聖慈，原校：一作「聽」。廣賜裁擇。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修河第二狀至和二年

臣伏見學士院集兩省臺諫官議修河事，未有一定之論。蓋由賈昌朝欲復故道，李仲昌請開六塔，互執一說，莫知孰是。以臣愚見，皆謂不然。言故道者，未詳利害之原；原校：一作「源」。述六塔者，近乎欺罔之繆。何以言之？今謂故道可復者，但見河北水患，而欲還之京東。然不思天禧以來，河水屢決之因，所以未知故道有不可復之勢。❶此臣故謂未詳利害之原也。若言六塔之利者，則不攻而自破矣。❷且開六塔，既云減得大河水勢，然今恩、冀之患，何緣

❶「知」下，原卷後校：「此下一有『始』字。」
❷「不」下，原卷後校：「一有『待』字。」

尚告危急？此則減水之利，虚妄可知。開六塔者又云，可以全回大河，使復横壠故道。見今六塔只是分減之水，下流無歸，已爲濱、棣、德、博之患，若全回大河以入六塔，則其害如何？此臣故謂近乎欺罔之繆也。

臣聞河本原校：一作「之」。泥沙，無不淤之理。淤澱之勢常先下流，下流淤高，水行不快，❶乃自上流低下處決，此其常勢也。❷然避高就下，水之本性，故河流已棄之道，自是難復。❸臣不敢遠引書史，廣述河源，只以今所欲復之故道，言天禧以來屢決之因。初，天禧中，河出京東，水行於今所謂故道者。水既原校：一作「流乎」。淤澁，乃於滑州天臺埽決，尋而修塞，水復故道。未幾，又於滑州南鐵狗廟決。今所謂龍門埽者也。其後數年，又議修塞，水令復故道。❹已而又於王楚埽決，所決差小，與故道分流，然而故道之水終以壅淤，故又於横壠大決。是則決河非不能力塞，故道非不能力復，不久終必決於上流者，❺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故也。❻及横壠既決，水流就下，所以十餘年間，河未爲患。至慶曆三、四年，横隴之水又自下流先淤，❼是時臣爲河北轉運使，海口已淤一百四十餘里。其後，遊、金、赤三河相次又淤，❽下流既梗，乃又於上流商胡口原校：一作「復」。決。然則京東、横壠兩

❶「不快」，原卷後校：「一作『漸壅』。」
❷「此其常勢」，原卷後校：「一作『此勢之常』。」
❸「是」，原卷後校：「一作『古』。」
❹「水令」，衡本作「令水」。
❺「不」上，原卷後校：「一有『所復』二字。」
❻「水」上，原卷後校：「一有『而』字。」
❼「下流」，原卷後校：「一作『海口』。」
❽「淤」下，原卷後校：「一再有『下流』二字。」

河故道，原校：一無二字。皆是下流淤塞河水已棄之高地。京東故道，屢復屢決，理不可復，其驗甚明，則六塔所開故道之不可復，不待言而易知。臣聞議者計度京東故道功料，止云銅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東去皆高，而銅城已上乃特高耳，其東比銅城已上則似低，比商胡已上則實高也。若云銅城已東地勢斗下，則當日水流原校：一作「決」。宜決銅城已上，何緣而頓淤橫壠之口，亦何緣而大決也？然則兩河故道，既皆不可爲，則河北水患何爲而可去？

臣聞智者之於事，有原校：一有「所」字。不能必，則原校：一作「則必」。較其利害之輕重，擇其害少者而爲之，猶勝害多而利少，何況有害而無利。此三者，可較而擇也。臣見往年商胡初決之時，議欲修塞，計用一千八百萬梢芟，❶科配六路一百有餘州軍。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必須用往年之物數。至於開鑿故道，張奎元計功料極大，後來李參等減得全少，❷猶用三十萬人。然原校：一有「而」字。欲以五十步之狹，容大河之水，此可笑也。又欲增一夫所開三赤之方，❸倍爲六尺。且闊厚三尺而長六尺，已是一倍之功，❹在於人力，已爲勞苦。若云六尺之方，以開方法筭之，乃八倍之功，此豈人力之所勝？是則前功浩大而難興，❺後功雖小而不實。大抵塞商胡、開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國而勞人，所舉如此，而欲開難復屢決已

❶「一千八百萬梢芟」，原卷後校：「一作『梢芟一千八百萬』。」
❷「得」，原卷後校：「一作『損』。」
❸「赤」，衡本作「尺」。
❹「已是」，原卷後校：「一作『自是』。」
❺「浩大」，原卷後校：「一作『既大』。」

驗之故道，使其虛費，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復，此所謂有害而無利者也。就使幸而暫塞暫復，以紓目前之患，而終於上流必決，如龍門、横壠之比，重以困國勞人，此所謂利少而害多原校：一有「者」字。也。若六塔者，於大河有減水之名，而無減水之實。今下流所散，爲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則濱、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州，不勝其患，而又故道淤澁，上流必有他決之虞，此直有害而無利耳，是原校：一有「則」字。智者之不爲也。今若因水所在，原校：一作「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入海，則可無決溢散漫之虞。今河所原校：一作「北」。歷數州之地，誠爲患矣；堤防歲用之夫，誠爲勞矣。與其虛費天下之財，虛舉大衆之役，而不能成功，終不免爲數州之患，勞歲用之夫，則此所謂害少者，❶乃智者之所擇也。大抵今河之勢，❷負三決之虞：復故道，上流必決；開六塔，上流亦決；今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則上流亦決。臣請選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其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澁，則終虞上決，爲患無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目可驗者而較之耳。言狂計愚，不足以備聖君博訪之求。此大事也，伏乞下臣之議，廣謀於衆而裁擇之。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

論修河第三狀原校：一作「論修六塔河」。至和三年。

右臣伏見朝廷定議開修六塔河口，回

❶「則此」，原卷後續校：「一作『此則』。」

❷「抵」，原卷後校：「一作『約』。」又「今」下，原卷後續校：「一有『日』字。」

水入橫壠故道。此大事也，中外之臣皆知不便，而未有肯爲國家極言其利害者，何哉？蓋其說有三：一曰畏大臣，二曰畏小人，❶三曰無奇策。今執政之臣用心於河事亦勞矣，初欲試十萬人之役以開故道，既又捨故道而修六塔，未及興役，遽又罷之。已而終爲言利者所勝，今又復修，然則其勢難於復止也。夫以執政大臣鋭意主其事，而又有不可復止之勢，固非一人口舌可回。❷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李仲昌小人，利口僞言，衆所共惡。今執政之臣既用其議，❸必主其人。且自古未有無患之河，今河浸恩、冀，目下之患雖小，❹然其患已形；回入六塔，將來之害必原校：一作「雖」。大，而其害未至。原校：一作「止」。夫以利口小人爲大臣所主，欲與之爭未形之害，勢必難奪。就使能奪其議，則言者猶須獨任恩、冀爲患之責，使仲昌得以爲辭，大臣得以歸罪。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敢言也。今執政之臣用心太過，不思自古無不原校：一作「無」。患之河，直欲使河不爲患。若得河不爲患，❺雖竭人力，猶當爲之。況聞仲昌利口詭辯，謂費物少而用功不多，不得不信爲奇策，於是決意用之。今言者謂故道既不可復，六塔又不可修，詰其如何，則又無奇策以取勝。此所以雖知不便，而罕肯言也。衆人所不敢言而臣今獨敢言者，臣謂大臣非有私仲昌之心也，❻直欲興利除害爾。若

❶「畏」，原卷後校：「一作『任』。」
❷「口舌」，原卷後校：「一作『之説』。」
❸「之臣」，原卷後校：「一作『大臣』。」
❹「目下」，原卷後校：「一作『即日』。」
❺「若得」，原卷後校：「一作『若能使』。」
❻「非有私仲昌之心」，原卷後校：「一作『本非私仲昌』。」

果知其爲患原校：一作「害」。愈大，則豈有不回者哉？至於顧小人之後患，則非臣之所慮也。且事欲原校：一作「貴」。知利害，權重輕，有不得已則擇其害少而患輕者爲之，此非明智之士不能也。況治水本無奇策，相地勢，謹隄防，順水性之所趨爾，雖大禹不過此也。夫所謂奇策者，不大利，則大害。若循常之計，雖無大利，亦不至大害，此明智之士善擇利者之所爲也。今言修六塔者，奇策也，然終不可成而爲害愈大；言順水治堤者，常談也，然無大利亦無大害。不知爲國計者欲何所擇哉？若謂利害不可必，但聚大衆，興大役，勞民困國以試奇策，而僥倖於有成者，臣謂雖執政之臣亦未必肯爲也。

臣前已具言河利害甚詳，而未蒙採聽。今復略陳其大要，惟陛下詔計議之臣擇之。臣謂河水未始不爲患，今順已決之流，治堤防於恩、冀者，其患一而遲。塞商胡復故道者，其患二而速。開六塔以回今河者，其患三而爲害無涯。自河決橫壠以來，大名金堤埽歲歲增治，及商胡再決，而金堤益又加功。❶獨恩、冀之間，自商胡決後，議者貪建塞河之策，未嘗留意於堤防，是以今河水勢原校：一無「勢」字。浸溢。今若專意併力於恩、冀之間，謹治隄防，則河患可禦，不至於原校：一作「爲」。大害。所謂其患一者，十數年間，今河下流淤塞，則上流必有決處。此一患而遲者也。今欲塞商胡口使水歸故道，治堤修埽，功料浩大，❷勞人費物，❸困弊公

❶「又」，影元本、衡本作「大」。
❷「功料」，原卷後校：「一作『功費』。」
❸「費物」，原卷後校：「一作『匱物』。」

私，此一患也。幸而商胡可塞，故道復歸，高淤難行，不過一二年間上流必決。此二患而速者也。今六塔河口雖云已有上下約，然全塞大河正流，爲功不小。又開六塔河道，治二千餘里堤防，移一縣兩鎮，計其功費，又大於塞商胡數倍。其爲困弊公私，不可勝計，此一患也。幸而可塞，水入六塔而東，横流散溢，濱、棣、德、博與齊州之界咸被其害。❶此五州者，素號富饒，河北一路財用所仰，今引水注之，不惟五州之民破壞田産，河北一路坐見貧虚，此二患也。三五年間，五州凋弊，河流注溢，久又淤高，流行梗原校：一作「艱」。澁，則上流必決。此三患也，所謂爲害而無涯者也。今爲國誤計者，本欲除一患而反就三患，此臣所不諭也。至如六塔不能容大河，横壠故道本以高淤難行而商胡決，今復驅而注之，必横流而散溢，自澶至海二千餘里，堤埽不可卒修，修之雖成，又原校：一作「必」。不能捍水。如此等事甚多，士無愚智，皆所共知，不待臣言而後悉也。

臣前未奉使契丹時，已嘗具言故道、六塔皆不可爲，惟治堤順水爲得計。及奉使往來河北，詢於知水者，其説皆然，雖恩、冀之人今被水患者，亦知六塔不便，皆願且治恩、冀隄防爲是。下情如此，誰爲上通？臣既知其詳，豈敢自默？伏乞聖慈特諭宰臣，使更審利害，速罷六塔之役，差替李仲昌等不用。選一二精幹之臣，與河北轉運使、副及恩、冀州官吏，相度隄防，併力修治，則今河之水，必不至爲大患。且河水天災，非人力可回，惟當順導防捍之而已，不

❶「界」，原卷後校：「一作『竟』。」

必求奇策立難必之功，以爲小人僥冀恩賞之資也。況功必不成，後悔無及者乎！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

論狄青劄子 至和三年

臣聞人臣之能盡忠者，不敢避難言之事；人主之善馭下者，常欲聞難言之言。然後下無隱情，上無原校：一作「不」。壅聽，姦宄不作，禍亂不生。自古固有伏藏之禍、未發之機，天下之人皆未知，而有一人能獨原校：一作「獨能」。言之，人主又能聽而用之，則銷患於未萌，轉禍而爲福者有矣。若夫天下之人共知，而獨原校：一作「獨其」。人主之不知者，此莫大之患也。今臣之所言者，乃天下之人皆知，而惟陛下未知也。今士大夫無貴賤，相與語于親戚朋友，下至庶民無愚智，相與語于閭巷道路，而獨不以告陛下也，其故何哉？蓋其事伏而未發，言者難於指陳也。

臣竊原校：一作「伏」。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號爲武勇，自用兵陝右，已著名聲，及捕賊廣西，又薄立勞效。自其初掌機密，進列大臣，當時言事者已爲不便。今三四年間，雖未見其顯過，然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推其所因，蓋由軍士本是小人，面有黥文，樂其同類，見其進用，自言我輩之内出得此人，既以爲榮，遂相悦慕。加又青之事藝實過於人，比其輩流又粗有見識，是以軍士心共服其材能。國家從前難得將帥，經略招討常用文臣，或不知軍情，或不閑訓練。自青爲將領，既能自以勇力服人，又知訓練之方，頗以恩信撫士。以臣愚見，如青所爲，尚未得古之名將一二。但今之士卒

不慣見如此等事，便謂須是我同類中人，乃能知我軍情而以恩信撫我。青之恩信亦豈能偏及於人，但小人易爲扇誘，所謂一犬吠形，百犬吠聲，遂皆翕然，喜共稱説。且武臣掌機密而得軍情，不唯於國家不便，亦於其身未必不爲害。然則青之流言，軍士所喜，亦其不得已而勢使之然也。

臣謂青不得已而爲人所喜，亦將不得已而爲人所禍者矣。爲青計者，宜自原校：一作「自宜」。退避事權，以止浮議，而青本武人，不知進退。近日以來，訛言益甚，或言其身應圖讖，或言其宅有火光，道路傳説以爲常談矣，而惟陛下猶未聞也。且唐之朱泚，本非反者，倉卒之際，爲軍士所迫爾。大抵小人不能成事而能爲患者多矣，泚雖自取族滅，然爲德宗之患，亦豈小哉？夫小人陷於大惡，未必皆其本心所爲，直由漸積以至蹉跌，而時君不能制患於未萌爾。故臣敢昧死而言人之所難言者，惟願陛下早聞而省察之耳。如臣愚見，則青一常才，未有顯過，但爲浮議所喧，勢不能容爾。若如外人衆論，則謂青之用心有不可知者，此臣之所不能決也。但武臣掌機密，而爲軍士所喜，自於事體不便，不計青之用心如何也。伏望聖慈深思遠慮，戒前世原校：一作「後」。禍亂之迹，制於未萌，密訪大臣，早決宸斷，罷青機務，與一外藩，以此觀青去就之際，心迹如何，徐察流言，可以臨事制變。且二府均勞逸而出入，亦是常事。若青之忠孝出處如一，事權既去，流議漸消，❶原校：一作「息」。則其誠節可明，可以永保終始。夫言未萌之患者，常難於必信；若俟患之

❶「流」上，原卷後續校：「一有『而』字。」

已萌，則又言無及矣。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聞外議喧沸而事繫安危，臣言狂計愚，不敢自默。取進止。月餘，青罷樞密，知陳州。

奏議卷第十三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十　奏議卷第十四

翰　苑

論水災疏至和三年

七月六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尚書吏部郎中、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判太常寺兼禮儀事、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疏于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臣伏覩近降詔書，以雨水爲災，許中外臣寮上封言事，有以見陛下畏天愛人、恐懼脩省之意也。竊以雨水爲患，自古有之，然未有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渰浸社稷，破壞都城者，此蓋天地之變也。至於王城京邑，浩如陂湖，衝溺奔逃，號呼晝夜，人畜死者不知其數。其幸而免者，屋宇摧塌，無以容身，縛栰露居，上雨下水，纍纍老幼，狼籍于天街之中。又聞城外墳冢，亦被浸注，棺槨浮出，骸骨漂流。此皆聞之可傷，見之可憫。生者既不安其室，死者又不得其藏，此亦近世水災未有若斯之甚者。此外四方奏報，無日不來，或云閉塞城門，或云衝破市邑，或云河口決千百步闊，或云水頭高三四丈餘，道路隔絶，田苗蕩盡。是則大川小水，皆出爲災，遠方近畿，無不被害。此陛下所以警原校：一作「驚」。懼莫大之變，隱惻至仁之心，廣爲諮詢，冀以消復。

竊以天人之際，影響不差，未有不召而自至之災，亦未有已出而無應之變。其變既大，則其憂亦深。臣愚謂非小小有爲可以塞此大異也，必當思宗廟社稷之重，察安危禍福之機，追已往之闕失，防未萌之患害，如此等事，不過一二而已。自古人君必有儲副，原校：一作「嗣」，下同。所以承宗社之重而不可闕者也。陛下臨御三十餘年而儲嗣未立，此久闕之典也。近聞臣寮多以此事爲言，大臣亦嘗進議，陛下聖意久而未決。而庸臣愚士知小忠而不知大體者，因以爲異事，遂生嫌疑之論，此不思之甚也。且自古帝王有子至三二十人者甚多，材高年長羅列於朝者亦衆。然爲其君父者，莫不皆享無窮之安，豈有所嫌而斥其子耶？若陛下鄂王、豫王皆在，至今則儲宮之建久矣。世之庸人，偶見陛下久無皇子，忽聞此議，遂以云云爾。且《禮》曰：「一有元良，萬國以正。」蓋謂定天下之根本，上承宗廟之重，亦所以絶臣下之邪謀。自古儲嗣，所以安人主也。若果如庸人嫌疑之論，則是常無儲嗣則人主安，有儲嗣則人主危，此臣所謂不思之甚也。臣又見自古帝王建立儲嗣，既以承宗廟之重，又以爲國家美慶之事。故每立太子，則不敢專享其美，必大赦天下，凡爲人父後者皆被恩澤，所以與天下同其慶喜，然則非惡事也。漢文帝初即位之明年，群臣再三請立太子，文帝再三謙讓而後從之。當時群臣不自疑而敢請，漢文帝亦不疑其臣有二心者，臣主之情通故也。五代之主，或出武人，或出夷狄，如後唐明宗尤惡人言太子事，群臣莫敢正言。有何澤者，嘗上書乞立太子。明宗大怒，謂其子從榮曰：「群臣欲以汝爲太子，我將歸老於

河東。」由是臣下更不敢言。然而原校：一有「漢」字。文帝立太子之後，享國長久，爲漢太宗，是則何害其爲明主也？後唐明宗儲嗣不早定，而秦王從榮後以舉兵窺覬，陷于大禍，後唐遂亂。此前世之事也。況聞臣寮所請，但欲擇宗室爲皇子爾，未即以爲儲貳也。伏惟陛下仁聖聰明，洞鑒今古，必謂此事，國家大計，當重慎而不可輕發，所以遲之耳，非惡人言而不欲爲也。然朝廷大議，中外已聞，不宜久而不決。昨自春首以來，陛下服藥于内，原校：一無二字。大臣早夜不敢歸家，飲食醫藥原校：一無十字。侍于左右，如人子之侍父，自古君臣未有若此之親者也。下至群臣士庶、婦女嬰孩，晝夜禱祈，填咽道路，發於至誠，不可禁止。以此見臣民盡忠，蒙陛下之德厚，愛陛下之意深，故爲陛下之慮遠也。今之所請，天下臣民所以爲愛君計也，陛下何疑而不從乎？中外之臣既喜陛下聖躬康復，又欲見皇子出入宮中，朝夕問安侍膳于左右，然後文武群臣奉表章爲陛下賀，辭人墨客稱述本支之盛，爲陛下歌之頌之，豈不美哉！伏願原校：一作「望」。陛下出於聖斷，擇宗室之賢者，依古禮文，且以爲子，未用立爲儲副也。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俟皇子之生。

臣又見樞密使狄青出自行伍，遂掌樞密，始初議者已爲不可。今三四年間，外雖未見過失，而不幸有得軍情之名。且武臣掌國機密而得軍情，豈是國家之利？臣前有封奏，其説甚詳，具述青未是奇材，但於今世將率中稍可稱耳。雖其心不爲惡，不幸爲軍士所喜，❶深恐因此陷青以禍而爲國

❶「不」上，原卷後校：「一有『而』字。」

家生事。欲乞且罷青樞務，任以一州，既以保全青，亦爲國家消未萌之患。蓋緣軍中士卒及閭巷人民，以至士大夫間，未有不以此事爲言者，惟陛下未知之爾。

臣之前奏，乞留中而出自聖斷。若陛下猶以臣言爲疑，乞出臣前奏，使執政大臣公議。此二者，當今之急務也。凡所謂五行災異之學，臣雖不深知，然其大意可推而見也。《五行傳》曰：「簡宗廟則水爲災。」陛下嚴奉祭祀，可謂至矣，惟未立儲貳。《易》曰：「主器莫若長子。」殆此之警戒乎？至於水者，陰也，兵亦陰也，武臣亦陰也，此推類而易見者。天之譴告，苟不虛發，惟陛下深思而早決，庶幾可以消弭災患而轉爲福應也。臣伏覩原校：一作「讀」。詔書曰「悉心以陳，無有所諱」，故臣敢及之。若其他時政之失，必有群臣應詔，爲陛下言者。臣言狂計愚，惟陛下裁擇。臣昧死再拜。

再論水災狀同前

右臣伏覩近降手詔，以水災爲變，上軫聖憂。既一人形罪己之言，宜百辟無遑安之意，而應詔言事者猶少，亦未聞有所施行。豈言者不足採歟，將遂無人言也？豈有言不能用歟？然則上有詔而下不言，下有言而上不用，皆空言也。臣聞語曰：「應天以實不以文，動民以行不以言。」臣近有實封應詔，竊謂水入國門，大臣奔走，渰浸社稷，破壞都城，此天地之大變也，恐非小有所爲可以消弭，因爲陛下陳一二大計。而言狂計愚，不足以感動聽覽。臣日夜思惟，方今之弊，紀綱之壞非一日，政事之失

非一端，水災至大、天譴至深亦非一事之所致。災譴如此，而禍患所應于後者，又非一言而可測。是則已往而當救之弊甚衆，未來而可憂之患無涯，亦非獨責二三大臣所能取濟。況自古天下之治，必與衆賢共之也。《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載堯舜之朝，一時同列者，夔、龍、稷、契之徒二十餘人，此特其大者爾，其百工在位，莫不皆賢也。今欲救大弊，弭大患，如臣前所陳一二大計既未果爲，而又不思衆賢，以濟庶務，則天變何以塞，人事何以修？故臣復敢進用賢之説也。

臣材識愚暗，不能知人，然衆人所知者，臣亦知之。伏見龍圖閣直學士、知池州包拯，清節美行，著自貧賤；讜言正論，聞于朝廷。自列侍從，良多補益。方今天災人事非賢罔乂之時，拯以小故，棄之遐遠，此議者之所惜也。祠部員外郎、直史館、知襄州張瓌，静默端直，外柔内剛，學問通達，似不能言者。至其見義必爲，可謂仁者之勇。此朝廷之臣，非州郡之才也。祠部員外郎、崇文院檢討吕公著，故相夷簡之子，清静寡欲，生長富貴而淡於榮利，識慮深遠，文學優長，皆可過人而喜自晦默，此左右顧問之臣也。太常博士、群牧判官王安石，學問文章，知名當世，守道不苟，自重其身，論議通明，兼有時才之用，所謂無施不可者。凡此四臣者，難得之士也。拯以小過棄之，其三人者進退與衆人無異。此皆爲世所知者猶如此，臣故知天下之廣，賢材淪没於無聞者不少也。此四臣者，名迹已著，伏乞更廣詢採，亟加進擢，置之左右，必有裨補。凡臣所言者，乃願陛下聽其言，用其才，以濟時艱爾，非爲其人私計也。若量

霑恩澤、稍陞差遣之類，適足以爲其人累耳，亦非臣薦賢報國之本心也。臣伏見近年變異非止水災，譴告丁寧，無所不有。董仲舒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斯言極矣。伏惟陛下切詔大臣，深圖治亂，廣引賢俊，與共謀議。未有衆賢並進而天下不治者，此亦救災弭患一端之大者。

臣又竊見京東、京西皆有大水，並當存卹，而獨河北遣使安撫，兩路遂不差人。或云就委轉運使，此則但虛爲行遣爾。兩路運司只見河北遣使，便認朝廷之意有所重輕，以謂不遣使路分，非朝廷憂恤之急者。兼又放稅賑救，皆耗運司錢原校：一作「用」。物，於彼不便。兼又運使未必皆得人，其才未必能救災卹患。又其一司自有常行職事，亦豈能專意撫綏？故臣以爲虛作行遣爾。伏乞各差一使，於此兩路安撫，雖未能大段有物賑濟，至於興利除害，臨時措置，更易官吏，詢求疾苦，事既專一，必有所得，與就委運司，其利百倍也。又聞兩浙大旱，赤地千里。國家運米，仰在東南。今年災傷若不賑濟，則來年不惟民飢，國家之物亦自闕供。此不可不留心也。竊聞三司今歲京師糧米已有二年備準外，猶有三百五十萬餘未漕之物。今年東南既旱，則來年少納上供，此未漕之米誠不可不惜，然少輟以濟急，時亦未有所闕。欲下三司勘會，若實如臣所聞，則乞量輟五、七十萬石物與兩浙一路，令及時賑救一十三州，只作借貸，他時米熟，不妨還官，然所利甚博也。此非弭災之術，亦救災之一端也。臣愚狂妄，伏望聖慈特賜裁擇。謹具

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水入太社劄子 同前

臣所領太常寺累得郊社勾當人狀申，爲雨水渰浸太社、太稷壇四面，及屋宇墻壁摧塌，乞行修整。尋原校：一無「尋」字。曾具狀申奏，及累牒三司，至今未見有人興功整緝。但聞行路之人咨嗟傳説，言國家社稷之壇損壞如此。臣遂躬親往詣太社及齋宮裏外覷當，見二壇浸在水中，四神門及闕庭齋宮屋宇並各倒側摧圮，并自來所植樹木亦有僵仆，與瓦石土木縱横狼籍於水中，四面並無墻垣，行路之人往來皆見。竊以宗廟社稷，禮貴尊嚴。今四面並無遮映，使巷陌人馬往來褻瀆如此，而又積水圍浸，瓦木土石狼籍其中。臣初到彼，旁側居民見臣來覷當，亦有對臣咨嗟者。又見有數人兵士在彼戽水，問得只有二十三人，仍是今日纔方差到，既無家事戽水，又無官員監督。社稷之重，豈宜如此？竊以水入社稷，咎罰豈輕！陛下仁聖寬慈，未有過失，天之譴告，必有所因。伏乞特諭執政之臣，退省已失之事，各思警懼，速務修完。仍較量事體輕重後先，以社稷爲國家大事，不與軍營倉卒，一例行遣。乞專差大臣一員，充修太社、太稷使，并差幹事諸司使及使臣一兩員監役，及差兵匠，併力先且決洩，戽出積水，築起四面垣墻，不使路人車馬往來褻瀆，然後整緝諸屋舍等。以稱陛下尊嚴社稷，上畏天戒之意。臣以職事，不敢不言。取進止。差知禮院王起、三司判官王繹監修提舉。

乞添上殿班劄子嘉祐元年十月❶

臣伏見陛下自今春服藥已來，群臣無得進見。今聖體康裕，日御前後殿視朝決事，中外臣庶，無不感悦。然侍從、臺諫、省府臣寮，皆未曾原校：一作「能」。得上殿奏事。今雖邊鄙寧静，時歲豐稔，民無疾癘，盜賊不作，天下庶務粗循常規，皆不足上煩聖慮，陛下可以游心清閑，頤養聖體。然侍從、臺諫、省府臣寮，皆是陛下朝夕左右論思獻納委任之臣，豈可曠隔時月，不得進見於前？不惟亦有天下大務理當論述者，至於臣子之於君父，動經年原校：一作「半」。歲，不得進對，豈能自安？原校：一有「臣」字。今欲望聖慈，每遇前後殿坐日，中書、樞密院退後，如審官、三班、銓司不引人，則許臣寮一班上殿，假以頃刻，進瞻天威，不勝臣子區區之願也。如允臣所請，乞下閤門施行。仍約束上殿臣寮，不得將干求恩澤、訴理功過及細碎閑慢等事上煩聖聰，或乞約定上殿時刻，所貴不煩久坐。伏候勑旨。其後上殿添一班。

論賈昌朝除樞密使劄子原校：一作「論某人交結宦官狀」。嘉祐元年十一月。

臣伏見原校：一作「覩」。近降制書，除賈昌朝爲樞密使。旬日以來，中外人情，莫不疑懼，縉紳公議，原校：一作「論」。漸以沸騰。蓋緣原校：一作「由」。昌朝稟性回邪，執心傾險，頗知經術，能文原校：一作「緣」。飾姦言。

❶「十」字，原爲墨丁，今據影元本、衡本補。

好原校：一作「善」。爲陰謀，以陷害良士。小人朋附者衆，皆樂爲其用。前在相位，原校：一作「政事」。累害善人，所以聞其再來，望風恐畏。原校：一作「畏恐」。陛下聰明仁聖，勤儉憂勞，每於用人，尤所審慎。然而自古毁譽之言，未嘗不並進於前，而聽察原校：一作「納」。之際，人主之所難也。臣以謂能知聽察之要，則不失之矣。何謂其要？在先察毁譽之人。原校：一作「臣」。若所譽者君子，所毁者小人，則不害其進用矣。若君子非之，小人譽之，則可知其人不可用矣。原校：一作「小人譽之，君子非之，則其人可知其不可用矣」。今有毅然立於朝，危言讜原校：一作「正」。論，不阿人主，不附權臣，其直節忠誠，爲中外素所稱信者，君子也。如此等人，原校：一無四字。皆以昌朝爲非矣。宦官、宮女、左右使令之人，往往小人也。如此等人，原校：一無四字。皆以昌朝爲是矣。陛下察此，則昌朝爲人可知矣。今陛下之用昌朝，與執政大臣謀而用之乎？與立朝忠正之士原校：一作「臣」。謀而用之乎？與左右近習之臣原校：一作「與宦官左右之人」。謀而用之乎？或不謀於臣下，斷自聖心而用之乎？昨聞昌朝陰結宦竪，構造事端，謀動大臣，以圖進用。若陛下與執政大臣謀之，則大臣勢在原校：一作「自處」。嫌疑，必難啓口。若立朝忠正之士，則無不以爲非矣。其稱譽昌朝原校：一作「其所稱信」。以爲可用者，不過宦官、左右之人爾。陛下用昌朝，爲天下而用之乎？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乎？臣伏思原校：一作「料」。陛下必不爲左右之人而用之也。然左右之人，謂之近習，朝夕出入，進見無時，其所讒諛，能使人主不覺其漸。昌朝善結宦官，人人喜爲稱譽，朝一人進一言，暮一人進一

説，無不稱昌朝之善者，原校：一有「使」字。陛下視聽漸熟，遂簡在于聖心，及將用之時，則不必與謀原校：一有「議」字。也。蓋稱薦有漸，久已熟于聖聰原校：三字一作「於聽」。矣。是則陛下雖斷自聖心，不謀臣下原校：一作「於人」。而用之，亦左右之人積漸稱譽之力也。

陛下常患近歲以來原校：一無二字。大臣體輕，連爲言事者彈擊。蓋由用非其人，不叶物議而然也。今昌朝身爲大臣，見事不能公論，乃結交中貴，因内降以起獄，原校：一有「訟」字。以此規圖進用。竊原校：一作「今」。聞臺諫方欲論列其過惡，而忽有此命，原校：「命」字一作「差除」。是以中外疑懼，物論喧原校：一作「沸」。騰也。今昌朝未來，議論原校：一作「外議」。已如此，則使其在位，原校：一作「若使居其位」。必不免言事者上煩聖聽。若不爾，則昌朝得遂原校：一作「遂得」。其志，傾害善人，壞亂朝政，原校：一作「事體」。必爲國家生事。臣愚欲望聖慈原校：一作「臣願聖聰」。抑左右陰薦之言，採縉紳公正原校：一作「議」。之論，原校：一作「説」。早原校：一作「速」。罷昌朝，還其舊鎮，原校：一作「任」。則天下幸甚。臣官爲學士，職號論思，見聖心求治甚勞，而一旦用人偶失，而外廷物議如此，既有見聞，合思裨補。取進止。

舉留胡瑗管勾太學狀 同前

右臣伏見新除國子監直講胡瑗充天章閣侍講，有以見聖恩奬崇儒學、褒勸經術之臣也。然臣等竊見國家自置太學，十數年間，生徒日盛，常至三四百人，自瑗管勾太學以來，諸生服其德行，遵守規矩，日聞講誦，進德修業。昨來國學、開封府并鏁廳進

士得解人中，原校：四字一作「內」。三百餘人是瑗原校：一作「皆是胡瑗」。所教。然則學業有成，非止生徒之幸，庠序之盛，亦自原校：一無「自」字。是朝廷原校：一有「之」字。美事。今瑗既升講筵，遂去太學，竊恐生徒無依，漸以分散。竊以學校之制，自昔難興，惟唐太宗時生員最多，史册書之，以爲盛美。其後庠序廢壞，至于今日，始復興起。若一旦分散，誠爲可惜也。原校：一作「誠可惜矣」。臣等欲望聖慈特令胡瑗同勾當國子監，或專原校：一作「兼」。管勾太學，所貴生徒不至分散。伏候敕旨。

薦布衣蘇洵狀嘉祐五年

右臣猥以庸虚，叨塵侍從，無所裨補，常愧心顏。竊慕古人薦賢推善之意，以謂爲時得士，亦報國之一端。往時自國家下詔書戒時文，諷勵學者以近古，蓋自天聖迄今二十餘年，通經學古、履忠守道之士，所得不可勝數。而四海之廣，不能無山巖草野之遺，其自重者既伏而不出，故朝廷亦莫得而聞，此乃如臣等輩所宜求而上達也。伏見眉州布衣蘇洵，履行淳原校：一作「純」。固，性識明達，亦嘗一舉有司，不中，遂退而力學。其論議精於物理而善識變權，文章不爲空言而期於有用。其所撰《權書》、《衡論》、《機策》二十篇，辭辯閎偉，博於古而宜於今，實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其人文行久爲鄉閭所稱，而守道安貧，不營仕進，苟無薦引，則遂棄於聖時。其所撰書二十篇，臣謹隨狀上進。伏望聖慈下兩制看詳，如有可採，乞賜甄録。謹具狀奏聞，伏候敕旨。

舉梅堯臣充直講狀 嘉祐元年

右臣等忝列通班，無裨聖治，知士不薦，咎在蔽賢。伏見太常博士梅堯臣，性純原校：一作「淳」。行方，樂道守節，辭學優贍，經術通明，長於歌詩，得風雅之正。雖知名當時，而不能自達。竊見國學直講，見闕二員，堯臣年資，皆應選格，欲望依孫復例，以補直講之員。必能論述經言，教導學者，使與國子諸生歌詠聖化于庠序，以副朝廷育材之美。如後不如舉狀，臣等並甘同罪。

舉布衣陳烈充學官劄子 嘉祐元年

臣伏見國家崇建學校，近年以來，太學生徒常至三四百人。此朝廷盛美之事，數百年來未嘗有也。然而教導之方，必慎其選。其進德修業，必有篤行君子可以不言而化者，使居其間，以爲學者師法，庶幾内修其實，不止聚徒之多，爲虚名之美也。伏見福州處士陳烈，清節茂行，著自少時，晚而益勤，久而愈信。非惟一方學者之所師，蓋天下之士皆推尊其道德，謂宜以禮致之朝廷，必有裨補。近聞命以官秩，使教學於鄉里，其禮甚薄，未足以稱勵賢旌德之舉。臣今乞以博士之職召致太學，❶雖未能盡其材，亦足以副天下學者之所欲，而成原校：一作「爲」。朝廷崇賢勸學之實。取進止。

再乞召陳烈劄子 嘉祐二年

臣嘗奏舉福州處士陳烈有道德，可爲

❶「以」，影元本卷後校：「一作『命以』」。

博士，處之太學。竊聞朝廷命以官秩，俾之講説，而烈辭讓不起。臣亦嘗知烈之爲人，其學行高古，然非矯激之士，原校：一有「也」字。其所蘊蓄，亦欲有所施爲。況聖恩優異，褒賁所及，足以勸天下之爲善者，在烈不宜辭避。然其進退之際，亦有所難。蓋朝廷前命以本州教授，彼方辭讓，而遽有國學之召，義不得不辭。然自古國家樂賢好士，未始不如此，在下者逡巡而避讓，在上者勤勤而不已，以勵難進之節。而天下靡然，識上有好賢不倦之心，上下相成，以勸風俗。臣謂朝廷宜再加優命，致烈必來，則於其原校：一作「其於」。進退之際，已足以勉勵媮薄。臣今欲乞未命以官，但且召至京師，彼必無名辭避。俟其既至，徐可推恩。況今胡瑗疾病，方乞致仕，學校之職，不可闕人，能繼瑗者，非烈不可。欲乞早賜指揮。取進止。

薦王安石呂公著劄子至和中

臣伏見陛下仁聖聰明，優容諫諍。雖有狂直之士犯顏色而觸忌諱者，未嘗不終始保全，往往亟加擢用，此自古明君賢主原校：一作「聖王」。之所難也。然而用言既難，獻言者亦不爲易。論小事者既可鄙而不足爲，陳大計者又似迂而無速效，欲微諷則未能感動，將直陳則先忤貴權。而旁有群言，奪於衆力，所陳多未施設，其人遽已改遷。致陛下有聽言之勤，而未見用言之效，頗疑言事之職，但爲速進之階。蓋緣臺諫之官，資望已峻，少加進擢，便履清華。而臣下有厭人言者，因此亦得進説，直云此輩務要官職，所以多言。使後來者其言益輕，而人主

無由取信，辜陛下納諫之意，違陛下賞諫之心。臣以謂欲救其失，惟宜擇沉默端正、守節難進之臣置之諫署，則既無干進之疑，庶或其言可信。伏見殿中丞王安石，德行文學，爲衆所推，守道安貧，剛而不屈。司封員外郎吕公著，是夷簡之子，器識深遠，沉静寡言，富貴不染其心，利害不移其守。安石久更吏事，兼有時才，曾召試館職，固辭不就。公著性樂閑退，淡於世事。然所謂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者也。往年陛下上遵先帝之制，增置臺諫官四員。已而中廢，復止兩員。今諫官尚有虚位，伏乞用此兩人，補足四員之數，必能規正朝廷之得失，裨益陛下之聰明。臣叨被恩榮，未知報效，苟有所見，不敢不言。取進止。乞留中，遂不出。

薦張立之狀

臣伏見朝廷之議，常患方今士人名節不立，民俗禮義不修，所以取士多濫而浮僞難明，愚民無知而冒犯者衆。蓋由設教不篤，而奬善無方也。伏見徐州進士、同三禮出身、見守選人張立之，能事父母，有至孝之行，著聞鄉里。本州百姓、僧道列狀稱薦，前後長吏累次保明，安撫、臣寮亦曾論奏，至今未蒙朝廷甄擢。其人母年八十，無禄以養。銓司近制，於選人秪許入邊遠官。立之家居，則患禄不逮親；欲就遠官，則難於扶侍。有至孝之行而進退失所，有累薦之美而褒勸不及，於立之養親之志所希至少，於朝廷奬善之道所施至多。伏望聖慈特下銓司，採閲本人行止及前後論薦迹狀，

與一本州合入官。所貴旌一士之行，勸一鄉之人。伏以古今致理，先於孝子，勸賞最勤。今孝悌之科，久廢不舉，旌表之禮，久闕不行。欲乞今後應有孝行著聞、累被薦舉者，與一本州官，令自化其鄉里，仍乞著爲永式。其張立之，如允臣所奏，乞送銓司施行。

奏議卷第十四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十一　奏議卷第十五

翰　苑

條約舉人懷挾文字劄子 嘉祐二年正月，知貢舉。

臣伏見國家自興建學校以來，天下學者日盛，務通經術，多作古文，其辭藝可稱、履行修飭者不可勝數。然累次科場，人數倍多於往歲，事既太盛，弊亦隨生。竊聞近年舉人公然懷挾文字，皆是小紙細書，抄節甚備。每寫一本，筆工獲錢三二十千。亦有十數人共斂錢一原校：一作「三」。二百千，雇倩一人，虚作舉人名目，依例下家狀，入科場，只令懷挾文字，入至試院，其程試則他人代作。事不敗則賴其懷挾，共原校：一作「互」。相傳授。事敗則不過扶出一人，既本非應舉之人，雖敗別無刑責，而坐獲厚利。竊以國家取士，務得實材，今若浮僞之人容其濫進，則使負辛勤蘊實學者無以自別。且自來科場，務存事體，所以優加禮遇，用待賢能。今浮薄之徒不知朝廷崇奬之意，自爲姦僞，以至於此，甚可歎也。謂原校：一作「惟」。宜峻立科條，明加約束，使浮薄姦僞之徒不容於其間，則實有學行之人得被選進，然後士子無濫舉，朝廷得實才。臣今欲乞增定貢院新制，寬監門之責，重巡鋪之賞。蓋以入門之時一一搜檢，則慮成擁滯。故臣乞自舉人入院後嚴加巡察，多差

內臣及清幹京朝官巡鋪，每獲懷挾者，許與理爲勞績，或免遠官，或指射差遣。其監門官與免透漏之責。若搜撿覺察得人數多者，令知舉官聞奏取旨，重加酬奬。其巡鋪官，除只得巡察懷挾及傳授文義外，不得非理侮慢舉人，庶存事體。且朝廷待士甚厚，而小人自爲浮薄，不可不行禁止，以革弊源。原校：一作「厚弊」。如允臣所奏，乞立定巡鋪官賞格及懷挾人責罰刑名，添入貢院新定條制。仍牓南省門，及下進奏院，頒告天下。所貴先明條約，然後必行。取進止。

論保明原校：一無「明」字。**舉人行實**原校：一作「止」。**劄子**同前

臣伏覩近降勑命更定科場條制，內一節令本縣令佐、知州、通判保明舉人行實委無玷缺，若因事彰露，只罪令佐、知州、通判，所斷刑名，並用舊制，雖去官經恩不得原減者。伏緣舊制刑名甚重，今來去官經恩不得原減，則官吏所責不輕。而玷缺之累，中人所不能免，小過微累皆爲玷缺，難以必用深刑責官吏保其所不能盡知者。若謂止坐大事，則又無明文。竊慮後有犯者，難用必行之法。臣今欲乞指定舉人玷缺事狀，如事親不孝，行止踰濫，冒哀匿服，曾犯刑責，及雖有蔭贖而情理重者。以上事節，苟犯其一，並不得收試。如違，必原校：一作「並」。用舊制刑名。所貴事簡而易遵，法嚴而必用。如允臣所請，乞下禮部貢院施行。今取進止。

論契丹求御容劄子 嘉祐二年

臣伏見契丹所遣汎使，專爲御容而來。中外之議，皆謂前歲既已許之，於理不可中止，失於不早踐言，至彼非時遣使。及朝夕以來，傳聞頗異，或云大臣共議，欲遂拒而不與。若然，則臣恐釁隙之端，自此而始。禍患之起，未易遽言。大凡爲國謀事者，必先明信義，重曲直，酌人情，量事勢，四者皆得，然後可以不疑。苟一有未然，尚恐敗事，況四者俱失，豈可不思？契丹與中國通盟久矣，而嚮來宗真特於信好，自表慇懃，别有家書，繼以畫像。聖朝納其來意，許以報之，而乃遷延至今，遂欲食言而中輟。是則彼以推誠結我，我以不信待之。失信傷義，甚非中國待夷狄之術，而又其曲在我，使彼易以爲辭。自南北通和以來，信問往復之際，每於報答，常從優厚，假借既久，其心已驕。況此畫像之來，❶特表慇懃之意。是則於平常之禮，厚報以驕之；慇懃之來，則不報以沮原校：一作「阻」，下同。之。沮之彼必怒，不報彼必耻，懷耻畜怒，何所不爲，此人之常情也。許其父不許其子，厚薄之際，此亦人情之難處也。臣竊見契丹來書，初無寒温候問之言，直以踐言孤約爲説，其意在於必得。若此時被沮，勢必更來，事既再三，豈能堅執？若待其失於遜順，已成釁隙，然後與之，則重爲中國之辱。又使夷狄謂中國難以恩意交，惟可以勢力脅，因之引惹，别有它求，則爲後患，何可涯哉！今虜主雖弱，而中國邊備未完，廟謀

❶「來」，衡本作「求」。

未勝，未可生事，而欲執我曲彼直之議，以起戎而結禍。夫察彼事勢，必不能中止；量我事勢，又未能必沮之。臣故曰四者俱失也。臣又聞虜使入境之日，地震星殞，變異非常。先事深防，猶恐不及，失計招禍，豈可自爲？臣願聖慈出於獨斷，勿沮其善意，無失我信言。臣今欲乞回諭虜中，告以如約，直候今冬因遣常使時與之，則於事體稍便。伏乞速下兩府商議。上繫國家利害，臣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論選皇子疏 原校：一作「書」。嘉祐二年。

八月日，翰林學士、朝散大夫、右諫議大夫、知制誥、充史館修撰、刊修《唐書》、判太常寺兼禮儀事、上輕車都尉、賜紫金魚袋臣歐陽某，謹昧死再拜上書于體天法道欽文聰武聖神孝德皇帝陛下。臣聞言天下之難言者，不敢冀必然之聽；知未必聽而不可不言者，所以盡爲忠之心。況臣遭遇聖明，容納諫諍，言之未必不聽，其可默而不言？臣伏見自去歲以來，群臣多言皇嗣之事，臣亦嘗因災異，竊有奏陳。雖聖度包容，不加誅戮；而愚誠懇至，天聽未回。臣實不勝愛君之心，日夜區區，未嘗忘此，思欲再陳狂瞽，而未知所以爲言。今者伏見兖國公主近已出降。臣因竊思人之常道，莫親於父子之親；人之常情，亦莫樂於父子之樂。雖在聖哲，異於凡倫，其爲天性，於理則一。陛下嚮雖未有皇嗣，而尚有公主之愛，上慰聖顏。今既出降，漸疎左右，則陛下萬機之暇，處深宮之中，誰可與語言，誰可承顏色？臣愚以謂宜因此時出自聖意，於宗室之中選材賢可喜者，録以爲皇

子，使其出入左右，問安侍膳，亦足以慰悅聖情。臣考於書史，竊見自古帝王雖曰至尊，未嘗獨處也。其出而居外也，不止百司公見奏事而已，必有儒臣學士講論於閑宴，又有左右侍從顧問語言。其入而居内也，不止宦官宮妾在於左右而已；其平居燕寢也，則有太子問安侍膳於朝夕；其優游宴樂也，多與宗室子弟懽然相接如家人。計其一日之中，未嘗一時獨處也。今陛下日御前後殿，百司奏事者往往仰瞻天顏而退，其甚幸者得承一二言之德音。君臣之情不通，上下之意不接。其餘在廷之臣、儒學侍從之列，未聞一人從容親近於左右。入而居内，則至於問安侍膳，亦闕於朝夕。是則陛下富有四海之廣，躬享萬乘之尊，居外則無一人可親，居内則無一人得親，此臣所以區區而欲言也。伏況陛下荷祖宗之業，承宗廟社稷之重，皇子未降，儲位久虛，群臣屢言，大議未決。臣前所奏陳，以謂未必立爲儲貳，而且養爲子，既可以徐察其賢否，亦可以待皇子之降生。於今爲之，亦其時也。臣言狂計愚，伏俟斧鉞。臣昧死再拜。

乞寫祕閣書令館職校讎劄子 嘉祐二年九月，兼判祕閣祕書省。

臣近準勅，兼判祕閣。檢會先準皇祐元年七月十一日中書劄子節文：「奉聖旨，祕閣有闕者，書名件用《崇文總目》逐旋補寫，依例酬校了，以黄絹裝褫正副二本收附，準備御覽，内中取索。」原校：一作「借」。本閣尋具畫一合行事件聞奏，蒙依所奏施行。當時雖有此行遣，尋值抄寫觀文殿書，權住

至今。伏見館閣校讎之官，員數甚多，除係省府、南曹外，其餘主判閑局及别無主判者，並各無書校對。既無職事，因此多不入館。伏以館閣，國家優養賢材之地，自祖宗以來，號爲清職。今館宇闃然，塵埃滿席，有同廢局，甚可嘆嗟。臣今欲乞檢會先準皇祐元年七月十一日所降指揮，及一宗行遣次第，許從本閣選請在院館職官員，先將祕閣書目與《崇文總目》點對。内有見闕書籍，即於三館取索，先校定，然後抄寫成書，仍差初校、覆校官刊正裝褫。其合行事件，已有畫一起請依奏指揮，亦乞檢會施行。惟元乞公用錢，乞更不支破。其抄寫楷書，候見得闕書數目，將見在楷書人數，酌量多少，如原校：一作「照」。闕人，即别具擘畫聞奏。今取進止。

乞定兩制員數劄子 嘉祐三年

臣竊以學士、待制，號爲侍從之臣，所以承宴間，備顧問，以論思獻納爲職。自祖宗以來，尤精其擇，原校：一作「尤所精擇」。苟非清德美行，藹然衆譽，高文博學，獨出一時，則不得與其選。是以選用至艱，員數至少，官以難得爲貴，人以得職爲榮。搢紳之望既隆，則朝廷之體增重。其後用人頗易，員數漸多，往時學士、待制至六七十員。近年以來，稍慎除拜，即今猶及四十餘員。臣以謂愛惜名器，不輕授人，朝廷既已知之矣。而爲國家原校：一無「矣而」、「家」三字。計者，宜於此時原校：一作「亦宜及今」。創立經制。今惟翰林學士、中書舍人、知制誥各有定員，其餘學士待制未有定原校：一作「員」。數。臣今

欲乞檢詳前史及國朝故事，自觀文殿大學士至待制，並各立定員數。遇有員闕，則精擇賢材以充其選，苟無其人，尚可虚位以待。如允臣所請，乞賜詳議施行。取進止。

論編學士院制詔劄子 嘉祐三年

臣伏見國家承五代之餘，建萬世之業，誅滅僭亂，懷來四夷，封祀天地，制作禮樂。至於大臣進退，政令改更，學士所作文書，皆繫朝廷大事。示於後世，則爲王者之訓謨；藏之有司，乃是本朝之故實。自明道以前，文書草稾，尚有編録。景祐以後，漸成散失。臣曾試令類聚，收拾補綴，十已失其五六。使聖宋之盛，文章詔令廢失湮淪，緩急事有質疑，有司無所檢證。蓋由從前雖有編録，亦無類例卷第，只是本院書吏私自抄寫，所以易爲廢失。臣今欲乞將國朝以來學士所撰文書，各以門類，依其年次，編成卷秩，號爲《學士院草録》。有不足者，更加求訪補足之。仍乞差本院學士從下兩員，專切管勾，自今已後，接續編聯。如本行人吏不畫時編録，致有漏落，許令本院舉察，理爲過犯。此臣本院常事也，所以上煩聖聽者，蓋以近歲以來，百司綱紀相承廢壞，事有曾經奏聞及有聖旨指揮者，僅能遵守。若只是本司臨時處置，其主判之官纔罷去，則其事尋亦廢停。所以臣欲乞朝廷特降指揮，所貴久遠遵行，不敢廢失。今取進止。

請今後乞内降人加本罪二等劄子 嘉祐三年

臣伏見諫官陳旭起請，僥求内降之人，

委二府劾奏干請者之罪。蒙朝廷依奏施行。尋聞李璋因内降責罰，自後罕聞敢求内降以希恩賞者。以此見至公之朝，必信之法，可以令行而禁止也。然旭所請，只爲恩賞之一端，而小人僥求，無所不至。臣自權知開封府，未及兩月之間，十次承準内降，或爲府司後行，或爲宫院婕嫿，或爲内官及干繫人吏等。本府每具執奏，至于再三，而干求者原校：一無三字。内降不已。至於婢妾賤人犯姦濫等事，亦敢上煩聖聰，以求私庇。宦竪小臣自圖免過，反彰聖君曲法之私。雖有司執奏，終許公行，然小人干求，未有約束止絶。臣今原校：一無此字。欲乞今後應有因事敢干求内降者，依舊許本府執奏外，更乞根究因緣干求之人，奏攝下府勘劾，重行責罰。如本人自行干請者，亦乞一就勘鞫，加元犯、本罪二等斷遣。其情理稍深及干求不已者，亦許本府一面牒報御史臺，彈糾勘劾施行。所貴止絶小人干亂公朝，敗紊綱紀。今取進止。

論梁舉直事封回内降劄子 嘉祐二年

臣勘會本府見勘内臣梁舉直公事，兩曾執奏，三準内降，特與放罪。臣伏見近年權倖之臣，多是公然作過，不畏憲法，恃干求内降，紊亂紀綱。所以前後臣寮，累具論述。陛下特降明詔，許承受官司執奏，不得施行，布告天下，著爲信令。今梁舉直累煩睿聽，干求不已，本府遵依前後詔勑，再具執奏，未許公行。伏以曲庇小臣，撓屈國法，自前世帝王苟有如此等事，史册書之，以著人君之過失。今梁舉直不欲受過於其身，寧彰陛下之過於中外，舉直此罪，重於元

犯之罪。今縱未能法外重行，以戒小人干求内降者，其元犯本罪，豈可曲恕？舉直苟爲愛身之計，不思愛君之心，乃是小人全無知識爾。如臣忝被恩寵，列於侍御，職在獻納，合思裨補。豈可阿意順旨，爲陛下曲法庇縱小臣，以彰聖君之失？其内降，臣更不敢下司，謹具狀繳連進納。今取進止。

論郭皇后影殿劄子 嘉祐三年

臣所領太常禮院得御藥院公文稱，奉聖旨送畫到景靈宫廣孝殿後修蓋郭皇后影殿圖子一本，赴太常禮院詳定者。其圖子，已别具狀繳奏訖。臣伏見近年京師土木之功，糜耗國用，其弊特深。原其本因，只爲差内臣監修，利於偷竊官物。及訖功之後僥求恩賞，以故多起事端，務廣興作。其甚則託以祖宗神御，張皇事勢。近年以來，如此興造，略無虚歲。伏以景靈宫建自先朝，以尊奉聖祖，陛下又建真宗皇帝、章懿太后神御殿於其間，天下之人皆知陛下奉先廣孝之意。然則此宫乃陛下奉天奉親之所，今乃欲以後宫已廢未原校：一作「追」。復之后建殿，與先帝、太后並列，瀆神違禮，莫此之甚。臣竊謂此事必不出於聖意，皆小人私於興作，有所僥求爾。蓋自前世帝王，於宗廟之外别爲廟享以追奉祖宗者則有之，未聞有自追奉其妃、后者也。蓋小人不識事體，但苟一時之利，不思虧損聖德。伏乞特賜寢罷，以全典禮。今取進止。

論孟陽河開掘墳墓劄子 嘉祐四年春

臣勘會府界創開孟陽新河，相次據祥

符縣人户經府披訴稱，被人夫開掘墳墓，斫伐桑棗，拆拽舍屋等事。尋差兵曹參軍張稚圭往彼檢視，得已開河道六里有餘，計三料，開掘却村民墳墓八十二所，大墓園三所，草瓦屋七十七間。其未開三料，猶有墳墓二十五所，舍屋四十七間，桑五百餘株，田土八十段。臣因體問得村民所掘墳墓，屍首骨殖布在新河兩岸，子孫骨肉環坐守之，仰天號慟，屍骨暴露，並無所歸。其甚貧原校：一作「貧甚」。者用火燒焚，向空撒棄。其莊宅屋宇，累世安居，旦夕毁拆，全家露坐，冤痛之聲，聞於遠近。方此春月，朝廷務行仁政之時，横屍暴骨，殃及幽明，可爲惻傷，可爲驚駭。兼體問得所開新河，有害無利。其萬勝斗門及陽武橋斗門兩處減水，盡入白溝河，所以年年決溢。今又創開新河，亦入白溝。是則三道減水，盡聚一河，將來決溢可知。兼今所開新河深六尺至七尺，白溝河只深四尺至五尺，下源高仰，水勢難行。臣今欲乞權住夫役三兩日，差朝臣一員計會，都水監、開封府各差官一員同行相度。苟如臣所説不虚，未開三料乞更不開掘，却移夫役修整舊河。其元獻利見開河之人，本爲自圖功賞，及從初檢計壕寨官吏蒙昧朝廷，不言有墳墓、宅舍、桑棗在所開地内，情理難恕，欲乞下開封府取勘。原校：一作「會」。其獻利之人與壕寨等並行決配，官員悉與停廢。所貴少謝枯骨，兼慰生人。今取進止。

乞罷上元放燈劄子 嘉祐四年

臣伏以三元放燈，❶不出典禮，蓋自前

❶「三」，衡本作「上」。

世習俗所傳。❶陛下原校：二字一作「皆以」。俯徇衆心，欲同民樂，勉出臨幸，非爲嬉游。若乃時歲豐和，原校：一作「時豐歲和」。人物康富，以爲樂事，亦是人情。今自立春以來，陰寒雨雪，小民失業，坊市寂寥，寒凍之人，死損不少，薪炭食物，其價增倍，民憂凍餓，何暇遨遊！臣本府日閱公事，内有投井投河不死之人，皆稱因爲貧寒，自求死所。今日有一婦人凍死，其夫尋亦自縊。竊惟里巷之中，失所之人何可勝數？昨日聖恩差官俵錢，正爲如此。目下陰雪未解，假使便得晴明，坊市不免泥淖，聖駕所歷，衝冒風寒。況方以日蝕之災原校：一無二字。避殿減膳，聖心憂畏，中外所知。欲乞特罷放燈，所有常年酌獻之禮，若至日未得晴明，原校：一作「和」。亦乞差大臣攝事，所是見今供擬遊幸及修道路寒凍兵士，並乞放罷，庶幾上副陛下畏天憂民之心。今取進止。

論包拯除三司使上書 嘉祐四年三月

臣聞治天下者，在知用人之原校：一作「在用人知」。先後而已。用人之法，各有所宜，軍旅之士先材能，朝廷之士先名節。軍旅主成功，惟恐其不趨賞而爭利，其先材能而後名節者，亦勢使之然也。朝廷主教化，風俗之薄厚，治道之汙隆，在乎用人。而教化之於下也，不能家至而諄諄諭之，故常務尊名節之士，以風動天下而聳勵其媮薄。夫所謂名節之士者，知廉耻，脩禮讓，不利於苟得，不牽於苟隨，而惟義之所處。白刃之威有所不避，折枝之易有所不爲，而惟義之

❶「自」，衡本作「因」。

所守。其立於朝廷，進退舉止皆可以爲天下法也。其人至難得也，至可重也。故其原校：一無二字。爲士者，常原校：一作「當」，下同。貴名節以自原校：一無此字。重其身，而君人者，亦常全名節以養成善士。

伏見陛下近除前御史中丞包拯爲三司使，命下之日，中外原校：一作「外議」。喧然，以謂朝廷貪拯之材，而不爲拯惜名節。然猶冀拯能執節守義，堅讓以避嫌疑，而爲朝廷惜事體。數日之間，遽聞拯已受命，是可惜也，亦可嗟也。拯性好剛，天姿峭直，然素少學問，朝廷事體或有不思。至如逐其人而代其位，雖初無是心，然見得不能思義。此皆不足怪。若乃嫌疑之迹，常人皆知可避，而拯豈獨不思哉？昨聞拯在臺日，常自至中書，詬責宰相，指陳前三司使張方平過失，怒宰相不早罷之。既而臺中寮屬相繼論列，方平由此罷去，而以宋祁代之。又聞拯亦曾彈奏宋祁過失，自其命出，臺中寮屬又交章力言，而祁亦因此而罷，而拯遂代其任。此所謂蹊田奪牛，豈得無過？而整冠納履，當避可疑者也。如拯材能資望，雖別加進用，人豈爲嫌？原校：一作「間言」。其不可爲者，惟三司使爾。非惟自涉嫌疑，其於朝廷所損不細，臣請原其本末而言之。

國家自數十年來，士君子務以恭謹静慎爲賢。及其弊也，循默苟且，頹原校：一作「媮」。惰寬弛，習成風俗，不以爲非，至於百職不修，紀綱廢壞。時方無事，固未覺其害也。一旦黠虜犯邊，兵出無功，而財用空虛，公私困弊，盜賊並起，天下騷然。陛下奮然原校：四字一作「天子」。感悟，思革其弊，進用三數大臣，鋭意於更張矣。於此之時，始增置諫官之員，以寵用言事之臣，俾之舉

職。由是修紀綱而繩廢壞，遂欲分別賢不肖，進退材不材，而久弊之俗，驟見而駭，因共指言事者而非之，或以謂好訐陰私，或以爲公相傾陷，或謂沽激名譽，或謂自圖進取，群言百端，幾惑上聽。上賴陛下至聖原校：一無二字。至明，察見諸臣本以原校：一無此字。忘身徇國，非爲己利，讒間不入，遂荷保全。而中外之人，久而亦漸爲信。自是以來，二十年間，臺諫之選，屢得讜言之士。中間斥去姦邪，屏絶權倖，拾遺救失，不可勝數。是則納諫之善，原校：一作「臣」。從古所難，自陛下臨御以來，實爲盛德，於朝廷補助之效，不爲無功。今中外習安，上下已信，纖邪之人凡所舉動，每畏言事之臣，時政無巨細，亦惟言事官是聽。原其自始開發言路，至於今日之成效，豈易致哉！可不惜哉！夫言人之過似於原校：一無此字，下同。激訐，逐人之位似於傾陷，而言事之臣得以自明者，惟無所利於其間爾，而天下之人所以爲信者，亦以其無所利焉。今拯併逐二臣，自居其位，使將來姦佞者原校：「者」字，一作「之人」。得以爲説而惑亂主聽，今後言事者不爲人信而無以自明。是則聖明原校：一作「朝」。用諫之功，一旦由拯而壞。夫有所不取之謂廉，有所不爲之謂耻。近臣舉動，人所儀法，使拯於此時有所不取而不爲，可以風天下以廉耻之節。而拯取其所不宜取，爲其所不宜爲，豈惟自薄其身，亦所以開誘他時言事之臣，傾人以覬得，相習而成風。此之爲患，豈謂小哉！然拯所恃者，惟以本無原校：一作「無本」。心耳。夫心者，藏於中而人所不見；迹者，示於外而天下所瞻。今拯欲自信其不見之心，而外掩天下之迹，是猶手探其物，口云不欲，雖欲

自信，人誰信之？❶此臣所謂嫌疑之不可不避也。況如拯者，少有孝行，聞於鄉里；晚有直節，著在朝廷。但其學問不深，思慮不熟，而處之乖當，其人亦可惜也。伏望陛下別選材臣爲三司使，而處拯他職，置之京師。使拯得避嫌之迹，以解天下之惑，而全拯之名節，不勝幸甚。臣叨塵侍從，職號論思，昔嘗親見朝廷致諫之初甚難，今又復見陛下用諫之効已著，實不欲因拯而壞之者，爲朝廷惜也。臣言狂計愚，伏俟誅戮。

奏議卷第十五

❶「誰」，原爲空格，今據影元本、衡本補。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十二　奏議卷第十六

翰　苑

乞與尹構一官狀 嘉祐四年

右臣等伏見故起居舍人、直龍圖閣尹洙，文學議論，爲當世所稱；忠義剛正，有古人之節。初蒙朝廷擢在館閣，而能不畏權臣，力排衆黨，以論范仲淹事，遂坐貶黜。其後元昊僭叛，用兵一方。當國家有西顧之憂，思得材謀之臣，以濟多事。而洙自初出師，至於元昊納款，始終常在兵間，比一時之人，最爲宣力。而群邪醜正，誣構百端，卒陷罪辜，流竄以死。嚮蒙陛下仁聖恩憐，哀其冤枉，特賜清雪，俾復官資。足以感動群心，勸勵忠義。今洙孤幼並在西京，家道屢空，衣食不給。洙止一男構，年方十餘歲，惸然無依，實可嗟惻。伏見將來祫享大禮，在近群臣皆得奏蔭子孫。伏望聖慈録洙遺忠，憫洙不幸，特賜其子一官，庶霑寸禄，以免飢寒，則天地之仁，幽顯蒙德。臣等忝列侍從，愧無獻納，苟有所見，不敢不言。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舉丁寶臣狀 同前

右臣竊見太常丞、湖州監酒務原校：一作「税」。丁寶臣，前任知端州日，因遭儂智高

事停官，敘理監當。方智高攻劫嶺南，州縣例以素無備禦，官吏各至奔逃。如原校：一作「兼」。聞當時獨寶臣曾捉得智高探事人，便行斬決，及曾鬭敵。朝廷以其如此，故他人皆奪兩官，獨寶臣只奪一官，以此見其比衆人情理之輕。臣伏見寶臣履行清純，頗有官業。惟海賊遽至，力屈致敗，出於不幸。今者伏遇祫享恩赦，欲望聖慈特與不候監當滿任，牽復官資，就移一親民差遣。如後犯入己贓，臣甘當同罪。謹具奏聞，伏候勑旨。

乞免舉臺官劄子 嘉祐四年

臣近準勑，爲見闕臺官，下學士院令臣與孫抃等同共保舉兩人聞奏者。伏以學士之職，置自有唐，初以文辭供奉人主，其後漸見親信，至於朝廷機密及大除拜，每被詢訪，皆與參決。當時居是職者，選擇既精，信任亦重。下至五代，莫不皆然。國朝遵用唐制，尤重其任。自比年以來，選用之際，時容繆濫，職以人廢，官以人輕。往時臺官闕人，只命學士一員獨舉，今乃令三人共舉。若以爲俱可信，則一員足以公舉。若以爲俱不可信，則雖衆舉，亦豈爲得人？若以爲有可信有不可信者，則自宜捨不可信者，專委可信者。其不可信者既不稱職，罷黜之可也。以臣思之，朝廷所以遽改舊制，而學士不足取信，皆由用非其人，如臣是也。今在院學士三員，孫抃、胡宿各曾獨舉臺官，朝廷嘗所取信，惟臣未曾舉人。伏念臣材識庸暗，不能知人。使臣隨衆署名，則臣實爲耻。欲三人所見皆一，則理必不能。欲望聖慈免臣共舉，却依舊制，只命學

士一員專舉。況孫抃、胡宿嘗曾舉官，可以不疑。如以臣爲不可獨任，乞候將來續有臺官員闕，更不差臣專舉。非敢避事，直以任非其才，不足取信，致煩朝廷改更舊制，以此不敢不言。今取進止。

論許懷德狀 嘉祐五年

右臣今月初四日當直，準内降許懷德讓恩命表一道撰批答。臣勘會昨來許懷德袷享加恩，自合兩表陳讓，只曾投進一表，批答後，更不曾進第二表。稽停至今，四十餘日，制書留在閤門，既不受命，又不陳讓。直至今來移鎮，方於讓表内因帶引敘前來袷享加恩，乞併寢二命。蓋懷德以袷享例加恩命爲輕，所以更無表讓，却於今來表内，因帶敘陳。其前來恩制，久已稽留，不讓不受，顯是輕侮朝廷，違慢君命。閤門無所申舉，臺司、風憲亦無彈糾。況懷德身是將臣，職典禁衛，敢此違廢國家典制，罪大不恭。其批答，臣未敢撰辭，乞下所司勘劾懷德，正以典刑，庶肅朝綱，以戒不恪。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再論許懷德狀 同前

臣竊以謂治天下在明號令，正朝廷在修紀綱。號令所行，紀綱所振，由人主有賞罰之柄也。若號令出而不從，紀綱弛而不整，又不以賞罰臨之，而欲正朝廷治天下，臣不知其可也。今者陛下親祀宗廟，不敢獨受其福，推恩群臣，徧及中外，此聖德之至深厚也。而臣下輒敢有所輕重，以謂例恩泛及，視以爲輕而慢之，原其情理，其可

恕乎！方袷享始異，恩典推行，命出之日，宰相押班，百官在列，宣揚制誥，布告天下。而將臣偃蹇，不肯受命，稽停制書四十餘日，有司無所申舉，恬然不以爲怪。是陛下號令不能行於朝廷，而紀綱弛壞於武士。凡士之知治體者，皆爲陛下惜也。臣謂方今國家全盛，天下無虞，非有彊臣悍將難制之患，而握兵之帥輒敢如此不畏朝廷者，蓋由從前不惜事體，因循寬弛，有以馴致也。今若又不正其罪罰，而公爲縱弛，則恐朝廷失刑，自此而始；武臣驕慢，亦自此而始；號令不行於下，紀綱遂壞於上，亦自此而始。夫古人所謂見於未萌者，智之明也。若事有萌而能杜其漸者，又其次也。若見其漸而興之，浸成後患者，深可戒也。臣前日爲許懷德事曾有奏論，略陳大概。蓋以方今賞罰之行，只據簿書法令以從事，而罕思治體。況如懷德，在法非輕，於事體又重。故臣復罄愚瞽，伏乞聖慈裁擇而行之。

論茶法奏狀 嘉祐五年

右臣伏見朝廷近改茶法，本欲救其弊失，而爲國誤計者，不能深思遠慮，究其本末，惟知圖利，而不圖其害。方一二大臣鋭於改作之時，樂其合意，倉卒輕信，遂決而行之。令下之日，猶恐天下有以爲非者，遂直詆好言之士，指爲立異之人，峻設刑名，禁其論議。事既施行，而人知其不便者，十蓋八九。然君子知時方厭言而意殆原校：一無二字。不肯言，小人畏法懼罪而不敢言。今行之踰年，公私不便，爲害既多。而一二大臣以前者行之太果，令之太峻，勢既難回，不能遽改。而士大夫能知其事者，但騰

口於道路，而未敢顯言於朝廷。幽遠之民日被其患者，徒怨嗟於閭里，而無由得聞于天聽。陛下聰明仁聖，開廣言路，從前容納，補益尤多。今一旦下令改事，先爲峻法，禁絶人言。中外聞之，莫不嗟駭。語曰：「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潰，傷人必多。」今壅民之口已踰年矣，民之被害原校：一作「患」。者亦已衆矣，古不虚語，於今見焉。臣亦聞方原校：一作「初」。改法之時，商議已定，猶選差官數人，分出諸路，訪求利害。然則一二原校：一作「二三」。大臣不惟初無害民之意，實亦未有自信之心。但所遣原校：一作「使」。之人既原校：一無此字。見朝廷必欲更改，不敢沮議，又志在希合，以求功賞。傳聞所至州縣，不容原校：一作「用」。吏民有所陳述，直云「朝廷意在必行，但來原校：一無此字。要一審狀爾」。果如所傳，則誤事者在此數人而已。原校：一無二字。蓋初以輕信於人，施行太果，今若明見其害，救失何遲？患莫大於遂非，過莫深乎不改。

臣於茶法，本不詳知，但外論既喧，聞聽漸熟。古之爲國者，庶人得謗於道，商旅得議於市，而士得傳言於朝，正爲此也。臣竊聞議者謂茶之新法既行，而民無私販之罪，歲省刑人甚多，此一利也。然而爲害者五焉。江南、荆湖、兩浙數路之民，舊納茶税，今變租錢，使民破産亡家。怨嗟愁苦，不可堪忍，或舉族而逃，或自經而死。此其爲害一也。自新法既用，小商所販至少，大商絶不通行。前世爲法以抑豪商，不使過侵國利與爲僭侈而已，至於通流貨財，雖三代至治，猶分四民，以相利養。今乃斷絶商旅，此其爲害二也。自新法之行，税茶路分猶有舊茶之税，而新茶之税絶少。年歲之

間，舊茶税盡，新税不登，則頓虧國用。此其爲害三也。往時官茶容民入雜，故茶多而賤，偏行天下。今民自買賣，須要真茶，真茶不多，其價遂貴。小商不能多販，又不暇遠行，故近茶之處，頓食貴茶，遠茶之方，向去更無茶食。此其爲害四也。近年河北軍糧用見錢之法，民入米於州縣，以鈔算茶於京師。三司爲於諸場務中擇近上場分，特留八處，專應副河北入米之人飜鈔算請。今場務盡廢，然猶有舊茶可算，所以河北和糴，日下未妨。❶竊聞自明年以後，舊茶當盡，無可算請，則河北和糴，實要見錢。不惟客旅得錢，變轉不動，兼亦自京師歲歲輦錢於河北和糴，理必不能。此其爲害五也。一利不足以補五害，今雖欲減放租錢以救其弊，此得寬民之一端爾，然未盡公私之利害也。伏望聖慈特詔主議之臣，不護前失，深思今害，黜其遂非之心，無襲弭謗之迹，除去前令，許人獻説，亟加詳定，精求其當，庶幾不失祖宗之舊制。臣冒禁有言，伏待罪責。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原校：李燾《長編》説五害處，止是節文，仍改「變轉不動」一句爲「艱於移用」。

論監牧劄子 嘉祐五年

臣所領群牧司，近準宣差吴中復、王安石、王陶等同共相度監牧利害事。竊以國馬之制，置自祖宗。歲月既深，官司失守，積習成弊，匪止一時，前後因循，重於改作。今者幸蒙朝廷因言事之官有所陳述，選差臣寮，相度更改。臣以謂監牧之設，法制具

❶「日」，衡本作「目」。

存，條目既繁，弊病亦衆。若秖坐案文籍，就加增損，恐不足以深革弊源。如欲大爲更張，創立制度，則凡於利害，難以遥度，必須目見心曉，熟於其事，然後可以審詳裁制，果決不疑。蓋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況此是臣本職，豈敢辭勞。欲乞權暫差臣，仍於吴中復等三人内更差一人，與臣同詣左右廂監牧地頭，躬親按視。至於土地廣狹，水草善惡，歲時孳牧，吏卒勤惰，以至牝牡種類，各隨所宜，棚井温涼，亦有便否，嚮何以致馬之耗減，今何以得馬之蕃滋。既詳究其根源，兼旁采於衆議。如此，不三數月間可以周遍。然後更將前後臣寮起請，與衆官參詳審處。與其坐而遥度，倉卒改更，其爲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臣又竊思今之馬政，原校：一有「者」字。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悉原校：一作「概」。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皆原校：一作「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没夷狄，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原校：一作「惟今之」。河東原校：一有「路」字。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牧養。往時河東軍馬，常在此處牧放，今馬數全少，閑地極多。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天池、元池三監之地，❶尚冀可得。又臣往年因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

❶「天」上，《續資治通鑑長編》有「樓煩」二字。

西唐、汝之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欲乞更下河東、京西轉運司，差官就近於轄下訪求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處，如稍見次第，即乞朝廷差官與群牧司官員，同共往彼踏行擘畫。若可以興置新監，則河北諸監内有地不宜馬處，却可議行廢罷。惟估馬一司，利害最爲易見。若國家廣捐金帛，則券馬利厚，來者必多，於其多中，時得好馬。若有司惜費，則蕃部利薄，馬來漸少，兼亦好馬不來。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亦須知其委曲。欲乞特差群牧司或禮賓院官一員，直至秦州以來體問蕃部券馬利害。凡此三者，雖暫差官。比及吴中復等檢閲本司文字，講求商議，未就之間，已各來復。可以參酌相度，庶不倉卒，輕爲改更。如允臣所請，乞賜施行。今取進止。原注：一作「國馬之制，置自祖宗。歲月既深，官失其守，積習成弊，匪止一時。伏覩詔書命奎等商度利害，將有更革。臣以謂監牧之設，法制具存，條目既繁，其弊亦衆。若止坐案文籍，就加增損，恐不足以深革弊源。如欲大爲更張，創立制度，則凡於利害，難以遥度。蓋謀於始也不精，則行於後也難久。請詔相度官一人，同臣躬按左右廂監牧，凡土地廣狹，水草善惡，歲時孳牧，吏卒勤墮，以至牝牡種類，各隨所宜，棚井温涼，亦有便否，嚮何以致馬之耗減，今何以得馬之蕃滋。詳究根源，旁采衆議，然後以比日臣寮奏請參詳審處。與其坐而遥度，倉卒改更，其爲得失，不可同日而論也。臣又竊思今之馬政，皆因唐制。而今馬多少與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概舉。至於唐世牧地，皆與馬性相宜，西起隴右金城、平涼、天水，外暨河曲之野，内則岐、豳、涇、寧，東接銀、夏，又東至於樓煩，此唐養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没夷狄，或已爲民田，皆不可復得。惟聞今河東路嵐、石之間，山荒甚多，及汾河之側，草地亦廣，其間草軟水甘，最宜養牧。此乃唐樓煩監地也，可以興置一監。臣以謂推迹而求之，則樓煩、元池、天池三監之地，尚冀可得。又臣往年奉使河東，嘗行威勝以東及遼州平定軍，見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東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

間，久荒之地，其數甚廣。請下河東、京西轉運司，遣官訪草地有可以興置監牧，則河北諸監有地不宜馬，可行廢罷。至於估馬一司，利害易見。若國家廣捐金帛，則券馬利厚，來者必多。若有司惜費，則蕃部利薄，馬來寖少。然而招誘之方，事非一體，請遣群牧司或禮賓院官一人，至邊訪蕃部券馬利害。以此三者，參酌商議，庶不倉卒，輕爲改更」。以上乃《通鑑長編》所載，與集本頗異。

舉章望之曾鞏王回等充館職狀同前

右臣猥以庸虚，過蒙獎任。竊惟古人報國之效，無先薦賢。雖知人之難，愧於不廣，而高材實行，亦莫多得。苟有所見，其敢默然？臣竊見祕書省校書郎章望之，學問通博，文辭敏麗，不急仕進，行義自修。東南士子，以爲師範。太平州司法參軍曾鞏，自爲進士，已有時名，其所爲文章，流布遠邇，志節高爽，自守不回。前亳州衛真縣主簿王回，學行純固，論議精明，尤通史傳姓氏之書，可備顧問。此三人者，皆一時之秀，宜被朝廷樂育之仁。而或廢處江湖，或沉淪州縣，不獲聞達，議者惜之。其章望之、曾鞏、王回，臣今保舉，堪充館閣職任。欲望聖慈，特賜甄擢。如後不如舉狀，臣甘當同罪。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舉蘇軾應制科狀嘉祐五年

右臣伏以國家開設科目，以待儁賢，又詔兩省之臣，舉其所知，各以聞達。所以廣得人之路，副仄席之求。臣雖庸暗，其敢不勉？臣伏見新授河南府福昌縣主簿蘇軾，學問通博，資識明敏，原校：一作「姿識敏明」。文采爛然，論議鑱出。其行業脩飭，名聲甚遠。臣今保舉，堪應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

欲望聖慈召付有司，試其所對。如有繆舉，臣甘伏朝典。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免進五代史狀同前

右臣準中書劄子，爲知制誥范鎮等奏，乞取臣五代史草付《唐書》局繕寫上進事。伏念臣本以孤拙，初無他能，少急養親，遂學干禄，勉作舉業，以應所司。自忝竊於科名，不忍忘其素習，時有妄作，皆應用文字。至於筆削舊史，褒貶前世，著爲成法，臣豈敢當？往者曾任夷陵縣令及知滁州，以負罪謫官，閑僻無事，因將《五代史》試加補緝，而外方難得文字檢閱，所以銓次未成。昨自還朝，便蒙差在《唐書》局，因之無暇更及私書，是致全然未成次第。欲候得外任差遣，庶因公事之暇，漸次整緝成書，仍復精加考定，方敢投進。冀於文治之朝，不爲多士所誚。謹具狀奏聞，伏候勑旨。

論删去九經正義中讖緯劄子

臣伏見國家近年以來，更定貢舉之科，以爲取士之法，建立學校，而勤養士之方。然士子文章未純，節行未篤，不稱朝廷勵賢興善之意，所以化民成俗之風。臣愚以謂士之所本，在乎六經。而自暴秦焚書，聖道中絶。漢興，收拾亡逸，所存無幾，或殘編斷簡出於屋壁，而餘齡昬眊得其口傳。去聖既遠，莫可考證，偏學異説，因自名家，然而授受相傳，尚有師法。暨晉、宋而下，師道漸亡，章句之篇，家藏私畜，其後各爲箋傳，附著經文。其説存亡，以時好惡，學者茫昧，莫知所歸。至唐太宗時，始詔名儒撰

定九經之疏，號爲正義，凡數百篇。自爾以來，著爲定論，凡不本正義者謂之異端，則學者之宗師，百世之取信也。然其所載既博，所擇不精，多引讖緯之書，以相雜亂，怪奇詭僻，所謂非聖之書，異乎正義之名也。臣欲乞特詔名儒學官，悉取九經之疏，删去讖緯之文，使學者不爲怪異之言惑亂，然後經義純一，無所駮雜。其用功至少，其爲益則多。臣愚以謂欲使士子學古勵行而不本六經，欲學六經而不去其詭異駮雜，欲望功化之成，不可得也。伏望聖慈下臣之言，付外詳議。今取進止。

議原校：一有「新」字。**學狀**嘉祐元年

右臣等伏見近日言事之臣爲陛下言建學取士之法者衆矣，或欲立三舍以養生徒，或欲復五經而置博士，或欲但舉舊制而修廢墜，或欲特創新學而立科條，其言雖殊，其意則一。陛下慎重其事，下其議於群臣。而議者遂欲創新學，立三舍，因以辨士之能否而命之以官。其始也，則教以經藝文辭；其終也，則取以材識德行。聽其言則甚備，考於事則難行。夫建學校以養賢，論材德而取士，此皆有國之本務，而帝王之極致也。而臣等謂之難行者，何哉？蓋以古今之體不同，而施設之方皆異也。古之建學取士之制，非如今之法也。蓋古之所謂爲政與設教者，遲速異宜也。夫立時日以趨事，考其功過而督以賞罰者，爲政之法也，故政可速成。若夫設教，則以勸善興化、尚賢勵俗爲事，其被於人者漸，則入於人也深，收其效者遲，則推其功也遠，故常緩而不迫。古者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

國有學。自天子諸侯之子，下至國之俊選，莫不入學。自成童而學，至年四十而仕。其習乎禮樂之容，講乎仁義之訓，敦乎孝悌之行，以養父兄、事長上、信朋友，而臨財廉，處衆讓。其修於身，行於家，達于隣里，聞于鄉黨，然後詢於衆庶，又定於長老之可信者而薦之，始謂之秀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選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俊士；久之，又取其甚秀者爲進士。然後辨其論，隨其材而官之。夫生七八十歲而死者，人之常壽也。古乃以四十而仕，蓋用其半生爲學考行，又廣察以隣里鄉黨，而後其人可知。然則積德累善如此勤而久，求賢審官如此慎而有次第，然後矯僞干利之士不容於其間，而風俗不陷於媮薄也。古之建學取士，其施設之方如此也。方今之制，以貢舉取人。往者四歲一詔貢舉，而議者患於太遲，更趣之爲間歲。而應舉之士來學於京師者，類皆去其鄉里，遠其父母妻子，而爲旦暮干禄之計。非如古人自成童至于四十，就學於其庠序，而鄰里鄉黨得以衆察徐考其行實也。蓋古之養士本於舒遲，而今之取人患於急迫，此施設不同之大概也。

臣請詳言方今之弊。既以文學取士，又欲以德行官人，且速取之歟，則真僞之情未辨，是朝廷本欲以學勸人脩德行，原校：一有「而」字。反以利誘人爲矯僞。此其不可一也。若遲取之歟，待其衆察徐考而漸進，則文辭之士先已中於甲科，而德行之人尚未登於内舍。此其不可二也。且今入學之人，皆四方之游士，齎其一身而來，烏合群處。非如古人在家在學，自少至長，親戚朋友、隣里鄉黨衆察徐考其行實也。不過取於同舍一時之毁譽，而決於學官數人之品

藻爾。然則同學之人，蹈利爭進，愛憎之論，必分朋黨。昔東漢之俗尚名節，而黨人之禍及天下，其始起於處士之横議而相訾也。此其不可三也。夫人之材行，若不因臨事而見，則守常循理，無異衆人。苟欲異衆，則必爲迂僻奇怪以取德行之名，而高談虚論以求材識之譽。前日慶曆之學，其弊是也。此其不可四也。今若外方專以文學貢士，而京師獨以德行取人，則實行素履，著於鄉曲，而守道丘園之士，皆反見遺。此其不可五也。近者朝廷患四方之士寓原校：一有「籍」字。京師者多而不知其士行，遂嚴其法，使各歸於鄉里。今又反使來聚於京師，云欲考其德行。若不用四方之士，原校：一作「人」。止取京師之士，則又示人以不廣。此其不可六也。

夫儒者所謂能通古今者，在知其意，達其理，而酌時之宜爾。大抵古者教學之意緩而不迫，所以勸善興化，養賢勵俗，在於遲久，而不求近効急功也。臣謂宜於今而可行者，立爲三舍可也，復五經博士可也。特創新學，雖不若即舊而脩廢，然未有甚害，創之亦可也。教學之意在乎敦本，原校：一作「在於敦本教學之意」。而修其實事，給以糇糧，多陳經籍，選士之良者，以通經有道之士爲之師，而舉原校：一作「謹」。察其有過無行者黜去之，則在學之人皆善士也。然後取以貢舉之法，待其居官爲吏，已接於人事，可以考其賢善優劣，❶而時取其尤出類者旌異之。則士知修身力行，原校：一作「士修其行」。非爲一時之利，而可伸於終身，則矯僞之行不作，而媮薄之風歸厚矣。此所謂

❶「善」，原卷後校云「疑」。

實事之可行於今者也。臣等伏見論學者四人，其説各異，而朝廷又下臣等，俾之詳定。是欲盡衆人之見，而採其長者爾。故臣等敢陳其所有，以助衆議之一，非敢好爲異論也。伏望聖慈，特賜裁擇。

奏議卷第十六

此卷薦蘇軾應制科云：「行業脩飾。」案：《説文》以「修」爲「飾」，以「脩」爲「脯」。《篇韻》「脩」兼訓「長」。故公字永叔。今文集多以「修」爲「脩」，不敢輕改者，蓋當時《集古録》千卷，皆有公之名印，視其篆文，乃從「攸」從「彡」，未嘗從「月」。而漢武帝策董仲舒亦云「何脩何飾」。古字簡少，殆可通用。公亦嘗全用此句，非如後人之拘也。

監牧考異

《仁宗實録》，嘉祐四年，公以翰林學士兼群牧使。明年七月，言者謂馬政不舉，當有更革。壬子，命吴奎、吴中復、王安石、王陶同相度利害。八月，奎等乞以監牧市馬，就委陝西漕臣薛向措置，而不及公之姓名。考公奏劄云：臣所領群牧司，準宣差中復、安石、陶等同共相度利害。又明年，公入樞府，復奏云：昨差中復等與臣共議。並不及壬子命奎之旨。公以兼職，固當與三人同議，無待降旨，然何爲獨不及奎？今李燾《長編》載奎等請如公奏，而《實録》有奎奏，無公奏。《長編》

雖有公奏，而比集中所載，更改至四百餘字，其間有云「伏覩詔書，命奎等商度利害」，而集本元無此語。姑以《長編》所改，附注其下，當考。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十三　奏議卷第十七

樞　府

論均税劄子 嘉祐五年

臣爲諫官時，嘗首言均税事，乞差郭諮、孫琳，蒙朝廷依臣所言，起自蔡州一縣，以方田法均税。事方施行，而議者多言不便，尋即罷之。近者伏見朝廷特置均税一司，差官分往河北、陝西均税。始聞河北傳言，人户虚驚，斫伐桑棗，尚不爲信。次見陝西州郡有上言歲儉民饑、乞罷均税者，稍已疑此一事，果爲難行。而朝廷之意，決在必行，言者遂不能入。近者又見河北人户凡千百人，聚訴於三司。然則道路傳言與州郡上言，雖爲不足信，其如聚集千人於京師，此事不可掩蔽，則民情可知矣。蓋均税非以規利，而本以便民，如此，民果便乎？竊知朝廷本只原校：一作「則」。以見在税數量輕重均之，初不令其別生額外之數也。近聞衛州、通利軍括出民冒佃田土，不於見在管催數内均減重者攤與冒佃户，却別原校：一無此字。生立税數配之。此非朝廷本原校：一作「之」。意，而民所以喧訴也。又聞澶州諸縣原校：一有「於」字。見今實額管催數外，將帳頭自來椿坐有名無納，及原校：一有「失」字。開閣將行原校：一無二字。兩項遠年税數，並係祥符、景德已前，以至五代長興年椿管虛

數，並攤與見今人户。又聞以地肥瘠定爲四等，其下等田有白鹻帶鹹地，并鹹鹵沙薄可殖地、死沙不可原校：一無此字。殖地，並一例均攤與税數，謂此雖不可耕種，尚可煎鹽。且河北之民自祖宗以來，蒙賜恩卹，放行鹽不原校：一無此字。禁，只令據鹽斤兩納税。今煎鹽者已納鹽税，又令更納田税，豈祖宗所以惠河北之民意？❶又聞河南不殖之地，係禁鹽地分者，亦均攤與税，又不知使原校：一無此字。民何以納也？澶、衛去京師近，偶可聞知者如此，其餘遠方，原校：一作「地」。謂所均税悉便於民，其可得乎？以此見朝廷行事至難。小人希意承旨者，言利而不言害。俗吏貪功希賞，見小利，忘大害，爲國斂怨於民。朝廷不知則已，苟已知之，其可不爲救其失哉？欲望聖慈特賜指揮，令均税所只如朝廷本議，將實催見在税數量輕重均之，其餘生立税數及遠年虚數，却與放免，及未均地分，並且罷均。且均税一事，本是臣先建言，聞今事有不便，臣固不敢緘默。今取進止。

乞差檢討官校國史劄子 嘉祐六年

臣前爲學士日，兼充史館脩撰，竊見本院國史自進本入内後，官守空司，因具奏陳乞降付院收藏，以備檢討。尋準朝旨，於龍圖閣寫本關送本院，令修撰官躬親對讀修改。其國史尋已寫了，竊緣本院元有修撰官三員，後來孫抃及臣相次别蒙差任，今止有胡宿一員，其未經對讀原校：一有「國史」二字。卷數尚多。竊慮寫下多日，闕官校對，久不

❶「之民」，原卷後校：「疑是『民之』。」

了當，漸至因循。欲乞添差檢討官三兩員同共對讀，早令了當。況檢討官檢閲本朝故事，亦是本職，仍乞不令漏泄。今取進止。

論牧馬草地劄子 嘉祐六年

臣爲學士日，兼充群牧使，朝廷以馬政久弊，差吴中復等與臣共議利害，欲有改更。❶爲未見得牧地善惡多少，難爲廢置，欲乞差官先且打量牧馬草地次。臣遽蒙恩，擢在樞府，所有牧馬利害商量未了事件，臣有愚見，方欲條陳。今聞諸監所差官各將前去，竊緣監牧帳舊管原校：一作「管舊」。地甚多，自來界至不明，官私作弊積久，爲民間侵占耕種，年歲已深。昨已曾差高訪等根括打量，人户多稱父祖世業，失却契書，無憑照驗，但追呼搔擾而已。今若更行根究，必亦難明，徒爲追擾，未見其利，民先被害。臣今欲乞令差去官，只據見在草地，逐段先打量的實頃畝，明立封標界至，因便相度其地肥瘠，宜與不宜牧馬。其廢置改更，候逐官回日，令相度牧馬所據利害，擘畫申奏。其已爲民間侵耕地土，更不根究。蓋以本議欲以見在牧地給與民耕，豈可却根究已耕之地，重爲搔擾？至於民間養馬等事，利害甚多，臣當續具奏聞。其不根究侵耕地土一事，伏乞先賜指揮。今取進止。

論臺諫官唐介等宜早牽復劄子 嘉祐六年

臣材識庸暗，碌碌於衆人中，蒙陛下不

❶「更」，原脱，今據「改」下原校「一有『更』字」補。

次拔擢，置在樞府，其於報效，自宜如何。而自居職以來，已逾半歲，凡事關大體，必須衆議之協同，其餘日逐進呈，皆是有司之常務。至於謀猷啓沃，蔑爾無聞。上辜聖恩，下愧清議，人雖未責，臣豈原校：一作「豈敢」。自安？所以夙夜思惟，願竭愚慮，苟有可採，冀裨萬一。臣近見諫官唐介、臺官范師道等，因言陳旭事得罪，或與小郡，或竄遠方。陛下自臨御已來，擢用諍臣，開廣言路，雖言者時有中否，而聖慈每賜優容。一旦臺諫聯翩，被逐四出，命下之日，中外驚疑。臣雖不知臺諫所言是非，但見唐介、范師道皆久在言職，其人立朝，各有本末，前後原校：一有「言事」二字。補益甚多。豈於此時，頓然改節，故爲欺罔，上昧聖聰？在於人情，不宜有此。

臣竊以謂自古人臣之進諫於其君者，有難有易，各因其時而已。若剛暴猜忌之君，不欲自聞其過，而樂聞臣下之過，人主好察多疑於上，大臣側足畏罪於下。於此之時，諫人主者難，而言大臣者易。若寬仁恭儉之主，動遵禮法，自聞其失，則從諫如流，聞臣下之過，則務爲優容以保全之。而爲大臣者，外秉國權，内有左右之助，言事者未及見聽，而怨仇已結於其身。故於此原校：一有「之」字。時，諫人主者易，言大臣者難。此不可不察也。自古人主之聽言也，亦有難有易，在知其術而已。夫忠邪並進於前，而公論與私言交入于耳，此所以聽之難也。若知其人之忠邪，辨其言之公私，則聽之易也。凡言拙而直，逆耳違意，初聞若可惡者，此忠臣之言也。言婉而順，希旨合意，初聞若可喜者，邪臣之言也。至於言事之官，各舉其職，或當朝正色，顯言于廷，或

連章列署，共論其事。言一出，則萬口争傳，衆目共視，雖欲爲私，其勢不可。故凡明言于外，不畏人知者，皆公言也。若非其言職，又不敢顯言，或密奏乞留中，或面言乞出自聖斷，不欲人知言有主名者，蓋其言涉傾邪，懼遭彈劾。故凡陰有奏原校：一有「陳」字。而畏人知者，皆挾私之説也。自古人主能以此術知臣下之情，則聽言易也。

伏惟陛下仁聖寬慈，躬履勤儉，樂聞諫諍，容納直言。其於大臣尤所優禮，常欲保全終始，思與臣下愛惜名節，尤慎重於進退。故臣謂方今言事者，規切人主則易，欲言大臣則難。臣自立朝，耳目所記，景祐中，范仲淹言宰相吕夷簡，貶知饒州。皇祐中，唐介言宰相文彦博，貶春州别駕。至和初，吴中復、吕景初、馬遵言宰相梁適，並罷職出外。其後趙抃、范師道言宰相劉沆，亦罷職出外。前年韓絳言富弼，貶知蔡州。今又唐介等五人言陳旭得罪。自范仲淹貶饒州後，至今凡二十年間，居臺諫者多矣，未聞有規諫人主而得罪者。臣故謂方今諫人主則易，言大臣則難。陛下若推此以察介等所言，則可知其用心矣。昨所罷黜臺諫五人，惟是從原校：二字一作「吕」。誨原校：一有「新進」二字。入臺未久，其他四人出處本末，迹狀甚明，可以歷數也。唐介前因言文彦博，遠竄廣西煙瘴之地，賴陛下仁恕哀憐，移置湖南，得存性命。范師道、趙抃並因言忤劉沆，罷臺職，守外郡，連延數年，然後原校：一有「來」字。復。今三人者，又以言樞臣罷黜。然則介不以前蹈必死之地爲懼，師道與抃不以中滯進用數年爲戒，遇事必言，得罪不悔，蓋所謂進退一節，終始不變之士也。至如王陶者，本出孤寒，只因韓絳

薦舉，始得臺官。及絳爲中丞，陶不敢内顧私恩，與之争議，絳終得罪。夫牽顧私恩，人之常情爾，斷恩以義，非知義之士不能也。以此言之，陶可謂徇公滅私之臣矣。此四人者，出處本末之迹如此，可以知其爲人也，就使言雖不中，亦其情必無他。議者或謂言事之臣好相朋黨，動摇大臣，以作威勢，臣竊以謂不然。至於去歲原校：一無十一字。韓絳言富弼之時，介與師道不與絳爲黨，乃與諸臺諫共論絳爲非，然則非相朋黨，非欲動摇大臣可明矣。臣固謂未可以此疑言事之臣也。況介等此者雖爲謫官，幸蒙陛下寬恩，各得爲郡，未至失所。其可惜者，斥逐諫臣，非朝廷美事，阻塞言路，不爲國家之利，而介等盡忠守節，未蒙憐察也。欲望聖慈特賜召還介等，置之朝廷，以勸守節敢言之士，則天下幸甚。今取進止。

政　府

舉劉攽吕惠卿充館職劄子嘉祐六年

臣伏見前廬州觀察推官劉攽，辭學優贍，履行修原校：一作「清」。謹，記問該博，可以備朝廷詢訪。前真州軍事推官吕惠卿，材識明敏，文藝優通，好古飭躬，可謂端雅之士。並宜置之館閣，以副聖朝養育賢材之選。臣以庸繆，參聞政論，無能報國，敢舉所知。其劉攽、吕惠卿，欲望聖慈俾充館閣之職。如後不如舉狀，臣甘同罪。取進止。

論祠祭行事劄子 嘉祐八年

臣近準敕，差祭神州地祇於北郊。竊見有司行事，不合典禮。據《開寶通禮》，當先引行事官於東壝門外，道南北向立，次引入壝門，就壇東南位，西向行事。蓋即事有漸，自外而入，於禮爲宜。今却先引行事官於壇下卯堦之側，北向立，次引東行向外就行事位。由内而外，乖背禮文。臣遂於本院檢詳，蓋是往年撰《祀儀》之時，誤此一節。今據《祀儀》，四時及土王五帝、上辛祈穀、春分祀九宫、朝日、高禖、孟夏雩、秋分夕月、仲秋祀九宫貴神、季秋大享明堂、冬至祀昊天、臘蜡、夏至祀皇地祇及孟冬祭神州地祇，❶凡一十七祭，並係大祀，一例錯誤，並合改正，依《開寶通禮》。兼禮生贊唱生疎，多不依禮文。臣伏見朝廷近年新製祭祀器服，修飭壇壝，務極精嚴。而有司失傳，行事之際，於禮繆誤。伏乞下禮院詳定，依《開寶通禮》改正《祀儀》，及教習禮生，使依典禮，以上副聖朝精嚴祀事之意。今取進止。

論逐路取人劄子 治平元年

臣伏見近有臣寮上言，乞將南省考試舉人各以路分糊名，於逐路每十人解一人等事。雖已奉聖旨，送兩制詳定，臣亦有愚見，合具敷陳。竊以國家取士之制，比於前世，最號至公。蓋累聖留心，講求曲盡。以

❶「土王」，原作「三王」，且「三」下原校云「一作『土』」，今據改。按《宋史》卷九十八《吉禮一》有「四立及土王日祀五方帝」云云，可證。

謂王者無外，天下一家，故不問東西南北之人，盡聚諸路貢士，混合爲一，而惟材是擇。又糊名謄録而考之，❶使主司莫知爲何方之人，誰氏之子，不得有所憎愛薄厚於其間。故議者謂國家科場之制，雖未復古法，而便於今世，其無情如造化，至公如權衡，祖宗以來不可易之制也。《傳》曰：「無作聰明亂舊章。」又曰：「利不百者不變法。」今言事之臣偶見一端，即議更改，此臣所以區區欲爲陛下守祖宗之法也。❷臣所謂偶見一端者，蓋言事之人但見每次科場東南進士得多，而西北進士得少，故欲改法，使多取西北進士爾。殊不知天下至廣，四方風俗異宜，而人性各有利鈍。東南之俗好文，故進士多而經學少；西北之人尚質，故進士少而經學多。所以科場取士，東南多取進士，西北多取經學者，各因其材性原校：一無二字。所長，而各隨其多少取之。今以進士、經學合而較之，則其數均，若必論進士，則多少不等。此臣所謂偏見之一端，其不可者一也。國家方以官濫爲患，取士數必難增，若欲多取西北之人，則却須多減東南之數。今東南州軍進士取解者，二三千人處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人，蓋已痛裁抑之矣。西北州軍取解，至多處不過百人，而所解至十餘人，是十人取一人，比之東南十倍假借之矣。若至南省，又減東南而增西北，則原校：一無此字。是已裁抑者又裁抑之，已假借者又假借之。此其不可者二也。東南之士於千人中解十人，其初選已精矣，故至南省，所試合格者多。西北之士學業

❶「又」，衡本作「各」。
❷「以」，原脱，今據原卷後校「『所』字下脱『以』字」補。

不及東南，當發解時又十倍優假之，蓋其初選已濫矣，故至南省，所試不合格者多。今若一例以十人取一人，則東南之人合格而落者多矣，西北之人不合格而得者多矣。至於他路，理不可齊，偶有一路合格人多，亦限以十一落之，偶有一路合格人少，亦須充足十一之數，使合落者得，合得者落，取捨顛倒，能否混淆。其不可者三也。且朝廷專以較藝取人，而使有藝者屈落，無藝者濫得，不問繆濫，只要諸路數停。此其不可者四也。且言事者本欲多取諸路土著之人，若此法一行，則寄應者争趨而往，今開封府寄應之弊可驗矣。此所謂法出而姦生，其不可者五也。今廣南東、西路進士，例各絶無舉業，諸州但據數解發。其人亦自知無藝，只來一就省試而歸，冀作攝官爾。朝廷以嶺外煙瘴，北人不便，須藉攝官，亦許其如此。今若一例與諸路原校：一無二字。十人取一人，此爲繆濫，又非西北之比。此其不可者六也。凡此六者，乃大概爾。若舊法一壞，新議必行，則弊濫隨生，何可勝數。故臣以謂且遵舊制，但務擇人，推朝廷至公，待四方如一，惟能是選，人自無言。此乃當今可行之法爾。若謂士習浮華，當先考行。就如新議，亦須只考程試，安能必取行實之人？議者又謂西北近虜，士要牢籠。此甚不然之論也。使不逞之人不能爲患則已，苟可爲患，則何方無之？前世賊亂之臣起於東南者甚衆，其大者如項羽、蕭銑之徒是已；至如黄巢、王仙芝之輩，又皆起亂中州者爾，不逞之人，豈專西北？矧貢舉所設，本待材賢，原校：一作「能」。牢籠不逞，當別有術，不在科場也。惟事久不能無弊，有當留意者，然不須更改法制，

止在振舉綱條爾。近年以來，舉人盛行懷挾，排門大譟，免冠突入，虧損士風，傷敗善類。此由舉人既多，而君子小人雜聚，所司力不能制。雖朝廷素有禁約，條制甚嚴，而上下因循，不復申舉。惟此一事爲科場大患，而言事者獨不及之。願下有司議革其弊，此當今科場之患也。臣忝貳宰司，預聞國論，苟不能爲陛下守祖宗之法，而言又不足取信於人主，則厚顔尸禄，豈敢偷安而久處乎？故猶此彊言，乞賜裁擇。

乞獎用孫沔劄子 治平二年

臣伏見諒祚猖狂，漸違誓約，僭叛之迹，彰露已多，年歲之間，必爲邊患。國家禦備之計，先在擇人。而自慶曆罷兵以來，至今二十餘年，當時經用舊人，零落無幾，惟尚書户部侍郎孫沔尚在。西事時，沔守環慶一路。其人磊落有智勇，但以未嘗出兵，又不遇敵，故未有臨陣破賊之功。然其養練士卒，招撫蕃夷，恩信著於一方，至今邊人思之。雖世不乏材，朝廷方務推擇，若求曾經西事可用之人，則臣謂無如沔者。沔今年雖七十，聞其心力不衰，飛鷹走馬，尚如平日。況所用者取其智謀，藉其威信，前世老將彊起成功者多。沔雖中間曾以罪廢，棄瑕使過，正是用人之術。臣今欲乞朝廷更加察訪，如沔實未衰羸，伏望聖慈特賜獎用，庶於擇原校：一作「人」。材難得之時，可備一方之寄。取進止。原注：《英宗實録》所載，乃節文，但於孫沔姓名之上添「致仕」二字。又「國家禦備」，作「朝廷禦備」。

奏議卷第十七

此卷凡言「一作」者，乃善本，而正文反可疑。如論臺諫宜牽復劄子，正文云「從誨入臺未久」，一作以爲「吕誨新進」。又正文先云「前年韓絳言富弼」，後却以爲「去歲」，故一作「無後段十一字」。論祠祭行事劄子，正文云「四時及三王五帝」，一作以「三王」爲「土王」去聲之類。皆當以「一作」爲正。已刻板，難盡易，書示後人，使知所擇焉。

歐陽脩全集卷一百十四　奏議卷第十八

政府

言西邊事宜第一狀 治平二年

右臣伏見諒祚狂僭，釁隙已多，不越歲年，原校：一無此字。必爲邊患。臣本庸暗，不達時機，輒以外料敵情，内量事勢，鑒往年已驗之失，思今日可用之謀。雖兵不先言，俟見形而應變；然坐而制勝，亦大計之可圖。謹具條陳，庶裨萬一。

臣所謂外料敵情者，諒祚世有夏州，自彝興、克叡以前，止於一鎮五州而已。太宗皇帝時，繼捧、繼遷始爲邊患，其後遂陷靈、鹽，盡有朔方之地。蓋自淳化、咸平用兵十五餘年，既不能剪滅，遂務招懷。適會繼遷爲潘羅支所殺，其子德明乃議歸款，而我惟以恩信，復其王封，歲時俸賜，極於優厚。德明既無南顧之憂，而其子元昊亦壯，遂併力西攻回紇，拓地千餘里。德明既死，地大兵彊，元昊遂復背叛。國家自寶元、慶曆以後，一方用兵，天下騷動，國虚民弊，如此數年。元昊知我有厭兵之患，遂復議和。而國家待之，恩禮又異於前矣，號爲國主，僅得其稱臣，歲予之物百倍德明之時，半於契丹之數。今者諒祚雖曰狂童，然而習見其

家世所爲。蓋繼遷一叛，❶而復王封；元昊再叛，而爲國主。今若又叛，其志可知。是其欲自比契丹，抗衡中國，以爲鼎峙之勢爾。此臣竊料敵情在於如原校：一無此字。此也。

夫所謂内量事勢者，蓋以慶曆用兵之時，視方今禦邊之備，較彼我之虚實彊弱，以見勝敗之形也。自真宗皇帝原校：一無二字。景德二年，盟北虜於澶淵，明年，始納西夏之款，遂務休兵，至寶元初，元昊復叛，蓋三十餘年矣。天下安於無事，武備廢而不修，廟堂無謀臣，邊鄙無勇將，將愚不識干戈，兵驕不識原校：一作「知」。戰陣，器械朽腐，城郭隳頹。而元昊勇鷙桀黠之虜也，其包畜姦謀欲窺中國者累年矣。而我方恬然不以爲慮，待其謀成兵具，一旦原校：一作「日」。反書來上，然後茫然不知所措，中外震駭，舉動蒼惶，所以用兵之初，有敗而無勝也。既而朝廷用韓琦、范仲淹等，付以西事，極力經營，而勇夫鋭將亦因戰陣稍稍而出。數年之間，人謀漸得，武備漸修，似可枝梧矣。然而天下已困也，原校：一無此字。所以屈意忍耻，復與之和，此慶曆之事爾。今則不然。方今甲兵雖未精利，不若往年之腐朽也。城壘粗嘗完緝，不若往年之隳頹也。土兵蕃落增添訓練，不若往年寡弱之驕軍也。大小將校曾經戰陣者，往往尚在，不若往年魏昭炳、夏隨之徒綺紈子弟也。一二執政之臣皆當時宣力者，其留心西事熟矣，不若往時大臣茫然不知所措者也。蓋往年以不知邊事之謀臣，馭不識干戈之將，用驕兵，執朽器，以當桀黠新興之

❶「一」，影元本、衡本作「之」。

虜，此所以敗也。方今謀臣武將、城壁器械不類往年，而諒祚狂童不及元昊遠甚。往年忽而不思，今又已先覺，可以早爲之備。苟其不叛則已，若其果叛，未必不爲中國利也。臣謂可因此時，雪前耻，收後功，但顧人謀如何爾。若上憑陛下神威睿筭，係纍諒祚君臣獻於廟社，此其上也。其次逐狂虜於黄河之北，以復朔方故地。最下盡取山界，奪其險而我守之，以永絶邊患。此臣竊原校：一作「内」。量事勢，謂或如此。

臣所謂鑒往年已驗之失者，其小失非一，不可悉數，臣請言其大者。夫夷狄變詐，兵交陣合，彼佯敗以爲誘，我貪利而追之，或不虞横出而爲其所邀，或進陷死地而困于束手。此前日屢敗之戒，今明習兵戰者，亦能知之。此雖小事也，亦不可忽。所謂大計之繆者，攻守之策皆失爾。臣視慶曆禦邊之備，東起麟、府，西盡秦、隴，地長二千餘里，分爲路者五。而路分爲州軍者，又二十有四。而州軍分爲寨、爲堡、爲城者，又幾二百，皆須列兵而守之。故吾兵雖衆，不得不分，所分既多，不得不寡。而賊之出也，常舉其國衆，合聚爲一而來。是吾兵雖多，分而爲寡；彼衆雖寡，聚之爲多。以彼之多，擊吾之寡，不得不敗也。此城寨之法既不足自守矣。而五路大將所謂戰原校：一無此字。兵者，分在二十四州軍，欲合而出，則懼後空而無備，欲各留守備而合其餘，則數少不足以出攻。此當時所以用兵累年終不能一出者，以此也。夫進不能出攻，退不足原校：一作「能」。自守，是謂攻守皆無策者，往年已驗之失也。

臣所謂今日可用之謀者，在定出攻之計爾，必用先起制人之術，乃可以取勝也。

蓋列兵分地而守，敵得時出而撓於其間，使我處處爲備，常如敵至，師老糧匱，我勞彼逸。昔周世宗以此策困李景於淮南，昨元昊亦用此策以困我之西鄙。夫兵分備寡，兵家之大害也，其害常在我。以逸待勞，兵家之大利也，其利常在彼。所以往年賊常得志也。今誠能反其事，而移我所害者予敵，奪敵所利者在我，則我當先爲出攻之計，使彼疲於守禦，則我亦得志矣。原校：一無此字。凡出攻之兵，勿爲大舉。我每一出，彼必呼集而來拒，彼集於東，則别出其西。我歸彼散，則我復出，而彼又集。我以五路之兵番休出入，使其一國之衆，聚散犇走，無時暫停，則無不困之虜矣。此臣所謂方今可用之謀也。

蓋往年之失在守，方今之利在攻。昔至道中，亦嘗五路出攻矣。當時將相，爲謀不審，❶蓋欲攻黠虜方彊之國，不先以謀困之，而直爲一戰必取之計，大舉深入，所以不能成功也。夫用兵，至難事也。故謀既審矣，則其發也必果，故能動而有成功也。若其山川之險易，道里之迂直，蕃、漢兵馬之彊弱，騎軍、步卒、長兵、短兵之所利，與夫左右前後，一出一入，開闔變化，有正有奇。原校：一無四十八字。凡用兵之形勢，有可先知者，有不可先言者。臣願陛下遣一重臣，出而巡撫，遍見諸將，與熟圖之，以先原校：一無此字。定大計。凡山川、道里、蕃漢、步騎、出入之原校：一無此字。所宜可先知者，悉圖上方略。其餘不可先言，付之將率，使其見形應變，因敵制勝。至於諒祚之所爲，宜少屈意含容而曲就之，既以驕其心，亦少

❶「審」，原作「重」，且下有原校云「一作『審』」，今據改。

緩其事，以待吾之爲備。而且嚴戒五路，訓兵選將，利器甲，畜資糧，常具軍行之計。待其反書朝奏，則王師暮出，以駭其心，而奪其氣，使其枝梧不暇，則勝勢在我矣。往年議者，亦欲招輯横山蕃部，謀取山界之地。然臣謂必欲招之，亦須先藉勝捷之威，使原校：一有「其」字。知中國之彊，則方肯來附也。由是言之，亦以出攻爲利矣。凡臣之所言者，大略如此爾。原校：一無此字。然臣足未嘗踐邊陲，目未嘗識戰陣，以一儒生偏見之言，誠知未可必用。直以方當陛下勞心西事，廣詢衆議之時，思竭愚慮，備蒭蕘之一説爾。

言西邊事宜第二劄子 同前

臣近曾上言諒祚爲邊患，朝廷宜早圖禦備，及乞遣一重臣親與邊將議定攻守大計等事。至今多日，未蒙降出施行。臣竊見慶曆中元昊作過時，朝廷輕敵翫寇，無素定之謀。每遇邊奏急來，則上下惶恐，倉卒指揮。既多不中事機，所以落賊姦便，敗軍殺將，可爲痛心。今者諒祚以萬騎寇秦、渭兩路，焚燒數百里間，掃蕩俱盡，而兩路將帥不敢出一人一騎，則國威固已挫矣。諒祚負恩背德如此，陛下未能發兵誅討，但遣使者齎詔書賜之，又拒而不納，使者羞媿俛首，懷詔而回，則大國不勝其辱矣。當陛下臨御之初，遭此狂童，威沮國辱，此臣等之罪也。臣謂陛下宜赫然發憤，以邊事切責大臣。至於山川形勢有利有不利，士卒勇怯孰可用孰不可用，何處宜攻，何處宜守，何兵宜屯某地，何將可付某兵，如此等事甚多，皆陛下聖慮所宜及者。臣謂陛下宜因

閑時御便殿，召當職之臣，使桉圖指畫，各陳所見。陛下可以不下席而盡在目前，然後制以神機睿略，責將相以成功。而陛下以萬機之繁，既未及此。兩府之臣如臣原校：一無二字。等日所進呈，又皆常程公事，亦未嘗聚首合謀，講定大計。外則四路邊臣，自賊馬過後，亦不聞别有擘畫。臣恐上下因循，又如慶曆之初矣。近者韓琦曾將慶曆中議山界文字進呈，此邊事百端中一端爾。蓋琦亦患事未講求，假此文字爲題目，以牽合衆人之論爾。自進呈後，尋送密院，至今多日，亦未曾擬議。臣以非才，陛下任之政府，便是國之謀臣。若其謀慮淺近，所言狂妄，自可黜去不疑。臣亦昨因目疾，懇求解職，曲蒙聖恩，未許其去。既使在其位，又棄其言而不問，使臣尸禄厚顔，何以自處？所有臣前來所上奏狀，欲望聖慈原校：一無二字。降付中書、密院，與韓琦山界文字一處商量。若其言果不足取，棄之未晚。今取進止。

乞補館職劄子 治平三年

臣竊以治天下者，用人非止一端，故取士不以一路。若夫知錢穀，曉刑獄，熟民事，精吏幹，勤勞夙夜以辦集爲功者，謂之材能之士。明於仁義禮樂，通於古今治亂，其文章論議，與之謀慮天下之事，可以決疑定策、論道經邦者，謂之儒學之臣。善用人者，必使有材者竭其力，有識者竭其謀。故以材能之士布列中外，分治百職，使各辦其事。以儒學之臣置之左右，與之日夕謀議，講求其要而行之。而又於儒學之中擇其尤者，置之廊廟，而付以大政，使總治群材衆

職，進退而賞罰之。此用人之大略也。由是言之，儒學之士可謂貴矣，豈在材臣之後也。是以前世英主明君，未有不以崇儒嚮學爲先。而名臣賢輔出於儒學者，十常八九也。臣竊見方今取士之失，患在先材能而後儒學，貴吏事而賤文章。自近年以來，朝廷患百職不修，務原校：一作「而」。奬材臣。故錢穀、刑獄之吏，稍有寸長片善爲人所稱者，皆已擢用之矣。夫材能之士固當擢用，然專以材能爲急，而遂忽儒學爲不足用，使下有遺賢之嗟，上有乏材之患，此甚不可也。臣謂方今材能之士不患有遺，固不足上煩聖慮，惟儒學之臣難進而多棄滯，此不可不思也。臣以庸繆，過蒙任使，俾陪宰輔之後。然平日論議不能無異同，雖日奉天威，又不得從容曲盡拙訥。今臣有館閣取士愚見，具陳原校：一作「列」。如別奏。原校：一作「劄」。欲望聖慈因宴間之餘，一迂睿覽，❶或有可采，乞常賜留原校：一有「聖」字。意。今取進止。

又論館閣取士劄子 同前

臣竊以館閣之職，號爲育材之地。今兩府闕人，則必取於兩制；翰林學士謂之內制，中書舍人、知制誥謂之外制，今并雜學士、待制，通謂之兩制。兩制闕人，則必取於館閣。然則館閣，輔相養材之地也。材既難得而又難知，故當博採廣求而多畜之，時冀一得於其間，則傑然而出爲名臣矣。其餘中人以上，優游養育以奬成之，亦不失爲佳士也。自祖宗以來，所用兩府大臣多矣，其間名臣賢相出

❶「迂」，衡本作「賜」。

於館閣者，十常八九也。祖宗用人，初若不精，然所采既廣，故所得亦多也。是以有文章，有學問，有材有行，或精於一藝，或長於一事者，莫不畜之館閣而奬養之。其傑然而出者，皆爲賢輔相矣。其餘不至輔相而爲一時之名臣者，亦不可勝數也。先朝循用祖宗舊制，❶收拾養育，得人尤多。自陛下即位以來，所用兩府之臣一十三人，而八人出於館閣，此其驗也。只自近年議者患館職之濫，遂行釐革而改更之。初矯失太過，立法既峻，取人遂艱，使下多遺賢之嗟，國有乏材之患。今先朝收拾養育之人，或已被遷擢，或老病死亡，見在館者無幾。而新法艱阻，近年全無選進。臣今略具館閣取人舊制并新格，則可見取人之法如何，所得之人多少也。

一、舊制，館閣取人以三路：進士高科，一路也；大臣薦舉，一路也；歲月疇勞，一路也。進士第三人以上及第者，并制科及第者，不問等第，並只一任替回，便試館職。進士第四、第五人，經兩任亦得試。此一路也。兩府臣寮初拜命，各舉三兩人，即時召試。此一路也。其餘歷任繁難久次，或寄任重處者，特令帶職。此一路也。今三路塞其二矣。自科場改爲間歲後，第一人及第者須兩任回，方得試。自第二人至第五人，更永不試。制科入第三者，亦須兩任回，方得試。凡五、七次科場，未有一人中第三等者。其餘等第，並永不試。則進士高科一路已塞矣。兩府大臣所薦之人，並只上簿，候館職有

❶「先朝」，原卷後校：「一作『先帝』。」

闕，則於簿内點名召試。其如館閣本無員數，無有闕時，故自置簿來，至今九年不曾點試一人。則大臣薦舉一路又塞矣。惟有疇勞帶職一路尚在爾。

一、新制，館閣共置編校八員，本爲館中書籍久不齊整，而館職多别有差遣，不能專一校正，乃别置此八員。故選新進資淺人，令久任而專一校讀。所以先令作編校二年，然後升爲校勘。未是正館職。爲校勘四年後，升爲校理。始是正館職。爲校理又一年，方罷編校，别任差遣。然自置編校後，適值館閣取人之路漸廢，今議者遂只以編校爲取士新格。往時直館、直院、直閣、校理，皆無定員，惟材是用，不限人數。今編校限以八員爲定，以此待天下之多士，宜其遺材於下矣。八員之内，仍每七年方遇一員原校：一有「之」字。闕而補一人，以此知天下滯材者衆矣。

右以臣愚見，編校八員自可仍舊，每有員闕，令中書擇人進擬。陛下必欲牢籠天下英俊之士，則宜脱去常格而奬拔之。今負文學，懷器識，磊落奇偉之士，知名於世而未爲時用者不少。惟陛下博訪審察，悉召而且置之館職，養育三數年間，徐察其實，擇其尤者而擢用之。知人，自古聖王所難，然不以其難而遂廢，但拔十而得一二，亦不爲無益矣。況中人上下，養育奬成之，不止十得一二也。

薦司馬光劄子 治平四年

臣伏見龍圖閣直學士司馬光，德性淳

正，學術通明。自列侍從，久司諫諍，讜言嘉話，著在兩朝。自仁宗至和服藥之後，群臣便以皇嗣爲言，五六年間，言者雖多，而未有定議。最後光以諫官，極論其事，敷陳激切，感動主聽。仁宗豁然開悟，遂決不疑。由是先帝選自宗藩，入爲皇子。曾未踰年，仁宗奄棄萬國，先帝入承大統，蓋以人心先定，故得天下帖然。今以聖繼聖，遂傳陛下。由是言之，光於國有功爲不淺矣，可謂社稷之臣也。而其識慮深遠，性尤慎密。光既不自言，故人亦無知者。臣以忝在政府，因得備聞其事，臣而不言，是謂蔽賢掩善。《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光今雖在侍從，日承眷待，而其忠國大節，隱而未彰。臣既詳知，不敢不奏。

青　州

言青苗錢第一劄子熙寧三年

臣伏見朝廷新制，俵散青苗錢以來，中外之議，皆稱不便，多乞寢罷，至今未蒙省察。臣以老病昏忘，雖不能究述利害，苟有所見，其敢不言？臣今有起請事件，謹具畫一如後：

一、臣竊見議者言青苗錢取利於民爲非，而朝廷深惡其説，至煩聖慈原校：一作「聽」。命有司具述本末委曲，申諭中外，以朝廷本爲惠民之意。然告諭之後，搢紳之士論議益多。至於田野之民蠢然，固不知《周官》泉府爲何物，

但見官中放債，每錢一百文要二十文利爾。是以申告雖煩，而莫能諭也。臣亦以謂等是取利，不許取三分，而許取二分，此孟子所謂以五十步笑百步者。以臣愚見，必欲使天下曉然知取利非朝廷本意，則乞除去二分之息，但令只納元數本錢，如此，始是不取利矣。蓋二分之息，以爲所得多耶，固不可多取於民；所得不多耶，則小利又何足顧，何必以此上累聖政？

一、臣檢詳元降指揮，如災傷及五分已上，則夏料青苗錢令於秋料送納，秋料於次年夏料送納。臣竊謂年歲豐凶，固不可定，其間豐年常少，而凶歲常多。今所降指揮，蓋只言偶然一料災傷爾。若連遇三兩料水旱，則青苗錢積壓拖欠數多。若纔遇豐熟，❶却須一併催納，則農民永無豐歲矣。至於中小熟之年，不該得災傷分數，合於本料送納者，或人户無力，或頑猾拖延，本料尚未送納了當，若令又請次料合俵錢原校：一作「散」。數，則積壓原校：一作「欠」。轉多，必難催索。臣今欲乞人户遇災傷，本料未曾送納者，及人户無力或頑猾拖延不納者，並更不支俵與次料錢。如此，則人户免積壓拖欠，州縣免鞭扑催驅，官錢免積久原校：一作「欠」。失陷。

一、臣竊聞議者多以抑配人户爲患，所以朝廷屢降指揮，丁寧約束州縣官吏不得抑配百姓。然諸路各有提舉、管勾

❶「若」上，原卷後校：「一有『又』字。」

等官，往來催促，必須盡錢俵散而後止。由是言之，朝廷雖指揮州縣不得抑逼百姓請錢，而提舉等官又却催促盡數散俵。故提舉等官以不能催促盡數散俵爲失職，州縣之吏亦以俵錢不盡爲弛慢不才。上下不得不遞相督責者，勢使之然，各不獲已也。由是言之，理難獨責州縣抑配矣。以臣愚見，欲乞先罷提舉、管勾等官，不令催督，然後可以責州縣不得抑配。其所俵錢，取民情願，專委州縣隨多少散之，不得原校：一作「必」。須要盡數，亦不必須要闔縣之民户户盡請。如此，則自然無抑配之患矣。

右謹具如前。臣以衰年昏病，不能深識遠慮，所見目前止於如此。然而青苗之議，久已喧然，中外群臣乞行寢罷者，不可勝數，其所陳久遠利害，必已詳盡而無遺矣。一日陛下赫然開悟，悉採群議，追還新制，一切罷之，以便公私，天下之幸也。若中外所言雖多，猶未能感動天聽，則見行不便法中，有此三事尤繫目下利害，如臣畫一所陳。伏望聖慈，特賜裁擇。今取進止。

言青苗第二劄子 同前

臣近曾奏爲起請俵散青苗錢不便事，數内一件「乞遇災傷，夏料未納，及不係災傷人户頑猾拖欠者，並更不俵散秋料錢數」，至今未奉指揮。臣勘會今年二麥纔方成熟，尚未收割，已係五月，又合俵散秋料錢數。竊緣夏料已散錢尚未有一户送納，若又俵散秋料錢，竊慮積壓拖欠，枉有失陷

官錢。臣已指揮本路諸州軍，並令未得俵散秋料錢，別候朝廷指揮去後。原校：一作「訖」。臣伏思除臣近所起請災傷未納及人户拖欠不納者，乞且不俵次料一事外，臣今更有愚見，不敢緘默。臣竊見自俵青苗錢已來，議者皆以取利爲非。朝廷深惡其説，遂命所司條陳申諭，其言雖煩，而終不免於取利，然猶有一説者，意在惠民也。以臣愚見，若夏料錢於春中俵散，猶是青黄不相接之時，雖不户户闕乏，然其間容有不濟者，以爲惠政，原校：一作「濟」。尚有説焉。原校：一作「可説」。若秋料錢於五月俵散，正是蠶麥成熟，人户不乏之時，何名濟闕，直是放債取利爾。若二麥不熟，則夏料尚欠，豈宜更俵秋料錢，使人户積壓拖欠？以此而言，秋料錢可以罷而不散。欲望聖慈特賜詳擇，伏乞原校：一無八字。早降指揮。今取進止。

舉宋敏求同知太常禮院劄子 嘉祐二年❶

臣等勘會同知太常禮院張師中，近被朝命，差充兩浙提點刑獄。伏見太常丞、集賢校理宋敏求，文學該贍，多識故事，家藏古今書史、禮樂、制度、記傳尤多，禮官、博士每有所疑，多就之質證。其人見是知州差遣，資望不淺。臣等今保舉，欲乞就差充同知太常禮院一次。如後不如舉狀，臣等甘當朝典。今取進止。六月日。

右公在翰苑時薦宋敏求奏劄，得之汪逵。既云「臣等」，則非獨薦，或公

❶ 此文同跋文，原補刻於卷後，今移作正文。

自草，或止預名，不可知也。

奏議卷第十八

公《奏議》十八卷，總一百六十三篇。《仁宗實録》、李燾《長編》因事而書者八十有八，其間論唃厮囉者一，論陳洎、王倫、水洛城者再，論修河者三，以校集本，類多增損。蓋自古史官，往往於制誥奏疏時有修潤，《長編》則又本之《實録》，故其語欲簡，其事欲首尾相貫，此其所以異同。比公元文，殊不敷暢，當以集爲正。

《奏議》雖以年月編次，間有論事在前，降旨在後，尚或疑混，未能盡正，覽者詳之。

衢州刻公《奏議》十八卷，如辭免、遷轉、丐去乞休致之類皆在焉，已移入《表奏四六》中。韶州《從諫集》八卷，諫院奏疏也，公家書目無此名，合併入《奏議》。二者總十八卷，仍以公歷官先後爲序。凡兩州印本，頗經後人輕改，今悉爲考證，讀者審之可也。

鳴謝

《儒藏》精華編惠蒙善助，共襄斯文；謹列如左，用伸謝忱。

本焕法師　壹佰萬元

智海企業集團董事長　馮建新先生　壹佰萬元

NE・TIGER時裝有限公司董事長　張志峰先生　壹佰萬元

張貞書女士　壹佰萬元

北京大學《儒藏》編纂與研究中心

本册審稿人　許慶江
本册責任編委　谷　建

{
  "filename": "MTQwOTExOTAuemlw",
  "filename_decoded": "14091190.zip",
  "filesize": 132843551,
  "md5": "1e41d648623ec93c9999a28e80999bf3",
  "header_md5": "b5e77a79439542594fbaf260045873fc",
  "sha1": "f911ea9a4ebbf8964665f09ca40251812c12dec8",
  "sha256": "dac7b05ff90ab234f64d547a3b7ce52691d56737fdce463df02c52de7b5279aa",
  "crc32": 3151994966,
  "zip_password": "",
  "uncompressed_size": 165139598,
  "pdg_dir_name": "\u255a\u03c3\u2593\u256a \u255b\u00bd\u2557\u00ac\u2592\u03b1 \u2562\u25a0\u2310\u00fb\u255e\u2580\u255d\u00bb\u2593\u2510_14091190",
  "pdg_main_pages_found": 900,
  "pdg_main_pages_max": 1632,
  "total_pages": 912,
  "total_pixels": 5312270976,
  "pdf_generation_missing_pages": false
}